



楚州历史文化丛书

主编 金志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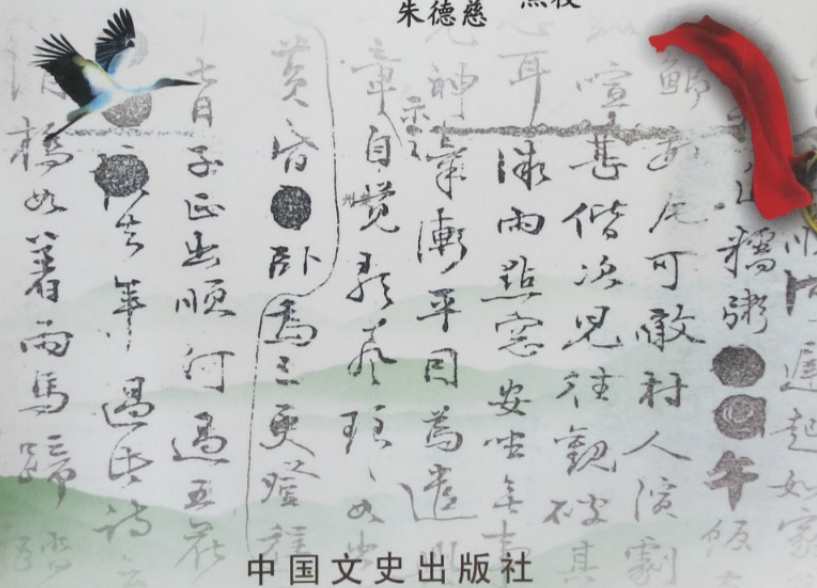


养一斋集外诗文集

清山阳 潘德舆 著

淮安 陈畏人 陈慎侗 辑藏

郭寿龄 朱德慈 点校



中国文史出版社

·楚州历史文化丛书·

养一斋集外诗文辑佚

淮安市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

淮安市楚州区政协文史委 编

淮安市楚州区文史办

清 山阳 潘德輿 著

淮安 陈畏人 陈慎侗 辑藏

郭寿龄 朱德慈 点校

中国文史出版社

《楚州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赵洪权 吉子俊
主 任 王国权
副 主 任 金志庚 陈 峰 张佩铭 季玉华
委 员 朱 毅 李志军 孙义俭 孟鸽成
梁文龙 张继元 杨文杰 刘明晖
王建志 徐洪亮

主 编 金志庚
副 主 编 李志军 徐洪亮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毛鼎来 叶占鳌 田富生 刘怀玉
朱学举 朱德慈 张 璞 李志军
杜 涛 陈民牛 徐洪亮 秦九凤
郭寿龄 葛晓丽
执行编辑 叶占鳌
特邀编辑 杜 涛 葛晓丽 张 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养一斋集外诗文辑佚/潘德舆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12

(楚州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034-2240-9

I. 养… II. 潘… III. ①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清代
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1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304 号

责任编辑:韩淑芳 张建安 执行编辑:叶占鳌

封面设计:张 璞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刷:江苏农垦机关印刷厂有限公司 邮编:223001

装 订:江苏农垦机关印刷厂有限公司 邮编:223001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5.5 字数:38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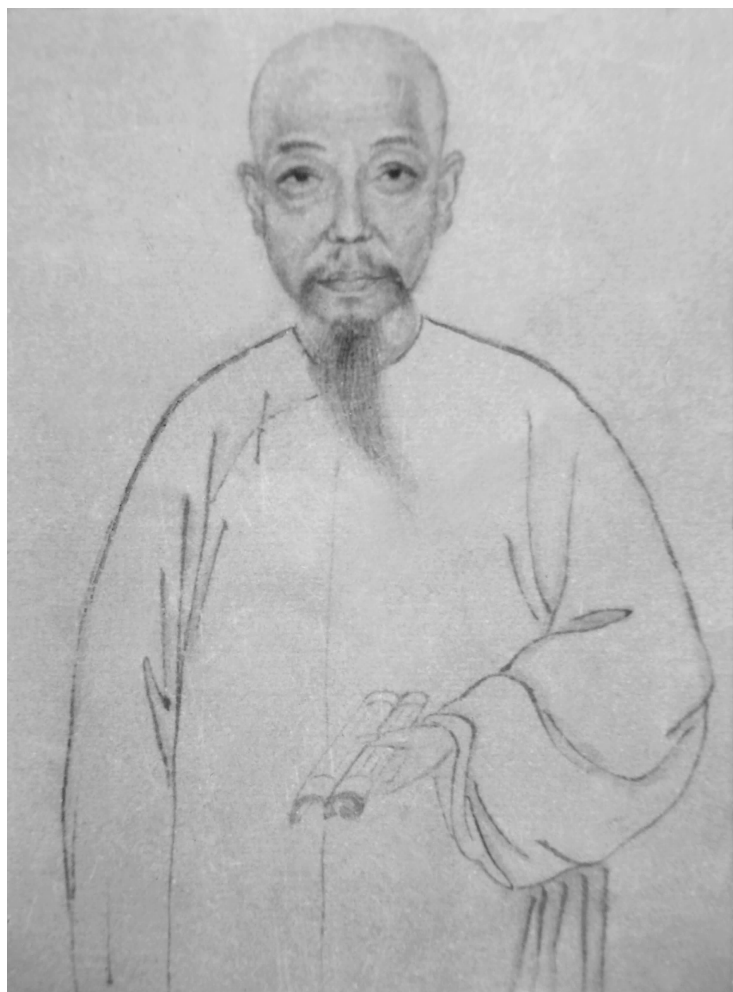
印 数:1000 册 插页:4

版 次: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潘德與画像

《楚州历史文化丛书》序

中共淮安市楚州区委书记 赵洪权

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淮安楚州，原为县级淮安市，是江淮流域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自扬州开凿邗沟到楚州末口，由此而奠定了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的地位。京杭大运河的不断开凿，为地处运河中段的楚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而成为苏北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历代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并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为运河沿线上“四大都市”。早在明代，诗人姚广孝就称誉这里为“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此外，还有发源于楚州的淮扬菜系、山阳医学、山阳琴派等历史文化，这些都是历史留给楚州的丰富宝藏。在中华民族迈向文明的历程中，楚州人民用精力、汗水和鲜血，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世人留下了丰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遗产。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文化是开启人心智的一把金钥匙。“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楚州历来重视对于地方文献的记录、保存、整理、挖掘和研究，保存至今的仍有《正德淮安府志》、《天启淮安府志》、《乾隆淮安府志》、《光绪淮安府志》、《续纂山阳县志》、《山阳志遗》、《淮城信今录》、《淮安河下志》等重要的乡邦文献。

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区委和区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楚州，认识楚州，热爱楚州，激发楚州人民热爱家乡和建设好家乡的热情，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楚州区政协文史委、楚州区文史办组织了我区部分享有

盛誉的文史专家,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我区历史文化,编写了楚州历史文化丛书,包括《楚州掌故》、《漕运文化小史》、《楚州水利史话》、《淮安古今谈》、《吴鞠通与山阳中医学派》、《梁红玉的故事》、《养一斋集外诗文辑佚》共七本著作。这七本著作,从名城掌故、名城显学、名人轶事、学人著述以及与楚州城兴衰相关的漕运文化、中医文化等方面展开研究,多角度、深层次挖掘和整理了我区的历史文献资源,丰富和充实了我区历史文化宝库。

楚州历史文化丛书的问世,是我区“文楚州”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对于我们研究利用我区历史文化资源,促进我区社会科学事业和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对于这套丛书编著者的辛勤劳动,我表示由衷地赞赏和感谢,也深切地希望我区的宣传文化部门和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者,能进一步挖掘我区特有而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楚州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前 言

朱德慈

清道光年间,潘德舆以学行诗论负时令望,雄视一世,蜚声南北,尊敬者、追从者、私淑者皆甚众,乃当时诗坛一颗耀眼的明星。

潘德舆(1785—1839),字彦辅,号四农,别号艮亭居士、念石道人等,江苏山阳(今淮安市楚州区)车桥镇人。出生于没落的书香门第,十二岁即能诗。十五岁应童子试,成诸生。自十六岁始,历经十三次应考,方于道光八年,亦即四十四岁那年中江南解元。继之六度参加会试,终未考取进士。道光十五年三月,大挑一等,以知县用分发安徽。四载未得实授,道光十九年七月廿七日郁郁病卒于里第。汤鹏说他是“叟之用心若日月,惜哉不上白玉堂”^[1],客观地道出了其可悲的生活历程。王柏心云:“山阳一老殊绝伦,道高自比渭与莘。可怜槁馘死牖下,明月但照空山坟。”^[2]更道出后学对四农的无限惋惜。

四农歿前五月,作绝笔诗曰:“五十年来肮脏身,痴心独扫世间尘。一腔热血喷何处,惟把文章示后人。”^[3]真实地道出了其平生所为。从十八岁开始,除了读书应试外,他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授徒与著述上,刊行有《养一斋集》二十六卷、《养一斋札记》九卷、《养一斋词》三卷、《金壶浪墨》一卷、《示儿长语》一卷、《传恭堂祭仪》三卷、《养一斋诗话》十卷及《李杜诗话》三卷等。他曾坦言:“万族纷有营,嗟我溺文史。竭精不适用,贱不如众技。冥行数十年,蹙蹙未知止。犹冀铅槧间,名字永不死。”^[4]虽然其迹未登仕版,但是其“冥行

数十年”所取得的丰硕的学术与创作成就,如其所愿,已然名垂史册。《清史稿》卷四八六列其事迹于《文苑传》,诸清代诗学史、思想史竞夸其名。一百七十年来,中西交汇的历史风雨无情地冲刷淘洗了数以千百计的文坛过客,而四农却以其丰富、独特的实绩证明了,他是一位个性鲜明的诗学批评家,一位矫立不群的儒学思想家,一位名闻遐迩的文章家,一位成就斐然的诗人、词人和书法家。

面对这样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后世众学人已经从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了不少的研究,所依据的当然都是上述诸刊本。其实,四农平生著述甚夥,除已刊诸本外,尚有为数可观的未刊钞本甚或稿本存于天壤间。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材料,必将能够使直到目前为止的四农研究质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据有关文献可知,四农著作另有《养一斋集》五十八卷(稿本,现藏南京图书馆,计诗28卷,词5卷,文20卷,念石子1卷,黜邪家诫1卷,经说附存1卷,金壶浪墨1卷,示儿长语1卷)、《说诗牙慧》十三卷附《作诗本经纲领》二卷(稿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山阳潘氏养一斋外未定稿》(抄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编选《观海书院出案底簿》(台湾中央博物院图书馆)、《座右名言》(湖北图书馆)等。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最近从楚州藏书家陈慎侗先生处又获睹了一批向未为人知的四农著作稿本或钞本。它们分别是:《养一斋集外诗续钞》、《养一斋酬世诗文辑钞》、《养一斋集外诗文》、《养一斋家书》、《养一斋日记》、《北行目录》、《淮语》以及诸友题咏其《岱峰晴雪图》、《燕山话雨图》等。这批材料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四农的生平行迹及其早年创作状况,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原始资料。学术者,乃天下之公器。学术研究资料,亦宜为天下同道共享。我们不图矜秘,而图四农研究之尽快更上层楼,故将这批材料公布于天下,但愿能为海内外四农研究者贡献绵薄。

现谨就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略述上述材料的主要价值,以供同道参酌:

《养一斋集外诗续钞》 该集收录四农嘉庆六年(1801)至嘉庆廿一年(1816)十六年间的诗歌作品,凡六百余首,均为刻本所未收。综合这些诗中透露的各种信息,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四农早期读书、应举的状况,知晓其早期政治思想及诗学思想嬗变的过程。从艺术角度看,这些诗或婉丽骀荡,或飘逸纵放,或缠绵悱恻,或幽思夔绝,与刻本所收诗之主体风格,亦即他在《养一斋诗话》中倡导的“质实”,大异其趣。它昭示着一个作家呈现给世人的,往往是经过反复筛选、力求突出的那些方面,而并非其一贯都是如此。任何一位作家的创作,原本都是丰富多彩的。

《养一斋酬世诗文辑钞》 该集由四农之子潘亮彝搜辑,原有题识云:“此帙所辑无前后次序,略分三类以为寿、挽、杂著三者而已。咸丰辛亥闰八月,亮彝敬辑。”多为寿序、哀诔、挽诗、墓志、联语等,展现了其丰富复杂的社会关系。其中部分代人捉刀之作,可以作为考厘受代者那些作品著作权的有力证据。

《养一斋集外诗文》 该集由陈畏人先生从散见于淮人手中珍藏的四农手迹,汇辑而成。多为自著或读书题跋,对于了解四农所读书和未刊著述皆有裨益。其中显示的相当一部分自编著述,乃是前所未闻的,具有书目文献补缺之意义。

《养一斋家书》 该集原由潘亮彝辑录,经潘兰璘之手,陈畏人假以钞存。共收家书近五十通,始自道光八年秋九月中解元后,终于道光十九年春其弃世前数月。多为寄长子亮弼者。究其内容,或叙其在北京为座师钟昌家塾师及屡次应会试时之经历、情绪,或言其对子女生活、学习的要求,或陈其对世风、时人、诗道的看法,真实地凸显了一位科举时代集慈父、塾师、贡士于一身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心态。

《养一斋日记》 该集逐日记录四农自道光元年七月十一日至翌年十一月初八日的活动状况,以赴金陵应乡试和在塾授业为主。对于了解清代乡试及塾师教学情况而言,这份材料极为翔实、明

细。同时,它也为四农这两年期间的作品系年、系月乃至系日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北行日录》 该集系四农于道光十年(1830)应座师钟昌司寇聘入都课其子的北行日记,起于是年二月廿二日,迄于四月初四日,凡四十二日。文长约八千言,每日几有篇什,详细记录所经地点、里程、风景及其吟咏。不仅是考察其此间抑郁情怀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考察嘉、道间自淮上至京师交通路线的第一手资料。原件为潘氏用行草亲录,辗转归陈畏人先生珍藏。

《淮语》 该文系四农有关治水方面的长篇论文。作为一位未入仕途的知识分子,“虽囿乡曲”、冒“位卑言高之罪”,但他从淮郡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人物对话的形式,提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诸多认识与建议,充分体现了士大夫忧国忧民思想情愫。淮壖频罹水患,历代百姓饱受其苦,却也正因此而催生了众多的水利学家,四农亦其一也。

《岱峰晴雪图题咏》、《燕山话雨图题咏》 前图系道光十五年四农倩同年友温肇江所绘,以补自己数经泰山而未能登顶之憾。相继为该图题咏者有江开、郭仪霄、徐宝善、李宗昉、黄爵滋、姚燮、黄钊、王钦霖、鲁一同、孔继鑠、朱绶、张际亮、汤鹏、孔继鑠等十余位,皆嘉、道诗坛翘楚。后图亦系倩温肇江绘,乃为纪念道光十八年六应会试期间与门下士鲁一同、吴昆田、孔继鑠高谈朗吟、欢洽快意之盛事而作。相继为之此图题咏者则有鲁一同、梅植之、江开,包括后学乔守敬、符葆森等。既可藉以考四农后期交游,亦可藉以观四农在嘉、道之际诗坛的影响。

需要稍作说明的是:陈慎侗之所以能够保存如此多有关潘德輿的资料,乃因其与潘德輿有着特殊的渊源。原来陈先生之尊人陈畏人老先生(1883—1970)本姓史,名鉴庭,五岁时出继姨夫陈纪元,改名陈宗书,字畏人,后乃以字行。其本生曾祖史珣(字蕴东)即四农夫人史氏嗣弟,故畏人先生于有关材料跋语中屡称四农为曾

太姑丈。关于这一历史渊源，南社诗人邵天雷在应邀为《史氏宗谱》中之史步瀛作传时，叙述甚详。兹特转录如下：

先生姓史氏，讳步瀛，字蓬仙，自号曰曲肱居士。其先……圣对，字陈左，……配俞氏，无丈夫子，生女子子六：一适盐城安丰镇梁某。……一适鲍先生西垣，附贡生；一适范某某；一适严某某；一适潘先生讳德舆，道光戊子科乡举第一，崇祀乡贤，里人所称四农先生者也；一适纪先生燕庭，盐邑庠生。……陈左公无子，嗣子珣，字蕴东，为谐音公第三子。生希曾，字省三，配杨氏，无出，而以先生兼祧之。……先生之高祖荫槐，曾祖谐音，讳圣聪，……祖佩鸣，讳珩，本生祖玉函，讳琳，……考善亭，讳希贤，妣氏汤。……先生配徐孺人，生女子子一，适郝氏。生丈夫子四：长曰味馨；次味清；次鉴庭，出继于陈氏；次味芬。咸为商业，而相年不永。惟鉴庭以商业立家，好儒术，恒交士大夫，绝重文学。先生之孙曰慎侗、曰慎伯，咸入学校，皆鉴庭子也。”（邵天雷《曲肱居士传》）^[5]

陈慎侗先生告知我们，其闻于庭训曰：四农于自己的著述手稿未曾完全刻意保存，故当其在世时已有流失，仅存友朋过录本。四农去世后，次子潘亮彝为保存先泽，一方面将家传手稿题识密藏，一方面从各种管道将其散落的著作加以搜集整理。亮彝两子兰实、兰同皆乏可观文才，故亮彝临卒，嘱传先泽于长兄亮弼之子潘兰寓（字筱轩）。兰寓三子名贻、名选、名扬乏可观文才，故兰寓临卒，嘱传其堂弟潘兰璘（亮弼三弟亮熙之长子）之子潘名泰。名泰后染烟霞癖，财产散尽，乃鬻家藏旧书为生。畏人先生世袭医道，家底殷实，久悉其曾太姑丈乃淮孺文宗，闻表弟潘名泰售先人藏书，乃出重金征购其中四农已刊著作及未刊诸稿。为求完璧，复辗转钞录已落入他人手的四农文墨，虽片纸亦不忍弃。畏人卒，遂由其子陈慎侗（1909— ）宝藏迄今。

为保存诸材料的原生态，我们只进行文字确认和句读标点，对其行款稍许加以规范，其它一仍其旧。辑佚点校工作主要由郭寿龄

先生完成,我只对《养一斋集外诗续钞》及《养一斋酬世诗文辑钞》两部分进行了必要的修正。无论原稿,还是钞本,多为不规范的行草,兼或涂抹勾画,或蠹蚀漫漶,难以尽识,故鲁鱼帝虎或标点失当处,在所难免,敬希高明不吝指正。蒙郭先生抬爱,命我作此前言。诚惶诚恐,斗胆缕述如上。

注释:

[1] 汤鹏:《山阳诗叟行》,见《海秋诗集》卷十二。

[2] 王柏心:《润臣舍人出示山阳潘四农孝廉所书诗册时潘歿已三载矣为诗吊之》,见《百柱堂全集》卷十。

[3] 潘德舆:《纵笔》,见《养一斋集》卷十。

[4] 潘德舆:《赠徐镜溪水部》,见《养一斋集》卷五。

[5] 史久煌:《史氏宗谱》卷一,民国二十五年承泽堂铅印本。

目 录

- 《楚州历史文化丛书》序 赵洪权(1)
- 前 言 朱德慈(3)
- 第一章 养一斋集外诗文 (1)
- 题《古诗源》评点本 题《陶诗》评点本 题《小安乐窝文集》 题《太极图说析疑录》 题《竹南蕉北之间偶存诗赋》 《中声集》序 《震悔斋随笔》序 《诗三家合钞》序 《清气集》自序 《湘瑟集》自序 题《有正味斋试帖诗》 《桐窗小语》序 酒与书 《黜邪家诫》序 题《傅恭堂家祭仪》 《示儿长语》序 《佩言》序 《札记》自题 《家集副诵》序 北行日记 养一斋杂稿 题《唐贤三昧集》 题《心向往斋诗集》 《养一斋词》自序 《金壶浪墨》自序 题《金壶浪墨》后 《养一斋四书文录》序 题《王摩诘诗集》评本 题亦侨丈遗画 书赠屠芑洲七言 书与姚生、熙七言联 题《东坡和陶诗》 临江仙·题《莲塘晚棹图》 跋《闲邪公家传帖》 跋《度人经帖》
- 第二章 养一斋集外诗续编 (21)
- 拟古 春郊即事 南行途中即事 石城怀古 文德桥
 清凉山望江 途中口占 赠陶际华 送从子拟山 寄怀
 朗陵兄 秋夜 湖上 鸡冠花 湖上望舅氏不至 韩侯
 钓台 村居 将赴射陂留别陶氏昆弟 深秋病症，因忆
 客岁是月正侍先大人白下归舟时也，哭以志之 拟东坡

题画四绝 竹鹤 黄精鹿 杏花白鹇 莲龟 杂感 湖上望月
 湖居绝句 田家 绣球花 题背立美人图 自喻 和
 东坡《渔父词》韵 和东坡《纵笔》韵 采菱曲 夜过射湖
 初归题壁 梦游华岳并序 读史 感怀 湖上送别
 盆兰 游双塔寺 题《桃花源记》后 牡丹 芍药 春
 意 赠许崑圃 自遣 返里后同人宴集 夜坐 湖上晓
 起 射湖放棹 寄怀里中诸子 杂诗 答张墨泉，复
 叠前韵却寄 返里再叠前韵 归后三日，访陶氏昆季，再
 叠前韵留赠墨泉，并呈惜阴书屋诸子 闻虫 湖上秋暮
 墨泉书讯近状，再叠前韵二首寄之 题渊明《爱菊图》
 湖上 偶成 和东坡秋兴三首 将进酒 止泉舅氏招
 入城肄业，已有座地不果，临行赠诗一章，即遵原韵敬答
 宿海会庵用壁上韵 寺楼坐雨 夜宿周春和宅临别留
 赠 闻岁客射陂，皆居餐仙舅氏宅。是秋舅氏去，兀兀独
 居，颇增惆怅，书此奉寄并呈楚阳许崑圃 送李郁文 暮
 秋即事 风雪闻教匪乱宿州 炙砚 冬日湖上 北风行
 弊庐叹 题画 途中口占 和东坡梅花诗韵十首 和
 坡公松风亭下梅花诗韵 再叠前韵 再叠前韵 立春日
 题壁 岁暮舅氏见招舟中口占 题梅花画扇 赠丁葆初
 渡射陂 王丈邀看牡丹，醉后留赠 折杨柳 别林蕴
 山，用明朱文恪《远别辞》韵 舟中即事 射陂放舟 杂
 诗 画梅 五月五日饮周春和宅 舅氏书来，作此却寄
 题《五老图》 问燕 代燕答 六月晦日 河干留别朗
 陵兄 题画 维扬即事 真州 江中望摄山 月夜登燕
 子矶 石城杂感 莫愁湖 秋海棠 吊方正学祠 真州
 舟次晤新安江君铭赴省，抵寓后过从累日，临别柬赠 月
 夜登燕子矶 三次渡江皆不及游金山，怅然赋此 古意
 赠黄蔚雯 送金希文 哀游子 螭寄轩诗 梅花画扇

孟冬重过射陂留宿题壁 留别周协和 石城柳 采莲曲
 善哉行 独漉篇 临高台 艳歌行 王孙行 自君之
 出矣 猛虎行 煌煌京洛行 白纻歌 妾薄命 送蔡汝
 砺 残菊 季秋问蔚雯疾,归宿胡荫南宅留赠,兼与蔚雯
 老将 竹院 读《楚辞》 与黄蔚雯 饮蔚雯宅 寄怀周
 协和 浔阳琵琶图 泪 闲居 莲花 蜂 蝶 月 肠
 灯 燕歌行 咏史 斋居杂咏 蝶 蜻蜓 蜂 蝇 蚊 蛾
 蜘蛛 蛙 秋夜 怀里中诸子用癸亥年韵 陈大锡蕃 张大
 荣安 商二相巫 郭三景蘧 中秋感怀 九日寄里中诸子 季
 秋展先大人墓 久怀陶氏昆季,中秋后始克一往,临别感
 赋 九月初旬始闻雁 沟中水 城南即事 杂诗 独夜
 喜雨 题《卷菴阁诗》后 落叶 将理敝裘,陶怡忭惠
 以哗叽一匹,书此为谢 送春曲 邱丈古塘自晋省假归,
 出箴索书 仲夏阴雨盆集,黄淮累日告险,率成四律 娑
 罗树碑 高丽古鼎 送张墨泉 万寿庵 明河篇 招郭
 景蘧 莲子诗,与郭景蘧联句未成,归而成之 放歌 晚
 坐 与黄蔚雯 立秋夜枕上作 杂诗 题《醉草清平调》
 秋夜绝句,寄郭蘧蘧 舟中即事 秋兴 到馆后作
 种菊 买菊 种菊 对菊 簪菊 重阳,用乙丑年诗韵
 题《秋江坐钓图》 雨中闻笛 题壁 夜起 秋草吟
 拟古 寿某上人 朗陵兄自沐邑归,一晤即别 送从子
 开阜之宿迁 河堤吏 盐河曲 题《西青散记》后 寄郭
 景蘧 答郭景蘧 再寄景蘧,效玉台体戏之 遣怀 答
 郭景蘧 将赴金陵柬景蘧 江口晚泊 赴省即事 闾中
 听雨题壁 燕子矶访僧不值 南行初归,村途即目
 归舟抵涇河闸,夜拔小舟至母舅处 秋斋即事,呈赵蓉垞
 归自金陵,蓉垞斋中小饮 与郭景蘧访张荣安途中口
 占 蓉垞和诗来,再叠前韵与之 书怀 清明后二日入

城途中口占 张墨泉、赵蓉垞夜集小斋，谈至五鼓，翌日
 为诗索和 苜蓿 阅丁卯乡墨感赋 送郭景蘧 与范文
 御堂 与景蘧 赵蓉垞岁暮还城，书此为别 舟夜即事
 次日夜归舟，仍用前韵 岁暮省朗陵兄 复三日复寄
 丁卯除夕，用先大人辛亥除夕元韵 柬纪丈琴轩 酒罢
 试笔 寄胡蔗坪 纵笔 饮张墨泉宅 和赵吉人《春雨》
 和赵吉人 宿范文御堂宅 城河舟中遇雨 涧河道上
 怀止泉舅氏 登最高峰 既游攝山，晚复拔舟过江
 金陵西门晚泊 偶见 秦淮舟中即事 季夏黄淮交会处
 堤工险迫，稍定后作诗志喜，兼以述怀 与周生介福 阁
 中题壁 榜前与蓉垞偶翻《苏集》，得《与潘三失解得饮
 酒》诗。已果报罢，戏和原韵，兼示蓉垞 感怀用周琬大
 《赠侯彝门》韵 赠秦邨隐士 和赵蓉垞题予《游栖霞》诗
 后韵 杂感 雪霁偶至野寺 醉后戏墨 和赵蓉垞见赠
 元韵 与胡蔗坪 扫雪 听雪 猎雪 咏雪 题戊辰乡
 墨后 寒斋病酒作歌遣闷 纵笔 前以吉人生日作诗索
 饮，以雪阻未果，次日雪霁，口占一绝促之 除夕书怀
 春郊即目 郊行 元夕饮商润泉宅 次日复叠韵与之
 正月十六夜 久未晤蔗坪，将入城，以诗先之 花须 题
 寓园壁 春斋杂书 与胡蔗坪 忽忽 试笔 即事 春
 愁曲 上巳前一日 酒罢题壁 病酒 晓起 题陆放翁
 诗后 偶成 晓起书壁 论文二首 城河舟中 招景蘧
 招纪燕亭奕 白莲 郊行 拟张茂先励志诗，即用原
 韵 晚步 秋月正美，闻景蘧将返，作诗迟之 调景蘧
 秋圃杂书 桑 槐 榆 柳 楝 蕉 友人席上分赋，得菱角
 九日晚饮从弟艺辅宅，得诗三首 重阳后二日戏书夜
 来醉事 题黄蔚雯金陵女史兰花画扇 醉过僧舍 岁暮
 送赵蓉垞还郡城 春夜书怀 寄朗陵兄 城河舟中 对

月 晚步 感兴 与盛阶平 荷池夜坐 奉怀卢止泉先生 晚坐 木芙蓉 和陶诗 次九月中西田获早稻韵 次归田园居第四首韵 次酬刘柴桑韵 和饮酒 蔚雯书来作诗答之 题月江舅氏《澄江秋泛图》 题月江舅氏《驴背联吟图》 庚午报罢，和郭景蘧韵 复饮酒 访景蘧途中作 斋中独坐 一屋 题画 溪夜 醉中与邱琴泚 诗成独酌 寒窗八课诗有序 笑 涕 吟 醉 忘 读书 示邱琴泚 调座客 自调 秋日野寺与宋绀佩、金弢岩谈 春郊 梦归 为宋绀佩题朱礪南团扇山水 醉歌 宋绀佩斋中观牡丹诗 题画十六幅 焚香 啜茗 读《易》 詠诗 看云 待月 巡檐 倚树 浇花 采药 听泉 隐几 勘书 读画 饮酒 看剑 红白踟躕诗 寄朗陵兄 杂诗 书陆郎怀生听莺曲后 题华清出浴纨扇 五日集薛丈震峰宅，偕陈锡蕃、商相巫、郭蘧蘧联句 偶闻桐叶雨声，得诗自题《濯足万里流图》 朱丈乙翘为画《濯足图》不称，作诗驳之 病酒 小疾读周木斋诗 移琴阁杂书 开阜从子至 自遣 送从子开阜 寄家人 寄妹 重阳感兴索朱丈乙樵饮 寄里中诸子 震峰先生 逸樵丈 补梅 鲁南 竹 轩 润泉 西垣 问樵 芋田 阶平 稻田 自题一首呈诸子 寄芋田 偕芋田晚步 遣兴 谢程郎赠墨 初雪，与香谷、琴泚 双松歌 春初访胡蔗坪不值 醉后城东闲步 将赴琴泚饮，城河舟中口占六绝 寄远 题王朗夫园壁 春晚即事 半舫亭桃花大开作四绝句 城河舟中即事 次日又拔舟出城 春望 尔来作诗甚苦，书此自箴 访芋田普渡庵 与芋田谈庄子 与杨香谷、丁昆田、李靖标游紫霄宫、敲金墩，归过靖标菜园饮 春斋杂书 心境 论诗 蘧蘧新筑落成，题壁 闭门 和朱润南重阳感兴 除夕坐雪书怀 城河舟中 雪后郊行 雨宿田家

不学四章 感兴诗 苦热,与蘧蘧戏作长句 郊行
 偶然作 蘧蘧学画歌 和蘧蘧咏怀 日至蘧蘧宅,书
 此解嘲 金山 题壁 山居 燕子矶后山 坐雨 秦淮
 荡舟 灵谷寺 残菊 积雨病目,蘧蘧斋中看菊偶题
 村溪暮舟 动静 题景蘧画 养病,示蘧蘧 三十
 三十述怀 八箴 西村收稻归赋 题取斯山房壁 友
 人赠菊索诗,累月未应,晤于蘧蘧宅,走笔与之 感兴
 微雨 与蘧蘧、立三北郊游览 题画诗 题《幽林读书小
 幅》 题画 题画 招蘧蘧重游南池 题画 高阁 题
 画 雨后看云 秋夜怀竹轩琴泚,与蘧蘧联句 秋夜谋
 饮,与义安联句 看月 孤菊 陆应中新居 任君菊开,
 招饮索诗 第五桥口占,送别苏生养吾 啸歌 村行
 古意 偶然作 纵酒闲步 示从子开丽 酌酒 口占寄
 蘧蘧 与蘧蘧 寄常处士圣谟 与张墨泉 送表弟卢念
 兹 城北舟行 荻庄送琴泚 与养吾 涧河舟中 静坐
 访蘧蘧途中口占 村途口占 次韵 村景 寄舅氏书
 毕写此 野寺闲坐,看蘧蘧作画,即题画扇送之别 野寺
 绝句 寄琴泚 杂诗 夏夜十友诗并序 九日纪稻田置
 酒赏菊 冬夜为儿辈选唐人绝句,率题卷端 舟中望金
 山 渡扬子江 冬夜绝句 入郭口占 初见苏宾南表
 弟,作诗誌慰,兼送之别

第三章 养一斋酬世诗文辑钞 (197)

寿朱文磬南七十 满江红 千秋岁 卢止泉先生七十寿
 序 黄少霞四十寿 吴岷山七十寿 邵鲁南五十寿诗
 寿某上人 张文春岩夫妇双寿 邵丈静安八十寿 寿友
 人某 曹相国八旬寿诗 陶宫保六十寿诗 陶宫保六十
 寿诗 林中丞五旬寿诗 寿盐城薛翁八十 寿刘丈治堂
 八十 邹翁寿诗 寿盐城姜雨香六十 卢止泉先生七十

寿诗 寿邱母祁孺人 寿成母九十 郝母曹孺人寿诗
 寿黄母陈太孺人八十 梁母夏太夫人六十寿序 董节母
 七十寿诗 颜贞女寿诗 锺老师母宗室氏夫人四十寿序
 代人作女寿诗 徐母戴太孺人九十寿序 寿盐城马母
 刘孺人八十 十月夫妇双寿 代朗陵兄寿吴南昉先生八
 十 寿刘盈初七十 寿阮定甫七十 寿杨香谷七十 又
 男寿二联 贺吴殿翁 女寿 刘丈治堂挽诗 代邵震寰
 挽刘丈治堂 又代作二首 代刘生湘云挽邵鲁南 薛震
 峰先生诔并序 邵静安先生挽文 刘治堂先生哀言 陶
 澹园先生哀序 陶澹园先生诔序 卢餐仙先生哀言 挽
 薛丈震峰 挽严廷芳 挽邵鲁南 包圭山墓誌铭 寄挽
 陈竹轩 挽鲍蕴华 郭蘧蘧哀文并序 张篙东先生哀序
 郝皓亭先生哀文 邵震寰哀序 鲍韞华诔并序 祭郭
 蘧蘧文 祭纪燕亭文 祭邵震寰文 陶慧寿哀词并序
 祭吴木堂文 祭朱生楷文 胡母袁太孺人诔序 董母萧
 孺人哀序 郝世嫂鲁孺人诔序 鲍世嫂史孺人诔并序
 邵母鲍太孺人诔并序 待赠钱节妇史孺人诔序 鲍姻嫂
 毛孺人哀言 朱母任太孺人哀序 鞞胡母袁太孺人诗
 女挽诗 桃源张烈女挽诗 挽陆母郭孺人诗 丁母刘太
 安人诔并序 黄母陈太孺人诔并序 挽黄母陈太孺人
 挽薛丈震峰对 代挽张篙东先生对 代挽卢餐仙先生对
 代挽陶丈淡园对 挽邵丈静安 挽邵鲁南 挽刘丈治
 堂 代挽商润泉 挽郭蘧蘧 代薛震峰丈挽其姪孙砚樵
 代挽邵孚安 挽纪燕亭 代鲍西垣先生挽鲍蕴华 挽
 吴殿翁 挽邵生其昌 挽邵震寰 挽邵耀先 挽胡问樵
 挽某男 代鲍西垣挽其堂嫂商孺人 代挽鲍姻嫂毛孺
 人 挽诸女 挽胡母袁太孺人 挽董母萧孺人 挽邵母
 鲍太孺人代作 挽鲍世嫂史孺人 挽黄母陈太孺人 挽

纪母史太孺人 挽商润泉 代挽郝皓亭先生 挽周姻母
边太孺人 取斯山房驱秽文 贺陶宫保蒙赐御书“印心
石屋斋”额诗 文津书院落成诗 募捐文昌宫启 南清
河县学文峰塔记 新建兰阳书院记 《经义未详说》序
和英煦斋先生见怀诗 题郑云麓诗稿后 药王会小引
贺王生步程举贤书 都天庙对 戏台对二副 又戏台
对 张仙对 财神对 关帝庙对三副 文昌宫对 车桥
城隍庙对 韩侯祠对 仲夫子祠联 胡安定先生祠联
徐节孝先生祠联 昭恤院联 郝祠堂联 赠某僧对 又
赠某医 文昌宫对 贺陶灼芙中副车 入泮对三副 尘
定轩诗钞跋 贺伊猗君登席三十六韵 分修支谱序 送
某邑侯入都代作 关帝庙灵籤序

附录:一、获隽之贺对 (282)

卢止泉先生贺对 黄少霞先生贺对 盛子履学师贺对

二、友人吊挽诗联 (283)

汤海秋先生挽对 毛子乔先生挽对 汤海秋先生哭先子
诗 鞠湛泉先生挽诗

三、四农灵前自题对 (284)

第四章 淮 语 (285)

第五章 养一斋家书 (293)

戊子(道光八年 1828) (293)

高邮湖口候风者众,仆等舟到,即得顺风,戏为小诗 瓜
洲渡江 北行留示子弟 河北旅舍留示亮弼用《客秋将
之秣陵》诗韵

己丑(道光九年 1829) (295)

渔沟作 顺河作 郟城作·浣溪沙 过沂州作 蒙阴作
泰安道作 望岳作 杜家庙作·虞美人 商家林作·浪
淘沙 任邱作 孔家庙作 己丑礼闱题壁

- 庚寅(道光十年 1830) (302)
 王营旅舍留示大儿亮弼兼示鉴滉弟、元敬侄 满江红
 庚寅秋日京师寓斋,倩人作《烟水课耕图》,题“买陂塘”一
 阕其后,即寄家中儿辈 沁园春
- 辛卯(道光十一年 1831) (319)
 正月十三日独坐遣兴
- 壬辰(道光十二年 1832) (329)
- 癸巳(道光十三年 1833) (344)
- 甲午(道光十四年 1834) (347)
- 乙未(道光十五年 1835) (350)
- 丁酉(道光十七年 1837) (356)
- 戊戌(道光十八年 1838) (361)
- 附 录 (364)
- 秋日与琴沚荻庄小坐 盆荷赋 淡月 霜 酒边读宋四
 家诗漫拈二句足成一绝遣闷 乙酉除夕题壁 戊子岁复
 寓“研取斯山房”感兴题壁 冬日复游莫愁湖 冬日游永
 济寺用秋间燕子矶晚眺韵 养一斋晚坐联句 道光己丑
 仲夏下澣四农书页 丙申除夕题壁 道光丁酉除夕题壁
 书斋题壁 三月十六日将出礼闱口占
- 第六章 养一斋日记 (378)
- 自 序 (378)
- 卷 一 (379)
- 卷 二 (409)
- 第七章 北行日录 (441)
- 即席留赠七古一章 索同人赠别 留别元敬侄、子澈甥、
 相廷婿 复示子澈甥 采桑子·赠孚伯 王营旅舍留付
 大儿亮弼兼示鉴滉弟、元敬侄 遣兴诗 过郑城 过沂
 州作 车行入山戏作遣闷 沂水道中 蒙阴道中 泰山

下作 泰山下晓行 长清道中坐小车戏占 长清县出山,过齐河县观杏花 平原主人歌 过德州 满江红·富庄驿偶题 河间献王墓 河间郭外偶见岩耕,美其闲适,因自号南谿耕者,为诗三章识之 雄县十二联桥歌 南高淀有梦塘者题《金缕曲》甚工,爱而和之 望西山 金缕曲·和梦塘 涿州良乡道中偶成 长兴店竟日兀坐偶吟 过卢沟桥

第八章 养一斋岱峰晴雪图、燕山话雨图题咏 (358)

潘德舆《岱峰晴雪图》题咏手卷 (358)

江开 郭仪霄 沈照 徐宝善 李宗昉 艾畅 黄爵滋
姚燮 黄钊 缪钤 王钦霖 鲁一同 孔继鑠 朱绶
张际亮 张肇辰 张肇辰 汤鹏 冯煦

潘德舆《燕山话雨图册》缘起题诗 (364)

张际亮 鲁一同 梅植之 姚燮 江开 王相 乔守敬
乔守敬 符葆森 高延第 徐嘉 熊有筠 张丙炎

附:养一斋诗石刻 (471)

后 记 (4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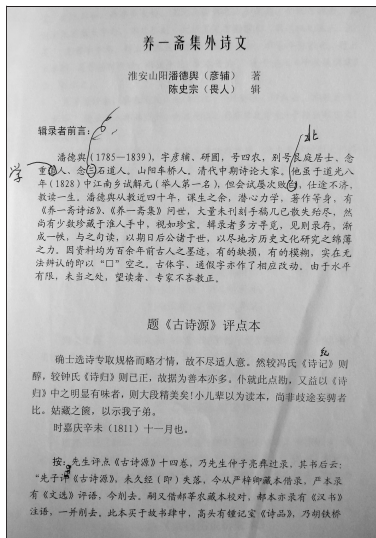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养一斋集外诗文

题《古诗源》评点本

确士选诗专取规格而略才情，故不尽适人意。然较冯氏《诗纪》则醇，较钟氏《诗归》则已正，故据为善本亦多。仆就此点勘，又益以《诗归》中之明显有味者，则大段精美矣！小儿辈以为读本，尚非歧途妄骋者比。姑藏之篋，以示我子弟。

时嘉庆辛未(1811)十一月也。

按：先生评点《古诗源》十四卷，乃先生仲子亮彝过录，其书后云：“先子评《古诗源》，未久经（即）失落，今从严梓卿藏本借录，严本录有《文选》评语，今削去。嗣又借郝莘农藏本校对，郝本亦录有《汉书》注语，一并削去。此本买于故书肆中，高头有锺记室《诗品》，乃胡铁桥笔，文既不全，语亦多未协，王元美尝讥之，是矣，今概行削去。其间有朱笔圈点字句，不能尽削，大抵墨笔密圈密点，及近批之圈点，皆是先君子手意。题上墨圈点，恐后来读者量加，非当年原本也。题上朱单圈，是彝幼时所读，附识于此。朱双圈为先子选入《千秋绝调集》者。并识之。



先子原评本，彝未及见，先伯兄云，‘评甫毕，即失去。其时方六、七岁耳。’阅五十八年而获严、郝本钞录，真非常之幸也！子孙当敬宝之！绝调集书未成。

此本不许出养一斋一步，有善本来仍须重钞。此本重钞时圈点仍要细审，题上墨圈可去。《古逸》一卷，彝幼时全读，故未加朱单圈。同治八年己巳(1869)六月亮彝记。”

题《陶诗》评点本

秋水净无沙，秋云淡若霞。
偶然眺空碧，此境即南华。
世态自多梗，吾心安有涯。
归来闲隐几，清梦对黄花。

陶公之诗，三达德具备：冲淡虚明智也；温良和厚仁也；坚贞刚介勇也。夷、惠之间，曾哲原思之流也。淡泊宁静，此陶诗之骨也。道光丙戌(1826)八月，里后学潘德舆题。

题《小安乐窝文集》

道光癸巳(1833)正月吴江张履(渊甫)赠于京邸。动静相养，身心相依，言行相顾，一片真机。四农观《小安乐窝文集》偶书。时甲午(1834)二月六日。丙申(1836)七月评于木果轩。此集乃吴江张铁甫海珊著，序待钞补。

题《太极图说析疑录》

此东涧先生读《朱子太极图说》杂记也，当作《语录》看。

题《竹南蕉北之间偶存诗赋》

道光庚寅(1830)春，予入都坐先师仰山司寇家塾，课其两嗣君。京江同年生包圭山来请刊师馆课诗赋，师将赴云南治狱，遂嘱予删择，且谓“调有未协者即更正之”。予仅择得赋十五首，诗卅一首，又略点窜其字句，寄之圭山付劂鬲氏，即此帙也。

明年秋，圭山忽遭疾歿，年甫三十余，师与余皆为齷然。明年冬，师为科布多参赞大臣竟歿于异域。数年以来，予亦落拓不偶。乃者家居课儿，偶检此帙，追念师、友，泪盈盈承睫矣。若此帙诗赋之美，能以名理清气抒题，迥出尘俗。虽吾师之绪余，乃后学之圭臬也。儿曹宝之！

丙申(道光十六年[1836])涂月 四农书。

《中声集》序

有声皆乐也，况文尤心声之精者哉！乐由天作，作则以天感天，故闻乐可以知德与政，文然，时文亦然。合天下乡国之时文，而弱则淫靡，强则粗厉，此即寒暑不节，风雨不时之象也。即一人一时之时文，而刚柔得中，清明广大，此即耳目聪明、血气和平之效也。

夫淫厉之滑和郑伊凉也，疾俗者必以朴塞奥邈为返古希声，不

入里耳,则土鼓箎桴苇籥也。独无中焉者哉!中者天也,天阳也,声亦阳也。阳以羸为中,阴以□为中。其人以阳明胜而阴晦屈。如雷之春,如日之午,则天常充。而发诸文者其神融、其识崇、其理丰、其气雄,奋希声而逢逢,革淫厉而雍雍,虽小声亦隆隆,中黄钟之宫。背者聋而即者聪,谓之声音之大宗。

窃尝与朋好持此为声韵以辑时文,五百年来仅得三、四十首,非声之不易工,声之不易也。诚采而诵之,审声以知天,知天以知乐,知乐以知德,知德以达政,其必请他乐也与!

嘉庆丙子(1816)六月四农潘德與书于养一斋。

《震悔斋随笔》序

髻髻受书,壮也无成,德负庭训,学违圣经,愧怍山积,谤责云兴。亶亶大道,昏昏卻行,姑泚败墨,爰代座铭,匪示来者,曰予其惩。披来报往,鹵莽灭裂,兹编粗就,只腾口说。诚悔其心,奉兹为臬,奉兹为臬,勿悔兹拙。既言弗践,悔孽亦孽。曠息而老,梦梦偷活!

随笔者,自箴之言也。顾自甲戌(嘉庆十九年[1814])冬至丙子(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三载之中,凡古人格言及有触而警于心者,无十日不书于册。而后考之,未尝用一言焉。言果何益哉!虽然,此非言之过,而不践言之过也。己卯(嘉庆二十四年[1819])冬月疾病沓至,悔心萌芽,复拈笔续前说而自箴焉,至庚辰(嘉庆二十五年[1820])二月,已得八十余纸,将所谓“多病道心生者与!”抑仍多言无实,而聊为遣日之具与,姑识于此,以考后日之行云尔。

此书须典雅而不俚、透彻而不肤、新颖而不陈、平正而不高、简练而不冗、深远而不浅,方能成书。每写一条,当以此六者对勘一过,方可落笔。

《诗三家合钞》序

汉儒说诗四家,东汉以后惟《毛传》孤行,齐、鲁、韩悉散失。非年代之远,有盛衰不齐,盖毛所得者,义理独多也。郑笺推衍“毛说”,亦时用己意,于经同异皆足相辅,宋以前儒者皆宗毛、郑,非无见也。

《朱子集》传出,而义、理、法远出毛、郑之上,立之学宫已数百年,由汉迄今,说诗数百家,□三峰云:“近世学者尊信朱子,必不取毛、郑之说。”实失朱子讨论之本意。而考证之士笃好毛、郑,又直以朱子为敌,尤大谬矣。

然则说诗数百家,异义错出不可胜举,而此三家之同异,则大纲领也。初学者习此三家,能即其纲领而折衷之,则五、六百年以来,群儒之聚讼之案可以剖决,他多异义。第由此而推,不能先于此也。

是故,就数百家而取三家不为陋,毛、郑、朱子并列不为杂,因合而钞之,而序其意如此。

嘉庆庚辰(1820)四月 潘德輿彦辅氏序。

《清气集》自序

声律对偶之体,凡学诗者不能不为。而初问途,则断不可以从事,欲速之心胜而急从事焉,必将以填砌字句为诗,而诗之本失;诗之本失,而胸腹之清气塞矣。

儿子亮工(即次子亮彝)初学诗,予虑其砌字而梗气也,溯汉迄隋,择诗之滚滚一气,见即瞭然者,录而付之,使知清气流转,古大

手之能事，百变而不离乎此。彼专以曩积，追琢逞厥能，乃自走荆榛者耳。

若汉人閎奥之作，必俟辞义既清，而后学之，况声律对偶之为
人巧者乎？

录既竣，题曰“清气集”。清气内充，即閎奥工巧者亦有元胎矣！
甘受和，白受采，是亦知本之义，云尔。

道光庚寅(1830)六月 三录居士书于京师寓斋。

《湘瑟集》自序

诗与乐为表里，近人之诗淫哇喧阗，不中律度，其高手勉就均尺，亦曹部之燕乐而已，非雅音也。况能有神无迹，凄感杳冥，如湘灵之鼓瑟，可闻而不可即，发古情、契琼轨哉！客问：“诗，信有潇湘瑟音耶？”曰：“子日歌唐人名篇，思未邃未遇，遂不识此耳。七言绝句非合此妙，尤不可以成章。子曷不静索之？”

夫七言绝句，俗谓截律诗四句，非也，乐府之一体耳。其音节幽而和、简而远，孰造其微，其神于乐理者乎？客未喻。

予遂命儿子录唐人七绝百馀首，而书其卷端，以俟知者。

道光丙申(1836)八月 四农书。

题《有正味斋试帖诗》

余十五、六岁喜观《有正味斋试帖》，稍长谓“其运法不密”，置之。比自都下归，见两稚儿试帖，大率情文不足。谓之曰：“有正味斋诗未熟观耶？”因抄百首与之。虽然诗以情采、义法兼具为上，是帙

也,熟观而防其流弊可也。

道光乙未(1836)十月 四农书于养一斋。

《桐窗小语》序

文于道为末,时文又于文为末。近今时文之佳者又于先辈大家为末。仆于世无所建明,乃取近今之时文,指授得失以糊予口。嘻!其足悲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顾时人人事此者,率因当世有司取舍之意,奉为典常。谓“但取粗适意耳,讨论精勤,转败乃事。”诸生亦惑之。故平日闻予切劘之语虽多,过辄置焉矣。

夫近今时文,其佳者,虽于道理文字之中为末之末,而天下万物既无二理,则此理所寓,不可以害理,而犹谓之佳文也。乌可无讨论哉?

桐窗之暇,取曩时所与诸生言者,择其要而录之,凡百则,俾日夕观览,易于不忘,是或一助也。虽然斯道极末,而精之者,亦在读书而自得焉,岂有法则之可言哉?

此帙姑以示夫初学之惑于论者耳,命曰“小语”,本非大言也。

嘉庆庚辰(1820)大暑日 山阳潘德舆彦辅氏自序。

酒 与 书

予生有二好:一曰酒,一曰书。然酒能乱性戕生,何如读书之能养气调息,变化不美之质也?拟将割酒之好以归于书,而又恐其偏枯无以自怡也,因作一联曰:

良辰姑饮十杯酒；
永日惟摊一卷书。

如此，则酒之佳处不掩而又无其害，书则将与之终身也，岂不两得哉！

道光辛巳(1821)三月 四农偶笔。

按：此则附于《念兹录》之后。《念兹录》本，见过与未见过，已不及记忆。录者。

《黜邪家诫》序

儒者于仙佛，终身不信可也；孤行其意，绝口不言亦可也。乡邻之斗被发纓冠而救之则惑；同室之斗被发纓冠而救之则非惑矣。吾无理，人之责而以吾视吾之子若孙，其亲切之谊不百倍于同室乎？仙佛之道，蔑天道、绝人类，立说僂巧，易于惑人。脱吾子若孙不能精研是非，而嗜此蔑天道、绝人类者，其耳目之患不又百倍于斗乎？

吾曩作闢佛文数篇，皆不援成说，此帙乃多所征引者，作文《恶勦说》，垂戒嫌臆断。吾子孙既读吾闢佛之文，必更参以此帙而敬绎之，毋目为日用不急之书。士庶人自致知、至齐家，断断非出邪不可也。若疑信参半，迟久不能决，第于《五经》、《四子书》及《御纂性理精义》，日夕伏读之，则知此帙之所根据，而非吾之私言矣。

道光七年(1827)二月 潘德輿书。

题《傅恭堂家祭仪》

古礼繁重难行，唐以来诸家祭仪，朱子曾辑之，予既不得见，然

并所见《朱子通礼》，而亦贫不能行，如温公诸仪繁悉，更无论矣。夫祭各有分，嗇于财，嗇于位分一耳。郡城有家庙，立春、冬至祭。自始祖以下，盖先都宪祖所定，礼当从古诸侯。今主祭者庶士、庶人伦也。予每与祭，心辄惕然疑之，然不敢擅更。

家所祭，则自曾祖以下，盖予曾祖，小宗之嫡长也。比居丧，以承重主祭，虞祔既毕，憾往者祭仪甚荒略。每祭则数日心怵怵不宁，因稍加釐订，书之为上、下二卷。上卷述祭仪，下卷述鄙意所以哀益之故，较往者粗有序。然皆以贫士準，殊不备礼。不足定为一家法，昭示子孙，况他人哉！

顾祭有大本，得其本则仪有所附，虽脱粟一献，神罔怨恫也。否则，牢醴盛矣，若之何，若之何？或问本，曰：“祭思敬”。

嘉庆二十有二年(1817)正月 棘人 德輿题。

《示儿长语》序

余年近服官而德业浅薄，问学疏漏，遭摈弃于有司者数矣。强颜为人师者，只以教人科举文字，糊余口焉耳。于文字尚无所发明，矧敢进此言道义者。顾余既落拓无所成就，而儿子年届成童，亦殊无远志。朝夕对之，窃自愧教之不先也。故三数年来，所以引掖督过之者，不敢不勤，于古人立身绩学之大纲，持以语他人，则笑其迂而诞。而于吾之子则稍言之，诚惧苟且放浪，亦如余之壮而无成，而无以对先人之地下也。期望既深，言语颇繁，因录为一帙，俾之朝夕观省而或有得焉，是区区之志也。虽然古人父子之间，不责善而皆以身教。故燕翼之谋立焉。今持此琐琐言，其亦愈形其可愧而为无益之举也决矣。

录既竣，因名之曰“长语”，既示儿且自警也！

《佩言》序

取言之益于身心者书之,名曰:“佩言”。所谓:“结德言而为佩也。”或古人之言,或余所尝言者,不复类次。然必以先人之箴言冠其首,警顽昏而涤罪恶,其系乎此矣。嗟乎!省身克己之学,少壮不能而老能之乎?然予之恶多矣,陷溺以死,非所甘也。此册所书,一息尚存,取不敬持!

道光丙申(1836)六月 念石道人手记。

按:《佩言》所录,大都古圣贤嘉言懿行及先生平时克己求仁之学。其上注“钞过”者,选入《礼记》九卷也,约十余万言,一律行楷小字,书法端好,丹黄烂然。 畏人记。

《礼记》自题

幼而读圣经、稟庭训,为承先自立之士,长而堕于物欲陷井之中,时名之窠臼,厥罪可及数乎!老而取旧书研之,天光时发,议论遂多。言之未践,愧恧深矣。

然其中颇有通经史之大义,俾身心之功用者,弃之可惜,录为九卷,日置座隅,自警老諄。古人所云,“炳烛之明”,或在斯与。

道光戊戌(1838)十月八日 山阳潘德舆。

按:此《礼记》于同治甲戌(1874)张树声序之,刻成传世。 畏人记。

《家集副诵》序

昔人以世有文集为门户荣，吾潘氏其庶几哉？明山阳诗人存专集者，始自吾十一世冰壑公，吾家之有专集者亦始于冰壑公。朱竹垞谓：“公诗格比十才子为轶伦。”再传至熙台公，风节政绩具正史，不恃文章著声，而诗亦遑蹶当代，为巨手所重。“赠省亲归里者”有王子衡，“答郊土见选者”则有何文俊，“贺海寇削平者”则有李猷吉，比四海文章之冠冕也。公中岁归田，勤于著述，辑《文献志》尤有功郡邑。二子：六谿公、锡川公，寿不及三十，入郡邑志《文苑传》。锡川公三子：畏轩公、敦复公、麟石公，皆有专集。嗣是以后，二百余年，继继承承，禀冰壑公、熙台公之教，用“艺文”炳于郡邑者，前后十数人，乾隆初又数人。呜呼！盛矣！

德與蠢愚，弗克光大先人之美，先君子《笥箫集》无力刊行。溯而上之，弥多惭痛。童时见家中罗列先集木版无虑数千片。孤露后，不幸遭蜚祸，宅舍一空，版亦荡失，衔恨入髓，无从控诉。悲哉，悲哉！

德與身既贫薄，族亦无显者，计见存《诗集》已刊、未刊当有数十种。乃冬春祠堂族食，恳恳恣考，则或为乾隆中河水所没，或贫苦持以易米，或绝嗣流落，不省所归。呜呼！昔何盛，今何衰！岂气运转嬗大率然与，抑后人不持其门户而致然也。德與每见一集，必藏弃护持，不复示人。既又以卷帙略多，恐不能奉之行篋，自资紬绎，或出示朋好，稍广其传也。爰别钞副本，简于原集，而先世集之存者，荟萃咸在，可以备行役观玩，可以通同志者乞假。起衰难矣，昔之盛者，或藉衍于万一乎！庄子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雒诵之孙。”题曰：《家集副诵》。副诵之职，子孙所荷也。自此以往，吾子孙若并此失之，罪行益重大。且德與敬立此帙为传播计，出于不得已，仍加意蒐采以俟补入。吾子孙若视为足本，不敬观原集，或恃有

此帙不肯继续蒐补，岂独吾子孙之罪，并使德輿之罪陷于不容诛之地矣。有志于门户者其必不然。

道光八年(1828)二月之吉 德輿谨序。

北行日录

道光己丑(1829)十一月

大宗伯汤敦甫先生，少司寇钟仰山夫子驰驿赴闽办案，道出(经)淮郡，予谒之舟次。仰山夫子以课世兄文字见属，约来春入都，义深情切，无可他诿。虽明年长子应试，小女出阁，不能顾也。

养一斋杂稿

古人虽仓卒细微，均不玩忽，故书册草稿往往传于后世。予自今日以往，凡有所作，均就此册为底稿，非冀传于后也。仓卒细微，无所不谨之意，藉此以仿效云尔。

丙申(道光十六年—1836)十月 四农书于养一斋之南轩。

题《唐贤三昧集》

《三昧集》之诗，十可读八九，特其命名以异教为宗，殊可叹也。命名由于命意，其命意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语，最颠扑不破。而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即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此大误也。“三百篇”之诗，皆“言有尽而意无穷”矣，其亦“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乎

哉？吾惜渔洋为严氏所欺也。

初学诗者必读此集，可以医邪俗而入正路。若谓此为诗之止境，亦未免于自画也。

此集诗高深精切皆有之，渔洋诚不误人。但其命名命意误人耳。然渔洋诗终身未尝入骨，是渔洋已自为严沧浪所误矣，而非唐贤误之也。此集中入骨之作岂少也哉！

道光戊戌(1828)七月七日 四农。

题《心向往斋诗集》

通观此集，“五古”已造深境，“五律”次之。如《客中》诸作，情深语淡，潜气内转，眼前能手到此，亦罕矣！

凡诗有古而未必真者，真则未有不古者。此诗即真，故到古人佳处。四农题《锄余集》后，时辛卯(道光十一年—1831)七月。

《昨过太白楼》题诗云：“任城城外古通津，建安文章今几人？”如此册诗，可云“建安文章矣。”骨性怀抱，嵯峨萧瑟，逼真古人。又加以风雅陶炼，故落笔不堕齐梁以后。方今抗手者，亨甫(即当时文坛著名诗人张际亮)而外其谁乎？抑吾郡兰岑(即淮安诗人鲁通甫)五、七言，有到人不到处，五言、古，尚未似足下峻奥。加以工力，不患其不至也。

吾既拓落不遇，不足表扬天下士。如足下及亨甫、兰岑，亦将扼塞以老乎？恐非苍苍者意也，书至此，为之掷笔长叹。

乙未(道光十五年—1835)八月十七日 四农书“杂诗”后。

附：《东平州题笔》(由孔宥函笔记中检出。)

石梁流水漱冷冷，小住征骢为柳青。

酒半闲愁忽怅触，半窗山色似江亭。四农。

(末仅署“四农”二字，无年月日，墨痕亦将剥蚀尽矣。)

《养一斋词》自序

余二十七岁始学词，爱韦端己、冯正中风调，得一卷，流转友人，索之不可得。平心思之，情取跌宕，不无佻冶，无足恨也。

兹帙起癸酉（嘉庆十八年—1813），至今得三卷，又自删其十之二。盖此事虽小技，未易矜许，近人诗爱佻靡，于词亦益纵恣，淫荡之章十可八九，研琢为工，纤屑丛叠，气不转输，遑言神理。高者标唐为宗，坛宇金茎，笼盖有宋，不知其佻荡纤屑，未尽融释也。

窃论词莫备于宋，莫高于北宋。词尊北宋，犹诗崇盛唐，皆直接“三百篇”、“汉魏乐府”者也。自竹垞以白石、玉田导人，已殊中声，迦陵师稼轩，凌厉有余，未臻虚浑。一代作手历数不审谁属？

余中年颇汎滥于稼轩、玉田两家，数岁来，欲参北宋一唱三叹之旨，恨才思庸下，万万不足以追摄也。姑存所制，俟良友之规绳，云尔。

道光十六年（1836）嘉平月 四农潘德舆书。

《金壶浪墨》自序

金壶浪墨者，吾握管作文之暇，随手挥霍，所以记谈笑梦幻或读杂书，妄有评论，皆触兴而为，不中轨度者也，故以“浪墨”名。

余思古今之文，惟圣人无浪墨，典谟秩叙，书札严矣，虽雄奇恣肆，恢诡谲怪，如雷奋火焚。载鬼伏戎，龙战虎变，丧牛逐马之易，淫妖佻达，铺排纤屑，如吠庞绥狐。采兰贻椒，蠹户鹿场，鳖鲤蒲筍之诗，凶吉杂揉，雅俗纷鬪，如婚娶生子。战伐敛葬，王侯盗贼，麟牛、鼠螻之春秋，而皆可以为经以教后世？其诚贯金石，其理苞宇宙，故

其体虽至变，而实为万世文章之祖。若后人之文，稍不及圣者，则不可不知为浪墨，而自择别之。《孟子》外篇，赵岐以为不能宏深，是也。虽以庄子为文，至无范者，而内、外篇或云其手定。其外篇多浅易粗直，不及内篇之七篇远甚。此皆见古人之善为择也。唐宋以来，往往以“杂著”阑入其集，多舛错，伤其文体，为后世诟病。余不敏，何敢慕古人，但思古文之体至尊至洁。惟尊也，故体之俳优者，万不可上干；惟洁也，故词之纤秣者，万不能并处。以余之文未足尊，而且未企乎洁也，而立意之不敢苟如此。

世人有观吾此文册，而斥吾之云：“污且杂”者，非知吾者也；若观吾此文册而即大夸吾文谓“足以豪于世者”，尤非知吾者也。呜呼！金壶之墨几何？其日日浪之，吾悔甚！

嘉庆辛未(1811)阳月 德輿自序。

题《金壶浪墨》后

点脂抹黛故嫣然，惘惘余情亦可怜。自注(以下同)：谓卷中“桃花”诸诗、词，“米脂赋”、“买花(月)”传。

镜里绿鬟今半白，粧台羞见旧花钿。

辨才无碍死生空，谓卷中诸生谏。 諳把机锋当正宗。

禅榻近来知睡味，翻嫌多事五更钟。

凭轩大处著丹青，小品何劳细碎评。谓卷中诸题后。

自负千秋画龙手，如何也未点双睛。

春燕呢喃众绿肥，秋来风景较前非。

芙蓉采去垂杨死，谓芋田湮逝，琴沚远别也。芋田尝有《杨柳词》，自喻极工；琴沚有“芙蓉生在秋江上”私印，亦自喻云。 独立雕梁静不飞。

道光丁亥(1827)十一既望 四农书于养一斋。

《养一斋四书文录》序

注：此序刻于《四书文》前。

今之临缀文学者，率卑睨《四书文》，哂之如泥车瓦狗，自以为雅言。然可砭恒人腐士，伊优姬媪，窃有司荐举者耳！胜国一朝有八、九公者，其文维匡传注，与古文辞相出入，概歔歛之，非也。夫《四书文》流衍五百年，彼八、九公可矜异者，以此事实经术、古文辞所赅，而存根氏至阔远，又一士之文哲者觅其气息，测断贤佞，不爽铢黍。若横览一世铅槩之士，无复以俊伟明正，扶植文体，害何可胜计！是故《四书文》，虽文之支流，其系属世运，不可简忽也。

予幼业此，既长，私击排时人所为，盖不欲多作，作必吐心得，准经训。气稍稍类古人者，乃鐈之篋。比发篋，得百余篇。太仓毛岳生（生甫）见则诧曰：“明以来，八、九公后，君代兴矣！”清河吴生大田侍曰：“大田尝请付劄鬲氏，先生弗许也。”予曰：“两君言太易，往余谓文不克包罗性道，拯人心，重痼疾，皆侮圣言者也。范蔚宗曰，‘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余于此窃有志焉，今其逮是耶？抑予不惧，近之缀学者糺滴沸腾，虑向者八、九公，哂我也。”吴生曰：“先生自抑退，良是。然先生老矣，于文或亶亶求造极，《四书文》度不复措意，劄鬲可哉！”予喟“吴生亮我心也，遂不拒其请。”而自叙之如此。

题《王摩诘诗集》评本

李太白诗气举宇宙，杜子美诗精感鬼神，此百代之大宗，非王右丞等所敢望。然降此一等，则右丞为最居其胜矣。其诗体兼众妙，

虽后人以王、孟、韦、柳并称,其实孟、韦、柳非其敌也。韦之温厚,柳之雅静,可居其次;孟诗特清举而已,味之殊薄,相去弥远。今人学诗,以萧寂无声采者,为王、孟、韦、柳,庸妄可发一大噱。同时储光羲者,雅与右丞齐名,其诗质而未妙,盖未造自然,不足与右丞之天授自解也。

或谓:右丞诗画绝迹天机,都由耽悦释典,故能超常入胜,此亦妄谈也。右丞之清妙,自由资分旷达,不嗜俗体。若能攘斥邪教,专功圣训,所造当亦宏大,可参李、杜二子。唯其以虚寂为宗,故于兴观群怨之旨,不能笃好深求,祇存清妙之高躅而已。且其铺扬内典之篇,琐诞可矧,在集中实为下驷,不可讳也。转谓其得力在兹,此倒乱黑白之言也!

此集为刘辰翁评点,亦染禅风,颇嫌酸涩,更不足辨矣。

道光己亥(1839)余春 四农潘德舆书。

题亦侨丈遗画

余弱冠求友,不喜与年少俱,里中往来覈道义者,朱纆礪南、宋联珠紺佩、阮锺瑗定甫、赵延提蓉垞、邵源洙鲁南、杨□兰香谷、邱广业情籽、郭瑗蓬蓬也。于诸人中年最少,犹长十余岁,礪南则长余三十余岁,其时已五、六十,性纯笃如孺子,工文而困,以卖画糊口,画牛尤有名。余尝出素纸三尺许,乞其画尺许,曰“留余纸为君身后予题跋地,以寄余慨思也。”礪南笑诺之。呜呼!一时戏言,孰知今乃亲此境乎!

礪南年八十余歿,歿已六、七年。诸友今维香谷存,余发亦太半白,意气迥不似畴昔矣。抚画郁悒,系之诗以遣之。

涧水日夜去,人世亦迅湍。

宿草泪满菊,老我孤松寒。

访旧但有画，墅色清且宽。
波绿牛徐行，柳深门未关。
无此二顷田，尘土宜渍颜。

道光丁酉(1837)七月 潘德舆四农题于养一斋。

按：朱纮，字礪南，号亦侨，淮安车桥人，清代中期著名画家，以画牛著称于世。

书赠屠芑洲七言

幽燕白首能豪饮；湖海青山约耦耕。

芑洲二兄大人与余里闲至交，十数年来，燕鸿南北，久疏晤言。戊戌(1838)春，聚于都下，诗酒甚乐。出素笺属书楹帖，拈斯二语应之。见我两人虽老，未衰，然不可不早作蓴鲈计也。

按：此联为王澹庵先生所有，清河吴温叟双钩刻木，拓以赠人。

书与姚生、熙七言联

求定静安虑之学；调喜怒哀乐之平。

道光丁酉(1837)孟夏，予馆邗江，书此示及门人姚生暨吾幼子亮熙，时姚生与熙均有小小肝疾，余以为养德养生无二义，故书此为药。若以为过高，不复置力，则岂识心外固无疾耶！ 四农并识。

题《东坡和陶诗》

柴桑幽静人，峨眉豪迈士。和陶不类陶，衣钵岂在是。
 人生观大节，文章其末技。寸心符古人，奚必判彼此。
 灑灑万斛泉，澹处亦可喜。悟道忧患馀，得句清于水。
 杂之苏诗中，境地转不似。一卷分别观，其味最深美。
 我老因涉世，万事爱知止。诵兹百首诗，一念可不起。
 何陶亦何苏？但见太空耳！双鹤翔林翔，呼我出泥滓。
 我亦爱清风，天游自今始！
 道光乙酉(1825)九月望后 四农偶题

临江仙 题《莲塘晚棹图》

天水空濛吾太乙(原注:余生年日皆值乙),前生海上乘莲,柳塘一棹旧因缘。花间风展卷,杯中月浮天。 抛却红尘多少事,溪山晚景清妍。夜凉何必掉归船,烟波香世界,醉梦老神仙!

按:道光八年戊子(1828)潘先生乡试中第一名举人,程小迂先生为其绘《莲塘晚棹图》,潘自题词一首。根据照片抄录,署款年月不清,不好辨认。

跋《闲邪公家传帖》

予少时不喜赵松雪书,以为姿媚太甚。今临《闲邪公帖》两月矣,尚未得其三、四,可易视之耶?少年大言,可笑,可笑!

《闲邪公》笔法遒媚，勿玩其媚处，先玩其遒处。盖其笔笔有刀斫斧劈之势，勿以为随手弄姿，则有入门之日矣！

《闲邪公》笔力劲不可言，吾今乃知之。

按：此跋无署名、日期。

跋《度人经帖》

《度人经帖》荒诞如此，文词亦鄙浅可哂。而多文如赵吴兴，乃降心为楷书，异教之惑人甚矣！然吴兴此书，真有揽姿运容，飞生自蹇之像。昔人评黄庭坚如飞天仙人。吴兴暮年书得其意矣！

道光丙申(1836)大暑 四农题于木果轩。

又：此一开最腴而隼，日日写之。写帖须揣摩其笔意，方有入头处。笔意者：起、走、住、回、转折也。起净、走直、转劲、住足，此四尤。

写颜鲁公帖，须以灵变之笔写；写赵荣禄帖以正直之笔，才能尽其妙。不则以水济水名之，日益多矣！

点校者跋：

此章内容为陈畏人辑录。潘氏大量未刊刻手稿几已散失殆尽，然尚有少数珍藏于淮人手中，视如珍宝。辑录者多方寻觅，见则录存，渐成一帙，与之句读，以期日后公诸于世，以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之绵薄之力。因资料均为百余年前古人之墨迹，有的缺损，有的模糊，实在无法辨认的即以“□”空之。古体字、通假字、别写字以及个别缺漏字亦作了相应改动或在括号中注出，并尽量保持原件风格。

第二章 养一斋集外诗续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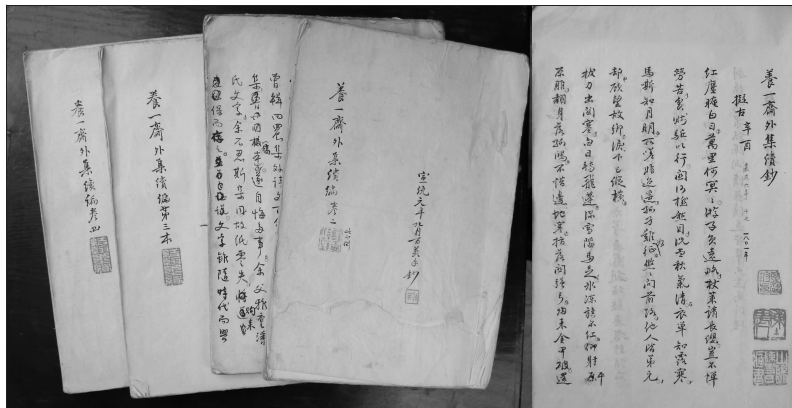
拟古（辛酉）

题下铃印“鉴庭珍藏”、“陈畏人”、“山阳陈氏藏书”三方。

红尘晦白日，万里何冥冥。游子负远略，策杖请长缨。岂不惮劳苦，贫贱驱以行。关河极愁目，况当秋气清。衣单知露寒，马嘶知月明。所嗟非遥遥，孤子难归征。悠悠问前路，他人皆弟兄。却顾望故乡，泪下已纵横。

拔刀出关塞，白日转飞蓬。雪深陷马足，冰冻旗不红。仰射平原雕，翻身落孤鸿。不惜边地寒，指落关强弓。归来金甲破，还买铁钲骢。近闻云中守，边疆开未穷。慷慨视匣剑，夜半声鸣空。那堪后驰去，努力更从戎。

征夫千里途，贱妾千里心。衣寄无穷期，砧敲无尽音。别恨不敢



言,秋气嗟已深。穷边无寒衣,念之泪满襟。

春 郊 即 事

数里深山曲,东风柳外生。鸟歌晴更滑,牛梦午初成。花背斜阳落,泉疏隔涧清。无情是芳草,只送马蹄轻。

南行途中即事

年少心情壮素秋,一天风色送扁舟。远帆总逐南云去,别鬢偏随北水流。弓马喧嚣连楚驿,笙歌杂遯望扬州。城南遥指炊烟起,鸦上秦邮塔外楼。

石 城 怀 古

千里江山拱建康,天然襟带控南疆。已无重镇分京口,犹说雄都胜武昌(吴大帝始都武昌,后迁秣陵)。百战干戈龙虎踞,六朝歌舞草莱荒。独来蒋帝祠前望,衰柳藏乌飏夕阳。

青溪迢递枕朱楼,玉树曾传贵盛游。不见衣冠名士宅,依然佳丽帝王州。乐游苑里车声晚,幕府山边猎阵秋。千载若无投杼恨,江南天子更无愁。

文 德 桥

玉漏无声坐永宵，笛声隐约送飞桡。青山若为留孤客，明月依然似六朝。上界星河辉夜市，满城灯火聚名桥。翠楼多少兴亡恨，歌舞青溪旧路遥。

清凉山望江

大江千里划神州，形势终须让石头。东注海门诸屿阔，西分汉口点鸥浮。长风浪激三山暮，古岸烟横六代秋。若使安危凭铁锁，何人麾扇渡洪流。

途 中 口 占

前邨遥指竹桥西，柳内人家柳外堤。小渚叶留春睡鸭，曲篱烟护午啼鸡。天空鹜度残霞乱，日落鸦横远树低。细草一鞭归路近，月明何处正扶犁。

赠 陶 际 华

坐里松窗日影长，云霄俯仰气昂藏。人皆邴下推王粲，我已江东让谢庄。天地可能埋醉骨，风花谁为助诗肠？石边一笑前生约，更愿来生约未忘。

送从子拟山（壬戌）

风雨悲哉独，凄凄膝下时（时正奉先大人讳）。君能同意气，天又使分离。涟水秋云远，湖堤落日迟（余将束装赴射陂）。依依桥上柳，一叶一相思。

寄怀朗陵兄

侧身西望暗愁添，一水分流两滞淹（时兄居射陂之西，而余在东）。放鸭渔篙依断草，捞虾野簍伏苍蒹。落霞秋水人登阁，细雨斜风客下帘。本得故交酬契阔，衔杯直待挂明蟾。

斜日平畴夏雨深，故乡缥缈旧园林。螭螟已自无余地，蛮觸何须起竞心。咬菜一家同况味，落花两地此光阴。昨归庭院殊非昔，自扫苍苔抱玉琴。

秋 夜

夜永凄凉梦不成，年华孤负白鸥盟。书从熟忆疑方出，诗为疏吟句已生。林黑犬鸣邨路僻，灯微鼠上画叉轻。愁城壁垒今宵破，风雨芭蕉韵正清。

湖 上

渔艇暮将泊，秋风小市腥。乱云摩片月，积水浸疏星。浪激鸥汀白，灯摇蟹舍青。夜长孤立久，落叶下冥冥。

鸡 冠 花

清秋昂首拔风尘，一抹香痕袞露新。阅遍紫红方出色，生成头角即超伦。窗前矫矫清谈品，月下翘翘对舞身。莫把朱冠雄顾盼，飞鸣曾否亦惊人。

湖上望舅氏不至

凉月淡簷牙，炊烟起市井。孤城人不来，潮落望帆影。

韩 候 钓 台

滋溪八十竟兴周，功业全从一钓收。仗剑辱方来市井，垂竿意乃在王侯。此公□□安知汉，蒯徹能谋忍负刘。秋水荒台回首恨，千年风景让羊裘。

村 居

十亩桑麻百亩田，人家一带簇溪烟。数声牧笛来何处，牛在斜阳坂外眠。

将赴射陂留别陶氏昆弟

兰茝丛中满袖芳，幽居随意住沧浪。负书人世非刘勰，倒屣门庭有蔡郎。云气幻皆天上狗，雨工群是水边羊。东窗绿荫萧萧里，插笔他时忆我狂。

碧云千里奈愁何，葭菼邛邛起櫂歌。寒贱十年闻见少，交游几辈别离多。秋分烟水双凫阔，月冷关山一雁过。今夜丹枫深泊处，梦魂犹自骂庭柯。

深秋病疟，因忆客岁是月正侍先大人 白下归舟时也，哭以志之

衰年子舍最依依，锁院无缘裹药归。清雁一声听不得，去年欹枕卧江矶（客岁亦以疟未入闱）。

拟东坡题画四绝

竹 鹤

日日孤山亭上飞，何时忽与此君依。湖州画竹不见鹤，清露一双天外归。

黄 精 鹿

采药何人入幽谷，三峰顶上长黄精。苔深鹿迹平于草，仙子不来闻数声。

杏花白鹇

红村孤客为谁藏，旧雨江南梦渺茫。伴得尚书春意收，不须新柳听鶯黄。

莲 龟

已闻千岁骨修成，却傍芙蓉吸露清。日暮采花人尽去，琉璃瓶外曝新晴。

杂 感

竹椽茅屋住高秋，客绪轻于一叶舟。斯世已无香案吏，此身合号醉乡侯。袖浮东海苍茫气，笏拄西山汗漫游。喑喑年华惊变态，寒霜昨夜入羊裘。

烟波寄此梦中身，晒网鸣榔得趣新。一剑藏腰时共笑，双螯在手客非贫。潮平日落登高泪，叶脱风寒被酒人。长啸欲招山月上，归来菰米和江蓠。

湖 上 望 月

圆月浴沧海，清辉散池上。孤云片片来，遥射作异状。云意已无月，天角撑步障。对峙影不飞，巉绝若列嶂。欲吞不得吞，毫芒森四放。深黑截半轮，裁剪得巧样。斯须倒涌出，光彩互动荡。影落鱼龙惊，逼近不敢望。幽客清夜游，贮立喜平旷。远见星火光，点点入沙涨。霜寒携手归，何处渔人唱。

湖 居 绝 句

清溪一带碧于油，自卷虾帘望素秋。芳草靠湖湖靠市，小秦淮水此风流。

荷香十里晚船风，月落渔归露满篷。一面人家三面水，采莲人可在莲东？

田 家 （癸亥）

微雨弄草色，野鸟来催耕。比邻一时出，扶犁趁朝晴。溪流昨夜长，正如人意清。烟中过桥去，谁家叱犊声。

朝促牧童去，暮未返柴扉。独立场圃间，前山已斜晖。感此风雨

时,常恐筋力微。平田禾未熟,旷野鸡豚肥。何当把尊酒,待此秋成归。

绣 球 花

流苏一色映帘钩,绣幕烘晴客乍留。暖意半天红雪聚,清香十里紫云浮。海南丝伞缠绵织,水殿珠球历落收。多少芳华临宝幌,月明人正倚朱楼。

题背立美人图

几度寻春不见春,东邻莫效捧心颦。画工秘此娇颜色,不惜丹青恼世人。

隔窗叉手折新花,祇认风鬟侧侧斜。万唤千呼浑不应,嗤他半捻借琵琶。

突然相背讶无端,莫便愁肠九曲宽。留得有余应更好,名花原要隔枝看。

云鬟雾鬓烂生光,比似蓬山更渺茫。折转画图翻不见,且从半面寄倩详。

画屏半倚影迟迟,况值银灯背照时。一见怕依魂易断,巧将隔面耐依思。

隐约远山分翠黛,依稀秋水显精神。问卿底事闲无语,一段春愁懒向人。

玉楼何处寄相思,欲问丹青转觉痴。莫是美人唯看影,一般灯上曲屏时。

自 喻

少年才思太奔驰，过眼尘缘只自知。莫学侯芭徒识字，何愁子固不能诗。毒龙害马迷真印，见兔亡羊误后期。近觉天花殊易散，一丝不挂闭门时。

和东坡《渔父词》韵

渔父起，空江去，日日鱼虾天付。芦花落水棹归舟，鹭散白鸥无数。

渔父归，垂杨舞，斜日前山路熟。蓑衣自晒去提壶，醉卧酒村深处。

渔父卧，秋宵午，船打一天冷絮。醒来儿女助渔歌，落月寒潮千古。

渔父歌，轻帆举，又是重阳风雨。蒹葭夹岸唤船人，船在无人野渡。

和东坡《纵笔》韵

瑶台日日买春风，入望霜枫总醉容。忽忆三生无限恨，昨宵清梦破踈钟。

采菱曲

种菱怕水深，采菱怕水涸。水深菱根飘，水浅菱丝弱。依家湖头田十亩，秋风处处丰菱藕。昨日采藕今采菱，清香先入阿侬口。招凉间，拜月楼，玉盘风味试新秋。谁识满湖风露重，采菱人尚棹孤舟。

夜过射湖

挂席破烟昏，平湖乱草根。孤征愁日落，高卧听涛奔。月黑天低水，林遥雾压村。微茫灯火际，知是旧柴门。

初归题壁

插脚云烟去，春光柳浪平。荒村斜日淡，古树怒云生。水月迷人影，菱蒲涩橹声。破扉徐踏入，灯火别离情。

我爱《张融传》，牵舟岸上居。此心无系恋，随地即樵渔。麦秀田飞雉，溪闲柳挂鱼。晚来菰米熟，安稳睡吾庐。

梦游华岳并序

癸亥三月十二之夜，梦中三峰突峙，奇幻莫测，作诗志之。

五岳荡我胸，空翠如在眼。惜无神游术，出门一水限。丈夫贵养气，真境苦未展。天风戛然来，吹梦过层巘。仰睹三峰奇，喜极穷睇

眇。巉刻殊衡霍，势足药卑徧。连山朝白帝，云气递舒卷。马首入高峰，突立愁如转。飘忽一掌分，大道出蹇嵛。黄河走东北，过此入豫兗。一线劈雷霆，两崖刀斩划。武功及太白，附庸势低挽。渭水若杯勺，矧是灞与沪。三辅堕云雾，声息寂鸡犬。依稀金莲峰，绿莎踏轻软。玉女顾我笑，岩花纤指撚。举首接星辰，昂毕近可搴。西北有高台，齿齿砌砥礪。逼近不敢登，钩连恃竹笕。却立愈恟恍，真幻焉得辩。我居淮泗东，异域少游践。百里无名山，造物靳灵产。太息居敝庐，生趣一蝓蜒。足不出墙壁，运动苦蝓蜒。山神体我意，片晌致缱绻。三千余里中，游魂代舟辇。世界原子虚，梦境亦昭阐。譬如斯饥人，大嚼得肥饔。一饱不足奇，事后乃追緬。安得骑茅龙，翻身游嵯岈。

读 史

孟尝将入秦，谏者以千计。桃根及土偶，泛泛无根蒂。胡为昧斯箴，终受虎狼制。鸡鸣狗盗雄，毋乃侥幸济。不见楚怀王，幽囚以没世。

汉代屈群策，杰士归牢笼。越布不遇汉，空为草泽雄。一朝化侯王，恩遇何崇隆。垓下未会时，分据刘乃穷。岂于九鼎定，翻欲隳前功。功高主必疑，鸟尽行藏弓。隆準如鸟喙，得不猜群公。哀哉竹帛勋，自处乃不终。如何未央日，祇悔拒蒯通。

感 怀

耻将奔走抗尘容，云水销沉记客踪。事业休言燕石勒，文章犹望太山封。琴弦久涩当移位，剑匣常悬急淬锋。数岁匡山风雨寂，可

甘长作读书傭。

湖上送别

春水合诸派，人家远近分。潮痕低蚀岸，湖气聚成云。辽阔浮村树，苍茫泻夕曛。此中方作客，况使怅离群。

盆 兰

香以静中得，一室出尘表。如游山谷间，身心共缥缈。朝夕坐索之，色臭转茫杳。世人好繁艳，花事竞春杪。言怀素心人，幽居自孤皎。微风送余清，鲜露滴初晓。瀹茗试旗枪，炉烟日轻袅。幽梦入深岩，一声惊竹鸟。

游双塔寺

朝日上经阁，禅扉草木幽。铃摇烟外塔，钟度水边楼。乱叶堆苔径，寒松复瓦沟。荒碑犹可读，猿鹤为勾留。

题《桃花源记》后

沧桑历变不知忧，何处飘来一叶舟。谁使渔郎竟回棹，桃花流水隔千秋。

中流偶尔得仙邻,鸡黍空沾几日春。稍胜蓬莱风引去,渔翁曾见此中人。

深岩闲住几人家,洞口依稀隐暮霞。上古春光谁漏泄,也知多事是桃花。

彭泽归来菊径新,别开真境出风尘。先生高卧羲皇上,眼底焉知汉魏人。

牡 丹

千种风流记洛阳,晚风斜日锦屏张。平看桃李春皆贱,不近楼台体亦庄。五色煊妍真画品,六朝骈丽此文章。怜君已占韶华尽,谁识幽兰谷里芳。

芍 药

玉盘春色锁闲愁,独占丰台一种幽。客里光阴还上巳,梦中亭阁到扬州。担来小市烟将夕,播向铜瓶雨似秋。珍重帘栊才放后,清香高映月当楼。

春 意

春意到眉头,佳人自遣愁。那教陌上柳,偏傍水边楼。薄醉筵前卷,新歌梦里游。落花偏故了,几点入帘钩。

赠许崑圃(名嘉谷,兴化人)

华发飘萧两鬓齐,水乡花国怅孤栖。已无竹实留鹓凤,不惜盐车驾馱駃。壮志每愁斜日落,新诗都压碧云低。年来我亦扁舟客,心迹谁堪付晓鸡。

榼榼光红记拥炉,又从苔阁看春芜。如斯风雨宜留客,最好楼台总傍湖。清露一庭梳竹鹤,垂杨两岸扑烟凫。离心共此波流阔,北雁南云望却殊(余家在湖之北,而许在南)。

自插疏篱自剪茨,文休标格久吾师。无公不乐琴尊里,有约便来风雨时。世界竟容儒者食,文章莫受古人欺。逢君不惜当年少,老去风情已自奇(许年过五十,颇有豪气)。

自遣

芳心谁耐酒樽空,叉手寒篱一径通。野烧有根生宿雨,怒潮无力胜东风。即看好梦猜莺蝶,未厌闲情泣鸟虫。终日刀鱼终日筍,春光长忆此乡中。

返里后同人宴集

壮志结清秋,逸情飞旧雨。选幽怀平林,践约憩秋圃。葵叶高于人,萝阴低在户。暝烟一萤流,乱草百虫苦。狂呼月生岩,低唱潮归浦。欢长恐境移,酒少借诗补。明朝花落多,转眼别俦伍。关山隔酬酢,风月孰撑拄。感此谢情人,眷言怀故土。

夜 坐

孤月不成梦，幽人愁夜长。出门湖上立，渔火黯相望。萤影将波静，荷声激雨凉。野鸥惊顾起，寂寂渡横塘。

湖 上 晓 起

凉意逼霄汉，怀人月尚明。远星沈曙色，独树引秋声。身羨沙鸥稳，心随宿鸟惊。林钟知己动，渔唱隔波生。

射 湖 放 棹

一棹出疏柳，半湖开白莲。落霞烘野色，积水涨秋烟。暮景怀芳草，秋心落远天。故乡云树晚，西指夕阳边。

寄怀里中诸子

柴门斜带水迢迢，凉意都从薄暮招。高阁谈锋茶试斗，小窗诗酒先浇。打包僧带云归寺，踏醉人扶月过桥（陈居在寺之左，桥之右）。好是一园秋色里，年年菘韭佐清寥（陈筠蕃）。

绿意空庭坐有茵，碧筩谋醉思清新。吹箫气概雄吴市，挥麈风神学晋人。月到斜时刚送客，酒无赊处始知贫。明朝挂席晴湖去，翠竹平沙梦境真（张荣安）。联臂低吟袖底诗，客中风味问秋知。西堂

蟋蟀悲何极，曲巷琵琶系所思。伟节一时推最怒（郭昆弟三人而景遽尤清跋），王湛半世岂真痴。连朝正有清游兴，平远山尤忆郭熙（郭景遽）。

杂 诗

沧海有神山，缥缈寄烟雾。洪涛奔长风，舟楫不得住。中多飞仙人，餐霞食元露。峨峨金银台，烂烂恒春树。昨从赤松游，掷杖忽飞渡。悲哉尘世人，终日得苦趣。一曲丁令威，城郭皆丘墓。

东城贵公子，裘马何翩翩。日挟歌舞儿，别囿开长筵。熊掌与豹胎，珍错纷炮煎。左盼邯郸倡，手拂琵琶弦。右顾七槃舞，垂髻尤丽娟。顾盼未及终，白日驰虞渊。白日不可驻，美景为谁妍。人生若蜉蝣，忧乐皆徒然。

士有万里志，何为守一室。衣敝不能完，日力拾橡栗。妻子朝无炊，长歌且抱膝。昨夜朔风恶，大雪没蓬草。且停门外车，高卧未能出。

答张墨泉，复叠前韵却寄

斜阳立尽断云收，灯影帆声两岸浮。小院独浮金罍月，轻风初试葛衣秋。能为伯玉琴甘碎，不作班生笔懒投。到底狂奴存故态，松行深处尚科头。

羊车犹复记连茵，一棹飞来别绪新。望里烟波难作客，意中诗酒更何人。雨归别浦鸥群乱，潮落平滩蟹户贫。莫认云鸿分去住，东西泥爪印非真（时余将西归）。

返里再叠前韵

芳草初锄失旧茵，乍归客讶户庭新。斜阳树引孤飞鸟，画板桥宜小立人。价到文章翻苦贱，世多山水不医贫。浮生一笑尻轮幻，只有当头月影真。

归后三日，访陶氏昆季，再叠前韵 留赠墨泉，并呈惜阴书屋诸子（陶氏家塾）

满地秋花溅碧茵，旗亭谁唱短歌新。鞭丝柳外骑驴客，笠影烟中叱犊人。荒径且容羊仲到，故人仍似庾郎贫。西窗笔塚犹存否？旧菊新棠记总真（余旧肄业于陶氏家塾）。

闻 虫

风露催何急，空堂乱草生。一闻秋气至，永夜发清音。窗冷灯初背，帟虚月渐沉。余怀无所诉，倚枕亦长吟。

湖 上 秋 暮

暝色入波际，孤航上短滩。晚潮随雨落，夜火点星寒。觅稻雁声苦，依芦鸥梦安。菱歌出何处，余响隔烟残。

墨泉书讯近状,再叠前韵二首寄之

青毡坐惯即重茵,梦里瑯环足赏新。柿叶书残山外寺,柘枝舞倦座中人。烟含远树寒蝉瘦,楼起西风燕子贫。蚓笛虫吟皆我伴,踈灯凉雨听方真。

别来又复冷花茵,秋到重阳曲径新。木叶满窗扶槛处,西风吹水挂帆人。龙须作笔终相负,雁足传书莫问贫。我欲登高望乡国,眼中云树寄愁真。

题渊明《爱菊图》

宋家彭泽晋先生,解组非耽隐逸名。只为香中存晚节,东篱新结一重盟。

湖 上

出门何所适,缺岸听寒潮。十里草遮路,一声钟过桥。垂杨留钓子,斜日送归樵。濯足池塘净,言寻旧径遥。

三径羊求迹,终期乐不孤。寒灯连雨暗,浊酒佐诗粗。鱼约溪前叟,茶催灶下奴。晚风吹我袂,凉月过桥无?

偶 成

花落色相空，残香犹恋蝶。一扫诸幻缘，秋风卷黄叶。

和东坡秋兴三首

西风几度橹声还，鱼鸟清游一梦间。秋老柴门唯见水，地临沧海半无山。高楼客独愁青鬓，落日渔归总醉颜。却得窥园幽兴熟，花深屐印藓苔斑。

登临双屐气无前，翻入东湖理钓船。但觉渔樵新有约，浑忘烟水住经年。尊浇北海座中酒，瓜种东陵门外田。咫尺乡关云树意，黄花清约竟悠然。

射湖千里接珠光（射陂与甓社东西相望），匹马寒郊句满囊。旷野阴晴争半角，秋庭牛女落中央。雁归钟磬楼边月，蟹老菰蒲叶上霜。检点梧桐疏雨后，愁听烟叶下寒床。

将 进 酒

天公付我愁十斛，我逃愁乃入愁谷。忽得酒杯相尔汝，愁欲近，酒不许。愁上诉，真宰怒，明日且将夺我酒杯去。为我谓天地，天地亦有愁，若不酌酒愁悠悠。天地以山为壶海为肠。百川东注何洋洋，焉得禁我不举觞？我不愿黄金之高如北斗，但乞酒杯不去手。且纳天地归吾杯，跳身入海，吾将与天地并长久！

止泉舅氏招入城肄业，已有座地不果， 临行赠诗一章，即遵原韵敬答

落叶冷阶户，明湖凄暮秋。百里怀所亲，泪下心悠悠。昨日见故人，樽酒方绸缪。飞鸿遗我书，为我谋何周（至陶氏家塾，始克见舅氏手书）。谓我若孤鸟，滑落林木幽。云霄睇方亟，羽毛将焉修。感此切素怀，杖策孤城游。到来乐谈经，永夕聊羁留。所议旧交约，反复空夷犹。明朝契然去，一卷徒冥搜。侧身望天涯，烟波寄离忧。

宿海会庵用壁上韵

古寺投双屐，孤城滞一舟。雨声今夜永，春色隔年游。柝远宵鸣堞，鐘清晓徹楼。自怜尘市扰，倚枕梦魂幽。

寺楼坐雨

暂借精庐物外身，漫天风雨得愁新。桥头自有提壶客，门外谁为借盖人。一榻香烟迷上界，万家烟雾护重闉。茫茫又听鐘声晚，已备来朝折角巾。

夜宿周春和宅临别留赠

年年秋色住清凉，剪韭栽菘世味忘。杯酒不教空北海，名园今始识南塘。蕉窗露彩侵衣重，花径泉声到枕长。已置幼舆丘壑里，莫穷明镜照吴霜（周年甫四十，而两鬓如丝）。

閒岁客射陂，皆居餐仙舅氏宅。 是秋舅氏去，兀兀独居，颇增惆怅， 书此奉寄并呈楚阳许昆圃

百里扁舟兴，终年负笈人。浑忘为客况，方识外家亲。武子遇犹蹇，魏舒才莫申。花香与酒债，暂寄绿湖滨。

柳影湖光里，幽寻一径荒。蛇巢通屐曲，蝶粉聚衣香。不复弹长剑，唯看背锦囊。最宜烟雨外，风急听渔榔。

蓬首柴门久，云霞变态奇。每从湖上立，直到月升时。却返衔杯酒，相将检袖诗。虫声听不得，分梦到清池。

风雨重阳后，寒灯劈蟹螯。清谈唾庄老，拇战斗孙曹。拍手桥头客（谓许昆圃），科头座上豪。夜深都泥醉，相送更喧呶。

森森孤帆去，重来迹已陈。忽当杯杓好，便忆别离新。落日云边雁，西风水上人。相逢留旧约，红杏闹阳春（来岁二月，将约昆圃访舅氏）。

送李郁文(善星命者)

丈夫不能挟策振袂惊当时，甘守门户徒伏雌。世间奔走要津者，堪舆圣手卢扁医。许负之法得者众，覲面皆言宗希夷。分途售术互嘈囂，王公啧啧称神奇。谁欤胸藏星斗客，子平倒诵如奔澌。天纲虚中宛再世，菟枯之数皆前知。转瞬叩之失所据，事后自述成梦痴。吾乡李君矫此态，妙术三世传于兹。举动质素出天性，望之知为田野姿。雄谈快辩咋人舌，宋忠贾谊犹嗟咨。当前裁决只片语，宛转□合神龟著。造化颠倒判灵蠢，斯人胡乃深测之。此事在术不在貌，衣冠丽都诚何为。愧我不识武当笈，荣落一任棼如丝。数言壮尔出门志，意气毋嫌当路嗤。即今襦被过黄河，妻帑斗室号寒饥。世途利钝君有命，此义昭炯君宁疑。慷慨风雪一鞭去，与君相期湖之湄(李亦将过射陂)。到日纵谈勿羁束，醉倒为君歌新诗。

暮秋即事

落日在天涯，西风感物华。残花犹绕蝶，脱叶不惊鸦。酒力侵秋褪，诗怀入暮加。无心坐清寂，寻菊过渔家。

风雪闻教匪乱宿州

寒窗灯火忆孤城，夜色威严起甲兵。谁使玉龙同乱战，敢教池鸭混军声。咽喉腔带驰奔马，鳞甲摧残斩怒鲸。慎重阵前诸将帅，平湖一带是连营。

半壁金汤镇上流(宿为淮泗上游),忽惊小丑厉戈矛。冰花暗失旌旗彩,风风(点校者按:原件如此,疑误,应为“风雪”)遥催鼓角愁。坚阵一时成玉垒,全淮终古奠金瓯。须臾阴晦消除尽,晓日曛曛照九州。

炙 砚

气化蒸腾处,云烟变动时。却怜趋热性,顽到石犹知。

冬 日 湖 上

晚风斜日送奔湍,飒飒光阴怯倚阑。冰缺苔荒鸥背冷,枝阴叶下鹊声乾。火翻蟹眼轻红活,雪拂虾须积素残。何处闭门清卧士,炊烟朝断梦魂安。

北 风 行

坏云压野鸟不飞,破裘短褐冲寒威。木叶乱下碎如雨,力欲怒折松千围。黄蓬倒卷入天去,尘沙十斛堆征衣。万响杂沓乱我听,戈刃剑戟交加挥。疲驴踏冻四足裂,两耳帖背嘶何微。须臾大雪如掌落,万里一色飘纷霏。叩门直入即就榻,疲惫莫问寒与饥。窗外喧豗扰魂梦,梦里疑未寒庐归。朝来雪霁风色定,揉眸就日情依依。

弊庐叹

余旧典宅在涧河侧，居之越十载矣。癸亥冬日，宅主忽帅其家属麋至，坐食数日，勒加售值，无以应之，遂迫其妇死宅中。予憎此宅之凶，彼妇之惨，即以此宅畀其夫而去，不取直焉。感而有作。

寒风十月吹空林，数椽茅屋桑之阴。风卷白茅入桑径，补苴卒岁愁霜侵。旧居门巷倾城内，槐树风流望前辈。南城丝竹化烟云，莺花寂寂沉芜秽。涧侧迁来发尚垂，紫藤小院靠疏篱。闲骑竹马春风里，戏学弹棋暮雨时。吁嗟少小何知识，一家转眼添愁色（余年十一，先母即去世，而先叔及先大人相继没于此宅）。悲风千古蓼莪篇，入门使我心悽恻。鹁鸽音更判西东，垂白人方古屋中（时祖母帅一姬居此）。何处白云遮岵岵，只留芳树庇帘栊。树老年年秋叶落，明年扫叶人非昨。一枝修竹暂栖鹁，十载空巢翻夺鹄。波流云散事离奇，生死翻怜物态痴。清趣只如瓢去树，禅关参到地无锥。青毡迁徙原如故，太息蓬庐修几度。莫摘新秋补屋萝，更多早夏缘墙瓠。凄凄重过旧门庭，回首春来草又青。乌鸟有情还止屋，蠨蛸随意自穿棂。焉知天外桃源洞，安稳田园时抱甕。浮家直欲问渔郎，云水归来凭一梦。

题画

乱山雪后忘西东，策蹇人来野寺空。一点孤帆江外没，遥知蓑笠是渔翁。

途 中 口 占

晓日去匆匆，初惊落帽风。平沙盘健鹞，夹道走青骢。岸迴潮迴白，霜寒叶点红。云山秋色里，颇助据鞭雄。

和东坡梅花诗韵十首

半开能使朔风和，腊后春前补救多。再到亭台桃李盛，几人重问月如何？

云堦月地旧池台，把盏时催绿萼开。花满栏干人目去，风华分付与苍苔。

峭寒小院望春回，倚树徘徊开未开。近日诗怀都怯甚，阿谁驴背灞桥来。

寂寞人浇绿蚁尊，孤山几树待黄昏。而今只有褊褊鹤，何处能招粉蝶魂。

云气模糊雪未花，吟怀高寄此横斜。轻寒漠漠何人见，春在前村隔水家。

罗浮岭上万花开，不待人间好句催。雪满空山拳冻雀，芒鞋竹杖有僧来。

不着风尘肉与肌，天然超然是疏枝。餐英请学东篱例，定是人间俗骨医。

春风拂树乱花飞，小阁雕阑剩几枝。莫是高楼吹玉笛，可怜如雪扑帘时（蜀郡壁上有《梅花》诗云：“凭仗高楼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栏干。”）。

寂静禅宗色相清，此花此境更谁明。翻嫌索笑巡簷者，罨碍真如有情。

落落天涯何处家，即今疏月堊横斜（余旧宅有梅花一枝，既弃此宅，梅亦凋谢）。故乡昨有新来客，不向窗前问着花。

和坡公松风亭下梅花诗韵

松风亭下南海村，关山细雨悉断魂（坡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风流销歇五百载，何人倚树吟黄昏。嗟我瓣香窃私淑，万里遥境枕榔园。长条卧树料无有（坡诗云：“长条半落荔枝浦，卧树独秀枕榔园”），几经冬日春风温。余亦流落绿湖上，空庭阒寂悬朝暾。效顰辄复种疏树，幽香独领时闭门。夜半先生入清梦，梅疏月冷相忘言。梦醒明月不知处，明朝落蕊铺空樽。

再叠前韵

湖海不少梅花村，几人窥见冰雪魂。前身本是散花女，天公谪守寒林昏。鸕杯象板不喜见，寒霜寂寂依荒园。幸我孤踪有夙契，凌寒一盼诗肠温。蜡屐时时踏皓月，归卧不知东方暾。柴门扉清迥开几日，疑有缟袂来敲门。落日花满再独往，花神叹息人无言。瞥尔相视各大笑，繁枝何恋且倒樽。

再叠前韵

春风昔日溪上村，隔年芳树都返魂（陶氏家塾前有梅两株，颇繁盛）。吟鞭一别更几载，裊裊独立寒云昏。烟波来往幻如梦，眼前

繁缛多名园。所嗟嗜好与俗异，壶中浊酒空清温。一枝昨得故人赠，铜瓶插待茅簷暎。踈踈意态耐披领，片晌早入众妙门。萧条旧树不复见，对此还忆平生言。枝条昔有盟约在，百里遥为酬芳樽。

立春日题壁

岸然高寄此儒巾，入眼韶华又一新。毕卓甕边谁识我，仲宣楼上莫怀人。诗书久订年来伴，花鸟徐凉客里春。举首不知三界阔，漫天风雪苦吟身。

岁暮舅氏见招舟中口占

秋鸿社燕本忘形，来往云天迹未停。渔网影从斜日晒，樵斤声送隔林听。村烟入暮微飘白，岸柳先春略逗青。料得倚柯凝盼久，扁舟已过几鸥汀。

题梅花画扇

园中几日时相见，万点纷飞色不同。一写芳魂上君扇，春风不怨怨秋风。

赠丁葆初(因培,旧同砚席)

数年把袂两无心,翻入风尘问赏音。今日石边同一笑,梅花无语月华深。

渡射陂 (甲子)

归棹晚逾急,东风生怒涛。人烟迷一角,水力挣千篙。南浦波才绿,东山月渐高。遥闻渔唱动,长笑此身劳。

夕照荡春水,扁舟十里风。草归孤屿绿,霞翦半帆红。早岁经残蠹,经年作断蓬。输他双燕子,稳坐旧帘栊。

王丈邀看牡丹,醉后留赠

轻寒微雨百五天(牡丹一名“百五”),主人家住花溪边。渔溪一曲花为堵,主人种花识花谱。槛外花头大似盘,清香十里飞亭午。去年曾约访柴扉,酒甕茶瓯碧四围。坐久不知香入席,时看花片上人衣。东风昨夜归何急,遥知花砌铺狼藉。主人自说怨封姨,满地绛英深二尺。去年花事胜今年,今年人尚饮花前。明年花比今年好,人去花开谁醉倒。年年但得醉花丛,花魂人意相缭绕。吁嗟呼!姚黄魏紫斗春风,谁使披枝色相空。种花主人知此意,残红飘尽犹沉醉。抽毫授简爱我狂,我爱花唯累十觞。举觞倾首攀芳树,可怜莫放春归去。

折 杨 柳

折柳送郎行，依依立长坂。柳折明年生，郎去何时返。

别林蕴山，用明朱文恪《远别辞》韵

帆嫋嫋兮波悠悠，怀佳人兮春复秋。得新知兮握手（是日在止泉舅氏处初晤），惟风雨兮淹留。陟彼岵兮菸无色，尔与我兮共衔恤（林正奉其尊君讳），仰苍天兮如何？伤余心兮离别。登禹门兮鱼为龙，感不遇兮心忡忡。既疲曳兮处此，纷飘泊兮云鸿。渺渺兮关山，劳劳兮车马。不见君兮思忧伤，既见君兮心藏写。来胡为兮栖迟，去胡为兮夷犹。挥手一去兮不可以久恋，唯好修以为常兮，足慰天末之离愁。

舟 中 即 事

又听长堤起櫂歌，此身端合住烟波。当桥酒市篙师熟，隔浦炊烟钓子多。好梦不嫌醒后失，流年都向静中磨。蓑衣箬笠真吾侣，不见当时老志和。

射 陂 放 舟

秃树倚湖天，蒹葭铺万顷。独立悄无人，斜风吹钓艇。

杂 诗

雍门见孟尝，发声已啜泣。大哉死生际，此感最无极。庄叟警世人，昼夜一呼吸。我则谓死生，了不分畛域。若作昼夜观，犹判日出入。生不必光明，死岂遽昏黑？愚矣人之生，言死必变色。是知已死后，亦不求生急。何如忘生死，昼夜两不识。造化委自然，于我何相及。

吾钦鬼谷子，寂寂居空山。当时仪秦辈，来居弟子班。偶得捭阖术，杖策叩雄关。何不亦奋起，笑傲七雄间。而乃友麋鹿，清溪高卧闲。乃知避世乐，胸境超人寰。视彼二三子，胡为妾妇颜。

春风振庭树，桃李何鲜妍。占此满园色，含笑艳阳前。白日忽已晚，佳人空远天。时恐秋节至，零落众卉先。立身苦不早，感此独悠然。君看南山竹，苍劲取谁怜。

画 梅

前身应是住瑶台，一样江村树树开。看到地荒天迥处，有人和月立莓苔。

五月五日饮周春和宅

兰桡随意访柴关，身世权留一日闲。佳节但能成主客，烟波何事忆家山。綵绳我系尘中脚，蒲酒谁蚩醉后颜。两岸柳丝牵不住，片帆又共片云边。

万树梨花淡月痕，平湖咫尺旧交存（余旧与春和订交于金庄，庄舍梨花最盛）。孤蓬卧雨人移棹，小市提壶客到门。墨走蛇龙诗颇健，舞残鸂鶒酒犹温。子猷清兴时时在，不待空山雪满村。

舅氏书来，作此却寄

细雨斜风别酒尊，黄梅千树隔离魂。舟行野浦秧歌远，人叩柴扉夜色昏。一室自穿桑氏砚，阿谁都助阮修婚（朗陵兄时初授室，即在舅氏宅旁）。篠骖风物嗟非昨，莫问庭前旧犊禛。

蓬门几日锁青苔，远水初惊尺鲤来。说法正传摩诘病，题名空望谪仙才（时省试在途，舅氏书中颇讯近诣）。射陂暮雨扁舟急，白下秋岚晚树开。犹有青山游兴否？西风一到便相催。

题《五老图》

云霞深处即仙寰，怪石长松啸傲间。一幅真图何处写，拟从雪后看庐山。

问 燕

余居此烟水中二载矣，是秋归志已决，聊设为问答，以明素志。画梁不惜借乌衣，肯使成巢素愿违。料得年年簷下寄，如何云水只言归？

代 燕 答

愁来无语立帘栊，故国偏萦短梦中。也解主人情自熟，逼余高举是秋风。

六 月 晦 日

孤月落何处，徘徊庭院空。罗帷如有待，今夜起秋风。未惊三霄鹤，先听四壁虫。微茫一叶落，凉意到孤桐。

河 干 留 别 朗 陵 兄

半幅蒲帆黯黯愁，破琴古剑一扁舟。文章何物能憎命，少小无家且好游。风雪马陵人度腊，烟霞牛首雁惊秋（兄去冬沭邑度岁，余此时又将赴省）。行踪南北劳相忆，夜雨连床肖子由。

题 画

石意当秋洁，云岩入暮间。隔林残照里，仿佛旧柴关。

维扬即事

江南春色借维扬，暂把风流问蜀冈。芍药可能知宰相，琼花谁道误君王。柳中池馆新吹笛，水外楼台旧系航。莫问司勳游赏兴，二分明月正茫茫。

真州

才入真州路，诸山揖座迎。浪从扬子激，树认秣陵横。沙浅迟盐舶，江清接县城。赋诗台下望，衰草动幽情（州有曹子桓听诗台）。

江中望摄山

片帆飞出纱幔洲，突开万顷奔洪流。隔江山色照眉宇，分明画出平远秋。推蓬看山若奔马，连峰不辨高与下。东西蜿蜒如游龙，山痕江色争明冶。榜人向我指一山，意态绰约云烟间。回顾众山黯无色，天然奇妙超人寰。离山百里棹孤艇，山脚长江倒山影。一峰孤绝出天际，云是峻嶒最高顶。初行我望山，渐觉山近我。侵晓开帆日薄西，始见层峦当画舸。看山我在篷底眠，不知浪花高入船。浪平渐影秣陵树，爱此云峰不能去。举头燕子西飞来，万帆齐向危矶住。

月夜登燕子矶

真州城外千层浪，燕子矶头百尺松。独上危峰看江月，天风吹度隔江钟。

石城杂感

国玺才归豎，紫盖早奔皓。此座设何为，水中龙正矫。中兴有夷吾，乃惭苏武节。郭默客中郎，公其遵养贼。桓元不如温，窃器适自陷。彝也如有知，结恨过郗鉴。

泰始讳白门，永泰好衣赤。前后两明帝，疑忌竟同癖。曜灵可养驴，新安自煮狗。毋嗟阅柳堂，犹自种杨柳。椽桷画铃日，莲花帖地时。拙应嗤武帝，何不用琉璃。

胸中万卷书，未曾救一死。嗟哉梁正士，胡亦至于此。宝卷敬蒋帝，叔宝为佛奴。何来朱衣人，厌此须传菰。

桃叶复桃叶，早迎过江楫。江头王气修，黄尘飞皂笮。零乱霓裳曲，牙笙玉板间。月明回首望，莫唱念家山。

金川门者谁，来者幸为朕。可怜齐与夷，枉作晁家令。昼夜急征歌，谁作新亭泣。靖南剧忠勇，翻御宣南卒。歌舞青溪倦，楼台旧院休。秦淮呜咽水，不止六朝愁。

莫愁湖

更无海燕栖粧榭，祇看衰鸿满奕楼。千古英雄儿女泪，平分万

顷碧湖秋(莫愁湖旧为中山西园,中有楼三间,相传王与太祖奕棋于此地)。

秋 海 棠

记曾相见画栏旁,又伴枫红与菊黄。莫认秋来唯是泪,纵教春到亦无香。韶华历遍都成梦,莺蝶重寻合断肠(花一名“断肠”)。冷落柴门斜月里,更谁烧烛照红装。

吊方正学祠

干戈有恨起天家,痛哭声传殿上哗。自古词臣司禅让,那闻新主见衰麻。鸱鸢室毁周宗迫,吴楚兵连汉策差。未忍重搜深虑论,秦淮呜咽激平沙。

管钥谁教启北门,独将十族报天恩。先生乃欲与家事,庄士空留佐子孙。深虑论难回世变,清君侧已失忠魂。伤心华表千年鹤,犹说当时有哲昆(正学弟孝友云:“华表柱头千年鹤,梦魂依旧到家山”)。

真州舟次晤新安江君铭赴省,抵寓后 过从累日,临别柬赠

江干月落烟蒙蒙,吴船逆上乘长风。榜人欸乃不得住,蒲帆饱曳张如弓。岂知天意若有待,雨气忽锁山巃嵒。风迴棹转泊江渚,镇

日钝置情谁通。千里遇合不及料，同舟仙侣今始逢。移棹就之讯所自，家住黄浦东南峰。丰采照耀出云表，独居座上神从容。覩面相失耻聒聒，急前问讯披心胸。推倒一世古同甫，论者谁足当纵横。以此巨才出问世，虎气腾达纯钩锋。秋江几度屐蹻困，行踪落落如飞蓬。即今奔走急秋赋，豪气喷涌宜摩空。先生所养出天性，万人之敌谈笑中。寒星满江且高会，举觞一吸疑长虹。嗟我秣陵看山色，屐齿再折心尚雄。名场恣肆少年态，对君慷慨铭私衷。自慨论交束发日，蜗居局促淮之东。旧雨回首不可数，新友投契无如公。转眼关山赴吴会（江归途，必由苏杭），寒霜冷落江头枫。别绪苍茫寄不得，碧云迢递无诗筒。明年风日淮阴市，公车直上行如龙。一鞭若动故人思，愿君为我停青骢（江即于是领乡荐）。

月夜登燕子矶

归舟初泊寺鐘残，清景还从静夜看（前系舟时，亦于月夜登此绝顶）。一线江波天外走，半江风色树梢寒。苔铺小径客行仄，月满禅关僧梦安。下界苍茫不可视，万橹点点是沙滩。

三次渡江皆不及游金山，怅然赋此

过江看山如选画，磨洗双瞳尘不挂。平山堂上数群山，已觉意态披心颜。江声直向东南走，中流壁立一峰陡。山腰寺门临江开，洪涛四面喧如雷。鱼龙腾跋水怒涌，仰视突兀不少动。楼台三层塔七层，中流倒映长明灯。眼底金翠纷五色，玉局清游壮诗魄。我行到此发素狂，叩舷绝叫思蹇裳。同游牵时不得出，孤负当时好风日。此山

岂是蓬莱山，行舟到此风引还。不然仍是丹青色，第可坐卧观其侧。终当直跻妙高顶，中冷一勺煎新茗。驾舟更上海门峰（焦山一名海门峰），晓看日出扶桑东。

古意赠黄蔚雯

西方有佳人，美拟秦罗敷。十三织锦缎，十四裁罗襦。十五弹琵琶，音曲何清徐。修眉浮连娟，远山天一隅。回眸露皓齿，一笑增丽都。葳蕤垂云翘，綵繚曳长裾。徘徊大野中，倏忽光景殊。恨无良媒通，震荡心不愉。良缘本有在，一朝降庭除。携手追古欢，绸缪为清娱。感叹不能言，执子唯贱躯。中怀未及申，飏然归旧庐。再拜前致词，为我立斯须。鸩媒杂踏来，新知毋相渝。感予长太息，泪下衣沾濡。努力各自爱，毋使春华徂。

送金希文（士显，阜邑人）

落叶苍冥满金井，霜堆老屋一灯冷。故人来作深夜谈，月转方知夜已丙。紫薇花外凉月归，隔牖枯棋声正微。棋声不断月影落，寒风颯颯侵人衣。眼前风月只如此，一枰陈迹转瞬耳。回忆少年欢笑时，欢笑年年如流水。水自流，人自愁，君家梨树对芳沟。梨花三月飘香处，即今虬枝老干摇清秋。垂髫情态不可记，窗前笔塚成高丘（余童时曾就其家塾读书）。十年蜡屐一故我，江山处处烟霞锁（时正报罢）。游遍红尘染素衣，秋风襌被计何左。榼有酒，囊有诗，茫茫六合谁相知。回顾残棋未了局，颠倒黑白吾真痴。明朝送君出长道，满地严霜旭日好。日高霜尽不见君，历落马蹄即秋草。

哀游子

友人金君久客京师，闻母殇始归。归后欲于梦中一见其母而不可得，哀毁之，见者怆然。作诗唁之。

驱车出门登古丘，侧身北望增烦忧。红尘蔽天碧云合，游子不来心悠悠。游子昨从燕蓟归，去来裘马都轻肥。停鞭下马入门看，慈母不见空庭闹。儿未来，母何往？此生相见只泉壤。夜台寂寂问谁住，儿欲逢亲惟梦想。青灯冥冥，孤梦无灵。亲兮不见，儿梦空醒。儿心如擣，儿病欲槁。仰天疾首问苍昊。吁嗟一梦空承颜，曷如单车不上长安道。呜呼，曷如单车不上长安道！

螭寄轩诗

食李井有螭，饮泉垤有蚓。物生斯世间，嗜欲孰灰泯。大哉蚊之睫，螭居未觉窘。稍可托足居，灿如列轩楯。嗤彼槐下驹，筑植太勤敏。高下防雨风，彼此判畦畛。一朝颓然倾，苦为群动哂。得寄此巢中，所寄且未稳。嗟吾生太愚，行止性蠢蠢。以吾置斯庐，罕譬本平允。优游诗酒间，聊以养元牝。

梅花画扇

蒋山寺外千峰雪，东阁簷前梅树春。欲折一枝情脉脉，不知天末赠何人？

孟冬重过射陂留宿题壁

临溪茅屋柳成阴，三载青毡寄兴深。风雨竟忘贫彻骨，文章莫问俗知音。一窗灯火谁分梦，十里湖天让独吟。明岁海棠香满地，猖狂空记客披襟。

留别周协和

风雨留今夕，萧萧古渡头。壮心时向日，病骨尚惊秋（周客岁一病濒死）。直肖先民例，贫为我辈尤。年来感杯酒（周以肺病止酒），何以遣离愁。

石 城 柳

白门往恨雨萧萧，十里青溪柳万条。今日江头秋色里，夕阳低挂石城桥。

烟姿雨态不禁秋，未到秋来亦惹愁。谢却粧楼与紫陌，不如闲系打鱼舟。

采 莲 曲

江南采莲女，绣袂飘摇举。采莲只采花，谁怜心最苦。

善哉行

出门苦悲，入门苦饥。茕茕儿女，泪滴我衣。太行山高，黄河水深。欲往车折，欲渡舟沉。仰视明月，月高星稀。悲风无情，惊我罗帏。翩翩黄鹄，罗列成行。欲鸣不鸣，哀闻穹苍。

独漉篇

独漉独漉，雪没马足。马寒骨折，人冻舌结。早知为客苦，不如居乡土。乡土市上儿，欺我忍朝饥。黄金络马过我门，笑我妻帑卧牛衣。妻帑啼，父母羞。朝卧蓬蒿，暮谒王侯。功名何日，怒问吴钩。

临高台

临高台，台高远望，见洞庭之山，潇湘之水。传闻古有二妃子，南行苍梧止于是。参差一声动人魂，竹泪斑斑尚可指。临高台，台高多风霜，帝乡在何处，山川郁苍苍。如何对此不举觞，使我四顾心茫茫。

艳歌行

南海双燕栖我梁，朝飞暮宿依洞房。白玉为门金为堂，兰棖桂栋含芬芳。以椒涂壁锦衣墙，悬黎火齐何辉煌。翠帘银蒜飘铿锵，鸣

声上下飞翱翔。出入毛羽生辉光，主人之恩不可忘。得成巢穴君之旁，秋风昨夜吹幕凉。且将远别度关梁，祝君百岁和且康，华堂安坐乐未央。

王 孙 行

别去花犹在，今看满地飞。报君花已落，未敢劝君归。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双袖满啼痕。思君如白日，只怕近黄昏。

猛 虎 行

朝避猛虎，夕避猛虎。日日猛虎在眼前，磨牙吮血生忧汝。我欲杀虎，剑不在腰，皇天又不听余之悲号。田疆冶子古所有，尔虎亦死他人手，此时牙爪犹在否？丰草深，长林黑，尔虎何不早避迹，草间狐兔足尔食。

煌煌京洛行

煌煌京洛中，城阙连天起。台楼接鹄观，复道通兰庑。万户平旦钟，三条日中市。白马兜锦鞯，此是谁家子。朝游许史门，暮接萧朱

里。红罗舞态凉，绿水歌声靡。华屋敞金轩，群盘脍玉鲤。门前羽盖高，道上骅骝驶。已从拾弹儿，更待弹箏妓。得此一朝乐，亦胜乡里死。

白 纛 歌

阳春晚晚天气清，芳园桃李飞红英。今朝合坐弹秦箏，更舞白纛应紫笙。罗裳着地飘华纓，飞髻迅绝鸿鸾惊。葳蕤逌馭曲赴程，纒罗飘胸风无声。瑰姿妙态天所成，七盘舞手何足名。感君盛德身命轻，敢将妙伎抒精诚，胡为傍徨中含情。

妾 薄 命

妾颜如春花，妾命如秋草。花草自多情，妾身空复老。

送蔡汝砺(若金，宿迁人，往阜邑过此)

一别惊初见，风光记五年。羽鳞还蹭蹬，心事耻孤骞(时省试甫报罢)。谊教先人旧，贫从我辈先。相逢不醉倒，惆怅菊花天。

宦海清游久，江山入一囊。雄才自潇洒，傲骨振颓唐。却返韬雄剑，躬耕乐故乡。可留半亩秫，相访好倾觞。

门户都非旧，重来增浩叹。涸谁怜射鲋，饥亦到苍鹰。风雨愁黄浦，关山问马陵。迢迢大河隔，离绪共青灯。

残 菊

三径重来兴尚饶，重阳风雨渐飘萧。一空色相神原淡，乍谢秣纤骨愈超。衰鬓喜于高士称，芳醅羞向故人招。东篱明日愁摇落，急与银屏仔细描。

季秋问蔚雯疾，归宿胡荫南宅留 赠，兼与蔚雯(时报罢十余日)

江湖豪气落杯酒，吾生命定牛马走。抚膺计忆同心人，戛然酒杯堕吾手。酒酣拔剑歌徘徊，故人门户封苍苔。蹇裳访之踏素月，眼底未有如君才。君才奇特不可测，六月培风且暂息。忧怀不为良友伸，一庭荒草锁秋色。秋风秋雨意何如？病鹤褫褫翎不舒。回看跋浪烧尾客，已将腾蹕登公车。多情懒见故人面，寂寂窗尘堆几砚。我将饥驱游四方，顾此形骸鸟知倦。却还访旧来茅堂，中有一人诗酒狂。门前无客可罗雀，座上为我犹倾觞。倾觞醉倒两无语，风雨萧萧且闭户。

老 将

年少勳传细柳屯，先拚马革得酬恩。霜明旗影名惊熟，夜冷刀瘢手历扞。百战余生承主眷，四夷穷寇讶吾存。楼兰重镇资元老，却笑鸣鸣乞玉门。

多少偏裨作总戎，不侯未敢怨天公。清凉端合称居士，矍铄当

时只此翁。共说邯郸增斗饭，已闻燕市卖青骢。太平余勇何须贾，独上南山射塞鸿。

竹 院 （乙丑）

春意入新竹，濯濯一庭绿。朝夕闻清音，晤言媚幽独。阴浓月到迟，径僻风来曲。燕雀勿相过，留待鸾凤宿。

草色满芳城，幽怀强半生。似将鸣鸟意，都入故人情。雪雁留前印，汀鸥狎旧盟。蓬门开不厌，把臂气纵横。

读《楚辞》

山鬼衣新惊暮夜，女媭砧急咽秋阴。当时一掬灵均泪，付与潇湘流到今。

招魂宋玉招安往，痛哭长沙哭亦休。掩卷三思思不得，一庭风竹似深秋。

与 黄 蔚 雯

良友欲一遇，譬如夜待晓。谈笑博清欢，天日觉开皎。落日寒风来，竹院聚归鸟。一灯伴人孤，相思自缭绕。梦里忽相逢，海澜蓬莱小。

前日我访君，君出安所之？入门虚无人，风吹帘外枝。草色绿上阶，落花挂游丝。自顾若孤鸟，恻恻空林时。今日闻君来，白云封轩

幄。只此咫尺分，离情知未知(蔚雯访余亦不遇)?

朔风吹空城，两次叩君关。匆匆忽告归，颇嫌来往艰。今春易息壤，近在庭户间。所往与意违，迥若夷与蛮。转眼饯阳春，花落满空山。把卷急相过，莫待残红翻。

饮蔚雯宅

蓬莱仙人乘鸾车，翠旗羽盖降君家。琉璃之盏进行酒，红衫一曲星汉斜。星汉斜兮月如水，主人醉客情何已。归来月落露沾衣，谁家萋萋幽梦里。

寄怀周协和

寒霜霏终袍，孤舟耿别思(客冬留别协和于射陂上)。风吹湖上波，化作离人泪。阳春倏告归，攀条惜憔悴。眷言素心人，独坐养深邃。欲求双鲤鱼，淼淼愁难寄。湖水高如天，烟波空晚翠。

驱车入都市，交游不可数。握手意气豪，历落照今古。高歌追雍门，杯酒壮赵土。游宴若浮云，风尘尽尔汝。乃知同心人，仓猝未可许。却望绿湖滨，思君愈延伫。

浔阳琵琶图

声声哀怨出波间，淼淼长江去不还。翻是有情听不得，凄凉试看白香山。

泪(和义山韵)

情长不惜湿春罗，幽咽无声若逝波。班马催人尊畔积，荒鸡破梦枕边多。满堂烛影皆愁色，一夜鹃啼当怨歌。怅望天涯收不得，何人归路送鸣珂。

闲居(和义山韵)

江鱼朔雁去悠悠，月地云阶总是愁。料得窗前木兰树，昨夜风雨不胜秋。

莲花(和义山韵)

香色竟如此，幽人意若何。晨光金井艳，凉意翠帘过。接叶裁褰褊，浮筒当叵罗。隔波红袂举，袅袅是吴歌。

蜂(和义山韵)

十十珠帘曲曲通，结媒来往是何穷。草深自爱连朝雨，花落频憎昨夜风。深入不须愁管小，群居何遽虑衙空。清香抱得归应好，莫恋嫣红姹紫中。

蝶(和义山韵)

轻憎永昼阴,故绕画帘深。贴剩梅粧粉,飘随柳线金。莺捎应有态,蜂闹觉无心。爱得君双翅,迴环写醉吟。

月(和义山韵)

携手指云边,回头竟可怜。今宵松影里,旧约桂花天。幌卷涵光直,窗灵挹彩圆。若云千里共,此意向婵娟。

肠(和义山韵)

便欲抛离恨,迴肠奈尔何。倾应减泪久,断愈着愁多。望迥茫茫梦,情长曲曲波。纏绵殊拟柳,虚直未如荷。蚕缚悲春尽,猿啼怨岭峨。柔情幽女寂,热恨俗流过。□以玲珑舞,舒将宛转歌。欲言翻自结,尺素又传讹。

灯(和义山韵)

良宵如问价,芳景壁间泉。色莫目风施,光还带月流。寒霜明老屋,疏雨隔危楼。镜掩云翘摘,帘垂蒜押收。鼠窥空自黠,蛾扑正无忧。鳞次摊书收,模糊读画休。谈深雕几倦,梦破琐窗愁。谁正憎人见,依稀醉颊羞。

燕 歌 行

燕赵有少年，结交满天下。东原去挟弹，西郊日驰马。酒酣执手剖肺腑，明日驱车游长安。手斩市头轻薄儿，朝游胡燕夕反颜。男儿结交贵意气，富贵贫贱何足异？此间恩怨纷如毛，但取腰间莲锷利。

咏 史

李陵出天汉，独麾五千兵。矢尽张空券，壮气摩太清。当时重立节，一死何如生。力欲雪汉仇，乃堕陇西声。孑身陷异域，谁与返戈争？时势异鲁越，焉慕曹范名。志大转受辱，妻子为鲸鲵。咄哉姜伯约，失节功不成。千古壮士恨，岂独一少卿？

富贵亲戚趋，贫贱宾客去。每当田窦时，辄怀灌仲孺。不辞同产服，独感魏其遇。貂紫四座开，放眼凌亲故。口叱儿女语，面折将军怒。即此杯酒豪，雷奔与电赴。谁欤末座间，咕囁正依附。

龙门传滑稽，后代称近古。兰台序得人，遂与将相伍。乃知滑稽固亦谏诤补。曼倩诙笑才，少孺非其侣（班固《公孙宏传》赞云：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咋牙应如响，侏儒泣如缕。聊施射复奇，岂逞切肉武。一谏上林筑，再斥狗马蛊。执戟呼斩偃，杰傲气如虎。徒目以滑稽，毋乃失心膂。眼前宏宽辈，行步第踟旅。

东京数才藻，首自冯敬通。每怀凌云志，慷慨轻王公。幅巾未急就，亦矢故主忠。晚遭戚党锢，贫贱难为工。闭门竟埽轨，跌宕文史中。君看鲍君长，已乘司马骢（衍初与鲍永同奔光武，及永贵，衍终不用）。才非落落石，徒以蓬茆终。长歌显志赋，岂曰文致穷。

山林有夙志，斯风振严周。羊裘钓大泽，著书安所求。蝉蜕委尘

世,富贵如轻沤。帝王尚不顾,安考灵台猷(范升欲与周党考道云台下)。骑龙弄凤人,远作云中游。岂令小儿女,亦知韩伯休。

范式为死交,郅恽尚生友。吾怪张元伯,落落太分割。是时重古道,把臂即无负(朱恽事)。岂知朱公叔,绝交鄙握手。风尘纳饮豪,意气壮杯酒。转瞬判荣悴,谁是萧朱厚?次回所论高,此意吾将守。

斋居杂咏

蝶

碧瓦复红墙,临风态最狂。人间皆粉本,多事是滕王。

蜻蜓

落日钓丝柔,清风别墅幽。悲无海上意,未肯逐君居。

蜂

意懒缘红减,腰肥爱绿添。风光辛苦里,所得为谁甜。

蝇

席上弹何限,窗前舞亦嫌。不须愁遽集,知我剑锋铗。

蚊

山负成虚幻,雷轰亦混淆。漂流吾已甚,不假睫为巢。

蛾

但有投明意，都成蹈险时。兰膏方潋潋，试照旧宫眉。

蜘蛛

草阁与苔阶，尘飞复雾埋。可怜据要地，罗网任君排。

蛙

鼓吹迎门积，官私夹道争。也知非净土，虚作梵经声。

秋夜

竹边暑昨涤，枕上秋先知。披衣步庭际，残月未来时。已乖闭门愿，复起遥天思。忽惊露华重，孤鹤警埕墀。

怀里中诸子用癸亥年韵

陈大锡蕃

回首桑阴梦境迢，参差人影隔河招。须拈斗室敲诗劲，螯捉残灯贯酒浇。篱落平分三亩宅（陈新割宅之半与李氏住），秋光新到几条桥。后园菘韭荒芜甚，岁晚愁离慰寂寥（其后圃亦与他姓）。

张大荣安

片片秋花当锦茵，溪桥休拟卜居新（张又欲移居）。夜寒径有敲门客，草长庭稀问字人。诗到深秋知气壮，仙逢我辈亦才贫（每与凡

仙唱酬，仙诗皆平平，无足观)。联裾踏醉朝朝事，眼底何人识性真。

商二相巫

突然长啸掷金杯，奇气飞腾日万回。醉墨落笺虹睨海，雄谈压坐蛰惊雷。(缺二句)莫问盃中明日米，新歌为尔正低徊。

郭三景蘧

深秋人影瘦于诗，客景凄清只子知。小阁醉吟荒昼课，画船钗钿隔春思(郭尝有句云：“琵琶江上月，钗钿座中春”)。黑甜寄梦应成癖，青眼逢人自悔痴。我欲拟君丰媵致，落梅千点问徐熙。

中秋感怀

客舍年年景物清，蟾蜍又见转残更。遥天为照三秋梦，尘眼如添十倍明。不觉露华全到袂，阿谁庭院正调笙，相思五处人何见，独有姮娥鉴此情(香山有诗云：“一夜相思五处同”抚膺思之，余正不啻此也)。

华堂风露一觞飞，荏苒年华愿尚违。秋满关山休倚槛，夜凉楼阁欲添衣。空怀江上骑鲸健，且向山中剥蟹肥。踏月去寻溪外友，桂花摇落又空归(是晚寻锡蕃、相巫、荣安皆不值)。

月色才临水上楼，空庭景已十分幽。藕菱记忆儿童乐，饼餠消磨锁院秋(客岁是夜正在闹中)。往梦都随吴水逝，新欢任逐楚云流。年来自喜诗怀健，壁垒坚深足御愁。

九日寄里中诸子

中秋佳兴记昂藏，逝者如斯隙里光。高阁风寒人易醉，南园秋老蝶犹忙。双螯何处刚分席，五字今朝合擅场。输却故乡清绝景，商生酒政郭诗狂（谓相巫、景蓬）。

季秋展先大人墓

孤儿襁被久佣书，硯食今年近故居。屋老只看槐落地（余先世旧居在城南都宪坊，中有“槐荫书屋”），荒坟空望柳牵裾（坟边旧植柳一、二株，近亦凋谢）。悬枝杜宇啼何急，毁室鸱鸢性不除（慨家难也）。回首膝前魂已断，不堪风景四年余。

天教蜗舍委莓苔，破屋谁知伏祸胎。身作浮荡拚泛海，名如瓦釜枉鸣雷。青袍未洗看山耻，黄土应增负米哀。幸得北堂人健在，东南一望白云开。

一身何惜少无家，恻恻惊心是岁华。除夕无情负椒酒，清明有恨到风花。眼前佳节肠空断，身后椎牛语亦差。稍喜阿兄巢甫就，破庐心尚属天涯（朗陵兄近有远出之志）。

三尺横斜委败榛，松深月黑总伤神。代更碑碣文都蚀，地旷薪樵禁不伸。祇借沟封戒行客（墓在城南，为乡邑要路，来往践踏甚多，将以沟界之），自惭庐墓古何人。衫痕检点余清泪，昨夜音容梦未真。

久怀陶氏昆季，中秋后始克一往， 临别感赋

岁尽榻犹下，春还袂忽分（客岁在陶宅家塾几两月）。学疏惭见友，身贱耻论文。锦有谁相割，香无土可薰。十年磨砚志，岑寂竟无闻。

微雨涤残暑，幽人朝闭关。长歌凭鹤记，短梦傍松闲。明月一庭积，暮云千里还。所思人不见，桂子落空山。

晓日一鞭出，露华朝尚凝。道争新坠栗，林染半黄橙。远水闲渔网，西风上稻塍。谁家魁芋熟，煖意正蒸腾。

半载不来此，林园趣若何？故人敲白板，良夜托清歌。月浸霜前菊，苔封雨后莎。年来压尘俗，斯地可披蓑。

屈指三秋约，重来径不荒。新凉归枕簟，旧雨恋池塘。作客空张俭，虚名误孝章。稽山留旧伴，知我酒徒狂。

去去同袍子，浮休寄此身。鹅笼空坐我，鹰隼只随人。肝肾雕何益。毫光鉴未真。无人寄囊枣，为一问前因。

九月初旬始闻雁

引领龙堆望，青霜几夕催。緘愁孤月寂，破梦一声来。野渚何人泊，寒云为尔开。登高谋一醉，嘹唳莫清哀。

知尔迟迟意，秋深苦恋乡。不堪风信紧，历此梦天长。塞北都霜雪，江南尚稻粱。遥知先路者，早晚只衡湘。

沟 中 水

沟中水，何潺潺？东复西，何时还？云出东，岑不归，山雨落平田，不上天。故人向我嗔，谓我重新人。故人颜色好，已故不如新。自从入君门，贫贱甘如饴。请当长跪从此辞，蹀躞系恋徒尔为。且看山中云，作雨归芳沟。沟水一去东西流，云兮云兮空悠悠。我闻此语惨不乐，人情何得分厚薄。抛却故人求新人，新人转眼必非昨。长揖谢故人，听我一言诉。我实无新人，故人勿言去。请看鸠呼晴妇唤雨，朝朝暮暮伴其侣。食贫居贱不可忘。毋为决绝悲中肠，庐江小吏吾所伤。

城 南 即 事

亭皋堆木叶，风景逼残秋。冈远藏林暗，川淤夺岸流。提壶人到驿，鸣铎鸟归楼。岁歉谋生急，何人事薄游。

插天华表立，回首迹都陈。道古松为界，村孤墓作邻。日留鸦背景，风急马蹄尘。归市喧方甚，谁为物外身。

幽人爱小立，风定远钟闻。雁入前村雨，鸥翻隔浦云。估岸随树曲，樵路及溪分。便作诛茅计，甘为抱甕勤。

新月逗城缺，纤光已自清。鸦催将落日，鸠妬隔朝晴。水近园蔬秀，碑残墓道争。归途忘寂寞，野老正相迎。

落日嗟行役，尖风上客衣。暮先松里寺，凉到水边扉。僧远和云去，人闲带月归。百年邱垄地，回顾尚依依。

杂 诗

宫人戟刈葵，盲者镜盖卮。所得非所用，焉能宝异之。光华不自惜，徒增按剑嗤。所以抱璞人，不脱囊中锥。

兰英缀春光，菊露淡秋实。幽人坐空山，抱膝时终日。感此岩谷芳，自负崑奇质。日暮佳人遥，寒风起虚室。草木本无心，何惜时萧瑟。

独 夜

独坐不愁寂，楼头雁正来。窗虚霜压竹，阶冷月封苔。为有萧疏意，应成护落材。年深淹朽蠹，愧此一编开。

况有怀人意，残灯照客愁。云山迷薄暮，诗酒隔新秋。雨洗桐外月，风归竹外楼。何当埽三径，终日对羊裘。

又与重阳别，匆匆过隙尘。笛飞楼上怨，诗入枕边新。埽冷鸡窥月，灯微鼠傍人。关山无远梦，鐘鼓莫催晨。

喜 雨

俱丑森然立，村巫舞不辞。蛟龙驱大壑，风雨送归旗。城郭秋容黯，郊原麦意滋。夜窗三月寂，亦喜尔催诗。

题《卷施阁诗》后

秋风习习西北来，先声已到屋角槐。纸窗黑漆灯穗绿，有客方歌肠断曲。长歌一声以当哭，那堪再执公诗读。公才何盘盘，公诗何凄凄。市头舞壮士，舟中泣寡妻。重城十万户中之鸡鸣，对此疑作膈膊啼。我欲掩卷思，搔首愈悽惻。千秋万岁以来之血泪，被公化作笔头墨。墨痕喷薄不复惜，披胸一泻归无极。同时作者孙与张，孙何清健张何狂。共作云龙上下翔，张非公敌孙相当。海内历落数公者，谈诗纵酒继风雅。公自谓学骑鲸人，此语虽出和者寡。公之落笔终有神，谁敢非公非诗人。奇气勃发动十指，沙出积石江出岷。况遣江山壮诗魄，两足历遍楚、粤、燕、齐、秦。读公诗，悲公遇，已废蓼莪诗，更歌穷鸟赋。早闻魏舒依外家，长如王粲客京华。关山霜雪欺两鬓，四十方看琼林花。琼林花发萱草折，孤儿泣下都成血。古屋机声灯影间，垂髻风物添呜咽。稜稜玉骨不可磨，寒酸久已心如铁。长呼闾阖肝胆披，投荒就死甘如饴。群僚顾之惊且走，孰料圣恩祇夺词臣绶。万里归来白发多，把臂村童与山叟。我欲拟公洛阳之贾生，长沙有恨公能平。我欲拟公柳州之司户，刘生下第公气吐。三百年前明之杨，巍然甲弟生辉光。奉天一哭行蛮荒，零烟嶂雨途路长。文章气节差颀颀，诗歌奇崛尤相方。公之所遇竟如此，卷施阁里心已死。公能寸草报春晖，伤心我尚茕茕子。傭书有似公少年，数年未雪瓶罍耻。束发读公藩邸书，手蹉足踊心烦纡。近知公好唯酒徒，安得过公黄公垆。及公未老从公娱，举觞大酹歌黄虞。酒酣执笔喷珠玑，好视天下咕哔儒。

落 叶

洞庭几日动微波，黯淡秋容到碧柯。扫径日斜僧灶冷，打窗风紧客斋多。每寻斗酒春禽乐，时有山樵晚迳过。一曲哀蝉人已怨，吹蓬莫更起清歌。

乍见犹复恋枝条，回首繁华梦亦销。红日半林村寺出，丹枫一路酒家遥。齐惊山骨撑青翠，翻怪天心爱寂寥。送尽乌衣迎尽雁，光阴分付水迢迢。

淅淅寒风漠漠天，有人还忆绿阴眠。但留古干依然我，才脱尘根即是仙。踪迹已无痴蝶惜，心情不受暮鸦怜。明春万树新萸满，未免重牵隔世缘。

秋来万木振清商，今古飘萧几夕阳。有色已随芳草变，无情输与落花狂。马蹄踏去和残月，客屐黏来伴晓霜。莫向空山怨摇落，虬松压径正苍苍。

将理敝裘，陶怡忭惠以晔叽 一匹，书此为谢

我狂只合逃空山，芰衣荔裳称痴顽。且向瓜牛隐躯壳，安取山鸡辉斑斓。朗吟楚些勿佩出，长歌商贩曳纒还。大布尚异庄叟惫，单衣时学周党闲。如何应门履已决，公然对客巾犹綸。牛衣自讳泣床上，犊鼻屡见悬庭间。尚思狐裘补羔袖，愧无丝麻惟蒯菅。鹧鸪前夜入酒市，貂蝉何日居清班。故人嫌我敝缁丑，贫士颇愁端绮艰。被褐突尔闻宽博，割锦早讶来闾闾。薄质细腻异文绣，奇货懋迁由夷蛮。秋风昨夜动兢兢，孤馆两目常皦皦。穷担到此苦臃粟，尺布难缝同

泪潜。挟纊谁似楚军爨，献裘惜少周官颁。美哉香山万里裘，广庇茅屋皆欢颜。

送 春 曲

白日如驰，阳春欲出，春无可送，春向谁迎？本非执手之行，绰肖牵手之意。一番小别，鸟不成声；几月相思，花都怯影。问去来之如意，谁似东皇？知离别之可怜，无如我辈。草长莺飞之候，转眼相逢；风斜雨细之辰，回头是恨。夕阳阁外，忍飞金谷之觞；垂柳亭边，莫吝渭城之唱。有能属和，用愧先鸣。

年年负此艳阳时，只到春归客始知。着意留春是啼鸟，恼人都作送春诗。

一夜杨花化白蘋，便知南浦是残春。前春剩有无边恨，又作斜阳送别人。

东皇何事太匆匆，人去花飞蝶梦空。九十日中怜瞥眼，何曾狂醉向东风。

玉箫才过卖汤天，春色沉沉古巷边。十日闭门留不住，浓阴深锁碧秋千。

珠帘高卷对斜辉，桃李阴阴絮又飞。百尺柳丝娇不起，忍舒青眼看春归。

春犹惜别我何堪，把酒无言别绪含。偏到落花时节去，最难抛却是江南。

把盏旗亭唱别离，送春人更减腰肥。落花满地催春老，休劝王孙此日归。

十里轮亭洛水滨，冶游风日总伤神。送春莫折堤前柳，昨已攀条送故人。

一春心事画栏头，送罢阳春当送愁。寂寞雨丝风片里，朝朝依

旧怕登楼。

惜春人坐可怜宵，未送残春意已消。强欲裁诗春忽去，竹窗连夜雨潇潇。

邱丈古塘自晋省假归，出箒索书

风景垂髻记，羞承玉树名。西阶谙拜跪，东道指紫荆。坐久窗灯爇，谭高幌月明。相知嗟再世，车笠旧新盟。

落落风尘客，归来鬓未斑。尚将辉紫绶，不敢爱青山。花县三年绩，蓬门几日闲。未荒松菊径，陶令待怡颜。

仲夏阴雨坳集，黄淮累日告险，率成四律

金城十里近蛟鼉，司马鸿猷近若何（谓靳文襄）。中策不闻始下策，治河无术为治河。大僚岁作安澜颂，终古伤心瓠子歌。一夕安眠相顾喜，忽惊僻县委洪波。

早闻河患豫青徐，今日防维属尾闾。可似吕梁徒凿险，已非屯氏仗斯渠。地邻沧海田都变，力抵清淮浊未疏。闻说此方天下脊，盐漕何以恃储胥。

谁教黄浊垫淮清，春汛浑如伏汛盈。奔决势力瀦万派，繁冲心敢恃孤城。漫天急雨群僚走，连夜西风百里惊。纵使天心能悔祸，年年愁绝到秋成。

膏肓谁忍付波臣，宣泄谋成壑即邻。睥睨本教留半版，耰锄群已负三春。长堤驿马朝驰羽，使者轺车夜祷神。试读淮扬蠲赋诏，比年金帑竭何人。

娑罗树碑

娑罗之树高百尺，攫拏疑是鬼神宅。海州刺史好神怪，一碑写向淮阴石。树形蟠屈不计年，碑传唐代开元迹。北海之书天下传，此碑几见星霜易。碑为神物树亦神，千年呵护栖灵魄。胡为原刻久散亡，瑶章宝篆无人惜。陈公太守蒐图书，搨本依稀此碑额。重摹大石藏署中，片纸得之珍拱壁。吁嗟此树得此碑，天使灵材寿山泽。浓阴惨淡落日中，独立苍茫怀古寒。

高丽古鼎

高丽远在遼海边，万里间隔愁风烟。此鼎乃得镇淮郡，大地载物神推迁。太宗昔日诩神武，鸭绿江头振金鼓。百万军来一鼎还，夔文雷篆前无古。天生神物必有缺，此鼎铉耳终磨灭。花枝鸟羽雕镂奇，顽匠何能拟灵铁（鼎亡一耳，巡抚某公命匠铸之，不成）。君不见周鼎久沉泗水中，汉歌宝鼎今安终。此鼎虽缺法物在，兀立古殿生英风。

送张墨泉

此里非君里，移居过十年。地如桑梓旧，人得水云缘。风雨蓬庐夜，莺花北陌天。多情吟与醉，今日阻溪烟。

柴门流水外，回首孟宗邻。客去鸡号月，堂开燕蹴春。文章交再世，霜露泣孤身。休访桑阴屋，苍莎着雨新。

投分三生约，相逢几日欢。我无归筑计，君作去乡观。酒力贫中壮，诗肠别后宽。举头惭素月，流影自团栾。

片云吹薄雨，是我送君时。酒满花初蕊，舟行柳渐丝。残书留世业，短剑作心知。添得移家物，囊中赠别诗。

万 寿 庵

落日依城端，遥闻暮钟起。此时寻慧公，禅关近尺咫。钟定及寺门，余声入天际。澌洄一水流，两岸照霞绮。水声流寺前，水色明寺里。长松静相向，绿阴拭窗几。师闲欲入定，色相净如此。我若八识牵，隔此妙明理。斜月照沦涟，稍识印在水。清光送我归，师请虎溪止。

明 河 篇

水晶帘挂月华明，青琐窗开银汉横。盈盈何处招凉坐，耿耿谁家望远情。涵云浅拂单衫冷，滴露低垂双鬓整。初迴碧阙仰秋高，斜亘垂廊知夜丙。秋光夜色奈人何，玉宇无声转素波。诗人微咏澄江练，宫女迟抛云锦梭。长门宫里纤云净，临春阁上疏星映。团扇摇来隔绛纱，晚粧卸罢韬金镜。举头波影淡天光，手拂罽毼下玉堂。可有鸳鸯栖碧浪，即看乌鹊度红墙。砧声又起城南杳，留韵孤飞楼上早。芙蓉槛外倬清阴，梧桐井畔垂侵晓。白狼河远去人稀，黄雀风高塞雁飞。脉脉伤心羨河渚，年年佳会下鸣机。流黄织罢天初曙，尺素谁抛窗外度。夜随萤影烛空阶，晓逐鸪声潜远树。夜明晓没望悠悠，月去云来只自愁。我欲一舟风浪里，葛衣高坐海天秋。

招 郭 景 蘧

布帆犹未去，微雨此人家。客病欲行药，人愁觉负花。一枝深足惜，两部静无哗。料得孤吟者，诗成兀自嗟。

留宾蒋生径，弄子敬通家。午倦书抛枕，宵凉几就花。荷疏风意曲，蕉乱雨声哗。谁引秋心去，高楼笛怨嗟。

昨夜桥头月，清光落汝家。绿瑩当座酒，红亚隔墙花。射覆苻能合，分笈战不哗。忍令今夕寂，仰对素蟾嗟。

柴门通乱草，斜日淡山家。扇逗萤低月，庭空蝶梦花。扫愁嫌酒罄，结诗笑诗哗。惠子知余意，千秋动客嗟。

莲子诗，与郭景蘧联句未成，归而成之

回首莲台旧化身（郭），剧怜风味箇中人。苦心自信清如水（郭），圆相凭谁数似珍。几辈宁馨称俊物，一枝安稳接芳邻。倚栏未老须先落，钉座多才腹未贫。有恨眼空遭俗弃，无情肤剥见天真。头衔才露貽探穴，内热能消喜绝尘。耻傍红颜黏粉膩，自凝黛面炼精神。逢君总作形骸脱，爱汝都生齿颊津。衣破浅铺黄里旧，房幽深孕素肪新。团栾致拟三秋月，消息微含半捻春。发作蓬飞惊后梦，身当露处怨萧晨。筵前独有纤纤手，更拍银盘弄更频。

放 歌

我生不能朝玉阙，游丹邱，即当身封万户侯。胡为乎饥寒缚人

如缚猴，两臂迫束鹰在鞴。朝出耕牧南亩牛，日暮不敢言归休。世事浮幻沙前鸥，雪泥鸿爪何去留。书生但为稻粱谋，此身甘作桎梏囚。嵇狂阮散肖其流，寸心超然八极游。行当策螭遨沧洲，俯视下界同蚍蜉。不然华屋列翠幃，建牙吹角雄九州。西厢赵瑟东斋讴，帐前健儿腾吴钩。词客鳞集纷应刘，豪气勃发八詠楼。神仙过此停翠蚪，安能呶訾嚅斯学世态，下与鹅鹜争糠粃。

晚 坐

暮鸟飞尽处，炊烟界林缺。柳梢面斜阳，低挂枝外月。霁色入庭荫，荷风凉透发。新茗一碗来，静境浴香雪。

与 黄 蔚 雯

不辞衣上露，踏月叩君门。意气空千古，风花壮一樽。清谈忘夜禁，小别断诗魂。莫问浮生计，行踪不可论。

客去月初缺，归来月又圆。苔荒都绕坐，筍长欲齐肩。略似维摩疾，终牵世谛缘。近来吟是癖，文字作逃禅。

别来如昨日，幽思总填胸。门闭狂歌客，风清独夜钟。迴廊迟得月，深院寂闻松。梦里秋旻迴，招君骑白龙。

立秋夜枕上作

文轩四拓纳松风，暑色全消枕簟中。淡月不惊栖树鸟，新秋先

问隔篱虫。琴樽几辈天教隔，丝竹中年感竟同。谁使流光淹客计，夜深古壁剑鸣空。

杂 诗

灵泉毓深秀，涓涓抱余清。翳谁使出山，乃与泥沙争。嗒焉丧初志，混浊失其精。人生各有寄，江湖怡我情。放发理一棹，境淡心亦平。长歌沧浪曲，吾自濯吾缨。

造化大若此，吾心郁何为？仰覩浮云翔，浩荡无尽时。此日脱时累，任汝飚风吹。我有一樽酒，朝夕可长持。高卧俯六合，安问寒与饥。请看门前车，日暮方奔驰。

骐驎亦有才，盐车服太行。飞鸿亦有志，浅渚谋稻粱。丈夫志四方，高车奋腾骧。一朝守蓬荜，终身厌糟糠。谁能负一剑，千人道路旁。

题《醉草清平调》

长江浩浩天风吹，半规明月衔峨眉。此中乃有谪仙子，醉上君王宫殿里。当时骑马入长安，跌宕开元天宝间。日脱金龟酒垆侧，内侍传呼飞速还。春风昨夜昭阳急，名花红映倾城色。太真斜倚玉栏干，三郎催吮龙宾墨。花影垆香拂袖微，醉眸未展笔花飞。龙须一掷青蝇起，杖策天台深处归。世间万事如水流，区区蛮觸予何求。谪仙去我三千载，昨日招我骑玉虬。脱帽大呼惊王侯，骊山歌舞如梦不。君解此意作图画，烦君置我茅屋峨眉之峰头。

秋夜绝句,寄郭蘧蘧

板桥流水树毵毵,回首清欢总不堪。衰柳未黄飞木叶,秋心一夜满淮南。

苔荒雨暗一灯红,愁绪都生蝶梦中。若问故人新得句,吴江诗意冷于枫。

残诗一卷酒千场,客里光阴半醉乡。添得鬓边双菊影,又闻人说过重阳。

霜涵孤月淡空庭,菊写疏灯入画屏。昨夜十分秋院景,为贪幽梦不曾醒。

残星疏月夜如何,约略虫声出径莎。枕上无端悲落叶,晓来都是客窗多。

小院秋声合四围,草痕侵槛客来稀。西风不管人愁甚,又送闲堂燕子归。

亭亭自许玉山行,醉倒犹能咏洛生。月落潮寒人去后,更无人识此风情。

离心寄与岸边潮,落日孤城水一条。此夕绿杨楼畔月,随君依旧上红桥。

漠漠秋阴夜景迟,黄花白酒寄君诗。可怜只少玲珑唱,斜月琵琶上手时(郭善琵琶)。

舟中即事(时荷花塘甫决)

风卷涛声万壑哀,浪花片片上身来。天澄十顷鉴中影,人哭千塍劫后灰。南望白田余落日,东流沧海咽奔雷。天家岁免淮扬赋,谁

作中流砥柱才。

一蓑斜日卧孤蓬，梦警回潮舶趁风。稻叶晚随渔艇绿，蓼花秋点客衣红。浮家几辈成萍梗，生计于今合钓筒。无那愁怀葭菼乱，一犁回首月明中。

秋 兴

林樾萧疏古渡头，洞庭波起雁横楼。地于小住翻愁别，天使多情善感秋。薄雨易成疏竹馆，乱云吹散白蘋洲。新欢往梦同浮幻，暮叶沉沉逐去鸥。

虾帘高卷拂银河，天下人间恨碧波。秋色十分桑落酒，壮心千古陇头歌。寒蛩瘦蝶今如此，翠袖红牙客奈何。几日衰杨留去马，明朝攀得泪痕多。

长绳谁得系羲车，破榻青毡阅岁华。荷锸笑刘谋死地，灌园如邵亦生涯。祝鸡窗下苔初长，肥燕巢边日易斜。多少轻肥傲寒贱，秋光终让野人家。

玉堂金幕玳为巢，绣户文轩乐未央。小扇春风罗蛺蝶，方池秋水浴鸳鸯。即看古树阴连屋，时有深苔绿到墙。愧我行踪尤骯髒，不堪回首故园桑（余旧宅有桑三四株）。

破琴短剑古人心，牛斗光芒海上音。去住不分鸿印雪，喧哗多事雀争林。但知水月皆能乐，自有酸咸莫问今。唱遍九哀秋竟老，一庭衰草月沉沉。

送客长途匹马蹄，秋心飞渡大河西（时郭景蘧赴沐邑）。搗来三径黄花淡，照我双清壁月低。小别河梁同去了，重阳风雨逼凄凄。登高一醉无人识，白雪红炉手再携。

片帆吹我过红桥，夹岸蒹葭暮色饶。舟出前汀分市火，人归小港落溪潮。几年失计门前铗，终古无情树外瓢。极目横天秋水阔，赏

音随地问渔樵。

到馆后作

去来忘几日，庭草绿如初。老树蝉声歇，残花蝶意疏。说人空有剑，误我不缘书。又作秋堂读，高吟月到庐。

有客贫如我，相期气不磨（谓郭景遽）。授衣先问絮，补屋竟无萝。昨夜烧红烛，垂帘坐绿莎。拍肩空一笑，醉到不成歌（前夜与景遽饮至大醉）。

久负渔竿约，年年悔昨非。黄花羞鬓影，秋柳问腰围。烟水孤鸿宿，关山倦马归。何时一茅屋，风雨护龙衣。

况是苏门客，傲然出世心。凌云豪士赋，流水昔人琴。比岁人间住，前生梦里寻。西风催逸鹤，昂首振清音。

云水全无着，谁为记客踪。光阴争隙驹，心事叩寒蛩。瘦日窥深竹，悲风起怒松。有楼休独倚，黄叶路重重。

种 菊（重阳日，主人始于斋前植菊四株）

重阳才种菊，幽赏不嫌迟。久忘三秋日，相逢一笑时。主人深爱我，如尔善催诗。好对南山影，携锄日日宜。

篱落全无色，君来径一新。为秋存晚节，于我悟前身。水土情初洽，风流淡有神。方知彭泽宰，甘作闭门人。

买 菊

陌上园丁扑面忙，摘来枝上有新霜。今宵沽酒钱都罄，赢得朝来一径黄。

西风吹散买花声，小碧疏黄入担轻。莫使匆匆门外过，秋来花亦忆先生。

种 菊

我是黄花旧主人，种花须识此花身。半弓隙地需君久，只与寒松一树邻。

浩月清霜客赠来，舍南舍北总亲栽。山家早晚新醅熟，莫待重阳到始开。

对 菊

凉月沉沉古径幽，疏窗小几客风流。花开花谢浑无事，伴我关门过一秋。

黄白丛丛助客娱，蟹螯初赋酒初沽。玉山筵上人人笑，醉到东篱只尔扶。

簪 菊

落帽风高露泫晨，秋客点缀醉容新。一枝香色谁分得，除却诗人到美人。

漉酒巾边袭暗香，少年风格太疏狂。归来一笑窥明镜，错认新添双鬓霜。

重阳，用乙丑年诗韵

天高叶脱梦魂飞，风雨龙山愿竟违。三径人和新月瘦，一灯蟹似去年肥。醉月景物无今古，闲里心情觉是非。佩菊囊萸少年态，御寒忘检篋中衣。

篝车几处急秋藏，落日平田接水光（乙、丙两岁，田多没于水者）。门叩催租儿转乐，客才落帽俗呼狂。鱼虾顿顿烟波味，诗酒年年任侠场。料得故人吟我句，山城孤屨又重阳。

题《秋江坐钓图》

仰天一笑幻耶真，户外扁舟水外云。画手莫矜潇洒意，如斯风景最宜君。

碧琉璃漾晚风清，书帙茶瓯一棹轻。沙鸟忽啼惊午梦，推蓬看到晚霞明。

茅亭寂寂水潺潺，半爱溪光半爱山。一夜西风吹艇子，也应流不到人间。

窗开倒影镜烟波，不是桃源也苧萝。打桨女郎教一曲，采莲声里雪儿歌。

溪色盈盈似醪醕，志和风雅问樵青。寒江木叶无边下，只在篷窗醉里听。

红蓼稀疏挂柳腰，一声风留水云桥。不知秋色知多少，好景居然似六桥。

我亦江湖旧有情，风尘何处濯吾缨。展图忽引秋心去，疏雨空堂梦不成。

雨中闻笛

荻菰叶破蓼花残，燕子高飞客未还。开到黄花秋又过，碧纱窗碎雨潺潺。

多情莫忆三生事，插脚风尘几日休。三十年前谁是我，今宵听雨忽悲秋。

题壁

酒力诗情只惘然，秋风秋雨住经年。黄花憔悴人如蝶，青简消磨蠹亦仙。柝乱经霜团老屋，窗昏华月随遥天。雁声只过潇湘去，莫破高楼少妇眠。

夜 起

凉风定罗帟，孤客静芳榭。薄寒锦衾知，千里共遥夜。梦短憎道长，重以落叶下。谩谩窗暗惊，幽怀自嗟咤。披衣看月明，已过茶蘼架。松涛响自飞，竹露彩遥泻。倚枕万籁清，曙色又窗射。

秋 草 吟

秋草绿如许，忍听青骝去。草黄门不开，草绿何人处。闺中颜色好，陌上归期误。可怜秋后春，草色能如故。

拟 古

郎去黄牛峡，妾送黄鹤山。东西一江水，朝暮只潮还。水边浣纱石，水上采莲舟。不知人去久，误客屡回头。

寿 某 上 人

世人好仙不好佛，琪花瑶草仙人宅。我谓佛亦称金仙，不假修炼尤超然。山河大地若芥子，区区佞倖转瞬耳。熊经鸟申验者神，葆此形骨亡其真。调御独明寂灭旨，一丝不挂无根尘。秋潭寒月即以印，恒沙万劫归弥陀。众生之寿在假体，佛寿以觉不以身。明澈四海及万世，金刚不坏犹陈因。大师幼识二谛理，道场处处曹溪水。忽宣

贝叶忽行脚，五十年无名利缚。将母教弟儒者事，此中疑得名教乐。长生玉立双青瞳，又疑久约丹元功。岂知一心会无上，仙耶儒耶空复空。有色者澈空不澈，菩提万古何根蒂。师解此诣作达观，六凿八识皆浮湍。深公买山古所哂，住持何必非人间。济南东林诘颡久，听君说法狮子吼。卢家行者惭再来，凉月虎溪招拍手。我生未戒何子肉，君社倘须渊明酒。相逢莫道寿者相，拈花一笑夫焉有。

朗陵兄自沐邑归，一晤即别

几月潼阳客，深秋匹马还。白头人怅望，黄水路间关。风雨吾庐破，诗书世味艰。明年更何处，闻过马陵山（明岁兄假馆，去郡尤远）。

屈指茱萸插，登高欲怆神（时重阳前三日）。河鱼稀去信，朔雁送归人。黄叶城东寺，青衫陌上尘。骊驹惊太迫，草草惜征轮。

送从子开阜之宿迁

少年心事托干将，不使飘零感热肠。落日门庭黄浦隔（开家在阜邑），西风襦被大河长。世途谁是披榛手，歉岁休歌采菖章。送汝乱山黄叶路，客中忍更折衰杨。

河 堤 吏

河堤小吏走不休，东至涟水西郁州（即海州）。自言跋涉胥无

毛,新道故道争防修。何新何故两未决,大僚日为金帛忧。自从仲夏决新道,万斛银涛尽倾倒。弃故取新就成势,云梯一任沈沙岛。斯议济漕亦便民,谁谓谋者非达人。成功未奏水将涸,故者非故新非新。当时一决竹箭直,胡为据此程水力。即今弥漫拍天外,良田美壤肆吞蚀。舍新谋旧势益艰,故河恐是容刀仄。今年水落渠未就,桃花一汛不可受。舍如流水去者多,淮北之危雨垂雷。况飞羽檄芒砀山,铜沛一决声潺潺。运艘千只衔尾宿,咫尺隔绝如夷蛮。防河小吏论轻出,微官安足寄得失。请看大官幕府开,群僚抵掌夜继日。熙朝急录治水功,或肖神人置神物。

盐 河 曲

盐河堤上一万户,不耕绿亩不灌圃。朝朝竭蹶谋饔飧,居者出者恃盐贾。大艘一出从者百,奸豪肥蠹尽所取。小户胼胝恃壮丁,妻孥日亦贍三甬。冲衢大道声震天,前于后喁行按部。百斤之重奔如飞,黑夜喧腾日旁午。忽喧异论诉开府,群情汹汹意跋扈。去年盐河塞不流,今年盐场无斥卤。鹾司择利议海运,此辈忍受枵腹苦。沿河大市喧五都,纷纷肩户待安堵。春秋郑人迁新田,韩献首议称近盐。万家乐利子及孙,淮北之庶甲逼宇。得利失利关国计,细民浅识焉能覩。自知蔀屋谋身家,车辄之前逞怒蛙。天下熙熙惟利趋,况此乡隅众椎鲁。人心地利美不兼,县官划策持首鼠(河北人积众诉府又诉县,皆详制府)。枯苗万顷瞻云霓,纶章一降沛然雨。

题《西青散记》后

闲情如梦梦如烟，认作前生又惘然。淡月轻霜携一卷，恰疑身到大罗天。

写出亭亭倩女魂，愁红愁绿芡萝村。谁将万幅鲛绡帕，赠与临风拭泪痕。

寄郭景蘧（丁卯）

一庭草色锁山家，客去关门到日斜。十里晚村烟满树，半桥凉月水平沙。梦中脱口皆佳句，愁里惊心是岁华。为问幽栖吟赏地，几分春色上梨花？

答郭景蘧

玉爪金眸尘外质，三年养翮未曾飞。即看鞦韆上依人立，未屑山前侧翅归。十日阴晴鸠养拙，一江烟水鹭忘机。何如秋色平原里，雨血风毛大合围。

再寄景蘧，效玉台体戏之

倚栏人瘦落红肥，草绿南园蝶又飞。粧罢眉纤羞缺月，梦余眼倦到斜晖。莺捎花露晴窥槛，燕落芹泥湿溅衣。昨夜灯花侵晓鹊，鞭丝应拂柳丝归。

遣 怀

侧身天地气昂藏，破褐高歌未是狂。乡曲本无真毁誉，贱贫久已负文章。纷腾时势新花样，飒爽风云大战场。早晚买舟渡江去，六朝烟景壮诗肠（时将赴省）。

答 郭 景 蘧

蓬门无客亦无邻，草色依依绿过春。水澗前村鱼乏使，星燐隔牖月窥人。江鸥又订三年约，塞马终惭百战身。放眼锺山最高顶，山灵端不厌清贫。

将赴金陵柬景蘧

我欲扁舟跨海风，一帆安稳出江东。长干酒肆家家熟，只少高谈旧阿戎（时景蘧决意不往）。

村水迢迢阻尺鳞，芒鞋又使踏风尘。江南秋色浓如许，多少青山是故人。

红栏干倚碧帘清，玉笛声声逐晚晴。愁煞秦淮灯月底，拍肩欢笑孰如卿。

江口晚泊

白蘋江树水潺潺，打桨人喧日暮还。沙鸟不飞霞卷尽，推篷看遍隔江山。

赴省即事

急雨翻空舞白龙，长江直下走洶洶。孤篷不落云阴敛，早过栖霞第一峰（渡江。是日遇雨。）。

好风面面浪层层，隔树云山拥秣陵。回首一峰孤绝处，三年未访六朝僧（燕子矶。矶前大观崖有僧独居三年，前曾过之）。

大江一线破云来，木末亭前倦眼开。深闭城门归不得，斜阳犹照雨花台（雨花台）。

缥缈西风感鬓华，豪情落落寄云霞。青鞋布袜无人识，来访秦淮旧酒家（万花园）。

闾中听雨题壁

楼头鼓角动深宵，桦烛无言伴寂寥。十载愁心禁不得，棘围连夜雨潇潇。

条条烛换漏声长，夜起人惊雨意凉。欲拨重云寻月窟，桂花香气湿衣裳。

燕子矶访僧不值

人迹不到处，天然一洞开。深岩交雨雪，峭壁走风雷。上有高僧住，时邀逸客来。和风三载过，悽怅屐边苔。

南行初归，村途即目

看山一棹破江烟，落拓青袍未了缘。南浦梦长鸿不度，西风人瘦蝶犹怜。半篙晚涨捞虾渚，万井新晴打稻天。我昨乘风舒眼界，归来村景亦悠然。

归舟抵泾河闸，夜拨小舟至母舅处

双桨隔江归，风帆上下飞。荒村谋食急，落日唤船稀。径黑泥堆屐，天空露满衣。画桥经几转，灯火是柴扉。

秋斋即事，呈赵蓉垞

秋色萧疏上画屏，雁声虫语不堪听。衣边槐影三秋绿，袖里山光六代青。斗室诗书人兀坐，重阳风雨梦宜醒。先生只有琴将鹤，可备床头酒一瓶。

归自金陵,蓉垞斋中小饮

旧识文章灿锦屏,琴材愁向爨边听。即看衣脱三秋白,稍慰毡吟十载青。昨夜有情邀尽醉,豪游如梦叹谁醒。良宵孤负知多少,枉作劳劳井上瓶。

与郭景蘧访张荣安途中口占

送客一溪上,居然访故人。三秋通远梦,几日作闲身。绿树浓于晓,丹林乐欲春。入门需斗酒,先浣洛京尘。

出门才十里,七里径皆斜。残绿秋原草,疏红野涧花。斜阳歇客笠,浅水钓鱼槎。借问躬耕者,前村第几家。

蓉垞和诗来,再叠前韵与之

灯影花魂冷一屏,空堂高咏倩谁听。好山入梦眉如画,秋柳撩人眼尚青。节候欲晴还欲雨,情怀宜醉不宜醒。流光只为重阳促,且买黄花涤胆瓶。

醉卧终朝不出屏,萧萧落叶唤人听。有情千里暮云碧,无客一帘秋草青。衣薄萤黏三径冷,剑寒鸡唤五更醒。埽愁祇合摊书坐,欲借还无酒一瓶。

书 怀

莽莽重云黑，高寒压敝庐。鸟声因雨涩，花信到秋疏。敢作苍苍问，而成咄咄书。乾坤容一醉，樽酒最知余。

酒力褪寒宵，新愁暮复朝。璞怜周客误，楮关宋人雕。药少三山信，槎迟八月潮。美人千万里，何处问琼瑶。

长江十二渡，孤恨挟涛声（先君应秋赋者十二次）。贱子名何惜，先人气未平。青袍三世债，黄土六年情（名场之困，先祖已然，自先君没，今又六年）。起看庭前鹤，襦褌未一鸣。

况复高堂上，寒风白发吹（祖母年七十八）。鞭难先祖着，日更报刘迟。磨蝎真吾命（始日者谓余今岁必不售），雕虫悔曩时。潘郎今夜髯，恐惹雪丝丝。

磊落同袍子，蜚声入帝州。鲸音铿大海，鸚羽劲清秋。雷雨烧何迫，云霄迥不留。一灯憔悴客，坚坐锁牢愁。

欲作掉头去，妻孥剧累人。莺花穿望眼，饥渴锢愁身。击手鲲鹏健，居堂燕雀贫。阿谁鞭影动，风丽马蹄春。

到此无长计，风霜合闭门。残书容我读，钝剑感谁恩。事业谋梁雁，形骸出笠豚。牛衣羞欲哭，徹夜不曾温。

记击中流楫，心雄古战场。熟梁成梦幻，覆瓿此文章。蝶瘦秋无力，萤寒夜不光。对人惭杜牧，休更说阿房。

太息程门雪，樗材结赏音（谓止泉夫子）。山河迷桂影，风雨负葵心。月旦今生耻，因缘隔世深。扁舟城外路，愁梦两沉沉。

十载凌云赋，今朝竟若何。毡寒青欲破，镜涩绿难磨。蕉冷抽心尽，莲残得泪多。清商凭一奏，肠结不成歌。

清明后二日入城途中口占

惜春春早过清明，夹岸人家唤卖饧。晓日溪明双犊影，午烟风度一鸡声。林花媚客红遮路，芳草随人绿到门。惆怅村村呼雨帝，长途风物尚贪晴。

尽日沙堤等冶游，雨鸠啼过拍晴鸠。暗云微日浑疑暮，薄煖轻寒略似秋。宝马自寻花外路，流莺都傍水边楼。风光如在春江上，鸂鶒群中一钓舟。

张墨泉、赵蓉垞夜集小斋，谈至五鼓，翌日为诗索和

日落高斋霜拂帟，拥垆摊卷破寒威。一灯客泥清宵约，咫尺人扶皓月归。踞座各为天际想，闭关真息汉阴机。君听喔喔鸡声起，愁把钝钩拂带围。

歌舞当时留板柔，豪情真溯大江流。时穷乃起读书悔，夜坐权当秉烛游。满院寒星浮蚁盏，三更凉月浸羊裘。此中不与人同梦，门外喧豨笑未休。

苜 蓿

未买市前物，先谋苜蓿盘。壮怀羞枥马，冷景足儒冠。恰称先生馔，翻令稚子欢。余钱堪一醉，已忍昨宵寒。

阅丁卯乡墨感赋

坊锦进璇宫，花花样不同。始怜浣溪女，误用掷梭功。稷下辩纷起，邯郸步未工。请看一尺髻，谁不学城中。

送郭景蘧

灯红酒绿夜谈诗，浅水平沙月上迟。记得昨宵风雨夜，梦中送我过桥时。

一樽花底唱骊歌，座上桓伊唤奈何。酒醒花飞鸦绕树，数声柔橹生烟波。

平湖淼淼客移家，寂寂桥头月自斜。春去雨中人又去，烦君急为手琵琶。

梨花村前梨花月，屋小如舟好读书。送汝一鞭花下去，问花消息近何如。

与范文御堂

问翁何所事，无欲亦无营。地僻都关福，人间不爱名。爨吟松阁句，寒听寺钟声。料得兰芽出，当时总怒生。

老屋如船大，悠然久息机。棹声迴午梦，溪色点秋衣。倚槛云初起，开窗鹭不飞。斜阳随眺望，桥上老渔归。

客访重城北，家临一水东。屏遮未篆绿，帘漾烛枝红。松老梅疏外，茶香酒味中。自怜尘鞅绊，归櫂太匆匆。

尺水迢迢隔，高风想幼舆。树都依宅种，屋喜向阳居。雨洗临池砚，晴翻采药书。不知帘外景，待雪兴何如。

与 景 遽

醉后高谈气不降，擘牋走笔耀银缸。参星直挂屋西角，人影空庭寒一双。

昨日见君今送君，残霜衰草白纷纷。试看直北荒村外，遮尽行尘是冷云。

赵蓉垞岁暮还城，书此为别

几年洄溯意，狂喜是今年。座入春风煖，邻分树影偏。梦飞江上浪，诗订雨来天。坐待东君返，月光初次圆。

一年惊太速，醉日亦无多。况问读书业，其如懒癖何。霜飞鸿度影，客去鸟停歌。归卧梅花帐，吟魂好一过。

舟 夜 即 事

寒夜发双棹，酒醒残月明。霜浓压篷色，冰涌打船声。豁眼疏星照，蒙头冷絮轻。日高添睡味，知否到孤城。

次夜归舟，仍用前韵

旅馆酒初罢，河桥灯尚明。鐘清郭外寺，水激梦中声。半舫客谈倦，一篙生计轻。寒云三十里，更鼓隔严城。

咫尺去来路，月朗天似明。沙河呵冻影，岸犬吠更声。潮来下流急，村开朝雾轻。不知乡树见，犹认水横城。

岁暮省朗陵兄

风雨三椽屋，高堂此日情。离居孤恨迫，卒岁百贫并。岸窄驴危影，天高雁送声。打头黄叶紧，役役愧何成。

腊尽无寒意，晴郊入望澄。泥苏冬后草，桥滑午时冰。暮鸟都投树，归云不计层。今宵茅屋底，安稳话青灯。

复三日复寄

八十老人头似雪，凄凉愁病日长叹。即看兄弟贫如此，若较先人境更难。春到扁舟闻又去，眼昏别后泪频弹。何当一洗年来痛，坐见双雏振羽翰。

丁卯除夕，用先大人辛亥除夕元韵

万事凭如蚁磨旋，看囊诗草敌青钱。遮身薜荔衣愁敝，入梦芙

蓉镜枉悬。显志漫成冯衍赋，封侯羞说邓公年（明年二十有四）。贫家不管春风到，且与醉呼酒甕边。

先生不学世周旋，明日先谋挂杖钱。蓬户无宾成日闭，破车送鬼隔冬悬。流光水逝八千日，小学轻荒十七年（辛亥原韵有“膝下初当小学年”，时八岁，今又十七年矣）。棗栗北堂分最乐，祇今人倚白雪边（祖母居家兄处）。

柬纪丈琴轩（除夕日）

大造为室云为牖，万古须臾酒在手。笑翁饮酒傍无人，斜倚青天斟北斗。北斗高高众星稀，主人醉兮客忘归。华月西涌日东起，太空两烛扬高辉。昨日斋头洗研石，惊起老鸞潭水碧。呼龙挟雨上晴空，一润陇前新种麦。吁嗟呼，万事纷纷尘梦中，眼中之人唯是翁。翁且举杯客起舞，小楼今夜又春风。

酒罢试笔（戊辰）

酒罢裁诗亦有神，眼中醒醉幻邪真。羲皇以上是前辈，魏晋之间谁后身。疏雨垂帘三日恨，绿杨古巷一条春。偶然负锺青郊去，行尽溪头不见人。

水绿微波草绿斋，等闲送别画桥西。浇胸酒又杯中尽，脱口诗都壁上题。一院无花闲蝶影，五更有梦恼莺啼。春来何处关惆怅，孤负连宵月子低。

寄 胡 蔗 坪

欲问春来近事无，睡魔诗思足功夫。闲撑小艇野鸥送，倦倚画桥杨柳扶。焚笔任疏文社友，捡囊拚积酒家浦。可怜京洛尘中客，输我青郊日一壶。

野鹤闲云不入城，年来赢得是狂名。阁中病酒又三日，枕上敲诗当四更。欲读书还愁晓起，不看花亦爱清明。雨余邻叟东菑去，布袜青鞋劝我行。

纵 笔

遁似山林寂似禅，闭门阴雨护苔钱。又当贡禹弹冠日（时省试期近），齐论庄生说剑篇。壮士岂无关塞恨，美人自许镜台怜。谁知万叠秋江浪，早付先生醉梦边。

饮张墨泉宅

前日溪头踏醉客，人影倒涵溪影碧。长歌一路春风中，到家月色随人白。今日呼君蓬门开，酒徒三五飘然来。金闺玉堂明日事，且复饮此长命杯。杯空日落斋头树，十里清溪绕归路。送得门前醉客归，垂杨无力鸦声暮。

和赵吉人《春雨》

疏雨酿春残，春迟只为寒。庭昏人意懒，云湿雁声单。莫惜翠眉老，凭谁青眼看。荒郊明日踏，花任满长安（来诗云：“故人高会处，迢递忆长安”，时礼闹将近。）。

和赵吉人

只有闭门法，休言挟策年。愁多诗亦厌，友密酒居先。积雨全封户，闲云不上天。旧游如未倦，且结看山缘。

开过桃花又几旬，濛濛烟雨忆春闈。马驱燕市心何壮，鹤跨扬州迹已陈。食李我聊安匍匐，伐檀君且咏清沦。更无投笔封侯志，鸚笑蛇行付此身。

宿范丈御堂宅

纵谈斗室转深更，细雨凭教滴到明。酒意朦胧茶意足，丁香花底梦魂清。

城河舟中遇雨

细雨斜风人出城，迢迢双桨縠纹生。青旗卖酒隔年影，红板唤船何处声。近水楼台都淡荡，笼烟花柳不分明。叩舷莫管春衣湿，爱此轻舟画里行。

涧河道上

□□拂条条，归程数画桥。留人村鸟乐，夺路蹇驴骄。野寺闭春色，渔舟通暮□。□□九十日，谷雨又明朝。

怀止泉舅氏

□□寄何处，闻在楚阳东。小邑□临水，归舟应借风。文章巢凤阁，身世觅梁□。□□鱣堂泣，蒿莪恨未穷（外祖谢塘公卒于泰兴学舍）。

□□□宫榜，龙头属故人。愈添和氏泪，谁拯曼卿贫（谢塘公尚未归葬）。小子怜孤鸟，遥天□□□。□江行又渡，青眼盼吾真。

登最高峰

昨宵断岸携樽看（前一日与舟中诸子携酒岸上，直对最高峰而饮），今日危峰杖策闲。千里长江流白日，三间古寺压青山。盘崖鹳雀晴时出，吹浪鱼就薄暮还。咫尺仙芝求不得，碧云长拥是禅关。

半山目已尽江东，绝顶岩堯更不同。拍岸云涛分蜀峡，插天晴峰绕吴宫。金川门掩秋烟紫，铁甕城衔落照红。龙虎雄图竟何处，暮鐘渺渺万岩中。

既游攝山,晚复拨舟过江

一日尽山妙,江村客上舟。山从霞外合,江入雾中流。残照半岩尽,寒星几点浮。濛濛十里路,犹见远峰头。

金陵西门晚泊

终古寒潮打石头,西风江上又停舟。三更画角悲今夜,一带青山是旧游。凉月半桥湖畔路(地近莫愁湖),寒星满市酒家楼。连年此地成棲泊,腰剑呜呜泣锦鞬。

偶 见

一样栏杆一样楼,最无情处转生愁。拟迴翠袖全临水,略捲珠帘不碍秋。淡冶斜阳才瞥眼,朦胧疏柳又回头。分明打桨秦淮上,却认瞢腾梦里游。

秦淮舟中即事

双桨摇摇载恨多,淡烟微雨隔横波。蓼花无力苹花冷,凭仗高楼一曲歌。

掠得鸦鬟粉阁头,波明如镜却当楼。多情一曲秦淮水,也到楼前不肯流。

南临弦索北秦筝,等是娇羞各有情。水榭晚凉支不住,上楼重按玉箫声。

凉月娟娟漏下迟,绮筵都唱断肠词。可怜酒醒斜阳落,才是粧成倚槛时。

绿酒红粧倚画桡,阿谁孤此昨凉宵。琉璃影里千枝笛,吹过清淮第几桥。

惆怅青溪旧院春,即今金粉黯如尘。自言歌舞千秋乐,只恐垂杨暗笑人。

季夏黄淮交会处堤工险迫,稍定后 作诗志喜,兼以述怀

圆穹四垂如覆瓿,神禹画者小九州。弹丸作邑细已甚,一粟压以沧海流。左界大河右淮水,清濁交斗无时休。河防金币数百万,三伏一汛漂轻沬。乙丙以来波浪恶,三年不赛西成秋。今年湖水平于油,突飞白浪腾龙蚪。传闻濠泗恶蛟起,洪涛十万归下游。斗大三城沉釜底,亿万赤子如纤旒。运河以西百余里,昔之麇市今棹舟。危哉河东呼吸耳,一策焉足遮阳侯。羽檄杂沓万驿马,西风胆碎声飕飕。请登大堤向西望,琉璃一色天水浮。吁嗟此土不可留,湖底高于西城楼。措大不作子孙计,奈何日与性命仇。破琴古剑有寄处,置身安闻天尽头。东西五亿有十选,八荒横目皆吾俦。况为吴越与燕蓟,片帆直达轻似鸥。毋为桎梏同重囚,日抱枕蛟骑虎愁。一声长啸刺船去,褰裳谁复从吾不?

与周生介福(江宁人)

漠漠西风挂席迟,白门杨柳系相思。楼台一半垂帘里,烟雨三分掩笛时。斜日乌衣寻旧巷,秋云团扇结新知。练裙唱遍诸年少,谁似周郎红豆词。

闺中题壁

去年坐雨题诗处,转眼秋风入鬓丝。依旧雨声听不住,消魂茶后烛来时。

榜前与蓉垞偶翻《苏集》,得《与潘三失解得饮酒》诗。已果报罢,戏和原韵,兼示蓉垞

嚼余鸡肋浑无味,掠得鸦鬟竞斗妍。冷雨日催风料峭。重云秋妬月婵娟。天公乌狗是吾辈,同学轻肥谁少年。为问先生穷鸟赋,可能换出杖头钱。

山鬼歔歔终古恨,天吴颠倒世途妍。归来南国相思地,翻负西施绝代娟。白酒黄花寻旧社,淡烟疏雨又今年。无聊恰笑坡公句,省我成都卜肆钱。

感怀用周琬大《赠侯彝门》韵

伴得文窗几斛萤，短檠惭对缥囊青。休言云海胸中荡，尚有江涛梦里听。唾手名场谁卓笔，低头生活是穷□。杜陵自料扬雄敌，潦倒依然一草亭。

三公多少黑头颅，风引仙舟隔峤壶。唐肆市来非騶駟，管城寄去学蒲卢。输人七夕能祈巧，误我重阳抵索逋。落日苍凉聊倚槛，空瞻万变碧云图。

风冷凭吹甑上尘，笔花谁信不通神。回头蜃市惊成幻，照眼鮫珠说未真。丹鼎误人千岁药，青毡成我百朋珍。反骚答难伤心作，歌泣无端岂为贫。

簇簇鸳鍼安用为，不成狐腋总羊皮。效妍西子无长策，悔读《南华》有恨词。碧玉詎愁何日嫁，青衫至竟几年披。眼前万事归泡幻，且理沧江旧钓丝。

赠秦邨隐士

一棹西风百里间，先生高致闭柴关。栽松海上不知岁，採药江南何处山。座得酒杯能砭俗，袖藏诗草亦医闲。行当访尔湖头屋，璧社明珠手钓还。

和赵蓉垞题予《游栖霞》诗后韵

滚滚驾天浪，高粱无巨鼉。长江开倦眼，浊酒起悲歌。白云催愁

易,青山入梦婆。何时能避俗,高枕卧松萝。

杂 感

日坐瓜牛壳,安知天地宽。春蚕缘底缚,秋蝶只愁乾。万众潜身易,孤怀入世难。可能抛旧业,随分足蒲团。

长剑倚何处,悠悠览四荒。百端方卫玠,九尺枉东方。釜底因谁热,锥偏对客藏。醉醒总无赖,莫认须公狂。

雪霁偶至野寺(补写春初诗)

妙景及春霁,无心驻客骖。人寻村外路,钟定雪中庵。色相参禅悦,风光佐茗谈。一鞭春径滑,来日约重探。

醉 后 戏 墨

万物苦纷拏,睢睢作时态。强欲作达观,芬馨扫群秽。如何梦寐交,荆棘鞬滞碍。轻肥固有命,古人贵韬晦。惜乎丈夫身,甘为闾閻废。我昔十六七,精力奋慷慨。高论破天阍,豪气倾积块。锐似百万军,戮戮挟重铠。直进知无前,矫矫刷荒蕨。观者唤如彪,齟阘不可耐。当时狂易壮,四座惊盼睐。岂知转瞬间,疲茶来诟淬。本非壮于趾,竟成咸其晦。毛锥已深缩,弥鼓不敢擂。饥寒之所驱,臃肿过牛戴。不过一囊粟,负此三尺喙。时会同舍生,谈辨发肝肺。譬如女老丑,强颜抹脂黛。请看捷足者,垂声重鼎敦。高举轻入云,九霄落警

欬。岂伊山河异，一龙出鱼袋。修饰好容颜，金翘戛玉佩。纵彼非人力，自顾实襍襍。返身阖户坐，痛有芒在背。抽书作日课，且与古哲对。义理穷毫芒，潭奥析茫昧。其如骨相媿，无盐枉自爱。枯毫不可润，钝剑不足淬。仰首搔短发，何事负昊辇。人为有孔留，我作无刃镞。不如饮美酒，昏昏复鬢鬢。有酒不浇赵，无识等自郤。东陵且种瓜，严光不卖菜。否或求蒲团，孤观照区内。此去热肠恼，灵台洗蔓藟。无人复无我，虚名复何在。

和赵蓉垞见赠元韵

当代才华选佛场，难将词赋振长杨。祇今何处文星灿，看取中天作作芒。

叹我一编窥暗室，何时三旨得真如。世途荣落浑闲事，要读平生未见书。

先生清兴掩柴关，酒罢论文壮志存。九万里风培六月，时人错过海无鲲。

与胡蔗坪

积雪拥墙腰，破苔平屐齿。佳人何遥遥，孤怀冷于水。
刺促复刺促，愁为壁上蜗。醉乡十万户，处处是依家。

扫 雪

积素寒原入望平，乍晴雪尚拥柴荆。墙阴浅鬪防人过，篱页先通让鹤行。稚子戏庭堆石势，奚童缚帚拾梅英。斜阳一径犹嫌滑，冰筋垂垂有滴声。

听 雪

自下疏帘自掩扉，夜寒雪意听霏微。灯残有客拥炉坐，屐响是谁沽酒归。似折竹枝千个嫩，定添梅蕊一分肥。疎疎清韵搀邨柝，冷雁几声何处飞。

猎 雪

雪落荒郊纵猎雄，一天寒意入雕弓。渐看草上马蹄白，遥露山坳虎眼红。矢压坏云难射日，置遮大漠不知风。故裘莫惜和身湿，文豹封狼指顾中。

咏 雪

馭脊龙蛇舞笔头，当头白战是银钩。周京使者轺车路，谢氏词人粉阁幽。好句暗分梅气息，天花散作客风流。年来自觉吟怀怯，灞岸无心续旧游。

题戊辰乡墨后

逐队游春趁晓晖，脸波眉黛总依稀。路旁争说东邻美，悔妄未披金缕衣。

吹箫妄拟引鸾凰，刻羽移宫尚渺茫。结习十年都洗净，可能按曲谱霓裳。

寒斋病酒作歌遣闷

天公造酒医人愁，力扫磊块如寇讐。迩来酒兵苦鬪冗，愁城酒国无鸿沟。酣呼脱帽耳未热，历落万古堆心头。羲轩劳劳百余岁，老死不能营糟邱。冤哉仪狄被疏斥，酒泉敢隶禹九州。瑶池白雪暗天地，碧觞未吸谋归休。洪梁美酿满螺盞，哀蝉一声清泪流。酒星无光渴羌病，狂杯不足浇诗喉。座中少年拍手笑，极诋此论成谬悠。卿自不识麴生妙，枉吐电舌谭千秋。千锺百榼古之乐，干卿何事烦埋忧。卿用卿法饮卿酒，谁人夺此玻璃瓿。醉乡奇绩勒盟府，忍为细故除通侯。君不见楼头望舒，东西南朔走不息，安得浊醪一滴沾胸臆。

纵 笔

绕槛泉声争注壑，隔窗云气忘归山。劳劳造化都如是，怪煞先生一味闲。

前以吉人生日作诗索饮，以雪阻未果， 次日雪霁，口占一绝促之

今朝户启日初出，昨日诗成雪正寒。留取天花今夜落，为君高举玉杯看。

除夕书怀

闭得柴扉足度年，何分鹞落与鹰鹞。一弹指过皆成迹，五伐毛余尚谪仙。江上春还人远别，山中酒熟客高眠。椒盘今夕添真乐，细舞斑衣白发前。

春郊即目（己巳）

春郊□动逐年光，帽影鞭丝拂晓阳。浓抹村眉波净绿，淡匀宫额柳娇黄。鳧翁侧下水田阔，鸬妇乱啼溪路长。赢得儿童喧拍手，哦诗驴背太清狂。

郊行

寺拥层层树，田分面面溪。路横欹岸侧，村入野桥西。向日鹊巢暖，盘风鸦阵低。归途忘远近，新草任驴蹄。

斜日淡云水，初春浑似秋。怒潮雄鬻岸，秃树静维舟。港阔桥添板，林迴寺见楼。微茫钟一杵，诗思满怀收。

元夕饮商润泉宅

如斯主客如斯月，放眼开樽十倍春。秣李落梅何处夜，画桥流水此中人。寒星挂屋谈锋壮，华烛当筵酒量神。归路踏歌联臂去，笑他宝马逐芳尘。

次日复叠韵与之

奋笔题诗亦佳事，况当高宴及新春。天教浊酒狂吾辈，月喜红桥得主人。时节但须青帝管，行藏休问紫姑神。今宵一样团团玉，忍负笙歌陌上尘。

正月十六夜

七宝粧成月，其如今夜何。琼楼仙子梦，银烛雪儿歌。天上素光缺，江南红泪多。邻家振弦管，为一注鸲螺。

久未晤蔗坪，将入城，以诗先之

相见共拚一笑，相思宛积三年。知尔期予何处，绿杨斜日桥边。

客去双轮历碌，我来一棹相羊。偏到送人作郡，满城无限风光。
扬子覆瓿已足，君苗焚笔何时。莫使十年保母，者番倒缚孩儿。

花 须

槛边摇演砌边斜，密密疏疏不碍花。一色染成凭粉蝶，数茎拈
断上蜂衙。骤疑白发丝丝雪，翻衬红颜片片霞。粧点二分垂老态，婆
娑偏得擅春华。

题 寓 园 壁

垂杨丝里阁玲珑，薄醉微吟合此中。春送鸟声归院落，日挾花
影上帘栊。隐囊静就窗南月，乌帽间迎榭北风。倚遍绿梅三十树，诗
魂和蝶住墙东。

春 斋 杂 书

香奁灰深漏下迟，夜窗花影淡于诗。月痕渐浅日华上，啼鸟一
声惊梦时。

细詠寒梅到日斜，春光深浅问山家。东皇道我诗清瘦，又勅山
桃早散花。

云母窗头宝月升，池光树色照成冰。此中万象空虚甚，收作蒲
团入定僧。

一槛花笼苔漠漠，半溪蘋拂柳条条。偶然阁笔寻诗去，立尽斜

阳才过桥。

香雾沉沉绕槛行，醉中犹记月横城。朝来万绿浮眉宇，回忆夜窗山雨声。

清晓呢喃燕说愁，厌厌午日下帘钩。闲情正怕看春色，新柳一枝斜入楼。

桑鸠拍拍绕檐鸣，春到浑如竟日晴。拚酿花阴更三日，一场花雨送清明。

闲逐花间蛱蝶飞，晚来残课恋斜晖。玉钩不上帘波暝，误尔雕梁燕子归。

山痕泼翠水揉蓝，芳草天涯忆客骖。雪盃茶香清不散，片时午梦到江南。

流莺何事傍人啼，回首柴门枕水低。几日清明村外路，踏歌挝鼓夕阳西。

与 胡 蔗 坪

文章今古争毫发，要放光明世界中。玉尺何人凭只手，金篦怜尔刮双瞳。花花有样鸳针在，草草无成雁字空。莫是吾侪余结习，未须投笔愤天公。

忽 忽

腾腾兀兀是浮名，休负芳园镇日晴。狂客满堂轰夜饮，故人几辈忆春明。支颐小坐花无语，拍手高吟月有声。不耐酒阑移烛后，惺忪无寐听疎更。

试 笔

晴窗伸纸试新笔，矫若苍鹰脱鞴疾。盘拏万仞不见影，陡然侧翅山腰立。纵横飒爽风雨声，神鬼暗中扶腕力。昨宵痛饮黄炉边，日高三丈须酣眠。莺声唤起病酒客，春愁百种堆胸前。急取松管挥吴牋，一气迅扫腾云烟。空堂掷笔几欲裂，儿童争看呼顽仙。人生万事取快意，草书解酒亦奇事。

即 事

送罢春寒换夹衣，客窗容易又斜晖。梅花落过桃花落，啼鸟声声也劝归。

酒病诗魔日作缘，最难消遣困人天。碧桃花里关门去，遮莫间愁似去年。

春 愁 曲

南望江云思不禁，金尊银烛夜沉沉。谁知把酒催愁去，愁与金尊一样深。

上巳前一日

落花风底度觴箫，人坐迴廊梦寂寥。春色二分归细雨，曲江三

日到明朝。微寒欲结啼莺舌，薄倦谁扶弱柳腰。空忆去年今日里，画桥东畔荡兰桡。

酒 罢 题 壁

豪气轩轩压座中，觥船高举向东风。狂来那管酒成病，春去俄惊花满空。万事安闲输钓艇，一年心事付诗筒。明朝散发刺舟去，六幅蒲帆张似弓。

病 酒

达士藉酒狂，如花爱春雨。一雨名花香，斗酒狂士舞。岂知不可狂，万物宜节取。昨夜春雨多，轻花落沾土。譬我得佳酿，喜色动眉宇。百觞亦不醉，渴吻张怒虎。归来引被坐，酒病不出户。病起雨亦霁，负手过春坞。藉问雨浅深，落花羞不语。

晓 起

华烛怨遥夜，梦迴窗半明。不知花落未，犹忆雨来声。春色客中晚，晨光烟外晴。流光时节过，草草恨啼莺。

题陆放翁诗后

放翁诗集万余首，千载狂如此老无。尚有徽欽在心目，每论李郭恨头颅。青灯闻雁悲沙碛，白发骑驴老鉴湖。我读张园海棠句，人生有酒醉成都。

偶 成

幽人启户迟，日高坐春庑。邻鸡啼一声，水面楼阴午。

晓起书壁

生不第功图像凌烟阁，又无良田十双事东作。屈伏奇气归一徧，骏马执之付羈络。羲轩何处洙泗远，日抱微言讨冥漠。十五年来体襤褸，浑沌恨无神斧凿。麻衣不脱银榜前，睚眦枉插红尘脚。门前轻肥少者谁，金鞭宝盖照京洛。典诰聱牙暗不知，得风亦振雕陵鹊。吾侪读书饱蠹苋，十州不铸此大错。早晚更欲较勤惰，鸡虫得失互惭作。宝剑不化延平津，三年一入洪炉橐。祇此竿牘琐琐事，精神不敢肆槃礴。喜我顽钝昧时态，遇花便赏酒便酌。春来入城访石交，豪筵那厌日欢谑。弹指忽忽三月毕，酒杯未疏花已落。羽陵万蠹窺不尽，聊为睡媒作赠缴。昨宵病酒缩缩坐，情怀十倍添作恶。梦中似欲凌空飞，双足踏风玩虚霏。披衣顾影嗤不伦，画饼何能充饷饩。万事早识幻如梦，且羨晴窗鸟声乐。

论文二首

脱然心手空依傍，便是千秋独运时。何处月光何处指，不须稽首更求师。

经训昆崙史沧海，茫茫山水正高深。莫将叩寂求音句，误会牙期一曲琴。

城河舟中

曲折春城一水通，白陂新涨荡冥濛。遥遥双桨去无际，家在红桥烟雨东。

招景蘧

赤日西山落，黑云东海起。雨来人不来，愁绝空堂里。
知尔静掩户，独抱琵琶弹。解衣坐长昼，十指秋声寒。
何如披葛衣，过我寻诗处。雷雨下遥天，清风洗诗句。

招纪燕亭奕

牧猪余乐我剧喜，□然妙手君相当。闲房但得木奴大，清风不数金池凉。何为迟迟举玉趾，想惜玉尘九斛耳。不见天上羲和鞭，大地火迫红炉里。群儿啾唔乱清听，万蝇中间鬬窗几。一挥去之蓬门

开,葛布单衣飘然来。今宵玉盘不肯出,斜阳野色供吾杯。

白 莲

断桥水无际,诸天色界明。诗心证香国,花梦醒华清。雨洗流云骨,风飘堕月声。翻嫌红袖女,妖冶荡舟行。

郊 行

苍然玩平楚,万窍合商声。野阔鸦群散,天空鹞影明。晨光团雾重,秋色铄云清。随意逢樵叟,高歌一路行。

拟张茂先励志诗,即用原韵

五德帝降,二气神游。寰开笠覆,序运轸周。万动入昼,孤怀朗秋。砚波银湧,藜火珠流(其一)。漠鹰高扬,渊蛤潜化。翠仰松盘,红羞李谢。掌露垂晨,胸星摘夜。鸡舞一鞭,乌麾三舍(其二)。险垒张卷,高城负羽。队里鸦塗,梦中鹄举。乙乙情丝,庚庚心绪。云斤司绳,月圭命矩(其三)。舜瑄匪遐,孔丝未佚。驹白流窗,人黄守日。北拜铭丹,西行执漆。蛇蜿珍光,红翠玉质(其四)。盘盘绣谷,蔼蔼平林。池无凡介,固有文禽。谁青柳眼,只素兰心。轩封雨厚,枢罨烟深(其五)。才钝白地,气捧红云。豹山养蔚,鸳树盲文。茂哉有緝,砺乃其勤。斋将运侃,空曷书殷(其六)。就章炳焕,鳌极宁清。壁开紫府,奎耀丹冥。帙绡户启,贖锦厨盈。琥璜错宝,铺磬谐声(其七)。

人早蛟腾，印迟鹊起。饼画惩终，薰吹戒始。鍼孔韬精，镜心警理。九采三山，五花万里（其八）。一虫秋肃，只鸟春仁。过箫秉化，鼓橐提钩。槁叶振旧，繁条郁新。薰风扇物，杏雨迎人（其九）。

晚 步

鸟定暝烟合，炊烟暮村景。斜风回磬声，缺月挂桥影。万动此时息，孤怀悄然静。叉手数鱼灯，金波暖西岭。

秋月正美，闻景遽将返，作诗迟之

只有桥头月，和依盼尔来。西风吹不到，孤棹几时开。寺远霜钟彻，楼寒铁笛催。故乡菱藕贱，休负夜凉杯。

调 景 遽

传闻醉锦瑟，定解唱清歌。脱口诗成串，缠头值几何。颊潮春入晕，眼语夜流波。便听霓裳罢，愁君隔绛何。

秋 圃 杂 书

桑

成都八百株，虽好非吾家。只复半方地，留将几种瓜。

槐

低能酣蚁梦，高不碍蝉吟。怊怅西风里，花黄又到今。

榆

只可布青阴，历历天关里。寒色逼人来，多钱中谁使。

柳

最恨朱楼上，牵人春思多。斜阳秋色起，肠断奈秋何。

楝

油壁暮春郊，多情殿花信。秋风只一番，芳心寄谁问。

蕉

铁马斫营来，怒突东墙侧。梦里急寻声，蕉窗秋雨入。

友人席上分赋，得菱角

一鉴斜阳璊璊波，芳菱采向射湖多。拔来蔓络红珊古，折得丝牵碧玉瑳。信手拈都憎犖确，聱牙坚不耐么麽。枯肠得酒森芒角，奈此鸦叉新翠何。

九日晚饮从弟艺辅宅，得诗三首

微雨布林莽，暮色束冥濛。野菊解人意，冒雨开墙东。疏花不上头，偏映酡颜红。螯肥酒亦熟，畅然生高风。吾饮九日酒，休曰师陶公。

岂惟无陶公，心中无九日。阴阳浑浑尔，浊醪汇为一。秋风自激荡，酒肠自宽佚。旷观悟盈虚，一醉万愿毕。骚人餐菊英，此态转萧瑟。

凉风兼细雨，吹我堂东隅。寂寂下柴帘，所乐非一壶。岂惟不在酒，淡然吾忘吾。一醉固妙事，不解心亦愉。随分足所养，外物徒区区。邠老自败兴，何得尤催租。

重阳后二日戏书夜来醉事

壮客饮酒色，怒如食虎馐。当时雄且杰，声情震山岳。老拳合沓战，连夺尉迟稍。敌败顽负隅，崛强未摧扑。突起邻国讐，秦鹿互犄角。侍童请撤酒，屡被主人驳。酒阑兴未竭，不及饭香糯。收兵香余烬，义旗又高卓。三战百回罚，升合尚征榷。稍稍出门去，溪光荡瀲灩。风露淡人衣，九月净如濯。喧笑一市惊，夜柝不敢啄。星斗摇高空，酒气浩莘莘。我倦欲引遁，问道走不觉。客已据我垣，飘忽似飞索。坚壁伺所归，重兵守精确。我潜背水居，深匿畏惊爆。游骑徼循之，彼南我则朔。岂知伏兵扰，鹤唳风声颺。大呼逸者获，胜算出掌握。责我败盟罪，牵帅敢腾蹕。颇如戏迷藏，起伏迭揜揜。昨日负登高，蓬户鲜剥啄。今夕申号令，豪狂禁贞樸。美酿轰一醉，那顾俗谣啄。长笑解围散，晓鸡声喔喔。

题黄蔚雯金陵女史兰花画扇

叶叶枝枝取态妍，光风扇转早春天。兰香满袖人千里，枉把同心小字镌。

如瓜艇子劈清波，曾听秦淮子夜歌。画里秋心隔江水，秣陵回首断肠多。

醉过僧舍

僧如野鹿见人避，客似野鸥相对闲。溯溯西风残醉里，夕阳平树不知还。

岁暮送赵蓉垞还郡城

朔风唤篷篷不应，天公使我为趺僧。大力驱之任尔手，牵帅以往如从绳。风亦自笑奉谁命，耿耿错逆雄奔腾。动沙吹灰日激荡，万事此态难繁称。笑君三载盟息壤，解约便类鞬脱鹰。我苦得见元叔晚，比年甫作附鲁鄆。华筵使酒我必与，背傅两翻疑飞昇。雨窗灭烛说神怪，虚堂古树头鬅髻。千潭水月即如印，说诗妙亦登上乘。狂歌雷叹俗眼怪，不河汉之惟吾能。正襟迩复作危语，使我中夏寒凌兢。大药针灸去浮气，以古人勉神稜稜。忽然叩户作长揖，返棹欲行南溪冰。我正忍冻上浊酒，不能携榼挑寒灯。可怜过眼一鸿爪，雪泥掩复千万层。枉使明年隔城坐，街鼓十里传鞳鞳（余明岁馆于城北）。归来开户望邻树，春愁日与烟光凝（余对门即赵蓉垞斋树）。吾辈离

合本细事，随风移转无因仍。何时羊角扫尘榻，踏云同跨天池鹏。

春夜书怀（庚午）

风动一床书，春寒暗袭裾。月怜今夜好，酒是隔年疏。市上人求马，途中我觅驴。随身竿木具，到处作蓬庐。

叉手过前槛，月高钟漏残。文章羞燕颌，身世累猪肝。人影依灯静，鸡声逼剑寒。中庭双桂树，应杖□盘桓。

不分狂吟客，消磨隙里尘。江山一双屐，风雨十年人。夜迥鸿惊月，花迟鸟问春。毋为仲华笑，寂寂此儒巾。

寄朗陵兄

大好新安住隔年，江南虽近远于天。旧家格调传双璧，前路风云寄一鞭。归棹遥遥期蒋阜，家书渺渺下淮堰。县衙芳草吹新绿，兼为哦诗忆惠连。

城河舟中

绿波吹起恨迢迢，打桨城边趁落潮。斜日半林敲社鼓，迴风深巷荡伤箫。二分柳色飘官路，一翦帆痕折画桥。寂寂晚凉亭子上，可怜明日是花朝。

对 月

长空下孤月，客意向谁亲。别馆青衫恨，高堂白发人。荒村浮远水，归梦说残春。捧杖闭门乐，何时慰此身。

蟾光凭再转，未便是归时。草色碧如此，客心春不知。登楼怜粲赋，乞食笑陶诗。我亦依人者，苍茫万古思。

人世无长技，宽饶醒亦狂。云霞闢世界，风雨卫文章。北极心方迥，南箕舌任扬。一朝持照胆，潇洒坐清光。

晚 步

落日过邻树，清阴散庭榭。洗手弄池荷，深见一痕月。

感 兴

草色日以浓，幽情日以减。病乃与闲宜，只恨愁相犯。昨日城西游，穿花荡轻健。瞥眼缈如梦，云波照黯黯。梅雨又沾人，枉是凭花槛。

与 盛 阶 平

亿万蠹中闢一屋，吾侪朝暮食且宿。世有此乐尝者稀，叩首天公拜嘉福。胡不闭户蹲茅堂，上稽姚姒窥炎黄。挟书出门丞自售，龊

齟食力如工商。关锁两足学趺坐，言笑按抑毋敢狂。突看破壁蛟龙走，买棹看花约良友。胸中蔚气十丈强，放之直欲醉牛斗。佔毕喧嘈耳窍聋，狂疾入肝作牛吼。对君吐尽十年愤，不顾旁人笑掩口。况闻君家好兄弟，兰玉摧残不长久。忍泪来为皋庑春，堂前白发重搔首。感此擎涕伤心神，破书一卷良误人。柳花满路客不管，啼鸟自送芳郊春。君登城头直东望，云树冥冥绕春涨。蓬门咬菜少情味，梦里还家似天上。谈深园树日将下，雄剑暗鸣互惆怅。欲行不行人意痴，头上黑云风倒吹。披衣不顾唤船去，野叟促膝相参差。万顷菰蒲战寒色，电光破云入复出。依然听雨一灯影，桐叶声声如掩泣。何时买宅深山中，妻帑馐饷吾园公。不然乘轺驾大马，题桥壮志一挥洒。谋生最是读书拙，兀兀闲愁日盈把。君看城门贵人过，谁是肠撑千卷者。

荷池夜坐

我昔拨舟去，苍苔覆荷钱。我来散发坐，叶大如盘圆。南风那复解客意，日催新绿冲池烟。游鱼几队叶南北，戏衔钩月光娟娟。见人避入破叶影，萋萋不取前时怜。雪泥世态幻如此，濠梁一乐浮沔耳。鱼意人意迷离中，未必今非昨朝是。悟徹莲花自在香，凉风半臂天如水。

奉怀卢止泉先生

水光三百里，浩荡起离情。一诵渭阳句，当时日下名。文章付阿士，身世叩君平（精日者书）。又欲挂帆去，看山建邺城。

晚 坐

归养维摩病，来参无住禅。澄心香满座，弹指月流天。荷气通帘押，波痕漱石拳。依然一衲证，我已六通缘。

木 芙 蓉

重重幽怨碧云涯，徙倚红粧夕照斜。芳草半湖围客棹，清香一路到渔家。诗心淡冶烟中浦，梦影迷离水上霞。好是江南八九月，风情管领得秋花。

和 陶 诗

空斋积雨，寝馈陶集，乃叹舍己待人，贬情从境，尘容溢鉴，俗虑填襟。吾自累天，乃强责物，因得和陶诗数首，雅无负郭之田，忽动耦耕之兴，非希雅踪，聊遣积愆。

次九月中西田获早稻韵

少壮一朝夕，乘除胡万端。世态夺其性，形乐心未安。况我复劳形，碌碌靡足观。白云起川岱，日暮飘然还。世宙大无际，吾生迫饥寒。饥寒亦非累，心累乃独难。舍己责万物，愈为物所牵。东园田数亩，荷来怡心颜。耕与读相循，逐日可闭关。量力合守兹，足已何怨叹。

次归田园居第四首韵

高才世不乏，知足良甚稀。素心偶有会，即物得依归。归来田间宅，日夕披蒲衣。终宴分中事，寸心毋使违。

次酬刘柴桑韵

空庭下余照，独居增百忧。涤虑坐清夜，荷风如素秋。秋气一以迫，聊可勤逐西畴。万物逐动静，今昔能计不？何为羡他人，高车矜壮游。

和 饮 酒

问吾饮酒乐，此乐非言诠。索诸杯罍中，心口皆茫然。乃知浊醪妙，非特饮者传。不饮得饮理，君今通其天。愔愔壁上琴，弹之固无弦。

蔚雯书来作诗答之

七十二鳞双鲤鱼，故人书札寄轩渠。求田问舍此时策，答难解嘲心迹疏。入世卿能用卿法，闭门吾合爱吾庐。昨宵联臂溪桥去，风满蒲葵月满裾。物态纷拏不可齐，少年气枉作虹霓。洞箫大有东坡客，楫局聊谐杜甫妻。竹几残书能引梦，古囊断句半无题。先生不出朝朝雨，遮莫林鸠尽意啼。

题月江舅氏《澄江秋泛图》

又踏槐花屐，来维白下舟。诗怀淡于水，江色静宜秋。忽忆毗陵棹，新图少日游。春申浦外路，风景似前不？

题月江舅氏《驴背联吟图》

村景入诗意，村行忘近远。画出素心人，清闲共瘦蹇。遥忆落霞天，鞭丝漾林岫。樵唱寂前村，诗成楚山晚。

庚午报罢，和郭景蘧韵

不教仙骨换凡夫，漫说禅机度野狐。客有闲情江上水，秋分凉信井边梧。黄花酒熟柴门闭，细雨楼寒暮笛孤。寄语骊龙珠抱真，今人真是捋羊须。

十年手自拨秦灰，窅窅云烟梦一回。木蠹日能餐字迹，金鸕秋不壮诗才。漫雕宝鼎工捶指，误结丹房姹女胎。且见香山侍书者，笔端为扫积尘开。

复 饮 酒

己巳冬以痛止酒，有诗云：“黄叶漫天醉不辞，填胸傀儡仗金卮。如何斗室高寒甚，和到渊明止酒诗。”郭景蘧见之曰：“君不一年

必复饮。”庚午秋果大饮，因作诗解，示景蘧。

去年之酒多于愁，我欲饮酒天不可。今年之愁多于酒，我欲不饮恐无我。酒多伤身天所灾，愁多伤心天所哀。天者吾父酒吾友，严亲不禁良朋来。呜呼！我不假天以富贵，乃复失酒制豪气，揆之于天非天意。

访景蘧途中作

日照东林隅，群鸟各有偶。我亦过前村，来求素心友。文章余子事，目中竟何有。穷达原等夷，行歌还拍手。

方寸不填愁，焉得有千古。吾生愁已多，更借古人补。古今混混中，归墟在何许。

云阴幕遥树，雨气失近村。距村四五里，望见梨花园。咫尺不遇雨，安知世路屯。且敦石交约，野藿充盘飧。葵黄与荞白，聊足资芳樽。

斋中独坐

醉醒皆无策，行藏难问心。所思天际阔，寒气夜来深。灯焰高虚室，钟声阁远林。聊寻黑甜味，万境总沉沉。

一 屋

一屋不盈丈，萧萧可独居。天公惟薄我，此愿不应虚。乃挟挟人

策,还嗟世态疎。可怜故园里,孤负满床书。

题 画

芦苇丛中落照边,半衔秋水半衔天。无人肯向烟波住,付与沙鸥自在眠。

溪 夜

空船夜傍幽溪曲,无人月借空船宿。二更点烛上船来,醉欲人扶欺路熟。船东缺月明复明,船西桦烛孤枝横。中间容我妥清梦,梦里水禽翻水声。篙师乘醉拨船去,残月依依半溪路。酒醒烛尽天未明,月落霜浓鸦起树。

醉中与邱琴沚

名理涵幽室,清谈夜转深。举头孤月上,照见十年心。今古谁同调,萧闲入浅斟。此中随分足,不仗酒开襟。

檐头凉月落,应见酒深时。静夜霜花重,狂歌物态痴。空街寒送客,孤枕耐敲诗。邻寺钟声动,幽情谁共知。

君家半窗月,了了四更谈。我室十觞酒,昏昏一梦酣。残灯依研北,孤雁下天南。独醒何须我,三闾苦未参。

诗成独酌

每当展卷日，深见古人才。吾亦具奇好，不为天所哀。偶然作苦语，自笑少良媒。且尽一樽酒，寒风夕正催。

寒窗八课诗(有序)

吾窗也欤哉，天之所以械吾者也。天械吾以窗，又锢吾以寒，天之过邪？吾之福也。吾若无窗，吾将无所见明焉。吾不知寒，吾将热中而求饮冰焉。窗开吾智，寒练吾骨，是即天之课吾者身矣。天课吾，吾不自课，是褻天也。吾课吾，吾课天也。笑之天熙，涕之天凄，读之天腴，吟之天癯，愁之天窄，醉之天阔，梦之天黑，忘之天白。吾一日而八天焉。此八者，百千亿万之天，纷纷藉藉于其中，吾见为八者而已。然此八者，非吾贸为彼业，彼自就吾事所事焉。此去则彼至，甲宠则乙妬，吾不获辞也。然则非吾课天，天又以此八者课吾矣。吾既为天所课，恐天不知吾勤惰也。遂作寒窗八课诗，以质之天。

笑

忽然遇奇兀，长笑可绝纒。久之见世事，一笑心为平。古人百事拙，大拙是留名。可惜古人死，不闻吾笑声。旁人谓吾喜，吾笑非尔情。若笑尔所笑，日月当东行。天地闻吾言，大笑此狂生。汝虽有笑癖，为汝黄河清。

涕

太初至今日，纵有几千载。如何吾生时，不见古人在。生死况茫茫，父母不相待。外人亦亲厚，运吾为傀儡。声咽寒风号，九宵不甄采。吾生当有罪，肉骨化为泪。只似鸟填海，（原缺一句）。路旁掩面者，疑吾迫饥馁。

吟

落叶语霜树，天公哀怨深。空山啼鸾凰，缥缈青枫林。谁闻尔短歌，谁爱尔微吟？奇才不得妬，焉知真宰心。昨夜风色恶，重云朔阴阴。一唱再三叹，不敢鼓瑶琴。且呼万古人，来听此哀音。万古亦茫昧，萧萧何独今。

醉

不知吾醉未，但觉物物小。天当生物后，不醉日应少。何为人处事，苦心求了了。一尊奉羲皇，尔未识清醪。我得居此乡，春秋一昏晓。本来非酒力，沉酣在幽窅。寒风又强逼，不醉舌亦拆。醺醺莫唤应，吾游八荒表。

忘

细忘忘者忘，大忘忘不忘。前事若记忆，造化归何乡。芸芸静同体，天亦恨智囊。日月问前度，错行无辉光。云水守故辙，东西反仓皇。微兴偶有寄，欲辨真无方。愁吟与醉读，啼笑皆黄梁。仰面举向人，此物何苍苍。

读书示邱琴泚

书读今人书，不必古者贻。古人如作书，当浮一大卮。我喟寸心中，万书纷交驰。日读书日少，久久无一辞。匹夫足黄虞，但为书为谁。我有我心书，天日亦知之。

调 座 客

邱子似好道，日日闭门居。且知弄稚子，或是读古书。求仙意已怠，时欲谈古初。谈客颇不来，闭门当何如。请君备樽酒，十日当造庐。

自 调

人责汝好酒，汝尚昧酒趣。闻我喜狂醉，知非为酒故。汝日日作诗，寂寞鲜佳句。当世似汝多，非笑颇不怒。门外车马多，扬扬驰道路。汝自误诗酒，何为笑人误。

秋日野寺与宋绀佩、金弢岩谈

畸士奋秋兴，气欲凌苍旻。抚几坐叹息，万象飘微尘。仰观造化大，四序推新陈。哀蛩怨幽砌，白露飞萧晨。落叶自满户，孤怀谁为伸。指偏忘其全，阴阳良不神。岂知荣与枯，一一归鸿钧。为语闭门

客，商歌何酸辛。

世态如秋云，秋云亦何依。偶然散太虚，去住忘是非。我来访故人，不觉谈元机。超物见真际，随分获指归。醉中笑禅偈，谭空理愈违。今我但沉醉，妙已通幽微。坐久不肯去，变幻西山晖。君勿厌穷老，吾亦披蓑衣。

春 郊（辛未）

浊酒三樽折柳行，野烟如雾冒初晴。回头滑鞅桥西路，残雪胧胧深树明。

野阔无人冰自开，垂杨春动煖风回。蹇驴细踏村阴雪，不为寻诗若箇来。

梦 归

衣带连朝缓，儒冠半世忙。饥寒磨骏骨，风雨上羊肠。病又与春约，愁偏逐日长。故园低映水，空发几垂杨。

为宋绀佩题朱礪南团扇山水

谢安团扇敬亭云，今日云山又属君。不作乘鸾秦女画，楼台苍翠总氤氲。

截得齐纨肖月波，月圆了了见山河。偶然月下凉风起，岚气扑人衣袂多。

前辈谁称擅场者，礪南野客足狂痴。分明万叠秋山里，蒋阜去年归棹时（客岁秋间，泊燕子矶，与礪南谈游竟日）。

宋老当时最率真，征诗乞画有精神。即看山水清于洗，何处西风尘沃人。

醉 歌

吾谓吾饮酒，酒谓酒饮吾。天倪一浑合，造化皆醍醐。吾日在酒中，推醉翻大愚。座客不如鸟，能劝人提壶。

宋绀佩斋中观牡丹诗（并序）

绀佩斋中牡丹盛开，余与郭芋田往索酒。绀佩曰：“酒待诗客耳。”余与芋田交呼曰：“诺。”芋田无作诗意。余曰：“以诗乞酒，今不作诗，欺绀佩酒，复负此花，忍哉？”因作诗酬绀佩酒，逼芋田诗。

藉花生酒端，酒乃与诗讼。作诗不得酒，□诗了无用。吾侪诗品贱，遇酒长诗俸。名花解客意，春色逞豪纵。深怜二客渴，竟作二日供。客顿忘己丑，挟诗自贵重。有酒当先驱，诗愿作驺从。主人入诗彀，美酿肯与共。诗喉浇不及，迫过蝨觅缝。主醉忘索诗，高谈自穿综。客醉忍负花，袖手待屈宋。花神懼客逃，连开促歌颂。一客急题笔，酒怀埽尘封，一客尚兀坐，文思若冰壅。主人酒再来，诗当为花诵。

题画十六幅(有序)

静坐执笔,不知所书。偶忆曩买纸十数枚,冀延一善画者画之。苦无题,因命题十余,复作小诗十余。待画成题其上。异哉!画者安在?画未成安能先有题画诗?虽然,画成而后宜有诗,吾亦不知之。

焚 香

静中一妙,散为万芬。不是悟道,休逆风闻。

啜 茗

春花浮沔,花洁如雪。浊河忽清,炎风不热。

读《易》

非龙非蛇,天渊一家。不閤不闢,元黄一室。

詠 诗

性情在天,笔墨在手。凉风飞入,向吾点首。

看 云

是尔变灭,是我动静。太虚往来,异族同性。

待 月

我之所思,海角天东。瑶琴不弹,弦音满空。

巡 檐

亦无所思，亦无所忆。回环三匝，忽然有得。

倚 树

凉色一襟，不见人影。叉手仰观，皓月在顶。

浇 花

空山朝晴，花气满圃。不闻人行，但闻微雨。

採 药

朝云送出，暮云送还。日携锄往，知是何山？

听 泉

以耳纳声，水在声中。水行耳行，浩浩虚空。

隐 几

人梦几醒，寤然希夷。开眼见几，醒时梦时？

勘 书

能生古人，能杀古人。三皇嘻笑，九原欠伸。

读 画

壁立无境，诸境养目。闭目勿视，画理愈足。

饮 酒

强天入酒，天不敢曙。彼苍最黠，此浑浑处。

看 剑

奇人奇物，奇光动户。在天牛斗，在地吴楚。

红白踟躅诗

野鸡啼遍芳春过，才见霓裳剪碎红。别著缟衣残月里，同安清梦画屏中。天怜独客慳诗兴，勅下双姝伴倚枕。莫便匆匆思阆苑，教人容易咒东风。

寄 朗 陵 兄

少年志乘云，养翮非一朝。及今滞污泽，气奋神不超。岂翳垂天翼，不足凌青霄。闾阖亦无风，北海亦无潮。宜兹斥鴳辈，局局纷喁。寄言达真宰，何时蜚神飚。

杂 诗

大厦连云高，中处昏庸子。哲士日诵经，茧足荒郊里。饥寒面黝黑，人转曰无耻。掉首歌商颂，吾其老泥滞。

断文未云亡，盘郁圣籍中。舍此侈多文，潢污徒溃泐。千古江河流，泔泔贯西东。荀屈贾班马，百派分元功。前人恃源往，左右取不穷。今有一勺水，声响争濛濛。三日淫霖乾，疏凿亦不通。持此詫乡曲，聊足欺童蒙。

书陆郎怀生听莺曲后

捲帘晓无风，莺啼春事幽。欲作听莺曲，今无韦苏州。陆郎年十三，诗骨清且遒。不必斗簧巧，神韵含风流。鸟声既婉宕，诗亦开春愁。吾家群子弟，佶屈如拙鸠。祇当与陆郎，日日双柑游。

题华清出浴纨扇

宫纨娇膩露凝香，人试华清第一汤。只恐闲情偷眼去，碧橱草草着霓裳。

脂粉晶莹汗浹肌，也如睡起海棠枝。雪肤一捻皎销薄，真是当风出水时。

五日集薛丈震峰宅， 偕陈锡蕃、商相巫、郭蘧蘧联句

痴云蓄雨意(彦甫)，日午光犹蔽(景遽)。人独飞蒲觞(相巫)，邻喜得胜地(锡蕃)。联襟挥扇来(彦)，移几抽毫对(景)。友少借仙参(相，时为乱戏)，句奇触天忌(锡)。天岂忌良才(彦)，客实窃仙气

(景)。洒墨奔风雷(相),书空咄魑魅(锡)。黄河挟沙流(彦),青虹劈星碎(景)。锺馗怒髯张(相),曹娥妙肌腻(锡)。屈怨袅孤弦(彦),交啼试英器(景)。锐思湿雾开(相),烂采远霞蔚(锡)。天放晴一角(彦),酒豁诗三昧(景)。味甘蔗冰齿(相),色艳缕缠臂(锡)。清照榴枝红(彦),浓醞艾叶翠(景)。舫船作龙拏(相),酒池恣蟾戏(锡)。躬复驱角弓(彦),拇战突铁骑(景)。月吐良友情(相),星粲老人瑞(锡,时震丈年八十有二)。四邻闻客喧(彦),百舫让翁醉(景)。浑金琢古德(相),润玉忝清契(锡,锡蕃为震翁婿)。饮客协胶漆(彦),清言当鼓吹(景)。舌锋可镇恶(相),牙慧实益智(锡)。非逞鸡窗谈(彦),快俊鸱羹赐(景)。沈酣忽投辖(相),朝晴客还至(锡)。

偶闻桐叶雨声,得诗

君耳在何所,乃知桐上声。是雨是桐叶,耳浊声难清。百声无一伪,恨先以耳迎。君解洗君耳,伪声不敢惊。但嫌君作诗,伪心犹未平。执笔记此妙,声已亡其精。默默太空表,万响含充盈。

自题《濯足万里流图》

斗室一几波怒蠹,飞雾长风远惊目。借问此画谁为为,插脚尘中者勿读。我昔披发海上坐濯足,海上仙子道我将此海水浴。我谓我之洗足乃洗心,心与四海之水清沈沈。下伤江妃脱靴,河伯进屣,海若捧巾。有此双白足,乃能朝玉真,踏青云。足清心朗洁且淳,涌泉精液和阳春,拍天涛雪湔浊尘。不然吾奔走二十六七年,两足踏汗践垢如腥膻。天公设此四大海,又不便朝夕浣濯颜色鲜。吾将茧

足上诉真宰前，罪坐尔海上之顽仙。仙子大笑亟谓尔姑坐，洗足原须东海大，足但勿插蓬山座，海水惊翻亦尔过。我徐伸足入海中，一趾已触鳌鳞破。龙宫偷窥，我应作图。黑蛟能研墨，赤蚪能点朱，雄姿逸态天下殊。横空云水相染濡，不知可似此图无。

朱丈乙翹为画《濯足图》不称，作诗驳之

我狂设此万里想，画图试一烦朱丈。但知客意是奇痴，应教画法开泱泱。朱丈画法清且新，画我何为摹古人。看兹偃仰天渊态，忍作林泉子细皴。诗题朱丈勿怒叱，此生抱痴成痼疾。平生一片江海心，罚君涤笔重摩出。

病 酒

雄谈亦敝唇，狂饮亦酿病。快意丰一时，焉得不伤性。谁其淡无欲，肝肺化冰镜。物来胸不知，神府默渊映。劝戒皆剑矛，吾当养吾命。

小疾读周木斋诗

疏帘动暝色，病客神笼东。忽得故人诗，展函愈头风。清骨洗秋雨，俊气截暮虹。非其饱天性，脱口焉得工。此材世所贱，吾取充药笼。

移琴阁杂书

鸿爪过残雪，东西浑不知。物情凭造化，而我亦如斯。细草开新径，疏花恋旧枝。空斋才展卷，檐月又来窥。

碧桐高几尺，能作绮琴无。我与时相较，翛然志亦孤。特来怜旧契，荒径未全芜。莫漫嗟风雨，行吟为尔娱。

推户积明月，木香庭院深。四围成碧色，孤客照清心。倘有故人到，此中花气森。夜寒憎怅望，金魄渐沈沈。

四海看山志，闲园山亦奇。仄应缘竹上，远更偃松宜。莫笑圭稜削，还生复篲疑。陂阨聊似我，休与计高卑。

桑小深妨帽，藤多巧罨衣。叶从黄渐脱，鸟入碧忘归。犹有山桃树，空看秋燕飞。余情最寥落，全不恋芳菲。

侧侧重门入，疏疏曲径通。廊迥延去月，轩敞待来风。兴到不关境，幽寻宁易穷。晚窗人语静，远想付冥鸿。

幽客午时梦，邻家药杵声。敲残三径僻，味和百花清。坚坐浩无虑，尘寰知养生。终当摄芒屨，岩涧饵芳英。

去住总吾分，园亭况可游。微风埽花径，疏雨酿清秋。海鹤摩宵志，汀鸿觅稻谋。本来无得丧，属客且淹留。

开阜从子至

大河水信黯惊魂，秋径萧萧忽叩门。吾族本无三日蓄，少曾感念几人恩。凄凉弹铗声何怨，仓猝分襟恨又吞。老屋一灯双瘦影，牛衣冷泪总难温。

自遣

混混龙蛇大泽中，吹箫人敢怨途穷。颜如秋色可怜瘦，病似夏畦犹未工。谪室妻孥催乞米，啣杯宾友似疑弓。谁能深闭蓬庐住，饱得黄齏卧日红。

送从子开阜

乍见旋离莫暗悲，防身宝剑烛天陲。大江南北论才少，痴叔行藏只尔知。园菜清寒聊纵酒，灯花璀璨一题诗。丈夫志不拘辕下，且看腾风鼓翼时。

寄家人

竟无闭户萧闲法，须识读书贫贱难。晚摘葵菘朝买芋，仗卿清苦自加餐。

寄妹

今夜梦归堂上坐，弱甥幼子话清寥。寺钟惊醒朦胧意，犹在东村第一桥。

重阳感兴索朱丈乙樵饮

一秋何所事，但得酒千觞。歌哭人声幻（邻家幼丧），飘摇鬼梦凉（前夜梦至冥府，游历甚诡）。客来呼白酒，蟹贱是吾乡。莫遣银蟾笑，东篱菊正黄。

寄里中诸子（有引）

移舟小别，相思满斋。邻钟起，清檐月吐，妙酒醒篔簹雁来。诗寄诸子，昼乞菊间，夜分芸气。下檐灭烛，曾忆鄙人否？临风属和，请付邮筒。

震峰先生

八十老翁爱杯酒，掀髯危坐看题诗。震峰年八十有二，予前与芋田饮其宅，食顷联句诗十余首，震峰劝笑，以为奇乐。卅年父执如翁少，争奈狂生不自持。

逸 樵 丈

读画论诗只自娱，有人叩户索君酤。钞书残课日斜毕，好作雏孙抱脚图。

补 梅

落叶离披自扫庭（补梅自云年力就衰，询之云，不能扫地矣），田租才供酒盈瓶。秋光一径送谈客，月落夜听儿诵经。

鲁 南

凉月残钟忆京洛，敲诗僧好住精庐。定知漂泊才人意，盼尔江南双鲤鱼（鲁南云：寓京师某寺，寺僧甫弱冠，论诗剧佳，以家难弃儒服。鲁南劝之读书，甚忻然。鲁南归后，不知何如矣）。

竹 轩

吾乡亦有逸群髯，执拗论诗俗所嫌。不识酸咸真世味，苦君风格太清严（竹轩以卖浆度日）。

润 泉

卖酒黄垆哭故人，满腔热血洒天真。风驰电掣人间世，劝饮糟床百斛春（润泉哭其友钱君甚挚）。

西 垣

南窗睡起日光暖，雪茗半瓯秋梦余。怪煞读书兼读律，凉宵觞政判何如（西垣案头常置律一帙）。

问 樵

笑尔优游能混俗，偏于棋局太分明（问樵喜象棋）。客斋几片梧桐叶，大似寒窗落子声。

芋 田

桥上四更残月上，风光让尔苦吟人。僧家西舍苔封砌，纵不读书当避尘。

阶 平

携蒲一掷东堂会，骁将今看盛彦师（阶平豪于博）。何不闭门闲意马，书城封拜虎头姿。

稻 田

求田问舍时人事，镇日求闲那得闲。流水柴门君便好，为余试买屋三间（曩托稻田佃宅）。

自题一首呈诸子

黄叶盈堦一尺深，夜凉无客月华临。床头浊酒与《周易》，醉梦中间有道心。

寄 芋 田

青田有二鹤，毛羽未长成。空有拨云志，谁为刷修翎。二鹤相顾言，安时养吾形。襦袴互攻短，浩荡交长征。岂不惮狎昵，素秉有通诚。一鹤守故枝，腹饥神甚清。一鹤依人立，矫颈心未平。同声不同棲，同心在杳冥。秋霜渐萧瑟，苍天正无情。故枝未可弃，依人未可争。但保此六翮，日久使充盈。终当双翱翔，天风扬清声。

偕芋田晚步

野水没浮桥，日落步村路。贪闻桔槔声，且立垂阳渡。远雨过前村，归牛歇芳树。葛衣人自幽，吟眺空郊暮。

雨霁乱云出，林疏断虹出。炊烟杂余霞，溪光动残日。寺近闻钟清，田低受泉疾。何时诛把茅，灌畦吾意毕。

遣 兴

对影孤吟午梦余，文章身世总空虚。月怜坐久时临槛，风解牢愁自卷书。虫语不知深夜恨，鸿声如怨故人疏。何时讨得村居好，忙是饭牛闲钓鱼。

谢程郎赠墨

曲屏雨气黯如湿，枯砚秋销蓄露汁。何来妙墨嵌双龙，胶香飞透重帘入。细披锦合探金丸，坚韧滑泽壶冰寒。虬松千年剩灵骨，红炉锻作青琅玕。江南老奚谁嗣续，易水至今无断玉。吾家潘衡南海去，元香太守空曹局。此物自矜易水远，来孙叶叶标门楣（歙人曹素功来孙仿易水法）。供我酒酣烛炮兴，恨无桃李酬珣琪。手把金花左右视，程郎峨峨歙州子。霜天一梦下江南，我梦新安江上水（时家朗陵客黟县）。

初雪,与香谷、琴泚

昨日小雨今日雪,帝庭号令发中节。恰如六月愁歛蒸,摆扇荷亭午日烈。立秋即日风送凉,新秋吹尽人间热(今年大暑奇热六七日,立秋日大凉)。今宵雪亦因时降,功较金飏尤快绝。乃知寒暑运无象,人心未果天心决。痴儒抱书十日坐,历乱幽情蚯蚓结。眼花瑟缩天垂怜,横空为洒寒花洁。檐前老梅乾欲僵,得雪如酒畅筋血。但苦阴寒入几砚,钞诗手滑指骨折。阁笔哦诗声不遑,开口生寒喉卷舌。三更望雪不忍卧,冷被悬知劲成铁。忽忆去年公等约,一雪壶樽便携挈(客冬与香谷、琴泚约,以雪中携酒集程氏废园)。街南亭子低秋水,败柳枯荷占清冽。熟客不来吾辈来,妙取荒寒助欢悦。吟眸温润酒肠暖,楼台天水分莹澈。约成天不副游兴,两月闭门双足蹙(客冬十月、十一月竟无雪)。可怜大雪压岁暮,一棹匆匆惜离别。今年天心似悔祸,急布同云惧牵掣。老农枯田麦芽短,亦喜连阡散珠屑。不愁寒饿当一豪,照眼清光毋滥窃。请看水阁空寒中,一色瑶瑤为谁设。往者不谏来者迫,沈酣风景非贪饕。若虞废圃寒袭肌,炎天冰水君胡咽。呼童料理红泥炉,饮酒有地不可褻。休拥破裘倚壁坐,坐□滕六笑駑劣。

双 松 歌

开门雪花舞奇突,我欲移家入酒窟。停杯掀帘看双松,抵一万杯壮毛骨。一松欹侧势危蹙,一松环抱团团绿。三尺之盛十尺松,屋里涛声荡山谷。双松双松尔生自何年,故根想在东海边。勿化双龙飞腾入海去,留我酒酣雪夜来盘桓。更须速买一匹好练绢,写作屏

障日日悬我山堂前。双松一客即三友，岁寒盟誓如山坚。松毋嫌我拙，我毋嫌松劲峭不合时人缘。

春初访胡蔗坪不值（壬申）

大雪袁公浦，长波去客船。春风吹旧雨，杯酒别新年。桥转门前路，城围水外天。窗虚啼鸟寂，绕壁看题笺。

醉后城东闲步

酒余游兴勇，醉面受林风。垂柳可人缘，野花随意红。无端入樵径，闲话得邻翁。归路出烟莽，回头月在东。

将赴琴泚饮，城河舟中口占六绝

沿堤柳色日夜绿，催人饮酒东郊游。十日三城隔风雨，怜君枯坐楼上头。

雄谈怪辩与长笑，使暑为秋冬为春。我去君家四十日，座中谈者是何人？

闻君有酒复有客（琴泚是日招绀佩、定甫饮），那能无我便啣杯。道旁花鸟向我笑，主人不招君胡来？

大好风光是三月，须臾无死正堪娱（仆客岁九月梦今年三月死，因谓琴泚辈，仆果三月死，当以三月三日佳也）。屈指流觞时已过，天公忘却此狂奴。

野人论文有新趣，贵客寻春无妙心（舟中一贵客、一农夫）。等是相逢不相识，一舟来去水云深。

日高拨棹出城去，落花垂柳相依依。今日夕阳烟草渡，东风留我未须归（是夜宿琴沚斋）。

寄 远

休望东城城外堤，晚烟满路夕阳低。绿杨不管风兼雨，留住黄莺尽日啼。

题王朗夫园壁

交游蔚顾誉东京，十载闲居避盛名。高树小池朝倚阁，哀丝豪竹夜飞觥。梅飘深院风香细，柳抱迴廊雨气清。徐榻一春留我住，藉君花鸟壮诗情。

春 晓 即 事

窗影渐分曙，山房啼竹禽。游期因雨改，睡味入春深。钟动隔墙寺，笛吹孤客心。披衣坐花槛，卯酒且频斟。

半舫亭桃花大开作四绝句

微阴作雨又微晴，烟柳迷离望不清。只有桃花与春水，照人春色最分明。

月上栏干影正中，碧桃春夜睡朦胧。欲留一片楼西月，深怕五更花上风。

何苦春鸠唤雨来，玉梅千片已成苔。诗人室外无多树，且让桃花缓缓开。

齐笑潘郎鬓有丝（两鬓忽多白发），一春辛苦为填词。落红万点愁如海，今古情人几个知（予最爱诵少游“春云也，落红万点愁如海”词句）。

城河舟中即事

破除春恨是春游，春水阴阴绕郭流。深树几重藏野寺，高帆一半出城楼。鸟啼不觉收残雨，鹭起才知有钓舟。猎猎风蒲二三里，画成烟景似清秋。

次日又拨舟出城

林风川雨细相和，付与诗狂鼓柁歌。芳草一溪无客到，垂杨三月傍城多。懒随时世题黄绢，要把文章换绿蓑。记取春塘云水外，白鸥许我日经过。

春 望

烟树有寒色，空城夕照间。春深花意浅，帆急客心闲。水湿旧时路，云归何处山。东风劝临眺，何事日愁颜。

尔来作诗甚苦，书此自箴

诗者适性情，何为苦雕攻。俗体太率意，其意本不工。志足气从之，天行浑浑中。斯须尺管下，万物开元功。吾有一卷诗，为子歌国风。

访芋田普渡庵

雨微歇处百鸟啼，花欲开时日又西。□问城东好风景，几人携手上烟隄。

我来古寺忽迷路，赖有荒路□□塗。曾记前时跌坐处，满陂春水日斜初。

苍鹰底事常随继，野鸟无心自入窗。城畔一遭溪水上，可怜烟草似春江。

与芋田谈庄子

向秀注庄岂解庄，而今郭象满人间。君看柳色入烟霭，解事黄莺不等闲。

与杨香谷、丁昆田、李靖标游紫霄宫、 齧金墩，归过靖标菜园饮

紫霄宫里晚钟鼓，道士不归反键户。深堂老仙伴人坐，壁上仙诗杂凡句（壁有洞宾诗，颇平平）。城荒寺僻猿鹤稀，天遣吾徒日挥麈。登城西瞰淮天高，远帆蹙叠不可数。水长天暮帆势急，斜日入云吞半吐。东南□扉雨膏沃，万绿争春气飞舞。提壶者出抱甕归，茅舍中人乐如许。回头却吊齧金墩，凌烟将军镇淮浦。骨窆昭陵石马边，衣甲淮干杂风雨。人生不作万户侯，功奠山河食疆土。便当走藏破屋中，一卷商量傲千古。看竹饮酒叩人门，除此柴关总宜杜。李君李君君独贤，菜园一亩美可茹。夕阳人影城东隅，春菜香风散烟渚。子出灌园妻供厨，此味何如鼎三五。癯儒自审精力弱，老农不能且老圃。今宵坐君芳树下，清风习习开眉宇。嘉蔬登盘春味长，沽酒无钱盍賒取。酒酣吟啸有仙气，不许人嗤儒术腐。园丁两次告酒尽，拇战犹夸将如虎。出门一笑真浪游，街鼓矻矻月正午。

春斋杂书

春意淡将暮，春晴初卷帘。藤花时上屋，水鸟忽穿檐。苔浅防人过，萍稀待雨添。偶然会心处，诗律自清严。

心境

心境了无着，湛然唯自知。清名连夜梦，厚验近来诗。莫受饥寒

缚，亦防书卷欺。闲庭忽有得，云过月来时。

论 诗

冥搜天地外，是物总供诗。入眼群言小，昂头万象卑。到无我相处，独出古初时。异代同文囿，千人共墨池。垂髻称卓犖，白首尚规随。厚薄殊于质，精粗择所师。巧工休敛手，拙匠莫拈髭。含响纷鸣窍，论才似列眉。江河终贯海，花叶各分枝。鞭绕惊霆动，戈当白日麾。元精涵太极，魄力裹须弥。香静琴初罢，风微酒恰宜。澄怀寄云水，闲梦在希夷。窗影装台袖，烛华绣阁帷。红楼歌夜宴，红豆唱春词。社远农家榼，村荒驿店旗。所言皆粟菽，此昼不胭脂。百炼金光吐，三年火候迟。琢磨争尺寸，深浅限豪厘。盘侧荷珠走，林开拓弹驰。经营何太易，来往了无疑。柳软莺低坐，帘开燕半窥。淡浓成妙态，啼笑弄微姿。群玉开金匱，瑯環拱碧墀。明堂千仞压，大笔一椽支。螭吐多情网，蚕抽到死丝。吟魂牵去路，别泪和离卮。楼峻檐牙偃，峰耸石角危。别无余地转，才见病挥奇。扞蝨谈军略，骑鲸作水嬉。心芽开怒蕊，意马脱尘羁。土色班刀剑，雷纹蚀敦彝。图如披岛国，状欲写山魑。戍卒晨笳动，羌儿夜笛吹。先声摧勇锐，后劲刷疮痍。虎穴苍藤抱，龙湫黑雨垂。胆粗心欲死，语尽力穷追。箫管平台客，秋千别院姬。安章金错落，戛韵玉葳蕤。卷屋风生牖，关门雪断炊。研精撑健骨，涤虑削丰肌。弩上离弦簇，囊中见未锥。锋芒森挺特，苔款竖参差。珠孕梅初萼，奩藏月半规。箇中留意蕴，何处别成亏。门径先宜别，工夫孰可欺。大观求美备，细致剔瑕疵。情性风华本，彝伦学业基。治身洵雅正，吐气必淋漓。科律循前法，翻腾运我思。云霞皆大造，花鸟属伊谁？不贵盛书簏，何堪没字碑。灵台尊大帅，载籍用偏裨。局段严分界，关防饰守陴。那容疏保障，直藉定纲维。得句孤峦耸，横空寸铁持。千言相拱卫，只语仗敲推。下字炉融

韞，成功将举旗。豪添传阿堵，点睛作之而。乐府声声合，歌行步步移。宫前谐草木，变化出神示。题解当时谬，妃豨众口嗤。叫呼成市乞，委顿则癯疲。律体裁疏密，盈虚度饱饥。有时参活相，原不假人为。叙述工繁富，铺排间偶奇。杼方旋乙乙，珠必贯垒垒。截句尤渊永，含情待赠贻。忽当天籁发，犹见古风遗。俗手贪容易，连篇自悦怡。短章聊复尔，真味阿谁知。汉魏分醇驳，齐梁剖盛衰。尊唐嫌伪袭，祖宋亦偏毗。降自元明近，愈多品隲私。先民传是道，浅者涉其篱。山水才虞尽，军戎力苦羸。庙堂□瑟缩，草泽语支离。感兴倡先辈，分题类小儿。迁官都浪喜，送别便全悲，妄摭禅宗录，争填理学词。纤纤如弱女，奄奄拟行尸。艰涩颇叉手，肤庸亦解颐。本无真好恶，焉辨假妍媸？雅郑将淆乱，铅华任取贻。音都姦北里，颺转效东施。相马非无式，亡羊各有歧。玉衡悬位置，明镜鉴容仪。末学惭珍帚，词澜漫测蠹。十年劳讽玩，五色混离披。宝筏迷宵渡，铜槃叩晓曦。竟能陈义例，未敢恤磬訾。潭奥原难罄，源流略具兹。騷壇今赫奕，请自决雄雌。

蘧蘧新筑落成，题壁

小肆旧临水，蜗居甕里天。春秋负花月，窗牖杂庐廛。西日蒸楼燠，旁风隔座穿。买山何处隐，改井一时权。摧拉芟陈腐，空疏拓袤延。分间奇易耦，立壁断为联。材庀金飏动，功成壁月圆（落成中秋）。广非函丈席，深可度堂筵。不户明于榭，无楹窄似船。阳光通窅奥，曲势附簃连。埽地红泥净，承尘绿竹坚。古墙饒碧藓，新壁衬银牋。蝇拂清言屑，猊炉小篆烟。琴瑟差左右，书画品媿妍。计比论园捷，谋从种树先。苓通裁量剂，水土和纯全。藤弱休妨瓦，藿低好护砖。晚香篱菊靚，秋泪海棠鲜。砌蝶移清梦，盆鱼养静缘。上傭才告息，闲客遽盘旋。架笔挥群彦，沙盘走列仙。壶觞酣曲宝，菱藕饫

加笏。酒阵旗分垒，谈锋箭脱弦。诗铿敲玉琰，曲艳滚冰絃。饼味团团说，茶经细细论。精神各疏连，只尺占幽偏。晏子居原湫，通明宅待迁。此中聊位置，其吉是安便。驹隙匆匆耳，鷓枝物物然。但能容我膝，随意拍吟肩。身稳荒溪屋，心灰上道鞭。僧龕辞闾寂（蓬蓬尝寓涧东寺中读书），闾闾失喧阗。红板垂杨外，青旗落照边。从兹日相访，休只闭关眠。

闭 门

闭门不谈不卧时，不拈秃笔挥新诗。不弄稚子不见客，此时此地心安之，隐几焚香吾自知。

闭门有客来叩门，叩门谈可奕亦可。但除俗事公休道，异事奇文速赠我，呼童拂几请高坐。

闭门若问出门日，美景携游十可七。美友携酒十可一，一生岂是闭门人，但得安闲姑勿出。

和朱涧南重阳感兴

红叶萧萧舞夕阳，秋光端不让春强。但教饮酒留佳客，何必登高揽大荒。篱菊润含连夜雨，蟹螯肥占几分霜。西园雅集公能画，恨不狂歌共举觞（重阳集蓬蓬斋，涧南丈不与）。

白发盈头笑□整，少年游戏礼从宽。买山人画聊充隐，煮字为粮且劝餐。小枕蝶魂春栩栩，闲阶鹤步夜珊珊。先生莫道真无事，课罢儿孙又种兰。

除夕坐雪书怀

廿载韶光去若驰，膝前记得岁除诗（先大人辛亥除夕诗：“膝下初当小学年”注：三巳次年八岁也。今儿子□□新岁亦八岁矣）。即看总角庭儿戏，忆我摊书小学时。万里雏鸾憎翼短，十年弩马恨鞭迟。雪花满眼腾光速，三十功名讵可知。

木几泥炉楮枵然，低窗破研雪花妍。匆匆一岁余今夕，滑滑连阴似去年。呵冻细商题壁句，看囊喜剩典衣钱。椒盘遣得闲时节，便算人间一散仙。

桦烛高烧照雪莹，炉香深袅觉寒轻。残书收拾牙签整，吉语纷纶柏火明。钉座僮来呼酒熟，索逋人去报诗成。街头泥泞檐头湿，恣听通宵爆竹声。

天揀琼英此夜飞，蓬门朱户总光辉。明年麦价村村贱，新岁梅花瓣瓣肥。客恨沉阴停蜡屐，儿贪佳节泥鲜衣。先生祇觉晴无用，雪压萧斋好闭扉。

城河舟中（癸酉）

尘市中间日似年，偶然逃出似登仙。便呼短棹红桥外，来访闲人春水边。沙鸟随船过别浦，薄云拖雨下遥天。儿童笑折清明柳，客绪匆匆祇自怜。

雪后郊行

雪与春光如作难，偏从雪后得春多。轻阴浅覆梅犹萼，薄冻才消水未波。万物有才须蕴蓄，寸心无事即晴和。村郊数里何空阔，野客相携好放歌。

雨宿田家

尺水细穿城，微凉縠皱生。云头冲树起，两脚逐船行。窄岸愁风急，荒郊怯电明。村家呼系缆，留坐候新晴。

不学四章

日月之行，维人之则。一日弗勤，朝暗如夕。岂惟晨夕，虽少维老。峨峨盛年，自今枯槁。嗟我不学，于何是宝。

东园之弁，有茁其色。和风南来，其旧维革。嗟我不学，日狙于常。岂维狙狙，汨其旧章。人之暗暗，草木辉光。悠悠白日，畴使之忘。

翩翩之禽，飞鸣好音。厥心何依，眷焉旧林。禽心不迁，人心纷如。朝暮几何，遇物为居。匪知不逮，乃迁于愚。嗟我不学，曷归其初。

我思古人，教人之始。匪恃其学，恃其有耻。嗟我不学，防耻未周。况承教者，而弗优游。天道不远，敢不怀忧？礼之所弛，刑之所囚。我耻不立，才覲其邮。尚迴兹义，永臻日休。

感 兴 诗

春鸟自啼树，春树自生花。而我独何为，兀兀长咨嗟。出门见时人，交错伤心芽。闭门不疗饥，枯作壁上蜗。岂伊时人尤，我心自喧哗。心无人我界，愿驾交衢车。请观春园中，物物安其家。大块类以聚，何必歌蒹葭。

晚云下竹阴，踏苔送客去。春鸟不惊人，来往花间路。闲庭有余情，妙理时一过。可怜转盼间，忽忽生外慕。危哉人有心，长途不早驻。鸟到倦飞时，自坐斜阳树。

种树亦有术，置之任其天。养生亦有方，浩荡归自然。择境筑茅屋，安得崇山巅。择人与吟啸，熟客常相牵。斯须不称意，野烧起良田。借问谁迫之，我与我相煎。但得一迴照，清风生座前。清风稷稷来，万籁为管弦。平心听其真，山高水涓涓。主人请安坐，此乐可延年。

晨起出门望，奔驰各有营。借问子何好？读书终吾生。读之二十年，了无所专精。所好终无他，一卷代躬耕。此事是吾事，休问人性情。何为苦不休，但博乡人惊。

后园喜空阔，不知一亩否？周圉以土墙，高低插杨柳。柳下菜满畦，蒿苋菘芥韭。春朝微雨过，群香清且厚。晚禾妇手摘，呼儿进樽酒。借问妇与儿，先生何抱负？此乐付之天，日日愧享受。不见南邻翁，晨炊延至酉。

苦热，与蘧蘧戏作长句

赤龙挥鞭日色烈，纤云不生风意绝。丰隆睡熟萍翳死，石发全

枯山骨裂。系日绳长日不西，向晚炎曦逞余孽。树梢痴立蝉长号，科跣踉跄卧难贴。星送瞪瞪月魄紫，灯焰煌煌蕉扇折。汗淋急雨不肯凉，天地为炉我铜铁。四体相爱黏如胶，须发恼人羨僧洁。忘相来充画饼饥，梦入湖天浴冰雪。水榭山楼百丈清，绿沉如许昆刀切。江山万里借不到，只尺蜗庐蚯蚓结。且寻快友生谈风，恶卧填街行蹙躐。爽塏溪桥乞者床，清凉枕簟青蛇穴。刺股锥穿葛缝纹，触手钩撩墙隙蝎。低檐坐客驴怒鸣（蓬蓬门侧为邻家驴栏），赤足妇人狗强劫。帷中玉暖火燎原，枕畔雏痴口入蛰。夜深转恐日出近，恶听更楼五更徹。安得天山万丈冰，颁与大千医内热。

郊 行

田家才唱午时鸡，驴子逍遥不费啼。一里一桥三里寺，故人家祇在前溪。

偶 然 作

时雨养草木，书籍养情性。萌芽嗜霖霖，方寸爱涵咏。崇朝过急雨，入土知几许。展卷快一读，了与我何补？书不为人读，古人祇自怡。雨不为草计，造化聊自为。以我入书中，书乃暱就我。野卉生屋下，晴雨无一可。读书但为名，雨多草不生。外润中曰枯，七尺一乾萤。

蓬蓬学画歌

蓬蓬四十始学画，混沌不辨画疆界。旁人掉臂嗤不伦，我劝蓬

蘧胆须大。天地中间无画师，只取胸中尘不挂。削尽尘凡画理深，笔底风云常不坏。风云日日呈恢奇，眼前钝者那得知。知者不在画时学，斗室无言高坐时。洪涛忽翻山忽立，泰华低微沧海窄。虎变鼉鸣不自由，掷笔重摹摹不得。红蕉绿柳阿谁家，落照楼台点暮鸦。豪芒锐入得力处，鸿蒙浩荡真精华。箇中巨细无分寸，陶铸云山须自运。最恨精工无与伦，旁人只作画师论。岂知造物一画师，大写乾坤细茧丝。是惟不画画乃绝，电掣风簸任所之。君如会得天工妙，许把丹青信手施。

和蘧蘧咏怀

鱼腾大壑鸟藏林，出则干将处则琴。谁信昂藏如鹤立，祇堪羞涩学虫音。长松细草观人法，孤月重云改过心。捷径中间无古道，抚膺何术拯而今。

日至蘧蘧宅，书此解嘲

红尘深处得幽林，日日来听不鼓琴。烹茗童能谙剥啄，隔篱犬亦识声音。云依山住原无定，月傍潮流似有心。莫怪苔岑分厚薄，十年求友悔而今。

金 山

大江直下三千里，两岸峰峦浓淡间。一幅丹青设色画，断霞残

照是金山。

题 壁

奇峰一朵当门立，雨过空庭积翠深。风起山头忽摇动，方知山是老槐阴。

山 居

幽人拄杖步斜晖，遥见前山雨气霏。向晚牧童归未得，隔山忘却带蓑衣。

燕子矶后山

步上山头不见山，沙田种豆傍禅关。田边小径无人问，只等山僧抱甕还。

北山斗绝是三台，南望群山郁不开。踏碎中间通一线，钟山劈面向人来。

悬崖递下板桥平，渐有人家笑语声。水绕峰迴三十里，林梢犹是石头城。

坐 雨

晓色侵窗树影疏，闲看云气起徐徐。云浓忽送东风雨，湿尽夜

来窗下书。

秦 淮 荡 舟

秦淮烟雨昼霏霏，一夜江潮水渐肥。北面山光南面塔，如瓜艇子送人归。

灵 谷 寺

上界凝钟未可听，空山八月走雷声。龙孙百尺参差卧，怒引飞泉破壁行。

一峰开朗一峰森，步步山光步步心。踏尽白云幽草路，不知山气是晴阴。

残 菊

看花本不因香色，况昆东篱菊最清。正使繁华都力扫，方知气格是天成。风霜只管持权柄，诗酒于兹验性情。若使停杯还阁笔，炎凉休与俗人争。

春卉凋零人不惜，菀枯转变见权衡。菊花岂必延秋驻，人意偏如眷老成。触眼盛衰无定格，到头毁誉看生平。笑他桃李争时者，开落何曾系重轻。

积雨病目, 蘧蘧斋中看菊偶题 (甲戌)

积雨云如乱山复, 日月暗淡天病目。风师投以清凉剂, 扫尽烟霾照幽谷。诗翁双目堆阴云, 挑灯看菊神转足。看菊不厌兼看影, 四壁清风交肃肃。须知天人本无病, 请看日出天如沐。

村溪暮舟

一篷深黑坐, 所恃有天光。闲任水流去, 自然归故乡。迟疑触沙岸, 罟碍警鱼梁。但识樵师惰, 持篙谈举觞。

动 静

动静不能动, 静动静不密。方其未动时, 此静故已失。我与物同波, 即物亦一物。却物日求静, 动静愈不一。动亦非心魔, 静或为义贼。动静不互根, 不系则太寂。不如两相忘, 随物势其执。为问忘之原, 浑然君不识。

题景蘧画

全销暑气写秋岚, 午倦抛书子细参。白石清泉离别久, 为君引梦过江南。

雨埽风皱绝点埃, 危峰窄处一亭开。但能移向此中住, 第一先

无俗客来。

水远林疏夕照痕，渔家放艇过前村。茆斋尽日无人到，贮得山光好闭门。

秃树槎枿老屋孤，箇中诗味转清腴。晚来忽动寻山兴，云起前山淡欲无。

山断忽有楼，云断忽有树。秋鸦人外闲，点点诗情暮。

老木肯枯淡，怪石敢倒垂。拄杖者谁子，人间知不知。

行过山桥去，人家殷晚钟。雨余看不见，还被白云封。

不知仰首是何境，但觉满眼云霞飞。若能低头入人世，此身不披山萝衣。□□忽高山忽落，此间诗画都不着。除却云端白鹤飞，谁人更识乾坤乐。

养病，示蘧蘧

生不耽世味，强饫遂成病。一事相触忤，垒块阻清兴。今朝病弥苦，逃俗坐坚定。开窗纳风日，小室万缘净。庭幽草自媚，林闲鸟无竞。细读陶公诗，泠泠若钟磬。后来韦苏州，潭月相辉映。二子吾参苓，冲约缮情性。更睽同心人，间来偕啸咏。

三 十

三十志不立，茫茫笑此身。即今成底事，于古作何人？蓬户闲难稳，经书读未真。莫谈经世务，先炼尔精神。

三十述怀

人之得为人，岂不在自立。一日忘其身，哀哉虚阅历。当时如梦寐，愧此追记忆。煌煌我祖谟，忠孝世乐迪。疏草列谏垣，奇功荡山贼。苦言戒子孙，恶者苗之媿。庙祭身不与，家乘名不入。自嘉靖以来，大书而深刻。照耀三百年，夫岂未窥测。申以我父训，淳淳民之则。善恶慝衾影，史册不可匿。千古此两人，敬身者不忒。小子识之哉？岂曰供诵习。予时年十二，耳目尚昏墨。所喜天未浇，有过鲜所溺。夫何天不吊，风木惨惻惻。竄身烟水间，始仗硯田食。是时年几冠，颇无成人德。游戏醉饱中，情欲斗歌泣。读书不成诵，便谓胸有得。见客不知礼，衣冠任欹侧。世情不相关，论交昧白黑。深求名场文，资此为钓弋。坐卧腐臭中，青紫希介拾。可怜七八年，精神付荆棘。随时作鸷言，何拯战三北。穷极知迷津，文章悟阶级。一削蕃庖词，冥心脱沿袭。当其孤吟时，万动为之寂。文章知有源，稍稍事蒐辑。周秦以下书，短绠亦时汲。志勇气不沉，过量伤躁急。一卷未及终，前后互推激。喜厌中不宁，双瞳似鸣镝。糟粕未尽收，焉能漉其汁。总角便好书，以之恶酒色。篷窗驴子背，何尝久离逝。但恨浮动根，虽勤寡成绩。名场而文艺，文艺而学殖。性情虽三变，了无所得力。此过不在外，心为过之国。小者累文艺，词源患榛塞。大者丧厥身，后悔何嗟及。舍大营其小，所见殊未的。宜乎百体中，丛过如云窟。岂无规过人，良友忠且直。岂无省过言，箴铭列墙壁。岂无改过心，魂梦相警惕。识昏力不副，非刚业已悞。藉问近所为，习惯如程式。旁人诧我贱，干将遭屈抑。时或慰我穷，青云竚攀陟。或笑我文疏，光彩不莹拭。或狎我浮名，□□震乡邑。或贬我学荒，六籍未搜剔。岂知我一身，负疚以千亿。近者庭户中，养祭弗修飭。年年读父书，守身尚回惑。远者学欲仕，何材足辅翊。礼乐兵农间，朝荣夕弹劾。棣华式好时，岂无虫蚁食？嘻嗃不中节，愆尤丛食息。丰筮太纷

拏，久必分疏戚。寒盟古所嗟，知人患无识。何况姻娅中，樗蒲百愁集。加以族望替，栋榱危岌岌。自问何如人，犹敢自雕饰。过乐情则流，嵇阮相拱揖。稍拂气则奋，赍忌勇难戢。佻佻无定仪，呶呶不肯嘿。当此掩视听，我尚矜瑰持。甕餐营旦暮，舌耕赖口给。田舍来交攻，云台日荒涩。大哉一寸心，冤之使偃仄。壮哉七尺身，缚之使伏枥。旁人使我然，我必怒容赭。我与我为仇，自作含沙蜮。名场亦何恋，于身为瓦砾。文章亦何事，沧溟水一滴。经史学无涯，不救中藏匿。我试问我身，谁克贷此职。祖德与父训，永永播无极。忍使堕我手，清辉一朝熄。往者付流水，来者方汨汨。请看羲和驾，过眼一飞翼。一年星易周，一日日易昃。清夜擢发数，而不增惨感。借曰昏不知，年华已三十。

八 箴

尔纵尔欲，以仇尔身。尔不敬尔身，以伤尔亲，亦负亲德。抱薪自焚，溃尔精气，残尔知仁。觉无日月，梦亦荆榛。忘身暈死，忝尔先人。（床箴）

勿曰人不视，非礼亦勿履。尔自命为谁，而决防荡水。尔耽晏安，帅尔妻子。刚愎而怒，柔昏而喜。大廷俨然，乃回遁于此。心镜自照，云胡不耻？（寝室箴）

尊者天地，亲者祖考。赫赫尔上，咸尔师保。养祭弗虔，俯仰畔道。不敬不和，嘻嗃颠倒。居安思危，先德永宝。天将休休，以俾尔老。（堂箴）

尔座何客，观尔决择。尔客何语，观尔得失。尔毋戏谑，其谁不直。尔毋诽谤，其焉忌克。尔毋贪鄙，嗜沓敢入。非良士勿亲，告尔嘉客。（客位箴）

妄言不诚，妄动不贞。日读千卷，何益尔之生。况尔灭裂，一卷

弗精。贪多鹜速，眈眈虚名。日抱丹铅，德不逮乡氓。博取约守，曷哉迈征。（读书座箴）

士无良田，以教疗饥。教诡于正，虽卑勿卑。文艺科名，匪道之基。尔敢嘿嘿，听其荒颓。虚伪巧令，从俗相欺。经芜行堕，朴尔庸师。（教读座箴）

物养有用，尔何功德。贱者食其力，尔不工农。粗粝弗甘，神人所恫。年不顺成，十户九穷。尔不饥死，先人庇尔躬。尔不克荷德，匪克有终。（饮食座箴）

门外万途，尔何所趋。尔谓正轨，乃错相愚。尔独居弗善，敢步通衢。服古既笃，入世何虞。掉臂而出，戈及尔躯。危哉咫尺，荣辱之枢。（门箴）

西村收稻归赋

带酒出远村，远火透林赤。凉月照薄冰，溪寒路危窄。时或不辨路，路与月一色。村人扶我归，持危赖其力。岂知倾跌余，诗情正洋溢。一字喜甫就，叱犊声中失。归挑暗灯写，戏为妻子述。聊将田父勤，导儿知稼穡。

题取斯山房壁

春风开别院，忆我读书时。即此一区地，回头十载驰。梅花仍待客，童子忽为师。珍重青箱业，流光负阿谁。

友人赠菊索诗，累月未应， 晤于蘧蘧宅，走笔与之

古来菊花祇配酒，君乃以菊侑诗友。萧疏菊影入我庭，火速诗牌到君手。君贵神速我缓兵，奇货自居迟又久。菊花老尽雪花新，历落珠胎未肯剖。连宵踏冻欲寻梅，劈面逢君诗思陡。呼灯借砚索冷墨，呵毫落纸惊蛇走。此时老菊折不得，秋光满屋重重九。喜君爱诗冷能耐，罢市东篱力株守。短牋三幅已报惠，我诗从此脱枷扭。诗成不及就君饮，黄垆借浇醪一斗。笔债偿清酒力豪，一笑出门月当首（时十一月望）。

感 兴

春气触禽声，啾啾萃枝柯。感兹微物变，人心蒸太和。草色亦堪摘，碧入南浦波。欲携一壶酒，偃仰原上莎。问君不肯乐，营营如物何。君看庞德公，遗安岂在多！

学欲变气质，持志毋暴气。气强不能平，即是弱无志。落落千载人，岂止一时事。浩浩万里心，不为咫尺计。顽石固粗犷，投海了无恚。自扇一星火，崑山遂烧蕪。将求物吾与，于人何芥蒂。矧在戚属间，掩恶亦吾义。颜没孔学微，斯言客勿异。和风庆云中，何处著严厉。汪汪黄叔度，簞瓢托末契。高名动群疑，谁能指瑕类。猗欤吾所师，廓清方寸地。

杨秉祛三惑，义浅力艰绝。谅非大智勇，委清源不澈。神涣败名德，气昏荡膏血。万古与愚人，茫茫此同穴。飞蛾殉炎火，原不知火热。人当未交物，遥观岂弗哲。身入不得拔，顷刻万瓦裂。乃知超诣

者，肝肠浴冰雪。岂尽屏弗亲，性凝情中节。浅夫色则厉，断断恃颈舌。我慕鸣鸠篇，仪一心如结。

微 雨

幽人爱春阴，日望春苔肥。开门惜微雨，不碍林鸟飞。鸟意祝晴煦，农忧旱苗稀。闲居志一饱，且勿开林霏。

与蘧蘧、立三北郊游览

淮堧无尺山，出郊动山兴。平平沟塍侧，故不率塗径。高低逐陂陀，出没□奇正。时与飞鸟接，忽入哀壑静。阳开四郊来，阴翕万坟暝。周迴三里余，群山递招聘。假托固伤道，耽奇亦成病。所幸旷达怀，不忧方寸定。藉草看天光，斜阳泛遥磬。

题 画 诗

展图都喜看名山，为道清泉白石间。借问斜阳与飞鸟，几人真肯闭柴关。

水西疏树漏秋容，看尽前村向背峰。最好茅亭日斜景，恨无人去一扶筇。

题《幽林读书小幅》

林光太淡石太疏，老天漠漠云徐徐。此间诸境杳何起，不生于画生于书。书中天何大，画中天何小。以书拓小天，画师谋太狡。

题 画

山卑象德，松疏象直。石无偏向象独立，见君此画面发赤，何不山不松不石？

题 画

秋木下叶江气高，天空露夕宜松涛。瑶琴欲以古心厚，直为万古回滔滔。此时见者谁，山椒一痕月。月落江寒送雁归，万木萧萧远钟歇。

招蘧蘧重游南池

昨日南池上，心流云水清。闭关虽暂息，斜日可重行。见客访天契，屡游探物情。不须劳酒榼，高生酿和平。

题 画

松阴云色盖重重，风动云开总是松。踏着松阴过山去，万松声里一声钟。

峭壁斗上不可攀，壑底草屋定几间。朔风送帆晚送还，舟人指呼渐到山。山山是云欹乱鬓，亦有草亭清且闲。对岸间以泉潺潺，渺若蓬壶闭元关。

古寺踞塔上，溪路入石中。安得披葛衣，来此当晚风。
泉走山骨清，云飞山骨活。餐云漱清泉，凡骨一朝脱。
微雨霭初过，远近绿齐浮。欲知山水妙，并在渔郎舟。
山骨下向，泉珠上喷。古木之中，当无今人。

楼日西衔半山紫，红叶小风飞树里。拄杖而来夕气清，一片秋心洗秋水。

晴水摇夕树，颇似吾南池。但吾无山耳，风景那参差。画师若肯借，吾尚易以诗。

野云一合失山青，雨势滩声斗晚汀。谁正蓬窗孤倚处，钟残酒醒带愁旌。

秋色入水，淡如无有。棹舟去来，远树招手。谁其相持，半瓶浊酒。

水光中有山，山色中有水。帆影下林端，渔歌开屋里。

浅夏林阴乍罨溪，舟行无日过林西。西郊野客闲如我，独捲晴帘听鸟啼。

秋帆几折窅然东，前山后山包重重。近山见寺已闻钟，远山犹认树作峰。远近缭绕如游龙，中有一山孤巃嵒，居然远近山之宗。山根一簇人烟浓，可以泊舟来扶筇。秋江一别三秋风，梦中时折棲霞松。展图拍手惊相逢，清泉白石如旧容。题诗欲寄无邮筒，相思散满南云中。

峭壁不可仰，焉知未造天。此中邪径绝，万古孤松坚。入谷气常满，无邻德自全。晚云曳杖去，高咏荡阴篇。

高 阁

高阁斜阳剩可怜，微风落树且安眠。竹床蒲扇半庭晚，去鸟来云万里天。江海苍凉中酒地，乾坤开拓著书年。疏狂十载终无用，敢托槃阿傲昔贤。

题 画

大山遭迴旋如螺，腹中小山包几何。云树混混但一气，貌若空洞中繁多。有时霖雨徧四海，蕴藏发露铺天和。小夫仰睇诧不测，错疑山腹韬江河。

雨 后 看 云

天地之物靡不奇，最奇者云人不知。奇云之态无不有，无态不奇惟雨后。雨前云心犹在雨，所事未毕所其所。雨毕云心无一事，落落听天之位置。安得人如雨后云，纵横天地安君心。

秋夜怀竹轩琴泚，与蘧蘧联句

秋土扇秋兴，凉飈为之热。烧烛照寒花，秋光浩明洁。落落星辰

高，交游几磁铁。遥天烟树里，有人独清绝。前日踏斜照，匆匆蹇驴别。苦句定一囊，迫欲耀其杰。此时得吟蛩，忍俊亦与说。尔我今夕对，颇胜蓄症结。露下庭叶多，谈深厌前辙。掀髯神忽飞，满屋笑声徹。邱生天外来，鼓掌碧云裂。人生梦魂中，仿佛此变灭。举酒看太空，残月点凝雪。

秋夜谋饮，与义安联句

西风入老屋，黄叶向人舞。萧瑟求太和，秋残以春补。自觅小火炉，劳劳拭尘土。沽酒溪桥边，佳不在多许。杯盘豫前陈，细爇细斟取。明河横天末，寒星淡无语。万象供一杯，洁若漱霜雨。诗肠露芒角，得酒作宾主。吟成樽有余，来宵莫重举。

看 月

云岂能遮月，因人只见云。未愁伤本体，直要扫尘氛。霁宇元无物，清风恨不勤。即看光侧射，万类尚区分。

孤 菊

炼出风霜骨，丛生转未宜。幽人将闭户，供尔合孤枝。大地谁相倚，芳樽好独持。山斋高座上，直作友兼师。

陆应中新居

造化弄人随所欲，拜而受之勿柰触。玉堂只许仙人宿，荒村岂少愚公谷。涧水之上朋好多，我已卅载安其俗（仆家来车桥卅余年）。君来安稳不须卜，诗狂酒病合成局。门前流水好钓鱼，斜日垂杨半桥绿。门后平田宜纵步，云树人家帆锦簇。闭门养病亦长计，坐倚晴檐享清燠。飞鸟下庭客不来，细看山炉烟曲曲。霜风入夜撼老屋，有儿可教书可读。骑马豪门求食肉，不如破被酣朝旭。世态妖冶塗青红，未必多金况君朴。丈夫插脚尘海中，茅舍几间便奇福。稍胜南村寄笔砚，休忆城东旧花竹（应中旧宅城内，颇有花竹之美，近售去）。蓬莱清浅亦细事，那有闲情为顰蹙。十年我亦数移家，乞人隙地栽葵菘。连宵困顿落成酒（连饮商润泉新筑），聊喜题轩诗笔熟。诗成索饮君勿饮（应中肺疾，止酒水），我自深杯君芋粥。

任君菊开，招饮索诗

菊花诗乃充卷帙，顾我何敢下此笔。任君任君好索诗，况是菊花所爱暱。花开酒满招客来，谁与诗囚敢逃逸。白云一年精力瘁，辛苦盼到开花日。阴阳寒燠望宜审，身似医师日治疾。出入种刈足不停，又似农夫荷镰铤。炎曦背作赤埴乾，冒雨蓬头劳快帚。今宵点烛照深杯，此花交付公等毕。老僧证果将成功，鉴此精勤应一述。我闻此语默自愧，诗家功不如君密。以君此力造诗境，臭味色香俱第一。万事经营诸力中，恨我光阴交臂失。举杯一酌罚往咎，作诗聊从自首律。回看秋色满霜天，此花那待吾评隲。

第五桥口占,送别苏生养吾

岸自陂陀桥自斜,两行寒柳带人家。最怜薄暮寺钟起,一一惊飞村树鸦。

一番雨过看云生,第五桥头几度经(旧与蘧蘧、养吾常游东溪,因立为“看云会”,三五日则一往)。秋去冬来来送别,北风西日半池冰。

啸 歌

遥望西京城,城中树何古。不知几何年,空腹鸣风雨。
雏鸡喔喔啼,大鸡姝姝棲。大鸡逐食去,虫来欺雏鸡。
风吹黄犊鸣,草稀下山路。怪鸦下牛背,啄啄复飞去。
天高叫不闻,人自槌雷鼓。天低叫得闻,鼃自闹昏雨。
前村买豆稽,贱如乱蓬根。后村买豆粥,一碗十青钱。
登高望东海,烛龙海中宿。长风吹水立,激之与云斗。

村 行 (乙亥)

流水柴门竹马骑(舅氏旧宅),竭来愁照旧须眉。一年一度长相讯,只有春溪似昔时。

板桥转转抱前村,浅水叉鱼喜不浑。知是隔厓藏钓艇,竹根敲出绿杨根。

儿蹲牛背斗携蒲,炙背翁归酒半壶。早有提篮挑野菜,踏歌联

背几村姝。

提壶载榼叩柴关，田父春初暂得闲。犹是日斜携锄去，沟南放水潺潺。

远波疏櫺间茆亭，樵斧声中客屐停。已是将身入图画，只差天末数峰青。

惯从驴背结诗缘，林色春光别有天。也只农闲长顾此，评量村景送年年。

古 意

离别良可悲，况在亲属间。历数冬春来，为此凋心颜。岂不愿合并，贫贱聚首难。风烟阻魂梦，咫尺成间关。居者不出户，饱历行路艰。行人望浮云，已是归家山。苦忆临歧言，不过是加餐。不及双白鹅，游戏白水湾。谁家一虚舟，随风自往还。造化大如许，吾辈鑽忧患。杨柳告春及，行乐次及闲。天意苟至此，何为摧肺肝。

偶 然 作

夜梦作画，枯木竹石。笔如生龙，奔走郁屈。反复自爱，如天挺出。醒而忆之，朗朗在壁。逼而摩之，百不得一。掷笔一笑，万丑难述。天人之间，霄壤悬隔。是有神助，不可力袭。惟知命者，悟此出入。焚香危坐，还读《周易》。

纵酒闲步

万物不春人不酒，错疑情态不能舒。可怜杨柳微风里，正是幽人薄醉初。冻雪空山梅笑月，荒烟冷灶客观书。才知造化归炉冶，九折叩棘也命车。

示从子开丽

吾族渐式微，谁欤曳华裾。可恨处田野，不肯业樵渔。借闻尔痴叔，狂态可似初。俊骨日销铄，所恃尚残书。闻道悔不早，蹇劣旋磨驴。尔欲求丹梯，不出尔蓬庐。闻言或不信，炯鉴请视予。

酌酒

酌酒与妇饮，亦胜俗客对。圣俞为此语，穷愁固分内。我独默契之，直欲镌作佩。饮酒一大事，那可着疵类。莱妇千秋稀，未足称等辈。所幸生圭窞，世故或愤愤。况有一庭月，众阴扫繁秽。醉倒慎勿呼，吾以息吾喙。

口占寄蘧蘧

巡檐行饭嚼梅花，扫溉吟哦似冷衙。砌染新苔人不到，树棲残雪雀无哗。村溪活活连宵涨，沙柳摇摇几处芽。不管郊头好春色，闲

偷病里读《南华》。

与 蘧 蘧

去月今日送君别，今月明日君又行。月日不顾人易老，可怜芳草自离情。

二更客散星光静，童子睡熟吾独吟。恰似梅花古僧舍，问梅梅道不同心。

拈笔题诗诗如注，阁笔寻诗诗安归。吾家有米自炊熟，邻家那能频贷炊。

君去林原望春黛，似吾同在五桥不？我向高斋忆君语，飞鸟入檐啼不休。

寄常处士圣谟

斯道江河下，如君不可能。躬行张子孝，家范柳中丞。尺柄若堪假，古风当再兴。平生未亲炙，倾倒寄溪藤。

与 张 墨 泉

贤多伏屠钓，昔言良不诬。听君述常君，使我湮郁舒。贺君获良友，朝夕相切摅。方知远别来，进德殊不孤。我抱古书读，步步跌交衢。君以人为药，如得艾灼肤。妇人塞宇宙，定有几丈夫。岂必尽鄙陋，书亦搜五车。不逮闾闾人，朗朗握元珠。劝君勿自是，久要当不疏。

送表弟卢念兹

别离感何长，中年感尤剧。春风折杨柳，临歧泪屡滴。矧君孤露身，与我同戚戚。世途畴相亲，泛梗作单客。贫到彻骨时，有志苦难立。古人不可到，于兹服大力。力之所贫依，志气为倡率。一念逐时流，颠倒迷南北。一念追古人，朗朗森白黑。君年少我年，精神正坚坚。譬如武库中，鏃鏃富刀戟。但在善用者，所向乃无敌。读书悔不早，早不尽通闕。内照观我生，载籍为我役。临渴问井泉，短绠那堪汲。绵绵求万年，浩浩纳一息。经明行以敦，此外都瓦石。热友近如蝇，翕翕聚呼吸。慎勿堕尘秽，羞玷尔白璧。别恨不足言，勗此加鞭策。君姿近淳古，聊尔施劝迪。秋风远相望，愿挂黄河席。

城北舟行

春风长垂杨，袅袅送春航。浦鹭狎疏雨，林鸦争夕阳。乾坤自狂客，烟波信吾乡。那用访云外，高枕即沧浪。

荻庄送琴泚

踏雪携樽兴若何（辛未冬荻庄荒废，予与琴泚诸友踏雪买酒，篝灯倚破壁而饮），颓垣新槛付渔歌（近又葺理一新）。不须惆怅此送别，阁外客帆来去多。

与 养 吾

书义皎如月，文章雾塞空。半生酣里梦，千古堕坑中。耳目自清醒，精神皆俊雄。寸心争一柱，足障百川东。

涧 河 舟 中

细雨斜风一叶舟，篷窗高卧当春游。梦中此景常相遇，十二年前射水头。

夹岸垂杨送去舟，翩然忽遇旧同游。竹窗听雨湖村夜，今日萧萧古渡头。

别绪迷离满客舟（舅氏来嫁女已毕，复去涟水，予送登舟），塞鸿南北任天游。书生大率无长策，婚嫁相牵便白头。

静 坐

昔贤示静坐，疑者常纷拏。谓以生生心，斩削为枯株。岂知此静境，界域同而殊。寂其心者释，存其心者儒。凡百尘凡士，万虑堆榛芜。舍此不得门，安所求性初。下手第一义，谁讥识空虚。俟其妄大定，功力当渐敷。譬如山泽马，野性无安徐。姑入□天闲，抑抑服茅刍。一朝亲和鸾，庶不奔其车。况吾婴百疾，肝肺湮不舒。心动神益疲，学古愈疏。自非习静功，身心霜叶枯。卓卓刘念台，作教必述朱。半日为静坐，半日为读书。私意参活句，宏开六通衢。今悟法一定，片念始不渝。坚约贯金石，寒盟真大愚。先辈炳志节，禅障久已

除。反复求证治，此药非欺予。遍质学道人，妄议当何如？

访蘧蘧途中口占

画手翩翩恨索居，经营风物近何如。预支江上秋山看，只在搢筇落照余。

隔溪几里到幽斋，乞得疲驴替草鞋。云树四围堆水墨，满心山向眼前来。

春去余寒恋敝裘，荒田水气更飏飏。拂溪不是丝丝柳，凉雨行云便算秋。

不须诗画撰云泉，真有林邱第一天（蘧蘧宅西里余，有三邱致奇，余尝游之。蘧蘧近亦嬉遨其间，命曰“聊乐邱”）。烟外鞭丝才一指，风光尽洗十年前。

村途口占

麦气润行客，阴阴似晓云。低林烟不断，远雨树难分。别恨丝杨结，游怀芳草薰。韶华无事业，诗境策殊勋。

次韵

已开担际日，不断雨余云。寒暖破无律，阴阳融未分。诗怀天外酿，药味静中薰。谁说闲居客，全无燮理勋。

村 景

轻寒还暖麦初秋，看足郊原草木柔。才识夜来溪雨大，桔槔不动水平流。

迴风紫燕解依人，送我南溪掠水痕。忽忆黄鹂经别久，年来家可住西村（仆所居无莺，于西村十数里外闻之）。

寄舅氏书毕写此

高斋入远愁，云树迥悠悠。春色雨余净，黄河天际流。诗书供鼠蠹（近以头痛，几废书），药饵替觥筹。且约孤帆去，江山开素秋。

野寺闲坐，看蘧蘧作画， 即题画扇送之别

热境不可居，来步野寺东。叩户拂尘几，西廊送清风。闲携数稚子，时遇一老翁。老翁九十人，行步追儿童。问其何能然，穷极心疏通。时复作小诗，健似霜天鸿。坐看殿阴转，微凉生碧丛。一翁对二客，默静疑痴聋。翁去客不归，尅期斜阳红。郭生亦不懒，奋笔神豪雄。已得静室妙，复作空山空。石树屡皴染，怕有凡尘蒙。放笔便起别，暇极翻匆匆。送之大溪头，画意铺冥濛。顷刻各何处，十里苍烟中。

野 寺

热场无物可供吾，往自充盈来自虚。不若一挥寻野寺，闭门坐到日斜余。

静室澄澄似野潭，不须唤作小茅庵。俗人不到僧常出，正好闲供我辈谈。

绝 句

槐树披檐昼蔼清，儿童能读鸟能鸣。坐来香烬池边去，雨过河鱼上叶行。

寄 琴 泚

别绪萦怀似雨丝，一春折尽绿杨枝。即今还怕重提起，病里花飞客去时（今春送别最多，三月送舅氏、琴泚尤难忘怀）。

乱愁何物可驱除，苔满柴门一卷书。转恨文章抛不尽，云山笑我不樵渔。

愿我嘈嘈雨后蛙，有谁倾耳向谁夸。偶然看出苍天大，四海鱼龙是一家。

杂 诗

卓卓东坡翁，谏诤甘杀身。乃求长生术，盼作飞仙人。大节陈莹

中，爵禄非所珍。乃与日者对，干枝辩谆谆。此皆今未净，颠倒迷通津。富贵土苴耳，死生夜与晨。万象顷刻变，只有一念真。生生不可息，能为四海春。保兹如美玉，庶几磨不磷。

灵蛟失云雨，那免鱼虾怜。哲士屈节出，都为妻孥然。妻孥岂人累，意城自不坚。推髻王霸妻，抑抑馐陇前。彼岂有异教，笃志和其天。受书匪不早，低首羞古贤。古贤似可怀，古道未易肩。柴扉勉勿开，高歌以穷年。

夏夜十友诗并序

闲庭乔木，清气满裾，寂坐良宵，鲜与晤语。忽自省曰：“吾友岂少哉？俯仰皆是，而吾不之契，吾之过也。”乃指儿子辈曰：“风吾之清友，月吾之阴友，云吾之淡友，露吾之洁友，星吾之文友，树吾之幽友，鸟吾之静友，蝉吾之高友，蛩吾之吟友，萤吾之读友，大都形神所契则无之，匪友云尔。”本无友，忽获十焉，是可贺矣，作十友诗自贺。

荟蔚占烦溽，君来自小异。君倘闲空谷，万类屈生气。蚊蚋方乘时，知君有情未。（清友）

君来不知他，一座尽开爽。岂无万琐屑，不觉首自仰。君去始徐徐，后夜劳闾想。（阴友）

君知有我否，偶来旋复去。惟其不计吾，所以适我趣。翕翕□人怀，四海滞跬步。（淡友）

微德畴不喧，君乃寂声闻。不到被厥身，谁复省清润。夜气嗟已深，浮埃伺相溷。（洁友）

高文复群伦，爱君能素位。处高不相掩，随时肯自晦。文不秩民生，作与君相对。（文友）

通衢走热场，长揖可休息。毋畏阴森森，庇阴成仁宅。池台不赖

君,且傍吾蓬蓐。(幽友)

惟挟飞鸣姿,乃识静中妙。梦与云霞安,太虚归一觉。远钟何微微,开眼月斜照。(静友)

物物营一饱,君高遂成名。饥肠烈火煎,翻疑君不情。君与物物然,何用流君声。(高友)

炎蒸合一世,商声君独引。苦吟大痴人,清极众所哂。支床不忍眠,怀抱为君尽。(吟友)

咻咻者庞然,闇浊投淤泥。君抱弱小质,志与星汉齐。气质不变化,书籍徒提携。(读友)

九日纪稻田置酒赏菊

高秋悬清晖,爽气入虚牖。人生几重阳,菊花须到手。今秋饱看山,双瞳不孤负。欲携此花归,慰此三径友。花市闹维扬,脂粉覆尘垢。悠悠不挂眼,但买沿河酒。何如吾香溪,疏篱不半亩。粗服乱头中,晚节转清厚。此花淡入骨,固宜随分有。盆儿斗精绝,俗骨妍愈丑。主人浅兹意,位置自不苟。高风幸作邻,敢辞日奔走。况以浊酒招,快靚孰肯后。主称风日佳,深杯答重九。客举金卮高,仰以寿阿母(稻田太君是日寿)。痛醉分中事,那复计升斗。江南好泉石,一一赴谈藪。名花与狂客,年年当聚首。一笑登东臬,斜阳挂高柳。

冬夜为儿辈选唐人绝句,率题卷端

药味茶香送二更,尚摊诗卷傍灯明。儿童诵毕不忍卧,煮芋偎炉听雨声。

当代词坛谁擅名,衡门记得古人清。日斜收拾残诗思,垂柳河桥访郭生(此卷多与郭三论诗)。

作得词人亦可怜,垂髻风骨枉孤骞(予十二岁作老树绝句,颇自负)。如何秋月春莺里,抛掷闲心二十年。

舟中望金山 (丙子)

突处立孤峰,长江不敢冲。中流镇吴楚,大壑锁蛟龙。海气朝衔塔,潮声晚入钟。妙高台上月,今夜荡心胸。

渡扬子江

高帆十幅影朝曦,云水苍茫拍海门。今古风雷鸣昼夜,东西吴蜀界乾坤。沙边潮长瓜洲小,林表山盘铁甕尊。莫向南徐夸重镇,梯航万里达天阍。

冬夜绝句

开门望寒星,童子罢残课。夜夜远寺钟,幽人正孤坐。

入郭口占

夜寒怯上小芦篷,驴背宁当晓岸风。日出雾中霜食尽,暖烟散

作雨濛濛。

沙堤雨过喜林开，桑柳村村夹岸栽。折得柳枝慵不去，草陂欹坐看帆来。

溪如弓背路如弦，策蹇人行挂席先。恰让篷窗安午梦，抛书如意白鸥天。

乞米僧归杂野农，骑驴斜拂墓前松。千年华表须臾事，试听村西隔岸钟。

南风吹午似初秋，曝背驴鞍听水流。五里庙前闲负手，夕阳一角挂城楼。

门前流水出城潮，记里曾无半百遥。隐约林端横雉堞，吟鞭过到八回桥（自予家至城四十五里，村桥八）。

寒溪曲曲树层层，霜后樵斤雨后罾。多少诗情揜画稿，今宵分付佛前灯（是夕宿海会庵）。

初见苏宾南表弟，作诗誌慰，兼送之别

男儿三十面四壁，咫尺黄河天汉隔。枝叶连缘骨肉亲，生长从来未相识。相识相惊问姓名，渡河初肯叩柴荆。两家患难少年事，泪痕惨落风纵横。饥驱各各悲义蔚，膝下风光如梦寐。传闻小字试更呼，略辨仪容似先世。初询世业惭弓裘，次及随阳梁稻谋。君耕我读两失策，青毡板屋霜飞秋。日月双丸疾如矢，六十周还今半矣。一事不成须满颐，可怜画饼充名士。我才琐琐如窗蝇，君才挺挺如秋鹰。蠹鱼乾死亦何益，要取风骨盘峻嶒。眼前贫富无执着，才大那受鬼神缚。万斛舟停沙水中，只待长天风送却。朋好十年樽酒多，此间痛饮还当歌。更长话久君不醉，如此三十余年何。卒卒明朝日极短（次日冬至），一杯且藉儿童暖。人世原多磨蝎宫（予为推算八字），人生安得忘忧馆。须臾日上风萧萧，送君黄叶堆村桥。醉醒离合浮云耳，

请君放眼黄河潮。

收藏者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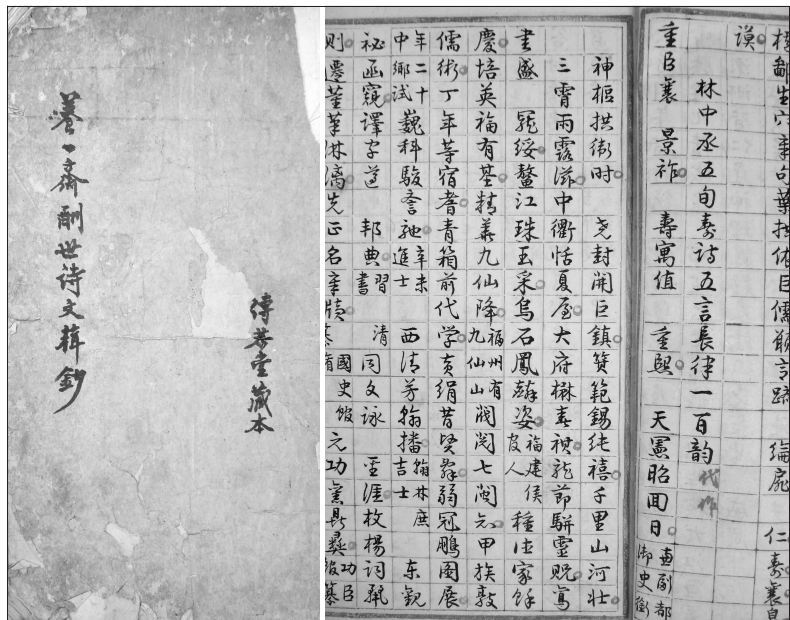
“续编”分四本装订，未分卷，于庚辰（1940）立秋日收来，系宋君筱泉所售，因“相识”，出值较昂。面页题签：“养一斋外集续编”，“宣统元年（1908）百英（潘德舆长孙）手钞”，钐“伯英”小印，并钐“结翰墨缘”印章一枚，无序无跋。筱泉之父文献先生曾辑《四农集外诗文》百余篇。后见鲁一同手校《养一斋文外集》稿本，遂其“自悔多事”。余父雅重潘氏文字，余不忍斯集同故纸零失，购来保而存之。文字虽随时代而兴废，有真价值者当永其传。

真心 陈慎侗 识

第三章 养一斋酬世诗文辑钞

寿朱丈礪南七十

城南水势弯如弓，城南冈势昂如峰。冈回水转抱茅屋，中有人如南郭翁。北窗朝哦甑尘起，客来谈笑声洪钟。平生未作皱眉事，元气盎盎犹儿童。长身玉立健腰脚，白须一拂生春风。他人诧翁好颜色，不曾见翁真心胸。见翁书画乞且购，诂知书画源天工。吁嗟呼！篆隶之祖非鱼虫，何问李斯与蔡邕。山水之法无淡浓，何问北苑与



南宮。大幅淋漓拓詩興，玉溪獭祭非文雄（或謂翁詩學義山）。扇頭烏牴偶然耳，那有余力摹戴嵩。眾口婢斫論形似，翁自落落如孤桐。憶翁今年政七十，壽杯獨舉神沖融。東溪外史役鉛槧，養生妙訣憐清夢。西風吹水理輕棹，吾將往師南郭農（翁自號南郭農）。

滿江紅（壽商鐵帆五十）

逸氣蟠雲，談笑里、風生六翮。都不分、此才留滯，華顛五十。吳越燕齊烟過眼，歸來春樹三椽宅。且閑窗、課子養天機，傳周易。門外水，流新碧；簷外雪，栖殘白。正尊余拍酒，醉留佳客。燈火揚州遲一棹（擬往揚州觀燈不果），秣陵還看秋山色。算達夫、老筆入詞場，誰人敵。

千 秋 歲

壽紀燕亭四十。燕亭與予同庚，予六月生日，燕亭九月生日。

論交少小，一霎驚都老。風雲氣，年年少，光陰隨手過，四十平頭了。垂髻事，挑燈重話傷懷抱。 淪落人休笑，寂靜從來好。流水畔，垂楊繞，采蓮吾雪藕，種菊君瑤草。相逢處，一尊花下為蓬島。

盧止泉先生七十壽序（代鍾云亭制府作）

伊古碩茂耆耆之君子，其在上則黃髮膺期，純佑為國，培植元氣，烏奕無艾；在下則履道抱樸，彰闡古聖哲矩則，以牖鄉國之後

进。位虽退抑，其年德亦天所阴相以繇葆之者，盖天下之倚毗一也。方乾隆、嘉庆间，治运极乎熙洽，人文炜燄，云台鳞萃。吾师止泉先生以魁宏迥上之才，年甫逾冠，勃兴江淮之滨。翔步太学，名溢京师，诸先达巨儒靡不折辈行定交。每一文出，辄传写班布，六合雠诵。金谓跻玉堂、紬金匱，肩著作之大任跬步间事矣。顾仅仅博京兆一举，连不得志于礼官。晚为一邑学师，旋长揖谢去，海内提铅槧者哗然愤惜之。已而往时齐名耦进之贤，无论显黜沦晦，先后递震落，如风花霜叶飘忽过目。先生独安贞邱园，潜益密，望益尊，华首修尚，挺挺焉与松柏同古。众则又谓，先生福命至敦，竺非并世英彦所可倚抗，持是为先生重。顾以祥之懦愚，通今昔衡之，举世数十年来所以矜异先生者，皆未识其大也。夫君子居世，用道为存废而已。当先生少时，文辞踔厉飚发，非自藻绩，乃观道之富，英辨滂葩，不得不然。及累遭排摈，徜徉儒官中，貌似屈降，其实道无崇庳，苟可润物，亦无足堙郁。度力任官，退而迥然，终岁杜门燕居，恬淡味道，侗乎与造物者游。此岂有名寿昭永之微念，挠其天钧哉？祥曷克窥先生百一，然自少壮逮今，所得已不可穷量。文于道为末，非从先生游，即梦堂户。既入官，每诵海言，必铭骨坚守。祥之司陈臬也，先生勗以哀矜明慎，使黎首有慈父称。嗣奉命抚山左，先生书来，恳恳于“敬胜怠，恐致福”二语，且言“安民察吏，有上诉者，其集申证，省垣究厥，勿下府州，启瞻徇、抑冤狱”。凡先生之教祥者，根极道要，救恤民物类如此。其他朋徒享先生指授，出入词馆、部曹、台寺、州县，发摛声绩者，填填奕奕，光华昭融，不胜指数。然后叹先生之道，浑沦旁魄，达乎高明，泊乎幽遐。盖终身不屑为词人、高士之所为，用是天之阴相之者亦什伯延且厚也。长君久登贤书，择校官；次君游成均；众孙入家塾，皆彪文缉学，世敷舒其雅藻，广先生之传。先生移居秣陵，崑岩洞谷，頽仰即是，陶冶太和，永永无竞。祥私窃忤悻被教之日甚长，敬惟道光十八年戊戌八月廿七日，为先生七十览揆之辰，敢驰上序文一通，述平生，祇服师训，以报君父之大方。俾天

下跂仰先生德輝者，识先生颐道养寿之独有其大。其羽仪治教，上足与平极之臣争烈，而非可沿夫区区方隅之士之颂祷推挹已也。

黄少霞四十寿

斯人已四十，犹坐一青氊。才气欲无古，升沉真有天。菊花秋不老，词笔醇弥妍。为我留尊酒，同吟梅树边。

吴岷山七十寿

鸿钧播秀，气含道真。七尺万古，寿于仙人。仙无他奇，超世长生。长生谁见，偃佺潜形。我思古人，形与性一。忧患演卦，龄九十七。陶渔屯艰，齿百有十。邹峰养气，岂啖松粒。淡淡吴翁，观经契古。时猎道书，室欲为主。我困多疾，性摇根菱。慕翁欲寡，清虚乃来。归闭蓬户，守身息机。仙不必问，如翁者稀。

邵鲁南五十寿诗

秋风洗海开镜奁，庵庵跋浪鲸牙銛。势将翻身奋溟滢，尾拂鳌背三峰尖。任公辖饵不敢下，泼天水气掀如髯。乃叹精神互无际，吐山欲海苞洪签。此生目睹鲜神物，安得奇譎雄观瞻。卓哉我乡挺人杰，仰首太古摩羲炎。胸腹所贮不可计，蛟龙窟宅交并兼。发声如鐘肃四座，蒲牢一吼群鱼潜。飞涎嚇鳃翁烟雾，萑萑肯学竿头鲇。束发读书十行下，年少涉猎良不廉。六籍翻水不离口，何曾坐拥排丁签。

当其下笔会无始，周情孔思融黑甜。突惊黑龙下蜿蜒，蔚蓝只尺浓云黔。连珠之弩发十石，疾徐应手安且恬。雷鼓路戮合控楫，宫商大和无纒愆。文章更可譬梁肉，屠门大嚼求属饜。君文兴酣弄丸墨，五味妙合调釜鬻。熊蹯豹胎富珍错，琐词不屑雕红盐。弱冠簪毫峙文苑，纸价便欲昂三缣。那图断犀截鸿器，久无秦客来窥觚。纯钩洒削破赤堇，烛天宝气空久淹。闾门席帽二十载，琼宫拾级搯秋蟾。豫章七年乃合拱，易生之物唯葭莖。君质淳固出天性，力闢城府开韬铃。俊辨滚滚倒三峡，机云折角仪秦箝。雄才分给十人足，牛毛棼错心逾忼。良田家乐遭大顺，洪范五福恩均霑。寝门晏婴侍玉杖，庞眉老宿神清严。两阶鹄立肃警欬，潭潭笃论传箴砭。循陔介耆诵朱萼，华堂瑞日飘珠簾。谢家群季尽清发，桂林杂木无枫栢。花萼蓑蓑布绿荫，熙天曜日高覆檐。骈生横立蕊珠树，八龙五凤群议僉。君之令子亦英迈，池茆拂拂衣香沾。引吮宛转翔桐凤，明珠百琲清辞拈。隐囊玉麈就师友，丰采朗澈流撝谦。况君缟纈剧稠叠，肝胆灼灼明霜镰。英风义色动眉宇，每决大议忘猜嫌。豪情急难瘁汤火，热肠何待加温燄。翳我与君再世好，卅年卜宅依衡闾。忆昔鳩丰走街巷，君已卓笔侔高帘。即今遗书未读尽，对人学语羞詹詹。看君六翮振青汉，颯然倚玉秋汀蒹。高天霜落素波起，黄花满径秋厌厌。持觥诣君祝君寿，蓬莱玉液流翠湔。君年五十若三十，两鬢不见霜丝添。今年西湖拓胸界，澄波十里相摩渐。行将走马曲江上，红绫饼膩牙胶粘。兰陵游学在此岁，道旁蓉镜苻嘉占。天池震荡电雷合，尘凡鳞介徒喁喁。

寿某上人(代卢止泉先生作)

世人好仙不好佛，琪花瑶草仙人室。我谓佛亦称圣仙，不假修炼尤超然。山河大地若芥子，区区偃佺转瞬耳。熊经鸟申验者神，葆此形骨忘其真。调御独明寂灭旨，一丝不挂无根尘。秋潭寒月即以

印,恒沙万劫归弥纶。众生之寿在假体,佛寿以觉不以身。明徹四海及万世,金刚不坏犹陈因。大师幼识二谛理,道场处处曹溪水。忽宣贝叶忽行脚,五十年无名利缚。将母教弟儒者事,此中终得名教乐。长身玉立双青瞳,又终久得丹元功。岂知一心会无上,仙邪儒邪空复空。有色者敝空不敝,菩提万古何根蒂。师解此诣作达观,六凿八识皆浮湍。你公买山古所哂,住持何必非人间。济南东林法颓久,听君说法狮子吼。卢家行者惭再来,凉月虎溪招拍手。我生未戒何子肉,君社倘须渊明酒。相逢莫问寿者相,拈花一笑夫焉有。

张丈春岩夫妇双寿

浩乎斯世真鸾凤,万里云霄谁伯仲。霓裳待曳蕊珠宫,绛帐方居白鹿洞。林泉同寄画中身,二十年来淑慧人。犍鼻疏狂聊免俗,鹿车幽静亦安贫。萧闲赖得闺中友,秋有晚菘春有韭。棋局间称杜老诗,嘉肴早裕东坡酒。流年风物忆趋庭,父执尊严接典型。座上不惊华鬓白,灯前回溯子衿青(张丈与先子同学籍)。三径重来花已瘦,再拜阶除还话旧。宗武诗惭贱子孤,孟光案共先生寿。梨枣齐教侑碧觞,双莲花发日方长。长斋未列汤三勒(张丈喜佛时不茹荤),雅韵空堆书一床。采衣遥暎春醪绿,阶底芝兰迎早旭。王家树岂待三株,郗氏山帷期片玉。五字城中寄兴深,玉堂应助啸歌音。十觞醉后挥珠玉,百岁人间叶瑟琴。

邵丈静安八十寿

先生之识浑而明,先生之气沈且清。先生应物积者诚,先生教

子后者名。富贵寿考难兼莹，先生获报何交并。我欲效法窥权衡，坐对不见喜怒情。入门杂沓喧嚣声，巧者不敢智术争。察之井井各有程，知公坐驭持其平。庸人袖手公不惊，物感焉得摇其情。松柏之姿久而贞，众星到晓惟长庚。寿者固宜推先生。

寿友人某

欲结采芝侣，遥天倾我襟。衡门枕烟水，藜杖守山林。教子六经法，居乡三古心。梅花霁雪后，想见寿杯深。

曹相国八旬寿诗(代作)

黄海锺灵上宰生(欽人)，地卿门阀似韦平(户部尚书竹虚先生哲嗣)。谏垣躔接三台正，南极光连八柱明。周宝秉钧尊保奭，尧廷斟鼎让彭铿。调元寿域开无外，未许平阳埒大名。

早年锁院誉书仓，雕锦便蕃锡玉堂(翰林院编修)。青殿保师陪讲幄(上书房行走、经筵日讲官)，紫宸顾问冠岩廊(南书房行走)。朝趋金匱图书府(国史馆总裁)，夜校琼签翰墨场(文颖馆总裁)。人在瀛洲多寿考，宫壶长饫九霞觞。

引年从古属耆儒，大雅轮原一手扶。道德行中收谢吕(河南学政)，文章岭表服韩苏(广东学政)。鉴分秋月悬江国(浙江、江西主考)，花种春风满帝都(会试总裁)。桃李如今荫天下(五为总裁)，乔松犹自卓蓬壶。

晋公龙马拟精神，剧要天教试异人。官历五曹娴六典(由侍郎跻尚书，历史、户、兵、刑、工五部)，秩登八座拱三辰。履声久重文昌

位,瓠卜群推柱石臣(协办大学士)。何止风仪壮槐棘,云扉佳气郁灵椿。

经邦真见古三公(加太傅衔),八表和甘燮理中(体仁阁大学士)。军国从容韩魏郡,枢机密勿富文忠(军机大臣)。绣裳道貌承天藻(御制军机大臣像赞),银槩嘉谟愜圣衷(上书房总师傅)。遥识卷阿歌泮兔,春台仁寿万方同。

壮猷元老立中朝,日赞韬铃圣武昭(军机大臣经画回疆事官)。戊校东来屯玉帐,辰旗西指震金铙。瓜沙蒲海黄图复,月竈星源菜市遥。帷幄册功耆寿最,凌烟画阁峙青霄(回疆平定,绘像紫光阁)。

上赏频闻出禁闱,老臣骈坐受恩晖。玉珂安稳行丹地,丝鞞光华拂紫薇(紫禁城骑马,赏用紫缰)。彩羽双环冠服贵(赏戴双眼花翎),轻舆独坐掖垣稀(肩舆入直)。九重露渥春如海,平格勋高命永祈。

昔拜奎章杖国年(七十寿曾御赐扁额对联),纶扉弗禄賚从天。玉澜老宿丹青里(玉澜堂绘像,十五老臣之一),珠阙真官日月边。岐枣美繇三岛赠,庾梅调在百花先。淮堧铜虎方匏系,囊首沙堤作颂虔。

陶宫保六十寿诗(代陈梁叔作)

翔游寿宇景昭回,列纬英灵照上台。一德共成经世业,九重深仗济时才。豫章出地清标奕,沧海无津雅量恢。今日八州歌介祉,达尊谁识又重来。

通德名门溯郑乡,贤关圣域闢周行。早棲邃谷名飞遁,晚抱遗经节老苍。遂使湘衡锺间气,不须符策卜余庆。庭阶曾植三槐树,始信人间有栋梁。

琼林丹杏倚云天,芳宴看花称妙年。发策桂堂惊宰相,观书蓬岛本神仙。蜀门校士朝悬鉴,河路开冰夜告虔。忠恳久抒清切地,汉

庭封事敌前贤。

宪堂鸾鹤飒英姿，霜议风威凛百司。阆苑初辞行部日，崇阶便到秉旄时。谢安霖雨符人望，茂倩封疆荷主知。从此式敷南国化，沈机长策播声施。

安坐绥怀节制雄，森然铃阁有清风。心无彩绘途能说，吏简科条政自通。三省保障逾十载，两朝宠锡冠诸公。戟门威德耆英重，洛社优游未得同。

奕奕苍崖四字新，岿然云屋矗嶙峋。百年柱石遭逢盛，一代君臣契合真。此日烟霞光翰墨，当年耕读裕经纶。山中松竹心端直，自有昌龄拟大椿。

汉论魏什古风存，昔马前杨体格真。已为圣朝宏制作，更从诗祖接心源。安亭祀像人思教，广厦怜才士感恩。余事文章能报国，手扶大雅不空论。

龙节蜺旌识所依，铜符漫绶藉祥晖。恩光花戴三公冕，仙骨红披一品衣。自有羊珠征岁月，可无凤曲谱风徽。金瓯佇卜公平格，海屋慈云傍紫微。

陶宫保六十寿诗

颢穹毓名佐，皇泽恢寿寓。泰阶呼翕神，胖蛩挺申甫。翼翼衡湘英，景福佈灵雨。高擎东南天，生气胚太古。群元为大身，引年偕拊舞。

蜺旌导龙节，群真朝层城。奕仆炜朱霄，腾赳非精诚。我师植忠孝，熏钺邦干楨。大江亘万里，滂沱皆仁声。神理繇鍾彝，儒术元长生。

威风下阿阁，苞采惊万群。紫鏐脱矿穴，磨荡輝精纯。西清昔视草，论思豁厓垠。霜台绣衣出，曾冰融我春。天鉴俾平格，圉圉升庆

云。

沧瀛络众流，神全量无敌。吴淞世大储，丝粟軫民力。扬徐畏昏垫，洒沪戾忘食。海泊辅河漕，水衡正盐策。劳心弥养寿，兹义符圣籍。

曜灵烛万有，苾臣心攸通。大勇肩宏纲，黼宸湛匪躬。潭潭印心屋，淡如江上峰。拜首受奎章，勋劣今岱嵩。万祐协一德，黄唐欢再逢。

周召位分陕，雅颂声匍铎。韩范帅边陲，撰集齐欧阳。我读《蜀輶记》，少作包八荒。丕绩萃筮轴，噩噩名山庄。综艺亦亿龄，南极垂文芒。

琳珉孕昆墟，芝草根蓬峤。溶溶茱萸江，迪光纘庭诰。柴桑虔心香，脉络归道要。精言古洞穿，峻节远燠耀。形神嘿有会，松乔亮同调。

德閔腹百才，戴荣嫌不居。高牙矗江淮，葭露求蓬庐。只手大厦立，纤弗遗榑炉。鄙生穴章句，叶拱依巨儒。愿言跻纶扉，仁寿襄皋谟。

林中丞五旬寿诗(代作)

重臣襄景祚，寿寓值重熙。天宪昭回日(兼副都御史衔)，神枢拱卫时。尧封开巨镇，箕范锡纯禧。千里山河壮，三霄雨露滋。中衢恬夏屋，大府林春祺。龙节骈灵贶，鸾书盛宠绥。鳌江珠玉采，乌石凤麟姿(福建侯官人)。种德家余庆，培英福有基。精华九仙降(福州有九仙山)，阀阅七闽知。甲族敦儒朮，丁年等宿耆。青箱前代学，黄绢昔贤辞。弱冠鹏图展(年二十中乡试)，巍科骏誉驰(辛未进士)。西清芳翰播(翰林庶吉士)，东观祕函窥。译字遵邦典(习清书)，同文詠圣涯。枚、杨词丽则，迁、董笔淋漓。先正名章牒(国史馆纂修)，元功宪

鼎彝(功臣馆纂修)。裁成胥合雅,撰述是论思。昼永金门侍,秋高玉尺持(江西考官)。豫樟修大厦,宝剑跃深池。复校南宫士(会试房考),无惭北面师。碧鸡遥揽胜(云南考官),绣虎快搜奇。网尽珊瑚采,冠堪獬豸为(记名御史,旋补缺)。霜威标白简,风度饬彤墀。骢避权豪静(巡视南城),鹰扬搏击宜。埋轮韬气概,露冕耀光仪(出为淮河观察兼辖河务)。英荡浑河曲,檐帷大泽陂。密储工正器,严覈水衡费。吏悚桃花信,民忘瓠子诗。淡灾防垫隘,兴利绝奸欺。丹扆箴铭献,金章桀戟移。提刑彰六察(升江苏臬司),陈臬亚三司。郟郡余歌颂,吴趋泯怨咨。清风行部远,白日戴盆谁。茂苑娴田业,香溪禁水嬉(饬禁苏州游舫)。绮罗从朴素,稂莠立锄治(严缉讼师)。谿谷时腾湧,闾阎岁阻饥。穷乡临绣服(察水灾赈务),骇浪避朱旗。刍牧添新局(设当牛局,冬当春赎),耒犁准旧期。外台宏父绩,荒政地官遗。土物洵宜会,河渠总待酬。五湖竞刳鑿,两浙驻旌麾(总办两浙水利)。潮退非钱弩,江平有蔡碑。越台还促驾,淮堰仗增卑(丁内艰起,督高家堰工)。平氏源深广,浮山浸渺弥。执教循末口,怪欲锁支祁。渤澥飞帆驶,中原輓粟迟(筹办海运)。长绶筹转运,崇岛化平夷。漕节参权变,盐官命指撝(告病且请回籍,终制,加三品卿衔,擢两淮盐政,力辞)。其勤参朮养,克孝蓼莪悲。未问牢盆煮,惟将溢米炊。尊荣卿尹、谢,品望翰屏推。黑水除廉镇,兰田任保釐(服阙,调陕西臬使,署藩篆)。星仍奔迫切,山岂出逶迤(丁外艰归)。作牧由樊夏(服阙,升湖北藩司),末旬续雍岐。雄藩才洛汭,温旨再江湄(调河南藩司,适江苏省水灾,大宪以熟谙赈务请旨调江藩)。名已嵩高并,恩须蒋阜施。高牙稽版籍,朵殿恤创痍。里社催兴发,封桩省度支。希文诚自任,长孺本无私。分陕周才茂,行河禹绩返(升东河总督)。千艘过青、兗,百派筦淄、潍。堤阔薪蒸积,渊深竹落垂。程功凭节钺,奉令肃偏裨。红旆颁尧佐(调江苏巡抚),元圭告帝媯。姑胥怀最笃,叔子性原慈。锁钥荣专阃,科条戒徇规。润官弹劾速,负课遣河随(请查州县仓库)。酌水几尘甌,流泉最漏卮。半緡惩耗蠹,亿姓惜膏脂。荒服琫戈指,长

途画角吹(办台湾,兵差无扰者)。虎门军贵猛,鹤市众毋疑。井养群安奠,师干孰恣睢。声都溢鸡犬,气足懾熊羆。恒雨频祈禩,丰年忽唵呶(去年九月,苏松诸府雨多,伤稼成灾)。烦苛除白著,幽隐达黄帷(奏疏数千言,极陈吴民之困)。担弛如移粟(设粥厂外,又设粥担千肩,分赈穷僻),村荒抵设糜。免租纾下户,纳秸辘中途(漕船不缺正供)。竺厚危能拯,公忠法不亏。娄东涵霈泽,海表浴春曦。鸿集居齐定,鳩扶色自怡。白茆迎宝筏,绀髻下须弥(开娄江、白茆河水利暘,吴人以生佛呼之)。作善当官式,储才报国资(勤莅书院,讲课诸生文艺)。心倾为珠树,手种必琼枝。极重农桑务,深怜播获疲。园池成圃遂(节署园中改为田亩,亲课蒔植,以验水旱丰歉),谦从习耘耔。赤子通痾痒,苍穹默倚毗。冲和肩刷要,沉静握纲维。门久双旌矗,衣应一品披。威棱匹方召,弼亮佇皋夔。平格臻年永,延洪赖日孜。长生註琼笈,大衍证灵蓍(五十寿辰)。珠履华筵满,银屏艳藻摘。百为归巨擘,四裔祝庞眉。雕俎元洲柰,瑶房碧海芝。驻颜承宝露,送喜度金颺(七月寿)。小草徒劳植,名都愧莫裨(某谬叨保举,承乏淮郡)。翹材厕桃李,学步涉藩篱。台斗闕从户,沧溟测用蠡。咸章忻运泰,履馥介期颐。允集无疆祐,皇图翊燧羲。

寿盐城薛翁八十

旧树河东望,新传海上方。经畚谷孙子,仙籙鍊星霜。榴缀琼筵丽,蒲含翠醞香。松根人最健,中夏亦清凉。

弧南星彩挂遥天,地近沧溟会列仙。熊不梦时人自隐,凤于老去德尤全。驻颜酒献三千客,照眼花看八十年。风暖兰陔赓一曲,韩诗章句自来传。

寿刘丈治堂八十

群仙东海来，推上一轮玉。既代藜杖明，更副蟠桃祝。此时南极翁，琼筵列华屋。冰壶貯雪藕，银觥泛金粟。明月几时有，清辉万年足。把酒问前身，定註长生籙。小时一转眼，八十年清福。儿孙罗膝前，綵衣耀明烛。雏凤吐音清，教与霓裳曲。

南极一星星似月，月光滿座堆晴雪。千秋秋兴在中秋，长生日宜佳节。佳节回头八十年，聚来玉藕定如船。每当老去迎秋健，閒说儿时拜月圆。一年今夕蟾光好，照人霁月何曾老？真诰探来天禄经，广寒藏得蓬莱岛。琼筵高敞泛瑶觥，珠履欢迎七宝光。记取来年临皓魄，鹤孙飞举着霓裳。

人间秋月滿，天上寿星明。子姓河东阀，风微洛下英。玉函传太乙，金德盛长庚。坐待蓬壶客，香分碧藕清。

不就丹砂学引年，温温翔步太和天。眉头无事人宜寿，膝下多才老即仙。酒熟客从三岛至，堂开月占十分圆。羽衣此夕翻新样，添映孙行綵服妍。

邹翁寿诗

种福人间让上医，药笼长物是灵芝。略分紫府丹霞朮，便具苍松白鹤姿。寿域凭教掇瑶草，书田已见发琼枝。采衣如锦亲调膳，桔井甘泉百和宜。

寿盐城姜雨香六十

楚州城里记飞觞，云树遥分水一方。老友爱斟延寿酒，小春长驻读书堂。嫋嫋万卷承家学，瀛海三山接醇乡。不用囊中餐玉法，看君手钓渭谿璜。

卢止泉先生七十寿诗

淳文异昌运，宙合佇黼黻。苍颉纯佑心，黄发留匠紮。位卑晚蜚遁，宰弼匹光烈。恭惟高宗朝，群雅焕卿霏。夫子少翔步，虹电采迅发。煜煜五十载，并世疑古哲。岂知几杖尊，安徐养耆耄。齐名辈流尽，长庚独配月。飞沉惑庸耳，达者葆吾质。潜气敦道腴，静若山嶽嶠。小子昔未冠，叶拱讲席末。迪德开庄衢，摘辞导津筏。严师母昆弟，恩慈默铭骨。族党文献凋，孤露走风雪。和颜许宅相，江东网鸿笔。鸞鳩神顿王，勇过霜塞鹞。一时词坛雄，彪文正勃窣。眼空手疾挥，廓清众讙聒。指授得精猛，思力宜惭怵。名场细利钝，如芥纳沧渤。拚以林壑老，圣训必摩刮。墙宇扫俗氛，瓣香永不灭。六籍奋担负，四海识衣钵。猗此北斗县，瞻戴及蛮粤。开府旄纛威，扞衣慎仪节。槐厅视学客，纚纚述师说。词章广衣被，德器渊以沕。冷官偶梅山，抽簪竹扉闭。茗炉昼高卧，秋潭寸心洁。江声抱锤阜，云气耸天阙。岿然一寓公，河汾肃文物。梁案寿樽献，斓衣舞暄日。礼门世师儒，鱣雀胜朱绂。松筠迴岁华，焉用养生诀。蒲轮倘旌贲，定礼陋绵蕪。盘阿川岳祥，奕世诵宏达。

寿邱母祁孺人

象服清徽播异方(夫为山西通判),萱惟瑞色照华堂。系承古帝观型肃,地傍蓬山积算长(居盐城)。灵鞠高才森玉树,安仁秋兴起壶觞。天孙云锦裁为帔,展谒琼筵祝寿康。

寿成母九十

干霄慈竹得霜坚,锦帔飘飘引列仙。西家母偏东海近,南陔曲为北堂传。但斟菊酒都三寿,再奏云璈是百年。玉树已成松柏古,綵衣嘉瑞应三鱣。

郝母曹孺人寿诗

内行由来郝亚锺,大家仪范更从容。风飘锦帔含仙气,星耀华堂识女宗。庚岭花开都益寿,瑶池果熟不知冬。云璈竞奏阳春曲,人在蓬山第一重。

寿黄母陈太孺人八十

慈云一朵降南极,吹作蓬莱玉芝色。蒲觞饮兴借清和,蟠桃细尝樱桃食。八十年来仙算长,为交叔度每升堂。鼎司已献三鱣兆,寿域同瞻三凤翔。玉树兰芽辉雪藕,云旗昼下西王母。八璈新乐奏明

年,宴花楼上行春酒。

梁母夏太夫人六十寿序

予于前辈文集,概不喜寿序。巾幗寿序,尤不乐观。谓是祝嘏虚词,为华堂众宾一日之玩云尔。今梁子固庵乞其母之寿序,异乎是。固庵曰:“母六十生日,在前数岁,无寿序。然母之大有造于梁氏者,万万不忍没。愿託诸文而不朽焉,乃敢以寿序请。”余度其意,非以为玩者,应曰:“诺。”既又思,其不苟请也,因不敢苟作。诺之一年,复详问门人邵东卿而后为之。东卿,梁母婿也。东卿曰:“母为夏寿业公女,夏故盐城名族。母幼即敦厚明敏,习家训。年十九,归生外舅梁毓珩先生。未一、二岁,翁薪传公弃世,事孀姑施太君,曲尽心力,以孝闻。太君寿八十二。固庵之娶也,太君犹见之。谕新妇曰:汝辈无不知孝为贵,第孝有孝之则,吾愿汝事汝姑,必恳切恒久,如汝姑之事吾者,乃可谓孝尔。母之尽妇道也,施太君言之可信矣!其尽妻道也,毓珩先生染风疾十数年,终限于数,百计治不起。其末年疾弥剧,面目臭味,人都不敢近,太夫人扶掖寝食,无顷刻离,衣不解带者凡数年,无几微怨憾惰色,人以为孝子事亲不过是。毓珩先生寿止三十八,遗一子,即固庵。裁数岁,家业渐中替,又有挑陷以讼事者,人皆为梁氏危。母慨然曰:“是谁责哉?”益夙兴夜寐,坚苦治百事,外拒倾危,内督臧获,刚者刚,柔者柔,丰者丰,俭者俭,精审而后行之。外侮以平,田宅且駸駸逾旧观。固庵所谓“大有造于梁氏者”在此。其教固庵也,虽孤子酷爱怜,法必严毅,有小过亦痛责之。孤灯老屋中,母之朴声、泣涕声相间不绝,闻者亦为堕泪。固庵自惭读书不成名,然谨愆练达、克荷先业者,皆慈训也,其母道也如此。凡生所言,匪独得之固庵。盖固庵之里人,众口如一。生乃识之,敢据其实对。予闻之叹曰:才德之兼鲜矣!诚兼之,岂独为巾幗法,

男子亦宜法之矣！予昔观前辈寿序，无实才德，故不耐观耳。使得实行，大书之寿序，何遽不可传？今梁母寿序实行可传矣。惜乎予劣于文辞，虽不敢苟作，终不足以阐之也。姑成此归固庵，仍以补六十生日一日之玩。若不朽之盛事，当请高才能文章者为之，予不敢任。

董节母七十寿诗

苍苍松，郁郁柏，节何磊砢，寿如金石。（一解）

我观造物物并包，我亦不知何者寿命尤坚牢。我但见根柯如铁本性古，冰霜风雪不得骄，冰霜风雪不得骄。松耶柏耶，乃以万年为一朝。（二解）

或告我曰，嗟哉！董母何其贤，闲家大吉，其仪弗愆。门庭蒸然，子孙满前。七十生日，北堂肆筵。堂前罗宾客，堂后宰肥鲜。人人颂母，寿如松柏坚，董母何其贤。（三解）

为我谓客，客且坐。客知母，不如我。我之友，母之子。莹莹而雅雅，我心不怡，母之子来心为写，我病未瘳。母之子来病乃可，母之寿，锡之子，波其为子之友者，凡知母，孰如我？（四解）

母之子曰，我壹不知何以述母德，我但知母居冰霜中五十有八载，万万辛苦胥母历，一一丝粟胥母力。母今年寿七十，大臣入告天子。天子曰：“其旌门以明妇职。”吾祖吾父，奕世之泽。惟吾母实成厥绩。朋友为我庆，我壹不知何以述母德。（五解）

为我谓客，厥子有言，厥母其可知？凡为母寿可等夷，惟大节者曷可师，客知寿之末，不知寿之本。造物何所司，有本性乃识之。（六解）

客不见风栗栗、霜瑟瑟、冰稜稜、雪滑滑、松苍苍、柏郁郁？（七解）

颜贞女寿诗

不子而子，不妇而妇。咄咄哉巾幗，吾目中罕有。（一解）

不子而子者，父母惟一女。而能识大义，男儿愧汝。俾父母，叹且舞。（二解）

不妇而妇者，生不识夫子面，妾以孤雁奠。雁声静且哀，夫子逝兮妾来。（三解）

夫子年不及冠，妾遭多难。多难多难！莫讯时日，妾今年四十。（四解）

女之夫兮谁友之？欲陈旧事吾在斯。总角联臂，砚席齐肩，涂鸦不甘谁媿妍。梨花之下，清溪之孺。抛堕飞纸鸢，戏笑如目前。女也今将老矣，吾友墓前草芊芊。（五解）

人生昏兮若梦，大节者久存。世之人盍自捧兮，河之水宜清兮宜浑，女兮勿累歎。天子将旌汝门，允矣汝贤圣之子孙。（六解）

鍾老师母宗室氏夫人四十寿序

昔刘中垒作《列女传》，而曾子固序之。推原齐家治国之效，实由于此。此固验之历世而不爽者。伏惟昭代圣圣相继，宫闈之德既足以昭示天下，而凡在天潢谱牒中者，罔不遵循内治。如古昔教于公宫、教于宗室之法，各成其阴教，而彰盛世之雅化。用是臣庶稟仰，和气四塞，体嘉备致。盖刘氏、曾氏之论，于今而又一验焉。如我师鍾老师母宗室氏夫人，以玉叶之贵胄，为卿贰之嘉耦，生长于崇高丰厚之境，而聿修贞慎、恭俭之嫩德，前以相夫子，而今以迪其后人，非尤懿铄共睹者欤？昔我师仰山少宰，入长部曹，出镇边圉，所

至风采凛然，顾不屑屑家事，惟夫人实总持之。抚子女以慈，处族姻以利，治臧获以恕。其最大者，则能知我师家世清德，而一以廉约助之，又时时以古人“三忠、五孝、八务、七业”之教，敦勗诸子。我师……而后嗣彪蔚有文，门户不凋落者，夫人之力也。夫妻道、臣道一也。古之……不难于歌明良，而难于处多故。盘错之会，臣道炳焉。夫人于我师既往、嗣子未壮之际，静镇严恪，克治厥家，于以敦前型而垂后范，其功于门内甚巨，亦炳焉足风世者也。以故今岁孟夏，夫人四十览揆之辰，嗣君宗贻等称觞于家，而属在门下士亦趋侍于北堂之阶侧，盖纱幔说经，画荻教书，吾党亦窃愿有闻焉，且匪独此而已。昔我师清操伟才，受圣主知，树中外硕望。今夫人又以天宝懿亲，蔚为女宗，此一朝之美行，而非一家所得私也。嗣君宗贻等尝益昕夕淬厉，绩学植行，以播我师之遗泽，为朝廷之羽仪，表世臣之勋绩，此诚夫人所惓惓之念兹者。即吾党于宗贻等谊若昆弟，亦咸拭目以俟。而以夫人教家之则观之，吾知宗贻等必允慰母心，辉光家国。而夫人亦安贞吉康尊荣寿，岂享子孙之繁祉于无穷也！是为序。

代人作女寿诗

慈云一幅仙之域，吹入兰堂作金色。堂中欢乐倒金樽，杂沓群仙盛妆饰。太真夫人骑龙来，綵华云英侍道侧。飞丹琼液何清奇，盛以琉璃净如拭。饮此酒者不计年，神仙之室那可识。主人此日开琼筵，瑶草琪花各超特。锦帔迎秋綵服妍，六十年来昭淑德。捧觞长跪祝期颐，分甘应有蟠桃食。

徐母戴太孺人九十寿序(署郝皓亭先生款)

大冬朔雪,古松不凋。空山凉露,老鹤弥健。何者?其守固,其气纯,得天之道贞,而后膺天之福永。古之耆成,靡不恒久斯道。巾幗之伦,履道而不贰者,天亦以遐福锡之,俾为闺阁之女师,以光风俗。如我徐母戴太孺人,匪其征与?太孺人幼禀姆训,贞贞翼翼,以祥女称。年二十,归我徐龙春先生,承欢堂上,相其夫子,蘋蘩筐筥,礼仪罔缺,识者知其福寿未有艾。乃年逾三十,所天遽陨,呼抢昼夜,几以身殉。俯怜子女,勉而视息。而长君渐逵,出嗣伯氏,年逾三十,复归道山。次君希圣,以遗腹之孤,教而成立。克家之誉,已驰远迩。娶妇王孺人,亦能谨事君姑,先意承志。乃希圣年逾三十,复又溘逝。一子香轩,甫逾髫髻。阖门茕茕,守此稚子,境地阨塞,莫此为甚。观者均为徐氏危。而太孺人悲痛之余,精勤有加,不震不惊,棼棼匪懈。帅孝妇以治家,课孤孙以肄业。王孺人仰奉慈颜,一堂顺气,蒸蒸太和。遇其家者,不见为门祚之衰也。既而香轩齿长,授室生男。家事无亏,重闱集庆。诵弦虽辍,礼法克敦。勤俭禀乎家风,温恭传其世学。堂有授书之太母,庭有揖客之佳儿。于是戚党之间,嘉美香轩者,既叹王孺人训迪之功,而又必推本言之曰:“此皆戴太孺人之德之福,有以蒸被于无疆也。”今年十月二十五日,为太孺人九十帨辰。香轩侍母称觞,欢腾里巷。仆老而不文,亦得与众宾之末,沾溉寿杯,而侑之以文辞,所以播扬太孺人之福德,使巾幗有所师,而非徒为松鹤之陈言已也。指顾十年,瑞符百寿,仆文虽拙,而志甚虔,请执笔以竣。

寿盐城马母刘孺人八十

德门照耀青藜杖，家计安闲下泽车。葭管春回添綵线，萱惟风熟舞仙裾。不须海峤求丹白，自有云璈降碧虚。萼绿华来应细问，罗浮梅信近何如？

古盐近员峤，新息仰高门。碧海青鸾使，瑶房白玉尊。筹添千岁永，律转一阳温。慈竹梅都拜，凌寒寿子孙。

十月夫妇双寿

沧海神仙，木公金母；
小春风日，玉树琪花。

代朗陵兄寿吴南昫先生八十

(先生由中书仕至无为州牧)

名寿似延陵，即看客晋鸚尊，都分与薇省天香，稻楼秋色；
文章非阿士，所幸身陪鸠杖，得亲见周庠国老，宋社耆英。

寿刘盈初七十

练才识以慈祥，未到藜杖扶时，春气已遍薰间党；
传诗书为福荫，试看桂枝攀处，秋香能分布儿孙。

寿阮定甫七十

老于文事能述古；
静其天怀以永年。

寿杨香谷七十

菘圃晴香吟客趣；
菊觞秋味老人欢。

天赋名材作松柏；
人居寿域种兰芝。

又男寿二联

和风芝草晖清宇；
晴雪梅花照寿杯。

契志老彭，可与述古；
畅怀天地，因之永年。

贺吴殿翁(子景伊六十寿,孙大田举贤书)

莪服仁冠,膺子寿孙荣之庆;
鹤筹凤藻,萃德隆福备之家。

女 寿

佳气远凝三岛路;
慈云深护一家春。

东国高风,书声机影;
南陔佳日,菊酒萸囊。

立德基为福堂,锦屏春煦;
锡书田以寿世,彤管花明。

瑶岛採琼枝济世,蓄长生之草;
璇闺森玉树承颜,开益寿之花。

海日蟠桃开寿域;
天风青鸟下蓬瀛。

曲奏云璈,霓裳风细;
经传纱幔,彤管花明。

刘丈治堂挽诗

宇宙万态随洪钧，心受境迫为凡民。古人雅量不可见，见公百物回阳春。少壮艰屯老蔗境，处之以一无新陈。豪情耻作估毕态，胸腹如贮书等身。儿孙俊迈有奇骨，才能恢廓超常伦。造化感公不世露，培公余荫酬公仁。和光到处饮醇酒，车笠至契予先人。涧东移居数十载，朝夕过从惟公亲。小子抱书泣孤露，侍坐辱教情词淳。寿筵甫撤奠丧几，寒风冷雪愁萧晨。灵车忽忽赴蒿里，感念畴昔凄心神。呜呼斯人不可作，庭花径草皆酸辛。

代邵震寰挽刘丈治堂

空堂正抱蒿莪痛，父执凋零更失声。八袞联踪真异事，九泉携手见交情。后先几日天何酷，从此中秋月枉明。忍忆温温谈讌夕，白头相对话平生。

又代作二首

不与天人忤，方知学力深。危疑千种境，静定一生心。春丽花边酒，秋澄露下琴。闲阶曾侍坐，清味涤尘襟。

薄俗需公挽，嗟哉不少留。青藜虚半夜，碧藕怅中秋。子职新堂构，孙谋党率由。幽光腾紫诰，伫见贲山丘。

代刘生湘云挽邵鲁南

词坛早岁树先声，应识文章老更成。上客京华交抗礼，斯人蕊榜竟无名。有才乃敢施雄论，临死犹闻励友声。多少黄垆悽咽者，江南尺素不胜情。

下帷古屋几经年，得结比邻幸有缘。子弟读书分激劝，提撕到我亦缠绵。棠阴留恨垂虚壁，藜火无情照旧毡。今日老梅书室里，隔墙遥睇一潸然。

薛震峰先生诔并序(署学师盛子履名)

《鸿范》之五福，始曰“寿”，终曰“考终命”。而其原则曰“好德”，好德之原则曰“敬”。二、五事所以敬也，貌言视听，无一不敬用彝训。而五福之原立古之格，人含身心之和，通天人之契，膺延长之禧。树乡国之则。道必遵此，在今则震峰先生。先生为山阳耆宿冠冕，大士羁于文墨，未得备珍膳就见，顾饫闻此邦人士交口推重，因窃得其大方。盖先生孝恭友悌，本端则善，门内大和。自少至老，口无莠言，身无赘行，体无惰容，望之岩岩然，即之渊渊然。齿逾大耋，见敌以下，揖让縻绌，毫发必慎。弱冠气飏举，以骑射游于庠。已更斂才读书，授经六十年，枕藉文史，倚为性命。口吟手抄，严寒盛夏，昼夜并进，濒死不辍。逊敏善下，反复质疑，求是乃已。杜门不妄交，壶觞啸咏。子孙訢訢养志，煖然如春台。郡邑企慕，遐迩稟印。有司若奉行乡饮酒礼，其宾介选也。往见先生。里人潘子彦辅所为小传，谓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旃期称道不乱者，惟先生当之。立论櫟括，大士不能有所增益。然大士忝此邦校官，每读《礼·王制》《养老于

庠》，及《尚书·大传》《庶老坐左塾教馀子》之文，窃叹耆寿典型如先生者，揆之古义，实与大士等分掌教化一方所师。今先生捐馆舍，自顾德薄道孤，抚膺怆恻，情见乎辞。爰述《鸿范》敬德锡福之义，推明懿行以为之诔，且表示邦人俾之法守，亦校官职也。其辞曰：

天笃群生，靡不克寿。师古圣人，为寿之道。肃肃薛公，晏晏胡考。金石厥德，展也恒久。足重手恭，礼宪九容。抑此九容，九畴大中。禹箕铸人，塞渊敦庞。公也隆礼，命之考终。遗书盈篋，手泽芳烈。丹铅齐下，老眼如月。或请小休，嗜弥彻骨。师保后生，嶽镇邱垤。帝调元气，登延耆儒。伏生申公，蒲轮安车。公也不待，乘化太虚。穆穆清风，人式其庐。百年日期，公谦者五。员穹广广，有憾如此。天畀粹精，公自不死。矧子孙曾，延延令绪。峨峨儒冠，于于告台。弗遗一老，不模畴依。我幼而诔，铎徇后来。威仪养福，多士敬之。

邵静安先生挽文(署薛丈震峰名)

黍谷虽温，有难留之冬日；花城最暖，无不去之春风。善人不能百年，达者何心一死。郑子产之歿，含玦齐悲；陈太邱之亡，勒碑无愧。太上有立德，荣于五服五章，国人皆曰“贤”，比之八廚八顾。夫君子所性，以天为春。烈士暮年，将名補寿，而况备箕畴之福，获美报如握荷；通皇极之精，视告终如脱蓑者乎！惟我静安先生，幼而玉润，长益金贞。马愁书五，禀翼翼乎家规；凤恰飞三，为翩翩之群季。修一门之治，丁添则各执农桑，读百氏之书；庚拜则先求孝友，尝其春粮就傅。豪气籥云，舞勺横经，和神立雪。方谓以丹铅习师训，地是苏湖；以青紫答亲恩，里名旌节。然而安丰雅操，筹藉谁持；子美高情，稻须了刈。北堂勤织，遑鞅手而丸熊；东序观书，难愁肝于绣虎。倪宽未遇，且愿趣耜；鲍叔早年，何妨就贾。庞公居然，馐者宋

清，岂是市人？祇以业精于勤，防匮于逸。偶膏粱而变色，神福谦谦；虽丝粟而关心，政施井井。其惇行也如彼，其敏事也如此。宜其源流滢滢，禄归不涸之仓；跗萼生生，家有恒春之树。而先生则以为俭，自永图仁，尤安宅。柱下史慈先三宝，床头《易》《元》统四时。用是产衮中人，德修上善。希文之族未贵，亦真义田；子罕之贷不书，每施仁粟。一面之友，访子敬则指困；三党之亲，待晏婴而举火。庇元瑜之家事，《寡妇赋》那用申哀；恤彦申之后人，《孤儿行》可以不作。至于礼非餽岁，蓬门分挂杖之钱；谊重推寒，野老挟赠绋之纊。事难覩缕，行述殊尤。犹忆星厄元枵，岁逢柔兆，腴田似石，稗米成珠，出妻为少蒸藜，卖女只如牵犬。老天鬼国，遍地邛山。先生入览酸心，出资攘臂。割席以敛，苇载十车；抔土而葬，村添万塚。寒风割面，刘伯伶荷锄而从；春雪没胫，王伯安瘞旅乃去。迨夫麦痕齐秀；菜色将苏，先生又大设道场，创为野祭。心香一爇，陇头之磷火群飞；泪雨双抛，地下之羈魂感泣。秋冬之际，饘粥犹艰，既沃枯骨以土膏，仍救饥肠之雷吼。重门洞启，百样鸠形，一勺轮颁，千人鱼贯。富彦国之荒政，有此洪恩；郑监门之画图，添公小照。盖冬春八十一日，作事有终；首尾四十馀年，活人无算者也。善作祥降，天高听卑。凡收来入梦之麟；皆放去衔恩之雀。伯至季，季而又季，五桂骈生；子而孙，孙将见孙，一椿未老。但见青梅弄去，竹马成群；苦李抛来，泥车合队。塞闾门而问寝，安否何如；戏綵服而牵衣，颌之而已。四世太和，一方佳话。而先生婆婆老子，刚正严君。邓仲华之子，一经必遗；刘太保之家，七业俱进。长君名宿，天府达之贤书；诸郎德星，司徒遴为造士。槐芬子舍，桐擢孙枝。一门三秀才，人传异事；百里一贤士，天下奇征。虽推赤之无心，实穹苍之有眼。品在羲皇以上，元酒太羹；名流江淮之间，醴泉芝草。而先生髦而好礼，虚以下人。少年结袜，一善必褒；挚友联裾，三辞乃坐。仆等辉亲霁月，庇借慈云。方思乡笙吹处，乞国老之高言；社酒浓时，仿耆英之小会。十年暮景，纵挥老泪于西河；一病秋深，终注长生于东岳。而乃蒲轮未召，梁木

先頹，万善告成，百身难赎。盼粉阴之尸祝，月落春停；挂竹上之纸钱，风吹巷哭。口碑信史，心地明神。浥露甘棠，定编入兰台之传；凌霄玉树，料锡来薇省之章。所恨旧雨樽空，高山琴破。故人踏雪，催素国白马而来；老辈零星，剩斗酒只鸡之奠。独作市中之隐，我愧薛公；看修墓上之祠，公如邵父。

刘治堂先生哀言（署薛丈震峰名）

予涉世九十年，所历兴衰修短，纷如浮云过目。年来寒溪老屋，闭门息影。里中诸老友与吾年相近者，惟邵静安先生，与刘治堂姻翁，皆以衰年习静，不数数相过从，仿古人耆社为乐。然休戚相系，岁时相问，犹自幸不孤也。今冬静安先生歿，予既悲故人之凋谢，而倚藜吊影，行亦自悲。幸治堂姻翁，少吾几十岁，风采蔚润，染风疾五年，而饮啖过常人。予以为两人可相守老矣。忆中秋佳夕，为其初度之辰。予扶杖过溪，登堂酌酒。月光满席，座客觥筹中，有滢然玉色，与月相映射者，翁也。曾几何时，而遽舍尘俗、登蓬山耶！

姻翁少无俗韵，虽以治生废咕毕，入廛市，而翔步雍容，甚器尘上之地，不能乱其仪止。居心坦厚，自少至壮至老，顺逆之境，更进迭尝。尝折阅数千金，索逋纍纍，填满户闕。又两丧伉俪，细男碎女，伶仃啼泣，当之者靡不佻傻自失，无以为心境。姻翁时寄弱息，姻室反键敞户，出与诸老友燕笑衍衍，忘其贫困。负人财物，无纤毫背蚀，质衣供索。负人饮饌费，或浮于所负，人笑其駭而不顾也。五十以后，乃尝蔗境。子盈初承其指画，经理之才，迈越等伦，佐立门户，廓清旧累。两世胥系名仕籍，为远大图。孙湘澐等，亦勤于书筴，蜚声横舍。曾孙长者，已亭亭如玉，姻习幼仪。

姻翁愈恢廓容众，撝谦接物，家仅中贲而开扉埽迳，北海之樽，无日不满。閒则蒔花艺竹，三世宾朋，寻梅踏月，更为酬酢。里中雅

集,多以翁为东道主人焉。予虽不耐游,闻翁之风流,心辄羨之。今又继静安先生而去,予颓唐一老,岿然独存,其何自遣耶!然老人心计,都系后人,予与姻翁束发结契,至老无间,惟希其子若孙敦树名业,光辉闳远,慰吾老友耳!且翁之子孙受业于予,予之孙又受业于翁之孙,丝罗车笠,互列门墙。其交相懋勉者,当何如也?是即永吾与姻翁之好于无穷者哉!是为序。

陶澹园先生哀序(代孙岩作)

古人之相知也,不以猝而疑,不以远而间。贤否得失、离合死生之际,日相见之人,或惆怅焉、淡漠焉,而古人则否,一见可决,虽远不忘。无他,气味之合,在无形中,而非寻常执手之驩,心随境迁者也。予与陶二兄澹园先生之交,庶几及此。先生淮之望族,本生考石斋公,学校中耆宿也。叔父辉远公,蚤世无嗣,遂出继。少以贫废举业,偕昆弟化兰、裘先两先生,治家勤朴,生计日隆。孝亲睦族,笃故旧,拯艰厄。其乡之士大夫类能津津道之,予始犹未之知也。予戊辰殿试后,蒙恩用于潜知县,旋丁外艰回籍。庚午春,来淮阴,谒漕帅许秋岩师,兼主丽正书院讲,寓漕署南文寿庵中,而先生适寓此。立谈之间,决其人确有确然不苟者,昕夕相对,愈知其存心植行,为不可及也。既而出其长君文川制义示予,予曰:“取科第如摘颔髭者也。”时运河三堡决,水环先生门,颇无命文川应秋赋意。予曰:“郎君飞腾在指顾间,而坐失之乎?”先生是予言,且不鄙予翦妄,命文川及其从兄梓亭,从予学文字。予愧而不获辞也。是秋,文川果领乡荐,欢甚。人皆奖予先见,而不知先生之盛德,文川之异才,自有以感人于机缄未露时,而非予之识有过人者也。次年,文川联捷入词馆。予复随运艘而北,天津舟次,具书问文川近状,且叩先生起居。及予再丁内艰,入举将江苏臬司庆公幕。服阙,改桐庐。千里之外,尺素频

传,心相系也。每以为先生德淳气厚,当为国老;文川英年伟器,文章黼黻,当大有为于时。故判襁虽久,无可为先生忧者。嗣闻文川以病在告,久而不出,知其色养之乐,鐘鼎不易,弥以为先生庆。追忆奔走四方,缔交士大夫不为少,然如先生之一见而不疑,远别而无间者,亦不多见。自度一官匏系于桐庐之人,毫毛无所补,方拟觅晚年忘机息老之所,与先生结林泉约。闻先生所居僻远尘市,簿书鞅掌中,心酷慕之。何噩耗顿来,天竟夺吾先生之速耶!先生次子□□早卒,季子秀升,勤敏克家。矧文川年甫强仕,润色皇猷之日甚长,先生虽终,遗泽正未可量。独惜予他日艤舟淮上,回首故人,杳然如梦。古人云:车过腹痛。念兹言也,何以堪案牍劳形,文词榛塞!寄兹哀序,既唁梓亭兄弟,亦聊以自写悲怀也。呜呼,痛哉!

陶澹园先生诔序(代汪廷珍作)

程子曰:“无妄之谓‘诚’,不欺次矣”。朱子释之曰:“无妄,自然之‘诚’不欺,乃著力做者。”夫文章功业,震聳八表非难也,自然之诚,极难耳!即秉志不欺,能著力做者已难。嗟呼!此予闻姻兄陶澹园先生之讣,所以悒抑而伤怀也。先生之言曰:“吾每因不甘人欺,遂不敢欺人。欺人是欺天也。天可欺乎?”袞哉,此论也。先生之生平具诸此。忆嘉庆戊午,予奉先太夫人讳归里,寓姻家王贡南宅,初闻先生名。贡南,先生婿也。明年,予诊先生之兄化兰先生病,两至先生家,相知渐深。辛未,先生长君际华捷南宫,入词馆。予忝读殿试卷,复忝教习庶常。京邸数月间,审其家法,益知先生非苟然者。夫人之不苟者有二:有渊源焉,有学力焉。先生本生考石斋公,以诸生教里中,高年硕德,朴实君子也。叔父辉远公早世,配孟孺人抚先生为嗣,冰蘖自矢,三党畏敬之。先生少以贫弃举业,敦本崇俭,家道大兴。既援例登仕籍,转日日研经史,最熟《后汉书》、《明史纪事

本末》、唐宋大家文字。谓读书非第习章句，当于人情世事求裨益处。其庭训如彼，其嗜学又如此。其真恫之力，过人远也。事孟太君及本生考妣，色养如一。既皆见背，生辰忌日，祭每流涕，改岁寒食，虽衰老必拜墓。孟太君守节二十年，援新例得请旌，卒之前三日，犹诣墓度地建坊，不遣子弟代也。昆弟化兰、裘先两先生歿，课其嗣怡仲、念彝极严，均有声横舍间。际华自髫龄至通籍，督责无虚日。既予告归，训之曰：“先人积忠厚，故汝有今日，当益劼毖无矜张也。”训季子秀升田务，谓“敏”与“宽”缺一不可。念族之敝□者，则曰：“脱不扶植，死何以见先人？”呜呼！事亲家居，可谓著力不欺者歟！生平取与至慎，而亲旧贫者必赙之。冬为粥赈饿者，风号雪虐，躬董其役。邑中公事，倡捐重资。帅众修桥路，必亲往营度。器物求坚实可久者，非宾祭不杀生，戒欺黜浮事，大率类此云。予闻宋黄治有“五不欺”，盖君、亲、天、人、神也。先生则不敢欺天，一言尽之。年将大耋。歿时，从容平常。乡人士犹惊惋，如失凭恃。予故标先生自述之语于诔，俾乡人士有准绳也。际华饫闻“不欺”之训者，异日归朝，树必可观，忠于事君，终于立身，其益著力勉之，以大先生之泽哉！是为序。

卢餐仙先生哀言（署邵震寰名）

呜呼，噫嘻！自吾大兄鲁南之歿十余岁来，凡与吾昆季少同研席、长而相爱好、老而不替者，多先后即世。每一念及，怆怛不已。今又失吾卢餐仙二兄耶！兄年逾六十，长君苞元，次君晓梧，皆翩翩庠序。二孙亦清隽能读书。人谁不死，兄亦无余憾。然为之友者，其何以为怀也。忆兄与吾昆季从潘抑隅夫子时，兄与吾先大兄订一人交，予少兄五岁。予裁习制艺，兄之文采，已曠蔚郡邑中，远近耳其名。抑隅夫子为兄之姊夫，督兄极严，期兄极厚。兄笔锋颖竖，弥刻

苦自励,不甘落人后。当其得意处,往往于名作外,遑蹠自立,长者咸惊异之。既为博士弟子,复沉酣于古马、班以后,下逮元、明诸史,悉心探讨。于治乱循环、兴衰同异、贤奸进退、人才多寡、氏族原委、典章因革、兵刑当否、灾祥幽蹟、輿图广狭、疆里分合、方技烦琐、物产珍祕,皆一一明辨而熟悉之。朋辈燕坐,有疑问者,口讲手画,如数掌纹。闻者饫焉、愕焉、退而服焉,以为张茂先之谈史汉,袞袞可听,不是过也。然兄之从兄弟湘帆、止泉,连掇科名,予先大兄亦继登贤书,而兄卒不得志,同志皆为兄扼腕。兄豪气不少衰,授徒于射陂之东,大河之北,泾河之滨。荒寒茅屋中,饮酒读书,一夕可一斗,一日可数十卷,未尝自以为困顿。兄少罹孤苦,外虽豪逸,而天伦之地中,抑郁不自聊,时游行旷野中,望远兴悲,泪痕承睫。知者又叹其至性为过人也。抑隅夫子于兄有教养恩。夫子丧偶,兄即鞠其孤女。其他宗族姻戚,有失所者,兄靡不扶掖之,以故手积千金而又散去。兄一女为予姪妇。嘉庆庚辰,予又延兄坐家塾,团聚之乐,未尝非一快。然其时兄家计窘迫,又新有丧妻,而风疾复渐染不可治。斗室相对,回叙少年时甚盛之气,不觉拊几太息,交换奈何!然兄至难遣处,辄以他语乱之,谓天之厄我,我何悲为!剪灯谈笑晏如也。予方谓兄神明可恃,何三、五岁来,病竟不可支耶!兄祖茔附郭,遗命葬车桥左右。予悲兄不自胜,将藉是以纾纾,风日晴朗,必自携壶榼,登兄之茔,呼兄之灵,以与兄冥漠欢也。呜呼,噫嘻!

挽薛丈震峰

生不见秦松与汉柏,又不见诗书老成人风格。生长乡曲间,幸有先生为父执。茅斋清绝涧水边,垂髫即侍琴书侧。公也耽书习礼如少年,谁道公年八九十。廿年叩门乞提命,尊酒盤桓赐颜色。手把我文诵且歎,谓必天门翬双翼。泥涂久辱为我悲,又喜乡居免离隔。

先生悲喜不自知，知己情怀俗难测。今秋笃疾留治命，谆谆及我系肝鬲。抚床一痛非为公，自悼赏音不可得。风惨惨，霜慄慄，先生不百岁，委化无悲戚。吾侪搔首何所依，涧水东流恨奚极！

挽严廷芳

男儿入世无不可，谁揀一境乃寔我。士农工商皆天职，富贵贫贱孰当惰。公之生也长于才，巨细道俗神明该。当年独断奋奇勇，神蛟裂石穿风雷。晓村滑滑雨不止，一双芒鞋踏溪水。归来扫地捲簾坐，巾服迎宾教吾子。入市锱铢师计然，焚券一挥千万钱。鸚尊百分送豪饮，布衣粝食终吾年。公之于世信无择，巧拙并进不雕饰。粗头乱服人剧爱，仓卒摹之摹不得。祇今公死数月中，乡闾太息思淳风。后人家法不可变，好挽江河日夜东。

挽邵鲁南

大江几度记同游，风雨提携锁院秋。璧月清圆才白下，琼花影瞥又卢沟。文章只算浮生累，科第相催到死休。太息鸿名扬上国，十年萧瑟付东流。

燕齐吴越拓胸襟，气直何关世故深。一遇艰难先奋臂，略通警欵便推心。生原不屑闲居乐，死且无忘力学箴。犹记惊筵雄论否，屋梁残月梦沉沉。

包圭山墓誌铭(代仰山先生作)

道光庚寅春,予与萧山汤宗伯,谪闽狱毕还京,道出润州,润之门下士谒予,其中尤矫然自命者,包生圭山也。予及宗伯夜游焦山,呼朋命酒,江风海月,啸歌至乐。生追随之间,吐属既敏贍,赋诗亦雅健可观。宗伯谓予校试江南,所得多知名士,如包生即胜流也。生复棹小舟,从予至袁江,朝夕论经史艺文,皆洽然有家法。予叹得生晚,生益敬爱予。别时依依不忍行,庸讵知生之别而死也?生貌伟气充,趋响宏远,无几微寒薄颯不寿者。其友为予言,生祖商于江淮间,尝悯水灾,倾赀活数万人,葬遗骸万具。生父亦破产赈一方饥。故生喜交游,尚气节,共人缓急,未尝以力弗继为辞。生家居笃厚如此,宜大有闻于世,然竟不克寿。疾革,椎床大呼,谓亲养未终,知己之恩未报。交党无不流涕,予闻之亦为之泪涔涔下也。生名国璋,字体醇,镇江丹徒人。道光八年举于乡,卒年三十有一。祖讳祥发,父名良翰。妻邹氏。子一,年十四,能攻文辞,必有以竟生志。生著《圭山文稿》,诗、赋、骈体若干卷,别有十三经、廿二史献疑,及自选六朝、唐人赋注之,尚未卒业。进学迅猛,而不几于成,可悲矣夫!其友来乞铭,予忍不铭之?铭曰:

秀骨易佻,望非伟器。何困其中,半塗亦蹶。有才迈伦,非予私言。浙东名卿,许其槃槃。长江惊波,急入于海。斯人英气,逝矣安在。天不可忖,人心有常。播文诵行,尚多友生。怆怆昔游,南徐之道。惻惻铭诗,永示尔后。

寄挽陈竹轩

别时吾欲哭,梦里旧客来。似得良医力,重逢笑口开。如何成幻

妄，毕竟泉台隔。忍忆分襟语，浮生子勿哀。

先子门墙下，生存余几人？郭生今宿草，君去与相亲（君与遽遽至交）。访鬼都流涕，论诗孰蕴真。伤心垂死句，望我拜枫宸。

挽 鲍 蕴 华

一夕灵风海上来，不教笙鹤暂徘徊。康强偏乏延年朮，慈惠原韬济世才。父执零星兰臭古，里门旧雨薤歌哀。华尊侍坐愁追忆，迎岁梅花枉自开。

郭蘧蘧哀文并序（代餐仙舅氏作）

天之生人也，有性、有情、有才。性，五行之德也；情，五行之发也；才，五行之德之鼓舞动荡而不可遏者也。时人不审古义，以为某也情胜者也，某也才胜者也。夫讵知才原于情者乎，情原于性者乎？吾友郭蘧蘧三兄，风流跌宕，诗文矫然独出，人以为才胜；缠绵蕴藉，遇良辰佳境，往复不能已，人以为情胜。呜呼！此蘧蘧之所以不遇也夫。蘧蘧大父侨村先生，老寿硕德，为乡里望。予幼侍其侧，接其议论风采。木讷有天趣，盖古厚人也。蘧蘧尊甫宋耆公，予接之愈久，言笑不苟，盖真洁人也。予知蘧蘧必有异。蘧蘧二十岁外，始读圣人书。近三十，乃补学官弟子。饥寒奔走，以舌耕糊口，而研田常歉收，未尝闻诉其贫困也。数年来贫益甚，迭遭兄嫂妻妹丧，境艰危万状。所居止一间屋，宾祀、吟读、坐卧、溲溺、食饮皆措挂其中，未尝闻其嗟时命也。此情乎，才乎，抑有得于性者乎？予老且病，不足以发扬蘧蘧之为。蘧蘧性淳而清，见义理精澈，能到古人所不到，

非一时之人也。予卜其将大有以表于世,乃年甫逾五十竟死。如此人不遇而且不寿,宜世有不根于情之才,不根于性之情者,取富贵寿考如操左券也矣。悲哉,悲哉!天之五行,其衰其旺,不可问久矣,姑为文以抒予老病丧友之哀焉云尔。其辞曰:

天生蘧蘧,岂为一人。而使蘧蘧,不瞻一身。不瞻一身,蘧蘧曰命。蘧蘧之命,蘧蘧之性。性地广博,万古通复。我观蘧蘧,岂弟百族。性地精纯,不容一尘。我观蘧蘧,清风卷云。蘧蘧晏如,穷巷中死。闻其风者,可以兴起。即蘧蘧德,即蘧蘧功。今日不信,他年论公。蘧蘧死矣,毁誉奚恤。我病不支,誉人何益?我眼中人,斯人盖寡。为此哀辞,以谗来者。

张篱东先生哀序(代餐舅氏作)

古之学者,将求淑身经世之术,必以主静为本。盖不静则气浮而敛,识乱而不定,学问无承载之地,无论穷达,皆不足以自立也。予论交虽不广,然才分卓犖、文学充润者,颇不乏人。求其内外凝然、终身静谧而不妄动者,则篱东大兄一人而已。兄幼而端谨,长而好学。弱冠负笈入城,从诸前辈游。既又来车桥,质经于潘抑隅夫子,与予日夕同研席,见其神采内含、举止安整。他人言笑纷起时,兄独处之寂然。然持论平和,无圭角峭厉。与之处愈久,而愈可亲。朋侪每相谓曰:“吾辈文采角逐而气不沈,篱东于静邃之中,别有心得,其所造为甚远也。”兄寓车桥四岁而归,归而补博士弟子。嗣后会面渐稀。自抑隅夫子捐馆,而兄之迹遂益与吾辈疏矣。二十余年来以来,予饥驱四方,射陂之东,大河之北,蹙蹙无暇时,颓然老翁,绝无寸进。谓兄之蕴蓄深厚,当大有发抒于时,而亦株守蓬门,以诗书迪后进,萧然高寄为笔研之娱而已。是皆可悲也。然兄静默自怡,学力益惇固。平居足不出户,往来泾口者不知有是人,即世人亦罕

识其面。静坐之暇，课子力田，课孙读书，清风高致，远迹交推仰。予以暮年遭疾，桑榆已迫。兄与予同岁生，方谓兄以恬旷之胸，葆静深之学，必享遐龄而膺厚福，何年甫近六十而遽殒耶？予次子馆于兄之族，明岁予将就养，脱兄不死，必时时相过从，煮酒挑灯，话壮年同学时旧事，其为乐岂可胜计！而竟不可得。悲哉，悲哉！虽然，兄静中之气，养而未发，未有不郁极而通者也。孙虽幼，已就外傅。闻其端静有祖风，天之所以厚兄者，其在是儿耶？予老矣，虽不及见其成，而吉人之后，理必昌大要，能为兄决之。噫嘻！是为序。

郝皓亭先生哀文(代萧芑湖作)

道光丁亥岁除日，皓亭二兄弃世。余闻之叹曰：“此吾同学籍老友也！”追忆予入学之岁，为乾隆庚寅，盖五十有八年矣。同时友人，十剩其一，今兄又捐馆，其曷能无怆于怀耶？虽然，余则怆矣。兄于身事家事，无不条理大定。综厥一生，洵古之有定力者。其乘化以归，心曲中殆无几微之憾，而又何怆焉？兄世居曹甸，为吾郡巨族。幼即擅文能艺，弱冠多病，伏枕岁余。学使者临郡，尊甫不欲其应试，勉强许之，即得补博士弟子员，人服其敏。里中半宗族，兄平居温温抑抑，无毫发芒角。及临大事，则综覈毕明，刚毅善断，巧辨不能夺。遇友生默不论文，偶拈一艺，冥坐沈思，深达腠理，前后际断，独铸一境。按之衡度，不失累黍。斟古酌今，群说坐废。然后知其不妄说者，由不苟作也。中年家计落，励精治事，陂者平，萎者起，百务井井。然一日之间，书策管算，人视之迫无余暇。兄则彬蔚优游，神情充切。聘其余力读方书，览葬经，以张仲景、郭景纯为师，反复辨证，积疑顿开，起人沉疴者，不可缕指。齿越七十，为婚友择牛眠地，升陂陀，陟林莽，踞地远视，目光炯炯，明三数里外，验休咎如指掌。人初怪其学之博杂，及观其摄生得宜，少羸老健，又艰于子嗣，卜迁

先陇，由四十至六十外，连举丈夫子四人，亲见叔子游学，季子授室，乃争叹为有用之学焉。然兄安养韬晦，远方丐其术者，或寂然不应，独居斗室，可月余不出户，终日不闻警效声。敏贍如彼，静谧又如此。其定力过人甚远，此所以寿也。予与兄同岁生，差少数月。去年八十初度，以衰老，不能互相过从，称觞为乐。闻兄处真身后事，钜细悉有准则，羨其精密闲暇，为老辈所不及，奈何先予而逝也？在兄已无憾。予之怆然不能忘情者，惟挥此老笔，以絮语勉其后人，保家力学，光大吾老友于九原已矣。呜呼噫嘻！是为序。

邵震寰哀序

呜呼！人生故旧离合死生之悲，其孰能堪之，而况早衰多忧如予者哉。予频年客游燕蓟，于乡党朋好每恨睽隔不相见，羁旅之中，师长骨肉，迭遭变故，心境弥不支。竟获无恙，崎岖远归，发日益白，颜日益凋，所亲色然惊。予犹幸与二、三老友聚首话旧，朝夕过从，用遣愁绪。奈何世交如震寰四兄者，复弃予而长逝也！予家与邵氏缔交五、六十年，予未生之前，邵丈静安先生，延先子坐家塾。静安丈五子，从先子游者四。震寰兄踰十龄，即执业于先子之门，亲见予幼而长，长而将老。而震寰兄今年亦六十有四矣，顾体质凝固不少衰。去年春，予将入都，兄走送河干，壮健如少年。今年归，兄过予斋，告予以肝胃疾。予相其气貌，亦不料其疾之不可救也。兄为人安重静默，言不苟出，出必中肯綮。少为文章，坚致渺虑，渊著入微，获契于先子。甫入庠序，竟以食指众多，改习计然术。然侪辈谈艺时，兄偶竖一议，辄达骨理。盖其深沉之思不可及也。静安丈以积善闻于时，兄禀仰家诰，扶危济颠，不替世德。父兄既歿，兄独秉家政，肩荷至重。同居百余口，诸务沓至，焚如牛毛。兄力持大体，加之以慎密，不震不动，洪纤就功绪，精力过人，乡里服焉。予又以此卜兄必

登耄耄也。乃予归不月余，兄之疾已革。予走视之，属予以直言教其子及群从子，既属纆不能言，犹拱手为别也。呜呼！兄上有三兄，皆年未及六十，而予递哭之。今兄之寿有加焉，兄则无憾，而予何以为情哉。兄之群从子从予游者甚多，兄之子三人，皆予徒也。予虽薄于德且早衰而多忧，要不能不重勛其后人，以毋忘兄之谊。兄之子及从子以哀序丐予，予乌能辞！然回思旧好，恍惚如梦，挑灯泚墨，怆焉不知涕之何从矣。呜呼！是为序。

鲍韞华诔并序

人子、人臣、人弟之义，众著于天下。三代既往，本行不振。而臣子之义，责备严重，虽中材以下，犹不敢不勉以赴之、亲以承之。若兄弟一伦，上不足以匹君、亲之尊严，下又不得以朋好、妻子之私昵，于是浇漓争竞之徒，其责逮于一乡一国，而其发端先见于兄弟。故观人者，第观其兄弟之伦，而臆揣他端之臧慝，十可得八、九焉。同里鲍韞华四兄，余童丕与缔交，其识度行谊，超出流辈。歿之日，远迩交歎息其贤。余综而论之，君尤笃于兄弟者也。君幼随其兄星阶三兄，执业于先君子之门，皆英颖沈默，文采皦皦露头角，为先君子所极赏爱。已而君以家计殷重，弃举子业，摒挡繁猥。年甫十四、五，竟巨细交任，各就功绪，里人啧啧称慕。先君子则曰：“是子废读书，其命也。”作诗歌嗟惜之。君抱干济才，既不得见于世，而勤身于家，一一中权度。凡所规画措置，于事之未启倪兆者，皆能精测专断，事后契合，不爽铢黍。以故出其绪余，管榷生产，亦甲于乡邑。而君温温然，如不经意。骤即之，一浑讷无才人也。且君虽少而敏察，顾天性恭顺，事无艰易，必咨禀父母，而后毅然行之，故无毫发不适父母意。父母歿，君事兄如父。临事则逡巡立兄侧，仰视颜色，察其舒敛为可否。星阶兄亦至友悌，深爱君之能，凡百专倚之。而君愈不

敢自重,奉兄命唯谨。星阶兄多疾,君忧现于面,贸贸视膳、药。既愈,君日日夙兴,甫束带,即至兄寝门外,就侍者问安否?日数至,夜分犹至,数十年如一日焉。君之歿也,星阶兄哀痛如割,晨坐披衣,即声泪俱下,以每旦君必至而忽不至也。闻者亦皆酸鼻云。君爱其弟方周兄,终身无忤色,视诸犹子如子。于宗族推财济乏,无不俾得所。姻党井里待以举火者,指不胜数。身则痛自刻励,齿踰六十,罗绮珍饌,未尝偶御。然和气煦物,仆隶有过,亦不忍以遽色加之,盖孝悌之用广矣。歿之前数日,余举先君子生辰家祭,君亦躬拜木主前,五十年老弟子,不敢不以筋力为礼。以此知君诚力行逊悌人也。余与君为婚姻,君之长子抡彦,又执业于余门。既殁,涕泣乞余诔,余其忍辞?诔曰:

雅歌孔怀,畴不讽吟?利欲斗进,梏其德心。君克葆天,根本茂深。我造其门,埙篪协音。载酒言笑,和风度襟。如何斯人,奄忽幽沈。惨惨素雪,翳翳愁阴。緬厥英爽,愧彼商参。紫荆有木,桓山有禽。作此诔辞,用式凡今。呜呼哀哉!

祭郭蘧蘧文

维道光三年癸未,六月戊戌朔,越廿有三日庚申,同学愚弟陈晋、卢沆、卢湧、张仁、潘德舆、愚晚韦佩铭、邵建昌、刘湘沅、王步程、鲍抡彦,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蘧蘧先生之灵曰:山之灵,水之清,烟云之淡泊而晶莹,皆造化之所结,而吾子得之以生。以吾子之委心而随化,生无所庸其计较,死亦何关乎爱憎。所最难为怀者,幼子之瑩瑩无倚,而吾辈失一素心之良朋。以吾辈之投分,虽数十日、数百里之小别,犹嗟吁握手,感触于吟怀酒兴,而郁结以拊膺,而况吾子长逝无返期也!畴悲惋之可任?吾子之高朗拔俗,乃清德之苗裔,与祖父所陶成。其推本性府而泽以文艺者,又自播其芳

馨。当笔墨之未拈，固落落焉，穆穆焉，不见其苦心之经营，及其锋颖所入，则洞心穿肋。凡疑难险仄之境，无不破之坚城，而又遏抑掩蔽，使时彦卒不得其布置，不能加以标榜之虚名。其实神理之幽邃而贯注者，固靡不渊默而雷声。若得一知己，将置之玉堂，可以式靡俗而镇浮情。乃僻居穷巷，裘葛不能具备，而饗餐不能充盈。苍天自古不可测，时论自古不能破，而文字自古不能凭。吾子固洞知其说者，宜其淡焉无求，冲然无怒，敝衣藿食，而丰满其神形。况乎一邱一壑，寄思于画稿；一觞一咏，和神于词句。从容陶写，而忘忧患之凭陵。卖琴典书，而北窗跂脚，犹时闻琵琶之玳珩。春郊草软，夏村鸟鸣，将携樽而团坐，一招手而即应。白门游迹之时入于魂梦者，又有栖霞之山阁，莫愁之水亭。此数物者，得其一端，皆足以放怀而骋兴，療疾而延龄。君兼之而不免于厄者，则骨肉之飘零，兄嫂妻妹骈连而歿矣。又益之以弱子，附之以孤甥。虽木石为肝肠，犹心折而骨惊。况吾子之恺悌，乌得不郁悒阨塞，胸腹填起而饮食以停？方春夏之遘疾，其肢惫而骨立者，已同侪思虑之所缠萦。及维扬之既返，知不可为矣，而亦不料其迅落如晨星。山之灵而裂，水之清而涸，烟云之淡荡，亦飘忽而变更。抑吾子清灵淡荡之气，从兹乃遍游宇内之山大川，而与晴空之云，村际之烟，往复而飞腾。吾子则优游以归大化。若吾辈之岑寂，果谁与杜微言而箴过失，辨奇文而论遗经。望沈沈之老屋，惟有竹几、破书、短檠，退黯黩而纵横，群临风而洒涕。虽当空之赤日，亦惨惨而冥冥。挹酒浆而一奠，吾子虽不胜乎杯杓，其鉴旧侣之肫诚。呜呼哀哉，尚飨！

祭纪燕亭文

渺莫测者，其命数耶？君才未施，而化去耶？幼娴礼教，谁跨越耶？少游庠序，非英哲耶？入而承家，何孝爱耶？出而论交，何豪迈

耶？淳淳庭训，其敢负耶？奕奕清门，其独守耶？洒洒文词，云之属耶？昂昂风度，山之矗耶？名场屡阨，心能死耶？落拓四十，况无子耶？纷纷愁绪，奚以拨耶？髭髭沈痼，奚以脱耶？力疾解纷，心胡热耶？齿未五袞，乃摧折耶？小愈复危，天已定耶？弥留呼母，人忍听耶？衰亲在堂，君可逝耶？病兄在床，君可弃耶？吾侪不敏，非君友耶？伤心何日，更携手耶？苔长门庭，畴欢宴耶？尘堆书册，畴论辩耶？寿夭限制，畴可免耶？死生悲戚，畴能遣耶？团坐豪饮，昔何密耶？孤灯一棺，今何寂耶？良朋满前，君岂忘耶？清酒一樽，君其尝耶？呜呼哀哉，尚飨！

祭邵震寰文

呜呼！君之性质，金玉坚润。君之风范，山渊深峻。宜其麋寿，造物弗吝。龙蛇遽厄，是谓天运。石交萎谢，凄断方寸。溯洄往迹，以式后进。方君受学，结志敏逊。经义如井，覃思疏濬。爬梭穿穴，目不移眴。跃如而出，犹战得僂。翱翔横舍，握瑜怀瑾。词场文囿，佇播令闻。治生孔亟，匪慕猗顿。出襄家督，门阀用振。翳君治家，巨细克慎。洪维先人，竺厚垂训。善降百祥，兹理岂紊。君纘前绪，盖臧无靳。解推亲党，酸感饥馑。同爨百口，以静坐镇。危疑沓集，才弗猝困。安步通寰，不知尘坳。朋俦过访，和神清韵。懿君交友，确乎敦信。舞勺联襁，白首投分。淮堧梓里，江表雄郡。缟紵攸逮，欢畅远近。药栏敞轩，菊圃列醞。华烛递烧，斐几互隐。情摅悱洽，靡有瑕纇。嗟君雅素，美征众论。如何斯人，天夺之迅？体丰貌凝，横罹疾疢。芝朮罔灵，笙鹤遐遁。名躋耆社，齿逾耳顺。令子英峙，三凤齐奋。悠悠九京，諱其弗恨。吾侪怅惘，永诀奚忍？晨夕共数，骤歌虞殡。世讲车笠，涕不胜抆。绵渺蓬山，谁与通讯？奉觞缀文，意息词钝。君乎昭明，倘不我摈。呜呼哀哉，尚飨！

陶慧寿哀词并序(代锺仰山先生作)

昔扬子云以九龄之童乌,载于法言,谓能与其《太玄》之文。虽育而不苗,而名已传来世。今陶氏子慧寿,亦童乌之流乎。慧寿名葆贤,吾友安化陶云汀制府之长子也。始余闻云汀晚得子,质甚颖异,为之喜。比获云汀书,知是子殇矣!近又举一子,然未减其殇子之痛。且并录是子之师为碣文以来,而属予为哀词。予览碣文,叹是子洵异于常儿。其殇也,盖不独云汀宜痛也已!夫古所传幼慧者,不过文词应对间,英英露头角耳。按碣文则慧寿甫十龄,竟知悯人疾苦,佐其父忧天下事。去年夏,湖南大水,慧寿方居乡,听夕蹙頞,白其母为捐振计。继闻江南、江西皆水灾,忧其父之瘁于经画,且为生灵悲也。作诗曰:“波涛平地起,拔剑斩蛟鼉。”呜呼!是子志气如此,岂寻常佔毕诵习之俦乎哉!其四龄入学,《经》一目即成诵。五龄踞地书大字,字长于身,俄顷尽数纸。石琢堂、吴棣华两前辈交口誉之,犹非其犖犖大者。其他辩论《经》义,多出人意表。详其师所书碣阴,兹亦不具录也。今天下承平久,百事循成法。时有水旱灾馑,圣主宵旰,若内外臣工皆昼夜忧瘁,以尽其职,民气岂不益畅?慧寿虽童幼,然吾嘉其能忧成人之所忧,脱不夭死,当为国家一良吏。故制哀词以传之来世,非苟以徇云汀请也。其词曰:

古志士之不永兮,每见悼于豪贤。何之子之负材兮,甫髫龄而殒身。遇天灾而知恤兮,信识度之不群。使壮盛而得位兮,必衽席乎黎元。宜父师之茹痛兮,卓石碣于墓门。予闻之而太息兮,非所亲之私言。感生民之遭厄兮,蹈江汉之澜沦。复疾疫之不救兮,数十万为游魂。惊东南之凋瘵兮,赖长吏之忧勤。闵下殇之有志兮,越常格而缀文。人之贵以立心兮,奚必叩其岁年!

祭吴木堂文(代高紫峰作)

呜呼! 死生契阔, 昔贤所嗟。嗟我石交, 岁厄于蛇。我羈一官, 重山岐蛇。君归九幽, 灵修物化。噩梦弗虞, 但弔如何。如何斯人, 中身凋枯。侧闻故乡, 天行札瘥。君拯阻饥, 昼夜是图。馁不遑食, 方寐则毗。刳精铄虑, 奇菑是罹。善人降殃, 其理则那。矧君素行, 璞无匿瑕。幼祇家诰, 屏严黜奢。六艺珍驾, 聿修洪媯。纯采趋庭, 鲜侔白华。昔侍亲疾, 久久靡佗。衣不弛带, 步无透迤。洗濯厕牖, 抑搔痒痾。惟孝令德, 施迩及遐。伯仲咬咬, 凤羽婆娑。吹壘协箎, 筮豆孔嘉。子弟翼翼, 兰芽旖旎。君肃其容, 大坊奇袞。朋友淳淳, 毋漫毋訖。存古然诺, 羞今唯嬰。刚而能塞, 决以用和。慈惠三党, 待之举火。穷黎蒲伏, 溥汜囊怀。鬻粥笼药, 大困以苏。贄厥父兄, 敷仁无涯。奕奕义闻, 流于江河。如何斯人, 颠毛未皤。泽物无枋, 德位龃龉。森驰电入, 大命以堕。邦有宿儒, 覲君光仪。品为古人, 兹言匪夸。邑有令尹, 悲君长徂。褒举哲嗣, 达名天家。矧予缔交, 怆恨弥多。同岑矢盟, 他山共磋。重以昏姻, 贞松附萝。钱席骊驹, 慊莫成歌。凶问西来, 翼其谬讹。泃泃蜀江, 东别为沱。流我双泪, 不出于巴。掘壘蟆颐, 上凌虹霞。升高瞻眇, 魂伤永离。关河郁塞, 阻我单舸。霜雪寂寥, 促君灵车。万里命使, 心胆实披。我辞至钝, 我怀不移。君乎淑明, 歆我素醑。呜呼哀哉, 尚飨!

祭朱生楷文(代作)

伊降年之修短兮, 虽上哲而难窥。君强壮而永逝兮, 尤乡党所惊疑。岂生死之去来兮, 非真宰之攸司。任游气之纷扰兮, 恣予夺而

差池。观君之体貌兮，重如山而不欹。察君之志气兮，盛如川而无涯。探君之心术兮，玉在璞而未亏。念君之遭遇兮，剑藏匣而低垂。核君之年华兮，甫三十而有奇。话君之家事兮，方仰侍乎严慈。何君之顿踣兮，弃尘界而如遗。苟世态之谢绝兮，已萧寥而可悲。况名心之未死兮，诵文字于濒危。嗟得丧之有数兮，极毫末而不移。彼横舍之芹藻兮，果何与于尊卑？君历半世而不获兮，虽苦学其奚裨。负高堂之跂望兮，凄行道之心脾。况终鲜乎兄弟兮，怜白发凄其。幸孤儿之美质兮，已娴习乎幼仪。守旧业而勿懈兮，竚成立之有期。凡吾侪之托契兮，督孺子以修为。伸君心之郁抑兮，慰乃祖之忧思。……怀故人而不见兮，闻风雨而涕洟。覩君室之遗编兮，恍隔世而难追。溯平昔之欢笑兮，献醇醪之一卮。君笃诚而无间兮，其将鉴此芜词。呜呼哀哉，尚享！

胡母袁太孺人诔序（署萧容若先生名）

道光四年八月七日，胡姻母袁太孺人告终。讣至予家，予蠢然悲曰：此予故人渔村先生配也。予与渔村交好二、三十年，而渔村之歿，距今又二、三十年矣。予闻太孺人歿而悲，益思渔村而悲也。虽然，予自悲耳，太孺人奚悲？即渔村亦奚悲？渔村年过六十歿，与太孺人可云偕老。而太孺人春秋八十有七矣，寿考夷愉，子孙满前，属纊之辰，犹有余憾欤？且匪独此而已。长君炳南，年已过六十，精力敏贍，似四十许人。次湘南茂才，舍南明经，皆克成先人志，文采为郡县冠冕。制于命不得科第，而识与不识，无不敛手推两人文学。经所指授，皆赫然有声于时。堂闺户庀，与与雅雅；男读女经，敦诗说礼。过门者必曰：“此传安定公家法者也。”居城西隅，僻远市嚣，絃诵之外，清门无事。诸郎奉板舆，侍鸠杖，菹蒲鲙鲤，春气满衣履。太孺人顾之，乐何如者？论生人之福，第未登期颐耳，而又奚悲焉？且夫福非可倖致也，

器之纤仄者，其享受每不远。而太孺人之为人也，宽裕和易，仓卒无疾遽色，臧获有过，亦未尝以盛怒加之。门以内事，自委备中条理。曩渔村先生豪迈爱客，户外屦常满，漏下四、五刻，座上客犹未去，酒浆醯醢，鲜蕘果蔬之品，纷错旁午，太孺人必躬必亲，无毫发厌倦。渔村又好周人急，太孺人阴相之。渔村歿，家计落。湘南昆季，舌耕四方，终岁无赢余，太孺人弗以盛衰介怀，抱有戚戚容。此其器量，士大夫所难，而巾幗能之，乌得不寿，岂膺多福也？予交渔村时，已具知太孺人。既而湘南从予游，其次子又为予孙壻，予所知益详。故谓太孺人享受非倖致，且谓太孺人歿无所悲，即渔村亦无所悲者以此。予独悲夫予之衰病日增，独居寡欢笑。回忆数十年前，常往来渔村家，挑灯酌酒，太孺人方主中馈，湘南昆季束发侍客旁，渔村与予中夜对话，絮絮不止，杳然如梦寐，不可复得矣。此予泚笔作太孺人诔时，所为老泪纵横者也。呜呼，悲哉！是为序。

董母萧孺人哀序（署杨开文名）

余壻于董氏，过从洽密者四十年。董之族姓百家，余悉能熟其家事。男子英才辈出，妇女皆翼翼有家法。若萧孺人之妇德，即余钦服者也。孺人生长素封，适妻弟董大兄镜心。董既右族，镜心豪迈，好交游，远近翕然交重。当是时，孺人履丰豫之境，守无成之义，虽有奇才异能，亦无以自表见，无非无仪酒食，是议已称贤巾幗矣。虽然，使孺人之制行竟止于此，则孺人亦恒人，何钦服之与？有所可令人服者，必其德有能人所不能者也。何者？镜心兄之歿也，上有老亲，下无子女，孺人茕茕然身肩家事者，十九年于兹矣。仰侍衰年之姑，槃匱滫瀡，扶持抑搔，得其欢心，弗懈益虔。既而见背，棺衾殓葬，尽哀尽体，一一如古。立肃夫三兄子佩璠为镜心兄后，甫在襁褓，即取拊育，寝食与俱，携持保抱，宛如所生。稍长就傅，防护益

周，成立授室，教诫子妇，慈义兼至。孺人之早衰也，其心力殆半瘁于此。此二大端者，皆无才能之可言？然而其德何如者欤！夫镜心兄之歿也，曾传二兄、肃夫三兄，义不肯析产，事寡嫂恭顺，数十年如一日。能使镜心兄瞑目而无憾者，未尝非两弟之力，孺人所不欲专美者也。然向非孺人孝事尊姑，慈抚嗣子，竟夫子未竟之事，则董氏有悌弟而无贤妇，门庭诚未必衰，而揆之镜心兄之心得无于无憾之中，犹有遗憾乎？信乎孺人之德之足以服人也。孺人待宗族、里党、亲串、仆婢，一以仁厚为本。年甫过五十，中风暴卒，闻者见者相对累歔，以为天何夺孺人之速。予谓孺人之事毕矣，孺人之德全矣！仓卒告终，在孺人亦无余念。惟是为嗣子者，必努力精进，俾学问章明，辉光门闾，舒镜心兄往日豪迈之气，而孺人三十年之懿德，亦愈以舄奕于无穷，乃足以报孺人于万一耳。予老矣，犹拭目俟之。

郝世嫂鲁孺人诔序

妇人女子之以才节见者，非家之福也。于《坤》之“文言”曰“无成”，于《家人》之“六二”曰“无攸遂”。信能安常处顺，相夫子，慈子侄，守安贞之道，明中馈之职，人以为庸庸无奇特，而吾以为此坤德之纯，家道之正。得之则视为故常，失之必将引为大感者也。好奇之士，不能综覈家政，深明内治，或不谓然。然使其平心察事，真求处家之宜，令内外巨细，各洽其分，得不深韪予言，而以和平之妇德，为有家不可多得之福乎？如郝舰轻二兄元配鲁孺人之歿可证矣。舰轻兄以文学敏瞻，有声庠序，虽未登科第，而远近交重其才。予先君子与舰轻兄尊甫同学籍，予年弱冠，即往来曹甸，与舰轻兄交好，杯酒豪宕中，爱其静密有远识。二十年来，其家日隆隆起，皆舰轻兄及其兄若弟之力，人不能功归孺人辈也。然天下事，有外必有内，嚮使为鲁孺人者，竟不克任筐篚、錡釜、井臼、紉纆诸粗细务，又不克和

辑娣姒、慈畜子姪、臧获等，舰轻兄虽多能，家未必中条理，中条理亦未必丰盛胜前日，则孺人之福于郝为何如者也？若考论阍德，必俟才节乃称述，则必无舰轻兄辈，而孺人乃右显，顾孺人显而郝之衰不可问矣。今家道已盛，儿女已长，孺人撒手而逝，似无可需孺人者。而当此夷床左右、儿哭女啼、屈指婚嫁将毕未毕时，试思之孺人可无乎？否乎？又当此米盐杂糅、仆婢纷沓，家乏内主，莫知适从时，试思之孺人可无乎？否乎？虽好奇之士，至此亦必谓妇人、女子高才苦节之非福，而能尽妇职之为福也，又必太息于前此和平之福之不可多得，而今之撒手长逝为大足悲也。不其然欤，不其然欤！予九年未至曹甸，久与舰轻兄契阔，书此谏孺人，且以唁舰轻兄。舰轻兄览予谏，当愈悲苦不可胜。殊非慰唁之义，然悲苦之中，必以予言为深明乎家政者。少年豪宕好奇之习，近一变矣。予更望舰轻兄达观省哀，以自爱其身，而无使之谏任过也。是为序。

鲍世嫂史孺人谏并序

呜呼！亲故死生之际，可胜悲哉！人孰无亲故？然其分谊，未有如吾与鲍世嫂史孺人之积累而密切者，盖死生之际尤足悲也。吾家旧居城中，车桥无亲故。乾隆庚子，先君子友教车桥。鲍三兄西垣幼执业门下。乙卯，吾年十一，先君子为缔姻车桥史氏，以西垣即史婿，孺人夙娴妇职故也。是岁，先慈见背。嘉庆壬戌，先君子又见背。孺人两问疾唁丧，皆为吾悲悒不自胜。盖吾四、五岁，即从先慈往来西垣家，孺人扶出入，调饮食，视吾如弱弟焉。乙丑，吾成婚。外舅陈左先生歿，与外姑俞太夫人共居。孺人每省觐，则笑语相慰藉，朴如一家人。虽吾姨，吾必以嫂呼之，从幼所称也。已而，长女许字西垣犹子抡秀，季女又许字西垣次子抡弼。孺人喜谓吾曰：“两姓之好，洵无有积累密切于此者矣。”呜呼！吾长女嫁甫三载，季女尚未嫁，

詎料孺人弃之而长逝乎。先是,道光辛巳,孺人肝病数月,将绝忽甦,药之渐愈,数年来颇清健。今疾作数日,转不救,岂不非天耶?俞太夫人今年八十有一,两目青眚,腰膝沈痛,不能离床蓐。孺人素极孝爱,其歿也,人不敢告,惧老人一恸绝也。悲哉,悲哉!孺人于归,为乾隆戊申,今歿以戊子,吾实亲见四十年行事。西垣属吾诔,吾其忍辞?爰挥泪和墨而诔之曰:

孺人之行,惟吾熟覩。掇其尤者,孝慈为钜。曷征其孝,学于舅姑。贞贞俭壹,温温婉愉。尊舅性严,事之以庄。辨色濯漑,整栗衣裳。尊姑性和,事以为柔。中饋有讷,霁颜无愁。舅病七日,呼抢失声。姑病十年,昼夜竭诚。自伤乏嗣,年越三十。慰我舅姑,请纳箴室。夫子诺哉,孺人则喜。大弦小弦,瑟琴清美。顾谓箴室,尔生我养。以顾以复,以至于长。子三女一,孺人瘁矣。豕男初婚,孺人逝矣。男女躡踊,泣血椎心。曷征其慈,听此哀音。慈孝性天,孺人裕之。事夫治家,举而措之。夫病廿载,俺痊俺作。小心敬承,俾之勿药。家道井井,由豫而丰。细大贖囊,聿求厥中。娣姒三人,如妹如姐。臧获数十,勿苛勿弛。自族而党,急者则拯。梁肉绮纨,于己酌损。朔风习习,为粥救饿。絮衣千百,点检防破。生也有怀,死也有思。女也士行,塗有口碑。人孰无死,孺人不没。吾劝西垣,其勿悲郁。夫子有疾,忧及亡者。割情保身,以安泉下。哀哀诸郎,天质笃厚。必有大成,用光厥母。吾诔不文,述吾目覩。吾于孺人,忍作谀语。呜呼哀哉!

邵母鲍太孺人诔并序

道光乙未仲冬,予居里门,闻邵母鲍孺人疾,往问之,亲诣榻前,视其气体,絮语移时,知其疾不可为。归而泣言曰:孺人之夫家、母家皆与予世好。孺人长于予二十余岁,予一、二岁时,孺人即提抱

之，视予犹弱小弟。今予年五十余，亲故半凋丧，孺人又将长逝，乌得无悲恻耶？数日，孺人歿，其长君佩阶以《状》乞为诔，予其忍辞？按《状》：孺人年十六，归于邵鲁南大兄，世丈静安先生之冢妇也。先生元配周太君先歿，继配成太君疾甚，孺人割股和药以进，疾旋愈。是年孺人年十八耳。先是孺人之未嫁也，尝割股救父疾，刀创甫合，后奋不顾身，以救尊嫜，孝通神明，乡里交叹异焉。无何，成太君歿。静安先生复娶刘太君，治家严厉，孺人婉孌承颜色，得其欢心。鲁南兄幼有异童之目，年二十九乃游泮，屡蹶场屋。孺人为之邑郁成疾。然鲁南兄文誉藉甚，结交多知名士。已而食餼，登贤书，交游益广，杂佩赠贤，孺人与有劳焉。静安先生凡五子，孙曾三、四十人，食指日繁，孺人佐舅姑、夫子，综覈家政，雍雍秩秩，各率其序。静安先生天性乐善，饥馑赈饘粥，遗骸予棺槨，穷冬散棉衣。若族党假贷，鰥寡欣助，尤无日无之。孺人皆委曲襄赞，无毫发吝惜。洎舅姑、夫子相继下世，孺人犹恪稟成训，矜恤贫苦，且淳勗厥子，以济人为急务。长君佩阶，慷慨好施，有祖父风，其世德固然，亦以母教不倦也。孺人年逾七十，神明弗衰，子孙奉养，务极丰腆。今虽告终，要之德福兼备，歿而无憾者也。顾予因孺人之歿，追忆鲁南兄为予先君子入室弟子，与予为忘年至交，而先孺人而歿已二十有四年，墓草纍纍，思之陨涕。闻年来鲁南兄冢上树木森然连理，行人异之。而孺人竟歿，巾幗贤者助兴家道，其存其歿，岂偶然也耶？爰不惭其不文，而为之诔曰：

天育品物，赋性咸厚。闺帟体之，家以恒久。惟厚克孝，淑女佳妇。惟孝大和，令妻贤母。德厚无间，由幼以老。天之报之，富贵寿考。哲嗣循陔，诸孙趋走。滫飴滑甘，春晖永保。哀此寒霜，慈竹亦稿。宗党臧获，感恩思旧。齋咨恻怆，诵德在口。予昔稚昧，事之为嫂。载瞻纓帷，拭泪盈手。笃厚可书，彤管示后。用缀诔词，窃附不朽！

待赠钱节妇史孺人诔序(署薛丈震峰款)

呜呼!天人之间难言哉。不知天所以异人者重,而徒以身世所历者衡天,则天似深恶夫洁清有守之人,待之必甚虐而酷,而频愿置之于死地者。于是天人之理,日沈晦而不可知,而怨且疑者纷焉。善承天者曰:不然。天之生吾也,吾有吾责,吾之责尽,天之意乃尽。至于吾身不堪处之境,吾听之,盖此特天之偶然而不足计也。予阅世九十年,能明是故而持之终身者,虽士大夫犹难之,况妇人欤?兹独于钱节妇史孺人异焉。孺人为史□□翁女,钱鹤侪翁妇。嫁时夫已得痼疾,年廿有四,夫死。遗腹子四岁,又以痘殇。数年之间,孺人哀毁慙痛,濒死者不可数计也。鹤侪翁一老诸生,以舌耕糊口。孺人供舅姑甘旨,意恐不得当,女红竟日夜佐之,指皴裂不肯休。复乘间泣告其舅曰:“钱氏寡旁支,宗祀事重,大人宜纳妾。”翁不许。孺人曰:“嗟呼!妇亦思大人贫且老,顾不为是策,吾钱氏其若何?”翁乃纳妾杨氏,连举丈夫子三人。人益贤节妇,而幸钱氏之有后也。不十年,鹤侪翁夫妇死,大祲之岁,三旬九食,而孺人无怨色也,顾濒死者又不知凡几矣。近十年来,孤之长者授室,次者贸易,孺人稍稍喜。然居无几何,而长者暴亡矣。次者授室,而新妇以产亡矣。孺人号曰:“钱氏真无后。吾死何以见吾舅耶?天何以不死吾而死若等耶!”孺人年越六十,神清健似四十许人。今秋忽病滞下,竟不起,茹苦四十有一年矣。综其一生,夫死、子死、舅死、姑死,舅之诸长者死,次者妻未育子而又死。钱于吾里为单门,死丧重叠,他人无不愕眙累歔,况孺人以一身撑拄者哉?天于洁而有守者,将有意厄之,抑无心置之而至于此也!虽然,孺人自完其心事耳。自完其心事,而承天之道即在是矣。诸孤之次者为钱君瑞堂,才具甚敏赡,终能光大其门。他日继室生子,即孺人子也。孺人节良苦,瑞堂谋请旌于朝。诗曰:“既克有定,靡人弗胜。”天人之间,岂终难知哉。予耄而不文,

以鹤侪翁吾故人，不忍辞此誄。且将以区区之辞，破世之怨天而疑天者也。是为序。

鲍姻嫂毛孺人哀言

士之以节见者，必峭厉孤迥，有不可一世之概。若其气稍即于温，而惟恐或挫焉者，情之常也。虽以予所闻闺阁节妇，其性情亦大率类此。究而论之，节之足重也，以义不以气。孤其容，峭其气，自以为甚高，必其中犹有未脱然者存，而后盛气于外为卫焉。苟深知洁清之节，为道中自然之数，而不足异也，亦无乐乎为此矣。予于鲍姻嫂毛孺人见之。姻嫂为鲍姻兄怀珍继室，年二十八而寡，年五十四而歿。三十年中，舅姑已亡，元配之子二，所生之女三，皆不逾十龄。家道中落，饥寒困顿，伶仃子女，绕床哀啼，萧晨冷夕，炊爨针黹，一身之所为备。已而男女皆长，婚嫁偈人，经营拮据，心血枯尽。其独居饮泣，天下之节妇不必共尝之苦也。而穷愁百状，当之怡然。教子女也慈，处亲族也和，御臧获也恕。无疾言遽色，虽万难处置之事当于前，不可向迕之人介其侧，亦未见愤且怒也。呜呼！岂有所养而致然欤，抑天性本若是欤？窃以为凡高节自厉者，和易之风，当如是矣。用此晚年之境，由狭入宽。长君兼三，次君景荀，皆以干济才援例登仕版。田市岁所入者，什伯倍于昔。内外孙男女十数人，喧然为膝前欢，而姻嫂亦优游含饴，忘其老且病也。终以少壮积劳之故，不克享耆耄。属纊之辰，戚党失声，谓斯人之清苦不可及，斯人之和易尤不可及也，殆所谓甘节者欤！姻嫂虽歿，兼三等将谋请旌于朝。一生冰蘖之志，必克白于世。而吾以姻嫂之宽厚卜之，其后嗣必益昌大，而不止于姻嫂暮年之境而已也。兼三兄弟，其懋勉有加，以光厥德于靡穷哉？是为序。

朱母任太孺人哀序(署邵震寰名)

家之兴也,虽有天命,亦人事为之主。吾观乡国交游中,凡能振起门阀者,非独其男子英爽豪迈、精审专断为人所不易及也,巾幗之中必有懋于内治,足以修妇道、母道,助厥劳勩者,而后内外交济,家勃然以兴焉。如吾朱姻伯母任太孺人可述矣。任为淮东巨族旧家,珩璜簪珥之则,远近所向慕。太孺人克秉成训。其归于朱也,田园幽雅,家计殊饶裕。他人当之,谓可以暇逸奢严者。又冢嗣秀崧大兄、次君德懋二兄已崭然露干敏才,益将委之度外,不一关其虑。而太孺人祇祇业业,相太翁以勤,率子孙以俭,御臧获以恕。且甫朝作而暮不休,荆钗布素,惟恐丰者之入于嗇也。用是上下巨细,庶务井井,冢妇、介妇亦靡不力于蕝絜蚕绩,稟仰太孺人之志,家隆隆起矣。太翁既歿,太孺人神明不衰,精勤如曩日,家人不敢少即于惰。于是,御板輿、扶鸠杖,盤匱洗腆,含饴弄孙曾为乐。里之人争羨太孺人老福为三党所希,不知数十年勤恳刻厉其家计者,非可以晏晏得之也。今年九月,太孺人告终,年几大耋,子孙满前,内治修平,门阀蔚起。太孺人歿无余憾。吾更卜为之子孙曾者,勤勉学业,腾实蜚聲,诗礼弓裘,文章炳焕,愈以传太孺人之遗泽于无穷也。是为序。

輓胡母袁太孺人诗

嗟余父执凡有几,渔村先生首屈指。小子束发登华堂,识母容仪卅年矣。弱冠日日来母家,湘南兄弟如兄弟。煮酒论文三四更,母也闻之弗呵止。两家孤儿肯问学,不负前人或在此。湘南今年五十余,舍南五十欠一耳。嗟余四十已平头,行藏蹭蹬都相似。每当拜母

愧母厚，少日壮心灰欲死。窃窥神采羨母健，私为渠家兄弟喜。舍南幼女予子妇，家法老人传未已。突来噩耗极悲侘，恨未床前一相视。童时侍侧今九泉，空堂回首悲风起。

女挽诗(代作)

女诚非异书，壶则谁其秉。母也东海族，家法肃井井。尊姑诸姑行，声色敛沈静。侍姑五十年，纲纪一心领。升降沛设施，家业用彪炳。泽流三党中，仪范日修省。小子娶于郝，夙佩母仪整。登堂荷规训，师友并严警。噩耗传潼阳，热泪迸清耿。哀歌不能长，怅望慈母影。

慈竹葳蕤，在于堂庑。寿者秉心，眷于厚祉。慈竹曷萎，顺时而霜。寿母之德，歿而亦光。天不假意，观德而信。母也砺行，懋懋而勤。以夫子之德，施于厥族。端本之余，沛于瑩独。灵雨在树，鄂不纷葩。坤厚降福，孙子孔多。惟福之穰，天其庞只。惟夺之遽，天胡梦只。天曰猗嗟，兹惟顺正。或戾则灾，孰敢不敬。伊余不慧，幼承诲言。枣栗在列，玉佩琇琇。惟姻惟娅，令子惟友。覲于德容，退撤其鄙。昭昭北庭，余其敢私。续此女箴，为闾中师。

子舍十年同研席，母仪卅载炳乡间。板舆一到花光满，總帐重褰月影虚。岂有灵萱愁厄闰，想因青鸟特衔书。大河滚滚悲人世，云树苍茫唁问疏。

谈经纱幔敌青毡，令子论交忝璧联。奉得幽觥歌老寿，暂分皋庑是今年。天留玉佩传中馈，鹤驭扶人会列仙。彤管辉光凭国史，芜词羞说翠砥鏹。

天灾流行不可推，里中丧家何纍纍。屈指盖棺论乃定，如母之德斯其魁。少小辛勤洁蘋藻，老福延延膺寿考。仓卒灵旗赴玉台，闺阁从今失师保。小子于母子弟行，敢以谀词芜古道。人生眼泪要有

着,四十丧明天太薄。今朝洒泪拜灵筵,请母一问沧浪天。

落落渔村丈,先人友谊敦。论交到儿辈,再世亦同门。寿母通家喜,登堂训典存。總帷惊寂寞,无朮为招魂。

弱息怜初嫁,高年稔最慈。常随舅姑后,敬侍笑言时。滢滢分新赐,蘋蘩识古仪。哀号今日剧,觸耳益予悲。

桃源张烈女挽诗

南山鸟,雄死雌奈何?生不见夫死则那。(一解)

烈女曰,妾生无夫,妾死有夫。破妾红罗襦,碎妾双明珠。不从死夫,生适安归乎?(二解)

滔滔黄河附海水,宛宛红颜殉夫子。阿母毋哭,而女为汝持匹练,含笑从夫死。阿母啼,乡邻悲壮哉。古烈丈夫,此弱女儿。(三解)

挽陆母郭孺人诗

文章古今贮清贫,几见朱门笔有神。不信闺帏耽秀句,也教坎壈到终身。甑尘晓积诗魂瘦,灯影宵孤史论新。莫怅虚花兼短梦(孺人咏雪美人诗:“短梦虚花误此生”),百年风藻属斯人。

尊嫜一逝故园荒,夫继翁亡挟两雏。飘泊暂租溪畔屋,伶仃又失掌中珠(谓阿郎怀生)。饔飧废缺神元定,骨肉奇零泪已枯。今日泉台快团聚,曾听娇女哭声无。

阿兄对客诵新诗(谓郭蘧蘧),令子横经奉母仪(怀生从予游)。三世交游弹泪里,一声噩耗骇心时。间中味是仙游好,林下风犹俗论嗤。侍婢卖珠成往事,月明萝屋挂空帷。

丁母刘太安人诔并序(署汤侍郎款)

嘉庆己卯,金钊为江苏督学使者,贡山阳优行生丁晏于廷。道光辛巳,金钊奉命校士江南,晏复与乡举。其治经有家法,少孤,赖母氏督之。予雅契晏,并羨其母之贤也。今年春,晏緘其母太安人诔及《状》达京师,乞予谏。按《状》:太安人刘氏,乾隆初进士麻城令炳藜公女,归于同邑锦杼丁先生。先生乾隆末诸生,淳壹读书,家事无所问,四世同居。先生当室,群从以食指众。议析箸,先生泊太安人于多寡校计,泊如也。先生没,家遂不支,穷冬逋负累累。太安人絮衣付质库,易米一筥度岁,不假贷宗党。久之,以勤朴足用。严课诸子,长子易,达名成均,待诠州丞。次智,廩于乡校。晏幼失恃,有过不忍谯诃,第对之含涕,晏长跪谢乃已。既而六试礼部不遇,虑无以慰太安人。太安人谕之曰:“经以适用,用亦不择地,遇合命也,何戚焉?”道光甲申后,淮郡水灾洊饥,晏屡佐振事。太安人教以必公必洁,必勤且密。郡东市河,泄城中积潦,晏襄浚之,当事请优奖。太安人曰:“为善毋近名,况未必善乎?”其固辞之。凡太安人之淡于荣膺,皆此类也。舅姑歿,遇夫之女弟,谊尤笃。其适钱者早亡,遗一女,太安人养而嫁之。一仆妇老病无所依,日使人往食之,如是者数年。七十岁后,自搏节食用,真本支祭田数十亩,其轻财识大义如此。以去年冬没,寿七十有九。予素多其贤,遂不忍辞而诔之曰:

道义炳炳,如日丽天。潭奥六经,此为圣权。禀经海子,翳母也贤。界画义利,如防防川。贫不告人,富扶人颠。凡士大夫,守兹罔愆。闺帟则尔,学岂不坚。令子祇承,母益益虔。我诔弗文,家乘永编。

黄母陈太孺人诔并序(署卢止泉先生名)

余移家秣陵，戢影独居，里中友生，未尝去怀抱。比得门人黄蔚雯母氏诔，瞿然曰：呜呼！此贤母也。夫蔚雯失母，且失师矣！蔚雯以《状》来，乞为其母太孺人诔。余按《状》：太孺人陈姓，候选州同纬三公女，岁贡生守愚先生配也。母家素封，太孺人幼饬礼教，斥奢严习。既归守愚先生，侍姑疾，数月不弛带。姑丧，鬻己奩，襄大事。守愚先生端慤好古，学使者校士，恒冠其曹，顾乡试辄不利。居贫杜门，一生无妄求，学徒修脯不贍。太孺人针黹佐之，成其廉介操守。守愚先生没，责负数百金。太孺人痛傅节食用，数岁毕偿之。长君昭雯，次蔚雯，次星雯，未冠而孤。太孺人教极严，读书必至夜分，己亦纺绩弗缀。三子皆补博士弟子。嘉庆戊辰，蔚雯登贤书。太孺人色不喜，督其学益勤。丁丑，蔚雯挑一等，揀发东河，以沿河知县用。太孺人发书戒之曰：“县令良可救民，然德行未定者率败事。汝尝冀得一第，伸乃父抑塞，其改就校官便。”余时在京师，蔚雯发母命告余曰：“是也。”蔚雯既秉铨金匱，迎太孺人往。太孺人不乐久去乡，蔚雯遂告归养。自守愚先生即世，太孺人秉家政四十年，蔚雯昆弟事必咨禀，凡所裁决秩如也。家渐充，太孺人布衣疏食如初，而恤宗党无吝色。从姪孙某，以贫故，将寄食他姓，止而啗之。夫之从兄某，鬻墓田，命诸子岁扫其先人冢。族之幼孤而慧者，供其束修；不能读者，助之习他业；孤女无归者，养而适之。中年乏财，母尝畀二百金，姐赠数十金，卒偿其子孙，矢不以生死易志。每训子孙曰：“‘不欺人’三字，制事符也，汝曹戒之。”以今岁十月二十五日卒，得年八十有五。子三人，长君先没。孙五人，曾孙二人。呜呼！太孺人自幼逮老，无毫发不笃慎，非独女子师矣。诔其可辞？诔曰：

子谅植基，辅之俭勤。修士检式，母褪厥身。苦于克己，甘以润人。岂不自损而大益，以臻天寿一巾幅。俾乡人观曰：汝锲薄盍师母

仁。簪蒿裙布，翼翼自闲。象服龙章，颁于天闾。粲粲雅儒，齋志九原。令妻代终，牖其子孙。嗟子若孙，衣德毋谖。治躬艾物，迺遵孔安。我谏不阿，以俟史官。

挽黄母陈太孺人(代作)

锡山窈窕春花敷，我羨故人迎板舆。灵萱粲粲照庭户，我爱故人能解组。宴花楼侧华堂开，珠履曾叨介寿杯。春晖西下北风急，綰帷忍听麻衣泣。孟城绵邈望淮壖，冰塞长川雪满天。安得身如陶氏鹤，瑶池亲见驾云軿。

挽薛丈震峰对

一德揖神明，人漫推善学长生，讵知寿在寅恭，独得吕牙传道意；
百龄跻指颐，天岂必故留微憾，应为躬遵抑戒，刚符卫武自箴年。

高矩似前修，萧然一室琴书，尘世外别造恬愉境界；
遐龄翻末事，卓绝百年衾影，性天中独操戒慎工夫。

人如太璞含元气；
家有传书启后贤。

上寿有穷悲造物；
此乡无福失先生。

代挽张篱东先生对

林壑养天机，自来高士端居，闻见本无尘俗事；
文章传古训，多少后生流涕，师资失此老成人。

半世萧闲，想闭户孤吟，止觉古人有味；
十分冷淡，到盖棺定论，方知此老无多。

清风韵歇篱花外；
落月痕留涧水边。

代挽卢餐仙先生对

老友无多，白头时偏失知心，到此莫提年少事；
古书难读，青史上最滋疑案，从今谁教后来人。

孤苦在髫龄，却因磨鍊激成，燕翼将衰，复以单门承旧学；
别离伤晚岁，正幸羁栖密迩，雁行忽断，难得尺帛寄重泉。

淹雅剧推君，竟荒村寄砚，旅舍栖棺，太息浮生真有命；
萧条空剩我，便老屋谈狐，寒灯说鬼，商量此乐也无人。

代挽陶丈淡园对

画荻奉清徽，家学不因科第重；

抚松怡远性，德辉自有史官传。

芝草产庭阶，正当芸馆归来，教子且吟彭泽菊；
葭葦联缟纈，所恨蓬山远隔，寄书难付武昌鱼（某时为武昌府）。

挽邵丈静安

江淮河六七百里，义问仁声，金曰一国之士；
子孙曾三四十人，丁男甲第，何止五世其昌。

德泽佈淮山，试看兹草舍孙行，遍地芝兰薰秀气；
灵风归海岳，有多少茅簷蔀屋，漫天雨雪哭残年。

造化无川三宝賈；
阳春有脚九泉温。

不官谁采棠阴话；
此去才偷瓜圃闲。

挽邵鲁南

精力过人，肝胆照人，如何五十华颠，一夕风流成逝水；
文章无憾，功名有憾，更歎八旬白发，百年孝养未终天。

挽刘丈治堂

具此一味和平，化身世百般艰险；
养得满腔宽绰，开儿孙万里康庄。

代挽商润泉

倾盖在垂髫，到今日我病君亡，回思蕉叶窗前，煮酒论文浑如梦境；
叩门谁促膝，料此后庭空客散，惟有海棠树下，落花啼鸟自诉春愁。

挽 郭 遽 遽

卅年来风时雨时花时月时，每当与我微言，落落自然无俗韵；
三载内兄死嫂死妻死妹死，必欲断君生路，茫茫何处问天心。

代薛震峰丈挽其姪孙砚樵

诸孙内汝犹努力文章，人方冀光辉吾家，谁料中途遽陨；
廿年来我已伤心弟姪，天又忍摧残此子，何堪老泪频挥。

代挽邵孚安

高馆寄寒毡，剪烛论心，爽气每如秋夜月；
空堂余纒帐，倚栏搔首，悲怀怕看晚春花。

三径记留宾，豪兴飞腾，不减难兄轩举气；
一门夸拔萃，贻谋远大，试看哲嗣炳烺文。

涧水昔维舟，五夜松窗，玉笋飞来欢聚首；
蓬山今隔路，三洲兰桨，生芻寄去惨回肠。

沧洲皓月骑鲸往；
别墅残花梦蝶来。

兰亭似订蓬莱约；
棠舍仍留子姓春。

挽 纪 燕 亭

髻髻便论交，四十年风雨啸歌，陡隔重泉，更对琴尊如断梦；
弥留犹见忆，二千里山川修阻，归来一恸，空凭纸墨为招魂。

代鲍西垣先生挽鲍蕴华

多病每忧予，愿常得衰老偎依，何期一夕摧残，兄弟捶胸悲莫挽；

承家全赖汝，数不尽身心劳瘁，惟此毕生勤俭，子孙刻骨矢毋忘。

花径惯留宾，樽酒论心，三党溯苏程旧好；
书城能裕后，林园敦素，一生守唐魏高风。

挽 吴 殿 翁

宝俭复宝慈，推怵惕惻隐之心，积而能散；
享名斯享寿，立敦庞纯固之德，死而不亡。

大德播粉榆，鸠杖典型尊洛社；
高名达槐棘，龙章辉采照沅阡。

挽邵生其昌

讲授畅论心，何堪息影蓬门，忽凋陨廿年旧好；
弥留悲执手，还向通灵耆筮，冀绵延隔岁沈疴。

挽 邵 震 寰

邗上片帆归，老泪暗零莲叶雨；
海西孤鹤杳，寿尊空忆菊花天。

经纶略见治家法；
矩度长留积善风。

挽邵耀先

佳日共琴尊，流水画桥人迹杳；
空庭余几杖，寒霜落月鸟啼哀。

挽胡问樵

老泪洒西风，回思两世交情，皓首纏绵如少小；
衰门寄东涧，还仗一生厚德，寸心培养到儿孙。

挽某男

卅载偏多难了事；
九泉犹抱不灰心。

烟波小隐传余韵；
台阁雄文付后昆。

代鲍西垣挽其堂嫂商孺人

辛苦到颓龄，相夫子才德兼优，能使吾宗衰后盛；
寅恭传内职，嘱后昆音容常记，此为家乘女中师。

代挽鲍姻嫂毛孺人

荼蘼共谁尝,不堪单枕弥留,地下薰砧频入梦;
芑萝差可托,莫为蓬门寒素,床前弱息替生愁。

破镜母心摧,那堪一姊伶仃,依旧秋风啼寡鹄;
断机夫命重,刚到两儿成立,顿教春雨泣慈乌。

挽 诸 女

机杼忽停声,欲驾鹿车惊断轡;
栝椽空洒涕,难攀鹤驭使回辕。

夜永金缸淡;
霜清玉佩寒。

机杼声停秋月冷;
障围谈罢婺星沉。

霜重不留慈竹荫;
月残空听孝乌啼。

月暗梅魂渺;
窗虚烛泪多。

妇德重尊嫜，每出温言加慰劳；
姆仪昭戚党，顿教梓里辍歌春。

鸿去迹空留，遗挂半帷春不驻；
鰥惻愁不寐，罢棋斗酒夜谁谋？

德挽鹿车，一世勤劳遵母训；
香凝燕寝，千秋词藻望传人。

挽胡母袁太孺人

朔雪表清门，即看闺阁遗徽，犹见瑶台来吊鹤；
春风熏太学，空付缥緜旧业，不堪纱幔守吟蛩。

女范秉诗心，淑慎温恭，八十年聿怀多福；
坤贞昭易体，含宏光大，子孙辈必有余庆。

挽董母萧孺人

鸾驭怅遥天，应缘系本仙人，吹得玉箫能出世；
熊丸怀往日，共识恩留子舍，守兹纱幔不窥园。

挽邵母鲍太孺人代作

象服叶瑶琴，宿学离披悲旧雨；

熊丸授绡帙，灵萱凋陨泣寒风。

挽鲍世嫂史孺人

枣栗记初归，屈指垂髻，看过举案卅年，到死未尝忘妇职；
芑萝欣托庇，惊心撒手，忍使牵丝一女，此生未得荷姑慈。

挽黄母陈太孺人

妇道柔，母训宜刚，直将慈代严劳，哲嗣乃能伸父志；
身法肃，家规自厚，试看福由德致，清门岂漫拜君恩。

挽纪母史太孺人

蚕织羨康强，老泪凋枯缘子女；
栝椽余典则，旧家揜拄望孙曾。

老鹤仙姿归海峤；
雏乌哀响徹泉台。

挽商润泉

交一世，交再世，每当困阨呼天，便相救相怜，执手不禁垂泪道；
哭长男，哭次男，剩此伶仃托我，愧无才无德，抚衷窃恐践言难。

代挽郝皓亭先生

盛名传一郡而遥,不尽求之诗社文坛,朮艺亦均堪盖代;
有子在四句以后,尚能了得男婚女嫁,古今谁似此完人。

老境蔗弥甘,更幸得雏凤声清,尽道名山终有托;
故交波共委,已大似晨星数渺,那堪翘秀又云亡。

雪冷风凄,怅切一年将尽夜;
琴亡书乱,悲深八秩老成人。

挽周姻母边太孺人

童稚奉清徽,即知筐笥勤修,不忝高门训式;
桑榆膺老福,更望儿孙蔚起,力争泉壤辉光。

取斯山房驱秽文

客爱闲园,主珍隙地。有熏香之艺圃,无起秽之芸窗。三径呼童,晨清泼水;一弓携友,晚静临风。宋乐工纵可溲庭,廉将军休教遗天。青条秀润,方巡杜老之檐;白地腥臊,忍当王敦之厕。苔阶六七步,倘令化出蜚螂;缥帙二三更,谁肯聚来萤火?傍芝兰之室,苏壤休淆;处翰墨之林,薰菹务判。况乎芭蕉叶大,纸可临书;杨柳阴浓,衣将染汁。岂可褫衣径入,惊走花神;试思推户闲观,成何骚客?

夜必避人而密尔，昼无踞地而公然。发其馨香，天赠以红芳百种；杀兹风景，人饮之墨渑三升。戒之不必重申，来者都宜洁已。

贺陶宫保蒙赐御书 “印心石屋斋”额诗(代作)

锦霞烛天飞玉虹，奎章昼下云扉中。梅山一朵被奇采，气象突过蓬莱峰。堂老惊喜百寮贺，九重异数旌殊功。熊湘笃生补天手，不数运甓长沙公。少时拄腹五千卷，天然石室返文翁。日长抱膝十房洞，高吟万壑鸣金钟。潭中挺挺印心石，直方久已铭臣衷。北窗琴书受庭诰，家有笃孝朝纯忠。下帷岂为印如斗，千潭一月澄襟胸。五十三滩吐灵秀，茱萸红藿芬香浓。好山不许作石隐，岱云矗起天关通。仙瀛珥笔坐起草，文章五色称宗工。帝曰汝才国柱石，东南树纛蜺旌红。岷江西来抱吴楚，三千余里屏藩雄。公之大泽比江水，际天浴日涵冲融。河渠盐官并铃束，禹经管筴旁研攻。从容填抚若无事，巨才槃槃神内充。金章重迭系肘上，坟山犹忆青芙蓉。良臣自古似儒素，牙旗画角生清风。卅年雅抱动天鉴，高斋宸翰蟠虬龙。玉堂飞白那足道，投水契合繇渊冲。主臣一心密印证，何待彝鼎书勳庸。从兹林壑冠寰海，禁扁特降明光宫。稽首丹地拜御宝，恩施骈望如天崇。回思斗室日稽古，梦吞文石嗤充宗。空山霜雪旧砥砺，明堂球图新比隆。迴澜底柱此名德，中外悦服钦神聪。金墀银棨秩保相，行开黄阁微垣东。沙堤更赐列戟第，大庇天下歌时雍。铜符属吏禀仪范，盟心介石治微躬。侧闻盛事九州播，昭回云汉垂苍穹。乃知胜地恃人杰，星沙一山今华嵩。

文津书院落成诗(代宋联璜作)

中邦财赋推南东，全淮关榷居繁冲。三城曲绕波冲瀾，文澜壮阔殊称雄。珊瑚十丈撑此中，网得竟如刀贝充。南金东箭才何丰，达之天府同璧琮。幡车到此观民风，特设讲座勤磨砢。宗工提唱撞钟镛，儒生如听鼙逢逢。堂室已建簾廊通，卑浅未慳使者衷(旧有翁公书院，甚卑隘，后移于观音庵肄业)。兰若列舍广足供，弦歌且应晨昏钟。行将庀材招良工，别搆基址增房栊。分堂肄业侔黉宫，下帷大会群章缝。往来柴戟皆总总，此意久蓄应迟公(前任阿公即欲改置，终不果行，至现任李公始克为之)。关津繁剧需匪躬，度支储待如司农。羨公举措何从容，雄才突过汉尹龚。久历通显怀尤冲，下车讲艺披昏懵。甘棠满地歌旉幪，更思手植桃李丛。恢拓旧制成此功，始何湫隘今何崇。计时几月勤垣墉，飞甍已诧高凌空。屋材收蓄梗栝枞，丹漆焜耀金碧彤。曲廊迴檻幽且重，绮疏洞达披玲珑。花光草色添葱茏，此景尤适文士胸。行看色笑大小从，青袍鹄立班肃雝。踊跃自谓金在镞，愿公拂拭成青锋。我思教授推文翁，历代创建碑额隆。茅山岳麓依茏嵒，鹅湖鹿洞皆贤踪。讲席遍立纷如濛，文章佳气殊郁葱。吁嗟混玉亦有璵，瓦鼓每听声隆隆。鼠皮须辨豹似鼯，一毛见驥忘蹄馿。得公钜儒为人宗，南陈北李休无穷。力扫伪体排纤秣，裁成任物加刈邛。金篦如看刮两瞳，量以玉尺谁能蒙。风流宏奖温且恭，春风侍坐咸喁喁。水有大河山岱崧，导涓撮壤情皆鍾。春鸣以鸟秋以虫，众响各奏宜溷聪。鰕生自愧昏如僮，驽骀聊附八尺馿。筍班滥厕菲与葑，一得自献嗤芻蕘。应是良医治瘵痼，参苓之外收鞠芎。太史协律辨黍铜，土缶亦得侪丝桐。仰湍懿训警聩聵，铭泐至德坚初终。眼前多士争研攻，文史胪列穷三冬。萋青各映篝灯红，对公吐气如长虹。文场际会今始逢，皎如旭日光瞳眈。矧当轮奂增奕洪，艺林沛泽霑尤浓。门前大河声淙淙，北达燕蓟南吴淞。大隄冠盖侔衢衢，

连楹曲室当交冲。舟车所驻惊崇嶷，公之德誉传四封。如开射圃调马弓，文士材武途亦同。储材上达皆公忠，裕国何必先稷种。转瞬报最书勋庸，天书特赐还方蓬。双旌一去行如龙，先兆已征腹上松。恨不即作随阳鸿，奋飞亦傅摩霄翮。

募捐文昌宫启

盖闻紫微悬曜，斗戴匡有六星；黄润凝光，天垂象为六府。掌文昌则曰“星宿”，佐文治则曰“神明”。依北极璇玑之次，贵匹三台；自西川梓潼而来，祥周八表。赫灵威于下土，崇祀典于熙朝。夫固昭兹来许，感而遂通，照于四方，祭则受福者也。当夫瑶台大启，宝篆宏搜，持天上之权衡，管人间之科第。芙蓉镜下，眼观暗室心田；桂子宫中，手定大罗额数。抛郎君之白纻，画烛三条；拖侍史之朱衣，名经一册。是以青衿鼓篋，便泥首而乞灵；彩笔探花，必刻肌而感德。分为武烈，统此文光。绎上将次将之标名，知龙馘豹馘之在握。听殷闾之胪唱，穿七札必作状元；校廉恥之将才，冠三场亦凭阴鹭。至于仕版名公，华纓世胄，大神所佑，多福斯膺。司禄居五，前汉志躔次昭昭；贵相维三，天官书星精煜煜。畴不托化成之天下，赖新入之光辉也哉。乃若青郊纬耒，赤仄持筹，不事文章，都资庇荫。芒连黍稼农，丈人待玉而炊；气射东南天，市垣藉珠以贯。推之阴阳异教，技艺名家，略分翰墨之华，齐入昭回之宇。不祈司命，谁化灾星？在周为张仲，孝子则百端盈门；在晋为吕光，贵人则群凶让路。锡嘉名于亚子，如意携来；传轶事于张仙，弹丸飞到。莫不事详载籍，灵著禎符。现一十七世士大夫，身作千亿万，人间世福。州郡则祠居学舍，二仲升馨乡闾则庙异招提，一方观礼。车桥文昌宫者，旧名蘆萄，比邱尼梵呗声低；改作棖题，都人士弦歌韵振。巽方结搆，角奋苍龙；离象昭明，翼飞朱凤。聚斗牛之文气，近光者四面星罗；汇淮

海之文澜,分润者四邻波及(曩盐、阜、安、清文士及同县而不居车桥者,入此地文昌会,多得意而去)。维每岁二月三日,瞻中天紫气而齐来,即今兹十有二人(会中入泮者今年十二人)。信前路丹梯之不远。纯禧滋玉,厚赋宜酬。乃者岁历久而渐颓,功续修而未竟。坏长廊之一面,乱草侵阶;缺峻阁之三层,荒隄压殿。廊能西峙,体方而吉合形家;阁果南开,势拔而瑞迎奎曜。驾赤螭而得路,人必多才;骑白马而降庭,神应有喜。彩高慧日,非供佛地之三花;胜选精庐,那为山僧之一榻。所愿广文苑之因缘,种昌期之福泽。欲搆材而为厦,先题字以成金。红桥绿柳,添景色于三春;暮鼓晨钟,祝休嘉于万载。荣华溢于乡国,竚看霞蔚而云蒸;感应捷于鼓桴,莫谓天聋而地哑。谨启。

南清河县学文峰塔记

学皆有记旧矣,大抵推阐古道之懿铄,礼法之祇肃,以振才行、广风教为本义,无述形势者。虽然,形势恶可略。《汉书》详形法六家,《国朝》七卷,《宫宅地形》二十卷。二书虽佚,窃证之经子,阴阳流泉,揆日作室,室以宫矩,宫以城矩,土圭求中,土宜相宅,南斗北枢,益屋于东,诸语荟萃,实与班志晦然合符。然则学校形势,无异建国立朝营宫室之矩则也。度其宜,辅其势,达者无讥焉。南清河当淮、河之交,漕渠贯其中,双渚襟抱,灵气涵湟,腾虹扬霄,人才勃兴允矣。顾滨河迤南,地势广衍,大漕之牖,崛崎叠起,长波峻湍,云属而下趋,平川夷陆之界,无钤束之者。搦棹艤榜,交冲奄薄,大具土气之涣。于是,邦人士盱衡而议曰:“学乃育才重地,诚发扬云构,挺拔地形,柱远澜,翼崇殿,鞫扶舆,必获伟效。”则皆应曰:“规地造塔,锡名‘文峰’,义不得迟缓。”或议:“塔者,浮屠之所专,今赫赫圣宫,降袭异教,歛树灵塔,虑踏旧闻。”则又折之曰:“同物而殊理,舍

意而取象,斯塔之立,遑蹠俨雅。盖彼以控寂,我以彪文;彼以标妄,我以勛学。其用云泥,畴则浑淆者?”群议大定,良吏经始。邑之明府王公甫廷、唐公黼卿先后率作。邑明经万君镛等諏谋众赞,咸著有绩绪。若簪裾交讌,终始厥事,庀材鳩工,测地辨方,兴功元默之秋,落成阙逢之夏,端末三载,倚毗一身者,则太学生徐君炳力也。君敦悦群雅,干敏当十人,纤屑忘劬,稔如家计。将藏塔事,复搆杰阁,虔文昌之大神,司命昉于周典。祠体沿于汉制,皆以默翌昭代文治之景运,访礼者靡得而遗焉,层构飏举。游于校者,振衣以登,远揽俯瞩,长河荡沃于北陞,清淮归湊于西陞。儵忽之顷,胸臆洞然,渊澄天开。盖文章之杰魁,将聚于兹土,非特如形法家所相覩而呼忤者矣。邦人士用是嘉徐君劳,谓宜征辞谒工,勒示后祀。牋而属诸山阳潘德輿为之记云。时道光十有四年秋八月朔日也。

新建兰阳书院记(代仰山先生作)

学校辅政教,兴人才,厚风俗,非以科目文艺诱天下,以明道也。道无往不在,讲明者愈多愈不厌,书院又所以羽翼学校者也。宋元之间,耆儒硕学善主书院,讲即大书之史册,其弟子授受具有本末。上者济当代用,次者亦足为乡人矜式。故书院者,骤观之若閒散不急,其实系于政教、人才、风俗甚深且切也。诟病之者,徒见近世主讲之士,专明科目文艺,不切究儒者读书行己之道,使人心日陷于卑陋小巧,无济于斯世。世久之并文艺,亦无复讲习,但覩然猎取修脯为馈贫助学者。目其师如传舍中客然,且尤而效之。覬侥幸厕名其中,月获膏火之资,佐朝夕食而止。甚则群居讲堂,饮饫谑浪,或语以道义,则相向而笑,视未尝入书院者。学业气习且愈不古,岂不可病哉。虽然,此书院师、弟子过,非书院过也。用此谓书院不足设,则凡今州、县、郡学校师若弟子皆明古道著成效者,若辄废学校

可乎？不可也。且书院造士易于学校者三焉：学校之师，吏部选之，大藩委之，按资格为除目，不必知其人；书院之师，则官兹土者所择而延也，明师可求，士习当易振，一矣。学校所司者，地数百里，师不必周悉；书院士少，师弟常相见，易于程督，二矣。学师不数数更，士有小过，不忍遽除；书院师岁月无常，贤则留，否则谢之去，士一不谨，除其在院之名，以示惩戒，法易整肃，三矣。夫书院著效较速如此，盖大吏尤宜究心者。兰阳在京师东北群山中，满、汉子弟，虽用文艺入学校，平居无肄业地，道义不尽明，未足辅政教，兴人才，书院之设，乌可缓也？道光辛卯夏，予奉命来诘戎，慨然议及此，非粉饰文具以自立名，盖造士亦守土者责哉。且兹土于古为边塞，于今则畿辅也。昔卢龙、郭琼者，用边功为宋将军，犹尊礼儒士，称彬彬焉。矧予以文学起家，忝天子侍从，顾不能风厉畿甸人士以进于道，其曷以报国？莅兰数月，既设义学三，以海蒙士，遂创立书院，捐奉为之倡。吏于兹者，各踊跃成之。复详述书院利病，及兴起多士之意，勒石院中，俾后之教学者，咸惕然求道，以彰成效，毋为创始者诟病焉。

《经义未详说》序（代仰山先生作）

说经者莫患乎为人所不能为也。《经》曰：“多闻阙疑，疑事毋质，所以明慎也。”今必刺取前人所未申者，缕缕解之，抗然傲前人以不能，是质疑，非阙疑也。余曰：“不然。经之有义，如射之有鹄，前之射者度不中，不敢发复者，不必循例却避而不发也。即吾发之而亦失，以待复吾者得之亦可也。”徐生《经义未详说》其类也。且吾取徐生之书，犹不在是。经义如海，言人人殊，而莫水火于汉、宋之辨。训诂义理更进迭胜。郑、贾古训，宋学斥支离。程、朱精言，汉学笑舛陋。近世知名士经说愈详而义愈晦，以此矣。徐生是书，毋论汉、宋，

纵横百家,搜为典证,门户鄙见,廓然埽除。以“鹄”为主,而不以“射者”为党,是善射法也。不必悉中,而可以几于中者也。吾闻徐生久居天都万山中,食贫屏迹,不一履城市,覃思经义,宜其能前人所不能也。虽然,前人政未可议,凡彼之自谓不能者,必有深心蓄乎其间,而后却避以让后人。其说不遽详,而说经之法则可师也。今徐生研磨攻苦,发愤成是书矣。然吾度徐生读经数十年,亦必自有不明之义,而不敢断者。夫不敢断,则听之,经不皆以自断为能也。《经》曰:“博闻强识。”而让徐生深于经,心精而气下,其必然吾言也哉!

和英煦斋先生见怀诗(代仰山先生作)

匠门何敢说词章,莲朵回思夜照廊。藻鉴昔年夸白凤,尘羁连岁策红鸯(韦庄诗:“宝马跃红鸯”)。循声犹忆并州牧(来诗溯先大夫刺宁远州事),高咏殊惭临汝郎。惆怅短才稀立雪,天涯极目塞云黄。

题郑云麓诗稿后(代仰山先生作)

都官不作风骚主,少谷高歌壮七闽。大海迴环罗胜士,左曹今古接词人。得名久并台垣宿,下笔能添绮陌春。我亦南中曾嗽荔(余去年使闽),爱君诗味敌清新。

药王会小引(代作)

凡业有所先,先农、先蚕、先坎,古人报功之厚意,不可略也。儒

家祀先圣、先师，而推及于文昌六星，皆以报功云尔。医药之设，昉于炎黄，而大于成周，其来甚古。托业者准先农、先师之例以祭之，非诞妄也。郡城旧有药王陶、许之祭，凡业医药者醵钱为之。车桥三、四十年前，有安惕若先生者，亦尝帅同志如郡城之祭，近不讲求之矣。庚辰之春，同人议复此事，又怒然于神像之剥落，而思有以整之也。因立簿醵钱，凡业医者得十人，曰：程聚五、薛廷佩、杨寿庵、吴登荣、陈裕昆、程掌衡、周巨川、李俊三、杨寿堂、张寿仁，人日出钱三。卖药者五家，曰：鲍永寿、梁天元、杨保元、徐天聚、邵大生，家日出钱四，邵大生则日出钱五。凡钱皆十日一取，贮之公，量力而施，襄成盛举，亦一快事也。惟考药王不知何姓名，或云岐伯，或云药师佛也。今题木主，姑仍其旧。又考许旌阳先生，为东晋人；陶贞白先生，为梁人。俗称“先陶后许”，殊不可晓。今亦仍俗，位陶于上焉。其祭神之期，则药王为四月廿八日，陶为三月十八日，许为八月一日，或云皆诞辰，此都不能强为之说，悉循旧章以明虔云尔。祭日则各出钱，在日所出之外。日所出者，蓄之为立神主修神像造神龕用也。至同人生业日盛，日所出者，愿有增益，与续有业医药者，愿附此簿，皆无不可。兹以报功之意，复旧之美，新立之规，不可以不记也。于是乎书。

贺王生步程举贤书

立雪论文，敢矜秋驾；
登云献赋，共勉春官。

都天庙对

以理而言为天,以主宰而言为帝,便疑是睢水忠魂,赫赫神威,也只人伦结撰;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普告我淮壖黎献,绵绵福泽,都从心地栽培。

戏台对二副

休只听队里新声,试看正士奸人,千古爱恨昭直道;
莫误认闲中乐事,为祝和风甘雨,万家衣食赖丰年。

道是戏场,却也自笑笑啼啼,画出大家样子;
侂多脚色,只把个来来去去,弄归造化圈儿。

又戏台对(时拐子甚多,拈此为戏)

黑白昭昭,那怕他奸细当场,暗中下手;
古今历历,只劝你旁观得窍,忙处回头。

张仙对

花蕊新图开绣阁;
桑蓬喜气满门阑。

财 神 对

天施地生大府库；
川流山峙小乾坤。

关帝庙对三副

臣节植天常，兄弟私盟流俗论；
侯封遵国宪，帝王加号后人心。

至大至刚以直；
配天配地无疆。

此天地之义气，
与日月兮齐光。

文 昌 宫 对

休浪传一十七世化身，祇此于穆真精，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乃文章之枢纽；

肯细读三五六经载籍，便知人生大节，为臣当忠，为子当孝，是福禄之权衡。

车桥城隍庙对

神本依人,看万家生齿殷繁,何必城池才有威灵降鉴;
天原在我,只片刻良心转动,不需报应已成祸福机关。

韩候祠对

不反亦常谈,须知濒死而溯崩生,鐘室声吞,汉史漫书谗贼语;
有后翻末事,莫为存孤而褒萧相,祠堂血食,淮民总作子孙观。

仲夫子祠联

扫一切世途之富贵贫贱祸福生死道义,以成大勇;
合千秋史传之孝子忠臣儒林循吏高明,而道中庸。

胡安定先生祠联

教法稟西周经术,人才空汉晋隋唐之积弊;
儒风开北宋文章,性道树周程张邵之先声。

礼乐订衰残,苏湖间躬修绝学;
师儒阐经济,邹峰后首数先生。

徐节孝先生祠联

诚贯幽明大节，是曾闵替人，岂独乡闾师表；
学该道艺余事，亦苏黄益友，此为根本文章。

昭恤院联

功大冤深，借一代科第开山，微显阐幽，我祖志崇国体；
门高祚薄，阅两朝清明扫墓，存亡继绝，吾宗忍替家声。

郝祠堂联

谱牒旧窥寻，与吾祖父半属交游，后进尚能谈世德；
堂阶新缔搆，凡为子孙共知法守，故家常见炳人文。

五百年瓜瓞灵长，全凭一点良心，战战兢兢，留弓冶箕衷实际；
二十代频繁修整，更向四时常事，洞洞属属，报诗书礼乐来源。

赠某僧对

远山吐月悟禅意，
高竹吟风知我心。

又赠某医

大眼观书,得古人妙;
小心济世,有良相才。

文昌宫对

台斗同尊,以天文统人文,共仰辉煌紫极;
鉴衡独握,唯昌言翌昌运,方教黼黻彤廷。

贺陶灼芙中副车

璧水飞文,桂分金蕊;
木天接武,竹挺琼林。

入泮对三副

藻丽芹香,鸾旂古泽;
海澄风厚,鹏路高翀。

入门肯作造堂想;
发轫知为行远材。

作好秀才师范今；
是真手笔继燕公。

尘定轩诗钞跋(代仰山先生作)

於虔!此吾先兄莲龕方伯遗诗也。览之即茹痛如割,忍缀文题后邪?顾吾兄已矣。一生心力,时寄之诗。余寻讽数周,填膺万绪,不能默也。方余与兄虔稟家诰,同事佔毕,虚堂棐几,花竹翳如,经史毕功。挑灯索句,一语拔奇,互相甄赏,饮饫笑言,其乐无极,此一时也。既而筮仕供职,各居一方,都亭送别,高冈眺远,鹄原怡憫,篇翰往来。还朝省覲,连床听雨,怀旧谈艺,壘箴合声,此又一时也。虽欣感不齐,亦诗家之殊轨,天属之常境。岂如今仰屋悲啸,剩兹一编,回忆畴昔,杳然若霄汉乎!兄少而骏爽,文酒自命,邗沟樵李,佳士如林。趋庭之暇,赠纆投辖,妙极其选。盖年甫及冠,名章警句,已在人口,江淮之间,比肩耆宿焉。词馆雅步,敷历屏藩,益降阶忘势,笃志延揽。深岩邃学,单门后进,一艺动色,辄扬其声,俾无恹郁。泊乎风义飏举,遐迹鳞萃,随才解推,百无倦色。故久,为大吏兼摄开府,囊篋清寒,孑然罕俦。然且腾觚瀹茗,刻烛题襟,财贿有亡,未屑屑计较也。其宏奖如彼,其夷粹又如此。不获中寿,遽归山坵。词场英隽,半判未通,闻而凄咽,有繇然矣。然兄非区区豪素,倚为竹帛者也。部曹繁冗,赖其专断,奸蠹洞然。既登监司,弥务泽物。一隅旱潦,亦拊枕辍著,惨怛累献,若负重疾。谳询康乂,不遗下僚。于是诚心所流,讽谕咏歌,殆三致意焉。常言国恩高厚,当卓有树立,乃答君父,绝不自虞大命之速。览斯编者,用诗度志,余非私言,亦可知也。於虔!余之吊影拊心,已无终穷。客岁承命作镇兰阳,又兄之旧职守也。名山乔木,苍萃如故,当时部曲,犹隶行间。三复诗篇,徘徊廊宇,如闻警效。

兄之精爽，其能泯邪！哀从中来，遂挥泪和墨，铺叙今昔，归于阐兄素抱而已。若其诗境所造，则海内胜流，与之过从切劘六义者，必克定其流派，探其风旨，以谗来哲，非予之所宜发明也。

贺伊猗君髻席三十六韵

隽誉腾京国，嘉姻敞画堂。青庐初隔扇，彩笔合催妆。吉士逢辰吉，长赢卜日长。霞朝连雾夕，兰径接梅梁。桂馥曾登选，蒲柔此定祥。团圜修月斧，饱满乞云浆。著姓成秦晋，高门比谢王。才名苏蕙子，仙骨杜兰香。胶续珣弓彀，丝牵锦幔飏。簪花同管翰，赋茗匹词章。翠幃嵌双石，银箫叶八琅。屏开飞叠矢，漏永滴三商。池暖芙蓉蒂，风恬芍药房。疏星驾乌鹊，曲沼并鸳鸯。绣帐移华烛，琼筵簇羽觞。障车邀酒食，执贽覩容光。筭枣升堦具，厨樱见庙尝。蓬莱许瞻眺，桃李露芬芳。眉浅横边岫，颜和发艳阳。诗人鸣杂佩，英媛称明珰。相对调琴静，行知举案庄。答书应婉孌，写韵更精详。驾鹿辞岩穴，乘龙驻帝乡。膝毋容北郭，肉必遗东方。鸾诰珍金屋，鱼轩换练裳。韦皋能节钺，富弼定岩廊。天慰宜家愿，人推择配良。试窥新女婿，未是老刘郎。游客交初缔，吟宾谢未遑。昏昕观典礼，博议叩缣緌。塞路逢骈马，裁笈想弄麈。米粢容我会，汤饼笑君忙。喜气看麇集，巍科亦凤翔。状头亲许可，坦腹莫徜徉。宝镜今宵映，泥金隔岁将。好研九子墨，摘藻玉墀旁。

分修支谱序（代郝皓亭先生作）

乾隆乙亥年，伯父且斋公纂修族谱，今六十年矣。族添丁逾千

数,未有续辑者,是后人之责也。顾吾族旧分五门,而一、二、三、五门多远徙者,或燕,或齐,或吴楚,行迹不可定,音问不可得。今欲合为一谱,遗其人,则非合族统系之意。而一一覈实,则又阻于山川,艰于邮寄,而疑议棼错,势不可以朝夕就。予盖屡踟蹰于此,而不敢执笔也。虽然远者既不可复稽,而其近而可稽者,缘此朝夕不可就之事,日月以异而俾可稽者,久亦荒略而难辨,甚非所以崇敬先世而昭传信阙疑之慎也。今四门之中,家居者独多,出者亦凿凿有依据,令予以四门之子孙,故遂逡巡自弃,不敢独加修辑。予则善避嫌其若先世何?且由亲以及疏,笃近以及远,圣人之教也。恨予幼读圣人书,滥列庠序,不能光大祖德,负惭前人。然使四门之谱,由予而修,既以昭穆辨名分肃,而我同族一、二、三、五门子孙者,亦因此而各先其亲,笃其近,积日访求,分续支谱,以成予区区之志。而释予不能统修族谱之愆,是亦即步蟾之可以告前人者也,岂必尽成于吾一人之手,然后为牵乃事哉。呜呼!予阅之《礼经》:“敬宗故收族”。夫谱者,收族之道也。《春秋传》谓郑公孙挥能辨四国大夫之族姓,盖谱之自来久矣,抑非独经传云尔。予尝流观九流方技之书以娱暮年,独不见夫医家所传乎?肺之原出于太渊,心之原出于太陵,肝之原出于太冲,肾之原出于太谿。然而府会太仓,形会季胁,皆一脉也。形家之书,自《山海经》以下,大而九埏。昆侖而东,岍为北条,西倾为中条,蟠冢为南条,皆昆侖之支也。河两源九曲四大折,所收千七百渠,皆河之支也。小如一穴,艮大寒,坤大暑,方不一。山如笏,水如带,形不一。然而砂远龙行,前朔后拱,外托内抱,高高下下,以会成堂局者,堆阜突出,涵泓淳瀟,千回百折,皆一脉也。夫祖宗子姓,一身体之气血也,高、曾绵延,一气血之山川也。呜呼!人不自弃即读医家、形家之书,而孝弟之心,其亦可以油然而生矣。独是善医者,专治一脏,而五脏治不善者,或以全身兼治之,而病转不可为。善度形势者,洞观一丘一壑,而群形来会。不善者,或左顾右盼,总揽全局而愈迷,于佳气何哉?盖此在知一脉,而又能察其脉之远近

缓急，而择其当先者，以相导引而已矣。予修四门之谱，其用此意乎。族之观此谱者，度予之地，以谅予之心，而皆为予之事，非物以慰予，亦且斋公之志也。步蟾老矣，犹拭目俟之。嘉庆二十有一年，岁次丙子，季夏月朔，十世孙步蟾谨识。

送某邑侯入都代作

江海河淮等一水，作吏四方一心耳。江介高门有世臣，海国鸣琴达天子。臣心似海波不扬，沿海及淮仍水乡。淫雨横流邑安堵，为我哀鸿谋稻粱。淮堤老农衣百结，五袴一歌棠树活。长淮泔泔刷浊河，臣心似淮清到骨。即今上道觐枫宸，手捧温纶泽似春。行持旌节东南土，普济江河淮海人。

关帝庙灵籤序

关帝庙灵籤所在，皆有著灵，京师前门极盛。吾邑北门帝庙灵籤，亦其显著者也。车桥帝庙之籤，向已传播灵异。今秋省试发榜前七日，德輿往占隽否，所占反复研究，不深悉其意。九月十一日榜发，十三日府衙报人误认草全录书“輿”为“興”。“興”与“星”同音，遂报家兄“德星”获隽。十四日，览官全录“輿”，乃知谬，窃第一名。再绎籤文，爽然。悟曰：籤所云自己心中事如何，那得知者。“輿”、“興”外貌相似，其中心则互异，自己得之，报者不知也。“龙飞云雾起风雨”，正当时者。重九午后大雨，揭晓次日乃霁。当此之时，幸获“龙头”也。详语贺客，无弗拊手赞叹。颂帝之灵显勿置。德輿何才德，敢蒙帝之垂佑昭示如此哉。爰稟之家兄，虔购素绢，手录旧本籤

文六十四章,且溯其原起而冠以序,装订成帙,付住持僧,谨藏庙中。俾后人观之,畏爱遵守,永永无极,是亦古人威敬卜筮之义,非鄙人无识,敢传荒渺不足信者以惑世也。道光八年岁次戊子十二月,山阳潘德舆沐手敬书。

附录

一、获隽之贺对

卢止泉先生贺对

讲席得奇才,廿七年宅相许成,折服到老夫,何止后生第一;
元灯开正派,十四艺贤书拜献,品题定今日,可知国士无双。

黄少霞先生贺对

三十年文笔孤鸣,算几度江天,终到蓬山绝顶;
四百载元灯继照,更相期云汉,莫忘杯水论心。

盛子履学师贺对

元灯天上无虚照;
玉尺人间有定评。

二、友人吊挽诗联

汤海秋先生挽对

无计挽东流，海内才人同一哭；
有名垂北斗，山阳诗叟自千秋。

毛子乔先生挽对

念我契交，痛心累月。
多君著作，抗手千秋。

汤海秋先生哭先子诗

满眼西风恶，吹君堕九泉。存亡浑是梦，贤否不关天。陆贾书犹在，刘蕢策可怜。斯人竟淹没，谁复耸儒肩。

弹指经过惯，淋漓二十秋。百钱供买酒，万感逼登楼。词赋存青眼，风霜了白头。寂寥宣室召，徒有涕横流。

今代雕龙手，三人自一家（兼谓亨甫）。词源倒河海，藻采上云霞。时世看天意，才名岂国华。社中好诗叟，飘转付尘沙。

不向巫咸诉，其如吾道何？荆榛埋老友，风雨妒狂歌。伯乐今谁是，锺期古岂多？青蝇满天地，悄悄长沈疴。

门前旧行迹，慎莫长莓苔。梦引江南草，秋逢塞北隈。思君如昨日，后死愧非才。零落栖迟意，因风发七哀。

鞠湛泉先生挽诗

太行山色又黄昏，马上征衫旧泪痕。百草不芳兰叶萎，伤心久

已赋招魂。

胸吞沧海全无物，气压金焦别有天。曾倚松风洒醉墨，新诗惊起洞龙眠。

正学荒芜见各殊，文章海内日模糊。唐衢死后何人哭，千载云封大雅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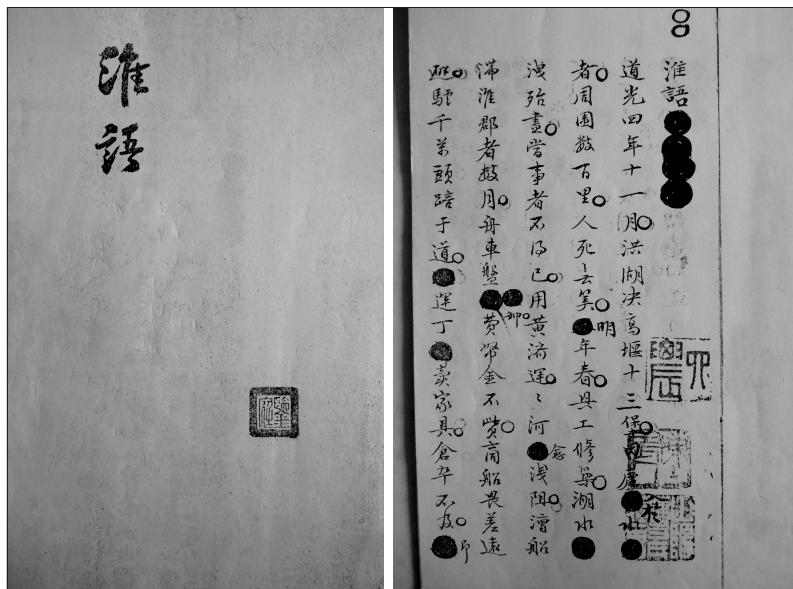
苍凉古径一蝉鸣，叶落梧桐月转明。精气定随云汉去，朝来天地作秋声。

三、四农灵前自题对

戒用浮屠、阴阳、鼓吹，
辞谢谀文、吊联、挽章。

第四章 淮 语

道光四年十一月，洪湖决高堰十三堡，田庐入于水者，周围数百里，人死无算。明年春，兴工修筑，湖水泄殆尽。当事者不得已“用黄济运”，运河愈浅阻。漕船滞淮郡者数月。舟、车盘卸，费帑金不贖。商船畏差远避，驴千万头踏于道，运丁卖家具仓卒不及，即掷之水中。水手数万人游荡恣横，敢为奸盗。运堤以东，田禾失水，万农呼号。制府急于征供，盛暑暴日中，督催不休。运河自宝应下，屯积湖水，运丁踏水车引之。行不数里复阻，大吏威严，无所用之。官、吏、丁、民，为之交困。淮民杂沓望水利，辘轳私相语曰：“运河淤浅，



水不分润,吾侪饥以死,犹一方事。国家运道阻滞,关利病甚巨,其若之何?夫运河五百年,其局当变,然变而善,则福也,否则益贻患。今日之患,诚于张河帅。然患无不可救,救者今必有人。吾侪虽囿于乡曲,曾默思所以救此者乎?”

一人叹曰:嗟呼!凡治病者,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病,果识病源,病难危而无难治。今之病深矣!诸君知病所由起乎?夫公私之困,由于运河之枯;运河之枯,由于高堰之溃;高堰之溃,由于蓄清之多;蓄清之多,由于运河之高;运河之高,由于御黄坝之久启而未闭,此诸君所谓病源也。而犹未也。夫张帅刚愎师心,罪诚不宥。然即按时闭坝,无罪则有之矣,遂为治河之大要乎!以吾揆之,病之自起在黄、淮之不善交,而不在御黄坝之长闭也。其不善交者无他,亦曰黄能入淮而已矣;则善交者无他,亦曰淮能入黄而已矣。夫淮主人也,黄强寇也。自磨盘墩之立也,则犹黄强而淮弱;自磨盘墩之废,而御黄坝之立也,则已黄高而淮低。至于今日,黄益高,淮益低。故御黄坝不闭,则黄徒倒灌,而淮实不能入黄也。闭之以免倒灌,则是淮终不能入黄也。淮终不能入黄,则淮为黄挤,而水不能容,所以决而枯也。黄无淮刷,而沙不能不高,所以滞而横也,百病之源皆生于此,徒筹运道无益也。故今日筹运道之源,必先筹黄、淮之交,能使淮入黄。犹致黄入淮,则使黄、淮相绝可也。黄、淮相交者,黄低于淮,淮能刷黄,御黄坝竟可永开,清水东北行,运道无梗,此数百年之利也,一策也。黄、淮相绝者,黄自东北注,淮自南注,御黄坝直可永闭,运道别筹,水患永息,亦数百年之利也,又一策也。瞻前顾后,不能使之相交,不能使之不相交。至于强寇横行,主人溃散,运道之梗,自然之势也。

众笑曰:子之言便捷可听,而不知其难也。黄、淮相交,谁乐其然者?不得已也。今子顾其交,则使之交,顾其不交,则使之不交,何其易至此?且黄、淮之交绝,则运道愈梗,子所谓“别筹者”何在?众愿闻之。

答曰：吾所谓使之交也，非吾意也，即古人“七分刷黄，三分济运”之成说耳。夫古人七分刷黄，而后可以三分济运，是准能入黄也。今准必不能入黄，而徒以济运之故。使黄得入准，非古人意也。必顾为济运计，则必先使黄低于准而后可。今者登河堤之上，望洪湖如在釜底，黄低于准，谈何容易？然黄一日不低准，则断不可交黄、准，以图一时之利。近黎襄勤公治河，可谓之有劳而无过，而不能与潘、靳匹休者。无他，终襄勤之世，准未尝能高于黄也。顾使黄低于准，必取黄、准而为通盘彻底之策。靳文襄公所谓河道、运道联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者也。盖有七事焉：

一则黄河海口宜急挑也。今由清口至于海口，首尾三百里，能悉取而挑之，费帑虽多，而事则永逸，黄无不低于准者矣。即不能然，头套以下，去海百余里，不可谓之不通，而不能谓之深通。运道病根，即在此处。如下痢然，滞于下未有不渴于上者。故海口挑工，万不可省。宜开一支河，使河自入海。而于旧日海口，挑深数丈，挑时即取河堤而直之。挑毕，闭此支河，全河复故，则海口深通，十倍于前，而上流之沙，亦直下而深通矣。更于上流，参用黎襄勤“挑水马牙坝之制”，逐段而上，五、七里则一坝，一坝千金。襄勤本愿，筑至河南，以其费太重，事不久行。今尝直抵徐、邳，使之逼淮刷沙，仍有不净，复用“百节帚”、“混江轴”之类，极力洗汰，河淤既去，河水必低，此一事也。

一则黄河大堤宜增筑也。堤决不独害人，亦分河力，使河日高，酿成诸事荆棘。潘司空所谓“固堤束水，聚水冲沙者”，实不易之言。今日河堤较之旧土，厚薄坚瑕，岂能一致？宜加土厚筑，新必如旧。云梯关以下，今无大堤，沙滩芦苇，弥望无际，水行不力，何以深通？海口既挑，两岸宜增大堤束之，水不散漫，积沙迅走，河身自低。此二事也。

一则沿河坝闸宜坚闭也。坝闸资泄盛涨，然河力一分，沙必渐滞。古人云，“河不两行，由此意推之”。凡有坝闸，止可救急，原非胜

算，一概闭之。以一河溜，沙必不留。此三事也。

一则放水入湖宜永禁也。明万历时，高家堰一丈二尺，康熙时，高至二丈余，今盖高于康熙时，非水之多，乃黄河入湖，沙垫湖底所致。黄河决豫省，入淮河上游，已淤湖底，清口倒灌，沙入运者更多，岂可复助其虐？即如前年，祥符闸之启，泄河助清，利在一时，而湖水西北一隅，添淤数千百顷，其为患害，灼然可睹。自今以往，永不放河入湖，湖底自深。蓄清虽多，亦不启坝，使无刷黄全力，此四事也。

一则湖堤石工宜坚筑也。湖堤用石，其来已久，第亦时用砖工、柴工、泥工，故不尽坚緻耐久。伏读雍正七年。宪皇帝上谕：“朕思治河之道，惟有使黄水暢流，无所壅滞，则永庆安澜。然顾使黄水无所壅滞，必须保固高家堰堤工，使清水力能敌黄，且以助其暢流之势，则河工永远无虑。是高家堰堤工，关系最为紧要。从前齐苏勒虽将石工稍加帮修，而朕以为不若多费帑金，于堤工险要之所及单薄之处，俱加修石工，务令坚固高厚，以为久远之计。”大哉，圣谟万世所永赖也！今湖鬻通处，凑长九千余丈，皆如古之石工，融以米汁，钉以铁钎，排以“丁”字，费原浩大，然此堤关系全局，古制断不可郤。若徒以加高合龙为塞责，何能蓄清刷黄，永永受益。此五事也。

一则沿湖五坝宜谨闭也。湖涨至一丈四尺外，自合按次启坝，以资宣泄，然前人均以坚闭诸坝为是，盖顾清口畅通，以刷沙淀。前人所谓“淮出清口，则涓流皆为利源；淮入内湖，则涓流皆为害源”是也。数年以来，五坝频启，淮之不高，亦由于此。使黄低于淮，清口已暢，淮水去其七分。凡此五坝，断宜坚闭，既弭下流七邑田舍之灾，又收湖水十全刷黄之用。此六事也。

一则运河挑工宜当施也。运河向通畅，去岁五月以后，御黄坝未曾堵筑，淤至一丈，今春“用黄济运”，运河几化平陆，此皆不彻底筹画所致。果使淮得入黄，运河全行清水，诚可不挑？若尝此，淮、黄、运三水淤淀之时，运河挑工，虽属末事，亦宜次举。昔平江伯初

凿此河,原系“岁一挑浚”,万历中,科臣亦言宜照南旺事例,三年两挑。今由邵伯驿至清河县,南北二百余里,淤者深浅不一,逐段勘验而酌挑之,淮、黄既治,运亦深通,由本及末,此七事也。

七事毕施,黄水日低,清水日高,淮能入黄,的的有明验,如此而后,使黄、淮相交以济运,是诚数百年之利也。有一事不施,皆苟道也。苟道不可试行!予则请陈“黄、淮相绝”之策。夫所谓“黄、淮相绝”者,亦非予之擅改旧说也。古人治漕,本有“节级转般”之法,今不妨参用其意而省归一处。统计运艘凡九千余,南北各分一半。以淮郡为递输之所,北船两次抵通,南船一次抵淮,待北船复来,然后输之。盖南船两次受粮,事多弊滋。路之远者,日亦不给。窃议:每船载本未足,飭其足载,粮可多来,且北船减运者不必行,南船祇行一次,减运者可一体装载来淮。数仍不足,则一船附一拨载之船,容三、四百石者,粮无不齐集之理。南船至清口,则不更北,北船由黄河南岸起行,入北运河。其间黄、淮既绝,水不得通,而御黄坝南之清口,则当专用挑工,使清水抵坝,由南船而陆,盘卸至北船而水。不过由御黄坝南至御黄坝北,一里之近。以盘卸之费计之,一石行一、二里,不过十数钱,称此统计,全漕不过十数万贯耳。以河工岁修之费计之,此十数万贯者,特十中之一,不足为多少。而况黄、淮既绝,黄不入淮,则淮无病;黄不入运,则运无病。治河杂费日且渐减。即盘卸之费数倍于十数万贯,犹且有余力而乐为之矣。

此议既定,即分派漕船,省近北者属北船,省近南者属南船。如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可属北,如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可属南。既各从其便,而又以通计船数各半为准,不以分省为准,使之多寡适均。北船除直隶、山东各归船坞外,如江苏、安徽之丁,派入北船,止抵淮郡,不复南归,似不乐为。然两次抵通,往来不过二百余日,丁有余闲,江苏、安徽路皆至近,亦可归省。南船受粮之日,即购米袋,计数装之,到则盘卸。虽不抵通,米有霉变耗者、私卖者,漕帅即诘问定罪。盖南船卸于淮郡,漕帅稽之,北船卸于通州仓场稽之,各有

责成，咎无可诿。北船两行，似宜复北巡漕一员，以催趲巡察之。漕帅驻淮郡，恰居南北之界，可以督北递输，不必别立大员，亦不必尾漕北上。而漕帅督此，旋至旋卸，旋卸旋行之船，又不必如“节级转般者”，须有仓以屯之，造仓廩、设仓官，一切糜费皆可省也。较之“转般古法”愈省而愈捷，愈捷而愈密矣。

至于全淮之水，止以运河为尾间，盛涨恐难容受，窃议：淮不入黄，必当入江。曩百文敏公议于六合金牛山，开渠以通江、淮，事未果行。今宜择淮、江至近之地，或廓旧渠，或闢新渠，创一大坝，淮涨则启此坝，入渠通江，为准归墟，校之附黄入海，变而未失其性；水小则闭其坝，仍使全入运河。若昔之智、信诸坝，则永久堵塞，断不使东，高邮、宝应、兴化、泰州、盐城诸邑昏垫之苦，可以永息。如此则顺水性之自然、就地利之嗜，然强盗不复相侵，主人得以自适。黄、淮分而定，运道分而通。天储不滞，生灵莫安，所谓数百年之利者，其在此乎！

众笑曰：子之次策，大略即所谓“剥运”耳？“剥运”今岁已行之，非子之特见也。观今岁盘卸之费，银逾百万，而事不集，子谓数倍于十数万贯，断可藏事，何其太不审？

答曰：今岁淮、黄之间盘卸以运，特一时将计就计，未“分漕船递输”，永立制度，事故杂沓，自无成绩，费用多寡，宜乎大异何者？今岁运河无水，故路远；路远，故费重。使如予说，船至清口，路实至近，省费一矣。南北分船而运，不雇一船，省费二矣。分船既定，转卸有恒，初或劳攘，久则故事。事不朝更夕改，自无转折、浪费之地，省费三矣。夫今岁之费，车水济运，事罕见闻，其他可知，不足为定而祇足为鉴。以之相拟，何啻天渊？若夫车水入塘，灌塘既满，逐渐放船入塘，由塘而黄以北。回环灌塘，亦可悉运。然水或不继，难以应卒。千艘聚于一塘，郁攸之变，尤可危虑。鰕生寡浅，以为慎矣。

众曰：子所陈二策外，靡可酌用者乎？

答曰：海运之策，元一代之，明初亦行之。若试行百余石，何

不可者?剽掠之悉,今即无有,风涛倾败,谁执其咎?以黄济运,如酖止渴,断不可试,又不待言。若更挑一河,引黄水就汗下之地,易于通利,又使黄水渐低,不复倒灌,然安东、海州境内,庐舍田畴,市井坟墓,二百余里中,所伤多矣!与其别挑一河,何不专挑故河海口?使沙去水低,又无伤害。更有人议,漕船径下甘泉六闸,北走射湖,湖至阜宁,即与黄河相近,择其至近之地,别开一河,专通漕船。船既入黄,可以溯入北运,然往者漕船入黄,溯流而上,最为险绝。靳文襄公特挑新河,使船入黄后,止行数里,厥功最巨。今自阜宁至北运河,逆流须百里外,如何可行?况六闸之下,河非运道,射湖水势,大小不常,终恐不达,未敢附和。欧阳子云:“治水无奇策。”鄙人两策,皆本古人,绝非“特见”。然行前策者,宜有通盘筹画,毋以苟且自安;行后策者,宜有永久章程,毋以权宜复悔。盖“黄淮交”当在抑强扶弱之后,“黄淮绝”当定分运转卸之方。而就两策而再衡之,“交之者”费多而劳,“绝之者”费省而逸。尤以次策为有利,而无害之永图焉。若“交而复绝”,“绝而复交”,止有强凌弱之时,并无弱敌强之势,以致万艘如圈中之兽,一方如釜中之鱼。此而谓之善治河、善治漕,所未解矣!

众曰:子所论治水之方,尽于此乎?

答曰:此其宏纲也。其细目万端,非亲临省视,不能察其形势而得其曲折也,何以纸上尽之?

众曰:子言非石画,亦足备一说,盍陈诸当事者?

答曰:位卑言高之罪,童而知之,壮而忘之乎?如仆之说,辽东豕也。诸君不恤其纬,忧及运道,予见不博,识不精,亦遂忘其鄙倍,窃相就正,使真以重任畀予,予恐遭覆餗之刑也。

众既散,有默识此席之议论者,录而藏之。命之曰:《淮语》。时道光五年六月也。

点校者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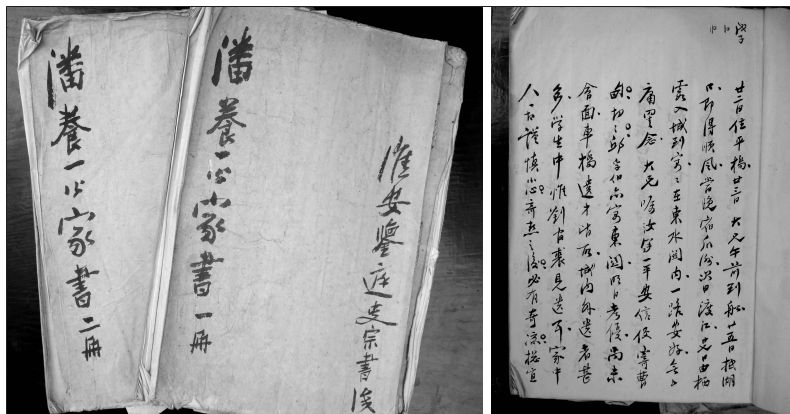
《淮语》是潘德與先生有关治水方面的长篇论文，重要作品之一，《养一斋集》未收。作为一位知识分子，“虽囿乡曲”、冒“位卑言高之罪”，从“淮郡”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人物对话的形式，提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看法和建议。体现了士大夫“忧国忧民”思想情愫。他的治水主张在今天也颇具借鉴意义。

第五章 养一斋家书

戊子(道光八年 1828)

按:此年潘德輿赴江宁应江南乡试,主考官锺昌(字仰山)、黄爵滋(字树斋),揭榜为举人第一名——解元。此信由江阴寄家。

(八月)廿二日住平桥。廿三日,大兄午前到船。廿五日抵湖口,即得顺风,当晚宿瓜洲。次日渡江。廿七路由栖霞入城到寓,寓在水关内,一路安好,无庸挂念。大兄嘱汝等写一平安信便寄曹甸,切切。邱孚伯亦寓东关,明日考优,尚未会面。车桥遗才皆取,城内外遗者甚多,学生中惟刘官裘见遗耳。家中人一切谨慎小心。奇热之后,必有奇凉,总宜多穿衣服。杏、松放学后,万勿出门也。湖水浩大,然较之前此稍平,山阳境内田可保无虞。据琴沚信来,论淮水亦



减二尺矣。主考正锺昌，副黄爵滋。四农书付亮弼览。廿七日灯下。

附寄诗二首：

高邮湖口候风者众，仆等舟到， 即得顺风，戏为小诗

偶然我辈思鸿遇，便有神风似马当。挂起湖帆疾于鸟，江天阁上看山光。

瓜洲渡江

鸡鸣残月淡朦朦，梦觉朝阳已射篷。山入海云含雨黑，江奔蜀水作霞红（江色红甚，土人云，川江水至）。村遥两岸依微树，浪阔千帆上下风。坐阅滔滔变今古，莫谈游兴卅年中。

（九月）初一日向晚开船，次日宿扬州。初五日泊江阴。当夜大风，“头风”为之大发，次日即愈。午后填“亲供”，见学台。学台平和谦逊，殊不见其执拗处，外间所传，殆未足信也。初七日雇船往苏州。祝炎洲、方云壑两表弟雇船往常州，到常州时，方往溧水，祝独回淮。一路来，气谊甚淡而笃，别时殊惘惘也。家内事一切纷拏，每一念及，心如牛毛，不知若何经理？第一烦懊者，卢房东未去也，此事至多不过十数金，否则听之。听之又不成事，可与大兄决此议也。远近报单，最难周密，我前此所开底本，亦未足据。可更与亲友斟酌详细，即早为特送便寄，切切。硃卷未刻，履历未曾酌定，然“三文一诗”大可先刻，免致时日稽迟。汝曾到邱孚伯处细问取来交与曹伯玉否？且此刻，城内书店必纷纷有此，买一部交曹大兄可耳。刻工务要明净精工，不可草率，为嘱。我大约苏州住二、三日，江宁大约住三、四日，连行程须二十日后方能到家。“开贺”及“明岁动身事”毫无筹画。且“捱”将前去，看事势何如，以定章程耳。汝诸务稍清，便

当到馆。是初四日，夫妇偕归否？“松子”万不可让之出门，寒暖饮食，务要小心防范之。晤鲍三兄时，说我感谢无尽，胡三兄前亦望道谢。汝姑母已归否？可寄信催之。我回来或走涇河关，未可定也。我回苏表兄处“报子”，以及元敬等处，须元敬自归方妙，试与酌之。本家“报子”，汝想已酌定，命“惟子”分送也。杨先生曾已请来否？药完便宜早合，不可迟滞。新寒初至，家内人总宜多穿衣裳，不可大意。十七日父书付亮弼览。（江阴城外寄）。

北行留示子弟

老大怯离别，天教事远游。溪桥折杨柳，春雪送行舟。浅浅篷窗酒，浓浓客路愁。风云与儿女，交错上心头。揽辔前贤志，题桥逸客才。鄙人何所挟，驱马上金台？古郡蚀偏简，荒祠虚白壘。单寒思一振，勉矣策驽骀。

道光己丑正月 四农草

河北旅舍留示亮弼用《客秋将之秣陵》诗韵

天心不遣闭柴扉，人似烟鸿结伴飞。河北车轮初历碌，溪南兹屋暂睽违。梅英小阁好粘袖，柳色长亭催染衣。此别那需频怅望，菊花未放我仍归（《客秋诗》“菊未开时我便归”）。

四农草

己丑（道光九年 1829）

按：此年潘德舆赴京参加会试，未售。以下二札由京城寄家。

二月十六日，四农自京邸书付大儿亮弼览。

予自(正月)廿二日开车,至二月十三日晚抵都门进寓。寓在前门外石头胡同恒昇店内。一路大致平善,然初次坐车,不免驰驱颠簸之苦。自入山东境内,旅店饮食,无一物可以下箸,以致牙痛胃气相因而来,勉强支持,惫亦甚矣。尝在旅店中语祝三弟、方四弟云,吃前此所难吃之饭;睡前此所难睡之觉;走前此所难走之路;捱前此所难捱之病。此事不能不到,不能再到。祝、方以为中肯之论。现在到寓以来,牙痛已平,胃气亦渐就痊可,家中人可以放心。一路使用,除车价外,共用大钱式拾式千,已属过度。寓中房饭每日主仆二人要三百文,菜蔬荤腥自备,并点心、灯烛一切每日要四百余文,尤觉经费过重。然皆他人相同,不能独从俭也。同寓祇潘、祝、方三人,卢五弟亦寓石头胡同,在同一条街中准提庵内。伊前约同寓,予固不安。伊妹丈陆君亦未相延,无插入之理。河南王立轩兄尚未来都,不知熊老师允赠之项若何?会同年事,尚未经纪,不知 与否?心绪甚茫茫也!十五日见锺、黄两位座师,皆推奖过度,以名下相许,不免惭愧。仰山夫子已派知贡举差事,闱差三月初六日起,至四月廿外乃毕。请老师时,并不能到。陶文川大兄已会数次,伊家计闻亦艰窘。芝龄侍郎处,予往拜,伊回拜,均尚未晤。齿芬奖借处甚多,亦自愧甚也。予自动身北行以后,无三日不梦还家,醒时怅怅,不能为怀。然亦勉为排遣其所以能排遣者,以内顾有汝,足支一切,吾故无忧也。汝宜较吾在家时格外勤谨。家祭墓祭,早晚门户,家中人衣服寒暖,奴婢小心与否,均宜时刻照料,不可大意。汝母身体素弱,饮食不可刻苦,衣服不可骤脱绵裘。两妹穿衣,总宜略暖。杏儿身虽较健,然亦宜自加保爱,不可粗卤直前。松儿腹泻旧疾虽渐痊可,然稚年无所知识,家中人尤要格外爱护之,切切。汝旧疾十去其七,然此病总要脱净根株,方能放心得下。服药固不可间断,饮食起居尤须加倍珍爱提防,不得触犯禁忌。汝妇身体较之往年健旺许多,然亦不可自恃,不可过任劳苦之事。大女身体羸弱已极,予每一念及,心辄摇摇,总要他自加保爱,所服丸药万万不可暂离。汝姑母现尚在

家否？予嘱其春夏间勿遽往塔镇，未知能听从否？总要劝他针线少作，略自顾惜些方好。四弟家内打算无多，身体又弱，心思丛杂，何以能当？予劝其少解心思，保身为第一义，眼前权且将就，以大爷及我处分润过日。如我竟小有升腾，夏秋间不妨另为酌议也。我家食用应酬，一切总宜节省，前此汝所携还者，曾有运用否？汝自己读书，宜切实记着典章尤须用心。虽近日本体尚清，然遇用书题，万万不可“白战”了事。至“时文”一道总以“圆”“紧”二字为真正法门。看书要“圆”，取题要“紧”；运笔要“圆”，拘局要“紧”。长句散调，不可多用；俗字凑字，不可偶用。现在县考与否？心甚记挂。考事原无捉摸，总要自家努力，不可入场视为儿戏。小楷要日日写，“时文”要按课做，不可当日不完卷，不可与朋辈闲谈，闲一日便荒一日工，考期甚近，不可忽也。郭松庭资质清厚，然勤苦用功时甚少。除每日教小学生外，自己总要勉力向前。念门户之衰颓，懼光阴之迅速。计年华则已冠，闻学业则未成，得不做鞭策，日夜向前耶？更嘱者，相廷早晚在书房中，一切都宜谨慎，日里原无间杂人来，然衣裳书册，总宜照看，晚间灯火更要小心。杏儿年已十五，更不可与之戏言妄语。杏儿如不肯用功，相廷不妨正色责之，使之努力，切嘱，切嘱。杏儿书固宜熟，“讲贯”尤不可缺。使能渐明书义，及虚实字眼义理，不患其不能文也。鲍升士、辅士造诣若何，日日相见，汝总宜互加勉励。晤周子微时，亦望传示吾语，嘱其讲诵加工。予自廿二日宿渔沟时，作诗三首。嗣后每日必有题壁诗词，凡此行二十一日无日不作不写也。但以此假借破旅愁耳，看书写策工夫尚未一日做著（着）。年纪如许，疾痛又多，此次不中，下次万难再来。言念及此，毛发皆竖。功名原有命运，而心胸竟难淡忘。实吃苦太重，穷达交关，只争这一回耳。北行两、三日，尚饮曲酒一、二杯，后胃气陡发，在路直涓滴不饮，到京在文川处，饮绍酒，自谓可以胜之，而饮不及醉，夜间头已大痛。当即立愿并绍兴酒亦不复饮矣。酒如痛戒，病必少减，家中人可以放心也。此字由淮安差局递送，字到家中只给二百文，家中难

于给付,字带到云衢处,嘱伊代给,汝续还可也。差局寄书回淮甚易,但家内信,吾难遽得。若何里中亲好如卢大弟、二弟、鲍三兄、四兄、八兄,邵处四、六两兄及诸邵生徒、胡二兄、三兄,陈竹轩大兄及汇三、景洛、浣江等。予以初到,心绪未定,不及逐细写信致候。诸人如问及时,略述书中大意告之可也。胡三兄、鲍三兄可先告之,并为道谢。大爷已赴馆否?予亦不及写书转寄。有便人去,可说我好。二太太、七太太前均说请安。两位老人心事不佳,总要自己保爱也,见时望道此意。“八四子”来时,亦嘱其加紧用功。五爷想未来家,可以“自了”。元敬想仍在泾口五田店内,嘱其一切平心气和为要。史大太太精神甚好,必盼望我家信,汝可亲到榻前略述大意,使之放心,说我请安,切切。予自顾身体太弱,不中则四月望前必归,中而归班候选,必然改教,则六月便归,惟侥幸词馆,乃八月归耳。寄语汝弟妹等,勿苦念我也。北行诗词甚多,尚无暇誊稿,兹录其清白易解且短简者数章,示汝及相廷等,可知旅况矣。纸不尽意,累累如许尚觉其少,容续寄可耳。然写此字由“未末”及“戌初”,汝宜时常取阅,不可一览遂收藏之,不再览也。诗词附左:

渔沟作(三首录二)

鞭影飞腾百尺波,此行那可怨奔波。文章志气坚于石,不与轮蹄一例磨。

触眼尘沙四马骄,茅檐暂歇喜清寥。杯盘草草篝灯上,滋味初尝第一宵。

顺河作

鸡声角角客匆匆,霜洗晨曦分外红。冰结人须浑似雪,泥干马足欲生风。小池犹泛江南鸭,远岸全栖塞北鸿。休更回头望乡树,计程明日已山东。

郟城作·浣溪沙

侧侧双轮日未斜。两行秃树噪栖鸦。今宵诗思落谁家(余每夕必有题壁作)。茅店尖风仍襍被,故乡残月正窗纱。客中羞对小灯花。

过沂州作(九首录一)

歇马初更倦不支,三更唤起尚嫌迟,枕边饶有还乡梦,倚枕眠曾得几时。

蒙阴作

一山送我一山还,沙石高低不耐行。人以风尘还笔债,天将道路炼诗情。桥边下地分沂水,岭畔岩疆接费城。闻道汶阳田最美,轮蹄安得比躬耕。

泰安道作

谷转半峰开,车鸣万壑雷。卷帘问梁父,策蹇过徂徕。雪尽松阴合,天清岳色来。披胸须绝顶,一看海如杯。

望岳作

马头青嶂插丹青,屹立东方控制遥。齐鲁中分南北望,云亭俯揖帝王朝。踏来石磴皆天路,吹到松声似海潮。谁识闲飞云一片,能为甘树活烟苗。

杜家庙作·虞美人

容颜变尽程过半。逐日邮签换。黄沙白单晚林间。惟有一钩新月、似家山。路长梦短空回首。强饮山村酒。雏鬟莫说不成歌。便似娇莺百啭、奈然何。

商家林作·浪淘沙

驴背觅芳菲，草瘦沙肥。枯桑风紧暮烟微。村落鸡豚都入户，马恋斜晖。山店拂征衣，灯火柴扉。胡卢河上(属河间府)梦还归。梦到淮南垂柳岸，雨过莺飞。

任邱作(风沙大作以金缕曲解闷)

略说风沙苦，便包他、烈日严霜，寒冰冻雨。沙朝低飞风怒吼，逼着和云乱舞。直黄到、绝无云处。闭口不难难屏息，拣肝肠罅隙补。锦心客，作何语。驰驱我被名场误。最堪怜、僮仆何辜，颜凋气沮。小坐殷勤相拂拭，百遍拭还如故。人与土一齐镕铸。遥指郑州名胜境，问城楼、对面谁能睹。且鞭马，绕城去。

孔家庙作(四首录二)

娟娟缺月送人行，乡渐迢迢月渐盈。照尽离人滋味苦，人间最让月多情。

征衫扑去寸余沙，山店匆匆唤点茶。谁更传杯烧蜡烛，风帘垂下听琵琶。

邱琴泚大兄前来扎云，到京寄家书时便可寄数行，由淮转达风阳，望觅便人寄去，或程治平处，或学内官封，均无不可。

五月十九日，四农书付亮弼览。

予于二月十三日到京，十六日即写信廿余纸，托差局寄淮上，想已收到。昨范巷吕处有信云，祝三弟信已收，则我信亦必寄到云征处矣，汝到云征处一问便明。予于二月廿二日由石头胡同恒昇店内移至南横街陶文川大兄家内。缘祝、方不肯住店，定住会馆，吾则断不住会馆，故到伊处住也。后数日，卢五弟妹丈陆君丁忧南归，卢五弟亦复到文川处，与我同住。祝、方自住会馆，与陶宅对门，朝夕在文川处。我等极承文川盛意，可感也。三月初六日进城小寓，十六日午刻，由小寓复到文川家。三场一切平安。头场文字，我觉其浅，人觉其高。以寸心衡之，似可获隽。仰山夫子既已知贡举入闱，交卷时阅予文毕，未置一词，不便置词也。树斋夫子阅予文云，出房则必中。此不甚惬意之词。要之科场有数，予自只以文还题，得失付之度外可也。“次艺”尤觉自负。二、三场无不着力，经文较去年为胜。“策”写至卷尾一行，若幸获隽，当在前五名耳，未知命何如也。现在“都内”推重者甚多，予实未敢奔走，所带诗文，都以（是）草稿，不能呈人览正，俟徐图之。场后便思买物及托人写条幅对联，而据陶文川大兄云，此地托人写对子条幅甚难，略有名望，总地再三推托，且延至数月而后得之，予殊不耐此也。《笥箫诗集》拟请仰山、树斋夫子作《序》，而仰山夫子入闱，至四月廿外乃出闱，予思作《序》事甚重。即不中，五月初乃归，必候《序》成也。予在此精神甚好，家内不须悬念，但予不得家信，实实悬切之至，无三夜不梦见家内人。汝可将家信写成封好，托范巷吕三爷觅入京便人寄来。伊姪吕虚白现在陶宅，与予朝夕相处，甚为相好，吕宅带信甚便。汝问吕三爷亦可乘便也，其他有可带信处，总要访察为妙。县考闻在二月底，现已考毕，汝所在何处府考的？在何时？此事予甚悬切。邱祥仲已来应考，孚伯曾送来否？曾均到予家否，府考如近，不必归凤阳，便到车桥住予家中，再入城应考可也。邱大兄家内一切好否？汝入城应试，郭相廷亦应试，家内二小子读书能如常否？能不出门乱行否？总要嘱家

人严行约束之。今年天花甚多，车桥尚不多否？松子尤不可出门，总以安稳在家为要。相廷初应试，尚游刃有余否？相廷、子徽取在何处？姑奶奶连月在家否？汝曾请来否？四弟有生意否？七太太、史太太精神若何？大爷有信来家否？府考想必归也。鲍四、三、八兄，胡三兄，陈大兄想都好，唔时说致候。汝与相廷文字送胡三爷看，必能直言。汝辈能领受不倦否？大埭所在何处？大女连月精神佳否？未发旧恙否？大女丸药均不可离，汝之丸药亦不可离也。汝母、汝两妹、汝归总非结实人，宜各自保爱。予在此精神既佳，资斧亦尚足敷衍。王立轩于前月底来，熊老师寄来二十金，予已买小毛礼褂矣。因拜请老师事，约在月底，场前未作诗，无可寄，惟三场卷子写毕，《题壁》一诗，尚得意，附汝等。“云征会”已应否？家用尚可敷否？余情缕缕，更俟续寄，汝亦速寄家信来，切切。

己丑礼闹题壁

南宫风月咏清华，题壁居然古作家。莫笑诗情太豪荡，帝王春满笔头花。

四农

庚寅(道光十年 1830)

按：此年潘德舆应座师锺仰山之聘，赴京馆于锺氏家塾，教其子宗贻、宗祐两年有余，以下数札乃从京师寄家。

道光十年三月，予将入都，亲友为(谓)余此别二年，临行嘱以“无多饮、无多谈、无多忧、无多费”，予既识于心，因念儿辈家居，远违教训，乃书别后所当戒者于一纸，使常常观省而爱护焉。

月朔祭；

生辰祭；

忌辰祭；

修墓；

拜墓；

清明、七月半、冬至、除夕、端午、中秋祭；

以上尤宜敬谨无忽(略)。

每晚锁大门,关中门,照料灯火,隄(提)防盗窃。

毋赴博局；

毋夜宴,二更必归；

毋引客来家闲谈；

毋出门与人闲谈；

毋好借人什物；

毋借与人珍藏书文；

毋论人优劣；

毋论人文字优劣；

家用帐必日记；

出入帐目,还钱、借钱宜随手记录；

每日必看读书文,一日间不能全有事,有余力则当看读“庆吊”,毋缺情礼；

毋为小事与人争辩生事；

毋贪凉受病,不可受热,不妨常稍受暖；

医药尤关紧要,不可“混投”,必求医董、曹二君可也；

松子(三子亮熙乳名)毋许“轻出”大门；

松子可读晚书、讲故事、讲“四书”、“作对”。

桂子(长子亮弼乳名)宜用科场功夫,必下场妇(归)；

妇女毋常往来宴会；

妇女毋许看灯、看会、看戏；

妇女毋久还娘家；
 男仆不用；
 女仆勤俭则用，否则去，不可姑留；
 教馆宜尽心，不可旷馆；
 又总结二句：
 内外端正为我全脸；
 寒暖保重免我挂心。

三月初七日午刻 四农书于传恭堂

王营旅舍留示大儿亮弼兼示鉴澠弟、元敬侄

蒲酒迎归骑(去年出都五月抵家)，杨花送去旌。荒村积雨色，孤馆大河声。祖帐几朋辈，连床犹弟兄。相携望乡树，烟火正清明。

莽莽千山去，依依两日留。离堂小团聚，剪烛话弓裘。身世守先矩，文章寻上游。余闲多蒔菊，归或在来秋。

庚寅三月十二日 四农草

四月廿九日戌刻，父书付亮弼览。

我于初四日抵京，初六日即写信一函，托清江浦汪家同事汪牧亭兄携归。想由俭卿(即丁晏)处转交，本月底汝当收到。现在一切光景，一言难尽。总由身体不健，故此地饮食起居，都难合式(适)。若在他人家，可以旋至旋归。老师家如何可行，只得勉强支持。逐日原无大病，还要应酬谈笑，然十分豪气消磨八、九。饮、读、吟“三乐”，无兴趣及此也。老师现又放云、贵办案差使，闰月朔日起身，临行仍谆谆见委，看来惟俟老师归时，我可言归。然老师差使不定，或放抚军，或又审他省案件，今年未必遽归京城。我若支持不来(住)，冬令亦必归矣。好在老师将行时，我已将“病若难支，便要回家”的话面禀，老师答以“身如太难，自吾归去”，否则仍要相托。去留固自未定，尚有二、

三分可主张也。此系大局，细问陈文学可知。来年“左近馆局”，务须早为留意。方云壑、邱孚伯“话”都已向老师提及，邵佩兄事，实无银两可代捐监。我若今年不归，方好多付“修金”。现在“去留摇摇，进退两难”之际，何能说此。“邵银”七十五两，尚存箱内未动，伊可另托人补带七十余两来，方可指耳。至于邵佩捐监（贡）事，问部内人，据云需银二百两略出些头方可。若“学院报部误书世昌”之说，则绝无此事，丁容圃亲在部中查看，故也。“邵银”既不能“滴”家用，家内若何打算？日用尚难，何况嫁费？想来想去惟有借债矣，奈何，奈何？我在此“捱上前去”亦可，但家计身计如此，心何以静？邑中劝我来者，都属上好意思，但不知北方馆局者居多，我亦断不怨人，只是自家福薄多磨，又无眼识，轻躁易动，殊可悔恨。今乃知止泉舅氏一札真解人（意）也。事已到此，功名利益都可淡然，只是人情难却，只好自家加意静耐，养心养身，徐图归计，家内人切勿为我焦虑也。汝旧恙未发否？总要一切小心，服药勿间。汝母膀子好否？汝二妹健旺如常否？汝三妹未发肝气否？汝三弟夜间安静否？汝三妹、汝三弟小孩子家，尤不可焦心，一切细语不可告知，只说我秋冬可归耳。汝妇未发恙否，汝姑母未归塔儿头否？饮食好否？四弟家计稍有起色否？精神好否？史太太、二太太、七太太精神总好否？郭相廷、周子徽县、府试何如？常作文章否？元敬姪在鲍府合式（适）无疑。五弟有信来家否？念念。鲍三兄病体大好否？胡三兄改“教事”，丁容圃已办了，“贡照”已托人带归，想收到矣。我现在兴趣不佳，实无心多写书札。大兄在馆好否？八四子亦佳否？望说我请安。又如卢大、二表弟，胡二、三兄，鲍府诸兄，邵府诸叔姪，黄二兄、李六兄、陈大兄，周木斋、郝镜渠、丁俭卿诸兄，王景洛、岳天、藻吉、刘汇三、张浣江诸友总要说我好，说我道候。邱勤兄看定宅子否？我现在亦无心情写信，汝寄信去，说我平平而已。我由离家至今五十日矣，未接着一封家信，心甚悬切，汝需早寄信来，每月寄信来觅的人为要（按：原信如此，意思不清）。家内大小事总须寄书写明，切勿含糊，使我生疑。科考等第，进学何人，

更要写详细些。我想此行不适宜,或由吾父母墓靠前面误栽棘刺之故。此系“三九子”误听,汝务必亲到墓上看视,将前此所栽棘刺数十科(棵)尽行拔去,并墓后吾(意)亦不栽矣,可一律拔去也。切嘱,切嘱。邱孚伯问“覃恩”事,已托汪幼清兄代查矣。周木斋托觅顾南雅字,已托吴鞠通丈矣。杨三爷托觅松中堂字,亦托之幼清矣。至邱信托李托汪,嘱寄蔡观察信总不送来,曾面托幼清及李二兄,然均未有信来。据幼清云,与蔡观察不十分契也。陈文学在路余话详(见)亮工信内及在京一切,甚仗他照应。三子底拙,亦可将就。亮工无病,未甚读书,亦由兴趣不佳也。杨广明眼药买五百文,可送邵太太处。陈文学如有托指者,可嘱伊秋间早来,切切。余物俟续寄。徐开业二兄之姪,闰月底必归。再有信去,家乡“麦事”何如?粮船想通畅。我在此将就得过,只要家内一切保重平安。渐渐住久,或可安帖,家内人切勿为我焦虑添病,反“生我病”也。纸短意长,一切小心而已,切嘱,切嘱。

附寄一词:

满江红

月月团圞,何似那、天边顾兔。怜老骥、兰筋已倦,盐车如故。羊触藩篱难用壮,鼠衔窠藪无安处(见《汉书·杨恽传》细看便知)。偶窥寻、古简定心猿,方知误。蝶懒逐、纷纷絮。蝉偏噪,深深树。问醯鸡甕程,几时飞去。筐茧自从春后缚,囊萤愁内秋来貯。为蝇头、蝎角耗形神,君何苦。

学正今年不考,秀才不捐监而借照入闈,万万不可。若托人在部监中先请照出来之事,非有至好不可。现在部监中皆无此人,不能办也,容圃云云。可说与邵六兄乔梓知之。

此书仍不必与宅外人阅,切切。

闰四月廿日父字与亮弼览。

前一次书托李芝龄(即李宗昉)先生亲戚汪家同事周牧亭四兄带回,前四月底当收到。后一次信托陈林之姪陈文学赍回,并有鈕子五副、眼药七罐、带钩一副,想于本月廿外收到。此刻我身体渐佳,饮食渐可将就。面色亦转,不似前此疲困,家内大可放心,不必焦虑。前此曾禀明仰山师云,体如万不能支便思回里。(此)刻既可支持,只得照常教馆。然心神恍惚不定,时萌归念,时为留计,不能作主,总看精神此后何如耳。又一想到身子既不甚健,而此事于家计又属不宜,明年倘仍在京,何以为家中度日之计,况今夏嫁女,花费已属空乏,徒为报恩情谊(按:此处行间插有“功名付之命矣,吾颇不计及此”数字)起见,而我之身家付之度外,若何,若何。似此则秋冬之归,又在必然之数矣。此刻第一焦切者,出门之后,至今未接一封家书。汝未寄耶,抑人不确耶,抑道途有水阻耶(按:此处行间有“直隶倒口子”五字),抑家内有不如意之事?汝秘而不闻,恐吾损心神多焦切耶?吾每次书中皆写现在实景,不必虚词,反劳汝等疑虑。汝寄吾书,务亦如此,家中大小人口,稍有头痛伤风等事,必告吾知。若有甚于此者,务亦实说。我现在因未得家书,反生无数焦思。汝务早觅(的)人,勤寄书来。一月一书,不嫌数(多)也。且汝恐吾忧,而不写实语,恐吾不能归而徒忧耳。然吾之归,不必因汝之书也。现在汝又逢科考,又将嫁妹,又无多钱,百事千难,汝之心神亦惫甚矣。每一念及,清泪如绠。吾不解吾之境遇,何一窘至此?身如春蚕,家如悬磬,而家中及京中诸友犹有说我是“好境遇者”,人之不相知至此。汝嫁妹期已近,是设何法,借何人钱?每念及此,心如焚。均望汝支持,并望汝早寄书以慰我也。汝母连月好否?汝两妹好否?汝三妹将出室而父不在家,心中悲切何如?然此亦世间所有。慎勿为此伤身致疾,是所谆嘱。汝三弟好否?不必想我,只要不出大门,多穿少食肯读书耳。吾昨为汝弟兄三人算命,都言将来可

中,在汝等自勉之也。郭斗、周炯近诣何如?科考能进固佳,否亦不必作恼,只要功夫不懈,不怕功名不来。科考一毕,汝便要再寄书来,详写何人入学及汝等第。邵佩兄捐监事,第二次信已写明,汝想与伊谈及,伊意云何?邱孚兄各事,吾亦写与汝矣,均望照会明白。此番吾寄亲友札极多,如鲍、邱、胡、丁、卢、邵及大兄等札,诸札未封口分送之,先望封口也。字到望即分送托寄为要。伊等如有复书,望附入家书,便寄京来。又有仰山师寄毛秋伯先生信,寄方云壑信均望分寄。闻江南水大,未审吾邑何如?车桥一带麦已收否?秧渐栽否?米价何如?均望写来。邱孚兄科考何如?房子定否?汝信中亦须提及。汝连月服药未间否?旧疾未发否?总要时刻留神,不可以为大好无事也。汝妇好否?未发旧疾否?四弟家计何如,生意现稍充润否?元敬常在鲍府庄上否,抑时在槽坊也?大妹未归塔儿头否?汝三妹将嫁,务留汝姑在此照应一切,要紧,要紧。汝姑针线过紧,亦须常常劝之少息。我现在京与丁容圃、徐敦五两兄颇相得,亦甚蒙其照应。此字托徐君开业之姪名锦堂者带回,想无错误。闻大沟巷丁韞翁家要送银来,汝到彼打听,以便带信前来。汝二弟在此颇好,但心思不定,不能用功,亦不忍过责之也,“三子”也好。史太太精神好否?可便告以归期不出今年,不必远虑。旭初、朗山等均望道候。汝文字及郭生文字均送与胡三兄阅,阅毕亦可时呈大兄阅也。京内风气都云“项水心为利器”,吾谓其锋芒太过,多不纯语,然亦可见“文患平庸软熟”矣。汝考毕作文,务宜刻鍊,鍊意鍊词,总非出锋不可耳。附言及此,心境尚不暇谈文也。一切保重谨慎为要。父字。

五月初三日,父字与亮弼览。

第三次信写成,已托徐君严川带回矣。徐君尚未行,故复寄此,缘昨天到丁容圃处,闻伊家带银、信来“脚子”,路上遭骗,五百金骗去二百金。闻已经(报)官,丁韞翁亲到滕县领银。昨由河下差局寄

一信来,无银两惟空信耳。我因想家内信久不到,或者无使人、“确人”,何不亦由河下差局寄来?此局在河下罗家桥,但“去百文”,托伊局递至京中“天元差局”转送丁容圃寓,便可交我。此事凑巧,可七、八日便到,否亦不过廿余日,断无迟阁之虑。每月带信,皆可由此。他处若再有(的)人,不妨另寄。大抵旅人专盼家信,视为“奇宝”,不可不知。我现在身体稍佳,心绪如旧。每自叹曰:“身计家计,两无善策,何其窘也;为己为人,两无善策,何其拙也;合时合古,两无善策,何其庸也。”放翁诗:“俗事不教来眼底,间愁那许上眉端。”我正与之相友。东坡诗:“身随綵丝系,心与昌歌苦。”正是(端)午节我之“真境”耳!方老四昨寄信来,又四月十一日发,廿八日便到,伊何不照会汝一声,一同带信来,殊可闷闷,汝何不照会伊?此后托其觅河漕便人也。今覆方一函,望即便交。汝若寄信来,信中写我“客况”,总要浑婉不露,不可径直,恐主家先拆看。或我将来归时,尚不知犹带信来,主家必拆看也,切嘱,切嘱。余详前信中。父字。

七月初二日书付亮弼览。

六月廿八日晚,得汝六月九日书,得悉家中大小安好为慰。并悉镇中进学四人,邵生、韦生皆素系能文者,此进学颇慰予怀,刘生之进,大快伊祖父意,王生诗才素佳,足知学宪有眼力也。但“邵处”一人未进,以及朱玉则、张芳谷、陆仲雪等皆不得意,殊为郁郁耳。科试何日毕事?长小友“招覆”全案究未见,汝未取一等,“方案”在何处?念切之至。缘祇接到第一次、第四次家信,第二、三次家信何以转不到也?望仍去问明为要。喜事两件已过,汝“开贺”究属何日,是日共几席,汝大伯来否?一切支撑都费汝心、汝母心,我竟置身事外,每一念及,不胜感慨。然亦事之所有,无足云者。但天气热,我又不在家,汝三妹必多悲郁,其身体尚无甚病否?念及伊,使我心如摘去,然我辈容易排遣,伊小女子总要母、嫂等细细慰之劝之。方无病郁耳。切嘱,切嘱。今年嫁汝三妹,我身羁异方,心实难过。明年冬

嫁汝二妹，吾必归家，不受此段思虑，一也；汝二妹之嫁，事多于此，汝万不能一人照料，二也。会试之中不中，全不系明冬留不留，命果当中，壬年可来，留亦无益。安能舍骨肉，必当做之重事，而为一己不可知之虚名哉。今年则既受人托，自不能不了人事。旋来旋往，祇顾自己儿女，于理不合。若为我一身名途，殊可不必耳。汝阅余与琴泚（按：即邱广业）、俭卿书，自了然于此矣。今年归期，此刻难定。身体既健于前，则归实无词。俟秋杪冬初再看身体光景。至客中景况，仍属一切难处，并未好些什么。我用耐心法，渐能将就耳。两世弟功夫颇不甚苦，无甚进步。秋凉拟切实规之，以尽我责。传闻明年有恩科乡试之说，以正作恩也。壬年又系乡试正科，旨尚未下，此亦部中人拟议之词，然未必尽妄，汝须加紧用科场功夫。胡三伯明岁仍馆车桥，汝必拜从为是，郭生亦然，周炯亦当拜从卢竹楼大弟也。喜事过，秋冬大好用功读书，为明年、后年计，不得谓进学多年，乃可中也。文章总以“紧、快、圆、足”为要，不必“设色贪调子”，但双句不可少，要“双”，又要“快”，“气”却要“圆、紧”，本是“墨卷老诀”不待言。“棒棒擂鼓心，针针在血道”是古来正法，是今之风气。“閒”、“冗”要少说。两件喜事在一时，共用钱若干？望寄知。家中人尚未受热否？“松子”腹泻三日后，精神如常，甚佳。手足何以至今犹“劲”，药未常服耶？饭量褪否，伊尚有心思耶？董大兄如来镇，可问伊“常动不碍”否？如曹伯玉亦可问。伊今年唸书何如？望写信提及。总要少出大门为妙。郭斗、周炯不进学，不必烦恼，总要工夫到，工夫到自然人不负，天不负也。“一公”明年馆事何如？汝姑母尚未回塔镇，足见爱姪女之心，感甚，感甚。伊处秋禾何如？秋收毕仍可来我处，望信来提及。汝大伯曹家河田，闻挑“下河”，田可变膏腴之产，此刻已挑成否？黄二兄处六十金借来，迟还亦可，早还亦可。若代觅二分之利，恐有不稳便处。须得十分“稳人”借或可耳。丁处所“会”之项系仅平，来札未明。汝二弟现按课作文，尚未十分清，只要不间断，自当有益，“三子”亦如常。“锅焦面”甚佳，此地无此物，有

便人望带一大些口袋来。笔亦不合式(适)，“袁贇勋选”、“钱纯熙选”、“金瓯”望带来。铜笔管及“红格子”，汝二弟亦需此物，可亦带来。予《养一斋排律》及《养痾集诗选》(专选陶、孟、韦诸公)均望觅确人寄来，切切。夏间陈文学归，所携带钩、钮子等已收到否？伊秋冬如来京，可将以上种种付之来矣。能早有便人则更妙也。邵佩兄所托捐监事，未代伊办，伊以为何如？此后仍寄银来否？汝务将此事写明。户部为“假照”事，现方严讯，凡捐者不可不托“的实”人也。汝馆中无事，须带常看报，看报自知也。此地日用及应酬、车子钱，实浩繁不可支，奈何，奈何。秋冬尚要买皮衣，钱从何来？身稍可支，念及费用与家计，心思又多如牛毛，总之，心无一时可舒，而俭卿嘱劝寻乐，吾不解乐从何处寻也？鲍三兄身体陡健于前，闻之喜甚，望代我道谢问好。胡世兄、马世兄入洋事，汝皆未提及，想都抱屈。胡三兄必然悒悒无似，望代我道候。云征叔姪，见时望道候。卢念兹弟前送我(到)城外，意颇拳拳，明年有佳馆否？月江舅氏馆事及宅子定否？止泉舅氏处我有信一函，望托周木兄觅便转寄为要。琴沚信可托盛老师也。四弟“行事”不佳，究竟若何办理？我处“分润”之项，历年如此，现在虽拮据，断难裁去，仍以给之为允，但不能多，不能尽早给耳。此意可亦与伊说也。五弟来岁尚在吴家否？元敬在鲍处合式(适)否？汝大伯明年馆事仍旧甚好，前有禀函，此次亦无多话，望代我请安。二太太仍在曹甸未归否？七太太精神好否？史太太精神好否？均代我请安。汝馆事若何？亦望早寄知。每月得暇便写一封家书，托河下罗家桥差局寄京可也。“府山学长招覆案”、“山阳小友进学案”前未接到，仍望再寄一纸来。家中奴婢仍旧否？无大弊，仍以旧人为是也。秋间，黄、淮水势大小，仍望寄知。刘汇三有信来，足见关切之深，望道候，并道贺。

八月初十日书付亮弼览。

前此已寄六次信想都收到。第六次信由京师差局寄去，七月底

当收到了。汝所寄信共五次，我都收讫。接第次五信，知家中喜事一切办理尚属停当。我接丁俭卿、邵佩阶、胡舍甫（南）及大兄信，俱称汝办事井井有条，才调裕如，为之喜动颜色。吾难（得）远出，得汝勤谨明白，诚可放心矣。然人之处事于“誉言”日至时，更要加倍沈潜，终始如一，方无渗漏倾跌之处，不可以为人既夸赞甚多，便泰然自以为是也。我在馆中日夕看书，觉得古今人之好恶不齐，前后不能“一轨”者甚多，汝不可不做懼也。大抵圣贤英杰作（做）事，终身不过办理“智、仁、勇”三字。芝麻大事，也非“智、仁、勇”不成就。此三字，又只是个“仁”字，盖“智”以寻求“仁”，“勇”以做足此“仁”而已。其所以并立为三者，盖“仁而智”不则“忍仁”，“仁”而“不勇”则“柔仁”，“忍”、“柔”反害正事，故必分而为三，使初学分头去下力耳。汝当时刻用心，体认此三字，此外无工夫也。若读书、作文，应酬世务皆在此三者中，非于此三者外，别有一番做作也。我终身为人，心慈气降，不敢放胆，不敢害物，似于“仁”字有点相似。而其实聪明泛用，作（做）事不得到底，“智”、“勇”二字全无，以致昏迷散杂，侮辱困顿，相因而至。此似“仁”而实大“不仁”也。汝之所当引以为戒也。汝于“智、勇”二字，又似略有点（点），于浑厚缠绵处，又似略差些，此“仁”不足也。故此三字，当时刻“分求合做”，先剖为三，后浑为一，方见作（做）人之妙也耳。然此段道理甚精、甚大，我父子皆庸人何能企及？不过苦心用功，大致有些，以求免于下流之归而已。若概以为“迂谈”，则将何所底止乎！汝近日作（做）事，一一渐肯从“厚”处去，未尝非进步，此后更要加紧鞭策，“主脑”在“仁”，“收成”在“勇”，“入门”在“智”。我看天下人，最是一个“明”字难，真明白，未有不仁且勇者。若机变之“明”，原非“明”也。如我今年入都一事，未尝不是“长厚处”奋往，但“时”“地”总未细看分明，以“致前此退”遂均难，非太不明白耶。噫！《中庸》以“智、仁、勇”为“三达德”，《大学》统之曰“明德”，《策》之曰“明明德”，可知古人亦是“明”字上，用全力量矣。汝英年便有办事小能，又肯循谨安分，我实喜门户之不衰，

故二千里外，嗷嗷相勉，非以“腐话”消遣笔墨也，勉之，勉之。喜事用百金，亦不多。（借少霞六十千，何如办法，我尚未知。）家中人均未受热，尤属可喜。松子手足寐时犹动，此疾何日乃痊，心甚悬切。汝当写信与曹伯玉、董玉昭两兄，问其究竟何时可愈？依我所见，此必系“肝经”“血分”不足，古医六味地黄丸，原为婴儿先天起见，俗医每谓孩童无不足之理，皆大谬之说，不足为信。我今年小病，请鲍太史（名文淳，编修）馨山诊视，伊亦闲谈及此。其人医术甚佳，过吴丈翰通远矣。如松子药，须长吃，仍照玉昭所订者，伊一味用“补阴静”药，大致似不谬也。其不能见效者，或等分不足，或此病由先天肝虚，不能急切得效耳，非由药之门径有误，只看服之半年，并无坏处，便是其“得门”也。又松子每日两遍大解，此是脾虚，近日何如？补阴多润药，于“脾家”不宜，此中要有参酌。如董、曹二位偶来镇时，便可与之细谈，并须将我此札取出与他们看，再酌一方可耳。总之药不可妄投，不可轻易间断。如汝旧症虽少痊，根株似未拔净，药虽可以减去等分（此等分，言服药时，非合药时），然每日当照旧吃去才是。三女出门，竟未受热，可喜。鲍三兄札中，言其“贤淑”已露一斑，阅之感慨欲泪，又喜此女能不负我之教也。总要劝他保重身子，不必想我。家计之窘，我时刻在心，然竟无如之何。汝第五札言我当将家计申明，以定去留。不知老夫子久往云南，此话无人可谈也。若俟其归，非至明（年）正（月）不可。至明正而谈，则归亦无益。不如俟至秋天，了毕此馆之事矣。总之，此事误于去冬之轻诺，至业已来京，则当照常做毕，不问利钝。吾前此所以欲归者，实缘前后四月间，每食必吐，懼成膈症，故不恤议论，当面直谈。后渐略平，自宜徐待。至入秋以后，此疾全然不发，故必宜静守此局，以了此事，方不负知己一片淳托之盛心耳。若此局之事既了，我仍着科名而不遽归，此是嗜欲，不关天理。如大兄信中所云，“破釜沉舟，不能再举。”胡三兄信中所云，“此来不为一事。”丁俭卿信中所云，“策足立名，勿萌归志。”皆是就科名外物上讲，非予意云云也。科名外物

原不妨讲,要看时看事,如我之衰如此,何必营营?明年我之二女出室,孤男贫女,经营布置,如何遥隔放心?纵使汝之才力优于我,使我无内顾之忧,我之心怎生舍得下也,况留京亦未必中乎。前举诗云:“有身贵适意,穷达安足论。”此二句真良言也。我读书四十年,此而不知,真与木石无异矣。他人相劝者,总是爱我美意。我胸中一番意见如此,殆亦可各存其是也。家中之窘,勉力节省去。看明年或另有机会,亦未可知耳。明年正科不待言,后年开科之说,尚未必然。本月初旬无信,想未必有科也。六、七月间,传有“春乡秋会”之说更不确,皆谣言耳。汝可写信与丁俭卿,伊问及此故耳。“照会”无此事也,然后年未必有科,明年正科,场前功夫当加紧用功。科考不取,还要录遗。尤宜按课作文,小心防失为要。前写信令汝拜从蔗坪,今蔗坪馆事仍旧,汝当以拜从为是。可偕郭相廷一同去拜先生,即在九月十月间,以备三冬用功也。拜时可云奉我八月之札示,切切。我下月再写信与蔗坪托之。至用功之法,四书、大小字当痛理细看。经书则一部看毕,再看一部,不可多而杂,反无用。如汝此刻可先看《左传》,《经》《传》皆看,以《经》为主,次看《礼记》,次看《周礼》。看时不必求记,只要求懂,懂自能记。此古人要言,吾今乃知之。《左传》、《礼记》、《周礼》三部,每日不断,明年场前当看一遍毕。《礼记》即看陆澹《集说》,《周礼》即看《周官精义》,《左传》即看《杜□合传》,皆从浅近入手。初学原不必求博雅,却要一字不丢,即“丧服”也要看。看与读不同,何必删也。更要能当闲书看。假如看《左传》,能像看《三国演义》,必然能入心记得了也。“时文”可将启祯《国初墨卷》,三样对和读,总取锋芒未透发、理路明畅者读之,幽怪、单、轻之文可勿读也。我所选“制义”百篇(邵承志处有文目),《五科墨劄》约有百四十篇,亦够汝读了。我看仍要细选,选不必他人,即就此中汝择其悦心者便是。前汝寄来诗、词各一首都收到,阅汝《满江红》为之泫然,词诗都欠“炼”,这也罢了,因汝要改,故批出寄回示汝,至“改”则不必矣。我也有二词附札后示汝。词可缓学,当先学

诗。将《古诗源》、《唐诗别裁》先看一遍何如？我意“看书”胜于“读书”，盖看能求解，长见识，读则多不入心，故往往与不读无异。邱孚伯想已归署，前寄来锤老师及汤宗伯两信已代致矣，恐未必有济也。伊屡问黜封事，我前此诸札皆已言明，八品不能“黜及祖”，此言不止一次，汝岂未与孚伯言耶？兹来芝龄侍郎寄琴泚一函，望便寄去，大约为邱托蔡友石观察事。蔡到任后，未寄信与李，故李亦难以信托。兹李已寄（一）通问候信与蔡，俟蔡复信到李，李然后以信托也。可将此原委写信与孚伯知之。家中人大小平安，最可喜。然暑退新凉，总以多穿衣服为主。汝姑母若归去“收获”，今冬仍可来镇。我不在家，汝姑母即在我家常住作伴，甚佳。能如此，则今冬除夕前乃可一归。明年春初又可来矣，岂不大妙哉。周炯、郭斗用功何如？我另有字到他们。郭生总要少出门应酬世务，日日读书教馆为重，可以（将）我此语语之。书房无人，灯火一切，郭生总要小心。渠现在一人睡耶？有人作伴耶？此后望写信来告知也。我前此“贡照”，据部中人云，可以不交，然必好好收藏。秋收毕时，大致好丑仍要细写来。黄、淮水势亦写来。三子家信亦收到了。“杏子”暑天小有“啾唧”，今已大愈，汝母不必焦心。汝现在颇求通大义，不常焦切思归也。伊另有字附后，大兄处我无信，汝可将此两次信大意告知，恐不以为然也。家中奴婢未换否？朱三曾在此帮撮忙否？常在门前伺候否？虽细事，亦可看人情也。汝一切待人，务以从宽，不过宽中有泾渭，不可将精明之态，露于面目也。此最是养福处耳。前嘱寄笔来京，勿忘却。卤及膏药容俟后一次寄去。每月总有书归也。四农。

庚寅秋日京师寓斋，倩人作《烟水课耕图》， 题“买陂塘”一阕其后，即寄家中儿辈

莽西风、长安落叶，春光犹在村坞。平畴过雨如波绿，认得吾家烟树。鸠唤处。有一稜、芳田近傍门前路。村前山趣。愿老子开荒，

儿曹布谷,此业守门户。南溪上,幽梦频率别绪。犁鋤深悔抛去。乌犍五尺闲时跨,看足江南春雨。休道苦。疑画里、风光纵好浑无据。殷勤告语。到石碓春秔,瓦盆盛酒,醉脱绿蓑舞。

沁園春(寄示儿子亮弼)

莫道游骢,上国留连,归心不真。为琴焦剑古,乍逢知己;杯残炙冷,未了前因。病小能支,愁深转惯,勉受长安十丈尘。挑灯坐,听南征雁急,自恨因循。当初误逐双轮,累去住、迟疑太损神。想溪田收稻,村烟午合;湘船载藕,市味秋新。独我萍飘,不官匏系,孤负鸥讨自在身。舒长啸,拚岁华一匝,归伴渔人。

四农书于京邸尘定轩之东

九月廿六日灯下,书与亮弼览。

前已发七次家书,七、八两月,系由京中差局寄去,未审已收到否?汝七月初二日书(子),吾于八月初十日接到,此后未得一信,心甚悬切,不审寄书何以如此之难。如由河下罗家桥差局寄来,似可每月必得也,何以不为此耶?抑汝有小疾未得暇耶?回肠折转,总要汝常常寄书耳。家计之绌,我前此书中已谈及矣。汝姑且勉力支撑前去。今年十一月,老师必归,看与之细谈家计,未知能代有打算否?岁内必有信示汝也。至身体既佳,则归家之说,万难提起,断不能以家计之绌而归也。外边老师命门生教书,多不出束修。今不但有束修而已,且每月至廿五两之多,乃京城中所无有者。是即旷典异数,在京华为第一等馆矣,尚能以家计不足辞馆哉?明秋之归,万万无疑,我前札已详言之。汝更观此次与蔗坪书、与少霞书、与大兄书,更为了然矣。天下每有此等参错(差)不如意之事,只好顺其自然不能谓要归,则今年归,今年不归,则明年亦必不归,而专等会试也。此等议论,乃大老官身由自主者,非我辈耳。家中人口秋季无病否?小病服药亦要谨慎,切切。如有疾病,每月必寄书来,不可含糊

不说也。松子手足摇动否？服药未间否？三女到鲍家，尚未生他疾否？总要叫他小心谨慎为要。前八月间书，命汝及郭斗从蔗坪先生受业，想已遵行。我此次有书托伊，可面呈也。汝现在稍理书文旧业否？郭斗及周炯功夫如何？汝须常常勉郭生、周生，不必避嫌。我前信给周、郭二生，想已收到。邵佩兄两次信，我都收到。伊云：八月节后，有人进京，伊必寄银损贡，何以未到？四弟家计之绌，较难于我，每年“十千”不能减，不可减也。“不能减”以伊家景况之难堪，“不可减”此系完我 先人之事耳！汝当深体此意。汝疾未发否？汝母精神较当初何如？汝二妹前有血疾，近日何如？汝妇亦未发疾否？吾现在精神甚佳，但须发多白耳。近作《秋夜十声词》十首，《秋柳》诗四首，写与汝阅，可知近状之苦，汝看（读后）可与蔗坪、少白看，再寄少霞，年底仍将此稿要来，存汝处为要。杏子身体亦甚好，书文书法均未见大长进。人尚不生事，我现在用度之繁，汝可看我与大兄书信便明。我每次所书亲友信，汝均赶紧分送否？此次胡、黄、杨、丁及大兄信，总望早寄。家中秋收如何？闻说甚好，然不济用也。今年皮袍、皮马褂必当另办，不可省此费用，致受寒冷。我现在为汝二弟买皮袍马褂，亦以京中早寒而又酷冷，不能不之耳。总之我不在家，大事小事汝总要谨慎又不可过自刻省，得其“中平”最好。邱大兄连月有信来否？如到河下，晤邱二兄时，说我奉候。汝姑母回塔儿头否？今年归家后，冬季肯再来否？抑明春再来也？汝来信务必提及。黄二兄处借款秋后还否？我止道谢，未提及还期也。王景洛及刘汇三、邵府诸生等，不及作书，晤时总要说我问安。鲍三兄处，说我道谢，并说请史太太及七太太福安。问四弟好，四弟生意稍有起色否也？吾弟曾来家否？元敬未归家否？郭生在书房火烛一切要小心，出入要有时，不可多与外人谈笑也。每晚伊一人独居否？明年科场，不能不去下，须按课作文，文章总要明透为主，而调则以“多双”为妙。词藻可略，意思要多，然“典制题”万非“书卷”不可。每日经书总要到眼到口，切切。前命汝将“排律诗”寄来，何以不见寄到？兹寄卤砂、

膏药百张，暖脐膏药六张，查收。卢大叔、二叔明年馆事若何？见时说候安。

十一月十八日，父字与亮弼览。

十月间收到汝九月十八日信，并湖笔一管、红格排律、“天文硃录”等件。锅焦面至今未收，此物甚佳，来力（按：送东西的人）云“在大车上，随后便到”，究竟何人之大车耶？“此脚”（车夫）系丁府遣来，望写信与俭卿，问明寄知为慰。我当（即）写一信与“此脚”带回，汝已收到否？家中人大小平安否？又月余不接信矣，心之悬切，何以释也？我与杏子在此，精神甚好，家中人可以放心。但每日费用繁多，年内节（结）帐，不无支绌，即可敷衍节（结）帐。若家中所用丁处“会项”百金，及我在此所用邵银二十余金，未识何时可还，奈何？今年共收馆金贰百两，除在家用去七十外，携来三十余，并此地暂借邵银二十余及馆金百金，共用可五十余金，此事亏空已极矣。明年算至九月初，约（若）馆金再亏，除“还丁及寄家”外，“邵项”及我之食用何着？若不寄家，我又将若何？大约此事算至归家时，首尾两年，要拖欠百五十金债了。远行离别之苦，饮食起居之艰不算外，尚要拉债如许，真可叹耳！明秋再不归，债更伊于胡底（抵）？且馆事止说到“场前”，“场后”再留，自为会试起见，与“馆”无干，并馆金亦无之矣。岂不更窘耶？我本读书呆子，不应来此“热闹”中寻活计。一着错，满盘输，此之谓也。明年归家，后年又未必有馆，此后境界，日窘一日，可想而知耳。人生真是有数，今年在此算命，均云“财空事烦”，亦（是）一怪事。或者老师回来可以协济。然“京官”十有九穷，伊家一切都不甚充足，恐亦未必有大济也，只索（守）候时令，吃苦待之耳。明年回家，我意只合开门收徒，永远不出大门寻饭吃，忍饿在家而死，终胜作旅人，况旅人犹不免穷困耶！时值岁暮，诸事烦扰上心，故为此“愤语”，然亦实在情形也。汝母自为家事忧愁，精神佳否？汝三弟不“焦远”人否？伊肯安稳读书最好，不必“教之焦远”人

也。汝二妹未发旧疾否？汝三妹在婆家一切适意否？汝妇亦未发恙否？汝及汝三弟总要带长吃丸药否？唐人诗云：“长贫惟要健，渐老不禁愁。”今日乃知此二语之妙也。家中岁底若何拂拭，若干亏空务望详细寄知，以慰远怀。家信一月一寄，每不能如期何耶？汝及子徽、相廷等常作文否？汝文可略寄数篇与吾观之，以决明年“下场”与否也。卢大、二表弟明年馆事皆当仍旧是否？元敬明年仍在“鲍处”否？史太太、二太太及七太太均好否？胡三兄、鲍三兄晤时望道候。兹来阮五先生处信一函，内有《古文序》一篇、《朱寿诗》一首。方四弟信二函，望即“觅确（址）”便寄去。阮信犹宜急递，伊方等此序刻也。邱大兄处有消息否？伊合家好否？心绪平常，懒作书与之，恐提笔愁更来也，如有书往，可即以此言寄耳。大兄处望请安，四弟处问好。前寄去卤砂膏药收到否？前问郭相廷一人在书房与谁作伴？惠征姪能来此住宿否？家中婢姬仍旧否？汝均未答此，汝今年共收吾几次信，望写来。此地今年尚未大冷、未雪，亦奇事。杏稟帖附后。

家书写毕，得诗一章，附寄命儿子亮弼，从姪元敬、惠征，郭生相廷和。

华发百痴拙，今知行路难。别来愁已熟，书到岁将残。儿女勿相忆，与居粗自安。不过三百日，燕蓟上归鞍。

庚寅十一月十八日 四农草于都门旅次。

亮工有《题烟雨课畊图》诗附去，汝曹曾有题诗否？何不寄来我一览。

辛卯（道光十一年 1831）

正月十三日独坐遣兴

离家近一岁，客绪积千重。人事逐春日，余心犹大冬。风中入云

竹,雪后倚山松。萍迹适人海,漫疑桃李容。

懒将中酒夜,试看上元灯。心迹枉千古,行藏无一能。豪情忽壮士,寂境又枯僧。颇怪当筵烛,灰深泪点凝。

吾思葛稚川,愤极乃求仙。守礼药衰俗,博文宗古贤。毋将黄白朮,竟作老庄传。余亦淮南隐,安贫手一编。

辛卯正月十七日 四农书寄

按:正月十七日家书未存,仅有此诗,未刻入《养一斋集》。

三月初二日父字付亮弼览。

予于正月半后写信一封,送差局寄淮,此刻汝当收到。二月未发信者,以身体一切如常,又无他事,故也。然望家信甚急,以今年尚未接到一封,仍是去年腊月接汝十一月信也。不解汝信何以每次迟滞,使人心悬悬如风中之旌也。大沟巷丁韞翁处,于二月半后,命乃郎进京,想必有信矣,然此刻尚未到也。河下差局竟不能带信耶?他处抑有可寄者否?家中去年支绌之至,今年又焉得佳?我现实无项可以分寄,看四、五月间耳。但愿家中大小平安无病,我便乐矣。汝现在按课作文否?前命汝寄课文数篇来,以定下场与否,万勿忘也。文章近无甚风气,大约“常醒题字”,多用双句,又能紧透、圆熟,自然出色命中耳。松子及郭相廷工夫何如?松子先不要生病为“第一义”,每日“读生书”其次也。两女及汝妇健旺否?汝母今年精神未觉衰否?我胡须觉白者更多,居然一老翁矣!九月必归,相离不过二百日,然数之尚遥遥也。在此地算命相面甚多,均云壬辰不得中,或云癸巳,或云乙未,然断不(能得)翰林也。果如此,又何必应试哉?故归计盖决也。杏子诗文仍未“清溜”,身子甚好。三子亦无病,但一切有倦色,殆思归乎?自今年以后据闻一连四科,汝务宜用功求中为要。每日即(使)有事,读“生文”,念经书,看“四书”均不可废。今年“经筵”题目“居敬而行简”二句,“机事不密则害成”一句,未必即

拟题,然可作也。(见)胡三兄,说我道候,并问二、七太太、史太太及大兄、四弟、大妹等近安。鲍三兄亦望道候。金瓯笔仍望带廿枝来。“邵处贡照”,俟丁处人归带回。外寄王景洛信一封,卢蓉湘大舅挽诗一首,望分送。卢诗可托胡世兄转寄也。

三月廿九日父字与亮弼览。

予今年祇寄两信归,此则第三信,合之仍每月一信耳。汝腊月、正月、二月信,予都收到。又见丁冠云二兄及陈文学,细问家内(情况),皆云大小平善,欣慰无极。陈文学在家兑会(汇)百金,来京索此。予竟茫无所出。去年岁底修金百五十数,除(还)邵佩“捐贡项”(余)下七十余两,余竟为还日用之费。陈文学云,至少亦需五十,于是现到丁容圃处暂假(借)五十金给陈文学。期以五月节前必还容圃。余另欠容圃买衣及杂项尚有之四十金未还,支绌拮据,一至于此,奈何,奈何。此秋季之所以必归也。陈文学于四月半后方归,到家当在端午节后,汝可以五十金还之。余六、七月间,当再寄五十金归之。邵佩兄“贡照”,四月必交陈文学带回,不误,望照会佩兄一声。余在此眠食如昔,但心气不免怔忡,白须益多,余则照常应事,不必远虑。接汝与杏(松)儿信知,墳已上矣,祭祀 墳墓最宜敬谨,承之汝之,小心畏惧,当不致遗漏疏忽也。汝寄来文、诗各一,果系自己原本,较前此颇有进益,阅之甚喜。然其中疏处亦多,予故另作文一、诗一示汝。然亦信手写去,不足言楷法也。月课文、诗外,尚有他题?其中如《黄河故道考》,予记家中有一大册页,于“黄河故道”极详,可查出作一考据。《春秋无例论》,须查顾宁人(即顾炎武)先生《五经同异》中,“吕大圭”一段议论最佳,如无此书,即不作亦可也。前命汝多寄“时文”数首来,何以忘之?据大兄云,汝时文有进步,今年自当赴省应试。自当与大兄同船同寓,但“录遗”极可虑,场前须多作文、诗,须多写小楷,要紧,要紧。观汝小楷,毫无进益,大抵未尝临帖也。时文必须按课,临场当“三、六、九”方是,诗亦然。

四、五、六、七月，如能作文三十篇，诗三十首，每日写小楷四、五百，“录遗”可即名耳。且果如此照常去做，即今年不中，明年、后年皆有科，安知不可侥幸万一？若不用功而求中，是不耕而求粟，不钓而求鱼，有是理乎？贫家之钱，颇非易得，不得中又何必往也？余筋（精）力已衰，官途万不可到，到亦不足有为。专盼汝等进步，不可以“中式”为分外事，而不下苦功以求之也，切嘱，切嘱。今年“经筵题”前已开与汝矣，曾做文否？“拟题”亦无甚必出者，“理题双扇”要多做，总要功夫熟，不必闻“拟题”也。“墨卷文”所以异于名家稿子及考卷者，“稿色”淡而散，墨有光而聚，考笔轻而“局碎”，墨笔重而“局整”也。其最要则“专在能透题圆题”耳。汝试于此数条（即光、聚、重、整、透题、圆题）昼夜研之，今日风气又要“常醒题字”，要“双挑多”，亦不可不知也。《经书》不能念，可常常检看，《策》亦要长（常）看，不必求记，多看自能记得些，常多看自能记得多也。“怀挟”断不可为！汝素不为此，岂可忽然失节乎？不怀挟得不讲看书乎？《八铭塾钞》二集、《名文春霆集》、《墨鹄约刊》、《五科墨劄》，汝案头有此数部文乎？可日日常看，其读者则数十篇、百篇足矣。但吟咏遍数要多耳。松子颇肯念书，余闻之狂喜。身体尤属要紧，须教以保爱，勿贪凉、勿多食、勿乱跑为要。手足摇动究未甚愈，此是先天肝虚，须教以勿忧勿嗔怒也。相廷文有起色否？子微文闻未有大进，奈何？前夜梦子微入泮，大喜而寤，此心中一不了事，故形诸梦寐耳。汝姑母，汝二妹、三妹，汝妇精神皆佳，是大可慰事。贫不足患也。汝二妹前此感冒已愈，此后勿再受凉矣。鲍辅士近诣有进步否？念念。史太太不能起床而精神如常，亦可慰也。范、严两姨姪佐鲍府生意想都勤谨当行，望道候。此次朋辈书极多，汝于城内书札可均托俭卿也。以托差局寄归，不便分为二函另与俭卿耳。各札均未封口，汝可细读一、二过，封好分寄。相廷与杏儿诗颇有进益，汝诗亦清真，但不免浅率，可多看古唐诗也。余缕缕俟陈文学归再写。汪幼卿已补御史， 锺老师现调马兰镇总兵、内务府大臣，此后信面可写“内务府

大臣”。

四月十八日父字付亮弼览。

前有信一大包，“内札”十余，并汝文、诗卷子，交差局寄淮，此时当已收到。兹陈文学回里，邵佩兄“监照”“部照”二张交伊赍去。伊欲讨赏大钱三千文，吾已写在邵佩兄信中，想不肯却也。然佩兄遵照此赏与否，汝下次寄我信中可一提及。陈文学归时，当汝可设法以银五十两与之。前此伊初到京时，吾实无处措办百金，暂假丁冠云五十金与之，现在尚未偿丁，我连日以当衣过日，专候午节束修。拂拭一切，去偿丁五十外，其余又需二、三十金以还零债，即午节送百金，亦一散而几罄耳。不知此用度用何法遣（法）也。老师现调马兰镇总兵，进入甚少，一切穷话，更难提及矣，如何，如何。我现在身体如常，心气怔忡，稍觉好些每早晚做“八段景”工夫，亦可唉也。闻汝腮边“一小节”，可“口后”陷深分余，须得象皮膏药，此地无象皮膏药。今寄去“象皮”四块，汝可叫药铺烘干，碾为细末，摊小膏药数张，轮换帖上，自当长肉全（痊）愈也。两世弟文笔，前此尚早，不过大段清楚，工夫殊欠得多。我来年余，不无进益，然贵介（在）用苦功甚难，究不能加工打磨负净。今年秋试，一半“想望”而已，且以“八字”论，尚未必今年得隽也。今年吾为汝占课，可得“副车”，如属信然，亦大快事。汝务于场前将一切心事放下，专力“八股”。据老师云，凡应试者“后场”空些不妨，只看“头场”文笔，务以“圆透、不平”为要。皆老师语。汝文笔尚不甚平，恐其不圆不透耳。圆是“机调”上事，透是“理路”上事。“机调”要熟，非日日读文不可；“理路”要足，非多看前辈文及经书不可也。考差题：“夫志气之帅也，至第一个气次焉”，次题：“各恭尔事”三句，诗题：“水流心不竞得‘以’字”。黄老师又是第一，今年必放“试差”矣。江南正考官未能（知）拟定何人？或云张公麟、龚公守正有分，不过以侍郎测之耳。二公皆浙江人，必喜词华矣。如“理题”切勿尚词，“拟题”传者有“愿无伐善”二

句、“慈孝则忠”二句、“子路问事君至勿期也”、“君子义以为质”四句、“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等题皆可出，然亦未可定也。“居敬而行简”二句，系“经筵题”，曾作文否？松儿读书肯自勤勉，甚好。总以安其心神为主，现不必以苦功为先也。每日能念廿行，只念十五行，只要不间，能时时为之讲解最佳。汝下场时，可托相廷教之。相廷连月有进益否？汝每日归家时，可与之谈论文艺，伊未必以为多事而不肯受教益也。汝下场又须得廿金，然却不可不去，现在已结船伴、寓伴否？总需择谨慎平和者，望下次书来详言之。汝姑母闻于二月间必来家，现在想已在家。汝下场时，万不可不请汝姑母在家也。汝母及汝两妹等想均安善？汝下场即可将家中小厮代（带）去，虽年纪小些，好在结伴者另有家丁，汝省得又雇他人，可省家中作费。卢五表弟去年会试所带喜儿，不过十七岁，况乡试哉。汝大伯今年想必下场，汝当随行为要。邵东卿嘱买“京顶”，余“连日并此钱”亦无之，俟秋季携归耳。盐城徐芸楼大兄（名景常，乙酉孝廉）于三月坐船回淮，约五月底六月初可到淮，伊如从车桥过，必到我家，告知我在京一切。汝可款以便饭，留之过一宿，菜须六、七样方可，我在京颇承伊照应，交情甚重也。我今年必归，昨已托渠关说盐阜书院事，未尝如何？总之，我今秋万不能不归。至于归后若何打算，吾不能自知，总以在家授徒为长策，断不远出矣。人生衣食多少，自有天定，安能预计哉？若会试则看自己精力、银钱何如，吾亦不再受他人一、两元卷也。锅焦面及占米已收，炒米未收到，有便望仍寄来。勤子处有信否？蔗坪、西垣处均望道候。史太太、七太太处望请安。书不尽意，更容续布，（另）外李、卢诸信，即望分交。杏儿、三子皆安如常，勿念。

四月廿日父字付亮弼览。

十八日字已写成，将交陈文学带回。缘陈文学尚等“贡照”未行，今日又接汝信，得悉家中一切平善，甚慰。今年共接汝肆次信

矣。炒米簋，丁三兄托盛世兄带来，我尚未接到。镇中汪姓“兑会”之说，万不能行。我在此处一切艰窘，并陈(文)学“所会”百金尚无从措办，此外更何能许人耶？急急回之为妙。高三兄秋季入京，伊馆可以将就坐去，但未知能荐我否也？我今写信托丁三兄，亦姑为此说耳，恐人不能信也。人不信，亦甚好，我此后实不愿“远馆”也。汝姑母已来家甚好。“二麦”被雨损伤，必须秋收丰稔方好，闻之不胜悬切。汝大伯每次下场，都云“未定”，“临头”断无不去者。如必不去，亦须痛劝之往，不可游移。至汝之下场与否，吾前此意颇未决，及阅汝《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一篇，颇有笔致，故四月初旬信，即要汝赴试。今日又阅汝文三篇，就中竟有可以入彀之作。老夫阅罢，不觉神色飞动。今年竟萌妄念，纵今年未必得之，照此做去不间，不过两三科内必得乎矣！勉之，勉之。前寄汝信，论文不一条，总而计之，不过“曰排偶”、“曰醒题字”、“曰圆”、“曰透”、“曰不平”，五者而已。汝便从今年五月起日夕加功，熟读多做，做至七月初旬，尚可得廿篇，未必中，亦未必不中，何可不应试耶！“录遗”甚可怕，亦不必过怕，只要写作“匀圆”而已。汝小楷近想未写，然不可不写也。经筵考差题，前札已写明“拟题”，亦无甚必出者，“策题”犹难拟(盐、河、漕、西城善后事)六大略当然耳。排律大半风景题。每课须做八韵，做文之日，总宜文、诗速完。是日仍能读文，则更妙矣。至下场，不可带盐，不可怀挟，二层最要，最要。“录遗策题”写“策问”二字与科考同。“大场”写“第一问、第二问、第三问、第四、五问”，第一、二、三、四、五皆小写，勿写“壹、贰、叁、肆、伍”字。若添注涂改，则写“壹、贰、叁、肆、伍”字，若添注涂改，则写壹贰叁肆等字矣，其添注涂改之式甚详。汝临场买卷时看“上谕”便知，吾不及详写。若不懂可再问人也。添注涂改最宜留神。“题字”尤要紧，“春秋题”下“某公几年？”尤易漏写，漏写则贴(剔)出矣，勿忘，勿忘。汝此次寄来三篇，胡三兄已阅过否？我意殆未阅过也。汝将此次三篇(的)批改细细揣摩，举一反三，及可知无数法门。汝可于七月初八日动身不迟。出三

场便归,不必留连也。在南京仍宜作文,可写数篇与止泉师阅,以定趋向。至在家中,于胡三兄所批改者,亦要反复研求,不可大意。“大场”诗必要末路(行)颂扬抬头(写)，“五策”首尾两道抬头足矣,当用“书题”,则必用书,勿一味白描。但用书之中,须有议论(此“议论”二字,即是今日风气)。若“理题”则勿贪书卷,勿骋议论,要切当、透快耳。论文亦写不尽,姑就所见书之。余容续布耳。

六月廿六日家信。

按:此家书保存不甚完整,前面缺页,现只能将剩余部分录入。

不解家中带信入京,何以若斯之难也。家中人连月平安与否?汝下场与否?无日不在心中旋转,盼家书如早望雨,岂不喻此怀耶?予虽九月必归,然此六、七、八三(个)月中,尚欲知家中消息,切勿怠缓而不寄书也。江南正考官系申镜汀(按:《山阳肆雅录》申宗师岁考[名启贤,墨书镜汀,河南延津人])先生,副考节君瑞玉。节系仰山师教习门生,其人不甚讲学问,场中文字,汝宜一律尚清,惟“典题”则不可清耳。镜汀先生前为江苏学使,风气汝当大概知之也,文字总以多“排偶”、“挑剔题字”为主,前已屡言之矣。炒米一篓,俭卿已托盛世兄带来,昨已收到。予及杏儿、三子总好,无庸挂念。九月必归,仰山师及两世弟均以为可,盖场事一毕,三世弟便随任到马兰镇去,二世弟在家治理家务,伊兄弟在两处,本难于延师也。前闻陈(文)学秋季必来,汝可嘱其早来,约八月底便到京方妙。此地用度一律简省,总不足用,又未知秋季送束修多少?盘川一切尚未知充裕否也。闻家乡水势甚大,雨泽太多,“秋成”尚无碍否?务望早寄信来。此地今年奇热不可当,予往往彻夜不能寐,已有月余不雨矣。家中人今年未受热否?松子夜间“摇动”略愈否?每日在书房否?汝赴省,松子可随相廷读也。车桥今年下场者几人?大兄、开两兄弟、卢表弟及胡三兄皆下场否?闻我家祖莹石碑倾倒,此于阖郡风水似有关系,竟未重树否?四弟生意若何?二、七太太,史太太

精神都照常否？汝到省以后，一切须宜小心在意，过江船上及场中格式尤宜细心。汝到省寓何处？与何人结伴来去？均望于七月中照常写信带回淮上，交陈文学带来，切切。余容续布。廿六日六月。

七月十二日父字付亮弼览。

本月连接汝五月、六月两次信，知家中一切平善为慰。“金甌”笔廿枝亦已收到。汝下场闻尚未定局，此事吾就不能相强。何者？江滨水势大涨，贡院亦在水中，陶制府奏请改期九月，（此亦江南奇变也）则情况可知。兼闻高邮湖失事，张河台又有处分，则自宝应以南，运河与湖水必然一片，行舟殊为危险可虑。况洪泽湖水闻至两丈二尺，淮城朝夕可怕，人心必然皇皇，兼之上下坝全开，山阳纵无大水患，而倒漾之水于秋成实有伤损，种种危疑，汝不下场亦属正理，此吾之所以不相强也。然改期九月，则八月初动身，尚不迟滞，或彼时水势大定，人心亦定，秋成均可把稳，行舟亦属坦途，则多结伴雇大船而往，亦无可也。此需汝察看情形以定行止，吾不能两千里外遥断之矣。总宜审慎不可率尔，切嘱，切嘱。若“录遗”仍在七月，住居省城，须两、三月有余，又兼水势未定之时，则定宜不下场矣。汝四月独（来）无信，五月信中，忽提邱勤兄病势渐好，余殊骇然。及昨接邱勤兄手书，乃知渠于春间患肝风，约曹伯玉往诊，现虽渐痊，而手挛尚未痊可，观其手札可见，阅之不胜忧虑。予今复札，劝其早归，似于理路不隔。然诸事拮据，归而无吃饭处，又将奈何？反复思之，病虽好而未甚好，仍以归为得耳。汝以为何如？余月来身体照常，惟今年奇热不可当，每日皆不能安帖。至束修一事，除午节送以百金外，（其）他无所得，此地“作用”及逋负不知若何料理？再看中秋节送否？不能催并不能要也。无论所得多寡若何，九月半前，断无不治装之理，十月初旬便可抵家也。连日心中仍盼望家书，以江南、淮南水势浩大，实可忧惧。汝须将六、七两（个）月江淮水势情形细细开写明白示我。勿以为吾将归里，可不必寄信也。汝大伯定

于下场,可喜。现在水势如此,尚定于去否?刘汇三催《寿诗》,实无心绪做此“常套子”诗,若寿联,则已寄一副归矣,伊仍未接到耶?昨卢念兹表弟入京见访,留之两宿,细谈家乡一切,但不知家乡现在情形耳?以彼在粮船教读,四月初即由家起身,彼归家当亦在十月初,以水路迟也。杏子诗文略有进步,工夫不得密致。三子亦好。邱勤兄处有信息,望于下次札中提及。兹附寄邱信二封,望速觅便邮寄。汝妇闻伊父病势,尚未焦切成病否?汝二妹喜期已定,甚好。吾归后亦均无可酌改也。松子手足全不摇动否?念书何如?元敬姪诗收到,蒙伊怀想,劝吾缓归,可感,可感。刘汇三、邵东卿等皆同此意,皆可感也。然皆不知吾现下身体及居处饮食情形,并生计一切耳。卢念兹初议亦与元敬、汇三、东卿同,及到京来我寓两日,细看情形,亦以予今秋之归,为大是矣。予岂天下之呆人,绝不知会试一事,专好花费,好往返跋涉者哉?汝可第将此一纸持与元敬、汇三、东卿观之,余容续布。

郝镜渠诗亦收到,刘汇三诗甚恳切,现匆匆不及和也。

八月廿六日父字付亮弼览。

七月廿八日丁容圃丁内艰回里时,曾写一书,与伊同行沈君带回,想已收到。昨日接到汝七月七日信,知家乡水势甚大,家中薄田数十亩均不可保,水已到文昌宫之东,镇中尚恐上水,阅之殊深忧虑。生计艰难更不待言矣。奈何,奈何。我此间旅费甚重,岂但不能分寄,尚恐临去时,逋债不得全清。现定于廿八日赴马兰镇去,谒仰山师,道谢一切,并辞乃事。彼时或有为我打算处,亦未可知,然不可必得也。汝今年与汝大伯(直)不“下场”,事属无可如何,且水乡道途甚险,不去到(倒)也省我忧虑。家内艰窘,且防盗贼,不去甚是。两世弟闹中文字平平,不能决其必中,且看族人官卷机缘何如耳。老师命我举荐代馆之人,意愿我明年春再来接续,吾意以不接续为是。现拟荐镇江张君(名培寿,乙酉江南解元,其人甚平正)

续此席事,未知老师以为何如也。吾定于九月初六、七日从马兰镇回京,十五日前后起身南归,已约定孔君继鏊同行(孔系圣裔,其人三十余岁,善诗,与吾投契之至,系赴北闹者,伊中亦归去,故得结伴,其父现在江苏宿迁为巡检,故伊亦往江苏也),一路可信其照应无忽。陈文学不来亦可,若汝谓至马兰觅人送回,殊不便也。今年廿八省大水(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民生嗷嗷,流亡满道,此变为数百年所未有,不独吾一乡一邑已也。以吾一家言之,不归固难,归去又何以计?念及此,殊为“短气”,然“通、塞、困、亨”自有天命。吾“第行”吾所当行耳者而已,(其)他不暇问也。渔沟馆局,据汝信云,候吾一到家即可定局,果如此说否?如此说,则丁俭卿信,诚可不寄与也?家内难艰窘,然保养身体一切更要小心。汝母、汝姑母、汝弟、汝两妹、汝妇均宜善护,衣食珍重。不到四十日,即可相见矣。吾此书复后,不再发书。汝于九月间亦不必寄书来矣。杏儿、三子皆好,毋庸挂念。大伯处六月书吾已收到,现匆匆不暇作书复之,望道念。四弟、五弟处亦然。余不一。

壬辰(道光十二年 1832)

二月廿三日戌刻,父字与付亮弼览。

初二日开车,当晚住众兴,因湖水路难行,皂河又无夜渡之舟,遂走山路。一路中石道崎岖者数日,尚无大碍,于十九日申时进南西门,寓南城杨梅竹斜街永恒店。四主(按:同行四人为丁晏、方云壑、卢铁珊及潘德舆)四仆,每日大钱九百文,各人自己唤菜,零用又约百余文,共日用四百文。在店食用不多,但路费重耳。仰山夫子甫调仓场总督,旋因马兰事未交卸,而东陵饽饽房失火,此事虽奏而御膳房熏焦,未经奏明,降四级调用。现在来家闲住,候补四品京官,境界苦脑(恼)之至。我之事体,不必言矣。若何,若何?据

仰山师及二世弟光景,仍要我留京教读。此事虽未谈,而情景是要如此,我意仍以回之为便。盖身体既不便,且在京费用甚重,于家计亦无补也。昨日已要我将行李搬进宅内,我以“本乡同伴约定”为辞,亦因彼处饮食未便,且场前不能静坐故也。老师情意甚淳,然于我身家无大益处,反复思维,惟指望侥幸一中耳!不知命运何如也。汝在家一切颇能谨慎,我亦无大忧虑。然来源匮乏,巧妇难熬无米之粥,中夜念此,辄徬徨不安。汝三弟胃气时痛,我来时尚未痊可,逐日在心盘虑,未知现已大好否?幼童服补药殊不成事,(此)刻削(减)药又不可乱吃,此事疏费神。如董玉昭、曹伯玉医道尚平稳,如久不愈,惟此二人细诊视也。下堂屋房间已东西腾移否?此事必(不)如此做,书房万万不便也。汝二弟须约束之,在家勤读,年光如矢,今年十八岁了,再不苦读,何以成人?即汝今年亦要按课作文,以备下场,不可因贫而旷课也。处家接物均以和蔼为先,切勿忧愁孤冷,使人望之却避。我在此身体甚好,可以一切放心。汝二妹三妹总(要)劝之不必忆我。如不中,五月初必归矣。汝母形躯、精神较前总衰甚,宜自己保重,不必忧虑度日也。坟上宜修理,宜加“靠者”必须加意修理。本月初十、廿四日 考 妣忌辰生日,想望遵嘱办祭。客中追忆,头颅如此,不能显扬,殊堪痛哭椎心。然今年不中,长途跋涉,实不能堪。明年亦不能来矣。惟俟乙未科或一来耳。终身境地竟止于是耶!现在精力虽可,心绪实万难。诸兄弟朋好不耐写札讯问,传语平安可也。五弟自洙邑回否?如事体不就,将奈何?五弟妇处,我家虽不能多帮助,然小调剂,万万不可少。否则必冻饿死矣!我将何以问心乎?汝须善体此意也。大兄、四弟均望问好,汝姑母想在家中,亦望问好,并请七太太安。余容续布。

三月十六日未刻,父字与亮弼览。

前月廿日外有信一封交差局寄淮,未知收到否?连日甚盼望家信,不解何以不来?去年我寄京信,于十一月底托丁容圃交差局寄

京,今年我问沈小庾,据云正月十八日方收到,如此迟滞,实属可恨。望便问丁容圃,向差局稍诃斥之可也,否则将来寄信,任意拖延,不如不寄矣。我场中文字不甚惬意,亦无大谬绝望之处。三场妥帖可许,无操胜券处也。头场初九日戌刻以后,发“头疯”,至寅刻方退,精神怯弱之至。今年不中,明年断断不来。惟俟乙未大挑来耳。题似平正,实难出色。寓中人文字亦鲜有得意者。然中不中亦未必凭文也。 锺老师降调闲住,殊不得意,托之写书,未必有益。我归去境地难支,竟无可告诉也。锺宅仍要我处馆,然为饮食难如意,断断不就,只好以疾辞之。现在尚未谈也。家内窘态,不问可知,不中则五月初便到家。闻米价已至五十(文)矣,奈何?甘心守穷,无他策矣。汝母精神好否?汝夫妇均好否?松子胃气已愈否?刻刻记念,甚望家书也。汝二弟、二妹、三妹均好否?汝二妹在下堂屋,已挪至东间房否?书房断断不可挪也。汝今年必当下场,现在必当用功,检点四书经书,按课作文。文字必以锋芒透露为先,平庸万万不出色也。汝二弟更宜用功,每日必写小楷,必读生书,逢课必作文,此三事汝当日日督之也。松子胃气究竟是“实”是“虚”?服药务宜小心,不可任意一偏,要紧,要紧。郭相廷连月用功否?时光迅速,距考期甚近,不可不“静细成塾”。汝姑母在家好否?周子微前月廿四日来否?七太太、五奶奶家若何光景?五弟究竟有事做否?每念及伊,心殊怦怦,外(来)大兄处信一封。

四月十三日,父字付亮弼览。

我连月奔走,家计不足,并不暇内顾,祇为名途寸进,竟同画饼,可叹,可笑。本拟不中即归,而 仰山夫子面谕课读者三次,我以疾辞,旋又为长书一函,力言多病不能留京之故,托便介庵转呈,仍不能辞绝。于昨日告辞时,复再四攀留,我仍不允。复谕以留至秋闱前,教两世弟数月,亦胜于他人数年。情词淳笃,万难再却,遂允定至八月方归,夫子为之长揖而谢,真属可感之至。此刻既不能归,

家计如何打算,遂向夫子暂挪五十金,托俭卿带回,以济家中急用。未审家中连月大小平安否?前收到汝二月信,家中甚好,为之甚慰。月来又未得信,必甚悬切。容圃寄信,不免稽迟,此后仍托俭卿可也。吾已面嘱俭卿,催汝信入城,即付河下差局寄京矣。松子胃气发否?服何人药?汝须写明为要。闻五弟现有事做,每年可得十八金,确系如此否?汝下次信仍望写明。我家中日用连月若何部署?曾借木斋(按:即周寅,字木斋,清书法家)钱否?汝下次信亦望写明。我夏间虽不能归,汝兄弟当好生用功,不可怠废。今科汝当下场,万不可再似去年。原知未必即中,而进学三年,两次不下场,殊无此理,切勿省钱偷安也,至嘱,至嘱。文章虽无人阅定,然作文则不可“间课”。我所以愿四月归者,原为汝等无师,故汲汲旋里。今为仰山师所留,不能遂意,汝等当原谅我不得已之苦,自己鞭策用功,下场者下场,应考者应考,不可稍存怠玩,贫家出头日子全仗科名。我已半生落拓,全靠汝等兴奋,当深体此志,方为孝子。文章法门,“细看、熟看”。《举业秘要》所录群语,自然明白。参以近日风气,总括数语,大抵“醒豁、排偶、洗刷、紧透”耳,“忌晦、忌单、忌冗、忌浮”。刻刻按此求之,不待师友而自明。必欲求他人质证,可寄之土楼,与汝大伯看耳。若王景洛、鲍邦士亦可参者也。总要自己用功,徒恃他人亦不中用。下场结伴则须拣择耳。亮工年已不幼,文字甚卑,务宜日日用心,用苦心。读生经书,读生古时文,皆每日要务。作文则宜多想思路,使波澜层叠始佳。用笔宜求圆爽,不可拖拉夹杂,不成片段。读文先将“庆历”廿余篇及“陶庵”廿余篇滚熟讲明。次读《国朝小品》卅余篇,予去冬所选者。挨序读去,总要解明题旨,次看用意用笔,不可含糊以为熟也。每课务宜作文作诗。汝须督其当日即成,不可延至次日。小楷亦宜用心写,错落、单率皆亮工之故态也。虽有佳文,郡县亦不能取矣,况文又不佳耶?戒之,戒之。亮熙祇宜痛读经书古文,如已开讲,时文亦可读。《明文》八集中,“启蒙”可读也,但必先能作短论数十篇,方可作时文耳。郭相廷连月用功否?有进

步否？汝下次信，如“下场与否”及“文字与谁参看”及“亮工、亮熙、相廷等工夫”皆要写明，家信不嫌其繁碎也。我与仰山师约定秋间归去，他人总以为非。果至八月，不数月即又会试，归诚可笑？不知我身体甚难，只身久留，恐不能支，万难勉强。又家计如此，京馆万难多润，仍以秋间归去，明年觅馆为长策。若仍图会试，恐又系子虚，何必累身家而吃白苦也。秋间之归无可疑者，儿女辈可勿忧也。汝母精神甚难，勿更多焦郁。汝二妹挪至下堂屋东房，尚一切便当否？汝三妹泄泻、发肝气否？汝夫妇未发旧疾？总要自己小心保护。汝仍照常服药否？亮工素无疾，亦宜爱惜身体，不可大意。亮熙多疾，我常放心不下，更宜谨慎，胃气难好，亦不可乱吃生冷，读书多喊叫“伤气”也。家乡米价甚昂，麦事如何？我信到时，当插秧矣，均望写书告知。大抵八月前每月必望汝一次书，当三次得书也。姑奶奶未归否？可道我问好。七太太、四爷及四、五奶奶等均望请安问好。远来二千里而失意者原多，如我尤觉窘乏困顿，心绪之恶，殆无与比。大爷及诸亲友“慚慚”寄书，说我道候而已。邵佩兄处托买“梁广明眼药”可转交。又（买）来《小学紺珠》一部，我寄与亮工、亮熙同看。又《会墨》一部，我寄与汝看，均望查收。余意缕缕，俟续布。

六月初五日，父字与亮弼览。

昨日信已写成封好（按：六月初四日信未见），今又为此札者，专为汝下场结伴事。汝大伯“痰恙”忽发，有两月未到“陶馆”，非“痰火迷惑”，天下岂有两月未到馆之理？清明时寄我信（自陈五乐）已有“痰意”矣，可叹，可叹。明年馆事必解，视此光景，今年未必下场。若下场，汝必与之同伴，一路照应，全仗汝力。然此担子，亦甚重大。是否可与汝大婶商议，劝汝大伯不必下场。有恙人过江过湖，颇甚耽心也。若痰恙已好（恙好也要留神照应他），汝定与之同伴无可疑惑。吾函内有复汝大伯信，汝即投去可也。如痰恙未痊而较甚（恙未痊，断断以不去为合理），则汝必往曹甸，托亲友婉劝不去为是也。

明年院考,陶处馆事既解,他处更不能请。一家生计,岂“曹河田”所能养贍乎?汝大婶及“八四子”亦知汝大伯有疾恙乎?否乎?下次来信,务将“此恙愈否”及其家光景(真移家否?)开写明白。至汝结伴事,总看汝大伯恙退与否,临时斟酌在汝,吾不能遥断矣,审之,审之。

七月廿八日,父字与亮弼、亮工、亮熙览。

前月底托同年苏州胡若卿(名清绶)寄信一封,并白银廿两,带回淮城,交雷老师转寄车桥,此刻想已收到。如未收到,可写信到县学雷老师处细问,断不误也。数日前接到家中六月十三日信,知家中上下皆好,为之欣慰。第来信未免太略,于家内各人均未提遍,此后再寄信须详细说。又如亮弼有信来,亮工、亮熙均宜备“红单帖”各人亲笔写请安帖子,方是道理。我亦可看尔等书法进否?亮熙亦宜如此,亮工可知,此总不忘了。鲍八兄之子抡标新娶亲,忽即夭逝,可为“悼欢”,见鲍八兄时说致候。见鲍三兄、胡三兄,亦说我已收到两人信了,致意候问。此刻亮弼想已动身赴省,亮工、亮熙在家总宜小心谨慎不可贪顽,不可出门,不可荒废读书工夫。亮工当照常写信,托俭卿寄入京中,切切。亮弼究与几人同伴下场?大兄究系真病否?能下场否?亮工须切实写来。此后亮弼“录遗”取在何处?“录遗”题目及头、二、三场题均要详细写来。我本拟八月下旬与高紫峰同归,缘老师于本月初忽给头等待卫衔,放科布多参赞大臣。科布多乃西北蒙古地方,距京师六千二百里(出长城六千里),地极寒苦,老师殊不得意,此番一人远行,为两世弟工课极不放心,特以此再三相嘱,务留京至明年会榜后。我感其厚意,怅其远行,若定然距(拒)绝而归,殊非师、弟相爱之谊,遂慨然应允。是夕,老师饮酒极乐,谓座客曰:“四农着实可感。渠今秋不归,吾两儿得以多受教训,吾为之大乐,今夕虽醉死亦不恨也。”予闻此言,为之感激欲涕。现在老师及两世弟情意拳款之至,孔宥函忽受业称弟子,时常往还

论诗文,其诗甚佳,文特可中耳。予在此颇不孤寂,家中人可以放心。第远念家中,境遇窄窘,尔弟兄三人无人教训,不免怅怅不欢。但愿尔等勤苦读经书古文,虽无师传而门径亦不能错。若不肯读经书古文,则根抵不立,虽有明(名)师,亦无益也。时文,则亮工权读“庆历”“国朝小品”,参以陶庵文廿余篇便足。至出门从师之说,俟秋闱榜发后再议,彼时予自有信归议论此事。此刻仍宜在家静坐读书为是也。亮弼六月十三日信来,绝未提及家乡瘟疫事,恐吾焦心,不知吾久已知之。昨闻陶制军与老师信云:江、广地方,瘟疫流行,死者数十万人,呜呼痛矣!外间如此,我家竟能获福,大小无恙,真大可喜。然我心悬悬,何能绝无疑虑?故此后信宜勤来,信宜详写,不必稍有掩讳也。汝姑母处大小平安否?四弟、五弟处均平安否?昨接鲍三兄信,知涧河断流,栽秧甚迟,连日曾得雨否?秋禾大致何如?务望写信详述之。郭相廷连月造诣何如?汝等及相廷小楷务求方正紧密,宜每日写也。亮弼嘱买《排律时赋》,迩来京师殊无佳选本,不足寄。俟高紫峰归时,吾可买《排律》一部,寄汝等耳。总之读经书四书古文文选诸书为要。此等无益之物,祇可随时取阅而已。大约近日试帖时赋都尚“清、空、圆、转”,不以“堆垛”为能,知此即足矣。大兄为何事脑(恼)我,“八四”姪何以出外月余乃归?汝等下次信来,务详细书之。此问汝母及大儿、二儿、三儿、大儿妇、二女、三女好,余容续布。

中四之廉保
书农义耻身
寄自备古体
京矣今保

二保堂

此扁(匾)可托李明德书成。悬之下堂屋当中,款式即照上方。

九月廿八日,父字与亮弼览。

自七月廿九日接到汝七月七日临下船时之书,至今未得家书,悬切已极。我于六月底发一书,七月底发一书,八月中旬发一书,八月底发一书,汝皆已收到否?六月底之书,有银廿两,托苏州胡同年若卿(名清绶)寄至县学雷老师处转寄,七月底八月底之书,由京中天元差局寄,八月中旬之书托高紫峰回淮便寄,并有书六本,帖三张,皆托高也。吾每次家书皆说家中寄书太迟,而迟滞愈甚,是何故耶?闻山东道中,雨水太多,行人阻滞,书之迟或由此耶?月初闻洪泽奸民私控黄河大堤,河决(水)入湖者十分之七,现在钦差穆大司空往勘此事。此变殊出意外,河、淮分涨,已不可支。况河、淮合一,下流何以克当?五坝齐开,湖水未必减得许多,我闻此信后,昼夜焦切不安,愈盼家书矣。纵河堤动工合龙,而湖底此番淤垫,湖水日高,将来开坝,必成常事,淮郡田产何以收成?且去年奇荒之后,今年坝水一下,秋禾未必能抢割,是荒后又荒,米价不知贵到何时?饥民必更多多,一家人口不受淹,亦必受饿,念此至神魂飞越,骨肉惊颤矣!我为

仰山师逗留,不能即归,即使眼前归去,亦无长策。惟俟明年榜后南旋,决计移家或江宁,或泰兴,决可避水之地。顷寄书止泉母舅及钱珊表弟,缘为此事也。泰兴陆家(卢之婿,其家颇富)颇有延吾教读之意,此事一举两得,最为便当。看淮安大势断断不可居!非吾之好更张也。然此事究系远图,现在何以打算,务望汝将现在水患情形及秋收分数,米价长(涨)落一一写明寄来,以慰我远念。即使光景不佳,亦断断不可掩饰些须(许)。果系难居,及难以支撑,不妨从直说来。我在此教馆,亦非大事,可以告此苦中(衷),急急归去想(办)法也。若明年会试,尤不关大利害,不必为此瞞混,若为此瞞浑(混),汝直(则)不知轻重人矣。至水势果大万虞,则汝在家中,即为一家之主,需迁居与否,即可自断,不必候我,而以不敢专断为词也,慎之,酌之。家中大小人口连月安否?都望详细寄知。杏、松二人前令其各写“枚单”请安,一知其有病与否,一勘其字迹长(进)

否?非循故事也,此后断断不可少。汝不在家,杏儿何以不能写信来耶?汝场后归来,曾坐定用功否?明年馆事若何?鲍家去一学生,馆(事)、馆金皆能如旧否?此事吾颇挂怀,如鲍家有异议,他处有可就否?南榜久已发了,我此处尚未得“全录”看,心中惦记甚多,即如杏儿出门附从事,亦俟榜发,方能定义也。淮郡县府考在九、十月间了,现在已考否?杏儿曾与考否?心望家书如农之望岁,远人孤寂悬念之苦,汝辈当体贴也。大兄病势渐好否?有馆否?四弟生意若何?五弟未归否?妹妹处庄稼若何?周炯馆事若何?邱大兄有信来否?伊身体若何?必回(宅)淮寻宅子否?兹来卢四太爷处住?望写字专托周木斋,由周惟谦处寄,或加封由雷老师处邮寄均可。丁三弟信,为起文事,最系紧要,不可怠玩,寄后并宜时常写字催问之。杏儿附从事,予下次信必有斟酌,俟接汝信后及看“全录”,再定可也。伊总要自己用功,不要人催便好了。松儿胃气发否?汝母亦未发臂痛、早间泄泻病否?汝省下回来,身子强否?此问汝母、大儿、二儿、三儿、二女、三女、汝妇好。余容续寄。

二、七太太前便致意请安。

胡、鲍、邵等长兄道候。

孔宥函顺天乡试中式一百廿一名,今年祇中此徒。

二世弟不中,殊无意味。伊现在照常在馆写字读书,尚可嘉。三世弟现甚发愤用会试功夫,明岁当可望也。

闰九月十九日,父字与亮弼览。

本月初三日接到汝九月初一日信,并亮工八月初八日信,并汪同年、卢五表弟、丁俭卿、鲍邦士四信,知家中大小平善,汝南行虽患病而得速愈完场,来去风浪平稳,为之欣慰。但闻胡三嫂辞世,殊深感悼。又闻任浦还、周生世锡皆殁于外乡,尤可悲叹。时疫之恶如此,吾家中大小平善,真可庆也!汝弟信写于八月初,何以与汝九月信同一函寄来?观此则知俭卿处送信至差局不甚速,否则是差局接

到信,亦不肯随时即递来京矣。此事望寄一函与俭卿言之,面谈亦可,此后信方稍快也。据汝信,家乡秋收尚有八、九分,是大可喜事。秋雨多些,尚不至霉烂生芽否?米价稍褪否?春间所放之银租,均一律收齐否?汝明年馆事仍旧否?郭生相廷亦仍旧否?秋成毕,债稍还去些否?鲍生昨书来,云看(到)我家信,此后家书惟汝母、弟姐妹看,切不可与他人看也。鲍生文颇有风格,第排偶未免太多,太多则伤气,偶句亦不甚的确,其弊因经术不深。此事最难,总要平日伏案也。未能从“诗、礼、乐”内,讨出“兴立”成真义,故也。二千里寄文来,不便抹之贬之,故原文亦不寄回,止写一信复之而已。汝今年病中草草完场,故无佳文,此后须好好用功,不可似前此懈怠间断。看韦君坦之用功之苦,而即有效验。可知此事虽有天分,全不足恃,必须以人力胜耳。用功之法,经书是第一义,每日须读经,读《国语》《国策》《史(记)》《汉(书)》为要。汝不能读,即常看亦妙,但须加遍数看,连注解看耳。汝两弟现在无他事,专以痛读经书为主,若腹中无经,终身受累也。汝二弟从先生事,前此汝意,欲令伊随郝三弟去,吾所以迟滞不断者,恐郝或今年秋捷,则半途而归,何必多此一举。又逢秋闱之期,去也不过一个月即归,旋赴县府考矣,故今年仍在家读书为便也。明年之事,如郝仍旧在花尖,此事伊既愿行,汝大可与谈,如伊允定明年可收(行),则汝写字来,吾冬间必写信与郝,专托之也。总候汝信来说定,吾方写信托之耳。此事举行,必非我大兄及胡三兄之所愿顾问。一以舍近求远为怪,一以舍亲求疏为怪也,汝试酌量。汝弟在家,果能认真读书作文,日渐有益,则此事不行亦可。汝更与汝母、汝弟通盘商酌可也。大兄在陶馆,是何时分手?明年馆事何处?下场虽不中,而痰气大好,甚慰,甚慰。开丽弟兄馆事有着否?开吉明年仍在邵家否?周炯馆事仍旧否?汝姑母中秋节后来家否?汝二弟县试曾取复试否?院考真在十月否?均望寄知。汝每日须写小楷须读看经书须念时文。念时文可将《八铭塾钞》二集选出痛读!《天崇百篇》亦可择其“平正者”读之。每日纵有事,

总须时文不离口中。今年不中,不过二年,又遇科场矣,岂可总到临时抱佛脚乎?今年顺天乡闈搜检极严,“斥革枷号”者十余人,外省此后亦必渐严,经策须预为玩览也。我此番在京身体甚佳,毋庸挂念。前八月两次书,九月一次书,汝此刻将当接到矣。汝每月必写信来,汝两弟必寄请安“红单”来,切切。此问汝母及大儿、二儿、三儿、二女、三儿、大儿妇好并请

七太太安,问四弟、四弟妇好,五弟妇好。余言续布。

附:

养一斋同人投赠诗词两本人名页数

蓉湖 卢湧 五页半	蘧蘧 郭瑗 贰页
黄爵滋 树斋 八页半	西桥 胡业 贰页
朱礪南 紆 半页	补园 毛松龄 贰页
杨香谷 皋兰 贰页	王寿年 半页
梅墅 赵延禔 页半	芸楼 徐景常 壹页
竹轩 陈晋 贰页	沈小庾 照 肆页
勤子 邱广业 八页半	少白 李续香 柒页
丁晏 俭卿 伍页	廉峰 徐宝善 页半
王云岩 家弼 半页	香铁 黄釗 页半
镜渠 郝其鏞 陆页半	兰岑 鲁通父 捌页半
丁寿昌 壹页半	子履 盛大士 壹页
至堂 艾畅 壹页	羽可 郭仪霄 肆页半
建陵 张际亮 柒页半	松寥伯华 叶琚 贰页
叔五 兼山昌 壹页	艾衫 周恩绶 壹页
到渠 汪汝成 壹页半	兆辰 壹页
镜希 徐启山 半页	白华 张符端 壹页
焦復 毛岳生 叁页半	二波 王嘉福 叁页

海秋	汤鹏	玖页	裕亭	慧成	半页
龙门	江开	贰页半(桐城)	猗君	伊湄	叁页
云生	文瀚	壹页	常州	须弥保	柒页半
桡桥	姚燮(梅伯)	伍页半	星潭	缪铃	贰页半
鹤舡	马寿龄	贰页	宥函	孔鏊	拾页半
汉阳	润臣	叶澧	叁页	陈克家	半页
张汇	半页			蘧蘧作仲雪写	半页

赠词于壬戌七月初旬向养一曾太姑丈曾孙子青表兄处借来，阅过后，又换得同人书札两本，不旬日，看过即行递还，颇饱眼福。此记。

淮安鉴庭 史宗书 笔

铃印：潘养一外家

十月廿六日，父字与亮弼览。

闰九月接到汝九月一日信，自此以后，又五十日未得家书矣，心中悬切之至者，第一为河水决下湖中，恐湖水复有溃决之虞。刻两番 星使南下，总为南河事，虽无决口信，然河工之艰难万状可知也。刻湖水必当退落，家乡今岁可保无虞。然此后惊恐何时能定耶？吾八月下旬信、九月下旬信、闰九月中旬信，汝均收到否？诸信中问家中人平安及秋成事，种麦事，杏子考事，杏子附从郝三弟事，吾明年会试托丁三弟在本地起文事，至今未接家信，皆悬悬也。吾连月精神照常，每日必看书写卷子，惟眼边红烂将近一月，眼药、洗药均不愈，现在以“黄连入乳”洗之，未审能有效否？囊窘不可言，小皮袍面及小马褂面不能换，带破穿着。灰鼠皮套难于御寒，更无钱买新套也。明知家中窘迫而无银可寄，心中愧赧伤叹！连年境遇何一“窘”至此，天耶，人耶！大兄五十寿辰，无物寄回为寿，汝想必亲往叩祝也。黄二兄、鲍四兄、八兄均今年整寿，汝必能送礼矣？杏、松

连月念书作诗文,有进益否?院考是在今年否?昨阅江南“闱墨”,殊平平不称人意,汝辈但着实读书使文字饱满便可中矣。切勿自惰“荒经”为要。周子徹、郭相廷功夫何如?此二人不入泮皆吾未了之事。见时望以此语告之,俾其日日用功也。汝及周、郭二生明年馆事何如?今年秋收毕,所还何债?均望写信来。大抵家信宁多而冗毋简而略也,宁密而速而毋疎而迟也。所以体旅人之心者在此矣!闰九月间,我有信寄卢四母舅及邱大兄,汝已转寄否?我起文事最要紧,务频问俭卿也。

此信未写成,次日到李芝龄侍郎处,问伊过淮时,水势若何?据云,淮城现保无虞,但扬州以北宝应以南一片汪洋,皆由洪湖不能容受河水所致。湖水浩大异常,上五坝所泄之水,竟使高宝湖、运河会合为一湖,故伊在扬州以北,湖口候风至廿日之久。照此说来,盐阜一带田庐尚属可怕,不特高、宝、兴、泰而已。又山阳倒漾之水亦必大于往年,吾乡流亡必又多,种麦事竟成高阁矣。倒漾之水车桥尚无虞上平地否?下次有信来,望将水势详晰言之为要。邱处有“奔牛”眼药点烂眼最妙,鲍处“毛店”眼药亦然,两种可要四、五“歪子”(按:淮安土语,一种贝壳的容器。)来,贯(装)入信封中寄我,切切。此处“梁广明”眼药于烂眼不甚合宜也。十一月间有顺而确之人可寄三十金回去,此刻实无可托者,又不能漫托差局。不独无银可寄,寄亦不便也。郝三弟处本要写信与之,缘杏子事未议定,不便措词,候汝信来再讲。此问汝母及大儿、二儿、三儿、二女、大儿妇好。十月廿九日续书。

孔宥函于廿(日)外又来京矣。伊云:有报纸一张,从桐营司处便寄车桥,已收到否?

十一月廿一日,父字与亮弼览。

自又九月初旬接到汝九月一日书后,至昨日方接到汝又九月廿七日书。七、八十天心思悬何如,昨暮方稍慰也。自十月以来,精

神甚好，祇眼边渐烂，后用黄连、蕤仁、人乳擦洗三日而愈，喜慰无极。忽于十一有初三日接内阁信云，仰山夫子于十月十四日在科布多病故（后闻本〔月〕中，心痛一时，即歿），闾家号哭震动，我亦悲不自胜。平生知己此为第一人而竟已矣，写至此便流涕真痛绝也！更伤其远在绝域，旁无亲人，年未五十，中途顿折，尤足断人肠耳！自此日以后，无日不泪，无夜不忧思展转。旅居恶境，无以复加。眼见伊家从此不可支持，五世叔及两世弟皆不足以撑拄门户。丧中未毕，而饗殮无来源矣，奈何，奈何！现在馆中毫无一事（子翼甲午尚不能与乡试，子启至乙未乃应会试，书文事竟要高搁）（按：子翼、子启乃锺仰山两子名），大可南旋。而会试在途，又觉归去无以对人，只好隐忍姑留，意在搬出另居，两世弟仍牵留不放，只得暂留。然触目伤怀，万不可在此度岁。且喜孔宥函业已来京，伊劝我同寓，一切用度，伊亦云“可以代借暂垫”，虽承其意如此，此后一文无出，借债留京，将来何处归偿？境界至此，真觉寸步维艰，一日而肠九迴矣。十三日以后忽患牙痛，每日服药无效。昨服“四物汤”，复稍痊，盖肝经之伤甚矣。至此又不勉自排遣，以为保身之法。明年会试想无中理，归期所幸不远。明年同乡来京者，除新科以外，祇俭卿一人，益可见会试之难，留京则更难矣。馆金今年仍拟寄卅金回家。前信中亦说及此，此刻竟不能假者？本月初一日，伊处付五十金，不得不留为度岁还帐之用（前后共收过百八十金，寄七十金家去，我处百十金，此刻尚存四十金耳），此后伊断不再付矣。非伊家情短，境实难堪也。此我之运气，能怨人耶？老师灵樞约腊月底方到，我定于腊月底搬寓，俟搬寓之日再写寓处居址与汝，以便寄信也。我在此强自排遣，且为打算，料不至于落拓难归，家中人不必为我过虑。至汝信所云：止泉母舅以我饮酒谈诗豪兴太过，为大不然。此实长者爱我，然亦由于钱珊之不识我，故以此稟于母舅，而致过虑耳。盖饮酒之不可过，我知之，谈诗之不为过，我实未知之。数月以来，酒不多饮，较前此方“半饮”辄醉，醉辄病，因以知“气、体”之大减于前。

而谏我者之为爱我，刻立定主意，烧酒祇饮三小杯，黄酒祇饮十小杯，并铸一银杯，铭此语于上以自警，汝亦可知吾用意之苦矣。至谈诗似亦末事，可以不为者，而实不然。方今诗教日敝，皆由人心日薄。诗虽文艺，而有激顽起懦之功。吾来京师，所见诗人皆妄得名耳。惟一福建张君际亮字亨甫的系名手，可以共肩复古之任。惜其福命蹇薄，今年竟不中乡试而归矣（闰九月初三日出京）！予与张君之落拓，皆世俗之所笑。然后世欲求嘉庆、道光以来之诗人，余二人当首称矣（此黄老师语而余述之耳）。此虽似狂谈而非狂谈。盖诗乃天地间自然之理，不容争，不必谦者。特不肯与外人言耳，祇可与儿子辈说也。然外人来与吾谈，吾必告之正道古法，而不肯诳骗，不肯吝惜，此之吾所以为吾也，此吾之所以救世也，何为豪兴哉？铁珊不识吾，不识吾诗。见吾于诗高谈雄辩，遇亨甫则尤不尽，乃以为狂，以为怪，此未见唐时李白、杜甫醉吟吹台时故事，故大讶耳。凡读书人不可小、不可俗，汝曹慎毋沾沾囁嚅处，但知米盐出，但知青紫，以了一生。此等人虽活于世，犹行尸也。今日世态多故，名事废弛，皆由此辈多多，以阴嘿为高静，以圆融为老练，酿成多端患害耳！言及此，可为长叹痛哭也！吾犹效之耶？虽不醉亦不能不狂也，不能不谈也！不谈政事是也，不谈诗不能也！此吾之所以为吾，此吾之所以救世也，何为豪兴哉！此番家书可与杏、松二儿细讲，并可于郭生细看，不可徒阅一过，竟收藏不再看也，但不必与外人看尔。杏儿附从事，究未见汝复信谈及，大约可不出也，在家须“痛用功”。“痛用功”无他，读经书也，看史鉴也，看古文也。此三者每日皆不可废。余均随身量，以次及耳。时文无他能，只是要“理路”明。今于经史、古文不曾究心何处讨“明理”二字。欲读时文，予前所选者略备矣。只要能解其理法，不在多也。杏儿县考学案（何以竟）在前十名，何以复试不到底？何以汝信又不详写？均不可解。杏、松二儿连日功夫何如？皆下苦工夫否也？我境界苦穷如此，全仗儿辈升腾，汝等万不可不日日用功也。杏儿明岁娶亲事，在汝母之意，以为亲家母不在

之后,伊家无人早上来为是,亦未尝未见。但有三难:我现在手底拮据已极,明年何处得此一种费用,一也;娶亲之后,便须伊夫能生活之,试问杏儿后年可以出而教馆取钱养其妻否也,二也;又此媳尚未终母丧,而竟废礼夺人之丧,就我之吉,可乎?不可也,三也。此事吾亦不断定不行,果明年我侥幸一中,又杏儿竟能入泮,又胡三兄处竟有催我处速娶之意,则此媳期年丧服之后,容或通融可行。此事且俟明年春夏再酌,可也。如寒底行此事,虽夏初酌定,不为晚耳。大兄明岁无馆,若何,若何。今年曹河田产何如?汝姑母身体健否?度岁时以安康吉祥为主,不必思念我,备怀忧郁,切切。不过百五、六十日,便相见矣。腊月仍有信归。此问汝母及大儿、二儿、三儿、大儿媳好。余容续布。

李六兄丧偶可悲,望代致候,前书想致之矣。

杏、松儿请单帖,每信必要有的,此次杏儿字仍是歪斜,何也?每日不写小楷耶?

癸巳(道光十三年 1833)

正月十一日,父字与亮弼、亮工、亮熙览。

岁转新春,想家中诸人安吉胜常为喜。我自客腊移寓以后,精神甚佳。现在与孔生同寓无事,颇能看书写字,惟盼望家书,不胜悬切。自接汝闰九月廿七日书后,至今未接一札,焉得不悬悬也?汝十月间必有书来,何以十一月、腊月,六七十日尚未递到,真不可能,梦寐为之不适,无论日间矣。吾十一月、腊月寄去书,家中收到否?客中景况,前两月书中言之颇悉,想能谅我不寄银钱之故矣。去年自仰山师大去后,渠家所送馆金祇足了岁底之用,现已一文无有,惟恃孔生暂挪及李芝龄侍郎处青龙会项耳。熊老师处未审能有所寄否?旅况萧条至此而极。今年若不中,身家皆万万不可支也,奈

何,奈何!古人云,“穷极则通”,天或不忍吾之疲老困阨而予以一第乎!家中岁底之困,不言可想,今年又将若何耶?汝辈岁考又在即,曾略略用功否?我想:天以贫穷困人,总是炼人志气,逼人用功。若汝曹连年遭此清苦之境,而泄泄如息,绝不奋力诗书,以求学问,是孤(辜)负天心,此后更无进步矣。亮工年近二十,尤宜着实用力经书古文,时刻不可去手,方能开拓心胸,增长笔力。若朝夕但吟诵时文,而四书经书古文一切(放置)高阁,哪有长进见识?必欲看时文,方望溪《抗希堂稿》可长长(常常)看也。亮熙今年十四岁,经书古文亦当切实求讲解,不止背诵为能也。能懂一部诗经,则四书义理可以会通,能懂古文结构,则时文亦不难明矣。亮工、亮熙读书固属要紧,尤忌与无益之友相接,闲谈、戏谈,皆足坏人心术,误人终身趋向,不可不远而避之也。我今年中与不中,夏季必归,汝辈不愁无看文章之人。但恐经书古文未曾用功多看熟读,无受教之地,此数月中须切实努力也。亮工应考不算什么大事,只进场作文耳。何可因考误却用功也。八四姪(名荣锦,字桐存)今年文字可入泮否?吾亦甚望之也。丁俭卿今年会试否?(按:丁母刘太安人于去年腊月病逝,京中尚未得信,实不能进京参加会试。)吾甚望其入都同寓,又抚咨必候其携来,又青云会均需伊照会,故盼之尤切。伊来京后,汝寄家书可托云衢(名严璟,字雪衢,“云”可能为误写,或另有其人)叔姪,送至河下差局,须叮嘱之,使不迟误。汝若在城,可亲至河下,送至差局尤妙。至正月内书,即托俭卿等寄来,不过十八、九日必到,较之差局迅速多矣。大兄及开丽、开吉均无馆耶?为之悬念不释也。亮工、荣锦、子微、相廷去年府考复试否?今年廖学宪何时临淮?均望告知。此问汝母及大儿、二儿、三儿、二女、三女、大儿妇好。附颂

二太太 大兄 大嫂 八四姪

七太太 大妹

四弟 四弟妇 买姪 定姪

五弟 五弟妇 新禧不戏
胡三兄、鲍三兄前贺节道候!

孔宥函有诗一首寄亮工,情辞脍切,可感之至,览之当自励也。

三月十七日,父字与亮弼览。

二月廿四日余有信一函(按:此信未见),托差局寄回,汝此刻当收到。汝二月廿七日信,余于三月初十日收到,知家内大小平安为慰。我连月精神尚好。虽自二月卅日接家信后,心绪凄郁已极,不过小小病了数日,旋即痊愈,刻已照常完毕三场,文字虽不逮古人,较之时人尚有一、二出色之处,或可有望。然命运大率平常,恐未必称意也,听之而已。不中自归,无可疑议,大约四月底可相见矣。正月接汝信知汝去年生一女,为之喜甚,此即“抱孙机”也。此女乳名什么?如未起名,可名良儿,十月为良月也。接汝二月信,知房子已与邵处说定,共钱三百二十千文,又地钱七千文,是仍照原价,彼此两得其平,事甚妥当。本月初七日,郭婿移居新宅,我家于三月初七日移居(我家新宅堂屋对过,“板篱”万不可少,须早办成也)。从此分居,心甚凄然。然两家自便,省多少葛藤,汝无事可频至汝二妹处,望其家计盈绌及能持家与否,不可付之不问也。今年不考,大可着实用功,以求明年进学(按:此处明显有误,潘亮弼已是秀才,即已“进学”,此处“学”应为“取”,恐此函转抄人笔误)。时文第一要内有意思,第二要词句圆妥。只此两途用功也。荣锦处吾前寄信与之,汝已寄去否?遭此大故,似应认(忍)痛改悔从前浮惰之习,着实用功矣。其曹家河田烂贱而不能即售,可哀,可哀!伊家生计,此田之外尚可有支持者否?每念及,心辄如割矣。邱大兄精神渐减,闻之令人忧虑,秋后卜居何处?阖家全归耶?抑家眷归而伊独官(居官邸)耶?吾现在得李处青云会项廿两及家中所寄廿六两,可敷衍至四月。第孔生四、五十金未还,且归去盘费仍无着耳,俟另筹之。此问汝母及大儿、二儿、三儿、二女、三女、大儿妇、孙女好。汝姑母、汝大

伯母及四弟、五弟处，并问好。余容续布。

甲午(道光十四年 1834)

按：此年潘德舆再度赴京参加第二年春的会试，以下二札由京城寄家。

十二月初四日，父字与亮弼、亮工、亮熙览。

予于十一日一更开车，一路未遭雨雪，行至廿七日抵(京)南西门，当晚进城入寓。寓南横街圆通寺观中，与稼轩同住。寓共八、九间，尚喜宽绰安静。予筋骨虽瘦，尚无病痛，耳中黄水，路上尚发一、二次，到寓已好，脚气亦好，疮口全平。现在寓中饮食与家中不殊，每饭可饱，酒亦未逾限外，精神平正清适，家中可以放心。一路车夫支付多二千余，傅姓送来颇极劳苦，赏钱四千，万不可少，共用度叁拾余两。北边银价太低，每两止(兑)一千二百文，不无折耗耳。家中日用拮据，只好节俭耐守，无法可想(处家人总宜和宜耐)，静以待之而已。“盐事”万不可堆，前据吴景翁云云，可想见情景一切。年内务必卖去，偿清前价，以免纠缠，以存体统，以省折耗。若恋而不舍，既伤自己局面，或另借还此，则利利滚去，恐明年折耗更多，“发本救本”，自来贻误者多耳！此刻汝想到河北(按：此地名非湖北省，乃本地的地名，在淮安城北)还清，不劳谆谕。予之谆谕者，仍恐汝有游移也，切勿游移为嘱，万万。家中书来，第一将此事写明为要。店中姑且混去，如不可为，便可早分，量可而进，知难而退。吾前已屡向情籽(按：勤子，即潘之好友邱广业)言之，想不讶也。孚伯所托汪(按：指汪廷珍，下面提及的“幼清”乃汪廷珍之子)事，前到幼清家，初见匆促，又座有他客，殊难遽提。次日伊来回看，予又他出未遇。予想此事汪、吴交易，不过三千之数，恐汪即允说，吴亦未必行也。

吴即能行,此事终非我辈读书(人)家所宜做,以读书上进之人,为帮人生意之辈,究竟不宜。将来看待一切,恐不尽如意耳(孚伯所问京职事,告病教官可以就此,望将履历开来,其用费尚未问清,至捐貲封祖父母事,已托人问去,容再寄知)。更与孚伯言之,如不得已必欲予说,汝可写信来,予亦勉与幼清一说可也。朱君宗传事,予已与稼轩言,稼轩不甚响允,不得已始为余写信回家禀明。盖朱君为人,在渔沟一带,不甚为吴家契重,故也,恐此事未必有大益耳。总之,向人言帮衬事,最难,最难。予生平所不喜。观朱君事可知一切矣。邵立三事,景翁等业已透知底里,提亦无益,故在渔沟绝口不言,到此处谈,更为哓哓可厌而鞭长莫及。此等苦衷,惟知者谅之。汝将此大意告之立三可也,谅不谅亦听之而已。汝在家切勿出门闲谈、小赌,总以读书文,课两弟为切实要务。亮工、亮熙务要伏案勤读,虚心听乃兄之教。予年已半百,须发皤然,进取之事,大致可想,惟望汝等用心本业,振兴门户。现在家运甚衰,予又老而无用,汝等若不勤读,以求出头,一家人口将来靠谁撑撑耶?文章一道,在家教训不一而足,总以肯读经书为本。至作文之法,汝宜紧而足,亮工宜清而畅,亮熙宜明而贯。亮工、亮熙尤宜求笔意圆爽而有书卷(气),最忌冗杂枯涩,须按课督其作文作诗,不得间断!郭相廷文字现无人阅,欲与汝点勘,前请予嘱汝,予似未尝说及,殆匆遽忘之?汝宜细意与之批出。其文大率不切题窍而气欠畅,顷(须)用心于题窍“通畅”二字。大抵少年文字气象总要光昌畅达,不可求细而又失之幽淡也。亮熙时文不能常作,可间一课,命之作“论”,以舒其气,如能作文写字作诗,可以完卷。明岁县考,可出而观场也。写字是一要事,亮工、亮熙皆不可间断。亮工可读润泽之文,如《八铭初集》,可选其腴润者。亮熙现读“陶诗庵”及“庆大题文”,共读二、三篇,即可选“国朝小品”与之读。亮熙古文选者,尚未全读,仍当照常读去。亮工读《庚辰集排律》。亮熙陶杜诗必当读也。陆生安荣已家去否?明年从何人?鲍府西席定否?见衡士、辅士说,我悬切此事。见胡三兄、

鲍三兄、邵六兄均说我致候。陈竹轩外症现已愈否？此事颇烦，耿耿不去怀，老人支不起此症也。若何，若何。汝母每早汤水，每晚藕汁、童便不可不吃。昨晤一友云：以四物汤煨乌骨鸡而食其肉，可医老妇女吐血症。如吐血可以试之。汝丸药亦不可不吃。汝妇已满月，现在稍健壮，脸面服（复）原否？汝二弟外似壮而内实弱。汝三弟亦然。汝将督其勤读外，饮食起居须更教训防护之。“二、三”两人切不可乱看闲书（如《情史》之类，不知从何而来，可恨，可恨），汝须查问之，切切。汝姑母想已归去，可嘱其早晚服丸药两次。汝二妹、三妹可常常来家走走。二妹切嘱其勿常焦虑。我家“收会”事，想已办席收齐。此项若再入日用，或以（已）入之之店用？将来变成大略了，切不可不防此，切嘱，切嘱。此信收到时，若系跟我之人送到我家，可多赏数百文。一路未遭雨雪，到京见雪，不甚大，此地望雪甚亟，想家中亦甚干旱，火烛一切更宜小心，晚间须汝自查点。早间汝宜早起，以督一家之人。此问汝母及汝及汝二弟、三弟、二妹、三妹、汝妇、汝二弟妇好。祠堂租事若何？秦、惠二人均已退否？借项还若干？均望信来。家中及友人所嘱买物，容续寻便寄，现在心绪未定，不及买也。余续布。

十二月廿四日，父字与亮弼览。

初五日发一书，托渔沟送来人傅姓携回，想已收到。家中未见信来，殊深悬切，想是托俭卿送入河下差局故耶。此局寄信最迟滞，然舍此，汝又无寄信处，试更与俭卿札商之。我在此精神甚佳，耳疾时时举发，右耳常流黄水，闭塞内鸣，颇惧其聋。月半后连服郭羽可、程镇北药数剂，刻黄水已止，亦不大鸣，渐有痊愈，可以无虑。现在每日静坐核理《诗话》（按：即《养一斋诗话》，其清稿约成于道光十年，又《李杜诗话》，均潘手书，今藏陈慎侗“半间书屋”），廉峰欲为我付梓，已催二次，不得不赶紧办此。明岁必“挑”（按：清代制度，不定期在举人中挑选其优秀者作为官员补充，称之为“大挑”，潘此

次进京即为此事),必在乡科,“挑”已见明文,家乡来者必多,汝可以分两次带信来,灯节前(正月十五日)必有人来也。稼轩相待甚好,已作文四篇,诗数首。汝弟兄功课何如?我日夜为此盘算,日用之不敷,犹在第二层也。何也?学业不振,则穷无了时也。时文须揣摩五字,“圆、紧、双、亮、足”,最忌似“瘪瓜篓”耳。汝两弟工夫自我出门后,尚不怎惰否?生经书要念,熟经书要理,生时文要讲,熟时文要熟,何日可偷闲耶?汝母未发“血症”否?汝妇已大旺健否?过年诸帐“挤、逼”若何?措置“堆盐”之帐已还清(必宜还清)否?店尚可开否?汪、吴之交不合,邱孚伯话断不可谈,汝览与邱信便知。鲍宅先生何人?相廷、辅士未发病否?陈竹轩病势何如?鲍邦士病已愈否?前嘱汝弟兄抄座右名言已抄成否?此书天理人情世务总在其中,汝弟兄断不可忽也。八四姪月来安静否?吾真无法教伊也,奈何,奈何?亮熙现念杜诗否?必须日日念也。亮工脸尚黄否?总要一切保重,不可吃水烟吃酒,要紧。“良子”、“大恩子”总好否?家计一切总详细写来。此问汝母、汝及汝两弟、两妹、汝妇、汝弟妇好,余容续布。

稼轩在京,多有向伊挪借之人,伊颇以为苦,亦不能概应,并有托余关说者。余看稼轩岁底颇窘,又说者太繁,亦不愿关说也。据稼轩云,伊家今岁“动项”甚多,颇费周章,此话未必尽假。如邵立兄之事,则真以不谈为妙也,望便中语之。在路及至京亦作诗词十数首。兹将《平阴(一)作》抄示汝等,可贴之“果木轩”中。其诗“穷达”,四句最着意,汝辈总要知道“耕读”二字滋味,吾便有望矣!

胡三兄、鲍三兄、邵六兄望见时道候。

乙未(道光十五年 1835)

按:此年潘德舆再度赴京参加会试与“大挑”,以下四札由京城

寄家。

二月廿三日父字付亮弼览。

余于到京后，已寄三信归家，想均收到。正月底、二月中旬连接汝三次信，知家中人均安好，欣慰之至（手卷收到，人云实系“元纸”，非“明纸”，子昂书无疑）。但生计不足，今年毫无进入之钱，大是可虑，每一念及，辄为忧闷。此事本在意中，亦非接汝信乃知之，接书更知其详，弥为悒悒。然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此际更须痛下功夫把捉，“俭用安贫”四字，此自古儒先以此谆谆教人，除此更无别径。趋别径而妄为，贫不能救而“品”已先颓，岂复成诗书世家门望耶？去年盐事，我意必不为此，而汝等必欲为之，亏折廿千余，尚属小事。此等弃儒就贾之事，实累素风（外人以为常事，吾实不解）。汝等犹以为胜败乃军家之常耶？此后当力戒之。西坝盐事，幸免亏折，还清“吴项”，真是可慰。此等险事，真令人怕后思怕。非承吴家厚爱，不能脱然也。此后与吴处当一事不相关托，以免竭忠尽欢之讥。我在此寓绝口不与言钱，即去年盐事，亦不谈及。至汝信详写结局时事，乃将前后说与稼轩，申明感谢之意，并代邱处道谢。至明年吴代邱办盐事与否，孚伯托我致意，我亦已言及，然不便再促之写信归矣（且俟榜发言之）。汝所托“荐馆”事，我直不谈，一层是无益，一层是喋喋不休，可耻可厌，非我辈所宜出也。汝于此等处，当细思以求进步。勿谓乃翁为迂，外间人种种可羞，吾身不忍为，耳不忍闻，目不忍见，何可使吾子孙为之耶？“俭用安贫”，非吃苦不可。世间岂有安乐而能立“品”者？“俭用安贫”之外，只有“读书”二字，可以求“困里”之“享”。汝弟兄三人若不加紧读书，则“书味”不深，何以安贫？每日所见之人，无非势利“机戒”之徒，愈“滚”愈下，愈“滚”愈“圆”，而本心日薄，人品日卑，究竟贫穷不能免得，何为也哉？盐事既歇，只好教馆。教馆大小皆可就，只要安静勤谨，可以前进。汝之馆局所以不振者，皆由外边说汝甚有干才，不知此

四字便非读书(人)本色,便大与教馆不合式(适)。此后将“教馆”二字,认真做一、二年,自有人延请。即不然,安坐读书作文,则“大小场”得意,亦可一家转关(机)。我年纪不大而精力不足,日渐衰惫,全仗汝三人好生读书,汝等泄泄不前,吾谁恃耶?言至此可为浩叹!吾今年科场亦未必有得,报罢即归。归而谋薄田数亩,移家就之,为野老以没世。多盖草房数间,为开门授徒之计,终岁可不峨冠着靴,课徒之余,治畦种树,皆可行乐。三餐不足,则两餐、一餐,断不可告人也。此是吾归根立命之计,岂托之空言者?汝等只要想此境界方好,想此境界亦惟读惟耕耳,无第三法也!汝现在宜率两弟早起勤读,切勿令之闲游。县考,考正场毕,即可归,惟在前三十名乃可复试,否则无此经费也。车桥人可谈者方可与之多谈,否则不如杜门,读书最静最恬,少交游,省口舌,亦一适也。陶大兄(际华)、陈大兄(竹轩)先后溘逝,我闻之流涕数次,老友凋零,真可悲痛。挽陈诗三章,另纸书之,汝可持与邵六兄看阅,再与陈三兄收藏。陶輓诗尚未下笔,容稍暇为之。四弟家计万难,奈何,奈何。我家如此,伊更可知,真是不堪涉想。世上无如吃饭难,信然,信然。真是一筹莫展也。寄归各信,汝阅毕封口,即望速投。家信甚难早得,汝惟寄渔沟,托吴景翁觅便较好,河下差局万不可靠也。此后寄信,汝三人各写一红单请安,以验各人字迹进否。写字作排律是京城人习气,然此习气亦不甚坏,不解家乡人何以不为?若“钻刺”走“声气”,家乡人却肯学之,可笑,可笑!周甥、郭婿、锦姪三人功夫何如?若此泄泄不前,吾忧虑深耳!吾在此精神如常,可勿忧虑。下月初下月尾仍有信归也。大挑在四月初一、二、三日,江苏于初一日挑(挑至成为止),挑得一等,必改教职,二等最好,未知能得否也?今年恩科乡试,汝此时务宜勤读,勿至临头乃用功也。汝母未发病甚慰,甚慰,“良、恩”二小子亦佳,为之喜见于色。此问汝母、汝、汝二弟、三弟、二妹、三妹、汝妇、汝弟妇、汝子女好。

四农书于京寓寄倚青堂中。

三月廿一日,父字付与亮弼览。

不得家书,又几一月,心里悬悬。闻家乡米价甚贱,麦苗甚好,可喜之至。第家无进入,虽有丰年仍旧拮据耳。我在此精神甚好,三场完毕无误,文章颇觉得意,究恐“高不入时”,若天理不差,吾文自当入彀,若时风大靡,恐难借吾“转移”耳。廿六日大挑,未知有二等望否。稼轩文亦可中,未知福命如何?师、弟同登最好,有一人亦稍稍生色,两人均落,殊无味耳。命数已定,妄想无益也。家乡现行府、县考,亮熙曾与考否?心甚悬念。亮工考事,高低何如?周、郭二生有前列者否?鲍衡士、辅士前列否?均不免挂念也。前有信寄鲍三兄、胡三兄,想已收到。鲁兰岑(按:即鲁一同,字通甫)信来,未接我去年信,大有怪意,奇极,望问丁俭卿。我信托何人寄去耶?四弟仍旧作陆、陈生意否?五弟仍在吴处,尚安稳否?荣锦姪迩来做人如何,稍安帖否?汝母、汝姑母今年总未发病否?今年必有科场,汝务帅同两弟用工(功),不得怠惰。我不中,则四月半前必起身南归。如挑得二等,则月半后起身,五月初可到家。汝今岁馆事,究竟在家与否?尚无“的信”,心最悬切。陆生所欠馆金,可以遣人去要,伊家尚非“不敬斯文”者。邵处膏药实属难寄,我归时必须买。如中,则必托人寄归也。家乡同试之人,文俱可望,孔生宥函竟不等榜先归,彼为家中不放心起见,以致心跳成疾,怔忡之象,留之再三不听,亦怪事也,或归后疾可愈耳。如中,则下科补殿试矣。此札即托孔生寄归,此信到时,榜上信可得。吾挑得二等,则有信回去,否则不寄信。汝等榜上信,再寄信来可也。否则亦可不寄信来矣。此问汝母、汝姑母、汝二弟、汝、汝三弟、汝二妹、汝三妹、汝妇、汝弟妇、汝子女好。

三月卅日,父字付亮弼览。

廿六日大挑,江苏改期次日,余在第九牌第十八名(共廿人牌)。挑时,吴梅梁名杰先生云,此系江南解元,必中进士者。肃王

云,甚好,甚好。先挑十二人,予在其列。复从十二人中挑三人一等,予名在第十。肃王云,谁为解元?吾应名。即挑一等。又挑二人毕,余九人为二等。廿九日挑河员,共一等者六百人,挑取六十人。三十人南河,廿人东河(山东),十人北河(直隶),予未得与其列,深以为幸。盖分发河工,今年即往,此后不能会试,又兼补县丞、州判等,殊非余之所乐也。予不挑得河工,亦不愿改教(职),教官本余之所乐,且予意决不于盖印“等争较”,则苜蓿一盘,万不足以糊口,何苦为之?本意大挑改,而榜下即用不改。然大挑既改,榜下万不能不改矣。知县原不易为(按:潘德舆被“挑得”候补知县,分安徽省),然舍却知县不做,则是全以无为自弃,亦非中正之道。予平生颇以济人为念,今有知县不做,天下尚有济人之事乎?况此次挑得,出去尚有三、四年,进退由我,无人牵之必行,相度精神未为晚也。预先改教(职),亦四、五年方选到,同一坐候,不如候知县之稍有用矣。山阳前此一等改者纷纷,予深不以为然。然家乡人闻之,必以余为不量其力,不知余只是听其自然。今年与挑者,多改年纪,多染胡须,予悉不然,旁人无不怪讶,而予竟得一等。改年纪、染胡须者或并为二等而无之。可知人生一切久已注定,原无可以趋避之理。今与之以知县,而自己先改,是不复听其自然矣,且俟予之不合时宜。上司改之可也,此刻主意已定于不改。吴稼轩、孔宥函、王景洛亦多以为然。家乡(人)闻之而以为然者,惟郝镜渠耳,故予另有书与之。淮郡“与挑者”凡十二人,挑得六人(潘德舆一等,查瑞清、徐登鳌、邱鼎元、祝融峰、卢麟珍五人皆二等)。主挑五大臣则肃亲王、长龄、奕纪、吴杰、宝善、赵盛奎也。四月为领照事,不能遽行。俟不中后,再发书归,约五月初可理归装矣。家中人口平善否?本月未得家信,殊悬悬。场后所发信,已收到否?本京、江苏报房必有人报到家中,至多以四千钱赏之足矣。彼不为一人往也,家里大门外,可用黄纸书“大挑一等,分发知县”八字。大约初四日引见,初十日掣签分发也。家乡现行府考事,亮工考试高低何如?闻县考案首姓周,车桥邵立

兄二子在前廿名，然否？亮工、亮熙工夫何如？万万不可以怠废、间断矣。我现在五十余岁，尚不敢偷安，勉力前途，以求稍有益于世，汝辈可泄泄耶？此问汝母、汝姑母、汝二弟、三弟、汝二妹、三妹、汝妇、汝弟妇好、汝子女好。余容续布。

五月廿三日，父字付与亮弼览。

前月底有信寄家云，四月廿五日领照，李三（按：此人为随潘至京的男仆）即于是日病倒，云不能遽归，想已收到。兹李三病势已退，前后共二十余日，症势甚险，系时疫斑疹，服药几廿剂，竟保无事，蹭蹬已极中，尚属可喜之事。昨日忆与江宁刘同年（富春）约定五月廿二日起身。忽纷纷传说，山东亢旱无麦，饥民甚众，拦车索钱，小车三吊，大车五吊，不给则咆哮抢物。官府有示：夜间不准车行。我衣物无多，而吴稼轩及吴素泉大箱六、七只，均托我带归，此等险事，如何可做？又天气炎热之时，车不夜行，一日到晚，人马万难支撑，必有中暑之患，与身体甚属不利。朋友等亦多挽留，此刻定于暂留，俟七月初稍凉再走。寓所未定，如有朋友同住，则房租稍轻，即不复移寓。连月未接家信，未审家中人口安否？麦、秧好否？殊深悬念，务望早寄信来。此地亦属亢旱，昨甫得雨一次，米麦皆贵，客居殊不易之也。前月掣签，分发安徽，省分甚近，我心颇慰。作教官亦至安徽，则此事尚可为也，但看精力何如耳。家中进入甚薄，何以支撑？客绪万千，此事尤为焦切。乃仆病甫痊，路险天热，又复暂阻，不能即归，真闷闷不堪矣。汝等书文工夫何如？今年仍宜下场，不可怠玩。汝八字“申字运”中，可望一中。“丁字运”中，难于有望，必迟至“酉字”始可，故今年最要紧也。亮工、亮熙府考若何？能踏实用功否？务宜时时训以勤谨为要。我在此身体甚好，家中不必焦虑。闻家乡三月火灾甚大，又天落“红雨”，此事的否？又闻淮城人家门首多有“画画字”，尤属鬼怪不经之谈，皆可据否？均望写详核寄来。荣锦姪前有书来，我不暇作答，可嘱其好好用功学好，不可出门。周

甥、郭婿、鲍氏两姨姪功夫何如？均望道念。此问汝母、汝、汝二弟、三弟、汝二妹、三妹、汝妇、汝弟妇、汝子女好。

亮工、亮熙可照常写红单请安帖来，以验字迹进否。

写字最要（紧），汝亦不可间断也。为徐五弟（按：即徐登鳌，字海峰）托领照事，有礼与之，可即寄去。

丁酉（道光十七年 1837）

按：潘德舆乙未“闰六月出都，由水路南归，于八月抵里”，第二年（丙申）“春，入都应礼部试”（见《先府君行略》）。理应有书寄家，但《家书册》未存。以下家信仍丁酉应好友姚莹（1785—1853，字石甫，安徽桐城人）之邀，“馆于姚石甫监掣署”，从真州（今仪征）寄回的家书。

二月廿七日，父字与亮弼览。

十七日午后上运河船，稼轩因候“介者”李三，十八日未开（船），后进城游二帝祠，亦未晤他友。十九日开船，晚至宝应，宥函留谈，宴。是夜，李三上船。廿日，宥函买小舟送至廿里外，乃别去。一路风雨阻滞，至廿三日始抵真州。离城十余里，水浅不能进舟。廿四日午后坐轿进署斋。石甫司马往东台勘估挑河未归，伊胞兄伯符相待甚殷。书室安静可坐，我及松儿均清健如常，家中可以放心。姚生应昌者，系伯符子，出嗣石甫者。其人姿禀高明，议论挺拔，现颇安详于规矩中。伯符因我初到劳顿，尚未开馆，开馆或在出月也。另有姚生、张生尚在桐城未到。稼轩寓城内十笏庵，其庵四面皆竹，青翠接天，人迹罕至，真读书妙地也。连日晤汪同年谈，亦极清畅，颇忘羁怀。惟是家计不足，及汝兄弟学业不进，时时萦绕于中。家计不足，姑且将就支撑。汝曹学业，务宜“猛密兼用”。每日于“八股、八

韵、八法(即书法也)”皆宜下切实工夫。我自观精力与外边时态,均非出仕进取之时。但得汝辈各补一廛(生),可以教馆,为我将来糊口之计(地),即汝曹之孝思矣。吏习混浊,我亦不愿汝曹之作官。能中一榜更好,否则各补一廛,亦可不缺舌耕。在乡里为善士,以传书香,最好,最好。汝曹能体之否耶?亮彝资质并不庸下,而松懈之习特甚。即以字论,若肯朝朝不辍,将来可以小得名誉。而至今小楷不进,岂非松懈之故耶?当切戒此二字。不独小楷之进而已,文字总要齐整光润中有“紧快”之色,方为万选青钱,须逐日上口,按课作也。亮弼逐日亦勿出门,一照料家事,二省人事口舌,三可伏案用功。五月间,稼轩寓中大可同住,尚未与之商及此。汝姑母请旌事公呈,稍暇则为之,夏间必办。三月间汝可请之归,吾四月底可晤也。五爷家连日有信来否?“买子”已来学否?昭卹院事,务必与族人细商若何办法。汝可邀众至昭卹院,嘱庸恕僧写一清单,并看其前此诸买契,此僧当留,当与之小心,方可办事,并勿使纯一僧知之,切切。家内房屋宜苦葺处,可早定义修理。汝母藕汁童便宜时时服,勿间断。朱明之子,其人性情不尽纯,宜严察而戒谕之。陈姬可换亦换,随时酌之。郭生文字,汝照直看,不过欲其灵快活动而已。八四姪连日又出门否?汝每次家信务宜详细,切切。余容续闻。

三月廿一日,父字与亮弼览。

到此将近一月,尚未得一封家书,殊不可解,寸心悬悬,无时可释。前嘱二月底三月初寄信来,何以迟滞如此?许多狐疑,生生不穷矣。汝接此信后,即追寻前信,在何处耽搁,务必取回另寄,更将现在家内光景及四、五爷,姑母处光景逐一写来,确寄速寄,以慰远念,切嘱,切嘱。我于月初胃气小发,连服煎药数剂,已痊愈矣。松儿精神、饭量都佳,并肯用功,可恨前此根底太菲,然果能时时前进,亦不患其不佳也。馆中生徒凡六人:一松、一稼轩、二姚(应昌、以增)、一张(汇)、一陈(克家)。陈系新来,苏州人,亦系应乡试者(石

甫县试取之门生也)。诸君尚未开课作文,自谦久荒,求迟出题。惟稼轩、松儿不间文赋课耳。姚生应昌(字心完)连日心情稍平定,似有小效,究未知长久何如?汝及汝二弟、郭生等日课何如?务宜“猛密兼用”方好。八股及小楷日日上手口,自有益。所嘱看《陆宣公奏议》、《颜氏家训》,汝及汝二弟均看完否?家中人身体我最挂念,当详细写来。我二月廿八日一信,汝想已收到,其中所问所嘱事,尤当详复,尤重者“圆”。清明坟墓及昭卹院僧田事。汝姑母来镇否?山阳闻修县志,留周保翁在邑,与俭卿等同修,此有三难:一费难捐;一事难核;一笔难直。我自度才力浅薄,不敢与闻也。前接阜宁县尊张云桥一札,极为推重。五月万不可不走一遭,以慰彼者之望。此地亦无甚往还,逐日在馆静坐而已。五、六日一出,与稼轩及汪同年畅谈。稼轩文诗甚有进步,可见人能静定,未有不长旺者也。车桥诸君说与汝作“文会”,曾践此约否?如践此约,万不可与人争高下是非,和顺听受,以求直言而已。草草寄此,专望汝信来再寄信。并问汝母、汝姑母、汝、汝二弟、三弟、二妹、三妹、汝妇、汝弟妇、良、肃二孙女好。

馆金尚未付,东家石甫兄现署运使往扬州,四月未能归。我四月底归时再付之携归可耳。且带信尚难,况寄银信耶。

四月初一日,父字与亮弼览。

廿日接到家书,心为安定。连日我与松儿身体皆好。松儿亦肯用功,姚生应昌在书房颇安稳,虽高谈亦无悖戾语。惟夫妇间乖戾之气太甚,乃眷肝厥几死,而伊仍与之呕气。以致石甫兄不放心已极,百般劝戒,不解听从,真可痛恨。乃眷系陈石士侍郎孙女,知书能诗,而又敬公姑,不能姚生是何心肝也。现在石甫无奈,欲将姚生一人带至扬州运署内,使其妻暂为将养,不然,其妻必死,而姚生不肯独往。石甫无奈,又生一法,请我与同馆诸生(一姚、一陈、一张)一同往扬州运使署中,坐馆讲肄。在石甫诚无如何,而我以师席,仆

仆往还,殊可发一大笑,我亦无辞以却之。于初二日便行,然已照会明白,廿外必返淮城,为辞修县志事。俟到扬州再看姚生光景若何,以定午节后到馆与否之局。现在吴生稼轩殊为惶急,约初旬内亦到扬州,候我同归与否亦未定规,或者先归亦可。至陈、张诸生无不心怀愤闷。大抵诸生皆以为今年得极好先生,可以并力用功,偏为此一人所搅闹,故皆不悦耳。即姚生应昌与诸生谈,亦佩服先生甚力。而自己乖戾性情万不能改,我屡教以变化气质,求和求静,伊亦唯唯,而于说旋忘,万难受益也。似此光景大可搁起。所恋之者,为石甫兄雅谊及陈、张之惓惓依归耳。廿外必归,不到月底必到家,再谈一切。修县志事,同事诸君令人惊怪,我力辞不与闻,答俭卿信望封口即递。邱孚伯及岳世兄信,望封口送邱处。阜宁书院三月初二日卷已在此地阅毕,现送张三爷邮递矣。我到家即往阜宁,不能迟也。余候续布。此问汝母以下好。

五月廿三日家书。

按:此家书缺页,根据原抄录者陈畏人所抄,在前信后,为不破坏“陈抄本”顺序,虽残缺,亦录于此。

现在奔波劳顿,实不可堪,腹胀胃痛,小便频数,时时间作。到船或稍安耳,家里不必悬挂,此亦常态。昨接杏信,知松疾未尽痊,只以宽心静养,自生乐趣为主,不患其不愈。若迫窄躁急,忧郁恼怒,是自投于阱也,切戒,切戒。我大约七月中旬必归,此行不过四、五十日,尔辈何必以小别为介之耶?昨坐清江轿中,偶对三副。

一曰:步步行从宽厚去;

心心摄入静虚来。

一曰:能养气方许落笔;

不求名才是读书。

一曰:风和日暖孩提貌;

海阔天空平坦心。

尔辈试细心参之。又有韵语四句云：

道德气节经济，才是学问真际。词章考据科第，只算眼前儿戏。
此虽俚俗，然眼前许多人不解得也。廿三日。

此书首尾俱有残缺。彝记。

五月廿六日，父字与亮彝览、亮熙览。

予于廿三日午后时开船，廿五日未刻到运署馆中，身体安顺如常。张德生、陈梁叔、姚心完均在馆中，惟幼山仍管帐房不能读书。心完神色渐腴润，自云“心气略凝定矣”，未尝非进步也。稼轩亦设案读矣。亮弼坐案初设，从事于“时墨之警刻”者。此后馆中三、四人，须三、六、九日作文，不过月余。七月初旬，张、陈即赴省垣矣。心完应试与否尚未定也。亮彝在家，读书“保身”，照应家事，三条皆宜刻刻警省。若亮熙则专从事“保身”而已，书不必废，但勿以之耗神，药可不服而饮食则宜调协。第一要忧郁恼怒不萌于心也。阜宁课卷至今未来，殊不可解。周培斋稍愈否？汝姑母能来家否？请旌节孝“底子”，系从丁俭卿要来，似夹在《华亭王氏行述》中，汝试一查，查出，望附入家信中寄来，切切。昨检书箱，误携《班、马异同》三本，《世说新语》一本，《李长吉集》一本来，可见汝辈查书不清白也。“鲍事”如何？鲍星翁连日病稍减否？可说我问候。此问汝母，汝两姐、汝嫂、汝昆弟及二儿妇好。

六月十九日父字与亮彝、亮熙览。

十七日接到汝五月廿八日信，知五弟（按：五弟名德端，字鉴澠，生于嘉庆戊午1798年，卒于道光丁酉，而《山阳潘氏家谱》记载，卒于道光庚子，误）于初四日化去，悲涕不禁。又审其仍用旧棺，诸事草草，更堪悲痛。我既出五千文，与之营棺木，此事吾家已用去若干，余仍送与五弟妇用可也，切嘱，切嘱。周培兄竟不起，亦可伤悼，此家自此益衰矣。“买姪”竟私往数里之外，数日不归，此事实属

可恨,现在不复命之来馆,亦甚为妥当,何必将来又添一番口舌,乃以此转致闲话,殊不可解,俟吾到家再议。亮熙仍未痊愈耶?心甚悬切,务要小心将养,大抵静则生水,水转生木,动则生火,火能焦木,木主肝,肝生心,汝痛在心肝二经。总以恬旷静镇为主,则心不惊而肝亦宁矣。此内功也。昨毛生甫云:“三令郎既系先天肝虚,总非滋肾培水不可,须每日取海参白炖吃之,最为得力,不必服药。否则或以鸭子配之,稍用作料亦可,吃至三月,断无不愈之理。”此外补也。二事汝务宜遵照办理,不可有误。我准七月初旬回家,汝可不必焦望矣。陈、张二生于七月初赴省,亮弼随我回家,廿日外再行南下。车桥船伴寓伴大约与王海霞、卢晓梧、刘汇三父子同(行、同住),汝可先为照会。但我意必令汝兄走栖霞,以避长江之险,汝亦宜照会伊等,切切。阜宁课卷五月两次均已送来阅毕,托本县张介翁邮递。前接阜令张云樵信,渠已将明岁关书送至周太尊署,家内未接到,是等我回郡再送也。莹地与范姓争界,范姓实属猖狂之至,势非涉讼不可!我到家即议此事。心绪草恶,一至于此。寄去扇一柄,系仪征汪世兄送与亮熙者,又香珠一串,亦系亮熙嘱买者,望查收。我现在精神颇佳。每日服毛生甫所开丸药亦无弊窦。此问汝母以下近好。

此后不必寄书来,以初旬便归也。如无要事,汝亦不必寄书来。早间晤严旭初,知家中皆好,惟亮熙尚未痊愈,心更悬悬,鲍三兄近亦渐好,其讼事可缓甚佳。但不可有他处举动,以触人之怒矣。

外:邵、鲍及元敬处扇四,望分送。

戊戌(道光十八年 1838)

按:此年潘德舆再度赴京参加礼部会试,此下三札由京城寄家。

二月初六日，父字与亮弼、亮彝、亮熙同览。

我于十三日天明开车，廿九日午后到京，直至孔宥函宅卸车，一路晴爽，未遭雨雪，身体亦不甚惫，现已定寓宥函处。宗子翼又苦劝我进城到伊宅住，予意在此甚静，不欲迁徙。在路颇读时文，并使之成诵，聊以遣日，非于此求进也。然读时文必须成诵，方有滋味可咀。汝曹用功不能得效者，恐是所读俱未成诵之故，多一遍自有一遍意味也。阜宁书院事，汝曾晤霍用宾又谈及否？太尊已有信往阜否？陶制军处禀帖已邮寄去否？曾有复信否？姚石甫有信来否？汝下次信均望详言之。王景洛，汝已会见，谈过伊能来否？在京晤友人俱云，祁学浣（名隽藻，字春圃，山西寿阳人）文尚才华，赋讲律赋，杂体诗颇学黄山谷、虞道园，讲“清瘦”一路。汝辈于经书务宜长长（常常）检诵，万万不可作空疏直白文字。每日总须安坐勿出门，先要保护身体，次即着实用功，切勿再玩愒矣。府县考有“的信”否？汝月课卷已誊送否？家内院墙何日筑之？且俟便兑清亦可。洪牧堂曾来车桥镇否？须邀之一看为妙。郝镜渠来镇亦可看，或云不逮洪君，亦未审然否也？汝前月带家信想已交丁俭卿矣。此后又送至韦金圃宅，转寄“顺治门大街天门会馆南首路东刑部孔宅”为嘱。春寒，家内总须保摄。余容续寄。此问汝母、汝妹、汝妇等好。

二月廿五日，父字与亮弼、亮彝、亮熙览。

本月初五日发一信，由韦五弟处寄归，未审已收到否？现在我身体甚好，家内可无虑挂虑。昨俭卿来，收到家信，并套裤一双，《吴野人诗》一本，具悉家内大小平安，甚为欣慰。兰岑亦同我与稼轩在孔宥函家。房子颇宽绰，但此番搅扰太不安，且俟徐议。县考闻二月中旬，现已考过，高低不足计，亦需慎重其事，不可大意。府考（的）在何时？均望寄信来。陶、姚处无书至，二月间房价何措办？实属可忧之至。张德生尚未见来，石甫恐未必有书托之也，黄少霞举孝事，

“部费”之项未审若何，容再问明。至洋钱六元，不必寄来，我代筹划可也。“周监”已捐，领照尚需时日。时文现在付刻手钞写，尚未动手上板，二事均未必在四月初齐备耳。汝辈闲暇务宜用功，不可抛荒时日，平居切勿出门。周炯、荣锦、郭斗等皆考得高否？念念。余俟续布。

三月十六日，父字与亮弼、彝、熙览。

来京身体甚佳，到闾中初九日忽发头风，“首艺”文字不甚如意，其势未必有成，殊闷闷也。现在出场精神又好，此真命数使然耶！县考已过，汝辈非前列矣？曾复试到底否？久不得家信，甚为悬切，家中人皆安好否？不中既是意中，归去甚急，五月初必到家矣。然汝辈家信尚须一、二次来也。陶家“欠子”，若何归楚，尤念念。府考即在此月耶？场屋文字总要审细而有气象。气象散漫单薄，便不济事，切切。余俟续布。此问汝母以下好。

按：以下信无月份，根据“陈抄本”顺序在上信后。资料云，此年会试，潘再次失意，“四月报罢，南归”，“余此生不复来都下”（书《燕山话雨图》），此信写于何年何月何地，待考。

十一日丑刻，父字与桂、杏、松览。

接到“发案”信，甚喜。此先人之遗德，非汝辈之能事也。复试及总复试都要小心谨慎，切嘱，切嘱。我连日服周巨兄药，少腹痛热减去四分，药殊有效。据周巨兄云，更服两月可痊愈矣。有客道喜及问吾病者，以此札与阅可也。周子徽云，伊有小棉袄在“小溪”床上，望取来随汝等带归。来脚力钱照数付全。余容续布。示：

各处应拜之客，须想到茶叶墨（末）望买三斤来。

附 录

按：以下所录，非真正意义上的家书，乃潘德舆写给儿子看的诗文、铭词以及写给“大兄”、“大嫂”的书信等，根据“陈抄本”顺序整理如后。

秋日与琴泚荻庄小坐

西风吹艇子，闲就芦花泊。芦中雁一声，杨柳纷纷落。池馆客来去，天水长如昨。坐见桐阴西，斜阳又高阁。

盆 荷 赋

原抄本眉注：此《盆荷赋》前有小序数行，今缺。彙记。

尊总总之万汇兮，孰品式其高卑。均涵濡于元化兮，孰自短为不材。逆昏蔓蔓丛莽兮，忻遏蔽而香随。幸厕身于百昌兮，忘本根之细渐。笑直者之自立兮，谁奖异而弗衰。盍安处于淤泥兮，战秋风而不萎。鉴挺出而众指兮，毋务为其杰魁。沐汗漫之雨露兮，不缺我以恩私。末俗之恶夫蠢蠢兮，奚昭质之不可亏。有同类而异性兮，独奋气而不可凡生。生生之动也直兮，吾壹不知夫高兴。下天纯卑以净植兮，不申教以猥琐。雷殷殷而风舒舒兮，咸作养而恤我。虽人力之移置兮，亦大圜之陶冶。虑苦心而出尘兮，岂有媿夫好我者？傣朝日而照颜兮，力犹恨其娇惰。既亭亭而上造兮，或齷齪而相狎。非栽培之初意兮，懼日陷于讹杂。俾痛俊之共贯兮，畴不駮其駮。怯一升而一降兮，岂人心之所压。讯藏获之懦弱兮，亦抚手而鬯洽。俨台基以崇崇兮，思华峰之翠叠。俯屑屑而寝之地兮，象尊卑于妇妾。缅志趣之殊源兮，匪铢秒于枝叶。上者奚以骄兮，厥实茂而后华也。下者奚以悲兮，匪剗削而无余也。苟灵根之未拨兮，子的蕙而荣敷也。纵投

闲而不嵩兮，机机于厥居也。动悔则有悔兮，悔无咎而有孚也。天扶
 與其繕性兮，所责之无常家世。人工之不聿其识兮，奠万族而辅天。
 气信屈与时行兮，各观省而不纷。惰者无尘于上品兮，况繁穰之众
 奸。彼体清而志绌兮，黜其位而全身。有乖刺而碍道兮，猛焚薙而济
 宽。观庭户之好莠兮，察主人之进贤。即物多所懵兮，其大者又得
 言。众态之噂沓兮，□□罅而急入。一息之倒置兮，受福祸且千亿。
 恒濡忍而不割兮，畴激昂而报德。非求者之不知分兮，羌授之以可
 测。晞霜雨之兼用兮，定苍旻之仪式。嗟闲居而观化兮，吾宁可以默
 系日。匪犹之异根明智兮，举手匪劳。艰于昧兮所往不中。宁养晦
 兮如镜洞朗。迅一试兮观者雀跃。身者涕兮清浊定位。先自治兮转
 斡毫芒。运天地兮景风涟漪。被无既兮（按：此赋似抄录未全）……

丙子六月艮庭居士草

淡 月

道光元年，州县例举孝廉方正学官，将以予应，笑而谢绝，戏书
 此章示儿。

淡月疏窗映短檠，年将四十尚无成。每论心事惭前辈，肯耗头
 衔诳后生。入梦科名余味少（时省试将揭晓），寄身诗酒自知明。不
 如农亩蒸髦士，犹称郊都子之旌（窃谓此科不当专求学校中人）。

德輿草

霜（冬字七古十五韵）

造物到老无衰容，百昌凋歇全神钟。春风夏雷秋月色，气魄雄
 爽开心胸。苦寒望雪雪不下，犹有霜气凝严冬。一霜能使万象肃，妖
 媚桃李都潜踪。蒹葭白露时有几，已看秃树冰花封。侵晓行人踏初
 颤，板桥屐印谁扶筇。酒余爱月起闲步，二更冷彩沾衣浓。老鸦朝啼

羽瑟缩,邻鸡壹声愁杀依。诗客拥被不敢出,卧闻远寺僧敲钟。就中突兀负贱骨,惟有古壑虬髯松。人生肢体苦柔脆,得此磨炼祛昏庸。世上朱门饫酒肉,红灯象板狐裘重。道旁老叟三日饿,晨行彳亍号寒蛩。谁与司牧致此景,不得委罪年荒凶。酸儒出门发长喟,万类一听天陶鎔。

辛巳嘉平望前二日酒罢欲拈笔作诗,命儿子拈题限韵,遂作此诗意“廉鄙”,尚无粉饰语,姑识之以为闲窗永夜消遣之一助。

酒边读宋四家诗漫拈二句足成一绝遣闷

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检点几人非(东彼律句)。菊花淡到无言处,才见先生杜德机。

与世浮沉惟酒可,随时忧乐以诗鸣(山谷律句)。人生别有真怀抱,得句羞为落叶声。

梦里江湖三叹息,醉中天地一凭栏(石湖律句)。百年攘攘作何事,余子纷纷谁耐看。

一点不蒙稽古力,十分合作卧云身(放翁律句)。破书千卷业不朽,老屋三间吾自春。

道光乙酉九月望前 四农草

乙酉除夕题壁

岁月去如鸟,我但守茅屋。读书未闻道,不如习樵牧。捉笔追古人,半老笔已秃。时贤笑且憎,不值庄破簾。休谈少年梦,翱翔逐坡谷。并无一老婢,可正李方叔。野老席且争,万物任起伏。浮名馅饼耳,盛气当退缩。百身课能事,何事不鹿鹿(碌碌)?一事争人先,白发来最速。老天尚曲庇,骨寒生未蹙。世业传一经,日可易斗谷。看囊更有钱,恐折半生福。饱饭已望外,村农缺饘粥。三冬雪不降,来年知否熟。即事姑多欣,触目景亦淑。《斜川集》一卷,静作丹经读。

簷鸟忽送声，春气到林木。斜日暄纸窗，循墙游画幅。墙上除夕诗，定例不嫌复。苦吟谁稿之，厨中酒新漉。柏火煮一尊，此即吾天禄。

四农草

按：以下此段文字无标题，写于道光七年十二月，自云“偶择郑少如书尺中精语录之”，其实是一些人生感悟，反映了潘德舆当时的心态，值得一读。

走，何人哉？年来泊没，愈亦荒芜，书已不能读，处荒村尚觉忙扰，身已不能静，且敝乡无大好，尚所见者，举业所足者，科第孤立一身，兼以下人，天分复疏懒，恐毕竟作流俗中人耳。

走，行止，尚未能决，日抱苦心，家人皆以归必受饥馁为劝，毕竟吾人不官，而即贫死耶！

前代以直言得谴者他，公论一定每起为“美官”，而天下人士以此多而侈之。近世士大夫亦每效之，以矫美名于一时，及其贬窜，则慰之曰，是何伤？固仕官之第一以“寿”也，是岂臣子之所以事君与士君子之所以立心哉！

方今后生辈各执其巧，其或出位冗言身遭贬窜，则日读书之能事毕矣。不死则希越“常格”，不幸而死亦收忠义之名。勇退者即日月而行，以取捷径，沈冥数载，反如烈火之攻中，恶在其养之高也！

奔竞之风，实始于吾辈而贪饕欺负之徒，顾有所借口而为之者也。思苦则神昏，神昏则有阴阳之患。近筑一亩学房于“小华”之阴，杜门自屏，惟与贫贱。时一、二知己还往粝饭藜羹，甚觉适便，未敢便论达观。譬如尚是一不第，秀才亦安往以辞贫贱哉？其况愈下则心愈安也。料理“山水事”颇觉心际澄澈，复参究圣学，又是一大痛快。回思二十年所下工夫，皆是网两。自今以往视世间一切其如蚤虻与空花也！

近来复体验得“洪范九数”较分晓，看来天地间，一理既通，百

理望澈,既晓,识得主人翁面目,其余皆不足辨也!

百竹往壅所习静,果能降伏其心否?闻作“古文会”固是美事,第作意为此,亦害心且能不招物议?

昔人之立言而朽,君子不由固也。尝窃观古圣贤立言,皆自其充然自得处发之,故曰,“有德者必有言”,不似今人雕心苦思,如刘勰、李贺之徒未免害心。

此来世故看得较熟,窃逃于疏拙,以完其生,渐次有野老争席之意。

归志甚锐,自今以往更无复功名,系恋深居守义。孟子所谓“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顾亦何适而不可哉?”走,近来于生死关上,盖见得明白,更不复忧疑矣。以巨眼观之天地,尚不容一瞬,况其余哉!

近来读《易》,觉得“盈虚消息”之理较亲切。此心已无复系累,眼前富贵真不能热中(衷)矣。

日来作用仅求得放心下落,又辄为“文艺”,引去岁月因循,奈何?

数年病转加,日惟坐一室,自摄其身,书不多读,文字之类亦未尝作意为之,偶有感触,适情而已。

道光若七年嘉平月,偶择郑少如书尺中精语录之。艮庭居士

戊子岁复寓“研取斯山房”感兴题壁

风电十六载,破研仍淹留。亭馆八九间,重来星一周。交情到四世,客主何绸缪。惜哉仰屋客,无闻将白头。聊假炳烛光,六学探其幽。

琅琅几竿竹,清风盈我前。咬咬数声鸟,宛转使人怜。风定鸟飞去,云在西窗边。曲室更可喜,独坐观吾天。庭花定解意,春来都蔚然。

冬日复游莫愁湖

画中眇睐那能忘，小步城西趁夕阳。愁绝罗衫如许薄，不能禁受水亭凉。

百讽齐梁读曲诗，湖山孤客古情痴。美人看意如山好，爱看轻寒欲眺时。

半湖吹尽碧莲花，别有遥情寄水涯。垂柳晚寒双桨静，白门啼煞叹栖鸦。

冬日游永济寺用秋间燕子矶晚眺韵

浅水平沙小径通，酒村茶社独游中。林开阁立千岩上，石露潮分一线东。扫叶僧都归别院，披裘人转祝西风。重游引来新诗句，树比秋来分外红。

四农偶笔

养一斋晚坐联句

晚坐有余清(亮凝)，虚堂诗思生(四农)。蕉窗风最韵(郭斗)，荷院露尤明(亮凝)。京国疲车马(四农)，齐居稳性情(斗)。寸阴闲亦惜(亮凝)，细酌到深更(四农)。醉里诗肠厚(斗)，静中天意亲(四农)。烟云蟠一室(亮凝)，风物驻三春(斗)。子弟如佳客(四农)，文章付晓人(亮凝)。好开空际眼(斗)，轩举出嚣尘(四农)。

道光己丑仲夏下澣四农书页

“艮”者，万物之所以成终而成始，故“艮”上爻言“厚终”。凡人心，惟患其养之不厚，不患其发之不光。水蓄则弥盛大，宿则弥壮厚，其终则万物皆由此始。

癸巳正月廿五日 四农

丙申除夕题壁

闭门枕古书，和煦如春曦。出门时登高，烈风惊我衣。浮云聚为族，白日犹蔽亏。众木（皆）颓靡，临窗无贞姿。猗我溯远古，松柏相与期。日光既不照，惨怛中怀疑。勸汝勿疑贰，元命当自基。剪綵饰荆棘，终久伤吾肌。窥户见明光，得不侏天威。苍天小万物，刑赏断惟允。水旱匪无遥，威怒含道蕴。王者省岁功，月日责卿尹。下逮士庶人，食息敢乖躄。嗟我乡国中，无雪麦苗尽。坐见万蛹出，吞噬接畦畛。天心岂不回，人事亮未谨。毋言救世拙，微躯虑凋圯。我愆如尘积，何敢恣穷窘。媮食数十年，非仕亦非隐。一岁今又除，光阴疾如隼。耸竞仰愆天，何以别愚蠢。

四农书于养一斋

宋神宗问之潞公何术以致矍铄？对曰“臣任情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凡事不为过当，酌中恰好即止。”神宗叹为名言。愚按任情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是和而无拂矣。凡事不为过当，酌中恰好即止，是敬而有节矣。和且敬，足以合阴阳之撰，寿考康宁，不亦宜乎？潞公特略见及此，而其效已可睹矣。

四农

庄敬以持己，谦和以待人，可以寡过矣。

薛文清语 丁酉中春 四农书示亮熙其切记而永遵之

道光丁酉除夕题壁

十年筋骨疲远游，今年停车唯驾舟。江南山色看已饱，开岁还策双紫骝。婆安老子何所求，世态翻复来簸蹂。不闻梧桐鸣鸞鷖，但

讶荆棘禽钩辮。沉潭白日不见底，虹霓怪怒蛟蟠鞣。昨赠赤琼佩今
 (按：此处疑遗漏一字，一句)。挺重英矛夜谒笑，醪酒朝见愆轧喉。
 浮云苍狗幻莫幻，侧身天地愁更愁。劝君自酌碧玉瓿，劝君自上三
 层楼。尘泥袞袞不入腹，俯视浩荡凌沧洲。春风蔼蔼帝王州，燕昭屋
 上披绮裘。归来莲华大如掌，朱霞玉露溪堂幽。抱孙闲坐听儿读，有
 书胎厥吾何忧。君不见柏酒年年相献酬，义娥迅速催白头。有用好
 为阿阁凤，无心便作海天鸥。

四农书于养一斋

吾乡张文潜先生答李推官书曰：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夫决水于
 江河淮海，顺而行之，滔滔汨汨，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其舒相
 沦涟，鼓为波涛。蛟龙鱼鼈喷薄出，后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
 西涸，下满而上虚，日夜泻之。欲见其奇，只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
 理道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泻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
 欲以语言句读为奇文也。

道光戊戌九月望后 四农书

有识有气有典，乃文之制胜夺标处，虽在万卷中不可掩也！

篇线股线句线，虽宏丽之文，一丝勿乱，若捉顿出落，尤宜经营
 尽善，巧手明眼争这一点耳。

或为冰壶秋月，或为阵马风樯，或为金钟大镛，或为翠羽明珰，
 各相题以为之不主，故常乃所以为当行也。

道光戊戌季秋既望书示儿辈。

书斋题壁

木果轩中书籍一本不许出门，欲观者来此观之。

道光己亥正月十一日四农手记

高忠宪曰：“静无游思杂虑，动无戾气惰容。戛戛乎难哉！”忠宪谓人：“吾辈意思所以不进者，尊德行工夫少也。”率以半日静坐，即出游公会，皆甚默默斋心处。由京秩贬揭阳典史，舟中严立功（行）程，只于静中着力，当澄定时，有塞乎？天地气象，所经奇险山川，一一悦心。过汀州，坐旅舍一小楼甚乐，读“二程”书，“至万变皆在人，其实无一事”语，猛省。日果无事，从来牵缠，俄然欲绝。

乙亥中春念石道人书

默坐控大本，闲步揽化育。优游得解悟，今古犹信宿。万境可以齐，吾其保渊穆。

己亥中春阜宁观海书院独坐作 四农草稿

按：以下此段文字无标题，无书写日期，乃潘氏一生读书、做人的心得，以四字一句，用韵文形式写成，以示子弟。

“主一无适，专心致志。”念此八字，自无昏气。“主敬存诚，无非一仁。”念此八字，百行以纯。“静坐澄心，默参天理。”念此八字，欲必退矣。“上帝临汝，无二尔心。”念此八字，无忝所生。“庄敬日强，安择日偷。”念此八字，安得悠悠。“整齐严肃，自能惺惺。”念此八字，由敬以明。“立志居敬，择善诚身。”念此八字，久已成人。“心中和乐，外貌庄敬。”念此八字，礼乐之蕴。“忠信笃敬，忠信徙义。”念此八字，闻道符契。“内静外敬，性以大定。”念此八字，鬼神顺命。“凝重之人，德福皆在。”念此八字，浮躁宜悔。“养德养生，无过操心。”念此八字，顾諝真精。“刚气不怒，柔气不懾。”念此八字，自然妥帖。“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念此八字，自然不苟。“无为不为，无欲不欲。”念此八字，自然精熟。“无人易择，有人易伪。”念此八字，一生惭愧。“喜怒哀乐，视听言动。”念此八字，无些子空。“戏言戏

色，怒言怒色。”念此八字，一生失德。“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念此八字，神骨自振。“造次颠沛，不可违仁。”念此八字，缉熙日新。“酒色财气，贪嗔痴爱。”念此八字，仙佛犹戒。“惩忿窒慾，拟言议动。”念此八字，读经有用。“轻浮浅露，岂享爵禄。”念此八字，才子可辱。“懼以终始，其要无咎。”念此八字，刻刻可守。“夭寿不貳，修身俟命。”念此八字，知止有定。“不能克己，只是说话。”念此八字，宜知惭怍。“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念此八字，为志于穀。“敬以持己，怒以及物。”念此八字，浅深皆得。“忧勤惕厉，恐惧修省。”念此八字，天威衮影。“千圣万贤，一敬做成。”念此八字，断无不仁。“必自侮者，然后人侮。”念此八字，咎皆自取。“慎独诚身，克己养气。”念此八字，四书已备。“行己有耻，修己以敬。”念此八字，人理乃定。

“沉静端庄，和密明刚。”念此八字，对症药方。“心亦静一，定动端实。”念此八字，自然无失。“无以小事，遽动声色。”念此八字，体统稍立。“以敬律身，以静妙窥。”念此八字，自然闻道。“动心忍性，操心虑患。”念此八字，事方可办。“神恬气静，智深勇沉。”念此八字，乃可保身。“养其大体，勿从小体。”念此八字，圣功备矣。“立善为师，协干克一。”念此八字，真宝乃得。“青天白日，和风庆云。”念此八字，乃可成人。“平淡静默，端庄正直。”念此八字，自爱之实。

“酒色财气，急遽游戏。”念此八字，成何德器。“大定物照，诸事得理。”念此八字，深入骨髓。“满车兵器，一一搬弄。”念此八字，断然无用。“道德经济，气节文艺。”念此八字，当知次第。“色厉内荏，道听途说。”念此八字，一生空脱。“沉静谨慎，精明强干。”念此八字，事方可办。“惟敬与静，可药百病。”念此八字，得诀得命。“宋刘器之，明高对之。”念此八字，敬静之师。“诚德之主，敬德之聚。”念此八字，有着力处。

“言必有教，动必有法。”念此八字，自然明达。“战战兢兢，言笑不苟。”念此八字，无轻妄咎。“执法不宏，信道不笃。”念此八字，自然脱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念此八字，自然长寿。“清明在躬，

志气如神。”念此八字，方是成人。

墨卷先要求紧，紧从清字入，不清未有能紧者也。清则意境皎澈，神锋四照矣。紧者笔笔飞舞，即神锋也，即从清字也。

拟选《国朝文锋》一部，专求理之有关人心政俗，而足警顽昏者选之，亦世道之一小助也。汝辈读本不必拆，余悉可揉入。

三月十六日将出礼闱口占

平远烟岚爱俯看，攀萝踏磴仰奇峦。此行便捧天门日，已历羊肠十八盘。槐影疏疏试院门，白头别去转销魂。南宫风月春如画，此味还教付子孙。

四农书于宣南坊寓

看书及与朋友讲论时，良心易动，便趁此保守前去一断，便难用力。总须于不亲书册不见朋友时，痛下省察克治工夫。专靠我书册朋友不济事。

录札记上一则

大兄大人启：

今早有一函奉禀，亦为郝春堂事。此款无论归于何人，弟意要在起身前到河帅前追论明白而已。四弟事渠恐涉无用，欲先发一信，观其行止而后往，坚执如此，转托。弟奉郝半村信，可托王古乡寄去，并望兄写一信与古乡，可以兄弟连名与古乡也，此系四弟意，望吾兄酌之。余容面禀。即贺春祺不一

弟 德輿拜正月四日未刻

大兄大人启：

弟到家后连寄两信往沭，何以止收其一？五、六月间在家闲坐甚适。忽遭大女之变，惨切心腑，閤家涕泗。现在家内诸人为此各带病痛。弟妇半身麻疹，大儿肝郁胃痛，饮食难进，拖病去考。弟时刻焦虑三儿肝热头痛，夜间手足惊动。延董佩兄来此三日，头痛已住（止），夜间手足仍未甚帖然，弟不能往送大儿考事。现在三儿稍健，弟一准明日往城，就是伊不取，亦略住数日，乃妇伊精神颇惫，故也。邱大爷二郎名奕，亦于本月大去，儿妇为此亦悲伤无似。家内真不成境界。五弟妇来，实出意外。弟家褻实难容。四弟亦无可着，不得已往曹甸暂住。弟连夜写信遣朱三到沭，请大兄及五弟同归，商议此事。弟连日心在刀尖，实无筹画之法也。弟来岁馆事，毫无打算。吴宅之说并无影响。中秋一过，便拟往苏州见陶抚军，谋一书院，未审相待如何？千里求人，已堪浩叹，况际此骨肉伤损之秋也，尤可涕也！闻禾稼只得半收，明岁事又未定若何，若何？所委事时刻在心，断无不尽力谋者。现在并未闻出一缺，明年逢考，此事良不易谋也。弟明日入城约初五、六日，乃归。

兄即在初旬内外来镇暢叙也。草此上复，即请日安并请二太太福安

弟 德輿顿首

七月廿九日

大嫂大人尊前：

今日午后接锦姪信，方知曹河田亩锦姪业已议定价钱四百八十千文，又即晚成事，约桂子到朱河，一同成契。此事前此，輿绝不知锦姪公然与人谈定，到约桂子时方顺便告知。輿处殊属荒率已极。輿恐此事锦姪未谙吃人亏而不知。即叫来人命锦姪当晚来面问一切，今晚暂为停阁，明日再议。輿思此事价钱似乎略少，必须五百以外方可。据锦姪云，价已讲定，万难再添。輿以为家统于尊，自应

请问

大嫂大人主意如何?如果 嫂意可以四百八十千之数,则行之方为合理。又此田卖与朱宏绪为业,朱之为人,平素颇不理人口,惟恐兑价时,期限、钱色不能应言,必致多添口舌,不可不预为斟酌。亦应请问

大嫂大人是否可以责与朱姓,又此田既卖之后,此钱作何布置?锦姪做事草率,或买田典田,或放“支头”,或“惟操”,未必皆中。款要“诚恐”,钱在手头,易于泼撒,难于收拾,必须预先酌定何处布置,方可出手。故在事先特请

大嫂大人示明何用,不能尽随锦姪任意施行,方可放心。为此三条,故特专札上禀请问,总以

大嫂自立主张。若说听锦姪施行固不可,若说听舆斟酌办理,舆亦万万不敢专断也。即候示下,遣人速回。明日午后锦姪仍往朱河商议此事,成否只在明晚定规矣。闻

二伯母精神不甚健,连日好否?舆为病体所累,至今未能壮健,故未能往曹甸请安。谨此上问,并请

二伯母福安大嫂大人日安不一

叔弟 德舆顿首

廿五日灯下

朱子曰:“人有些狂狷方可望。”圣人思狂狷,以狂狷尚可为。若“乡原则”无说矣。今人才说此人“不识时”之类,便有些好处,才说此人圆滑识体之类,便无可观矣。今人只为不见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议论、见识往往卑陋,多方迁就下稍头,只成就一个“私”意,有甚好处?天下事谁被人算得尽,今人须要计较到有利无害处,所以人欲炽而义理愈灭。风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碍。然在吾人分上,只论得一个“是”与“不是”。此外利害得丧,不足言也。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

后,视之如无物者。只缘见得这道理,不见那刀锯鼎镬。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开口告人,却与不学人何异?李先生说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难,有大不可堪者。持心以自比,则亦可以少安矣。大抵不顾义理只计较利害,皆奴婢之态耳。

道光癸巳九月朔 四农书于养一斋

右(上)一则,乃吾于壬戌中夏从卖字画张老手购得绢地一张,故将其文录附此册。

鉴庭记

抄录者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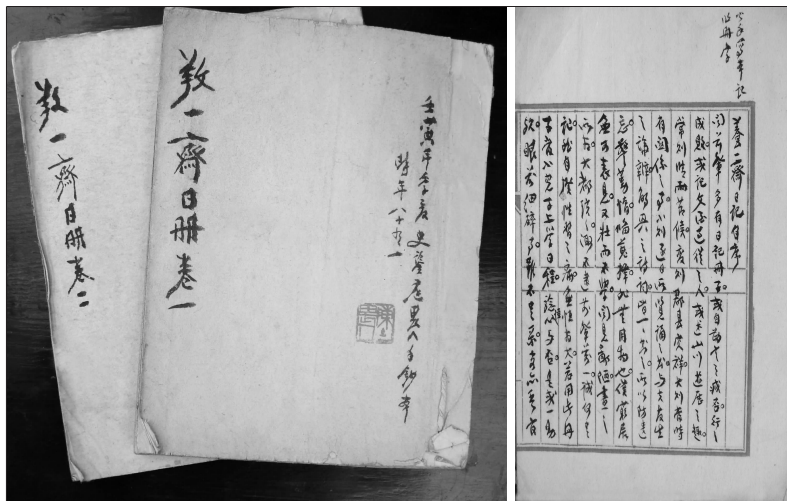
茶前酒后曾向潘表叔伯彬先生请问 曾太姑丈养一公留京在外,焉能无家书与太表伯辈而存诸家者乎?先生应曰:“有。”吾即要求赐阅,不应之。可后余之车(桥)省墓,值先生返里,又面请以此。云:“容日找出,代到淮(安)。”假尔未几践诺,余得而展读,庆幸何如!原信大都用八行书,或联四,或诗笺,皆 公随手亲笔,分装两册,是 廉亭太表伯粘存者也。诗词有已刻,有未刻,阅来爱不忍释手,然又不可久留。是以于旧年携之钞录,亦成两本,此其次也。原册仍还先生珍藏。但勿遽写此,不免舛误,且诗文一道,又属门外,敢乞诸有道者为吾正匡为幸!

癸亥二月十四日 鉴庭 史宗书偶识

第六章 养一斋日记

自序

闻前辈多存日记册子。或自勘言之臧否，行之成败；或记文酒过从之人；或记述山川游历之趣。常则晴雨节候；变则郡县灾祥。大则当时有关系之事，小则逐日所览诵之书，与友生之论辩，能解兴之诗词，皆一一书之。所以防遗忘，警勤惰，备蒐择，非无用物也。仆穷居无可表见，又壮而不学，闻见鄙陋，昼之所为，大都琐琐，辄不逮前辈万一，诚何以记？然自揆性习之病，无恒为大，若用此册子当小儿子上学日程，验恒心与否，是或助歟。眼前细碎事，虽不足录，吾当“孩志虑之”所接，不得而忽也。因为日册，断自辛巳立秋日起，



秋者,严肃之气,立者,耸特之义。仆之颓放久矣,不肃不耸,日之所记,其亦可对也。

道光元年岁在辛巳立秋日,艮庭居士潘德舆书于养一斋东轩

卷 一

道光元年辛巳七月十一日卯正三刻立秋,枕上作七绝一首。与胡舍南书,议省试买卷事。与邱勤子书,问其季子出痘佳否?胡仆寄去。与梁生法书,议“省试寓伴”。为沈节母作七古一首,梁仆寄去。艺甫弟来,论七婶病状。周巨川、程掌衡来,诊长女、次儿病。次儿时疫有日,尚未解汗,前服大黄一两余,胸膈宽,头热未退。月江舅氏、邵生全昌来,问长女病,并谈商生传易病状。遣仆朱大问郭蘧蘧、鲍生掄彦病。时大疫流行,由江达淮,由春入秋,死者纍纍相望。有病(食)炊黍许,即死者。先是春夏间,或时疫右胁痛,或“羊毛疹”,汗下,亦皆死。一变“为麻症”,由手脚麻至心,即死,再变而为上吐下泻,手足厥冷,即死。又闻“摇头瘟”、“穿心瘟”、“烂肪瘟”、“猴子瘟”、“兔儿瘟”,奇名怪症,种种不一。“猴子瘟”者,得病则欲人痛鞭之,如不见血,则死。“兔儿瘟”者,病人以手足掘地,如兔之钻地为窟。治法,使人握其鬓发,就地上拖之,背不见血,则死。以我所闻见,医者,卖药者,卖棺槨者,卖冥镪者,舁拔者,习阴阳者皆积有利息,奔走得意,而郡中死者殆以万计矣。传闻“梅垂挂皆花”。大暑十五日中,吾固无病者,亦无日不绵衣,无夜不绵被也。郭蘧蘧以词索和,中有句云:“破律阴阳,把旧谱翻新了,寒燠雨暘征并见,梅榷莲桂花同扫”谓此。为葛锡经书寿对喜对,葛仆赍去。延月江舅氏诊七婶病,(七婶)胃病颇剧。访韦敬斋至舅氏宅,至商生传易宅。周巨川来诊妇病。妇泄泻数次,微呕,服藿香正气丸之稍定。邵孚安立三、刘汇三来问妇病,舅氏表妹皆来。至月江舅氏宅细询七婶病势。月

江舅氏来问以“旧游牛首祖堂之胜”，谈至更余，乃去。

十二日。周巨川来诊妇及次儿、长女病。艺甫弟来述七婶病稍减。韦敬斋来谈商生传易事。舅氏月江、舅氏刘汇三、邵生贻昌、卢晓梧表弟来问家人病。贻严君琅。月江舅氏示题陆生《孟月遗诗后》七古一首。苏生浩书来还明(版)《世说新语》。与苏生浩书议“省试伴”。午前微雨。邵立三、刘汇三来议省试行期。史佩鸣、严来东来问家人病。(去)任宅吊(丧)，过史韞东宅，晤纪燕亭“谈鬼”。吾谓“鬼即有之，不过少年气血稍盛者，若老而病死，则未必有也，其必有之鬼，冤抑横折者耳。若冥王则断断无者。”晚大雨。蘧蘧以小疾不赴省，作词自遣之，依韵和之。

十三日。周巨川来诊次儿病。次儿头热已退，脉亦静。月江舅氏来问家人病，妇泻渐止，长女亦解汗进食。至鲍生掄彦宅问其病状，泻亦渐减。午前微雨至晚不止。至七婶宅问病，食稍进。至刘汇三宅晤舅氏、李郁文、邵立三。李为车桥应试者卜，云：必有中式者。“爻象现病状”，予卜：入省安否？“官鬼持世，殊不吉然。”予不能以占之不吉而不行也。舅氏云：“俟月半日盍揲蓍占之。”予曰：“蓍即不示吉，占又能中止耶？此事自有定数，非人所测估，就目前当行者行去而已，然揲蓍，亦古义，试为之。”至郭蘧蘧宅“谈食”，顷冒雨而归。鲍生来颇以“不过江看山水”为大戚。然泄泻后精力终惫甚，未能远行也。晚检《淮南诗钞》与儿辈看。

十四日。晚晴。周巨川来诊妇及次儿病。妇泻终未止，次儿余热未尽，仍服药。舅氏来，商生传易来馆。舅氏念其为故人子，力督责劝勉之。午，家祭，蘧蘧、月江舅氏来。与蘧蘧至鲍生宅，又同候邵母病。月江舅氏来问妇病。黄昏时微呕，胸膈不爽之至，服“周药”后，又以秫秫煎水和服藿香正气丸一，连日共服七、八丸矣，泻呕仍未定也。一更后，月江舅氏复来问，所居止隔一堵(墙)，故得时时过叙，为遣闷计。二更后，吾头风大发，呕至五更，乃稍得眠，醒时晓，灯犹未灭也。

十五日。晓雨甚。儿辈拜先师，吾以病不与。周巨川冒雨来诊妇病。检《大清会典》。雨至午不止。夏，苦雨多，秋又连雨，圩田出水不及，多损伤者。米价三千八、九百钱一石矣。午后雨更甚。邵孚安、刘盈初来问家人病。月江舅氏来谈诗，小饮。检乙亥、丙子旧作时文。夜，大雨惊寐。

十六日甲子。晨，小雨。“揲蓍”问南行安否？得“讼之渐”，占“本卦”及“巽卦”之彖辞，以“悔卦”为主。周巨川冒雨来诊妇病。次儿头复热，手足复凉。午，雨止。（与）刘汇三、郭蘧蘧小饮。月江舅氏、邵立三舅氏、鲍生来，李郁文来论“理数”。以“理浅近，数至难测识。”予曰：“理至难测耳。果识理，则数无不可知者，理者，数之母也，体也。理者，数之持也，用也。君细读《易》便知。”李云：“吉凶诚难知哉？”予曰：“吉凶非祸福也。吉凶者，理祸福者，数不可并焉一谈也。然圣人只论吉凶，不论祸福，可知‘理’包‘数’矣。”严来东来问家人病。午后又微雨。次儿热甚喜睡。一更，周巨川来诊，留之饮。与（周）偕候邵母病。夜，喜见月色。

十七日。晨仍雨。妇泻止，次儿热未退。巳刻，复大雨。周巨川来诊病，检《明史·刘青田传》。未刻，复大雨，积水满庭。（次儿）楹湿蒸如汗。里中此以上吐下泻死者甚多，皆湿于脾胃所至，致医目之为湿瘟，恒雨之气也。钞近作诗词。至七婶宅问病。至邵宅问病。邵母病笃，已易小斂衣，偃卧内寝中矣，邵佩阶尊人也。晚雨未止，夜，犹闻簷滴声。

十八日。晚晴。人相对有喜色。陈竹轩、李郁文来谈。周巨川来诊次儿病，表热解，衷邪未通，又服大黄三钱。舅氏、艺辅弟、蘧蘧来。（与）舅氏、蘧蘧、竹轩小饮。月江舅氏、刘汇三、纪燕亭来谈。邵貽昌来请创阿嫂卜稿。午后小雨。晚，月未见，簷溜涓涓，如昨夜也。

十九日。晨雨，旋见日。邵貽昌来。周巨川来诊长女、次儿病。邵立三来，延陈济周来诊次儿病。次儿心烦，手足凉，喜睡。舅氏、蘧蘧、月江舅氏、鲍生来。印宸姪有信到，问大兄看葬，卜葬日事。留月

江舅氏、蘧蘧晚饮。方闲叙间，次儿忽大小便齐下，小便并不自知，头汗如珠，喉间痰“格格”不能吐，手足如冰，气上下欲不相属，唇舌皆白如纸，目光弱而定，举室惶吓，无所措手足。稍稍以麦粥饮之，齿初不能开，渐能“咽咽”嚥，唇转微红，手足指亦略温和，而心与两手脉仍上下如击鼓，气短不能言。即延陈济周复诊，谓脉尚有根蒂，戒家人，勿煎迫。妻子、宾客之心稍平。予亦甫觅晚饭。先是予项筋偶掣，苦不能旋顾，至是不知其苦。盖閤家纷纷扰之，自黄昏至二更半乃少定。（次儿）既而眠则盗汗大出，手足转热者复凉，旋遍体皆凉。予又虑其汗不胜也。（次儿）稍欲眠则唤之，以薄粥强饮之。天乎明，眠熟，亦无汗。予乃敢就枕，命家人以生地黄、地骨皮等药饮之，能自饮薄粥半盏，稍稍在枕上作嘻笑声。予之惊恐大定也。揆厥所由，以儿平日资禀尚健，故屡以峻下之药投之，虽是得汗解，而神气已大受损矣。是夜，月明至晓。二更时，邵震寰、其昌、全昌来问病。

二十日。晨微雨。予就枕（吃）顿饭，时即起。月江舅氏、蘧蘧来问次儿病。周巨川、陈济周诊脉，谓“渐静”，热邪退舍矣，但须“养阴”药调之耳。长女时寒时热，亦虚羸所致，须以养阴药调之。邵生守昌、鲍生掄彦、陈竹轩、鲍方周、鲍星阶、李郁文、舅氏、晓悟表弟、陈生礼模来问“昨夜惊恐状”。邵佩阶尊人遣仆来问。王生景洛札来，问省试行期，予以次儿病体未定，长女热未退，意决不去，作札答之。午前雨，旋见日。（与）蘧蘧小饮。雨色又到，遂去。雨色转而为风，凉彻堂奥。寒燠不常，宜受病者纍纍也。胡舍南覆书至，谓买试卷已托丁粹轩。时疫可畏，城内赴省“录遗才”者约数人耳。邵母前易小斂衣者，吐泻竟止，病减其太半。同里李生永清新入泮，服公服来拜。杨容村先生讷至。晚雨甚。刘汇三冒雨来谈，一更去。

廿一日。晓晴而霞，料午后必又雨。周巨川来诊长女、次儿病。次儿食渐进。长女汗多心烦，殆虚热也。至七婶宅问病，病渐减，能思食矣。至刘汇三宅，谈省试“诸作伴者”分合事。苏养吾书来，谓省

下疫气极盛，决不行矣。作札劝之。郭蘧蘧、李郁文、邵立三、月江舅氏来谈。陈济周来诊长女、次儿病。未申间，雨色果到，雷声自北来甚厉。闻镇北一带积雨没人腰，秫（玉米）、豆可刈者寡矣。酉时，雨大至，雷迅疾骇听。雨“二寸”乃歇。传湖水盛涨，将议开闸泄之。杏儿忽滞下，疫后患此，气弥不固，心又忧恐，复延陈济周来诊。陈谓，此气虚凝寒，乃服苦寒之剂过多所致，当以附子药投之。予心虽韪其论，而又恐疫后或有余热，附子“纯阳之品”，别滋流弊也。留陈济周小饮，叠询之，终不可更移。月江舅氏在座，亦以陈相允，予不释然。三更后，复延周巨川来面订可否？周曰“可也”。遂服附子四分一剂。是夜，杏儿滞下十五次。

廿二日。晴。至李宅贺，遣介送贺仪。周巨川来诊长女、次儿病。陈谓仍当附子加以干姜。周以此非虚寒，乃实寒也，仍用宣导之品，济以温中耳。是日，药又极费周章。午后乃定义服“陈药”半剂。舅氏、月江舅氏、王景洛、郭蘧蘧、刘汇三、鲍掄彦、李郁文、晓彬表弟并来问疾。晚又遣人问陈，陈令仍服下半剂药。留王景洛宿斋中。是日夜，杏儿滞下共四十遍。

二十三日。晴。遣长儿至邵宅吊（丧）。遣介送吊仪。周巨川来诊长女、次儿病，谓长女宜停一日药，次儿药止，宜温中，不当助气，仍用槟榔等药。陈济周来诊长女，谓服“桂附地黄汤”。诊次儿，谓附子、干姜不可去，加升麻四分。三日共服附子一钱三分矣。舌不干燥，不思饮茶水，身凉静卧，知附子甚得力也。留周巨川、陈济周、舅氏郭蘧蘧午饮，周不来，王景洛先去。鲍掄彦、陈礼谟、艺辅表弟来。午后，端弟自柴沟至。鲍星阶、道元表弟来。月江舅氏晚饭罢来谈“钱塘若邪”之胜。是日夜，杏儿滞下共卅一遍，长女未服药。

廿四日。晴。周巨川以“酒病”未来，或云霍乱谵语。陈济周来诊长女、次儿病。谓长女阴阳皆损，断宜服“地黄汤”加桂附，如必生疑惑，附桂可减，然须多服至十四、五剂，乃得完好耳。次儿不服附子，正宜异功散养气，以舌苔渐黄，略思饮茗，故也。是日，次儿滞下

自晨至午未间(裁三四行),饮食甚进。至月江舅氏宅问病。月江舅氏、道元表弟、鲍星阶方周、掄彦、邵守昌、李郁文来问病。午后,梁生法自安丰来云,省试期定于廿六日。先二日来就同伴也。苏养吾书来,省下疫气渐平,复赴试矣。予复札令其二十五日来舍。端弟赴泾口。纪燕亭来问次儿病。刘生汇三、任浦还、邵立三、道元表弟、鲍彦掄来谈。留鲍生小饮。两日苦热,是日“差凉”。

廿五日。鲍星阶、韞华、掄彦、道元表弟来,至任宅贺。至月江舅氏宅问病。任浦还来结省试行伴。舅氏来,至邵立三、刘汇三宅,任宅贺。客借斋中坐,客杂甚,喧呶聒耳,有为口伎者。歌吟粗率,弥不耐听。纪燕亭来谈。留郭蘧蘧、鲍邦士、道元、树滋表弟饮。严宾国、韦右箴来。遣介延陈济周来诊次儿脉,以滞下止,陈不来,令仍服昨药。大兄、大嫂自阜邑至。八四姪症。端弟自泾口回,苏养吾不来,在受候邵立三、刘汇三等同行。王景洛至,晚赴刘汇三宅饮钱。长女服六味地黄汤一剂,心腹颇不甚洽。

廿六日。亥初一刻处暑。邵立三、刘汇三、王景洛、梁审之自舍登舟赴省试,送之河侧。大兄赴曹甸,明日由曹甸赴泾河关,入“邵刘舟”南下。郭蘧蘧、鲍星阶、掄彦来。周巨川来诊八四症。予亦苦胸脘闷塞欲呕。周以“桔红半夏汤”治。午前服一剂,稍舒爽,然午饭甚少。长女未服药,次儿仍服昨药,皆能饭矣。马生书来求作乃兄祭文,答以无暇为之,请舅氏代作。艺辅弟、月江舅氏来谈。(与)蘧蘧晚饮。作《百字令》二章,留别蘧蘧。

廿七日。鲍掄彦、任浦还、刘盈初、鲍韞华、陈竹轩、舅氏月江、韦敬斋、朱玉双来送南下。蘧蘧将赴馆,留之谈一日,挟“和诗”来,末句“归来先看诗”,予亦未知此行诗兴何如也?延邵生其昌来,问南下船事。胸腹仍不甚爽,服“姜桔饮子”,稍平。端弟往柴沟,至史、范、卢、卢、陈、鲍、邵、商、韦、周、刘艺辅宅辞行。晚,留舅氏、月江舅、郭蘧蘧、李郁文、邵全昌小饮。胡湘南来就斋中宿。月江舅、鲍生邦士均携“和诗”来,因复留《百字令》一章,为归日吟社之约。

廿八日。辰刻舅氏、月江舅、鲍星阶方周、邵其昌、全昌、守昌、刘盈初、任素存、郭蘧蘧、艺辅弟、孙淳送予及任浦还登润河舟，胡湘南亦附舟入城。一路谈笑，殊不岑寂。申刻，至东门外，复买小舟载行李至河下小坝。酉时，入渡江船，船户，湖广人，陈姓，荣海名。船颇宽净可坐，予与浦还，主二仆一，甚清静无哗，淪茗论诗，煮酒听雨，致足乐也。遣朱大延邱琴沚入舟谈，因留之饮。俄篷背雨声甚紧，琴沚去。是夕，船未行，宿湖嘴。

廿九日。寅刻，船初行，风水飏飏惊梦。因忆夏间黄少霞寄予诗云：“客梦五更熟，篙师理棹忙。人声出烟雾，水气入衣裳。”谓其能尽水程晓行神理，今益信。胃微痛，又服“姜桔饮子”两盏。午过宝应，与浦还“象戏射复”，将晚，作《舟过宝应、高邮间即事》绝句四。晚过大安沟，丙午过此，记西岸有古柳二株，甚盘屈有佳致，与郭蘧蘧同爱赏之，黄昏不复辨矣。酒罢，《和浦还感怀》五律二。舟人皆眠，又与浦还“象戏”两局，乃各就枕。是夕，宿清水潭。

八月初一日。戊寅。枕上苦胃痛腹胀，披衣又服“姜桔饮子”，命侍者即以姜桔入茶壶，供一日之饮。未起。过高邮，北风渐紧，船行甚驶。予以小疾“支枕”。风涛汹汹如奔马万群也。午，微雨。过邵伯埭，埭上“来鹤寺”极幽。巳卯秋游此，同游诸君，惟郭蘧蘧未来，作《长相思》一阙寄怀。浦还咏《露筋衬依韵和》七绝一。复和其《舟中即事》七绝一。舟行水乡，当饱鱼味。午饭无鱼，意颇不适。偶成《口号》，末二句：“不知帆转前陂外，可有小船来卖鱼？”亏驶一渔舟来，虽买鱼无活者。勉供七箸，非酒人江湖佳趣也。风转西南，卸帆摇桨，过扬州晓关。小泊河干。懒喜旧游，船窗无聊中，偶读董苍水“重过维扬眼儿媚”词，爱其婉宕，依韵和之：“舟行扬州南，群山来迎，水色弥碧。”作《浣溪沙》一阙。并邀浦还同作。晚宿三叉河。复作《浣溪沙》一阙。酒间，与浦还联句。黄昏后胃气稍平，以服苍朮、厚朴等药也。“高旻寺钟声甚近，清入梦魂。”至三更，眠乃熟。

初二日。晓色未动，舟人便起。日出抵瓜州，即呼浦还起观江

景。作五律一。服昨日二和药。微风渡江，波平如掌。唤带江舡并行，怀之至也。船子意颇不需此。中流，作《满江红》一阕。早饭罢，入新河，金、焦未游，留为归来计。新河中风景（河面）虽不甚阔，而青山竹树，沿路不绝。居人或耕或樵，或渔或贾，皆得烟岚之妙。舟中杂书《绝句》廿四首，犹未尽其趣也。若由扬州至真州九十里中，河流相似，山色未浓，逊此多矣。将晚，夕照入山，万种彩翠，远近异色，极羡慕者，恐亦难到。拟今夕泊栖霞寺下，西风逆水，至龙潭便住。苍朮、厚朴等药颇似有效，胸腹不甚梗塞矣。抑山水佳境之所疗欤！浦还晚间得句：“鸥边罾不张，牛背笠斜阳。”极工。因劝其以余力付“词笔”，抒怀抱，遣愁思，第不可存讨好心耳。因相唤“讨好”二字，岂独诗词累也！遂各饮“一大白（杯）”。

初三日。早饭时到栖霞镇，雇驴并肩舆入城。市小驴稀，晨都行矣，不得已留船中一日，成五律一。午饭罢，与浦还访“般若台”主持卓群，并托雇肩舆、驴子事。（作）《与卓公》五律一。（由）般若台至幽居，又至桃花碣法云庵。卓公忽指谓予曰：“青松翠柏还如此。”予答云：“常借高僧作主人。”卓公送予下山。晚，从十步桥放舟至栖霞寺前宿。作《与卓公话旧·如梦令》二，夜与浦还饮，皆醉。二更乃眠。

初四日。黎明便起，栖霞寺最高峰顶，云气缕缕不绝，斯顷弥山谷，恐今日雨。俄朝阳甚明丽，云日相暎，山翠万重，不辨浓淡。浦还策蹇，予坐竹舆中，一路峰峦迎送，草树高低，旧景依然，幽情倍长。作《虞美人》词。以蘧蘧“昔游栖霞道上”，有《虞美人》词数阕，粘于斋壁，每当“卧游”。今用其调，志怀旧也。至岔路口，饭。甫成四阕，为浦还诵之。饭罢就路，复得四阕。午，入太平门，至铁老鹤街，知大兄、邵立三、苏养吾、刘汇三、王景洛、梁审之寓东水关黄宅。未刻，予与浦还到寓，寓共八人。黄姓者，家颇有弦管声，殆平康中人物，予等亦不必故避也。寓颇宽绰，足容多人。饭罢，与立三围棋。将晚，胡蔗坪、阎量才、王燮夫、丁粹轩来。粹轩寓与予邻，予至其寓。晚饭罢，烧烛写今日所作词，约明日游莫愁湖，一路精力甚劳，牛首之

游，待出场后矣。夜，作家书。

初五日。未(刻)起。铁山表弟来，作《白门古柳》诗一、《三圣庵感旧》七律一。至毛玉柯、胡舍南、阎量才、屠湘洲寓，丁粹轩、丁俭卿、刘稚堂、高九峰、赵午桥、杨丙初、屠湘洲、湘帆舅氏来。午饭罢，与卢铁山、邵立三、任浦还、苏养吾、王景洛、刘汇三、梁审之买舟携棋、酒游莫愁湖。舟中与立三围棋未终，至南门内桥，风色凄紧，衣绵者犹有凉色，遂舍舟登岸。出南门游报恩寺、雨花冈。同人畏风，惟汇三、审之登冈四望。已，皆至永宁泉。先买新茗，但用泉水煮之，佐以银杏新栗。茗尽两壶，鬻酒围坐，拇战甚豪。斜日在山，侍者告酒罄，各饮茶一盃而出。谒方希古祠。入城灯火满水榭，登舟，成《城南即事》五律一、《谒方公祠》五律一。至文德桥，铁山别去。归寓晚饮，立三、浦还各歌小曲。厅外女校书闻之，不知以为何如也。女校书，名宝珠，“秦淮画舫录”中，铮铮有声者。闻胡舍南症，提灯往候之。其寓中客，皆闭门睡矣。归而吾寓中，诸友围棋闲叙，兴犹未阑也。点烛，写今日诗。

初六日。早，候胡舍南，促其至汤济五处诊病。与立三往卢铁山寓，一路喧杂已甚。耐行三里许，为鲍生买《荀扬诸子》未得。归，由魁星阁买舟，过李静修舟侧，便通候问，李乔梓皆他出，未晤。寓之主人置酒宴宾。命奴小鬟抱琵琶、三弦而出，同人雅坐浅斟，却其低唱，双(小)鬟甫通半语，复婉婉入房，殊非主人意也。然风流真趣，无声正胜有声耳。酒罢，与养吾、景洛、汇三饮茶“万花园”，茶半，复饮酒，如昨日雨花冈下事。酒间，成《万花园即事》七绝四。斜阳半窗，信步出园而南，至正觉寺。寺楼阁壮丽，为一城招提之冠，所费钜万。以寺僧与剿白莲邪匪，奉勅修建，故也。将游“周孝侯读书台”，风凉袭衣，出正觉寺门便归。晚，与立三奕，成《游正觉寺》七绝一。

初七日。赵午桥来，为午桥“书扇”。戚湘南，蔡表兄砺庵自无为州来金陵。早晚归宿迁，摒挡入闱考具，琐琐不堪其烦，戏作五古

一。饭罢,浴。问胡舍南疾。将晚,宜兴蒋生来,问马锡飞消息。

初八日。辰刻入闱。正主试汤名金釧,浙江萧山人,嘉庆己未进士,现任吏部左侍郎,副主考,熊名遇泰,江西新建人,嘉庆戊辰进士,现任翰林院编修,监临江苏巡抚魏名元煜,直隶昌黎人,乾隆癸丑进士。是日,天酷热。坐“有”字号,同号有胡舍南。午后,与梁审之饮。任浦还号中,拇战亦甚豪,竟大醉。一更归号卧,四更乃封院门。

初九日。黎明。题纸下。头题:“君子之于天下也”一节;次题:“郊社之礼”一节;三题:“无为其所不为”二句。诗题:“所定惟贤得贤字”。午刻,“首艺”成。午后,日光烁面,热不可当,头风大作,至四鼓未得合眼,不能作一字,不待言矣。是夜痛楚不堪,深悔恋此名场,自诒伊戚,无可奈何,只索安坐待之。五更吐稍止,神气渐静,得一小觉,乃为“次艺”。

初十日。黎明。“三艺”、诗,成,写至午乃毕,交卷出闱。头犹有余痛。晚,小饮数盃便卧。

十一日。晨刻入“二场”,坐西总门内“孰”字号。号对坐火炉、水桶都“无顿(淮安方言‘放’)处”。已刻微雨,旋止。遍至诸同寓号,诸同寓来阅卢兰士、任浦还、王景洛、刘汇三《闱艺》。邻号桐城江生者,亦以《闱艺》畀予览,文不甚工,人殊疏落不羁,殆久幕于外者。问其名,固不言。视其卷端履历,靳(竟)不与,叩其故?慨然曰:“身残多惭。”问姓名,问其字。则答曰:“北岚也。”黄昏便卧。

十二日。丑刻,题纸下。《易经》题:“九五显比”一节;《书经》题:“在璿玑玉衡”二句;《诗经》题:“呦呦鹿鸣”二句;《春秋》题:“遂城虎牢”四字;《礼记》题:“五声六律十二管”二句。二更“真草”全。号门开复闭,未得出,复和衣卧。

十三日。已初二刻,白露。黎明起。盥洗烹茗,食饼饵毕,乃出闱。阅苏养吾、邵立三、梁审之《闱艺》,卢兰士来。

十四日。辰刻入“三场”。坐“鳞”字号。号中某生吐泻不止,监

临遣医来针之，僵卧号舍中，不肯纳卷出。省下此症极多，二场某生以此死。号军病而鼻出纍纍也。闻刘汇三“下利(痢)”七、八次，奔问之，神气尚帖然，殆食滞，非时疫也。晚与舒城朱生谈，乃丙子头场同号者。相对各拈须而笑曰：“此较长矣，时光可知！”江宁凌生以“闹卷”示予，文甚平平，已牢骚自诉五人棘闹之苦，予笑而不暇与辨也。是夜热甚。

十五日。子时，题纸下。策题：《为治道经学史学说文盐法》。未时，“真草”毕。出闹时如释重负，神气顿兴。开篋觅“日册子”，补写初八日以来未写者。月下对酒，与养吾、浦还、立三、汇三、审之联句，予复作《水调歌头》一，三更后，东关步月而归。

十六日。浦还与胡舍南同船北归，作《长相思·送浦还》二阙。午前，与汇三饮茶万花园，作《七绝》一。午后，与大兄、立三、汇三、同乡金生出水西门，雇船拟游莫愁湖，而船价久不决，至日落乃定。同寓七人分二船，船主皆湖广人，一李姓，一黄姓。莫愁湖又不果游，匆匆入城登小舟，皎月在东，烟水楼台，荡摇明润，城南塔灯齐上，玲珑远暎，夹岸絃管声送迎不断。予以衣薄怯凉，至魁星阁登岸。金生亦来寓，晚饮。生故善歌，歌小调、昆曲二。二更去。

十七日。相者周生来。西城水门，众船拥塞，所雇归船未能入城载行李，因复留一日。金生复来，写“诗扇头”与栖霞寺卓公。午后，抄“近作”诗词。将晚，与同寓诸君饮茶万花园。步月归来，与立三奕。汇三作《七绝》二索和，和之。寓主人教雏鬟歌，弦索更迭。教者曰：“此事须苦用功。”闻者皆笑。

十八日。归舟仍不能入水西门，艤通济门外，各雇挑夫出通济门登舟。是行也，抱憾者二：牛首山未游；莫愁湖游而又不果。皆俗役牵缠，资斧告竭所致，嘻其可笑也。予与王景洛、刘汇三本拟起早（淮安方言意“走陆路”）至栖霞寺，雨色濛濛，遂相约入舟。至燕子矶，乃登岸骑驴，与同寓者会于栖霞寺下。是日，大兄、苏养吾、邵立三、梁审之共坐黄姓船，予与汇三、景洛则坐李姓舟，为起早伴，故

也。午刻，冒雨舟行，由城东折城西，日已下舂。黄昏饭罢，登西门桥，雨止霞未尽，黑云之下，日光射群山中，明暗异色，甚可观。入舟，点烛论诗，诵《今日即事》四绝句。景洛亦作四诗。

十九日。昧旦，舟过下关。日出时山头水面，争吐云气，滢滢然，不知是峰是云是波浪也。早饭抵燕子矶，南风晴暖恬静。舟人谓予“顺风而下”。午刻便达纱幔洲，何必迂路新河哉？同人坚以为允，予一人难独往，遂寝登岸陆行之议，作《七绝》二，记其事。斯须出江，风平渐定，相与倚窗咏诗。予作《七古》一，汇三作《七古》一，五律一，景洛作五律一，七律一。午刻，果至真州城下。作《过真州》七绝四。盐船偪塞，舟不可通，复由运河折而南行，入江又东行，向瓜洲渡口。先是船未入真州时，南风甚利，大可直达瓜洲。而舟子黄姓者，贪近就便，遂率帅予舟并入真州渡口，雅非予意。既为盐船所阻，复趋瓜洲，南风转东北。出江风色弥厉，涛声大作。时日已西下，霞光竟天，江面景色如画。而风涛洶洶，船颠簸不宁。同坐者神色耸然，然犹各为诗词遣兴。予作《水调歌头》一，汇三作五律一，景洛作五律二。既而“阳侯之波”肆起，船以逆风故，仍直冲中流，风与浪斗，船与风斗，浪花高人顶丈余。船轻斜如弱燕，风浪如众虎啸林，如万马嘶沙场，如狮子搏象，如鲸鱼击蒲牢，人与蛟龙，不隔一间。危疑问，方谓只尺可达瓜洲。而江海会一，云雾喷涌，日光已尽。金山宝塔，不知掷向何处？船为风浪所激，不得自主，已越瓜洲而东四十里矣。船子楚人，故剽悍，先犹高歌摇桨，至是乃痛相譙呵：“予悔早间不由新河之躁率也。”七月望日，“揲著”云：“不利涉大川。”予故力主栖霞陆行之议，格于群情，冒兹险境，耳目震撼，性命如鸿毛。益太息谓圣人之言不可不畏也如此。舟误趋东，复逆而西，转值顺风，昏黑中觅得瓜洲渡口。舟子喘息未定，入舱向予等贺。予问长兄等所坐黄姓舟？则适在江心，已跌入盘涡中，旋转如磨者再，其不坠陷鱼腹者，缴天幸耳！小泊（由）闸下，予与汇三各成七绝二，记暮来事。两舟七人，互相劳问。予赴省来去渡江凡二十度，以此行为极

险。汇三仆郭姓少年惊骇既定，犹诵佛不置。予晚皆满觥，亦自庆也。舟犹未停，至三更，泊扬州。予复成《浪淘沙》一。是日由江宁水西门启行，至扬州钞关门泊，并迂回谬误者，其行二百五、六十里，险绝亦快绝云。

二十日。早，在扬州。同人买杂物，候至午，午后过高庙，作《五律》一，过召（邵）伯埭，作《七绝》三。既过召伯埭，入襞社湖，湖水浩瀚拍天，风急浪飞，声势汹涌，不亚扬子江头也。船头高望，烟树历历，水乡风景，此为第一观。作《七律》一，近和苏养吾“号舍题壁”《五律》一。汇三、景洛皆同作诗船窗中，吮笔分笺，居然吟社。晚饮罢，互相评隲，草稿纍纍然。予与景洛已登床欲眠，汇三犹剪烛泚墨，苦吟不休，诗成为予歌，与窗外芦荻中秋虫相应答也。二更，泊露筋寺。枕上复作《七律》一。

廿一日。晓过高邮，作《五律》二。过黄姓船，与邵立三奕二局，奕未终，船欲行，复归李姓船。买鱼煮酒，酒薄，鱼亦无调和。予辈喜得渔家风味，不暇苛求也。与汇三、景洛分赋《芦花曲》，汇三“五古”，景洛“七古”，予则“西洲体”。诗成，“传题”于黄姓船中，索苏养吾和。养吾、立三先和景洛《高邮感兴》诗，甫送来，又以此促之。两船叠飞“诗片子”，舟人不以为颠也。立三来予船饮茶，与之奕两局去。景洛复成《纤夫谣》，纪粮船引纤之苦。予以奕故，未和。景洛旋又成《湖邨晚睡》七绝四矣。予与汇三走笔成《四绝》和之。汇三旋作《舟中即事》七绝四，予与景洛复和之。既泊界首驿，登岸步月，养吾同行，诵适所和《芦花曲》。末二句：“秋风秋雨寻常事，两岸芦花笑点头。”寄情微婉，可令我辈言下大悟。相与玩讽不已，登舟对酒，复与汇三、景洛联句，得《五言五十四韵》。饮罢，景洛、汇三仍作《晚泊界首》诗，烛二枝尽，乃就枕。是夕，热似大小暑时。

廿二日。丑末，船行。至早饭时乃至汜水，水逆风亦逆，故也。粮船满河，嵯峨相压，船户又不善于避就。早饭罢，一粮船横来，纤不及收，舱板挤欲碎矣。须臾乃过，予与汇三、景洛同作《粮船行》七古

一。过大树将军庙，作《七律》一。过宝应，作《五律》一。梁审之雇舟归安丰镇。停，挠待之。由午至未末，审之去。为养吾、立三“写扇”五。未至平桥，同人已分，作《过平桥》诗，予亦作《五律》一。日入，甫至泾河关，舟子以风逆水急，遂泊于此。酒罢，作《泾河舟次书怀·金缕曲》一，泾河闸声如雷，眠不得熟，至三更乃稍矐眈。四更，邵立三便呼“隔船起行”矣，舟子以“雾塞难辨路”辞。两船(夫)仍坚卧。

廿三日。日将出，舟人乃拨雾行。予起时，过平桥。既而雾开水净，晴色满川，风亦微顺，斯使至下一舖。同人犹各拈小帙，敲诗不置。予作《唐多令》一，将到岸，作《朝中措词》留赠汇三、景洛。登岸访琴泚，因留午饭。见琴泚《独游新路见怀》绝句四。饭罢，棹小舟出城东门，作《七绝》三，复登涧河舟，至三更后，乃与大兄抵家。乡中疫气已祛，一家长幼皆平善，慰人意。此是第一乐事。纵名场得意，亦不足敌也。呼酒饮数盃，饭毕便卧，已五更矣。

廿四日。晨起。李郁文便来叙，月江舅氏、鲍邦士、邵得天、恪斋舅氏、苞元、晓梧两表弟、鲍星阶、韞华、邵貽昌、承志、保昌、佩阶、陈锡蕃皆来。早饭罢，至史韞东、严来东、李郁文、艺辅弟、舅氏、陈锡蕃宅。至刘盈初宅祝廿一日寿。午饭时，月(江)舅、邦士复来，共检《南游诗草日册》，至鲍星阶、邵孚安宅，至“取斯山房”晤盛阶平、韦右箴、邵立三，谈、食。顷，过桥至任浦还宅，未晤。衣薄渐凉，遂归。晚作书与琴泚，并作诗三首。

廿五日。刘盈初、邵孚安、陈裕昆来，至舅氏宅贺苞元表弟入泮之喜。贺客凡十席。晤张荣安、王若愚，至刘汇三宅间叙，复至舅氏宅。午饭罢，荣安、若愚、月江舅、鲍邦士、李郁文来，若愚去。留诸客小饮。荣安宿斋中，作书与妹及郭蘧蘧、王岳天，点勘鲍生诗。并作“五律一”题其尾。予午饭微醉。晚不复饮，谈至一更，便卧。头岑岑作痛，四更后醒，痛止。

廿六日。纪燕亭、薛廷佩、鲍掄彦、邵守昌来，端弟自戴家社来。写摺叠扇五。邵立三来，端弟去。午前浴。至纪燕亭宅，复至舅氏宅，

陪昨日余客午饭。饭罢，至汇三宅，与邵立三、鲍星阶、韦右箴奕。日入，归。与盐邑李生“七古一”，并写扇赠之。

廿七日。早至艺辅弟、陈裕昆、周巨川、商传易、薛丈震峰、苞元表弟、史韞东宅。王生景洛入城过予，鲍生邦士来，盛阶平来乞挽章诔文。午至鲍星阶宅饮，座客为舅氏、月江舅、大兄、纪燕亭、邵立三、任浦还，酒兴甚浓，座客皆醉，予为甚。醉中至刘汇三、任浦还宅，又至邵立三书斋，皆朦胧不甚记忆。日未西便归，卧至二更乃醒，亦不能啜粥矣，仍酣卧。

廿八日。酉初三刻，秋分。昨夜醉甚，至巳刻乃兴。邵生东服来，写扇二。将午，苞元表弟来，留之饭。鲍邦士来，写苞元扇一。邵立三来，邀至“取斯山房”奕二局。日暮归，与大兄对数盃，略叙家事，遂卧。虫声满耳，高斋甚清，梦中犹似在江南诸山间，一转侧，晚色已在窗矣。

廿九日。大兄赴曹甸。鲍掄彦来，金瑶阶来拜。邵佩阶、立三来。至邵宅午饭。回拜金生。饭罢，至刘汇三斋中，与邵立三、韦右箴奕三局。日入，归。酒间，为八四姪、次儿、次女辈说“鬼及杂笑柄”。饮罢，圈点立秋以来“册子”，或笔法生动，或事稍趣与稍紧要者，则圈其句尾，亦消遣法也。

三十日。辰刻，陈竹轩、鲍邦士、邵羽吉来。涧河北岸，史家“回禄”，诸客皆惊散。火止，羽吉复来。鲍星阶来，舅氏、邵立三来，约午后奕。午后，与邦士至“取斯山房”，鲍星阶、韦右箴亦至，奕四局。主人留晚酌，酌罢，立三仍与右箴奕一局，乃散。归斋候茶熟，阅《明史·王汝训·张养蒙》等传。

九月初一日。戊申，早起谒家神龛，拜先师。鲍掄彦、邵保昌、商传易、邵承志皆来馆，写扇一。午后，至艺辅弟、陈裕昆宅，至取斯山房，与鲍西垣、韦右箴奕。晚，舅氏、陈竹轩、韦右箴、邵立三、刘汇三、鲍邦士来饮。又与韦右箴奕，饮罢，立三、右箴复奕。客散，作《五律》二。

初二日。邵守昌来馆。作《怀蘧蘧》五律三。午，雨。赴刘盈初宅午饭，与邵立三奕二局。为月江舅写诗。见刘汇三壁上有宋补梅、朱磬南、赵容垞、商润泉、胡湘南、郭蘧蘧诸人诗，感怀故人，作《悲歌行》七古一。晚归，雨未止。

初三日。晓，未晴。诸生课题：“无为其所不为”二句。“爱众亲仁论”，“满城风雨近重阳”，得“诗字五言六韵”。盛阶平来，托大兄择葬日。检《国朝诗别裁》。至盛阶平寓。晚赴韦右箴宅饮，与邵立三奕。晤任浦还云：“城内赴省试者扶拈得判语曰：‘前三三，后三三，三三三’，仔细看，都不省为何语，且俟后验。闻顺天乡试改期九月，以时疫之气满辇下，士人多病也。”饮至三更乃散。月江舅来饮茶，复坐（听）雨一更，去。

初四日。早微雨。胸腹不宽，头微痛。检《国朝诗》。午晴。端弟来，复去。晚，胸腹弥褰塞，饮“姜桔神曲汤”。是日，粥饭皆减。

初五日。早，桂儿忽患手足麻木，手冷至腕，足冷至胫，急服“痧药”十九，延外科李俊三针之，针针五，未见血。复以桂枝、苍朮、宣木瓜、威灵仙等药，熬水薰洗，始得汗，冷转而热，麻木渐止。孙生淳来馆。邵立三、鲍星阶、舅氏来视桂儿。至范姨宅，王八舅、纪燕亭、邵震寰、孚安来，艺辅弟来，问余赴白下一路事。午后，检《国朝诗》。晚至月江舅宅饮，与韦右箴奕。鲍邦士来，将入城应“月课”。作书与其峒姪，赉杨丈容村，均托鲍生。桂儿至晚痊愈。

初六日。孙生疟，延程掌衡诊视。邵羽吉、陈锡蕃、纪燕亭、韦敬斋、舅氏来，为商生传易宅借韦屋山（头）立笔据也。李郁文来。午后点定诸生课艺。作书与琴沚。题刘汇三《南游杂咏》卷端七绝三。复勘其字句。周巨川来诊孙生。检《国朝诗集》。桂儿手复麻，仍洗药服药。

初七日。邵羽吉来，检《国朝诗集》，点勘鲍生律诗三首，谓生初为诗，须痛研练“意”“格”字句，必经营到十分处，久之乃造平淡自然耳，非初入手所易言也。周巨川来诊长女“下利”。午后雨。作《坐

雨》七律二。邵佩阶来，晚改诗。夜，大雨。

初八日。早，仍雨。诸生课题：“君子怀刑”。“新诗改罢自长吟”，得“吟”字。检《国朝诗》。周巨川来诊长女。午后，晴。至鲍西垣斋，艺辅弟、刘汇三宅。汇三至某宅吊，未归。月江舅、鲍生来，舅氏、李郁文亦来，留晚饮。鲍生和昨日《坐雨》七律二，诗颇清迥，惜少年人喜作“萧瑟”语耳。二更散去。道光元年州县举孝廉方正学官，将以予应，而予笑而谢绝之，戏作七律一，示儿辈。

初九日。月江舅、鲍生来，至纪燕亭处，介其太夫人寿，留午饮。双螯甚雄伟，与纪桂亭、邵带如奕。饮罢，与月江舅、陈竹轩、鲍生西村闲步，遇田中阜起者，揖衣登之，溪光树色，弥望不尽，未尝非登高也。田歌不断，太平景色如画。足倦，入太平庵小坐，茗话联句，成五律三。诗不工，亦有闲趣。踏月归来，成《西村即事》七律二。是日，长女“下利”渐减，服月江舅药。

初十日。鲍生、月江舅来，约至文昌宫小集。因偕至取斯山房，约舅氏、陈竹轩、李郁文、邵立三先往。纪燕亭、韦右箴、刘汇三后至，共十人。予与立三、右箴奕二局，复与舅氏、燕亭、右箴斗“叶戏”，鲍生与立三“象棋”。竹轩、郁文为座中应省试者，大小“六壬”，各占一课，皆不吉。月江舅、汇三、竹轩谈诗。予成《文昌宫小集》七古一。酒未终，雨将至，同人议急归。予不欲行，因复酣饮，黄昏乃归。犹过五桥，行兜率院东深树中。老树一株，婆婆甚有致。同人议作七古，限入“亭”韵，复后过四桥而南，渐散去。予与月江舅、立三、右箴至汇三斋饮茶，复与立三、右箴奕二局，雨声满窗矣。二更，冒雨归。为桂儿点诗一，文一，点定邵生、承志诗一。是日，周巨川来诊长女，予不在家，未服药。

十一日。点定邵生承志文一。长女“下利”止。八四姪仍症。作《老树行》七古廿韵。午后，浴。至取斯山房，与右箴奕。雨色忽至，遂归。是日，热不可当，料必雨。俄而，雷声大作，迅烈与七月廿一日等。雨过微凉，大兄自曹甸至。晚赴鲍星阶宅饮。饮罢，邵立三、刘

汇三、月江舅、纪燕亭来，或谈或奕，至四更乃散。予犹与儿子“象棋”一局，乃眠。

十二日。以昨日酒多晏眠，渴心不宁，服糖浆一盃乃兴。郭蘧蘧自馆中归，遣桂儿问之云，为阿郎痢后脾虚，归就医也。蘧蘧来，谈南行事，检日册、诗卷与之观，遂留之痛谈一日。鲍星阶、韞华、陈竹轩、李郁文、邵守昌、鲍掄彦来，大抵为揭晓无信，聚谈破寂而已。端弟来，复去。晚饭罢，月江舅来谈，旋与蘧蘧去。是夕，予早眠。

十三日。夜子(时)初三刻，寒露。诸生课题：“尊贤使能”一节。“霜稻登场野色宽”得“宽”字。鲍生来，至邵佩阶宅，复至取斯山房，与舅氏、郭蘧蘧、邵立三斗“叶戏”至三更。此戏虽不足道，而成败之间，往往悟一切得丧，非由己力，盖“教间”事无不视此。胡问樵赴荡东过镇，宿予斋中，予与谈至四更乃卧。

十四日。(与)问樵坐雨闲话。邀舅氏、蘧蘧、邵立三来。午饭罢，蘧蘧、立三、问樵、大兄斗“叶子戏”至三更。接黄少霞书，并作诗十数首。

十五日。早，谒先师。午，家祭。任浦还借斋中饮问樵及同人。午后，与邵立三、韦右箴、郭蘧蘧“叶戏”至二更。

十六日。鲍掄彦自城内来，乃知十二日发榜，十三日晚报捷。淮郡捷者为陈熺、丁晏、高士魁。陈第十一名，丁第六十名，高第九十三名。三人皆行第三，“三三三”之兆，验矣。“前三三”“后三三”，卒不知作何语也？问樵去。邵羽吉、鲍星阶、韞华来，至取斯山房，与邵立三话。访蘧蘧不遇，归。蘧蘧过来，又留之谈诗一日，为余点罢南游诸作，晚去。邵立三、汇三来，留之饮。月江舅亦至，谈至二更，奕二局，乃散。予枕上作《满江红》一。

十七日。至艺辅弟、刘汇三宅，至取斯山房，与立三奕一局。阅《省闈全录》，解元吴江人张海珊。检《国朝诗》，点定诸生课艺。蘧蘧来，留晚酌，月下送之归。复叩取斯山房刘汇三门，皆卧矣。归，已三鼓。

十八日。诸生课题：“于所厚方薄”二句，“见不贤而内自省”论。“秋水浅可涉”，得“秋”字。邵羽吉来。雨，凉甚，然十六日犹“挂龙”也，艺辅弟宅案梨巷两度惮其异斫之。午后至取斯山房，与郭蘧蘧、邵立三、邵带如“叶子戏”，至五更归卧。

十九日。已刻“兴”。邵孚安招饮。饮罢，至取斯山房，与立三奕，冒雨归。晚，月江舅来。

二十日。检《国朝诗》。舅氏、苞元表弟来。将晚，舅氏、蘧蘧来斗“叶戏”至二更。

廿一日。临“黄庭经”一百字。至邵耀宗处祝寿。至取斯山房。检《国朝诗》，为人写寿联。苞元表弟来。晚雨，作《募修文昌宫启》四六。

廿二日。检《国朝诗》。雨不止，稻方登场，恐多生芽也。麦亦有未种者。作书复盛阶平。午后，蘧蘧、苞元来，邵羽吉、鲍星阶、月江舅来。晚雨甚，留月江舅、蘧蘧、苞元小饮。

廿三日。雨仍不止，检《国朝诗》，点《女诫》。苞元表弟来。复检《国朝诗》，盖第四遍矣。晚作排律一。是日，诸生课题“匹夫不可夺志也”。“秀语夺山绿”得诗字。

廿四日。早，临“黄庭”一百字。邵羽吉来，检《国朝诗》。午后，晴。至蘧蘧宅，至取斯山房。与韦右箴奕一局。舅氏来，未晤。晚，检《春秋荟纂》。

廿五日。早晴。临“黄庭”一百字，蘧蘧来，月江舅来，至邵羽吉宅午饭。午后雨，至刘汇三斋，与邵立三奕。月舅、蘧蘧来，留晚饮，雨止。

廿六日。日色甚丽，人以为此月所稀见，然“风信”未结，恐晴不久也。写“黄庭”一百字。检《国朝诗》。午后至艺辅弟、蘧蘧宅。至取斯山房看菊。蘧蘧、舅氏来，看江南今科闹墨。邵羽吉来，与舅氏、大兄、蘧蘧斗“叶戏”至二更。

廿七日。临“黄庭”百字。检《国朝诗》，写“影书”六。午，赴鲍西

垣宅饮。饮罢，鲍西垣、纪燕亭、郭蘧蘧来，因与“叶戏”至二更。十数日已来，饮食征逐，游戏无度，搏俎之间，嫚狎斗辨，塞人心气，尤为可憎。盖闭门读书之乐，至此净尽。嗣后，若因仍而行，将为过恶，丛集怨怒，交攻之身而不自知矣。夫一日之间，即不读书，而一时闭门，一时清静，岂不自过？顾乃纷纷然与人相往还，默则谓弱而媚，辨则谓强而争。私好私恶者，其心既不可转移，而我何必以有用之时日，有用之精神，斗无益之口舌哉？戒之，戒之！“闭门”二字，千金方也，慎毋忽视！

二十八日。诸生课题：“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一节。“水流沁不竞”得“沁”字。早，临“黄庭”一百字。检《国朝诗》。晚，至艺辅弟宅，舅氏斋。

廿九日。丑正初刻，霜降。至晓晤表弟处拜二十寿。写“黄庭”百字。检《国朝诗》。钞《春秋御案》。甥周炯至，作书与妹及周培斋。艺辅弟来。晚，刘汇三来，留小饮。

三十日。早，临“黄庭”百字。邵羽吉来。检《周礼·删翼》。月江舅、李郁文来。阅周炯、传易“课艺”。

十月初一日。戊寅谒家庙神龛，拜先师。邵全昌、守昌、鲍掄彦、孙淳、邵保昌、周炯、商传易、儿子、庸敬、邵承志皆拜。临“黄庭”一百字。检《周礼·删翼》。大兄赴曹甸。赴史韞东宅。鲍星阶、邵立三来。阅邵保昌、承志、桂儿“课艺”。月江舅来，借《列朝诗》廿二本。作书与李生禧。刘汇三来。

初二日。大嫂、八四姪回曹甸。写“黄庭”百字。辰刻，微雨。写《募捐文昌宫修启》。午后，又雨。种麦大足虑。检《周礼·删翼》、《阮氏笔训》。周巨川来诊松儿泄泻。连日予亦苦胸腹膨胀。周拟“六君子汤”，未服也。

初三日。诸生课题：“能言距杨墨者节，过勿惮改”论。“黄叶林中自著书”得“书”字。“里者”来催，上下忙钱粮。李郁文来。检《周礼·删翼》、《阮氏笔训》。临“黄庭”百字。至艺辅弟宅，舅氏斋。是夜

大雨。

初四日。临“黄庭”百字。至艺辅弟宅。检《周官义疏》。周巨川来诊松儿。阅邵保昌、承志、周炯“课艺”。检《国朝诗》。批《离骚经》。晚，大风。

初五日。拟往土楼陶宅吊，雨阻未去，托寄贖。贺商宅嫁。盛阶平来索輓诗。写“黄庭”百字。抄《春秋御案》。看《春秋荟纂》。雨竟日不止。晚，为桂儿批《胡传》。

初六日。为鲍生批《国语》。写“黄庭”百字。检《周官义疏》。午后，作《书欧阳公春秋论后》一篇。晚，舅氏来，留小饮。

初七日。作书与大兄，“洙阳力”（挑夫）至，故遣朱四同去。写“黄庭”百字。舅氏来。午后，大兄至。闻八四姪疟疾已愈，“洙阳力”亦来。李郁文来，留晚饮。梁生法来馆云，前数日“桃李有花者”。作“闭户”诗二首示儿子。是日，寒甚，见冰。

初八日。诸生课题：“象不得有为”三句。举“直错枉论，秋末晚菘”得“菘”字。临“黄庭”百字。午后，大兄往宥城，送至通济庵前。为盛母写輓诗二幅。接蘧蘧信并《落叶》七律二，索和，词一，不解所谓，大都怨秋自遣之意。检《国朝诗》、《春秋荟纂》。因思每日看两本书，便不得接续沉着，嗣后须立大戒。只看一本书，逐次接续将去，自然有益。从前大病，都是此书未完，又看彼书，心气杂而不一，故功夫断而不恒，只坐此病深痼。遂致年近四十，学问色色粗疏，为当世所贱恶，屡立箴铭，终不能改。今又立一重大戒矣，看后日之恒否也？若看一书，而查他书参证者，不在此戒例。

初九日。邵羽吉来，至舅氏斋，刘汇三宅。刘济川书来，并陶怡仲东延予往议“陶丈哀诔诗文”。议以十二日去。午后苞元表弟来。作《马闻来诔序》、《輓对》。月江舅来。写“黄庭”百字。和蘧蘧《落叶》七律二。

初十日。写马宅輓联、横匾。午后，至陆瑞生、艺辅弟、周巨川、商传易宅。写“黄庭”百字。为邵保昌、承志、周炯、庸敬改课艺。李

郁文来,留晚饮。作《秋月》五律一。

十一日。苞元表弟来。午,家祭。大兄自宥城至。付(府)上下忙钱粮。晚,至月江舅氏宅。

十二日。肩舆往土楼陶处,过刘济川斋,不遇。午至陶文川宅吊。陶宅为予十五、六(岁)时读书之所,即景述旧为之怆然,成七律二。与陶萼楼昆弟晚饮,微醉。宿陶梓亭斋。

十三日。予未起,刘济川来陶处。午饮罢,与予同归。予复至其斋茗饮、围棋。日将夕,乃登肩舆,月色渐升,村途甚静,成五古一。抵家,李郁文方与儿辈饮,谈至二更,乃卧。

十四日。丑初二刻,立冬。写“近作”诗。舅氏来。午后,收东庄稻未全。晚,月江舅、刘汇三来,留小饮。是日,诸生补课题:“人偷明于上”二句。“孤村一犬吠”。

十五日。祭先师。邵全昌、守昌、梁生、李祉、鲍掄彦、邵保昌、周炯、商传易、庸敬、邵承志皆拜。写“黄庭”一百八十字。午后,收东庄稻,共三十八石。改邵保昌、承志、庸敬文、诗。写出入帐。作《秋夜杂兴》五古三。

十六日。邵静安丈忌日,至其宅拜。临“黄庭”百字。至邵龙池宅。检《国朝诗》。艺辅弟、刘汇三来。乳上有小核,恐肝郁所致,服药一剂,乃卧。

十七日。早间神气疲茶,想因昨日服散药所致,药不可妄服,戒之,戒之。检《国朝诗》。端弟来,午后去。至舅氏斋,艺辅弟宅。晚作书寄止泉舅氏。杨露滋、黄蔚文、舅氏来,留小饮。

十八日。诸生课题:“人有鸡犬放”一节。“一雁过南楼”,得“楼”字。检《国朝诗》。晚,《国朝诗选本》定。为鲍生批《国语》。是夜三更,头风大作,呕至五更。

十九日。已刻乃兴。脾胃犹郁郁不舒,饮食无味。恶风,足无力。午后稍平。为鲍生批《国语》一则。为邵保昌、承志、庸敬改课艺。晚饭罢便眠。

二十日。接蘧蘧书。月江舅氏来。为周炯、商传易改课艺。午后检《明诗别裁》，拟《通鉴纲目》正编、前编、续编，删正凡例，又重订《纲目》书法凡例。李郁文来，至陆瑞生宅。晚，头复痛，一更稍止。

廿一日。为陶澹园丈作《谏序》一，汪瑟庵先生款。写家用帐。

廿二日。为鲍生批“国语”。为陶澹园丈作《哀序》一，孙进士岩款。为陶作輓联八。为刘济川作挽陶丈七律一。自作挽陶丈五律二。写家用帐。

廿三日。摹“黄庭”百字。诸生课题：“子服桀之服”一段。“为人谋而不忠论红叶”得“红”字，“黄叶”得“黄”字，各五律一。写陶处輓联二，輓诗二。鲍西垣及舅氏来。韦敬斋来。检《明诗》。留月江舅晚饮。

廿四日。至艺辅弟宅，舅氏斋。李郁文来，作《梦游庐山》七绝八、《孤鸟》五古二。

廿五日。为人写寿联二、喜联一、挽联一、匾一。为邵保昌、承志、庸敬改课艺。李郁文来，留晚饮。检《明诗》。

廿六日。临“黄庭”百字。为周炯、商传易改课艺。检《明诗》。艺辅弟来。周巨川来诊内子、长女。留晚饮。晚，作《饥雁行》七古一。

廿七日。临“黄庭”百字。检《明诗》。午后，雨。族侄佩璁以家难出家为僧，(改)名证乐，字尘远。闻陶文川处新修一庵，招僧住持，冒雨自宝应来，托余写“书关”就。是夕，宿斋中，谈族中旧事，颇聿聿动听。作书与文川兄弟。月江舅来。

廿八日。亥正二刻，小雪。早，雨止。诸生：“谨而信，余力学文论”。“远上寒山石径斜”得“斜”字。早饭罢，证乐去。写“黄庭”百字。检《明诗》。作《送月江舅之河北访旧》七律一。

廿九日。早饭罢，王景洛来。刘汇三及苞元表弟来。端弟来。与汇三、景洛、端弟晚饮。景洛宿斋中。作《夜话书怀》五古二。

三十日。端弟往城内。至舅氏斋问疾。邵孚安来。写昨夜诗。午后检《明诗》。晚，与王景洛(至)取斯山房饮。归，又谈至四鼓。

十一月朔，戊申。拜家神龛，拜先师。孙淳、梁法、李祉、鲍掄彦、邵保昌、周炯、商传易、庸敬、邵承志皆拜。早饭罢，王景洛去。苞元表弟来。寄书邱琴沚。检《荀子》。为邵承志、周炯、庸敬、商传易改课艺。

初二日。为人对联五、挽诗二。作书与任浦还。至舅氏斋问疾。至艺辅弟宅。晚，检《荀子》。家中鸡翅下忽生一爪，闻人家畜、鸡半如是。或云，自苏常迤邐而来，亦一怪事。秋间桃李花，盐阜亦然。闻南村某家畜、鸭数百忽纷纷飞去，皆可入“五行志”。予家尽杀所畜、鸡，其生爪者则杀而弃之沟，毋得食之致病。

初三日。诸生课题：“苟志于仁矣”章，“志仁无恶论”。“天阔一声何处雁”得“声”字。盛阶平来。将午，东北邻家火，惊甚，旋救止。午后，重订《纲目书法凡例》。艺辅弟来。大兄自曹甸来。严璜来。

初四日。张庾山来。午后与庾山至舅氏斋。与庾山、李郁文晚饮。庾山宿斋中。

初五日。庾山往益林。早饭罢，为诸生讲庆历时文、国初时文二篇。午后，为商传易、周炯改课艺。至舅氏斋。晚，与大兄谈至二更后。邵昆池、瑶池、严璜来。

初六日。为邵保昌、承志、庸敬改课艺。为邵全昌、鲍掄彦、梁法改课艺。作《苟志于仁》章时文一。晚，接琴沚书。琴沚在土楼陶处。

初七日。作《史丈谐音哀序》，曹琢文先生款。晚，与大兄、庾山饮（于）立三斋。

初八日。诸生课题：《子在川上》章，“止吾止也”，《后生可畏论》。“松暝鹤双归”得“归”字。大兄与桂儿往土楼陶宅吊。作书与琴沚，约其来此。至艺辅弟处，拜立三太夫人寿。为杨香谷题《溪山载酒图》、《双桐书屋图》五古二、七古一。晚，大兄偕桂儿归。大兄登夜行船入城。

初九日。是科落卷至。房考阅荐评极奖，主司于八月廿八日“三阅”乃弃去。房考当涂知县，署全椒。王姓，正名，浙江□□人。立三

及大兄皆荐卷。邱勤子(琴沚)自土楼至。邵立三、李郁文、鲍星阶、邵羽吉、苞元表弟、刘汇三来。留星阶、立三、郁文、汇三晚饮。是夜，琴沚宿斋中。

初十日。李郁文来，勤子去。邵佩阶、鲍西垣来。昨夜饮，微醉，连夕眠极晏。是日，头目旋晕，心怦怦不定，手足皆无力而冷。晚，稍健，犹闭目静坐。晚饭毕便卧。

十一日。接邱晓村讣。闻苏养吾丁内艰。至舅氏斋问脚疾。为邵全昌、鲍掄彦、梁法改课艺。刘汇三来，留晚饮。醉中作书与赵容垞。

十二日。周巨川招饮，以小疾未去。早饭罢，讲先辈文、国朝文各一篇。午后，为鲍生批《国语》、《楚辞·九歌》。为周炯、商传易改课艺。至史韞东宅。端弟来。

十三日。酉正一刻，大雪。诸生课题：《不患无位》章，《贫而无谄论》。“三余读书”得“余”字。药工来为内子、长女合丸药。予与之坐一室，药香甚佳。为儿子抄唐诗数首。为张某作挽联三。为某写神前对联一。为朱生珏、邵生贻昌点定时文二。端弟去。晚，周巨川来诊李生。邵羽吉、邵生其昌来，艺辅弟来，留晚饮。二更，检《养一斋随笔》。作书与任浦还。

十四日。药工来。检《明史·申时行、王锡爵等传》。观申时行、王锡爵(传)，乃知王家屏、沈鲤为不可及。故“士贵一意孤行”也。午后，至舅氏斋，问脚疾。周培斋书来，任浦还书来。晚，桂儿忽头痛、咽痛，身热恶寒。周巨川来诊，服羌防等药。

十五日。拜先师。为舅氏作书与安东朱某。答周培斋书。周巨川来诊桂儿，脉稍静，表邪未尽解，仍令服羌活等药。药工来，端弟来，王八舅来，艺辅弟来，苞元表弟来。作书与琴沚。贖邱晓村。为周炯、商传易改课艺。

十六日。大兄自城归。为梁法、邵守昌、保昌、承志、桂儿改课艺。李俊三来诊桂儿。鲍韞华、张荣安、李郁文来，留晚饮。贖长沙

马宅。贖史丈谐音。

十七日。端弟返柴沟。午至薛丈震峰宅饮。震峰年九十二矣，犹为客酬酢，举止应对，无稍瞽乱者。客退，送出大门外。晚，至取斯山房饮。是夜，醉。

十八日。头眩目张，恶寒，未出中门。午前后，负暄观《渔洋诗话》一册。晚，饮薄酒数盃便卧。

十九日，头目仍未甚清。早饭后，至邵佩阶宅，问其太夫人疾。午后，静坐无事。

二十日。早饭后，至史韞东宅，至艺辅弟宅。午后，为邵全昌、守昌、承志、桂儿、周炯、商传易改课艺。晚，选金雨叔《排律诗》。为梁法、孙淳、李沚推算八字。

廿一日。大兄返曹甸。苞元表弟来，至鲍方周宅，问其夫人疾。午后，为盛阶平太夫人作《哀序》，薛丈震峰款。

廿二日。早，头眩恶寒。午，家祭。午后，邵羽吉来。晚，月江舅氏来，端弟来。

廿三日。诸生课题：“君子可游也”四句。“恶徼以为知者，居无求安论”，“日色冷青松”得“松”字。为桂儿抄唐诗。抄旧作诗词。

廿四日。头眩心际痛。午后，抄旧作诗词。至舅氏斋。

廿五日。任浦还来。为邵全昌、守昌、鲍掄彦、梁法改课艺。至月江舅氏宅饮。

廿六日。头眩耳鸣心跳，已刻乃兴。检《论语大全》。为周炯、商传易、邵承志、桂儿、卢晓梧表弟改课艺。

廿七日。胃气忽痛，如六、七月间。午，家祭。午后，痛复作。晚，不饮，粥罢便卧。

廿八日。已正三刻，冬至。诸生课题：“狂者进取”二句。“齐景公待孔子”章，“巧言鲜仁论，复见天地心”得“心”字，(作)岁寒三友歌。是日，胃气弥痛。晚，服“六君子”汤一剂。

廿九日。夜间发热，晓，又恶寒，然胃痛似稍止矣，不可谓非药

力也。赙苏母。服“二和”药。午,家祭。

十二月初一日。丁丑。拜家神龛,拜先师。邵全昌、守昌、孙淳、梁法、鲍掄彦、邵保昌、周炯、商传易、儿子、庸敬、邵承志皆拜。为周炯、商传易改课艺。作书答金表兄如铸,赠以路费。作书答止泉舅氏,议与邵结婚事。晚,服“六君子汤”。

初二日。衣工二人来。为邵全昌、守昌、梁法、表弟晓梧改课艺。检《荀子》。

初三日。诸生课题:“舜之饭糗”章,“妻妾羞乞人论,如履薄冰”得“冰”字。至史韞东宅。至舅氏斋。至艺辅弟宅。邵佩阶来。检《时文行远集》,拟从今日为始,晨起读四书群经。早饭罢,写字一百。午饭罢,看一本书。

初四日。读《中庸》十章。写“黄庭”百字。看《荀子》。学师盛子履寄其《蕴悫阁诗集》来。赵吉人“以长诗一章”答予书。梁馥庵二更至,宿予斋。

初五日。延朱秀松、梁馥庵、鲍韞华、卢苞元、晓梧表弟、刘汇三、邵生其昌午饮。午后,李静修至。晚,延邵羽吉共饮。端弟至。予与静修、羽吉、端弟皆大醉。

初六日。予“病酒”,未见客。晚与梁馥庵小饮数盃。衣工去。

初七日。松儿晬日。设晬盘,初执金顶,次执铜钱,殆富贵中人欤,不足一笑矣。鲍星阶、梁馥庵、梁法、邵全昌、守昌、李祉、孙淳、商传易、严旭初来道喜。拟遣桂儿往吊盛母,以雨不果行。午后,(至)梁馥庵寓。晚,梁馥庵、李静修、邵羽吉来饮。

初八日。交“二九”。早,至“盛营”会葬。午饮李静修寓。晚,李郁文来,留饮。是日,诸生课题:“以有事未作,不必书”。

初九日。午,招鲍星阶、梁馥庵、陈竹轩饮。大兄至。

初十日。梁馥庵去。大兄去。作诗《送梁生审之归》。

十一日。端弟去。午,家祭。为邵全昌、守昌、承志、及儿子、庸敬改课艺。晚,作书与盛子履并作五古三。

十二日。邵羽吉来。陈竹轩来。为周炯、商传易、晓梧表弟改课艺。至舅氏斋，至艺辅弟宅。晚，月江舅来谈。

十三日。诸生课题：“子责方人”章，“荀子之不欲”二句。“岁寒知松柏论”，“断桥流水香”，得“梅”字。午赴邵(宅)饮。晚，月江舅、鲍掄彦来，留小饮。

十四日。早，舅氏来，蘧蘧来，坐谈竟日。陶稷人及其姪昀来，留晚饮，予又大醉。是日，寅初三刻，小寒。

十五日。午，乃兴。胸、胃甚不舒，酒伤故也。拟戒饮五日后，于夏日乃饮大酒，以三盃为度。春、秋、冬饮淡酒，以七盃为度，不可稍过限。王景洛来，午后去。周炯归。

十六日。至韩宅吊。至蘧蘧宅。至舅氏斋。检《明史·文苑传》。为邵承志、周炯、商传易改课艺。

十七日。交“三九”。邵羽吉来。午，作书与王景洛。抄择(摘)《宋史·道学儒林传》粹语。将晚，王景洛来，蘧蘧来。留小饮。将三更，蘧蘧乃去。

十八日。诸生课题：“唐棣之花”一章，“患不知人论”，“冰寒于水”得“冰”字。王德言来。午，赴鲍(宅)饮。为诸友强饮盃余。晚，月江舅、蘧蘧、王景洛、鲍掄彦、李郁文来，留小饮。予仍不饮也。景洛午饮大醉，晚亦未入座。

十九日。王景洛去。李郁文来。刘丈治堂忌日。…周至其宅拜。至蘧蘧宅，视其阿郎归。读《宋史·胡紘·林栗·高文虎等传》。文虎以博洽自命，而附韩侂胄，单伪学之诏，力攻朱子，凡天下之言道德性命者皆绌焉。今之士大夫自矜博习典章训诂，而以“洛闽之学”为不足道者，非高文虎之流耶！紘不足道，栗素以才辨雄一时，卒以讲《易》不合，遂劾朱子，得罪名教。嘻！小人之挟私忿，究何益耶？午后，王景洛又来。田生如椿来，艺辅弟来，端弟来。

二十日。至取斯山房写春联。午，陪舅氏月江、舅氏、郭蘧蘧饮。晚，招蘧蘧来谈。

廿一日。邵羽吉来，月江舅、蘧蘧来。舅氏、晓梧表弟来。留蘧蘧陪舅氏谈竟日。午后，舅氏欲斗“叶戏”，予曰：“戒之矣，食言何为？”蘧蘧曰：“此事若与他戏，则为食言。陪舅氏为半日欢，以解其病中愁闷，非犯戒也？”予笑曰：“然。”遂为之，至一更便止。谈至三鼓。蘧蘧去。舅氏、晓梧表弟宿斋中。

廿二日。鲍掄彦来。端弟去。午至鲍温华宅饮。饮罢，蘧蘧来，月江舅来，谈至晚。邵佩阶来，“固约”晚饮，遂又赴邵宅。归，与舅氏、月江舅谈至四鼓乃眠，皆故家遗事也。

廿三日。邵孚安来。与梁馥庵书。与李生禧书。月江舅、鲍掄彦来。张荣安、王步程来，午后去。至史温东宅，月江舅、郭蘧蘧、鲍掄彦、李郁文来，留晚饮。王景洛又来，二更，登船入城。

廿四日。张德传来拜。邵其昌来。邵羽吉来。陈竹轩、刘汇三、郭蘧蘧、苞元表弟来，留午饭。饭罢，陈竹轩去。月江舅来。留月江舅、蘧蘧、汇三晚饮。是夕，极寒。予与舅氏、月江舅、蘧蘧酒边痛谈，忘其为寒也。二更后，祀灶。

廿五日。早饭罢，舅氏坐肩舆赴苞元表弟馆舍度岁。三、四日来，畅叙甚乐，然别时犹惘惘也。晓梧表弟亦偕去。蘧蘧、汇三来送别，约新正十日，偕至舅氏所。为汇三写寿联一。至张德传宅回拜。至任浦还宅，至蘧蘧宅。李郁文来，为任浦还写寿诗一幅。为任汉清写条幅四。

廿六日。交“四九”。卢念兹来。至纪燕亭宅写春联。鲍星阶来，未遇。纪桂亭、商传易、郭焕秋来。又至纪桂亭宅，纪桂亭又来。鲍景荀来。邵立三来，偕至蘧蘧宅饮。斯须，立三以事去。予独留至二更，归。

廿七日。卢树滋来，鲍掄彦来，与谈处世及一切服御节省之道。因言“不道故旧不戏色”七字极难。家居时，“曲礼内则少仪”，不可不细读。邵立三、刘汇三来，旋去。写春联数副。为汇三写条幅一。卢苞元表弟来，鲍掄彦来。郭星来，留晚饮。

廿八日。亥初二刻，大寒。门丰(地名)王茂子来，接大兄信。偶检《宋史·钱景谔传》(文僖公惟演诸忌)，景谔与王安石不合，赏激之，与诋以为矫者参半。景谔笑曰：“自古以来，好利者众，顾义者寡，故天下万事，皆由人而不在己。苟为利所动而由于人，则盗亦可为也。”快绝语！可书座右。又《刘原父之正奉世(端明学士字仲冯)传》云，奉世性简重。常云得丧常理。譬如，寒暑加人，虽善捦生者不能无病，正须安以处之。此论与前可互相发也。又《张存传(礼部尚书，字诚之)》：“存家居矜庄，子孙非正衣冠，不见。与宾友燕(晏)接，垂足危坐。终日未尝倾倚，卒年八十八。”存非名臣，其威重尚如此，故亦能薄有树立。此不可见吾辈无成之故耶！邵东昌、鲍掄彦、陆瑞生、鲍景荀来。邵东昌又来，留晚饮。是夕，微雪。接李禧书。

廿九日。检帐偿诸逋。午后，月舅、鲍掄彦来，留晚饮。是夕，大雪。对雪清谈，颇无人世俗语。约作“小除夕对雪集诗”。

三十日。午前祭宝神。午，家祭。将午，见日。午后，作昨日所约诗，并作《满江红除夕题壁》一。

原抄本后记：此乃潘德舆四农太姑丈手书日记册，自道光元年辛巳七月十一日立秋日起，至次年壬子十月八日止。按日排记以辛巳六阅月为卷一，壬子正元一日至十月八日为卷二。卷一，四十九页，页十六行，行字二十居多，少则二十，多有三十外字者。卷二，计六十页，页十六行，行字二十，一律真楷，足为后学研究书法家模范。余六十年前后，见于子青表兄，许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初，三嫂欲就食次子际桐于沪上，祖上所留文物多数售去。余留此日册及其他几种，亦可以为淮人守之也。此日册有为予高祖“谐音公作哀序，用琢文款”，惜《序》文已佚。余今年已八十外岁，精神大不如前，勉力抄录，将卷一写完，为之欣然。

陈畏人(印)

卷 二

道光二年，岁在壬午，正月丁未，朔。贺岁往纷纷，不足书。将午，李郁文来，留小饮。邵其昌、守昌来。至月江舅宅谈陶诗少顷。归，饮数盃，遂眠。

初二日。出贺岁。寒色甚烈。至蘧蘧宅卯饮。遂邀李郁文同午饮，郁文醉，必邀至其家晚饮。饮之数盃。遇雪乃归。

初三日。独坐偎炉。时与小儿女等“掷采筹”为戏。午后，月江舅、鲍掄彦来谈。艺辅弟来。留晚饮。邵全昌来，兼饷“腊酒”一瓶。

初四日。晨起，读《易》二卦。作书与王步程。抄近作诗文。艺辅弟来。邵羽吉来。午后又雪。鲍星阶、刘汇三来。艺辅挾书质疑字。留之宿斋中。

初五日。交“五九”。月江舅、鲍掄彦来谈。寒甚，午饮数盃，不足以御之。晚，邵佩阶来。夜，雪。

初六日。晓，仍雪。读《易》二卦，看“入谱”。胸腹痞闷、胃脘痛。酒伤坎，受寒气坎，抑肝之积郁凌脾坎？殆皆有之矣。慎起居、平嗔怒、节饮食，庶有瘳乎？晚服“建莲糯米粥”，未饮酒。作书与邱琴沚，兼寄七古一。接大兄书。

初七日。雪霁见日。卢苞元表弟来。邵全昌、鲍掄彦来，均留午饮。晚，胃脘又痛。仍服莲米粥。

初八日。邵宅招饮，以胃气未赴。月江舅、苞元表弟、鲍掄彦来。读《易》四卦。看《近思录》。夜间胃气甚不平。

初九日。桂儿往妹宅贺年。陈锡蕃、任浦还、月舅、鲍掄彦来。任宅招饮，亦以胃病辞之。得琴沚复书，和诗未成，只寄来四句。至陈锡蕃、邵羽吉、艺辅弟宅。

初十日。胃气稍平。读《易》四卦，“但以见是非无利害，便知天地即身心，常矫轻而警隋，勿亏体以辱亲，唤起截断。”三十字粘壁。

“唤起截断”四字，宋儒李道传大书卧榻屏间者也。至史宅。月舅、鲍掄彦、郭蘧蘧、邵羽吉来。晚，与蘧蘧、鲍生至月舅宅饮。

十一日。读《易》六卦。胃气复作。鲍生来。午后，至陆瑞生宅，寻蘧蘧谈。至陈锡蕃宅。晚，点定刘汇三课艺。

十二日。床上默背《易》十二卦。午招陈锡蕃、月江舅、李郁文、郭蘧蘧、卢念兹、邵立三、鲍生饮。晚，刘汇三来。

十三日。申初一刻，立春。与邵立三、邵其昌骑驴至苞元表弟馆省舅氏。月江舅、刘汇三、鲍生已先至，作《村行》诗一首。晚，与月江舅、邵立三、其昌、鲍生步归。月色满林，残雪在地，风景清绝。农家留饮茶。茶毕，复行抵家，柝声起矣。

十四日。交“六九”。读《易》六卦。月江舅、鲍生来，与月舅至蘧蘧宅，负曝少顷。至真武庙前野眺，残雪渐释，麦犹未露也。将晚，邵羽吉、陈锡蕃、端弟来。是夜，胃痛甚，不能寐。

十五日。以疾未晨兴。命桂儿拜家神龛，拜先师。李禧来贺岁。月舅、鲍生来。郭蘧蘧来。以是日赴徐甸馆。刘汇三来，邵羽吉、陈锡蕃来。将晚，邵立三来。接黄少霞书。鲍生来，留小酌数盃。连夕月色极佳，然太白光芒逼人，如半月也。或云昼见，已数十日矣。

十六日。月舅、鲍生来。盛阶平来贺岁。端弟往曹甸。至张宅候盛阶平，李禧来。周巨川来诊。梁树声来。与梁树声至邵孚安宅。刘汇三来，邵孚安来，招晚饮，以疾不赴，服“归芍六君子汤”。梁树声来，留宿斋中。是夜，胃气犹未平。

十七日。鲍星阶来，邵羽吉来。梁树声归。鲍生来。太仓黄生来。李燮阳来。读《易》六卦，“上经”毕。午前，胃气犹痛。检《明史·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高攀龙·冯从吾·杨涟·左光斗列传》。服昨日“二和”药。陈锡蕃、邵羽吉来。连日皆服莲米粥，又服汤药，而胃气犹徹夜痛。

十八日。甲子，养一斋中诸生始入肄业。予拜先师。邵孚安、震寰、羽吉、佩阶、立三、张德传、鲍韞华以率子弟入学拜。邵其昌、全

昌、宜昌、寿昌、保昌、承志、张廷柱、鲍掄彦、商传易、桂儿皆拜。表弟嵩吉初从予执业，亦拜。予送杏儿入鲍氏家塾。从月江舅执业，拜先师。午饮鲍宅，以胃气不敢饮也。将晚，孙淳自谷家嘴至，拜先师。杏儿连日恶寒，体“酸”，时复头痛，服羌活、荆芥等药，汗未透，复感寒，延程掌衡诊视，服羌活、防风等药。接止泉舅氏书。服“归芍六君子汤”。

十九日。程掌衡来诊杏儿，谓表邪已解，宜服“清热导赤”之剂。史佩鸣、马永清弟、任素存来，至史宅回看史佩鸣，至邵宅回看马永清弟，至鲍宅回看李燮阳。至刘汇三宅。午后，检《日知录》。有“论文人”云：宋摯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又曰，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又曰，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为好犯上、好作乱之人；一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孙弟，以至于弑父与君，皆好犯上作乱之推也。自胁肩谄笑未同而言，以至于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于世，有王莽之篡弑，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摯之禅代，则必有潘勗之九锡，是乱之所由生也。犯上故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故大禹谓之巧言令色之孔壬而与驩、兜有、苗同为一类。甚哉，其可畏也！然则，学者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宜继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侧媚之习，使一言一动皆出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后可以修身而治国矣。此则议论，非文人之所知，而文人又不可不知也！因书于此。艺辅弟来，问予胃气。日昃胃气颇梗塞，人定时稍平，服昨日“二和药”。

二十日。胃气痛甚，得食则少减，食毕“三、四炷香”时又痛矣。明系肝强胃弱所致。是日将晚，乃出中门。朱生芳自清河至，入学拜先师。晚，服“归芍六君子汤”。检《古文渊鉴·南宋文》。

二十一日。早饭后胃气仍痛。检《南宋文》。李俊三来诊桂儿。端弟自曹甸来。午后、晚间胃气又痛，服昨日“二和药”。

二十二日。月江舅来问疾。至陈锡蕃宅诊脉、酌药方。李郁文来。韦右箴招饮,以疾不赴。为梁沅批选《赋》,偶见朱子《论大壮大象传》云:“雷在天上是甚威严,人之克己须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礼。”半上落下不济事,爰之识于此。检《南宋文》。服“归芍六君子汤”。是日,胃气不甚痛。

二十三日。交“七九”。诸生课题:“吾之于人也”章,“齐之以礼,学然后知不足论”。“春风之入”,得“风”字。为梁沅批《赋》。鲍星阶来。至艺辅弟宅。李俊三来诊桂儿。邵宅招饮,以疾不赴。晚,作书答盛子履。服昨日“二和药”。

二十四日。端弟来。李俊三来诊桂儿。至邵宅贺娶。胡湘南来,宿斋中。月江舅来,留小酌。李郁文来。晚,霰集,复雨。

二十五日。作书答黄少霞。李俊三来诊桂儿。至邵宅午饭。鲍星阶来,留晚饮。服“归芍六君子汤”。是日,雨未歇,又彻夜雨。

二十六日。连日胃气不复痛,但微有闷塞时耳。莲米粥仍服不间。至鲍星阶宅。早粥、午饭与胡湘南俱。李俊三来。午后又雨。鲍星阶来。作书答阮定甫。服昨日“二和药”。

二十七日。雨止。胡湘南去。作《与印辰姪书》。朱秀松来。回看宋滋泉。朱秀松、李俊三来。与鲍掄彦、商传易改课艺。接舒民姪书,知拟山姪于月之二十一日下世。族中读书长厚稍明大义者,此子也。年不满四十而死,老母之养尚未终,孤子生甫两月耳。揽书怨感之至。晚,作书与大兄,复与印辰姪书,为“拟山处”助丧公项事。又作书答舒民姪。夜又雨。

二十八日。午初二刻,雨水。晚,仍雨。诸生课题:“居敬而行简”一节,“由君子观之,人皆可以为尧舜论”。“出席歌鹿鸣”得“歌”字。朱秀松率子模入学,拜先师。至邵宅,赴朱秀松(宅)饮。饮罢,至舅氏斋。李俊三来,桂儿患癰已溃脓。晚,雨霁风起。夜,鼓风大作。呕至四更,乃得眠。

二十九日。大风。头风息,仍恶风也。舅氏新岁初来。邵羽吉

来。刘盈初招饮,以疾不赴。检《南宋文》。鲍星阶来。服“归芍六君子汤”。

三十日。神气稍清。午赴邵宅饮。午后,检《北宋文》。晚,招朱秀松、邵羽吉、刘汇三、卢晓梧饮。二更,服二和药。

二月初一日。丁丑。拜家神龛,拜先师。胡问樵来,旋去。接邱琴泚书并五言古诗一,七言古诗一。前寄诗四句,本未成,此七言续之。至舅氏斋。妹归,甥周炯及其从兄杰偕至。午,家祭。午后,为邵守昌、张廷柱、邵承志改课艺。作书与黄少霞并寄五言古诗一。李郁文来,留小饮。艺辅弟来。

初二日,交“八九”。邵惟清、鲍西垣来。舅氏及张墨泉来,留午饮。午后为邵寿昌改课艺。为田母作《诔序》,曹丈琢文款。接大兄书二,作书复之。服“归芍六君子汤”。

初三日。昨夜胃气时痛。文昌会不赴。午招邵龙池、鲍掄铨与周杰饮。晚,检《闲窗药石》。服二和药。夜间胃大痛,不眠。

初四日。补课题:“尧舜与人同耳,劳而不怨论”。“春水绿波”得“南”字。以诸生昨日应文昌会,故也。至艺辅弟、韦敬斋宅。为邵宜昌选文选诗赋读本。补作《示儿长语》十数则。晚,艺辅弟来。韦敬斋来。

初五日。为邵宜昌、全昌、守昌、鲍掄彦点定漕帅《观风四书文》。卢苞元表弟、王大山来。接黄少霞书并《汉魏丛书》二套、《薛文清公读书录》四本。端弟返柴沟。午后,至邵宅看王大山。作《重订读书录小引》。晚,招王大山、刘湘云、邵佩阶饮。

初六日。读《周易》“折中恒”卦。抄《廿一家易注》。为梁沅批选《赋》。为张廷柱、朱楷、朱芳、邵宜昌、寿昌、保昌、承志改课艺。艺辅弟来。

初七日。早,接印辰姪书,知族长枫亭叔祖客岁十二月下世。吾族方丁衰运式微已甚。枫亭公以老成大耄,为一族之冠冕,今又凋谢,奈何,奈何!作书与舒民姪。王大山来。为梁沅批选《赋》。抄《廿

一家易注》。检《读书录》。连日胃气稍平，又受风寒，头痛身重，乏顿无神，大抵仆此时以保蓄精神为第一义。抄撮评选《涉猎撰著》，临摹吟咏，皆当简省专一，不可散杂，耗乱神气。盖读书专一则养心，读书散杂则害心，乃一定之理。而旧习缠绕，仍以贪多欲速、厌常喜新为佳境，无论所学不成也。即神气迫促，心境糅杂之状，非受病伤身之一大端乎？从今日为始，无问经、史、子、集，自晨起至夜卧，只看一本，上句未完，不看下句；上本未完，不看下本；此书未完，不看彼书。若为生徒选订则不在此例，余必恪遵“只看一本，循循挨去”之法。庶几心神专一，澄静无扰，虽不足以成学，而不至于受病也。又每书一本完，仍须复看一遍，方有味。为商传易、桂儿、卢晓梧改课艺。

初八日。诸生课题：“四十而不惑”二节，“箕子为之奴，从而不改论”。“庭草交翠”得“周”字。写右军帖四行。为梁沅批选《赋》。看《读书录》三十版。晚，至舅氏宅。舅氏及艺辅弟来。

初九日。为诸生讲时文一。为梁沅批选《赋》。写右军帖四行。为邵其昌、全昌、守昌、鲍掄彦改课艺。晚，至舅氏斋，因留晚粥，检《读书录》。

初十日。先君忌日祭，二十周岁矣。邵孚安、震寰、羽吉、惟清、立三、龙池、鲍星阶、韞华、方周、捷三、李燮阳、张德传、范士楷、韦右箴、刘湘沅、卢嵩吉、月江舅氏及馆中诸生皆来拜。午后，李郁文来。是日，雨。晚，头痛。夜间，胃气又痛。

十一日。交“九九”。晓，霁。为诸生讲时文一。写右军帖四行。为梁沅批选《赋》。为周炯、商传易、朱楷、朱芳、张廷柱、卢嵩吉、邵宜昌改课艺。端弟至，艺辅弟来。看《读书录》。

十二日。万杏渔来。写右军帖四行。为梁沅批选《赋》。为宜昌批选诗。为邵寿昌、保昌、承志、桂儿改课艺。看《读书录》。

十三日。巳正一刻，惊蛰。诸生课题：“苗而不秀”章，“凯风亲之过小者也”二句，“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论”。“鲜侔晨葩”得“鲜”

字。为梁沅批选《赋》。写右军帖一百字。为某店写招牌。端弟往泾口。作书与大兄，与苏养吾看《读书录》。午，家祭。赴陈锡蕃宅饮。晚，大雨，作《坐雨》五古一。

十四日。晨，微雨。为梁沅批选《赋》，为邵宜昌批选诗。写右军帖一百字。李郁文来。为周炯、商传易、邵全昌、守昌、鲍掄彦改课艺。接苏养吾复书。阅纪燕亭与刘汇三书。刘汇三来。晚，大雨。

十五日。帅诸生拜先师。鲍西垣来。巳刻，大雨。为梁沅批选《赋》。写右军帖百字。为朱楷、朱芳、卢藹吉、张廷柱、邵宜昌改课艺。重订《读书录类次》。

十六日。午，见日。为梁沅批选《赋》。为邵宜昌批选诗。写右军帖百字。为邵寿昌、保昌、承志、桂儿改课艺。晚，端弟至。艺辅弟来，舅氏来。

十七日。舅氏来。蔡某来。端弟往泾口。为梁沅批选《赋》竣，为邵宜昌批选诗。写右军帖百字。看《读书录》。为孙淳讲唐诗一首。午后，雨。月江舅来。二更，见月。

十八日。诸生课题：“子路曰，愿车马”二节，“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三句，“舜封象论”。“独怜幽草涧边行”得“行”字。写右军帖百字。为邵宜昌批选诗。看《读书录》。李郁文来，与郁文步西郊。月余未观村景，心目顿爽。斜阳半林，流水一曲，皆有春趣，持心静时乃能领取耳。阜邑板湖孙生来，意在受学，而无介绍以通，未可遽定也。至舅氏斋，艺辅弟来。

十九日。尽“九九”。舅氏来，孙生去。邵羽吉来，舅氏复来。邵佩阶来。开丽姪来，知拟山姪遗孤未三月殇矣，为之潜然。邵孚安来。作书与梁树声。

二十日。丽姪往大兄馆，请卜拟山葬地。为诸生讲时文一。郝玉书来。看《读书录》。丽姪来，坐夜航入城。

二十一日。为诸生讲时文一。为诸生改课艺。为孙淳讲唐诗一。看《读书录》。晚，雨。

二十二日。三女十岁初度，鲍星阶、邵龙池、严来东来祝。写右军帖十行。为诸生改课艺。孙生复来。艺辅弟来。看《读书录》。

二十三日。诸生课题：“子曰，女奚不曰？”一节，“思援弓缴而射之”，“瞽瞍底豫论”。“荷插成云”得“云”字。写右军帖十行。看《读书录》数页。晚，大兄至。

二十四日。先慈七十生辰，午祭。饮“福客”四席。午后，大兄去。孙生无介以通，辞之归。

二十五日。至舅氏斋。朱生芳“即馆地”，延予与诸客饮。午后，至陈锡蕃宅。晚，留舅氏、月江舅氏、张荣安饮。

二十六日。梁生法来。为张生廷柱书对联二。接郭蘧蘧书并文一词一。陆瑞生来。邵立三来。

二十七日。拜舅氏生辰。至邵宅饮。午后至月江舅氏斋。舅氏、月江舅氏、李郁文、刘汇三、苞元表弟、鲍掄彦来，留晚饮。苞元宿斋中。

二十八日。午初二刻，春分。诸生课题：“君子无聚众寡”四句，“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论”，“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蹠论”。“琴德最优”得“优”字。苞元表弟去。为诸生改课艺四。端弟妇及其母来。

二十九日。王景洛来。为诸生改课艺三。大兄来，宿斋中。

三月初一日，丙午。拜家神龛，帅诸生拜先师。接印辰姪书。看《读书录》，因觉入德之门无过，“惩忿窒慾，矫轻警惰”八字。苞元表弟来，大兄去。微雨。

初二日。端弟妇随其母归，端弟往城内。为诸生改课艺三。作“君子无聚众寡”四句时文一。晚，镇西，火。邵孚安来。看《读书录》。

初三日。（社）诸生课题：“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王由足用为善三宿出昼”论。“曲水流觞”得“觞”字。复郭蘧蘧书。苞元表弟来。为诸生改课艺四。至艺辅弟宅，舅氏斋。李郁文来，留晚饮。

初四日。为诸生讲时文一。为诸生改课艺四。晚，雨。

初五日。霁。为诸生讲时文一。至薛丈震峰宅。招史珮鸣、卢

树滋午饭。午后，偕李郁文步西郊外，至舅氏斋。晚，作“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时文一。

初六日。写昨日所作时文。为诸生改课艺三。至鲍生家塾，因留晚饮。饮罢，月江舅、李郁文来，谈至二更去。

初七日。为诸生改课艺一。王步程来，宿斋中。舅氏、月江舅来，刘汇三来。

初八日。诸生课题：“文之以礼乐抑王兴甲兵”一节，“缘木求鱼论”。“花丛乱数蝶”得“丛”字。王步程去。为诸生改课艺二。至舅氏斋。李郁文、苞元表弟来。至月江舅氏宅。

初九日。为诸生改课艺三。至艺辅弟宅。至邵立三斋。

初十日。辰刻，驾舟赴城，同舟者为月江舅氏、树滋表弟、艺辅弟。与月江舅联句。至受河，邻舟篙伤树滋左耳后。晚，抵闸口，步入城，寓印辰姪家，与艺辅同室眠。

十一日。出南门，至先茔拜高祖以下墓。是日，拟山姪葬。午后入城，议家祠司事及看茔佃户事。晚，至胡蔗坪宅。

十二日。至黄少霞宅。至俊夫大叔寓。与艺辅、印辰至河下小饮酒楼。至邱琴沚宅。午后，游荻庄，作《水调歌头》一。晚宿琴沚斋，与朱丈礪南夜话。是夕，艺辅归。

十三日。午后与朱礪南、黄少霞同舟入城。是夕，眠极早。

十四日。申正二刻，清明。早起，议家祠司事及看茔人事。回看盛子履学师。至陈复先宅诊病。午，赴黄少霞宅饮。饮罢，登南城，与邱琴沚、黄少霞、丁粹孙城头藉草而坐。西南一带积水澄空，月光渐上，胸次瑩然。由南而西至庆成门楼乃下。赴胡蔗坪宅饮。饮至三更五点乃散。

十五日。至张聿修宅，为茔边盗土者，众议请“示禁”。至月江舅寓，偕驾舟出城至荻庄，与盛子履、朱礪南、邱琴沚、黄少霞饮。饮罢，拟各为“荻庄修禊诗”。子履、礪南并缀以图。日落乃散去。

十六日。至俊夫大叔寓，复议祠茔事。事稍定，至阮定甫宅。闻

趙蓉垞疾，候之不值。出城驾舟归，舟中阅《槎庵小乘》二帙，至晚抵家。闻郭蘧蘧归，延之谈。苏二表兄至。

十七日。至艺辅弟宅，舅氏斋。郭蘧蘧来，留谈竟日。端弟至。

十八日。诸生课题：“子所雅言”章，“王顾左右而言他”，“言思忠论”。“细数落花因坐久”得“花”字。苞元表弟来。晚，至舅氏斋饮。

十九日。金君来议买田事。李静修帅其子禧、祉来入学。苏表兄去。

二十日。妹归家。端弟往柴沟。苞元表弟来，留午饮，仍议田事。午后，至舅氏斋。舅氏及郭蘧蘧来谈。留晚饮。

二十一日。至蘧蘧宅，与艺辅弟至苞元表弟馆。驴背作七律一。与苞元、艺辅饮（于）金君宅。饮罢，看所欲买田，共二十六亩零。饮茶樊家河庵。晚，复骑驴归。至舅氏斋，又与蘧蘧饮。

二十二日。舅氏来，至邵震寰宅，祝其夫人五十寿。蘧蘧来，留午饭。批诸生课艺三。端弟至。

廿三日。诸生课题：“君子贞而不谅，王笑而不言。”“齐王不忍杀牛论”。“竹外桃花三两枝”得“枝”字。是日，头风小发，胸腹亦胀甚。晚，月江舅及蘧蘧来谈，留小饮。邵羽吉来。

廿四日。买田二十六亩。留“诸说田者”饮，纷纷琐琐事殊扰而不谙，至晚乃定。郭蘧蘧来，旋赴馆。

廿五日。鲍西垣来。邵羽吉来。为诸生改课艺十。

廿六日。为诸生改课艺七。大兄来，旋去。胡问樵来，旋去。

廿七日。胃气腹胀，得食乃安，明是气虚之象，延陈竹轩诊视。晚，服药一剂。

廿八日。诸生课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闻义不能徙才难论”。“春晚绿野秀”得“春”字。为诸生改课艺十。至舅氏斋，至陈竹轩宅。作《荻庄修楔诗》并题《荻庄修楔图·迈陂塘》一阕。服二和药。

廿九日。为诸生改课艺十。为邵生宜昌选《国语》。晚，月江舅、

李郁文来。服药。

三十日。与黄少霞书。为梁生批课艺。至月舅宅晚饮。二更，服二和药。是日，子正初刻，谷雨。

闰三月初一日，丙午。拜家神龛，拜先师。为诸生讲陶庵先生文一。为梁生法、苞元表弟批课艺九。连日胸腹痛胀未差。晚，仍服於朮、地黄等药。树滋表弟来。

初二日。胡问樵来，与之野步少顷，旋去。至舅氏斋，舅氏来，未遇。为王步程批课艺十。刘湘沅来，留晚饮。服二和药。

初三日。诸生课题：“畏大人”二句，“说大人”一节，“自求多福论”。“风柳万条斜”得“斜”字。与盛子履书，与赵容垞书，与印辰姪书。（作）《寄蓉垞》七绝一，《寄子履》五律一。

初四日。为诸生改课艺六。至史韞东宅。肝胃不调，服“人参养荣汤”。

初五日。至舅氏斋，与刘汇三、邵佩阶、立三至龙瑞庵看牡丹，复登五桥周览，乃归。午后，为诸生改课艺四。肝胃气不和之至，既痛且胀，坐卧皆弗适也。

初六日。肝胃仍不和，延周巨川诊。当以“香砂六君子汤”及“芍药汤”和之。“养荣汤”太褻实矣。晚，服药。

初七日。为诸生改课艺六。李郁文来。至取斯山房饮。晚，服药。腹胀如故。端弟至。

初八日。诸生课题：“子贡方人”章，“月攘一鸡”二句，“月攘一鸡论”。《荷钱赋》以“点溪荷叶叠青钱”为韵，“画桥碧阴”得“阴”字。舅氏来，邵羽吉来。端弟往柴沟。接黄少霞书并五律二、词二，皆《荻庄修禊作》。为诸生改课艺五。与艺辅弟村南晚步，作五律二。月江舅、李郁文、鲍生晚饮斋中。服前方药。与郭蘧蘧书。邵立三来。

初九日。周巨川来诊，订丸方，煎剂仍前方。为诸生讲“归季思”时文一。与印辰姪书。与邱琴沚书并七绝一。与黄少霞书。为诸生改课艺五。舅氏来。邵立三来。服药。

初十日。为诸生讲王云劬文一。为诸生改课艺五。服药。与月江舅村西小步，作五绝一。王景洛来，与月江舅、景洛至鲍生宅晚饮。

十一日。王景洛来，鲍西垣来，舅氏来，艺辅弟来。久不雨矣，田家以“无麦”为恐，镇中人犹演剧为乐，殊不嫌于理。午后，王景洛复来。宋应珩来，至舅氏斋。与月江舅、李郁文、宋应珩南村散步，作五古一。服药。月舅、郁文晚饮斋中。卢蕙琴来。是日，妹自塔儿头归。

十二日。陈礼模、方生来，陈锡蕃来。胸腹胀甚，拟停煎剂。写摺叠扇二。月江舅来。郭蘧蘧、鲍西垣、刘汇三来。周炯兄(周)杰来。

十三日。诸生看赛神会，未课。月江舅来。董静山、董识君来。为人写摺叠扇三。张墨泉来。昨日未服药。自朝自(至)午，胸腹转似稍畅者，不可解也。端弟自柴沟至。苞元表弟、郭蘧蘧晚饮斋中。

十四日。辰刻雨。郭蘧蘧来。午晴。月江舅、宋应珩来。桂儿咽痛，延李俊三诊。诸佃客来写“揽种”笔帖。至史宅，至舅氏斋晚饮。

十五日。拜先师。午初二刻，立夏。偶观《选赋》，得养病法四句：“祇慎乎所常忽，敬备乎所未防；淡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读《朱子诗集传》。午赴鲍(宅)饮。晚，游南村。

十六日。选订月江舅诗集。至月舅宅。刘汇三来。

十七日。选订月江舅诗集。晚，游村西柳园。舅氏来。李郁文来。月舅来。刘汇三来。

十八日。选订月江舅诗集。为诸生勘课艺。邵立三来。李俊三来诊端弟喉癰。

十九日。选订月江舅诗集。为诸生勘课艺。周巨川、李俊三来诊端弟喉癰。邵羽吉来。

二十日。选订月江舅诗集。为诸生勘课艺。作《南村散步》七绝三。作《柳园曲》七绝三。周巨川、李俊三来。

二十一日。腹又胀。陈锡蕃、李俊三来诊端弟喉癰。

二十二日。端弟喉癰剧甚，陈锡蕃、李俊三来诊，又延马蚁甸董玉昭来诊。午后，作书与大兄。晚，大兄至。夜间，头痛甚。

二十三日。诸生课题：“入公门”三句，“事父母几谏，几谏论”。“风轻花落迟”得“迟”字。与董玉昭至舅氏斋。端弟癰溃，痛渐减。

廿四日。董玉昭去。大兄去。至艺辅弟宅。李郁文来。

廿五日。选订月江舅诗，毕。写摺叠扇二。至鲍方周宅问其夫人疾。为诸生讲黄陶庵时文一。为邵生评选诗。接黄少霞书并《游湖心寺》七古一。

廿六日。为诸生勘课艺六。检《诗集传》。

廿七日。苞元表弟来，为之勘课艺二。至月舅宅问疾。与鲍西垣奕。为诸生勘课艺六。写摺叠扇一。至史宅。

二十八日。诸生课题：“古之学者为己，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落花赋》“为有源头活水来”得“来”字，《扬花曲》。为诸生改课艺六。至取斯山房。至艺辅弟宅，与艺辅、李郁文“放生庵侧”散步。李郁文来。作《散步》五古一。

二十九日。周廷芳来。纪桂亭来。为诸生勘课艺六。

四月朔己巳。拜家神龛，拜先师。舅氏来。写《养一斋案头书目》。为诸生勘课艺七。艺辅弟来。

初二日，子正三刻，小满。久不雨，大麦可割者十之二、三耳。润河断流，低田秧多枯者。亢旱可畏，疾疫渐生，安得一雨解此群麦也？为诸生勘课艺五。接赵容垞书并寄《水竹居画册》索题，因作七言长歌一。

初三日。诸生课题：“知者乐，仁者寿，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舜之避尧之子论”。“烟中牧入村”得“村”字。检《唐人绝句》。写赵容垞画册诗。李郁文来，留晚饮。舅氏来。任浦还来，至舅氏宅。

初四日。至任浦还宅。至舅氏斋。检《唐人绝句》。夜雨。

初五日。检《古诗源》。为诸生勘课艺四。晚，头痛，早眠。

初六日。早间头仍痛。午后,为诸生勘课艺七。作《磐石诗吊丁烈女》。夜雨。

初七日。写《磐石诗》。讲时文一。勘诸生课艺六。改《磐石诗》。

初八日。诸生课题:“舜有天下”一节,“不学诗无以言,君子学道爱人论”。“识曲听其真”得“真”字。勘梁生课艺七。至取斯山房。至艺辅弟宅。

初九日。勘诸生课艺八。作书与盛子履、黄少霞、印辰姪。至舅氏宅。

初十日。勘诸生课艺五。邵立三、苞元表弟来。

十一日。至盛阶平宅贺,至舅氏斋贺,留午饭。饭后,头痛,早眠。

十二日。舅氏来。写扇一。午后,改诸生课艺六。头又痛。

十三日。诸生课题:“居是邦也”三句,“然则舜不禁与”。《麦秋赋》:“文囿齐囿论”。“麦陇风来饼饵香”得“香”字(《秧马歌》)。改诸生课艺七。

十四日。讲“庆历”文一。检《橐中集》。批王生时文三。至舅氏斋,留晚饮。接止泉舅氏书,接盛子履书。写扇一。

十五日。拜先师。为邵生批选赋。讲陶庵文一。改诸生时文三。检《橐中集》。舅氏来,至月舅宅。夜,大雷雨。

十六日。早,仍雨。检《橐中集》。午,家祭。改诸生文五。

十七日。李郁文来。题旧本《橐中集后》。申三刻,芒种。

十八日。诸生课题:“疑思问”三句。“疑思问,疑思问论”“林藏初霁雨”得“藏”字。作《千秋绝调集·序》。至月舅宅。月舅来。接盛子履书。

十九日。选“古诗源”入《绝调集》。检《橐中集》。至舅氏斋,至刘汇三宅,至艺辅弟宅。李郁文来,留晚饮。

二十日。批选赋。午后头痛。

廿一日。写扇三。鲍方周、纪桂亭来。批选赋。

廿二日。勘馆课六。

廿三日。勘课艺五。诸生课题：“君子泰而不骄”章。“不可以为滕薛大夫监滴论”。“萧萧风雨麦秋寒”得“寒”字。苞元表弟来。

廿四日。勘课艺四。至舅氏斋。李郁文、邵立三、艺辅弟来，留晚饮。

廿五日。看亭林：《五经同异》。每句必以单墨圈识之，自此书始。勘课艺四。鲍星阶来。晚，舅氏来，刘汇三来。

廿六日。看《五经同异》二十版。改诸生课艺六。至史宅。

廿七日。王景洛来。至鲍西垣宅。至取斯山房。写扇一。

廿八日。诸生课题：“子在齐闻韶章，皆雅言也”，“平畴交远风赋”。“平畴交远风”诗，得“风”字。拟古诗，《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二首。改课艺五。看《五经同异》。是日，雨。

廿九日。头痛。未出中门。

五月初一日。甲戌。拜家神龛，拜先师。至鲍生宅。改诸生课艺一。作《皆雅言也》时文一。舅氏来，偕步西村。晚，至舅氏斋，晤倪宝符，留饮。接大兄书，闻礼部议准刘念台先生从祀孔子庙，窃喜之。又思有明一代儒之粹者：如曹月川、吕仲木，皆笃实之至，终身无疵玷者也，较之白沙阳明纯实多矣，今取白沙阳明而不取月川、仲木乎？惜无继请者耳。又思念台宗阳明者也，汤潜庵亦宗阳明者也。念台从祀，则汤潜庵之品诣经济，亦

本朝第一流人物也，何无请之者乎？抑闻方望溪尝请之矣，潜庵尝有遗议乎？俟考之。

初二日。至李宅吊。至巡检司所回拜。至艺辅弟宅。改诸生课艺四。端弟至。

初三日。郭焕秋来。诸生课题：“敏而好学”三句，“行乎国政”二句，“陈仲子论”。“潭影空人心诗”得“心”字。胡问樵来，大兄至，端弟去。

初四日。巳初一刻，夏至。苞元表弟来。至舅氏斋。大兄去。陆

仲雪来。

初五日。午前，雨。至史宅。月舅来。午，家祭。至鲍宅饮。至舅氏斋。至放生庵小坐。李郁文、鲍生来，晚，留饮。又雨。

初六日。看《五经同异》。午，家祭。月舅、苞元表弟、李郁文来。

初七日。郭焕秋来。至艺辅弟宅午饮。至刘汇三宅。胡问樵来，未遇。月舅来，苞元表弟来，艺辅弟来，刘汇三来。

初八日。诸生课题：“行己有耻”四句，“壮而欲行之”，“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论”。“崑山片玉诗”得“山”字。头眩，未出中门。改诸生课艺十五篇。晚，大雨。与盛子履书。

初九日。改诸生课艺八篇。午后大雨。月舅来，留晚饮。

初十日。午后又雨。改诸生课艺三篇。

十一日。晴。至西村观插秧。改诸生课艺三篇。

十二日。至鲍方周宅祝寿，留午饭。午后头痛。晚饮月舅宅。

十三日。诸生课题：“性相近也”章，“偃之言是也”，《绿阴赋》“孝为顺德论”。“绿阴生昼静诗”得“生”字。“团扇歌”。检《朱竹垞孔门弟子考》。改诸生课艺四。

十四日。检《五经同异》。至鲍生宅。月舅来。

十五日。拜先师。舅氏、月江舅、任君试廉、艺辅弟来。午饭。勘梁生课艺八篇。李郁文来。端弟至。夜，发头风，但未呕耳。

十六日。端弟去。朱生楷至。改课艺五篇。与邱琴泚书。

十七日。接盛子履书并诗一首。改课艺五篇。

十八日。诸生课题：“有德者必有言”，“有德者必有言论”。“漠漠水田飞白鹭诗”得“田”字。接大兄书。孙生淳、李生禧、李生祉至。舅氏来。勘王生课艺六篇。

十九日。纪桂亭来。检《五经同异》。至邵宅午饭。至艺辅弟宅。

二十日。癸巳寅初刻，小暑。舅氏来，留午饭。改诸生课艺四。舅氏来，艺辅弟来。

廿一日。改课文四。舅氏、月江舅氏、李郁文来。

廿二日。改诸生课艺三。王景洛来,检之诗。

廿三日。诸生课题:“子谓子贱”章,“晋人以垂棘之璧”三句,“禹闻善言则拜论”。“榴花庭院晚晴初”得“晴”字。午,家祭。检《元诗》。艺弟来,月舅来。

廿四日。周巨川来。午后,雨。

廿五日。至舅氏斋乘凉一日。与邵立三奕三局。

廿六日。勘诸生课艺六篇。朱生芳至。接邱琴沚书。

廿七日。勘诸生课艺七篇。至舅氏斋问疾。

廿八日。诸生课题:“立则见其”二句,“少师阳”一节。《初日芙蓉赋》,“初日芙蓉诗”得“初”字。“碧箫消夏歌”。李郁文来。

廿九日。勘诸生课艺六篇。作《晚坐》五古二。

六月初一日。癸卯。拜家神龛,拜先师。勘诸生课艺五。

初二日。曝书。勘诸生课艺五。

初三日。曝书。诸生课题:“季文子三思”章,“不念旧恶”。“把酒话桑麻诗”得“村”字。勘诸生课艺六。作《追悼宋绶佩》诗。李郁文来。

初四日。曝书。勘诸生课艺六。午后头痛。

初五日。早,(头)仍痛。舅氏来。至月舅宅。勘梁生文五篇。

初六日。戊申戌正一刻,大暑。勘诸生课艺四篇。检《湘亭杂著》。

初七日。勘诸生课艺六篇。阅《邸抄》。

初八日。庚戌,初伏。诸生课题:“子路问事君”章,“沈同以其私”章,“微生高论”。“础润而雨诗”得“先”字。至商传易宅唁。至鲍希闵宅唁。至周巨川宅问疾。至艺辅弟宅。至刘汇三宅,留早饭。至陈锡蕃宅,祝其夫人六十寿。午,家祭。阅今科会试“魁卷”。

初九日。勘诸生课艺五篇。鲍星阶来。阅“会墨”,写(鲍)挽联。至舅氏斋,留晚饮。月江舅来。

初十日。勘诸生文二。讲时文一。至鲍宅吊。至刘汇三宅。午

后头痛,至二更乃止。刘汇三来。

十一日。勘诸生文二。与大兄书。端弟至。邵羽吉来。田望雨久矣,至是乃得一寸雨,涧河稍通溜,饮水稍清。至鲍星阶宅。

十二日。勘诸生文六篇。舅氏来。是日,热甚。

十三日。诸生课题:“君子上达”章。“燕人畔”章,《荷净纳凉时赋》,《足恭论》“修竹不受暑诗”得“修”字。勘诸生文七篇。与印辰姪书。与黄少霞书。与邱琴沚书并七律一首。

十四日。勘梁生文六篇。晚,大雨,涧水通荡口矣。

十五日。至取斯山房。为邵立三“揲著”占“南闾”得失,“得既济之需”。留午饮。纳凉至薄暮,归。

十六日。至鲍掄彦宅午饭,生二十初度也。王生步程来。午后,与月舅、王生、鲍生、至金刚庵小坐。晚,忽恶风欲呕,服姜茶乃汗。去年“麻疹症”又行,得此症者不三、四(日)泻,即死,怪哉。

十七日。为邵佩阶点定文四。写扇一。王景洛、刘汇三来,留午饮。是日,胸腹仍不快,周巨川来诊予疾。晚服“香菇饮”一剂。一更,闻陆生怀生之母以呕泻暴亡,急趋至其宅,则附身之物一切无有,与邵佩阶酌辨,二更后归。陆生于客岁夭,弟瑞生馆于郡城,尚未得凶耗。一(十)六岁弟及二妹環泣而已。予四年来,哭陆大应中死,哭怀生死,兹又哭怀生之母,陆氏之衰替亦极矣,悲夫!

十八日。庚申,中伏。以天热停诸生文课。早,至陆宅,暮乃归。仍服药。

十九日。午,至陆宅。邵孚安来。作书答梁馥庵。至舅氏斋问风梧表弟疾。苞元表弟来,未晤。任浦还来。

二十日。勘诸生课艺六。作挽陆母诗。蘧蘧来,陆母,蘧蘧之妹也。讲陶庵文一。

廿一日。勘诸生课艺六。讲明文一。舅氏来。为任浦还与书黄少霞。程掌衡来诊次儿疾。至张德传宅。至史宅。阅《邸报》。

二十二日。甲子,午正二刻,立秋。舅氏来。郭蘧蘧来,留谈竟

日。是日，奇热。程掌衡来。

二十三日。天热停课。勘诸生课艺三。至郭蘧蘧宅。至舅氏斋。张德传来。刘汇三来。艺辅弟来。晚，又恶风，服姜汤。郭风才来。

二十四日。至蘧蘧宅。午，家祭。

二十五日。勘梁生文六篇。与梁馥庵书。至舅氏斋。

二十六日。头眩、恶风、欲呕，四肢疲困，延程掌衡诊，服荆芥、香薷等药。是日，未出中门。妇亦呕吐。接大兄书。

二十七日。头目稍清，仍延程掌衡来诊。去荆芥、防风，又服药一剂。妇亦服药。是日，仍未出中门。晚，得凉汗。

二十八日。庚午，末伏初度之辰。延舅氏、月江舅、郭蘧蘧、李郁文、苞元表弟、邵立三、刘汇三、鲍掄铨及馆中诸生午饭。客散，（与）月江舅、郭蘧蘧晚饮闲话。微雨数点错落荷叶上，甚有韵。然稻田望雨甚迫，时疫未减，亦需快雨解其毒气。涧水断流，居人所饮者皆不甚洁，尤冀得大雨，使涧水畅行也。二更，已云散见星矣。

二十九日。云阴阴似欲雨，仍不雨也。勘诸生课艺二。接蔡君名儒书，即裁书答之。

三十日。至刘汇三宅。至舅氏斋。检《春秋大事表》。蘧蘧晚来。

七月初一日。癸酉。拜家神龛，拜先师。检《春秋大事表》。勘诸生课艺五。接梁馥庵书。梁生法仍附舟南行。晚，微雨。

初二日。早起受凉，胸格格不快，时欲呕吐，服姜汤，椒面。晚，痛饮得汗。鲍西垣饯席未赴。周巨川来诊李生。

初三日。诸生课题：“尽信书”章，“孔子请讨陈恒论”。“注目寒江倚山阁”诗得“时”字。至严宅。检《春秋大事表》。舅氏来，蘧蘧来，梁价来。梁法又不偕行矣。

初四日。勘苞元表弟文三篇。至鲍西垣宅问疾。月江舅借馆地宴客。申刻散去。泄泻一次，服姜茶，未晚饭。

初五日。至严宅候病。至邵其昌宅问其外症。至蘧蘧处问其阿郎痲疾愈否？董玉昭来诊，松儿连日泄泻腹又胀也。至艺辅弟宅。勘

苞元表弟文三篇。写扇一。勘诸生课艺二篇。勘梁生课艺二篇。董玉昭又来诊,松儿身热口渴。晚,服药一剂,未甚安帖也。

初六日。松儿腹稍宽,口渴弥甚。延董玉昭、周巨川、程掌衡来诊,用香菇、猪苓等药。午后泄泻稍减,热犹未退。勘诸生课艺九篇。刘汇三处钱席未赴。

初七日。周巨川、董玉昭来诊,松儿夜间热甚,口渴稍止,腹泻亦稀,神气渐复,服香菇、吴曲等药。邵孚安来,郭蘧蘧来,舅氏来,苞元表弟来。邵孚安钱席未赴。至郭蘧蘧宅。至舅氏斋。至鲍掄彦宅送行。至刘汇三宅,问其三弟疾。鲍生来辞行,次日南下应省试。

初八日。寅初初刻,处暑。诸生课题:“曾子曰胁肩谄笑”一节,“未同而言论”。“江上青山送六朝”诗得“朝”字。与大兄书,问南行决否?午后得书,决于往矣。至舅氏斋,送苞元表弟南下。董玉昭来诊松儿,谓转为瘧矣,服柴胡、青皮等药。

初九日。妹及甥归。董玉昭来诊松儿,仍用昨日药。陈掌衡亦来。至蘧蘧处问其阿郎痢疾。蘧蘧与鲍生约同舟南下,以阿郎故稍缓矣。至邵宅送邵佩阶、其昌、全昌、守昌南下。至舅氏斋。晚,牙痛异常,一夜眠不稳。

初十日。牙痛甚,牵连头面喉舌皆痛,延程掌衡来诊,服荆、防、升麻等药。蘧蘧及李郁文来谈,留之半日。午后,牙痛稍平。松儿夜间仍热,想是瘧也,服“程掌衡药”。

十一日。程掌衡来诊松儿,服“露浆饮”。勘诸生课艺五。勘梁生课艺三。邵羽吉来。李郁文来。牙痛稍减,仍服石膏等药。

十二日。至郭蘧蘧宅,其阿郎痢稍止矣。至邵宅。延刘乔山诊松儿,谓是纯热之瘧,当以退热为要。又延董玉昭来诊松儿。其母亦滞下三、四行,董视之,令服“败毒散”以散之。鲍温华来。勘王步程课艺四。至蘧蘧宅送行。渠阿郎尚未痊愈,临歧牵衣,殊难为怀也。

十三日。诸生课题:“人有不为也”章,“史鱼蘧伯玉论”。“夕阳山外山”诗,得“山”字。至郭宅视蘧蘧阿郎疾,滞下又减矣,使服周

巨川煎药方、刘乔山丸药。又延刘乔山诊松儿。儿昏睡半日，晚，延董玉昭诊之。周巨川、程掌衡午前亦来诊视，均谓瘧热甚重。是日，服药二剂。

十四日。午，家祭。延董玉昭、周巨川、程掌衡来诊松儿，留午饭。饭罢，留董玉昭住二日。晚，松儿仍昏睡，弥知是瘧也，然寒热究未分明，纏绵之象。是日，董玉昭诊蘧蘧阿郎，谓可不药矣。

十五日。晨，拜先师毕，放诸生归。董玉昭、周巨川同诊松儿，仍用柴、苓、二陈导赤药。柴胡无真者，已服至八剂矣。舅氏来，留午饭。晚，月江舅来，留晚饮。松儿阿娘忽又滞下数次，服羌活等药。与大兄书。

十六日。至陈竹轩宅，祝其六十寿。董玉昭、周巨川同诊松儿，谓内热甚重，宜服黄连，因又留董一日，（与）周巨川同午饭。松儿阿娘仍滞下，连服羌活败毒散二剂。董玉昭亦瘧，不晚饭而卧。王景洛来。与舅氏及刘汇三同晚饮。桂儿忽又滞下头痛，予心绪真如乱丝，南下事大可阁起，以同人旧约，姑订廿六日，究未知能去否也。与妹书。

十七日。邵孚安、邵立三、刘汇三、李郁文、王景洛及卢二表弟均来问疾。董玉昭午饭罢，去。松、桂与其母均未退病，而董以瘧难留也，药均似昨日方。王景洛亦午饭罢去。周巨川午后来谓仍用“董方”。鲍韞华、商传易来问疾。买药煎药一切烦絮，留艺弟摒挡之。李郁文来，谈至三更去。艺辅弟宿斋中。

十八日。诸生课题：“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孤臣孽子论”。“疏雨滴梧桐诗”，得“疏”字。周巨川来诊妇及桂、松，增减“董方”，谓病皆渐退。然松是日仍瘧，桂（儿）未起行，妇滞下十数行，心膈蓬勃欲呕者数也。李郁文、月江舅来，留晚饮。李谈至二更去。艺辅弟仍宿斋中。

十九日。周巨川来诊妇及桂、松，妇滞下渐减，桂亦然，犹服清导之剂，松又感凉，服发表之剂，然神气愈弱矣。是日，颇委顿沉困。

鲍韞华、邵孚安来问疾。端弟至，旋去。仆夫郭二忤，予遣之。李郁文来，留晚酌。张生廷柱及艺辅弟自此均宿斋中，慰予寂也。

二十日。晨至周巨川宅，至艺辅弟宅，至郭斗宅，至舅氏斋。“斗”滞下已愈，但脾虚宜补耳，命之服“八仙糕”。舅氏胸腹颇不快，屡服“槟榔丸”，亦非衰年所宜也。周巨川来诊妇及桂、松，谓均一二剂药可痊，喜甚。鲍方周来问疾。勘诸生课艺七。李郁文来。至鲍星阶宅问疾。至史宅。

二十一日。周巨川来诊妇及桂、松，松服清热养阴之剂，妇及桂可不药。予受凉食滞，服荆、防、神曲等药。一门之囚何多病也？邵立三来奕二枰。程掌衡来诊予。予不能饭，早眠。

二十二日。周巨川来诊松儿，药与昨日相似，以瘡仍未退也。妇服“香砂枳朮丸”。予服温中导滞之剂。晨不能饭。午，留李郁文共饮数杯。午后，时恶风，时微汗，恐似瘡耳。邵羽吉来。商传易及表弟藹吉来。晚，又与郁文痛饮，乃大汗。

二十三日。乙未之正三刻，白露。周巨川来诊予及妇、桂、松二子，谓均可，不药矣。舅氏及邵立三来。微雨，留午饮。大兄至。予与立三奕。晚，作《将赴省闈留别塾中诸子》七律一。李郁文来。

二十四日。盛阶平来，邵孚安来。至舅氏斋。作书与印辰姪。任浦还来。邵立三、月江舅氏、刘汇三偕来。微雨，留晚饮。与立三奕二局。

二十五日。至鲍韞华宅，预祝其明日五十寿辰。至邵孚安、刘盈初、周巨川、任素存及舅氏、月江舅、艺辅弟、史韞东、严来东、郭斗宅辞行。晚，又至薛文震峰宅。王景洛至，旋登夜航入城，先待于河下舟次。邵孚安、震寰、鲍韞华、方周、刘盈初、张德传、薛廷佩及舅氏、月江舅、任素存来送。

二十六日。平明起，与大兄及邵立三登涧河舟。邵羽吉、惟清及塾中诸生来送。舟中与立三奕数局。申刻入城，至赵蓉垞宅问疾。蓉垞面黄、唇白、气虚、力惫，疾似不可治。谈少顷即出城。邱琴沚、黄

少霞待于荻庄，出近所唱和诗，予亦诵《南行留示塾中诸生》诗，旋分手登舟。舟伴六人，予与大兄及邵立三、刘汇三、任浦还、王景洛。各一“邵伯划子”，予与王、刘一船，仍去年例也。黄昏，舟行，薄饮数杯，观琴泚、黄少霞诗。二更，眠犹不稳。是夜，舟未停。

二十七日。五更，闻界首闸声，晨过六安沟，登岸闲步。荷田数顷，风露沁人，水香佳境，鹭社湖晓色尤美。卯饮时，便欲赋咏矣。饮罢，作《晓起观荷》五律一、《晓观鹭社湖》七古一。《微雨过高邮》五古一。《和琴泚少霞》七古一。雨时落时止，避荻港中而饮。是夜，宿邵伯埭南三里来鹤寺，别三年矣，未得一游，殊怅怅也。

二十八日。辰刻，过扬州钞关，作《眼儿媚》词一，用去年过此词调也。未刻，至瓜洲。以南风大不渡江，拨小舟而北，游锦春园，园渐就颓圯，而林木蔚然，池塘暎澈，桂香满院，蕉叶蔽人，为徜徉者久之。忆丙子来此，游未及竟，雨声在树，匆匆登舟。今则斜阳半川，游怀颇鬯，而楼榭周迴蛛丝燕粪，履声岌岌，然虑不可登也。向者登楼四览之兴渺矣。因各折桂花一枝而返。晚饮，《即事》成七绝一。饮罢，与立三奕一局，乃眠。

二十九日。晓星未落，残月初明，舟抵江口呼“红船”伴渡。鸡声渐远，涛声遂来，风不甚顺，浪益雄肆，中流奔涌如战鼓，如怒雷。风浪所冲，几误触郭公墓，然不至食顷便抵南岸，较之去年渡瓜洲时，其声势震动无十之一也。出入新河口，东风上帆，游行于云岚竹树间。居人初起，而山转村开，已有草冠而骑驴行者。午至龙潭，未登岸。申刻，至栖霞寺前。入寺访卓公，黄昏下山。是日，补作《游锦春园》五律二。作《满江红·渡江》词一。作《新河舟中即事》七律一。作《与卓公》七古一。晚，宿十步桥，去栖霞寺三里。

八月初一日。壬寅。由十步桥肩舆入城，途中风物如旧，但秋禾以旱损，居民贫瘠较甚耳。作《摄山道中》五律一，作《钟山》五律一，作《蒋王庙》五律一，作《徐中山王墓》五律一。未刻，入太平门，抵篔簹街后百花巷秦宅寓。寓五人，苞元表弟七月望前至，待予与大兄及

刘汇三、王景洛来，摒挡未定。宋应珩、邵东卿得“天恪斋”。郭蘧蘧、鲍邦士来访。晚饭罢，至宋应珩寓，任浦还在宋寓中，与予寓相距不数武也。

初二日。坐船至东关鲍生寓，留午饮，饮客皆半醉。醉中至邵佩阶寓，至邱润之寓。晤胡蔗坪，因偕蔗坪、润之、邱孚伯、王景洛至“万花园”小饮。予午酒未醒，连饮数大觥，遂至泥醉。雨声满窗，烛花已烬，留恋不忍行。复相携至润之寓，狂谈不可记，大率皆坐客掩耳者。肩舆归寓，二更后矣。

初三日。病酒慵起，止泉舅氏与邵羽吉联姻，予以执柯。是日，纳征，予以酒病不能往，请大兄代。鲍生与予谈竟日。晚，大雨。留宿寓中，作家书并《寄儿子》七绝二。

初四日。早，微雨。梁审之来，卢铁山来。与鲍生至东关晤邵佩阶，留审之、铁山午饮。审之饮未罢而归。鲍生仍宿寓中。晚，又雨。

初五日。早，与鲍生至东关，复偕至郭蘧蘧寓。寓城南正觉寺后，草树弥望，瓦屋数椽，蘧蘧独栖其中，颇清静可喜，为作七律一题其壁。偕蘧蘧过清溪渡访胡蔗坪、黄斗南。微雨，入秦淮酒肆，与蘧蘧薄饮数杯。访卢鍊山、梁审之，归寓已暮矣。邵佩阶、立三来。蘧蘧、邦士宿寓中。

初六日。胡蔗坪、黄斗南、赵午桥、王燮夫来。仆夫朱玉归。鲍生以“录遗事”抑郁不快，拟不入闱，昨夜，又咯血，神气萧索之至，与之谈，不悟。作《长歌行》以慰之。蘧蘧去，鲍生仍宿寓中。晚，又作七绝二。

初七日。摒挡入闱考具，琐屑不耐，体中甚倦，早起便思卧也。鲍生竟抑抑以病归。命之留栖霞寺待予同行，怅然而别。

初八日。黎明，赴贡院，平旦入闱。正考官穆彰阿，满州人，嘉庆乙丑进士，副考官徐士芬，浙江平湖人，嘉庆己卯进士。监临孙尔准，江苏无锡人，嘉庆乙丑进士。是日，坐平江府“宜”字号，与邱亮廷、刘稚圭同号舍。午后，热不可当，几欲眩晕，痛饮茶少定。夜，作

《忆秦娥·号舍题壁》词一，五言古一。

初九日。庚戌。“四书”题：“先有司”三句，“德为圣人”二句，“是集义所生者”四句。“清露被兰皋诗”得“兰”字。是日仍热甚，不能静坐构文。至四更，四草乃就。夜，子三刻，秋分。

初十日。午未，真草全。未初，出闱，精力大惫，谓此生不必再为进取想矣，姑完场以归可也。鲍生札来，竟以病先行，殊可忧。

十一日。平旦，入二场。坐龙腮“推”字号。在大兄号中小卧片时，进食二次，颇适意。阅邱孚伯、梁审之、卢兰士、卢苞元闱艺。晚，对月思家，作七律一。

十二日。“五经”题：“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克知三有宅心”四句，“子子干旄”四句。“秦伯使朮来聘读书，食则齐豆去席尺。”午后，微雨。三更真草毕，卧号舍中。夜，暴凉。

十三日。平明出闱。精力稍可支，凉故也。王景洛代誊头场首艺，阅者谓“当出人一头地。”笑而不敢应言，亦不足逊也。此事自有命数，听之而已。若言文事，去前辈且万里。午，有恶风意，饮热酒数盃稍适。（按：此日所记，在“代誊”下的内容抄遗漏，而补抄于次页书眉。）

十四日。三场点名甚早，黎明至贡院前犹不及，补点入，平旦时耳。坐“翔”字号，与刘汇三同。午后至邱孚伯号中写扇二。有邻号某生者见予所写扇，字迹诗句飞动不拘，卒然问：“君苏州人耶？词翰皆佳甚。”余笑曰：“非苏州人也，故词翰佳则有之，未能佳之甚。”观者皆大笑。

十五日。策题：“经学临雍说”、“文刑制治河”。黄昏，真草毕，候汇三至二更，乃同纳卷出。到寓置酒赏月，而云色往来，月光暗淡，饮者皆疲，甚思卧，殊不畅也。予作《水调歌头》一，用去年中秋出闱词调。光阴之迅，名场之苦，俯仰悲怀，向谁诉说？歌以自遣而已。

十六日。梁审之、邵东卿得天恪斋来。将午，予忽恶冷，引被而卧，冷弥甚。午后烦热，至二更后乃得汗，知是“瘧”也，转自喜。盖头

场之奇热，二场之暴凉，有病而扶出者，有死而昇出者，予之瘡幸也夫！雨自午至亥不休，水溜潺潺，扰人魂梦，弥增客绪耳。枕上作七律一。

十七日。晨起，神思筋力都觉委顿，食粥一碗稍平适。将午，蓬蓬来，午后任浦还，任试言来辞先归。闻五坝、车逻坝齐放，湖水湍汗（浩瀚），任、宋皆由六闸入荡行。梁审之来辞先行。是日，服姜茶不计碗数。与止泉舅氏书。

十八日。早饭甫毕，“瘡”便至，大寒大热，热之尤不能堪，至晡时乃汗，委顿极矣。蓬蓬来寓宿，约寓中五人同船行也。卢铁山来别。延医士汤济五来诊，候至二更不至。

十九日。早起，肩舆到汤济五宅，汤“以嗽未起”，其子必达亦诸生入闾者，代父诊视，与煎方二。归寓摒挡行李杂物，拟午后登舟启行。而寓中诸人检点未齐，俄延问舟人，谓水关已上，不能出城矣。服药一碗，竟日皆食粥也。邵佩阶、立三、东卿得天恪斋来辞先行。闻鲍生邦士十三日犹在燕子矶，殊不可解。晚，作《留别金陵》词一。

二十日。坐小船出水西门，登江船。瘡疾已至，大冷大热，至暮乃解。是夜，宿龙江下关。

廿一日。早至燕子矶，避江涛之险，肩舆往栖霞寺，同人亦策蹇行，途中秋禾半获，黄云弥望，山水田园，幽趣满怀，弥觉劳人之多事矣。薄暮至栖霞寺，入般若台访卓公，剪烛啜茗，身心顿清。晚，遂宿般若台中。七年前旧榻犹在，流光迅速，一事无成，为怅悒久之。夜深无睡，山虫四答，缺月半窗，不知身在何境？是日，作五律二、七绝一、五古一，五绝二。

廿二日。早起肩舆出寺至江船，瘡疾当期竟不至。午后仍服药。晚，住新河中龙潭东十余里。

廿三日。行新河中，将晚至镇江。卢苞元入城买药。船宿七里河神庙东，予仍服药。

廿四日。晓，微雨，渡江。作七律一。船户人少而性“烂”（按：淮

安方言,性慢),沿途停顿,午后,避雨又避粮船,至晚行不三十里。宿三汊河南。作《晚雨舟中即事》七绝一。仍服药。

廿五日。丙寅,卯初一刻,寒露。由三汊河南三里许行至申刻末,未抵扬州,以船遇北风,又粮艘满河,船户藉此耽延也。予午前苦头痛,昼眠许久乃已。是夕,宿扬州。作《浣溪沙》词。

廿六日。同人闻昭关坝水势甚险,决行下河,另雇小舟由壁虎桥东下,午后“过船”,晚宿东关。吴生绍吉来。

廿七日。船下壁虎桥入芒稻河,水势迅悍可畏。午至仙女庙,水势渐阔,微雨低云,天水如一,田畴汨没,室庐麇市,漂泊奇零,不成村落矣。晚泊野村中,不知何名。水声泷泷,不能遽眠。同人高歌,村仆社小亦拍手和也。是日,作《湖东悲》七古一。

廿八日。晓,仍逆风打桨而行。居人傍桥者,舟过桥下,拆桥索钱,竟日凡三、四处。将晚,水天混茫,舟人迷路。黄昏泊汤家庄,人家半在水中,登岸小立,风水之声盈耳,凉气侵肌,殊难久立。归舟拥被,作七绝三首。

廿九日。早饭时过兴化县城。城四面皆水,今秋水溢至城脚矣。登岸入城,茶肆小坐。风俗猥琐,殊无足观,匆匆归舟,作五律一。晚泊杨家庄,亦村之僻者。

三十日。五更开船,黎明过沙沟,将至射阳。舟人迷路,迂行二十里。晚,作六言诗二,夜泊沙家庄。二十年前,寄砚地也。归思甚急,不及访旧居。(舟)停,沽酒买鱼,鱼美而酒甚浊,饮不能畅,作七言律一。感慨咏歌,聊与苇岸秋虫叙旧而已。

九月初一日。壬申。涧口水浅舟塞,遂由荡入溪河至姚家河口。王景洛分路先拨小舟而归。至蒋家桥,大兄分路先归馆舍。予登岸省视婶姪。至崔家河,天已暮矣。端弟、桂儿闻予至崔家河,趋问在路一切。盖赴省十次,归期之迟,以今年为极。家人不知予等换船行荡,惶迫殊甚。舅氏悬切表弟及予,谓过期不至,而湖水又极险,或有意外之患,谈余竟继以泣也。是晚,脱不抵家,则次日命端

弟南下寻访消息矣，因命端弟押行李急归。予与郭蘧蘧、刘汇三、苞元表弟步行五里抵家。二更后小饮，谈别后状，至四更乃眠。

初二日。延周巨川诊松儿，连日下痢故也。鲍星阶、张德传、刘盈初、李郁文、韦右箴、任试言、邵惟清、其昌、全昌、守昌、宜昌、寿昌、保昌、承志、张廷柱、商传易来问予近况。舅氏及苞元、晓梧两表弟来，舅氏连日焦虑，颇有病色。邵立三、任浦还来。立三、浦还皆先予到者。接王景洛信。午后，至舅氏、月江舅氏、史韞东、严来东、艺辅弟、李郁文、郭蘧蘧、刘盈初、邵孚安、鲍星阶宅。鲍生掄彦于廿二日抵家，病卧数日乃兴。晚至斋中，以南行诗册畀之览。李郁文又来。是日，松儿下痢稍减，未服药。学语未成音，而斯须不肯离膝，愈增予儿女情耳。端弟去。

初三日。月舅来。邵既昌来。至任试言、陈锡蕃、韦右箴、张德传、任浦还、薛丈震峰、范士楷宅。浦还已赴馆。薛丈年九十三矣，对客无惰容，犹能以细字抄《左传评》也。午后，浴。接大兄书。张廷柱来，坐雨闲话，留之小饮。松儿下痢又减于昨日，特汗多，体羸耳。

初四日。作书与琴沚。薛廷佩来。舅氏招午饮。午后与蘧蘧、立三、苞元表弟“叶子戏”。积雨弥日，实难消遣也。二更散，雨竟夜不止。

初五日。晓雾，未见日。午前又雨。赴任池清宅饮。饮罢，蘧蘧、立三、苞元来，又寻昨日消遣之法，至三更乃散。

初六日。邵震寰来。邵羽吉来。李郁文来。留午饭。饭罢，与（之）至舅氏斋，至邵羽吉宅。又陪舅氏至蘧蘧宅。晚至刘汇三宅小饮。初见月。

初七日。与大兄书。接琴沚书并诗二首。邵保昌来，午后至立三斋，仍寻初四、五日消遣之法，至二更散。

初八日。立三招午饮，又寻昨日消遣之法，至三更散。

初九日。陈竹轩来。朱楷至。午后与月江舅、李郁文、鲍生邦士徙倚任氏墓田中，又入任氏宗祠啜茗小坐，日斜乃归。晚，留月江

舅、鲍生、李郁文小饮，蓬蓬及舅氏亦至，二更散。

初十日。辰正初刻，霜降。诸生入馆糊窗扫地，检点书籍，为三冬足用计也。看《朱子全书》。邵立三来。邵羽吉来。晚饭后与月江舅闲叙。归卧甚早，转致不寐。至三更复起坐啜茗。五更眠乃熟。

十一日。至舅氏斋。至鲍兼三宅，贺嫁女。至彭巡检寓回拜。王生耀文来，留晚饮。邵佩阶、立三、刘汇三来。大兄至。

十二日。大兄入城。至刘汇三宅午饮。饮罢至立三斋，寻初七、八日消遣之法，一更散。

十三日。邵孚安来约午饮兼寻昨日消遣之法。三更，头风大发，呕至五更乃眠。

十四日。精力殊委顿。舅氏昨日约小集，复至取斯山房，坐寻昨日消遣之法。午后，闻揭晓信。淮属止正榜一人徐登鳌，副榜一人鲁一同，去年新入洋者。二更归，谓儿子曰：“科名之事，予今生已矣！”儿辈为之可也。

十五日。疲倦晏起，晨未谒先师。午，家祭。午后阅《题名录》：解元胡国梁，安徽泾县人。薄暮与艺辅弟、桂儿南村散步，月上乃归。作五律一。

十六日。勘诸生日程。大兄自城归。看《朱子全书》。晚，舅氏来，留谈至二更去。

十七日。陈裕昆来，端弟至。至邵生熙昌宅祝寿。午后送大兄至任氏墓田侧，独步久之，幽情顿生。作五古一，自谓有陶公遗意，然陶公真本领，乃在《咏贫士》诗中“所懼非饥寒，所乐非穷通”二语，我辈能之否耶？徒学其诗格何为也。因书陶公《咏贫士》七诗于此，以省以玩，消我鄙吝。“万族各有讟，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辉。朝霞开夜露，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柰条盈此园。倾壶绝余粒，关灶不见烟。诗意塞座外，日晷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我怀？”

赖古多此贤。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溥屣，清歌鬯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裘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辩，乃不见予心。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敝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刍藁有常温，采芣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懼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月舅、鲍生来，刘汇三来，留小酌。李郁文来。

十八日。诸生课题：“焉知贤才而举之”，“举贤才论”。“而无车马喧”诗得“无”字。端弟去。看《朱子全书》。王景洛来，宿斋中。

十九日。王景洛去。与琴泚书并五律一。与少霞书并五律一。与杨香谷书。与张生敬铭书。勘朱楷课艺一本。看《朱子全书》。

二十日。勘表弟葛吉课艺一本。邵立三来。

廿一日。看《合药》，选《国策》。为王姓作挽联。晚饮月舅宅。

廿二日。收陈河、樊河稻。

廿三日。诸生课题：“五谷者”章，“牛羊又从而牧之”，“红叶赋”，“立贤无方论”。“在水一方诗”得“人”字。拟陶公九月《西田获早稻》诗一首。至舅氏斋。收陈河稻，两日所收共七十余石耳，不足以自食其八口也，何时可为老农耶？月舅来。与董玉昭书。端弟至。

廿四日。接印辰姪书，延舅氏午饭。李郁文来。将暮与郁文西村散步。斜阳流水，心境颇旷，作五律一。邵立三、刘汇三来，留小饮。作《满江红·酒边感兴》一阙。董玉昭来，端弟入城。

廿五日。辰初二刻，立冬。至裴姓宅候董玉昭。至鲍西垣宅问

疾。点勘张廷柱课艺一本。金希文来，至邵宅回候已行矣。

廿六日。邵孚安来。点勘邵宜昌课艺一本。

廿七日。为诸生讲黄陶庵时文一。勘邵寿昌文。李郁文来。

廿八日。诸生课题：“孔子曰道”二节，“知其罪者惟孔距心”，“四端犹四体论”。“黄叶下时牛背晚”诗得“时”字。勘寿昌文。作《春秋三传简正·序》。邵佩阶来。月舅来。

廿九日。作《春秋三传简正》四百字。勘邵保昌文。

三十日。写右军草字帖百二十字。勘保昌文，月舅来。

十月初一日。壬寅。拜家神龛，拜先师。勘庸敬文。晚至西村散步，风大遽归。至舅氏斋，舅氏来，月舅来。

初二日。勘桂儿文。李郁文来。孙淳至。至艺辅弟宅。延董玉昭晚饮。

初三日。诸生课题：“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今夫奕之为数”一节，“养以善则智论”。“灯花诗”得“花”字。看本朝《十二家时文》。董玉昭来。勘邵承志课艺。舅氏来，月舅来。艺辅弟来。

初四日。写右军草字帖。勘邵承志文。看《十二家时文》。郭翼来。舅氏来，月舅来。留舅氏、月舅小饮。

初五日。写右军草字帖。董玉昭来。勘商传易文。看《十二家时文》。邵羽吉来。月舅来，与月舅至舅氏斋。是日，大风。

初六日。鲍西垣来。李郁文来。为张荣安写扇一。勘商传易文。晚，与月舅至舅氏斋。

初七日。看《十二家时文》。张荣安来。邵孚安来。至邵斋午饭。与邵立三奕。晚，仍饮（于）邵斋。连日心怔忡不安。二更，服远志、茯（苓）、神（曲）等药。接胡湘南书。接大兄书。

初八日。诸生课题：“牛山之木”章，“人无远虑”章，“问西汉三杰、蜀汉三杰孰优？”“宵尔索陶诗”得“宵”字。霍生象渐来。看《十二家时文》。勘商传易文。

卷二封面：

甲辰孟夏史鉴庭畏人抄本，时年八十有三。

夏历丙午七月，经淮师师生检查两次后，装钉补书。时年八十有五，衰老颓然，恐不久于人世耳。

陈畏人(印)

扉页铃印：陈畏人、山阳陈史氏藏书两方。

第七章 北行日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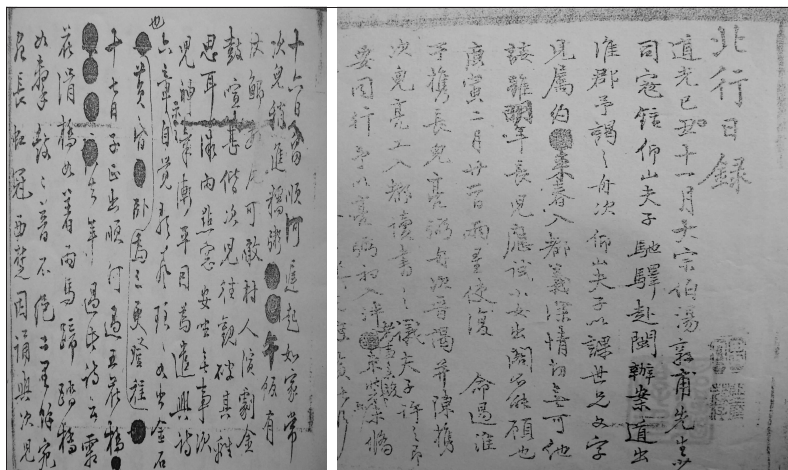
道光己丑十一月，大宗伯汤敦甫先生、少司寇钟仰山夫子驰驿赴闽办案，道出淮郡，予谒之舟次。仰山夫子以课世兄文字见属，约来春入都，义深情切，无可他委。虽明年长儿应试、小女出阁，不能顾也。

庚寅二月廿二日，两星使复命过淮，予携长儿亮弼舟次晋谒，并陈携次儿亮工入都读书之议。夫子许之，即要同行。予以亮弼初入泮，考事未竣，束装亦未备，后十日乃可。夫子遂先渡黄北行，留二纪纲候予王营。

廿三日。亮弼进院复试。

廿四日。雨，未克归车桥。

廿五日。归，摒挡行李细碎纷杂。宾朋饮饯来话别者，自是多不



可纪。

廿七日,雪。是日,集胡三蔗坪宅饮酒,甚欢。予为《留别》一章。次日,雨,遂连雨半月不止。

附:

即席留赠七古一章

淮南雪压春溪柳,河北雪花当似手。北风甚厉催远行,小梅半开姑饮酒。主人酿酒休治聋(后一日社,时蔗坪耳患重听),世事过眼如飘风。行客轮蹄走俗状,此累波及五尺童(予携次儿往京)。酒边枵触别怀起,酒外关山二千里。不及溪头种菜翁,日日开门对春水。春水方生我去乡,都亭两度绿垂杨。燕山风雪相思夜,梦绕春溪旧草堂。

(三月)初三日。遣仆至王营视道路可行,予即遄往,而泥没马胫,行客多不能出户也。

是日复集蔗坪斋

附:

索同人赠别

既雨复雨云阴阴,将行不行愁人心。皇天连雨为留客,老友旧醅还一斟。曲室晤言入风雅,兰亭觞咏何古今。莫赠将离赠新句,安排茧纸当题襟。

初九日。冒雨至亲故家为别。夜犹大雨。予为《留别甥姪辈》五律一章,七绝三章。

附：

留别元敬侄、子澈甥、相廷婿

积雨走溪声，茅堂别夜情。关河愁骨肉，文字累平生。远道头真白，残径眼未明。惟思偕尔辈，百亩学躬耕。

复示子澈甥

一雨十日不可止，一去二年方拟归。雨雨风风勿相忆，读经调膳闭柴扉。

辞家岂不念公等，思我何如亲古人。偃仄溪南一书屋，箇中包得六街春。

门衰莫使心田薄，俗混须教眼界清。料得此时长记忆，雨窗临别欲三更。

初十日。晓，薄云漏日，予即驾舟赴城，门前送者：胡问樵、舍南昆弟、鲍方周、衡士叔侄，刘盈初、汇三父子也。邵震寰、惟清叔侄则在第一桥西侧相候。舟既行，予犹回首，睽睽难为别者，则予三儿亮熙、周甥子澈、郭婿相廷也。三儿年十一，颇聪敏识人意，他日读书成就当过予，予此行剧牵怀抱者。然师友谊重，爱怜之私，姑忍而遣之耳。是日未刻入城，寓海会庵。同来者：鉴澗弟、元敬侄、长儿亮弼、次儿亮工，皆宿庵中。予赴李郡守石洲、盛广文子履署告别。周大木斋携酒来饯，同座则黄二少霞、丁三俭卿、郝三镜渠、邵立三、邵孚伯及大兄朗陵也。三更，客散，孚伯留宿庵中，喃喃至四更许乃寝。

十一日。早，出南门，携次儿遍拜，本支墓，以清明节近，且拜别也。过朱翁礪南、黄二少霞、云衢侄家、朗陵兄寓辞行。礪南年八十，安贫健饭，以作画糊口，神气充牣，安闲劳劳，行客愧之多矣。抵寓，

饭罢，出西门登舟。送者：周大木斋、丁三俭卿、郝三镜渠、方四云壑、李六少白、卢大苞元、邵佩阶立三、王岳天、邱孚伯、朗陵兄及诸侄孙也。诸人视予解缆方散去。云壑至湖嘴别，孚伯偕至袁浦，予为《采桑子》一阕，赠孚伯乃别。同予渡黄者：亮弼、亮工、鉴澠、元敬也。申刻，抵王营，泥泞犹不可行。纪纲者择期十四日开车。晚，宿王营于姓店。

附：

采桑子·赠孚伯

离情惘惘如中酒，昨日东溪。今日城西，挥手袁江日又低。
雨丝烟柳清明到，芳草平堤。绿树莺啼，得句旗亭笔懒题。

十二日。与鉴澠、元敬、亮弼、亮工闲话旅店中。风日晴美，兀坐而已。

十三日。清明。偕鉴澠辈游眺河堤。归寓，为五律二章留别。鉴澠、元敬素不读书者，亦皆有诗。剪烛话家事，至四鼓不休，仆夫戒明早行，乃就枕。

附：

王营旅舍留付大儿亮弼兼示鉴澠弟、元敬侄

蒲酒迎归骑(去年出都，五月抵家)，杨花送去旌。荒村积雨色，孤馆大河声。祖帐悽朋辈，连床蔼弟兄。相携望乡树，烟火近清明。

莽莽千山去，匆匆三日留。离堂小团聚，剪烛话弓裘。身世守先矩，文章非好修。余闲多蒔菊，归或在深秋。

十四日。登车临歧，长儿涕泣以节饮谏，予答以刻骨识之。遂与

鉴澗、元敬、长儿亮弼别。鉴澗辈复送二里许，始挥手去。次儿亮工年十六，初登车不耐颠簸，一日呕数次。过渔沟，道中泞不可当，三更抵众兴，次儿惫甚矣。

十五日。天明启行，未末过仰化，车夫欲不行，纪纲不可。道泞车屡停，四更乃抵顺河。次儿呕晕不已，饮食尝不能进。予怜其稚弱，拟拨一仆送之归，以离郡甫二百里耳。儿不可，亦少小有志者。不得已，听之。车夫告马瘡，欲为一日留，纪纲许之。各解衣卧，鸡已三唱矣。

十六日。留顺河，迟起如家常，次儿进糯粥。午饭有大鲫数尾可吃。村人演剧，金鼓喧甚，偕次儿往观，破其离思耳。微雨点窗，安坐无事，次儿神气渐平，因为《遣兴诗》六章示之。自觉歌声琅琅，如出金石也。为三更登程，黄昏卧。

附：

遣兴诗(六章)

卅载抱孤琴，偶遇成连赏。一弹解佩留，千里褰裳往。

车马岂不劳，风霜有谁惯？良友亦有言，熟读孝先传（毛子乔书中语）。

儿稚出门悲，儿孝侍亲喜。扬名志四方，勛哉从此起。

三更甫停鞭，五更又转毂。村人何闲闲，名姓如草木。

明日趋山东，邹鲁贰风雅。既为孔孟徒，敢作安居者？

道路炼筋骨，道理药柔脆。男儿气壮时，山河若平地。

十七日。子正，出顺河，过五花桥。去年过此，诗云：“霜花滑桥如著雨，马蹄踏桥如击鼓。鼓音不绝二里余，宛宛长虹冠西楚。”因诵与次儿听之。桥以北泥泞不堪，马不可立足，车夫欲行河南岸入湖路，纪纲以山路为当，二者坚相持。各下车立至五更许，议犹不

决。微雨大风，寒气竦毛骨。车夫又虑河岸雨滞，遂从纪纲议，驱马径行，天已明矣。午抵峒嵒，草草一饭。黄昏，抵红花埠，峒嵒以北路较平也。雨止月出，乡思盈盈，殊难聊赖。间览村店门联云：“桃花柳絮春开甕，细风斜风客到门。”忆去年曾饭此店中，爰是联闲靖有味，本国初山东人诗。驿属山东，故人爱书之。然国初宿迁犹属淮安，则予今日始出郡也。

十八日。五更登车，已初，饭于郟城十里铺。午后作七律一章。日未落，至李家庄宿。是日，行一百二十里，而宿店甚早，父子神气皆未疲茶，茗话至更余而寝。

附：

过 郟 城

双轮侧侧记曾经(去年春过郟城词“侧侧双轮日未斜”),乐府留题旧驿亭。沂水近通诸派白,峰山遥路半痕青。人才珍重麒麟降,官制空传风鸟灵。不见风流何水部,新诗歌与阿谁听?

十九日。黎明渡沂河。去年马亦登舟,今年水小,竟驱马驾车而渡。予与次儿仍坐小舟,水明岸阔,月皎星寒,境地清绝,然羈人当此,离怀愈不可堪矣。午前饭于沂州府城。登车成五古三章。西北风紧,垂帘假寐,飞沙满衣,路多小石,车声萃确,搅人轻梦,明日将入山矣。晚,宿半城。去年《过半城》诗:“半城亦非城,避风姑小留。君试溯风语,舌卷砂入喉。”每过此,必大风,亦一奇也。

附：

过沂州作

窗明天未明,满地是凉月。出门马一声,晓风起林樾。沂水西北

来,净可鉴毛发。明漪漾金波,野色清到骨。配以长庚星,芒采肆开豁。舟虚人自凉,水浅马直达。回头东岸东,朝阳影木末。飞鸟初出巢,行人久已发。

廿日。行三里,便入山路,崎岖委折,形神兼瘁,遇险处必下,然足弱又不耐行也。饭于青驼寺。登车簸荡愈甚,然犹为七古一章,五律一章,盖假此自宽耳。晚,宿堞庄,蒙山下小村也。

附:

车行入山戏作遣闷

入山山路如修蛇,石作鳞甲森槎枒。忽然化龙耸一角,鋸利不数鲸鱼牙。

芒屨轻捷未敢上,乃叱四马将吾车。何年凿石辟此路?奔驰驿传歌皇华。

书生橐笔倦行役,奋袂履险还咨嗟。朝过兰山飞丹霞,午望蒙山云气遮。

一山陂陀两山夹,山风扑面吹黄沙。下车微步又侧足,石如斗大臼如注。

鲁道旷荡谓鲁北,鲁南山势何碴砑。山农闲立视余笑,腐儒何苦轻辞家?

讵知四民各有职,如区有芋畴有瓜。我劳子逸分久定,文字那得参桑麻。

北燕南吴几流辈,话余此月趋京华。敢以道恶命返旆,言行反复留疵瑕。

山农不应客自去,暮山点点飞归鸦。呼儿顾仆宿山店,吸泉细品蒙山茶。

沂水道中

乱山青不断，一例属龟蒙。村抱峰腰转，车穿石骨通。
轮蹄斜照后，鸡犬远岚中。策马急相就，耕桑郊遂风。

二十一日。行二十里天明。回顾蒙山，在背面烟雾中矣。辰末，饭于龚家城。去年过此诗云：“人以风尘酬笔债，天将道路炼诗情。”亦勉作解嘲语。道涂险巇劳顿，实无似也。饭罢，行五十余里，至敖阳而歇。敖必“具敖”之“敖”，俗写“鳌”字，未审何昉？作七绝三章，闲情苦思兼而有之。朗吟数过，不解愁者当亦愁也。

附：

蒙阴道中

清明风雨送征轮，除却垂杨未见春；行过青山三百里，小桃一笑乍迎人。

马蹄欲脱下崇冈，山顶人家说路长；还过几条烟外岭，蒙阴官驿到敖阳。

脚下轮迟枉北行，肠中轮速自南征；鲁山行尽齐山到，日向淮山转一程。

廿二日。月正南升车，辰正，至翟家庄。饭罢，升车，望泰山遥立于正北矣。作《望岳示次儿》五古一章。未末，至“羊流店”歇。地名不省何义？问之土人亦不知。歇甚早，客思如麻，不能卧也。

廿三日。三更便行，辰正，饭于崔家庄。昨夜头风欲发，徹夜不安枕，卯正乃差。饭罢，倦，熟睡至泰安府。歇店直对泰山，屋爪墙

角，皆峰峦也。去年未上山，祇入岱庙，今日将暮，庙亦不可游矣。儿子殊不暢。予为七律一章自遣。匆匆两度，诚不满此山一笑耳。

附：

泰山下作

欲跨群峰直到巅，凭高饱看海东天。一千里外不停马，十八盘中空所烟。

汉碣秦碑迎处处，鞭丝帽影过年年（去年二月过此）。山灵定解予心事，生计惟求二顷田。

廿四日。午饭佃台，晚宿章夏。先行泰山脚下，后则一路乱石。石势峻嶒，车轮如磨如春，较前四日更甚。午后，雇小车与次儿并坐其上，气血少定，微嫌风大沙多耳。小车行三十五里，复入大车，又行廿五里，乃至章夏。是日晓行，作七律一章。坐小车，作七古一章。

附：

泰山下晓行

出门岳色淡濛濛，笼烛遥遥数点红。峻坂危桥千仞下，稀星残月半岩东。

殊方客易鬓毛白，险道马难行步工。借问名山发佳兴，何如茆屋养愚蒙。

长清道中坐小车戏占

大车迟重雷隆隆，小车捷捷难御风。大车砂石愁磨砢，小车孤转如飞蓬。

一推一挽人力同，坐左坐右虚当中。大车入山心忡忡，小车小憩神融融。

两厓夹立冈峦崇，中间一线轮蹄通。宛然曲港行滕舫，车小偏学船打篷。

当风片席疑行空，舫楫直以辘轳充。吟客生长江淮东，柳塘桂棹疑画工。

深春北向随征鸿，衣巾点点飞尘红。济南名士文采雄，长清邑小游匆匆。

蒲轮料不招昏蒙，短辕薄笨携儿童。惊砂夕起迷青骢，乡思症结不可攻。

余发种种一老翁，更不鹿轮为三公。射陂秋田虾菜丰，何日归家治钓筒？

廿五日。行三十里出山，路渐平，心渐宽。至杜家庙未午，而南风大作，砂起漫天，口耳鼻舌，皆贮沙之地，殊不适也。晚歇堰城。是日，作五古一章。

附：

长清县出山，过齐河县观杏花

入山石来迎，出山石犹送。譬如大江舟，雪涛递簸弄。轻帆已到岸，

回波尚激动。乃知山水雄，余力亦威重。道平神渐夷，回首似恶梦。

斯须疾风起，石定沙又纵。近开远合一，天地滚无缝。群马瘖不鸣，

耳鼻塞其空。嘿坐拂征衣，得句不敢诵。谁家红杏林，大可驻游鞚。

尘沙枉相苦，明艳自出众。不负东皇心，雨露为有用。何当练佳日，
折花酌春饗。慰兹车马劳，藉充吟客俸。

廿六日。四更登程。风定，路平，高枕至禹城而饭。此五十里中，乃一路极安善之境也。未末，至平原二十里舖歇。为《平原主人歌》一章。风尘役役，聊用自嘲。平原富庶为山东省冠，店中售杂物者纷扰可厌，挥之而去，自写诗也。

附：

平原主人歌

我行不见平原君，平原主人雅好文。
捧觞致辞来戏宾，人生当为吾郡东方生。
高步天子殿廷，直言谏争，平视群公卿。
不尔便为管公明，胸罗阴阳粹精。
列侯郊迎，一谈四座惊。
宾挟此才气，可以嬉傲长安城。

长安达者多，车马轩轩，足迹遍天下，亦知吾平原？平原名士足讨论。

宾独不闻刘訔挂檄树上坚辞官，又不闻僧绍高卧摄山冠。
簪冠宾若乏才气，何为踳踳频往还？
何不亦入密林深山间，清风朗月长盘桓。
主人喋喋宾不语，齿逼无闻良自苦（今年四十有六）。
出不能名姓铭鼎彝，处不能风雨守环堵。
有酒胆不豪，羞浇赵州土。
揽镜镊白须，白须不胜数。
门前驹子半醉问余年，长者容颜今当六十余。

廿七日。二更行至黄河古堤乃饭。盖九河入海故道，多在德、棣间也。未初，过德州，作五律一章。申初，歇刘智庙，此湖路、山路总会之所。刘智，不知何许人？晋刘实之弟，名智，管公明所谓“与刘颖川谈，神思清发”者。智尝为颖川守，或即此人欤？然颖川距此甚远，智又高唐人，不解庙何以在此？考景州有刘智社，距此祇二十里，颇著名，元吕思诚尝行田驻此，以“孝友”化民，是刘智又不独有庙也。姑阙疑以俟考。

附：

过 德 州

十里德州城，燕齐辖送迎。地连沧海阔，天入卫河明。

水木邮亭秀，津梁转漕清。西风吹桂楫，每欲赋南征。（去年过此诗：“秋风桂楫赋南征。”）

二十八日。三更行至漫河早饭，已七十里。晚，宿富庄驿。作《满江红》一阙。愁绪萦扰，道路甚平，心未平也。午后，日色干燥，车中渴甚，欲以梨汁解之，路偶无市此物者。歇店时，头岑岑然又欲痛矣。

附：

满江红·富庄驿偶题

草草分襟，已到了、交河古驿。逐日是、黄沙扑面，有何春色？梦里还家原最好，醒来何术能安席？喜古人、愁苦善形容，心如噎。欲归去，无长策。不归也，头真白。况早衰善病，奔驰无力。诗酒近

来都寡味，世间苦到离人极。羨古人、愁苦亦安闲，心如石。

廿九日。昨日一更眠，二更雨，车夫不行，至天明雨止乃行。是日，犹行一百二十里。午饭商家林，晚歇河间二十里舖。竟日东北大风，不能起坐，惟蒙被鼾卧而已。被中作七律一章，七绝三章。诗情、归梦、睡魔，三者旋相为用，奔波之苦，聊遣十之一耳。歇店，则弹唱者垒集不可耐，北地恶俗，至四、五岁小女子学唱小词，伸手索钱，可恼可恶。为此地长吏者，宜痛革之也。

附：

河间献王墓

献王雅有硕儒风，六籍分纶倡始功。太学频繁谁论列（阎潜邱谓王宜从祀）？故都祠墓合尊崇。间平未许休声匹，毛董犹居掾属中。齐羨才猷天策府，可知渊录日华宫。

河间郭外偶见岩耕，羨其闲适， 因自号南谿耕者，为诗三章识之

河间地沃足耕人，我亦思归溪上村；桑柘日斜牛饭罢，农书几卷课儿孙。

煌煌京洛俨骖騑，何似林泉稳闭扉；却笑南谿旧耕者，薄田几亩酷思归。

不惧饥寒依稼穡，（原注：“所惧非饥寒，贫居依稼穡”，皆陶诗）耐人三复是陶诗；

石田茅屋真归去，便及西风刈稻时。

三十日。四更起行，北风未息，引被而眠。任邱早饭，饭罢复眠

至十二连桥，起而玩其风景，红桥碧水，柳色蔚然，渔舟三、五，映带远近，北来第一佳处。是日，为五古一章、七古一章。晚宿雄县，县以出大、小雄山得名，在易水此，顾余止见水未见山也。晚餐大鲫，故乡风味，次儿曰：“不食此半月矣。”

附：

雄县十二联桥歌

彩虹一一云边起，碧柳朱栏映春水。行人错认到江南，忘却江南二千里。

桥上隆隆车马多，桥下有人披绿蓑。我欲沧江逐渔父，无心易水吊荆轲（桥下即易水）。

四月初一日。行七十里至新城早饭。风仍东北，惟便于卧耳。晚宿南高淀。店壁诗词甚多，有书“梦塘”者《金缕曲》一阕独佳，其词云：

茆店斜阳外。揭帘钩、旧时题壁，模糊尚在。只有看花前度客，绿鬓丝丝先改。怕春梦、今宵无赖。多少天涯鸿爪雪，被黄尘十丈风吹坏。往还路，又三载。乡心客思都难耐。况禁他、风铃独语，月槲敲碎。一领牛衣平日语，有个挑灯人待。道词赋从今休卖。不信黄金重铸铁，到浇愁、有酒无从买。倚枕想，夜如海。

词作于丙戌四月，殆会试报罢而归者耶？声情宛转，耐人寻讽。仆不恨人，亦为此怦怦之心动矣，和作一阕，题其下并书云：“梦塘何人？他日相见，当话此一段翰墨缘也。”是日，并为《望西山》七绝二章。

附：

南高淀有梦塘者题《金缕曲》甚工，爰而和之

叱马风烟外。做男儿、天南地北，有何定在。一剑昂昂燕山去，杯酒盟言未改。却不是、少年无赖。洒墨掀髯茆店里，奋题诗、不管苔墙坏。独吟处，有千载。清词偶读愁难耐。望关山、双轮百转，雄心都碎。儿女喃喃如相劝，准备村醪静待。更莫把、千金赋卖。识得邯郸尘世梦，绣平原，丝也无须买。买箬笠，钓沧海。

望 西 山

天涯南浦牵人梦，云外西山知我心（去年出都诗：“别绪迷离绕南浦，尘容拂拭对西山。”）。一自去年驱马过，尘容未洗到如今。

江亭两度饯春杯，杯底西山岚翠开。料得京华狂酒伴，残春钱罢盼予来（今日四月朔。）。

初二日。冒雨至涿州，城门未开，叩门而入。雨滑道泞，午抵窠店，雨仍不止。饭罢，驱车竟行。下春天晴，过良乡城。晚宿长兴店。是日早间仍和梦塘《金缕曲》一阕，午后为七律一章。

附：

金缕曲·和梦塘

夜雨敲窗外。枕头边、浓浓乡梦，依稀还在。恼恨舆夫催客起，不许程期暂改。乍醒时、最无聊赖。疎雨濛濛车缓缓，续成残梦体惊坏。人和梦，一齐载。无情嘶马偏难耐。共林风，萧条激越，客心揉碎。雨歇林开村店出，定有青帘遥待。问谁把、江南酒卖。梦里

良朋招不到，叹家乡，风月真难买。且辛苦，向人海。

涿州良乡道中偶成

柝静铃喧野色昏，四更人出驿亭门。关开涿鹿鸡初唱，桥滑琉璃马不奔。

赵北山河形胜地，畿南烟雨太平村。晚晴行客添归思，故国随来月一痕。

初三日。纪纲有杂事，明日入城。长日坐旅店中，更无情绪，为七绝一章。愁苦之旨，已不忍多读也。

附：

长兴店竟日兀坐偶吟

借梦还家已是痴，恹恹兀坐更难支。一时直当两时过，一日思家廿四时。

初四日。日出行，过卢沟桥，作七律一章。午，入彰义门，复入崇文门，至仰山夫子宅。

附：

过卢沟桥

都亭杨柳送南征(去年四月出京。)，柳絮重飞入凤城。人海尘多宜雨色，桑乾水急作河声。山回云抱孤虹卧，日上风连万马鸣。一自桥头题晓月，乡心谁不斗然生。

《北行日录》完

《北行日录》，清·山阳潘德與著。道光庚寅(1830)，为潘氏应座师鍾昌(字仰山)司寇聘入都课其子的北行日记，起于是年二月廿二日，迄于四月初四日，凡四十二日。文长约八千言，写出事情之原委，一路山川风貌及颠沛之苦、抑郁之怀。每日几有篇什，为潘氏用行草所录。原件为淮安陈畏人先生珍藏，由于年代较远，几经损益，中多虫蚀，个别词字颇难辨认。陈畏老已弃世有年，其哲嗣陈慎侗先生亦年近期颐，现不吝将潘氏手迹示余，并允予复印、整理，使此家乡珍贵历史文献得以问世，特此致意。

郭寿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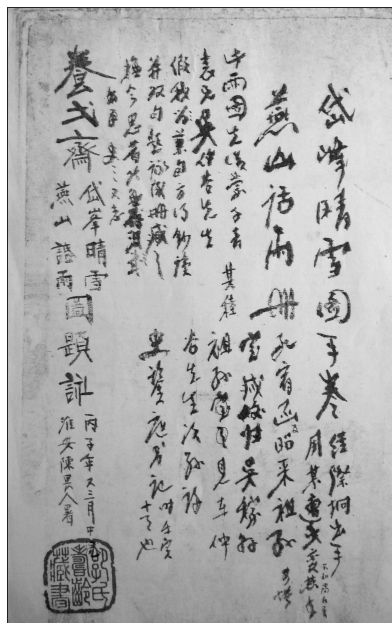
2006.2.22

第八章 养一斋岱峰 晴雪图、燕山话雨图题咏

岱峰晴雪图题咏手卷

余三过岱，恨未登巅，尽天海之广大。壬辰二月，北行至泰安，新晴气和，岱麓雪已尽，诸峰余雪了了霄汉间，明照数十里，景色高华，生平伟观也。明年四月南归，又明年十一月得北行，皆不经岱麓。

然念此不能忘，何者？天下之物莫高于岱，莫明于雪，而造天之峰，耀日之雪，又高且明之极也？是境也，信足涤吾数十年卑陋幽滞之胸而其进无穷矣。夫境过情变，进与否吾终以自信也。既入都，嘱同年生温翰初肇江为之图，俾作几案间物，益取天下至极高明之境，朝夕炯然于吾之目前，而吾心之卑陋而幽滞者，信乎其可以荡涤与！虽然使吾终不登岱之颠，尽天海之广大，即日为高明之观，吾虑局于一物而量不足也，其进也几何哉！故文于图之左方，记



图所繇起，且以鼓他日登岱之勇焉。

道光乙未正月，四农潘德舆书

可望不可及，朗朗云霄间。飘然速行客，对此开心颜。古色照东海，余青低众山。会当携蜡屐，与子相追攀。

四农仁兄嘱题 龙门 弟江开

拔地一峰尊，众峰拱罗列。中天赫乌驭，照残太古雪。十年泰安道，双丸飞一瞥。惜乏临览缘，空敝轮蹄铁。潘子志高朗，清怀耿冰洁。岱影绘晴霏，初阳侵眼纒。阴翳冻云开，明光远天澈。展图我心炯，仰止情如结。欲携九节杖，盘道探曲峩。飞跨两天门，高寒捧红日。登峰要造极，征迈供振刷。

四农先生仁弟属题，即祈正可。羽可 郭仪霄

真境冲愁眼，尘劳亦快哉。高云归嶂寂，浩气逼天开。黍稷此乡岁，神仙何处台。古多舒啸者，策杖小徂徕。疲马仍东首，骄阳掩大风。张图心郁郁，循麓梦匆匆。安得为霖雨，崇朝满太空。烟波投老计，迟我话渔篷。

乙未四月既望 都门题奉四农三哥大人海正。 弟照呈稿

岱峰高入云，俯看小宇内。上有太古雪，日出光破碎。秦皇封禅后，登者凡几辈。太息车中人，黄尘堕茫昧。君才抱孤洁，处独甘用晦。危言压群咙，凛凛见节概。栖皇此行役，忽与高寒对。古怀复谁语，寤寐清入肺。俄将宰大邑，琳琅戛鱼珮。安得肤寸云，崇朝霖雨逮。

四农老兄大人属题，即希正是。廉峰 弟徐宝善

披雪入山寻古文，昔年缒险意升升（嘉庆庚辰使浙回京，初春大雪中经岱麓，于松径深处求古碑，意颇自适）。如神志气瞻高朗，开卷光明照典坟。白玉界成升岳路，苍蚪舞出亘天云。重应日观峰头宿，翘首东瀛看大昕。

四农三兄大人正题。芝龄 弟李宗昉初稿

古岳奠东维，浩气迥海表。高寒逼天阙，云翠郁常绕。孤客过其麓，古路天风袅。陡遇积烟开，快覩残云晓。空光发心眼，逸兴满萝葛。何当造绝顶，凌虚蹑飞鸟。

四农三兄先生属题即正 至堂 艾畅

妙境在天地，昧者不得窥。瞻彼泰岱麓，往来纷如蚺。峭峰郁残雪，空照行人衣。自非万仞心，焉覩众壑奇。潘郎意独造，温子笔能追。古松矗鳞甲，初杏迴胭脂。时来物自献，境过神不疲。终从日观颠，手挈扶桑枝。伟哉高明象，自致夫何疑？持此语世人，世人知不知？

四农贤友正题 树斋 黄爵滋

卓立迥尘表，空明见道心。此时莽寒色，万象入森沉。君意托能远，余怀别自深。海天孤月夜，绝巘一横琴。

四农先生我师属题乙未端日 埜桥 姚燮

四千仞壁光珑玲，粉本欲变齐鲁青。客行千里白未了（《博闻》记：泰山高四千仞，环一千里），夕阳驴背看云亭。往来三度负登陟，梦想尚欲图真形。知君胸中小天下，眼光泉水同清泠。摩厓刻石纪封禅，蜚禽奇兽充天庭。儒生考古岂侈此，岩岩岱秩空留铭。姜潜读《易》师守道，孙复讲学纵横经。此中有人呼不出，荀城深护琉璃屏。

红尘插脚五十载，眼前须鬓俱星星。此图作意共仰止，极高明际空沧溟。炎天日赫愁驮铃，送君南下扬吴舲。如白雪浪驾微蜀，龟鳧两点如浮萍。归来检囊看鸿爪，九烟一气同冥冥。

奉题四农老兄《岱峰晴雪图》，即送归淮上，并求教正

香铁弟 黄钊

岱峰高处望淮干，千里云山尚渺漫。况是津门途更远，孤舟秋雨不胜寒与兄舟至津门即分手。闲云作雨尚无期，寥落行藏两地知。只盼燕山雪晴日，是君马首北来时。

乙未闰月四农仁兄将归淮上，属题《岱峰晴雪图》行色匆遽，率成二绝以当赠行，即希雅正。

星潭 缪铃 初稿

雪霁千峰晓雾开，名山如待不凡才。眼中沧海犹杯小，我亦曾登绝顶来（戊寅、丙戌两次登日观峰）。

奉题四农仁兄先生大人登岱图，即希教正。

慈雨弟 王钦霖 拜

有手不折秦皇松，有足不登日观峰。眼中扰扰尽侪辈，坐阅万古成愚蒙。我行徐邳历邹鲁，北涉漳卫来云中。纷纷培塿小邱壑，耸身无计排天风。翻然示我《晴雪图》，不觉吐舌垂长虹。但见寒芒凛冽四千丈，沐日浴月光瞳眈。玉尘银海塞天地，更无渣滓留虚空。咄嗟温子笔，浩荡潘侯胸，侧身东望云冥濛。阳烟煮水海波赤，琼楼忽换朝霞红。晴光炯焯不可以，逼视天门一径趋琳宫。七十二代化春水，古来何处有禅封。十年梦境堕荒晦（己丑春梦登岱宗赠四农诗有“高鸟拥归云，长天倚秋岳”之句，乃梦中所作），君时乃在徂徕之北梁父东，驴背瑟缩腰如弓。羊裘脱落革带瘦，一肩寒色生林淞。

至今粉本尚光怪,当时造物难为功。玉河春雨流淙淙,西山坐挹朝
光浓。却恨群峰不南去,隔绝云海无由通。丈夫会展排云翻,餐霞饮
绿非英雄。卧游大好莫太息,掩卷□日生高春。

奉题四农先生《岱峰晴雪图》,即求大教。

兰岑 鲁一同 待定稿

崔巍不可极,揽辔岱云来。天地高寒色,胸怀图画开。海风吹鬓
影,霖雨济时才。东国方愁旱,高歌在草莱。

老夫子大人诲正。

受业 孔继鏊 呈草

寒星明岳树,飞雪满齐州。海气高逾白,泉声凝不流。崇情属霄
汉,长啸揖壶邱。此境过弹指,画图君更留。

四农仁兄大人正题。

朱绶

万古岱宗雪,长封秦汉坛。何人话封禅,怅望岸儒冠。浩白到天
尽,空青横海寒。心闲即雪境,了了澈悲欢。

道光丙申礼闹揭晓日,走访四农老兄,出此属题,遂涂四十
字。

张际亮

望岱生崇情,驱车坐辽旷。况复积雪余,诸天垂滉漾。短睫甕牖
子,野马惊殊状。不知九州小,焉破万重障。置身突兀巅,放眼光明
藏。岱宗非自高,众山绝依傍。地迴天愈寒,晶莹鉴腑脏。要知洗涤
勤,未许纤尘让。因境自见心,展图获神贶。徂徕多高隐,策杖期同
访。

四农仁兄大人同年属题正句

弟 张肇辰

长安人海萋萋醉，后约天门恍可登。眼底尽迷三里雾，胸中自贮一壶冰。易愁垤蚁缘无力，欲语寒蝉噤不应。九点齐烟变昏旦，知君已在最高层。

弟 辰又草

东望岱峰峰可怜，秦碑汉牒两茫然。青松隐约真人迹，白雪依稀太古天。岩壑有无余落日，阴阳阖闢在苍烟。此心未伴先生杖，迟日经行定几年。

四农仁兄大人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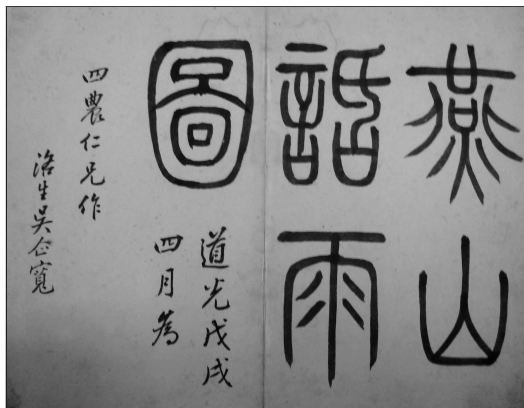
弟 汤鹏

我昔学诗宗孔融，谓宥函先生，诗派上溯养一翁。一编私淑五十载，廉立顽懦闻清风。又思振衣登岱宗，一览众山皆附庸。羈继尘鞅阻游迹，不得蜡屐相追从。披图使我三叹息，群上太山此所崇。曾崖矗立几千仞，霁雪照耀青芙蓉。匪唯齐州小九点，直为万古开鸿濛。翁之策蹇何雍容，想见云气蟠心胸。斯文光芒亘万丈，下烛东海如长虹。翁之所学本邹鲁，网罗百氏能折衷。方寸不使一物苟，朝夕炯炯涵虚空。即今异况纷交讧，雷鸣瓦缶轻黄钟。学鄙如堕万里雾，康庄不履履棘丛。秦坛汉峙尽芜没，唯见豺虎潜其踪。搏桑控轡势突兀，仰瞻苍昊何梦梦。部娄一卷自尊大，后凋谁是秦时松。乾坤既毁四维绝，先圣坠绪随飘蓬。安得起翁式一代，巘巘正气砭群蒙。振厉卑陋豁幽滞，赫如朝日当天中。我更东游继翁躅，策杖一歌东蒙峰。壬子季冬题《岱峰晴雪图》，即就绍英世兄正句。

后学 冯煦 敬题

燕山话雨图册

道光戊戌春，余来都下，与兰岑、稼轩践宥函约，寓其“心乡往”斋数十日。四人者，情志相愜如骨肉，又无日不高谈朗吟，至夜分乃



罢。自以为天下之奇乐，有生不多遭之境也。遂属翰初作《燕山话雨图》归诸宥函，俾其属同志咏歌之，以广此乐焉。吁乎！乐之既极，悲即从之。以余发短齿豁，奔走于燕者十年于兹矣。既与世无所

吻合，惟假朋友之乐稍稍自慰遣，而犹不可常得也。三人既皆失意归，微独宥函切怛不胜，即余与兰岑、稼轩同处一郡，又岂能日相见相乐如今者乎？且余此生度不复来都下，他日兰岑、稼轩来此，与宥函追寻旧欢，南望天末，一老人戢影独居，其切怛又何如邪？虽然，今兹之悲，皆以寓生，人立地上，万态飘转，安往而非寓也者。吾之悲既为



(本页图片由王乃扬先生提供)

不达，吾更愿诸君之各遣其悲也。爰缀诗一章于末，以正之诸君云：“垂杨不必留班马，明月依然共一家。别泪多如山下雨，春风将去作尘沙。”

四月十九日 四农 潘德輿 书

戊戌四月十九日与四农先生、兰岑、稼轩 同饮宥函寓庐 走笔题此图即正

老马哀鸿各自怜，此生何处不看天。人间万态纷如雨，却为浮云惜少年。败屋三间百感存，后时剪烛各江村。关山莫遣闻笳吹，惊断重来听雨魂。

松寥 张际亮

呜呼！士求友当世，或毕生不见一人，或一朝得数士，其乐可知也。至于死生契阔之际，向之乐者，适足以动其悽怆，怵恨、涕泣，无聊之悲已焉。然则朋友果足乐邪？当丙申、戊戌间，与潘丈往来都下，未尝规步离也。是图成于戊戌之夏，则与潘丈、稼轩同居宥函比部宅而作也。方三人者皆被放，犹相与牵衣踟躅讴吟而忘其苦。及巾车出都，置酒右安门外，宾主相向，举杯饮泪，凄墨无色，而后知讴吟欢宴之不可久也。然则朋友果足乐邪？悲夫！失手一散，不过数千里，而幽忧涕泗，如将隔世。孰知夫皤然一老，遂长薶于北风高原、寒沙荒榛之下，求复拉泪相向，握手长号，且不可得。而况听城南之夜流，望西山之寒云，讴吟踟躅，忘其劳苦者哉！先是宥函乞假归，明年冬稼轩且北，共出斯图而观之，有李三者，在侧，宥函叹曰：“是奴日操研而从吾师者也。”今丧家惘惘，随稼轩以北，至吾宣南故邸，当日听雨之庭，赋诗之堂，车马主客，泯焉非旧，能无张吻哀鸣者乎？座客皆叹。后八日，宥函返，稼轩遂就道，余不能送。夜梦

潘丈来坐，顷呕血布地。噫！其信若死者而有知，其能忘燕游耶？呕血布地者，心未死也。追维昔日之言，他年来此追寻旧欢。南望天末一老人戢影独居，又孰意夫死者死，散者散，师友沦落一旦而至此？人欲广求欢聚笑乐而甘此死生沦散之悲，抑独何哉，抑独何哉！道光十又九年岁次己亥臈日，通甫鲁一同序于浪石斋中。

纷纷车马长安路，紫陌红尘起烟雾。云去云来客往还，天涯回首知何处。西山迤迳绕桑乾，风雨登楼怅倚栏。即从图画论哀乐，如听归鸿别鹧鸪。

宥函姻二兄比部以此册索题于京师之宣武坊，迟至南旋未报也，今日舟过宝应，倚窗成句应教，聚散之感，亦犹图意云。

辛丑岁四月十日 蕴生 梅植之

《淮南感逝图》悼四农丈作也。笔荒墨率，都成枯泪痕，系以小诗，次原题韵

停舟淮上逢良友，置酒围灯客似家。笛响未残成变调，起看凉月下烟沙。

时甲辰七月十八日，作于

宥函司马心向往斋 即正。

弟 姚燮

朋友之情，固不以死生离合异，然死生离合之迹，虽达观有不能去于心者。方四农解元、稼轩、兰岑两孝廉同客都下，馆于宥函比部宣武城南之寓斋。亨甫孝廉亦寄寓近邻，终日高谈纵饮。予时假馆宣武门内，相距二里许，每出城辄就之。此戊戌年三、四月事也。榜既放，各东西散，为此图时，予已不及知之矣。都门之乐其黯然而乎！予又以短衣长戟，从事于楚北岭南与浙之东，足不履都门者，凡四、五年。去年夏六月至淮阴，哭四农之墓于荒烟冷露中，

《礼》云：“朋友之墓有宿草则不哭。”此盖常过其墓者言之耳。若予与四农，不知其卒之月日与葬之岁时，但记临别执手絮絮言在耳，而形容在目。忽睹墓门，虽蔓草齐腰，不自觉其声之失也。归后，值石甫观察自都阜亨甫之柩而南，暂寄吾邑城东僧舍。岁除之夕，家事毕已三鼓，念亨甫旅棹寂寥，千里孤魂，何以度岁？携短僮笼烛，肩壶榼往奠之。三爵后又哭之恸。噫！天涯良友，只此数人，奈何一年之中，使我一哭四农之墓，再哭亨甫之柩耶？欲作达观，能乎，否乎？今年春，复至都门，宥函久已外秩，兰岑以忧居于家，与数数晤言者，稼轩一人而已。言及往日之乐，其死生离合之感何如？秋中来游袁江，宥函出此册属誌之，且曰：“兄亦不可不题。”其言有余哀矣！展而翫之，四农、亨甫之墨色犹新也。是日，宥函以书约稼轩、兰岑来作“十日谈”，其来也固佳。恐十日后，又有聚散之感耳。

道光甲辰中秋后四日。

龙门 江开 跋

是夕又题

天涯老友渐凋零，独立天明数大星。昨遇桑乾重听雨，伤心万点太行青。

文章信有神，未面成夙好。三子后先遇，终未识潘老。往昔燕山中，风雨罄怀抱。我时滞乡间，泉石甘枯槁。吾子望云思，巢父头忽掉。欢戚一刹那，弦绝钟期杳。画图清泪痕，沾被原上草。而我又将雏，出岫云方袅。人事有牵率，斯游苦不早。白首赴春明，行人邯鄲道。示图话前尘，处处印鸿爪。京华依北斗，万里云天杳。先证画中缘，如对蓬莱晓。

道光戊申长至节后三日，宥函世长二兄大人属题即似粲正

惜庵 弟 王相 拜草

话雨旗亭外。数当年、尘缁同梁，几人犹在（己丑初偕祝、方诸君罢弟南归，敬适以忧并投商家林宿）？已自难禁邻笛感，况有前声惊改（后十年先生归道山，仅获读遗稿数种）。公去矣、此乡何赖？苦把平生萧瑟管，换文章、不受烟霾坏。真气盎，独千载。浩歌水调翻偏耐。想髯公、问天搔首，唾壶才碎，携向文游台上唱。隐隐半空鸾待（时以《养一斋词》属高邨王丈宽甫订正）。只输我一痴难卖，拟借先生囊底笔，要黄金、一例将愁买。言未竟，泪如海。

敬自己丑四月，始识山阳潘四农先生于寓邸，尔时数语外，不遑申欸。及戊戌重过鑠院中，亦未悽陈壹是。昨读《养一斋词》，见先生和沈梦塘“南高淀”题《金缕曲》韵，爰书其后。兹展《燕山话雨图》册，谨附录之，以志景仰。

己酉小春 宝应 后学 乔守敬 拜跋于审雨窗南

寥落晨星，悽凉旧雨，十年一别京华，剩吮豪缣素。墨沈都遮，惆怅歌骊声杳，紫聚散，半是搏沙，依稀似？山阳尺咫，遂响空嗟。天涯几番去住，曾碾碎香尘，随分看花。又断蓬荒草，换梦琵琶。前辈风流何处？那堪数吟社茶瓜。因缘在，文章有神感，况侯芭。

己酉小春中澣，宥翁仁兄亲家大人，以《燕山话雨图见示》，即令题一阙，因以《凤皇台上忆吹箫》写之。录祈拍正。

羡塘 弟 乔守敬 初稿

庚辰长至前一日，森由大河归舟，夜泊安宜城下，走访宥函司马，共话心向往斋，时漏已三下，语次及四农潘先生，声酸意楚，因出是图见示。森与先生为旧识，卷中宥函、通甫、晋卿、蕴生诸君子，又知交中不可多得者。今蕴生早逝矣，而先生亦久归道山。吊古人于泉下，与生者而同悲。感谱一词，写心无极。

芦压尖霜，苔锁冷雨，残秋仄径幽寂。试问低云，闲侵远水，何

似行人泪碧。生怕高楼，趁日暝重吹风笛。忍画荒寒，来催哽咽，倏成今昔。一老南还无地觅，甚慚是、向时旧识。刻意裁诗，迴肠撚字，哭酒痕衫湿。想春明，鸿影乱，斜阳下，关河暮黑。婉语天涯，故人中、知余苦忆。

调寄《氏州第一》，南樵符葆森。补写《心向往斋图》，今所谓三人皆去，一人存也。乙丑四月，呈稼轩比部大人

江淮耆旧早沉沦，回首燕山迹已陈。展转樵图怀往事，笛声笳吹总伤神（前图作于戊戌，四农丈即于次年秋下世。所云：“此生度不复来都下。”始讖语矣）。

宋玉悲秋念友生，江湖魏阙感离情。那知遂作晨星散，空有遗图记耦耕（咸丰初，于上元友人张荅园处见《耦耕图》巨幅，亦温丈为四农丈作，外有四农丈手书楹联云：“燕台白首容豪饮；湖海青山学耦耕。”旁有跋语，亦出都时所作）。

对酒披图百感增，霜风瑟瑟月生棱。廿年共话人何在，寥落寒窗雨夜灯（稼轩至郡辄止予舍，一灯共话，每至夜分。未歿前，过从尤数）。

光绪癸未孟冬 高延第 识

燕山话雨客全非，二老登楼又送归（戊午九月，先生招同汉阳叶润臣先生，并子上、仲实及嘉饯饮燕市）。研席相依余梦想，碧天华月负清辉。

《燕山话雨客图》今存稼轩夫子处，温叟六弟出以属题，追忆昔游，愴赋七绝一章。

甲申仲冬 徐嘉 并识

右为图凡三：一、潘四农先生作；次，孔宥函先生作；又次，则吴

丈稼轩先生作。一惜别,二伤逝也。有筠于咸丰丁巳冬始识稼轩先生于妻舅谭桐舫先生坐上。同治初,官京师。癸酉乞假归省。时先大人侨居南清河,先生主讲崇实书院,从游日以密。光绪壬午秋,先生疾终讲舍。阅二年,其子涑捧是册来请曰:“间尝见先子出是册,凄然欲有所为,默而止者数矣。岂非以图中人凋谢已尽,欲笔之,恐为过情之悲乎?今先子弃涑二年,涑不才,不足以尽图中之意,子曷为我广之。”嗟乎!有志哉,涑也!图之始也,弟以寓一时之离合之感云尔。而其言于邑,若不胜缠绵悱恻之怀也者。至于一再图之,又复眷眷顾念死生不渝之数君子者,道义交情,敦厚笃实,足以贯金石而薄霄汉可知也。其中所蓄积平居相鼓舞,临事相激发,因微表著,又可知也。岂寻常凡近之交,轻解推而重然诺者所可同日而语哉。有志哉,涑也!知手泽之足存,则宜思挚交之所以不苟。知文字之可传,则宜思率循不朽之业。知体先志以续其绪,则宜思立身处世,以发潜德而绍前休。勤其学,扩其识,如韩子所谓“道德彰而名闻流者”,庶可继先生之志,而为诸君子导扬其徽微也。区区之图咏,岂是足以为遗编之守哉!

光绪乙亥春 后学 熊有筠 跋

簪盍来丹阙。快相逢、春光明媚,云笼金堞。促膝蓬庐同畅饮,休管青衫白发。恨会少、那容轻别。窗外潇潇连夜雨,怅飘零、相对同呜咽。肝胆照,净冰雪。 浇愁难作刘伶达。黯销魂、临歧握手,柳枝同折。班马萧萧思远道,拚舍去、踟躇未决。怕顷刻、风驰电瞥。无限离情挥不断,恼刚肠、忍泪冲风发。仍回望,帝京月。

右题《燕山话雨图》,调寄金缕曲,用养一斋《出都感怀》韵。温叟六兄世大人以前册索题,存敝斋六七年,未报命。丁酉八月拉杂书之,即希雅正。

午桥 张丙炎 时年七十有四

附：

养一斋诗石刻

初抵京寓与小庾、稼轩对雪饮酒，酒边述兴有索和章

一雪慰农望，羁人眼亦新。楼头朗霄汉，草木醞冬春。华发转增色，征衣信浣尘。垂帘呼促膝，酒伴最相亲。

况我素心友，关山离思多。同看一庭雪，不饮更如何？久客余肝胆，长才忘轹轳。旗亭新乐府，拍手劝高歌小庾诗、诗余皆绝工。

漏尽炉存火，窗虚送雪花。长途初下马，孤客似还家余入都居稼轩寓舍。身世青衫旧，勳名白日斜。举杯属吾党，努力爱年华。录似稼轩贤友定字
道光甲午嘉平月 四农 潘德舆 初稿

山林钟鼎信难料，剪烛论心忘夜眠。一笑纷纷云过眼，开门明月自当天。

九衢尘涨入云去，寂历山亭对一峰。清况与君他日忆，半床诗梦五更钟。

乙未正月九日与稼轩倚青堂夜话，率成小诗即正之。

四农 潘德舆 稿

与宥函夜话兼柬羽可、小庾、龙门、詠仙、稼轩诸子

人欲安荣老，天惟忧患知。君心识归处，地上总先师。时世暂晴雨，友朋真盛衰。京华觅吾党，太息且论诗。

道光乙未正月十二日 四农 潘德舆 稿

鸳鸯殉其匹，鸿雁不乱群。妾身委君子，分定何困艰。鸾镜銜颜

色，岂无脂粉艳。从一矢有终，蓬垢为吾天。岂惟忘贫丑，九死吾所安。古井不旁出，贞松不移根。井智松已枯，水木含青春。

雪岭挺老木，自欲柱大厦。工师寂不求，萧条处荒野。嘉会纵有时，独树无乃寡。老木语新条，汝其助担荷。一身不自量，辅之计应左。岂知扶危心，万古赖不堕。蝼蚁勿相食，神明在古社。

述意二章柬宥函稼轩 德輿 初稿

山亭小饮寄怀稼轩贤友 即希 正是

斜照入林亭子绿，多情啼鸟劝衔杯。却疑石浪庵前坐（石浪庵在秣陵燕子矶，庵前石笋最多，予曾约友人担酒饮此），一径松阴酒榼来。

雪花飞尽听飞鸟（予客冬即与稼轩寓此亭侧），未向山亭共举杯。今日槐阴横醉眼，南云可送故人来。

四农 潘德輿 初稿

金粉楼台夕照天，六朝如梦未须怜。不堪问我摇舟处，帘影波光四十年。

半波秋水定微澜，一角晴山远岸蟠。十丈黄尘压鞭影，可知此地弄渔竿。

桃叶渡头烟水晴，莫愁湖上晚凉生。白门无限青青柳，谁耐秋来风雨声。

石城径作郁云堂，双桨还催下建康（石城莫愁，非洛阳石城，亦非石头城，词人牵合之耳）。多谢湖山供宾客，恨无佳句接齐梁。

浓绿湖光似泼醅，不教飞阁八窗开（湖西新建一阁，碍于他客未登）。秋荷寂寞多情绪，犹有残花待我来。

丙申八月，秦淮荡舟，遂游莫愁湖，口占数章录示稼轩贤友一粲

四农 初稿

丁酉饮真州九堂上人十笏庵，赋诗为酬，兼柬汪同年到渠，吴生稼轩

春水轻帆四百里，美于燕赵踏黄埃。真州兰若竹尤密，淮上酒人胸顿开。鸟语直从残夜起，钟声都入碧云来。故交举盏频相约，玉版诗禅不费才。酒酣更上拂云亭（庵西文墩乃宋人东园拂云故址），天际群山万古青。忽对东园思北宋，始知大地是飘萍。拈须吟客浑忘老，行脚残僧尚检经。等是尘涂未抛却，江鸥含笑向烟汀。

四农 潘德舆 初稿

檐鸟破幽梦，江城过朝雨。苔阶落英多，淡然寻竹所。素心招必来，开襟忘宾主。万绿鸣烟霄，清风答人语。中虚节复劲，此友亟宜取。一尘了不著，独立遂千古。春华积柔脆，诗酒诩何许。坐久各无言，远山静可数。

春日与到渠坐十笏庵，即录与稼轩吾友定字。

四农 潘德舆 稿

《岱峰晴雪图》原为养一公征题，少英兄又丐冯梦华先生一题长句。国难时，子青表兄避居车桥老宅，不久病故。此件后为际垌携之沪上，又闻归周作民。传言（周）去香港时在广州遇火焚之。浦生去年冬又卒，是册余曾双勾一本，惜未请名手将图摹下。乙未十月七日展诵此钞本，书此誌之。

七四叟 畏人

后 记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家乡先贤的启迪下,我对淮安地方史料、淮人著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利用寒暑假在淮期间,拜访过时已年逾八旬的藏书家陈畏人老前辈,受到热情地接待。当我提出借书回去阅读、抄录时,却被婉拒。犹如其先辈清代著名诗人、诗论家潘四农“(果木轩中)书籍不许出门,欲观者来此观之。”倏然间,廿余年过去,物是人非。老人仙逝,我亦从外地调至楚州中学教书。所幸陈氏藏书在历经文革劫难后,大部份保存完好,由老人哲嗣陈慎侗先生掌管。先生长我30岁,亦是家乡前辈、师长,我在原淮安市文史办工作的十年间,蒙其不弃,与之多次合作,并结忘年之交。今年,正值先生期颐寿诞,人生百年,实属不易。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对老先生的褒扬和祝贺。

潘氏的佚著,有潘德舆手泽,有其子亮彝、孙兰隽搜集手录,大部份乃陈畏人老前辈以行草抄成。资料中古体、通假字甚多,加上个人书写习惯,辨认起来,颇有难度。为力求不出少出讹误,有时为敲定一字一词,均需查阅多种典籍、辞书,请教高明。点校工作发轫于2004年4月,到2006年6月方基本结束。其中的难辛与愉悦,无以言表。本书能顺利问世,首先赖于陈慎侗先生无私无偿地提供资料,在点校中得到陈慎侗、朱德慈、邵寄声、章明寿、丁驾龙等先生的指教和鼓励,内人龚庭芳承担了一切“后勤保障”,使我在退休后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楚州区政协金志庚副主席十分关心地方文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工作,文史办徐洪亮主任、后起之秀叶占鳌同志也付出了劳动。在

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点校古人佚作，非我水平能力所及，出于对家乡文史工作的热爱，勉为其难了。本书错误之处，若蒙专家、读者指正，不胜感激之至。

郭寿龄 2008年9月25日草于半间书屋

责任编辑：韩淑芳 张建安
执行编辑：叶占鳌
封面设计：张 璞
封面题签：靳振夏
图片摄影：郭 刚

楚州历史文化丛书

· 楚州掌故· 楚州水利史話
· 漕運文化小史· 淮安古今談
· 養一齋集外詩文輯佚· 梁紅玉的故事
· 吳鞠通與山陽中醫學派



ISBN 978-7-5034-2240-9



定价：40.00元